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二〇冊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二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1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二〇册目次

經部・易類

易窺不分卷（二）

〔明〕程玉潤撰

天一閣文物保管所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易窺無卷數》提要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真不涉妄、乾元之純德也、去妄完真、震亨之妙用也、先天之體、後天之用、總一剛健之中正、所利者在堅守其正、則四德俱全、若非正則妄矣、有害无利矣、正者、天命之正、所當順受、不可以妄心拂之者也、眚者、心體之戕、為全瑜之玷、所當以无妄之心滌之者也、守其正以却其眚、則內无妄心、外无妄行、无往不利矣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无妄者、天命之本體也、妄為人心、易滋難拔、必以天德之剛克之、使一真內主、如天體之清明、衆妄外消、如雷霆之掃蕩、以動作不休、健行不息、使剛中協於柔中、逢道歸於正道、則天德運

全、天命在我矣、不然、而人欲横流、天真汨沒、則
正氣衰而邪氛熾、柔情係而亨途塞、舍正路而
不由、倀倀何之、違天命而不祐、悵悵曷避哉、
乾上、為人心未發之中、震下、為人心已發之和、
合為天命之性、而誠先明善、用必擇中、方能盡
性至命、渾然无妄、若尾生之信、子莫之中、所謂
青而天不祐也、
外卦純乾、此天命本來真體也、來作初爻、以為
震主、此心體具乾健全體也、夫乾本三才渾合
之主、而具於心、遂為萬化渾涵之主、此心惟此
一元為真主、餘念皆妄也、外之百感、皆為客而
與主作敵、若內之百體、皆為後而為主效用者、
惟憑此一真為主、以震動體乾健、此天命會我
心也、乾以五之中、應初之動、是我心合天命也、
以此暢元德之亨、還乾體之正、後天之性、一如
先天之命、此內外一如、更无妄念、以混我真主
若也、如此、方可消匪正之眚、迓天命之祐也、不
然、逐妄若妄境立窮、棄天若天殃踵至矣、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氣下降、而泰運開、震氣旁行、而春和暢、所云
方春時和、萬物皆有以自樂者、此一時也、生者
天之大德、春者天之仁氣、此正一元資始、賦予
品物、使各正性命者、非與以无妄而何、聖人者、
合天德而盡物性者也、體好生之心、擴大生之
功、以應發生之令、非先王其誰哉、故於時不以
慘刻傷太和、而時以茂對、不以剥削雕元氣、而
物以樂育、茂者欣暢敷榮、偕天下共快其樂生
之意、觸目皆嬉游之景、時為主而我為對、若與
分曹而共職也、育者栽培滋息、率天下共鼓於
資生之脉、觸境皆恬養之方、物以萬而育以一、
悉令含和而飲醇也、豫象天數、而禽鳥亦諧吟
詠、解澤雷布、而草木盡發光華、巽風能鼓太和、

艮山能興寶藏先王推无妄之用如此至誠贊化育參天地信矣

天下皆天澤之下布雷行者雷霆之行令也澤以時布令以時行信莫有信於此者而物得此以生焉天之生理物之生機總一无妄然物必稟天之所與而澤布雷行正天與物之時也是无妄太極之理雖流行不息而當此一時特為振發宣敷若將此理辨萬物而各給之合萬物而均賦之者天與之以及時而行令物得之以應時而順令也故先王以此對時喜以春溫怒以秋肅以此育物生者咸若成者曲全乾健以雲行雨施雷厲以發號施令孰非體天道而代天工亦以无妄與之者乎天以不貳為不測聖以純一同不已此矣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初九純任天性之真未涉人欲之妄陽未雜於陰也率此以往何所不得直行其志自與吉會矣初乃天機乍動之萌九乃天德純陽之體率性而行不思而得所謂誠者天之道也

震之初爻兜具乾之全體就此初心未生轉念是不待損其妄以還无乃自不益其无以成妄此无妄最初之真光景也率真任性何往不吉往以一陽從上三陽乾君安位震帝司權以已發之和暢未發之中則位天地育萬物孚豚魚格蠻貊安所不快心而滿志乎往者循本來之路而无岐途得志者滿本然之量而愜初願此无妄之真作用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遏絕妄念一毫不起如不耕亦不望穫不菑亦不望畬蓋人心凡有所為而為者即謂之妄如耕則有待穫之心菑則有成畬之望雖屬本分

然稍涉希冀、亦妄心也、必并此心而亦无之、斯
妄盡真純、无往弗利矣、往就於五、以剛德實其
虛心、則未富者合成富有、豈不利乎、凡利心最
難消盡、故特舉以例之、此六二乃順命而不妄
求利者也、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皆坤象也、坤
道順從无為、故不菑畬、代終无成、故不耕穫、虛
中以應陽倡、故未富、
富人之所欲、妄心之難化者、厚利不為動、心无
妄想可知矣、坤為地、以資生萬物、震為雷、以甲
拆百果、而坤方順以承天、雷亦豫以順動、故安
貞靜聽如此、或云、不於耕時而遽望穫、不於菑
時而遽望畬、亦可、蓋地生方待天之施、雷動亦
俟雨之潤也、柔德居中、冲虛无着、不以求富之
俗想、滓我空洞之虛襟也、
六二則陽既變而為陰、一且岐而為二、此真心
乍動、妄念欲來之頃也、於是當守无以却有、遏
妄以存真、不開一念馳逐之端、不啟一毫牽引
之竇、雖分內應得之功、目前捷收之效、亦且渾
忘而靜聽焉、此雖抑情不如任性之逸、而正心
豈无得志之利乎、蓋此時妄念萌生、稍一蔓延、
必積累盈溢、而能防之於早、禦之於初、不使貨
利之淄入我清虛之府、此无妄之真境界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
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坤為牛、邑人坤衆也、行者、震足之動、行於大塗
坤以靜失一、震以動得之也、繫者、艮以止之、災
者、風以散之也、利鐍分內、固不必求、禍出意外
亦不必避、如九三之災、豈意料所及、可以豫避
者乎、此避害之心、與求利之心、皆妄之當无者
也、此六三乃順命而不妄避害者也、
曰或、既无定主、曰繫、又无專責、无心之得、難以
追求、不意之災、原非自取、此純乎天而无與於

人若、故曰无妄、夫冒无妄之災、尚免匪正之眚、
以柔居剛位、柔能致災、剛能守正也、
凡人情見利、猶勉而却之易耳、若意外之變卒
臨、鮮不驚疑而憤懟、若妄之卒入、此最危矣、六
三初、陽漸遠、重陰交蔽、故有此象、而内省之不
疚、若外患之所莫淆也、盖心體中、但當内消妄
念、預絶其致災之源、不必外却妄緣、別起一避
災之意、莫為之天、莫致之命、惟順受其正耳、故
他人以无因至前、倍生惋愕、君子以有恃无恐
恬付渾忘、此无妄之真操持也、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无利可當、无害可避、則惟可順受其正、修身俟
之而已、既不涉妄、乃可守貞、貞者妄之反也、守
其固有之真心、去其本无之妄念、又何咎焉、九
四剛、德本全體乾健、而柔位可永守坤貞、元德
調而咎端泯、此不貳俟命、還其本性、所謂誠之

者人之道也、
乾初爻、即震初爻、渾具先天之體者也、在初率
其元德、則妄乃其所本无、在四合於初體、則无
妄乃其所固有、至此无真可增、无妄可減、第可
守貞以綿此元初之脉而已、勿滴未發之中、勿
傷已發之和、即所固有、守為常然、不必有加修
之功、但令无添入之咎、此无妄之真究竟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不求利、不避害、此九五之中德也、若不免於疾、
則非干人事、實出天命、當順以聽之、勿藥以治
之、不假人力、自獲天祐、不拘成法、自奏神功、出
奇創見、可喜何如、如君蹈无心之失、立即悔悟、
不待苦口藥石之攻、以成君德之粹美、世有不
虞之患、坐致寢息、不假扶傷果瘡之戰、以還世
運之平康、此豈非誠心鼓動、德意感孚、聖人所
獨擅天、下所共喜若乎、五純剛為疾、二純柔為

藥、而互交為喜、藥乃陰力之攻擊、喜則陽氣之發舒、乾中爻、坎為心病、合震二未、厲為疾、勿藥者、艮止之而風散之、也、

无妄者、當安常處順之時、絕无新奇可喜之蹟惟至變故卒臨、疢躬切體、此時能不勞鍼砭、不煩瞑眩、而立致挽回、坐收消弭、然後知聖人作用、迥出尋常、至誠如神、冥通天地、天下見以為可喜矣、疾乃痌瘝在身、饑溺由已、勿藥乃垂衣之治、篤恭之平、有喜乃明良喜起、室家胥慶、如苗民逆命、不動兵戈、格以干羽、此唐虞徙欲之治、為千古喜起之風、文之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亦以致天下之樂歸者、故以立无妄之極焉、此乃樂天知命、旁行不流者、无妄之真變化也、

心无妄思、而時有惕栗之疢、身无妄動、而時有黜躬之疵、此時惟內省反求、增修靜聽、不用藥石、霍然自起、乃見修德可以動天、守正所以俟命、而喜可知已、夫藥乃嘗試而冀其一中、疾非自取而急於求脫、此亦无妄中一妄動也、惟勿以此傷无妄之體、而自能消无妄之災、不可喜乎、蓋良藥利病、此人生恒事、殊不足喜、惟於此外、別有回天之力、造命之方、此聖人无妄之德、妙不測之神、迥出尋常、創聞乍見、乃奇特之可喜也、畫象而民不犯韜戈而世自寧、皆此作用凡用刑用兵、皆聖人所不嘗試也、

夫此卦、天雷合体者也、乾乃純陽元德、保合太和、豈患疢疾、震乃初陽正氣、助宣元化、豈藉藥石哉、然天道雖不言而成化、亦惟氣機偶沴時、有雨風露雷之用、以消戾回和、始見天行之健、聖人雖无為而成治、亦惟世運稍乖時、有焦勞胼胝之力、以撥亂反正、始見聖德之神、故无妄之聖、豈徒凝淡合漠、耽玄守寂已哉、以乾中合震、厲飛天之龍、奮地之蟄、弭愆融亢、別有造化

之玄功、過化存神、不用彌縫之小補、時雍風動、
常有雲霓時雨之大悅、此不見而章不動而變、
斯至誠无息之明徵、茂對時育之實用矣、九五
卦主、故特於此發之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上九、止戒其妄違天命而不祐者、无妄行、禁止
其震足之妄動也、妄則有害无利、所以當禁也、
上九剛德已極、亢而有悔、若更以震動不休、滋
其妄動、必取窮困而逢災害也、故乾以亢能有
悔、為窮之災、此即是也、
无妄之往、何之矣、此窮也、天命不祐、行矣哉、此
災也、合之為匪正有眚、不利攸往也、蓋君子行
事、不惟有心之惡、在所當戒、即无心之失、亦所
當防、若率意而任真、不省心而察理、則雖秉心
之正、能无行事之偏、方且蹈乾亢之有悔、豈能
保震行之无眚乎、此无妄之行、亦必拂人情而
取窮、違天和而致災也、必并此而防之、則乾健
皆因時之惕、震驚皆先時之懼、匪正之眚永消、
无妄之體始完矣、
聖人處亢、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故能免悔、若
率意冥行、則匪正矣、有眚无利、不為災乎、災即
无妄之災、蓋災自外遇之偶及者、不必介意、其
內行之偶偏者、則當預防、苟自恃无妄、而徑情
直行、不加檢飭、知進不知退、知得不知失、存心
雖无虛偽、措躬不无乖僻、能勿滯窮途而逢災
害乎、君子固當內除妄念、以完天命之初、尤當
外閑妄動、以徼天命之祐、此嚴於外護、正以悝
其內主耳、凡六為外爻、以前皆容存无妄之心、
此嚴戒无妄之行、內外交修之功也、此无妄之
真工夫也、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乾下 艮上

天地間、生物之府、山川為大、是山者、蘊蓄天大生之機而並大者、四陽畜二陰、陽生而陰長、彖君子之德、積厚而流光、大即乾元之大、艮以止而畜之、大學止於至善也、

君子既有大蘊蓄、當展大經綸、故宜守正俟時扶資應世、佐朝廷而享祿、作舟楫以濟川、利貞者、端之以不易之準、綿之以不息之神、畜德之實功也、互彖為震、山雷頤、為不家食、又互為兌澤、雷以動之、為涉大川、有道則見用之則行、是也、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以乾惕用剛健之力、以艮止培篤實之養、合之以積厚發光輝之驗、以日新之盛德、豫富有之大業、而蓄乃大矣、大者陽也、即大哉之元也、德者、乾元之純德也、乾剛居上位、此成德之賢、可以立畜德之標者、尊信之、而能以艮止調乾健、此所以畜大德而歸之正也、此賢者在一人可為身法、國當尚之、以奉為畜德之資、在一國可為君法、尤當養之、以預為儲材之計、養以畜之、此君心所以合天為大德也、

然則君子日新於止健、以畜已德、既可以超凡流而登道岸、就養於國庠、以畜君德、尤可以濟時艱而作舟楫、始以山凝之力、善用天行之健、繼以山輝之蘊、弘施天造之功、德與天相應、而所畜者不與天並大矣乎、

艮之止、得乾之三、此以日乾夕惕、最精於用健者也、故在本卦、則以一陽止二陰、能調其德於剛柔之中、在此卦、則以凝靜馭變動、尤能致其德於純全之極、蓋乾德不患不能健、患其一於

健而太剛則折、不免半途之廢、末路之窮耳、惟能以艮止之則其時行時止以酌之中、乃其日新又新以軌之止者也、所云利貞者此也、

彖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心以艮止為體、而萬物皆備、是天體全在心體中也、前言典謨訓誥、往行經制禮樂、兼收並畜、博聞廣記、以博而閑約之端、以古而印今之變、以兌口為誦習、以震足為步趨、所積日富而所造日崇矣、大者以一掬而括兩儀、畜者由一貫以成九仞也、

上天大生之德、全包畜於山中、此實理也、吾心日新之德、必取資於天下、此實益也、故君子虛其衷如天之空洞、實其學如山之包藏、以一心兼收並蓄、如一山之渾涵天體、凡百代制作、千古典章、皆收羅採集、精研詳究、於以極萬殊之變、於以會一貫之源、融多反約、默識心通、則一息通千古之秘、一念契千聖之真、无涯德化、无限德業、皆在蘊蓄中矣、前言、兌口之貽謀、往行、震足之垂範、多者乾度之并包、識者艮心之敦止也、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厲者惕以乾健、所以擴而大之也、若凝以艮止、所以聚而畜也、畜德必須剛健、但奮發之初、恐有凌躐之病、故利以四之陰止之、令需徐漸進、深造以道、斯自得居安、不犯進銳退速之災、乃得成深沉遠大之蓄也、乾初爻、即震體、且合於互震、故以震來厲言之、

凡畜德者、必須有激發振勵之功、尤忌有浮躁淺露之習、故雖有乾之夕惕若厲、尤利用艮之時行知止、蓋果行育德、所以圖大、而寧靜致遠、所以善蓄、迅以天行之健、遂以山藪之藏、不犯

半途之廢、末路之窮、而畜乃大矣、

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輿以畜其承載之具、六五為坤大輿、本遠行之具、而以止九二之徒、為說輹未行之象、蓋致深致遠、必以漸進、雖有肩弘任鉅之材、宜馭以韜鋒畜鋭之法、以柔中合剛中、无助長之害矣、輿能承載大畜之器也、大器不小試、故不馳逐以獘之、當脫輹以貯之、養其全力、藏其利器、乃得收其大用耳、君子乾惕之志、豈不一蹴千里、而二以中德調之、不涉躁進、不騖狂趨、然後无中蹶之虞、无末衆之悔、亦以艮止濟乾徒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馬以畜其致遠之力、乾為良馬、徒能馳逐、不善馭之、恐成泛駕、惟艱以守之正、以執之控禦、有方調習有素、方便於取途、以人馭馬、合於馬志、以三合上、合於上志、畜成剛德、不敢輕用、乃善用其剛者也、

士雖有通徹致遠之才、若輕易發洩、必成淺露、必須用刻苦工夫、堅久力量、日閑輿、範我馳驅使身與事相習、日閑衛、調我僕輔、使手與器相調、然後深造可以自得、下學可以上達、合聖合天、以竟大有為之志也、蓋圖大者不小試、致遠者不驟發、以大才伸大志、所蘊畜者素矣、

陽居陽位、乾德已全、良馬逐於康莊、將大展其剛健矣、而未可輕試也、利用艱而防危慮敗、利用貞而謹始慎終、利閑輿衛而日習馳驅之範日工禦備之方、率此以往、方得以上達之功、合其遠到之志、而不息之途、惟所馳騁、无不利耳、不然、銜橛僨轅、恐非所以盡良馬之用也、是當以艮之時、行時止酌之者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牛以畜其任重之材、良初爻以止靜閑良心於未逸也、坤為子母牛、此下爻為童象也、

九三處重剛之位、故象良馬、利於馳逐、六四居稚陰之地、故象童牛、利於伏藏、牿在圈中、未堪伏軛、順天若性、樂得其所、喜而吉也、

牛能任重致遠、最有大用、所患獨抵觸耳、於頭角未露之先、早為防閑、嚴為制縛、安常度以絶橫行、去小疵以全大美、此畜德之方也、遏未来之凶、以保元初之吉、此誠意之慊、反身之樂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豕以畜其神武之威、以柔處剛、如馴禎而伏暴也、坤為牛、本馴良之物、坎為豕、有陰惡之性、牿之為培養善良之方、豶之為制禦兇禎之法、善者引其機、則此心默領自得之趣、故曰喜、悪者杖其勢、則天下共享和平之福、故曰慶、豕乃陰象、牙者互兌上爻為輔頬也、豶幼豕、五如坎下爻也、

四以柔居柔、悪念潛滋、如萌而未長之角、五以柔居剛、躁心勃動、如含而欲露之牙、有喜者、牛有泰養之樂、中心自慊、有慶者、豕无放突之虞、人心共快、此皆良止以培養賢才、使勿輕發、勿躁動、以寧靜大其涵蓄者也

牿牛以保良心於未汩之時、豶豕以遏妄心於將萌之頃、此畜德之本、日新之要、其多識則助之、以備法戒、興觀之益者也、蓄者、儲以待用也、故為善去悪之功、審幾於先、用力於豫、方為大成之遠器矣、

豕本圂牢无用之物、乃有狠暴難馴之性、柔居剛位、此悪將橫行、所當力制者也、以鉗勒遏其鋒而消其毒、則心境清寧、神情暢快、如易暴而室家胥慶、除兇而朝野共慶矣、

前三爻乾德本純粹、而剛徤中、恐犯躁率之忌、

故以艮止過之使曲為調劑之方此以成其所固有之美也此二爻坤德亦安貞而陰柔中恐滋隱伏之慾故以乾健策之使嚴加制禦之法此以去其所未有之惡也合之皆日新其德以畜之大者也馬牛豕皆取畜之義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以前皆畜德之功至此内外合德為畜極大通之象天者大生之府衢者四達之途以畜之大出為行之大也乾之剛健既能任重艮之寧靜尤能致遠故能荷達道而大行之也

山勢過天如以肩承之其上達之路旁通遠到何所往而不得乎此象君子道高德厚以多識成其日新内剛外健以篤實發為光輝曠觀无礙翱翔自如高步達天之階大遂樂行之願矣此時共天位而食天祿固已享不家食之吉也從飛龍而施雲雨非所謂利涉大川以應乎天者乎艮為山為徑路震為足為大塗居乾之上爻故象天衢

心之中原渾其一天體如山之中亦各涵一天機而大畜之後則已直躋於山之顛仝拓其天之量矣以艮本得乾九之上而此又居純乾之上也故存之則為大德之畜出之則為大道之行畜之則與天冥會於一元之府行之則與天並運於八達之衢其剛健則雷厲風行其篤實則雲蒸雨沛其光輝則日照月臨山以上人所不能到之地位君子游行自如天以下天所不及親之事業君子擔當獨任盡御天言其機權荷天言其力量總之大人之德大畜之應也

䷚ 震下艮上

頥、貞吉、觀頥、自求口實、

養賢、國之盛典、養於君、士之奇遇、然必上无濫施、下无濫受、始不虛其典、不負其遇、君與士當交勉焉、觀即自求、頥即口實、謂內觀於心、反求諸已、以精察其所養、及自養者、務得其貞、使協於吉也、卦兩互、皆坤、腹且中虛似口、故以為頥養之象、又取離目、以寓觀之義焉、萬物出乎震、而艮以成始成終、皆以一陽二陰交為養也、

彖曰、頥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頥、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頥之時大矣哉、

養正者、所養皆真才、而不濫及非類、所以養皆真心、而非暫獵虛名也、觀其所養者、君反觀其所養之人、成何品格、如上三爻是也、觀其自養者、君又觀賢人所以求養於君之道、出何志念、如下三爻是也、合之斯養正而吉也、

天主養物、君職養民、天非風雷雨露、无以養物、君非股肱輔相、无以養民、賢者承君之澤、以致之民、養賢者、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代天理物其道无急於養賢者、其大可知、與天之養物同一大也、雷以動之、以發其春生之機、艮以止之、以收其秋成之實、坤以藏之、以弘其資生之德、此天之養物也、

全卦俱主養賢說、下三爻、就士說、故戒多取、而以凶警之、上三爻、就君說、故尚博施、而以吉賛之、觀其自養所養、皆欲得其正也、

象曰、山下有雷、頥、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言語飲食、身之震動、慎之節之、則心之艮止也、慎則虛心克已、有下賢之心、節則約已裕民、有尊賢之具、皆所以為養也、順有口之象、君子法之為防口之功、言語口之所出、飲食口之所入

也、慎則樞機密而亂階窒、節則調養適而衛生周、一以養德、一以養身、然戒浮誇、所以嚴保身之哲、忍嗜慾、所以助進德之勤、尤互相成也、

山下之雷、靜中之動、口亦時靜而動者、言語君子所以副考言之典、飲食君子所以報推食之恩、故訏謨遠畧、必擇主而投、毋以非時取辱、執爵授餐、必量已而受、毋以非分傷廉、皆於動時、而以靜覩灼其幾、以靜定嚴其介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初九、士之方隱者、故以隱藏之物例之、靈龜或尾塗中、原可无求於世、今乃自捨其良貴、而垂涎於膏粱、此士之自賤者也、朶者唇吻浮動而就食也、龜者離象、觀者亦離目也、全卦似離、此不成離而反就坤也、棄其離中之文明、以逐於震初之決躁、以垂於艮止之寧靜、以急於坤腹之吞咲、遠於靈貴、淪於污賤、以純剛之妄動也、陽貴陰賤、以陽求養於陰、自失其貴、非尊賢之主、所賤貨而貴之者也、

龜飲天之和、如士待君祿、虎食地之產、如君享民賦、且龜卜可以定國是、虎變所以萃人文、故一以例賢、一以象君、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六二、乃士在隱見之交者、士本匹夫、宜出力以養君、而反受養於君、故云顛頤、以君養士、士尊而君卑、若戾於上下之經者、故云拂經、此正以待高尚之士、禮卓越之賢也、于丘者、終南之捷徑、北岳之濫巾、坤土真艮山、其象也、高自標舉、托迹山林、賣聲名以希祿位、假粉飾以博世資、此不待用而行、亦无所挾以行者、托於清流、而淪於濁類、失其故步、負於盛典者也、四邑為丘、

四丘為句、古若取士、必由此升征、若拔茅之彚征也、失類者、貪人敗類、匪人不列於善類、鄙夫不齒於士類、以素行之卑污也、

士人用行、當不失其所舍藏也、樂行當不失其所憂違也、若身在丘園之中、志希朝廷之養、趣污而品賤矣、此輩若出征而行世、必有深貽士林之羞、重為賢路之辱者、以平日詭附於抱道俟時、而後乃盡喪生平、大失民望、雲龍風虎、谷從其類、而彼已失之、拂經之養、又何取於此輩乎、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三則士已應賓興之典、居將養之列者、深誅其失止也、蓋此拂經之養、王家之異典也、士必當度德而處之、揆義而受之、乃執以為常、視為固然、而當之不愧、凶之道也、虛靡十年之祿、勿效一毫之用、餔啜素餐、又何利於邦家、不大玷於名節乎、士以嚴一介、耿萬鍾為、守身之道、而此其大悖之者也、以陰柔之質、居進退之交、故象如此、士可不堅剛毅之操、酌行藏之義乎、

十者坤地之成數、十年者天干之一周也、虞廷三載考績、周制三年大比、合六卿之民而考其德行道藝、而十年則已踰三考、此時尚无可用之功、則无利而大悖明矣、二言顛頤拂經、此承上言拂頤、蓋省文耳、四言顛頤、五言拂經則互見之詞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俯躬執爵、肅志承筐、用上敬下、屈己尊賢、此君之顛頤也、拊髀側席、以思之、如虎之注視於山林、旁招遠引以求之、如虎之驅逐於岩谷、既搜擇之甚精、又收羅之最廣、於是髙賢雲集、嘉謀

響麃野鹿皆呦呦之鳴朝陽多噦噦之集彼受之者无愧色斯我施之者有餘光矣求之甚切不嫌過勞養之太豊不嫌妄費故云无咎君以享天下之養而反以養天下之賢曰顛頤君本雲從之龍而此以陰居陰故但言風從之虎君養賢以開泰如虎嘯風冽士皆聞風而來嚮風而附承上之施以覲國之光也君能養賢已為邦家之光矣然必求之甚專好之甚篤所養者真得可養之賢經綸巍煥謨烈光華以生几筵之色以揚俎豆之輝則其厚施隆遇匪藥虛文屈已卑躬匪徼浮譽凡彪天炳地之業皆施恩之顯報矣故曰上施光此顛頤所以吉也虎艮象視以離目之明欲以離中之虛耽耽者目光凝注而不移逐逐者心神馳騖而不捨以艮之堅凝合於震之振動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君與賢共天位食天祿用上敬下若反於尊君之常此拂經也居貞者安處此道終无變志愈久愈專惟推赤以任賢不敢冒險以自用預儲作楫之材未遽責以濟川之功也士際此隆遇諒此虛心有不順之如腹心從之如手足烝徒楫之以共成利濟者乎居者安艮止之常貞者順坤德之用不利涉者艮東北乃坤喪朋先迷之地也君方養賢不可遽勞之以跋涉不可過責之以艱鉅厚施而薄望勿任淺而求深也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者君方養賢時居此非常之節守為貞常俯躬而就虛己而聽雖以大有為之志不敢自用急於圖功如舟楫雖具不敢輕試於深淵也必待衆賢合心協力和衷共濟以順承德意從上之令用汝作楫自然相與有成耳蓋居貞則居易以俟命而涉川則行險以

徼幸也、如此貞心安志、以專信任、眞能用賢、乃
眞能養賢矣、此言君之養賢、不可有急功求報
之心、上九言賢之養於君、必當有効功矣報之
績、合此而後自養所養、各得養止之吉也、

上九、由順、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順厲吉、大有慶也、

養賢以及民、則士感推食之惠、而展共濟之能、
民激投醪之恩、而切同舟之誼、報德慕義、何處
不勉、持危禦險、何功不濟、故利涉大川、由者、從
上及下、施恩之有序、厲者、協下助上、奮發以有
爲也、士心感恩、民心競勸、人力既齊、舟楫已具
奮勇而前、何所不濟乎、君不敢自用、故不可涉
君得賢以爲用、則利涉矣、震来厲、木已作濟川
之楫、艮得止、路已脫阻水之險、坤從陽、又以享
得朋之助也、

由君之養賢、故群力畢集、由君之養能得賢、故
民生又安、是此口實之養、由君以施之賢、由賢
以溉之民、天下共得其養、皆由此也、此時士心
鼓舞、以報恩施、民情激勸、以酬恩造、師濟盈朝
謳歌遍野、无非奮惕厲之精神、以助君勵精之
志向者、於是君向者所不敢輕試之事、所未能
獨運之功、需於沙而羅於淵者、皆見其同舟而
濟、烝楫而前、風從而虎渡矣、此不亦君臣喜起
上下協和、爲普天之同慶、爲坤終之有慶乎

由者、坤之順、養賢因以養民、施仁之有序也、厲
者、震之激士、奮而民亦奮、感恩之圖報也、利涉
者、艮之止、去水而得依山、治安之共濟也、君必
由士以及民、士必率民以從上、有居之貞、斯有
厲之吉、有不涉之虛心、斯有利涉之實用、共天
位、治天職、斯善於養賢、與養物之天並大者乎、

巽下兌上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凡古之臨大節定大難者盤根錯節始必有可畏之形故以棟撓危之勇往直前究乃成定傾之畧故以利往策之棟乃巽木已成之材巽為繩直為高而兌為毀折為附決又此卦以陰包陽如坎故其象如此而乆象皆純乾故利攸往此棟撓原以陰不勝陽而九三以純陽當之何也陽之太盛適成陰之太衰一過即為兩敗也五亦純陽然若正位則所謂剛過而中者矣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為陽過者四陽過二陰也本末弱上初二爻皆陰也凡世道安危名義得失大有關係之交則擔當不得不過勇謀慮不得不過深故曰大者過也大過時非有大識大力大涵養大扶持豈能勝其任而愉快乎倘培植者淺本質不堅擔荷若疎末力不振以朽木資大廈必立敗矣此非剛德不勝非善用其剛亦不勝以冒險履艱用剛不嫌於太過而投機赴竅調劑仍恊於大中內以巽為心主以從容覩變之精詳外以說為行佐以婉轉達權之諧適則盡矯其弱之偏以大伸其剛之用往而圖功孰非騖於通塗者乎大過之時呼吸判安危頃刻懸成敗關係最大而當大任固必藉大材矣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處大過君子其行事非人所肯共其心事非人所與知獨力能支不求衆助以隻手荷乾坤雖風波震蕩之交堅植孤撐之砥柱隱衆自靖不與衆謀以寸心質天地雖議論混淆之介曠舒恬適之丰神剛為主而中為濟陽能勝而陰莫撓此有鴻之巨幹非折棟之弱植也

孤身立大難之中、如一木沒洪流之內、雖狂瀾既倒、百折不回、砥柱中流、孑立自若、植節冥冥、如水底沉木、人所莫知、而立心皎皎如嶺上孤松、挺然獨秀、何懼何悶乎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凡處大事、必先巽順而後可勇往、先精詳而後可果斷、先潔已不淄、而後可澄濁求清、先立身不敗、而後可轉危為安、此初藉白茅之无咎也、謂以精白為憑藉、不授人以可摘之垢、以冲和為承受、不觸人以互激之鋒也、柔居下位、仰以承剛、有藉之象、純白不淄、冲夷无忤、居下之所宜也、白乃天成之質、茅乃地産之材、澤之所滋息、風之所披拂也、

上有四陽之剛、如舟以剛承之、必受摧折、必柔以先之、委曲承任、調一陰之用、止以成四陽之美也、如純綿禦矢石、軟帛貫金玉、柔以濟剛、理固然耳、夫曰藉、則上必有大擔當、大承載、曰无咎、則已豫卜將來、熟籌究竟、不必立无過之地、已先培大受之基矣、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君子當力衰勢窘之時、或得小人陰為內助、此枯楊之稊也、象老夫女妻、乃以君子而善用小人、唱之使我隨、感之使我應、雖趨操不同、或偏曲可採、借為匹偶、共濟艱危、人疑為過、而我實賴其贊襄之力也、與助也、蓋老夫則識力已邃、不虞柔曼之牽、女妻則機智未深、尚率貞良之性、以壯陽率稚陰、剛柔互調、如唱隨相和、能遠其害而收其利、不受其旁技、反資其內助也、

二純乾、為老陽、而比於初、乃巽女之本位也、生稊若萌孽漸滋、復榮之兆、生華若精氣露洩、速槁之期、蓋少陽在方長之時、老陽值將衰之候、

故居二以陰陽相與尚能生居五則純陽過亢為无用也巽為木為楊而澤以滋之生故有此象枯楊非梁棟之材皆不免撓敗之虞者而老夫以長妻幼士夫以壯乘衰皆陽之過陰總借以明大過之義也

九三棟撓凶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太剛則折九三之過然君子以一木支大廈之傾不免強撐不忍坐待有不得不然者龍逢比干於夏商屈原伍胥於吳楚皆是也上不得事明主而為之輔下不得收衆賢而為己輔惟是忠貞獨效以身狥國慷慨激烈捐靡不恤妻子不與共謀朋儕豈能協力雖凶有不避欲輔不可得矣九三純陽本孤高之象而上為二陽所壓下不與二陽為比所以撓而莫輔也

凡棟梁之任既獨任獨肩則篤斐之心惟自靖自獻孤忠矢效我不敢以旁諉求助於人大節卒臨人不必以胥溺徒狥於我孤臣自行一意獨智不與衆謀此非理不當輔心不欲輔雖有當輔之理欲輔之心而勢固必不可也曰不可輔而忠臣之苦心烈士之勁氣亦可想矣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內剛外柔蓄養全力神完氣壯昂聳干霄可以任重可以持久豈不吉乎雖有摧頹之他變而鎮定以守靜雖有潰決之他虞而隱忍以就功獨斷足以定衆囂卓識足以排聚訟尹之造攻牧宮周之綢繆王室是已持危定傾支天幹地隆隆之勢誰得撓之

鳥革翬飛竹苞松茂根基深厚永載不傾材力堅凝擔當不怯則壯麗軒翔享有永安之吉經營緝理預防意外之吝矣如君子養深蓄厚雖肩宏任鉅自有扶持且慮遠謀深凡外患隱憂豈妨擔荷何至借力他人又受其屈撓乎蓋上

有五為之主，則信任特專，既不開下以旁撓之隙，下有二三為之輔，則和衷共濟，又不受下以陰撓之阻，德愈高望愈崇，心愈危身愈安矣。澤沛江河，乘長風之便，風行海宇，駢破浪之雄，為邦柱石，為國棟梁，獨為千古之隆，豈受群小之撓乎。初云柔在下，此云不撓乎下，可見資調劑之功，得承藉之力矣。以陽視陰為他，此居陰又合陰，故虞其吝，而衆陽勢隆，不受孤陰之撓也。

三四居中擔當，俱為棟象，三以剛乘剛，孤高獨立，而又下憑二之卑，履初之柔，故抑而下垂。四以剛居柔，維持共濟，而又上依五之尊，載六之虛，故隆而高聳。三當衝風之末，力有不支；四乘沛澤之初，勢無可遏。剛德同而處境異，一屈一伸，位所使然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小人當潦倒傾危之日，或借君子外示光華，此枯楊之華也。蓋小人僅為粉飾目前之計，君子亦但為偷安旦夕之謀，非可久之道也。此時小人或得幸免，終不能掩其醜聲，君子縱得苟安，亦不免妨其令聞，朝華夕落，陽亢而悔乘之，剛不能馭柔，功不足掩過矣。以老婦乃蒙污積穢之宿奸，士夫乃氣浮識淺之弱質，无咎者，一時苟合之粗安，无譽者，百世醜聲之叢詬也。

老婦士夫，如君子反為小人所用，其交必不能堅，其勢必不可久，縱可就功業，必且敗名行，縱可避災禍，必難著聲稱矣。始倖小功，終成大過，暫時倖合，積世蒙污。如蔡邕受董卓之聘，楊時應蔡京之徵，以陽從陰，失其正也。曰枯曰老，皆過時之稱。五下交於巽之長女為老婦，二上交於兌之少女為女妻，二得乾之初爻，象震為老夫，五得乾之上爻，象艮為士夫，皆以互象形之。

也、此卦而互俱純乾、四當乾德之全、且濟以柔
五居重剛之偏、已幾於亢、故四吉而五凶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滅頂乃勢值其窮、不得不涉波流、不得不自沉
沒於衆誠凶矣、然卒能奮發勇往、涉而過之、此
非大力不能、故雖有大不韙之跡、大不情之事、
未可訾其失而指其瑕、以偏僻處、正其作用處
又經合道、用權濟變耳、如陳平狄仁傑、失身女
主、終定漢唐、乃以大過補過者也、不可咎、非已
之无咎、雖有咎而人莫議之、但當原其心之隱
不可摘其事之疵也、九三純剛、故能慷慨以矢
節、上六純柔、故能婉順以達權、柔而不溺於柔
以衆陽扶之、三陽合之也、中互象皆純乾、此出
乾首之上、故為頂、涉兌澤值坎險之極、故為滅
頂、无咎者、陰合陽而終得濟也、周公處流言之
變、破東征之斧、而詩云德音不瑕、協此爻矣、

惟不恤滅頂之凶、以收過涉之效、此正君子不
懼无悶、在大過中、能立於无過者、既以終收其
功、不必追咎其始、此聖人不諱言過、但言改過
遷善、且言觀過知仁、乃大過之微旨也、具大識
力、建大功業、斯能補大過也、

象言三之凶、六之凶、皆危詞、非貶詞也、蓋三當
勢已頹敗之極、力无可效、不得不捐生以殉之、
六當勢方潰突之衝、機尚可圖、不得不冒死以
赴之、三以守經效忠、而甘受大過之名、六以達
權濟變、而忍冒大過之迹者也、夫大過以大力
濟之、幸矣、然君子隨時矢節、因事建功、不以成
敗論、不以利害言也、若必无慷慨殉難者之愚
則天下皆逃於苟免偷存之活路、必无委曲排
難者之智、則天下皆束於捐軀決脰之窮塗、所
以聖人一則云、不可輔、哀其孤也、一則云、不可
咎、恤其苦也、開此二門、而君子所以處大過之

時者道始全矣

坎 上下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地有險夷天有災祥聖人有經權三才中如陰陽對代不容偏廢者水雖至險而不測性實有常而可信惟心能通其理而游於川流不息之天則行能濟其險而沛為浩蕩无涯之用蓋坎内外俱得乾中爻此心中一點純剛通天貫地為龍德之中居常固能見田而飛天履險不難躍淵而戲海行就有尚此者乎習坎者兩坎相襲象原泉疊出盈科後進即所云洊至也孔歎如斯孟取有本水之尚久矣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天一生水天之一即乾之元此剛之真體而心

之真源也天以一清地以一寧心以一貞以不貳為不測何所不貫通哉坎中爻正天一而二五皆中位中則環轉四應一可貫萬以中德為中行淵泉時出天下更何有不通之塗不集之功哉行者川流之不息往者逝者之不舍尚者江海為百谷之王功者平成永萬世之賴也五以中男居飛天之位為王二以長子當互震之初為公執中以守心乃能設險以守國宜乎配天地失流而不盈者於深沉活潑之中而不膠執一之私行險不失信者於神靈變化之內而不淆貞一之體正維心亨之象而行有尚之本也

天維高故能覆為天險五爻以陽率陰即乾元也地維博故能載為地險二爻以陰承陽即坤元也王公惟善守故能久效天法地智崇禮卑經天緯地內順外威會一元以貫三才也紀綱設而借踰消城濠設而窺伺寢總此一心貫通其間其險令人不敢犯其信令人不敢違也若心亨於險中則壁立萬仞令人難犯汪洋千頃示人不測君子所設險以守其身者與天地合德亦與覆載同功矣故在險之時惟心常亨惟心亨之用為最大非剛中孰與調此真心而暢其大用者乎行有尚者涉水必登岸升山必躋顛勇往必收功流行必遠到也

心會一元以成一中元亨其本體也但在蹈常履順之時尚未盡窺其妙惟當歷險濟艱之頃乃能益見其神蓋氣運之窮天不常通山川之阻地不常通而扶天經握地紀維心則潛天徹地无時不通如水之浩蕩无巨不涵浸漬又无微不泱者非君子孰能以心體天地之心沃胥澤於溥天沛恩波於行地乎故水為天下大利大害治水者天下莫與爭功爭能君子濟險有

剛中大用、卓冠首出、未可以尺土障江河之決、
消流測海天之量矣、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蓄德當為原泉、下令當如流水、躬行實踐、綿以
純常、於險中坦禦其震撼、率作興事、調以練習、
於險中熟嘗其艱苦、以此法水之洊至、漸而不
迫、恒而不息、時出之不窮、放海之必達也、
德行即尊德性、教事即道問學、常者水之不失
信、習者水之能行險也、常以深其淵泉之蘊、而
率性之德、无行不純、習以沛其時出之機、而修
道之教、无事不達、盖艱危險難中、正可堅凝心
體、歷練心神耳、水以就下為常、而洊至如習、守
其常則波蕩不能驚、慎其習則汚流不能混、至
人所以入水而不濡、聖人所以在川而亟稱也、
初六、習坎、入於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初爻總承一卦、故亦曰習坎、獨居下位、故為入
坎、柔未與剛中合也、宅險運奇、但可偶一試之、
而乃習為故常、則機械愈深、品格愈下、同流合
汚、入而不出、行險僥倖、溺而不返、難以免矣、夫
道者、窒其維亨之心、失其有孚之道也、曰失道
凶、若得道即不凶矣、可見不患身之入險、惟患
心之失道、心得中道、行皆亨途矣、
夷狄患難、皆可素位自得、處險如蹈水、豈无道
乎、正己不求、居易俟命、是也、君子修之吉、小人
悖之凶矣、行險勿失信、其在反身合道、无入不
得乎、盖預立險外、方能脫險、誤入險中、必難濟
險、如文免紂囚、孔逃桓難、深厲淺揭、巽以行權、
不輕身以犯險、善保身以脫險也、否則失道之
凶、自取沉溺、項羽之陷大澤、符堅之敗肥水、是
已、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一陽陷二陰之中、如身在重險之內、現在有險

之形切己之災剝膚之患也此時不求則將束手待斃過求則恐滅頂滋凶惟求其小勿求其大乃為得之大智未可深謀姑小試以委曲之美大勇未可輕發姑小支以勉強之功歛其剛德歸於柔中如太阿藏鋒不輕出匣芒亦尊嚴游於有間所求者得而所有者消矣如小人發難但小懲而无過激夷狄橫侵且薄伐而无窮追身未出險中心未敢出柔中也小者陰也以一陽收二陰為助以調於中為得也

求小得者但反求於心以自得其亨之道不外求於世以急去其險之形也求之小者以一陽孤立於中二陰夾攻其外不敢拒之為敵反欲收之為助求而得者以二陽協守其中群陰合應於外所求若甚小所得乃甚大也此正以柔中善用其剛中不輕發以喪功不躁動以取敗姑且修內行以固中堅蓄淵謀以待時出此濟險之善經也

求小得非見小利急近功也以大求小而得其益以陽求陰而得其濟也在險難時大臣得庶僚之協謀大國得小邦之合助大人得細人之效力如燕王耤厮養卒韓信咨李左車是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坎以天一生水源源而來象事機禍患萌生不可頃刻忘戒也此云來者召禍啟釁自作之孽也枕者安危利災自捻之禍也入者中機蹈網自軀之穽也此行險僥倖冒重險以博一試者以險濟險不惟始之无效而愈入愈深甚且終於喪功蓋以柔乘剛有躁妄求功之念而適以深入於險載胥及溺較初之誤入者失尤甚也險且枕者憑恃二陽自為休息忘震驚之懼溺艮止之安如高枕昏睡厝火積薪卧其上也

前之險、與後之險、相繼而來、險途甚長、險勢方殷也、而且安枕其中、不為輾轉寤寐之求、更重入於窞、愈蹈阻深暗昧之極、此用力而錯用圖功而喪功者也、蓋枕乃佚倖於苟安、坐失其機會、窞乃鑽營於別徑、反迂其塗轍、欲驅險而使之速去、因招險而致其沓來、以人為之謬、益天降之災、而入險乃愈深矣、易之所力戒也、故以勿用遏之、而以无功醒之、其不能如剛中之往有功、以心非維亨之心也、來之坎坎者、以前卦之既往、迎後卦之方來、所云習坎者、此矣、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一樽之酒、貳簋之食、瓦缶之器、純素任真、積誠以動之、剛也、不由戶直入、先從牖隙窺乘間抵隙、迎機巽入、柔也、以此處上下交際之間、雖暴必馴、雖危必安、其始若阨於險、其終必免於咎矣、納約者、輸納忠誠、以約結君心、自牖者、啟發聰明、以感通上意、際者、以一中調和兩間、故上下際遇而款合也、三四、俱在重險之介、而一則危之曰終无功、一則慰之曰終无咎、謹始慮終宜兢兢矣、

純任質直、不為諂曲、故為剛、漸為開導、不觸忌諱、故為柔、斟酌於二者之間、故為際、秉恭心而行交際、聯泰交而成盛際也、終无咎者、有孚求无疑貳之隙、維亨求无窒礙之塗、化險為夷、善終如始矣、酒注於樽、肴盛於簋、繩入於牖、皆以柔乘剛也、酒能亂神、水之險者、缶土器、能制水、而繩直與水平同用、艮為徑路、山能止水、總皆調剛柔之際者也、

世道險阨之時、未暇修文備釆、惟以實心行實事、就關切處圖之、未敢排闥折檻、惟以苦心調苦口、伺遐捷處投之、蓋剛則取忤、柔則被狎、不

得不於兩相際會間、互調而善用之、則剛以啟其有孚之源、柔以導其維亨之竅、而際以妙其剛中之應、執此以往、必有功而无咎矣、

此爻正當爻之行賂以脫幽囚、四乃大臣位也、美女善馬、非貢獻常儀、乃求奇物為苛禮、行賄納賂、非靖共大道、乃伺曲徑為便門、以柔順調剛、暴棄貪殘為際會之巧、得專征成際遇之隆所以入穴出穴、善處坎也、

九五、坎不盈、祇自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水惟流而不盈、故行險不失信、常得其平、如江淮河漢、詎不險乎、以行所无事、治而平之、萬世賴此、免陷溺而居乎土矣、故濟險者、不必行險侥倖求滿望之功、惟求履險如夷、享太平之福可也、如坎中之水、不使盈溢滔天、大貽浩汗之虞、惟使安流行地、常免冲決之患、此以剛守中不敢太過、以中調剛、不敢太激、擇中用中、未敢以廣心浩大為盈滿之求、惟自以祇畏小心、處平易之地而已、蓋天下至險无如水、至平尤莫如水、不盈正所以夷險而為平、設險運奇、不如宅平无為、此謂也、五陽居陽位、似犯盈滿之忌而上下各以一陽御二陰、適得分數之平也、

當在險之時、為處險之策、必小其心以容自檢束、必平其氣以緩為調停、此二之柔中、與五之剛中、一惟小得、一惟自平、一未敢以侈心肆志圖大功、一未敢以險謀奇策博高名也、允執厥中、全在兢業小心、臨深履薄、帝王平天下心法无以尚矣、

水本流而不盈、吾不必強之、使為盈科之進、以希永賴之功、使至盈滿之溢、以搖懷襄之禍、而惟是隄之防之、疏之瀹之、水性本自平、順其性而任之平、彼既息其衝湧、我自享其平安、則不盈者、以虛心廣納、未大者、以細心密檢、行不失

其平而心乃不失其亨、此无咎之道也、蓋世方危險之時、國勢傾偬、民力凋殘、豈能驟為更張、快意滿志、若圖大功、必有大咎、若求大治、必至大亂、故持以平心、養其元氣、以純剛之德、為執中之用、此未大乃所以為大、不盈乃所以漸盈自平即天下皆平也、无取盈之望、乃无致覆之端、守一時之平、乃造萬世之福、五居剛中、為濟險之主、此獨妙因時之用者、天道虧盈、地道變盈、鬼神害盈、人道惡盈、皆咎徵也、不為驕盈、後大、而以平易近人、咎端絕矣、莊生曰、平者水停之盛、可以為法、亦此義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既被繫縛、又遭禁錮、此險極之象、而陰居陰位不能振拔、歲運屢新、迷闇未開、豈不凶乎、徽纆即桎梏、叢棘即棘寺、皆坎象、三歲者、一成之期、分別功罪之日、得者得維心之亨、失道者失行險之信也、二居剛、故小得、此純陰、故不得也、如文之脫幽囚、得專征、則履險得道而吉矣、周禮、司圜掌收教罷民、上罪三年而舍、正此謂也、蓋三年、乃天道小成之候、人事更始之會、朝政考績之期、深為懲創、曾不改圖、既不為先迷之後得、豈能免入窞之終凶乎、惟振之以剛中、由九二之小得、就九五之自平、則心得其維亨、行得其有尚、又凶成吉、濟險收功矣、

曰係曰寘、此明罰勑法、皆王公設險之防、曰得曰失、凡脫阨陷危、皆水流行險之信、蓋上居高位、以執法之君子、治行險之小人、以剛中攻柔惡、使去險而歸平也、威之以刑、具悟之以福堂、而三年重懲、終不知改、怙惡不悛、法且不赦矣、夫君子懷刑、所以居易、小人行險、甘於犯刑、然則王公安得不明罰勑法、以治民中、令肅律、以

治兵、如天險地險、令人難犯、以懲奸止暴、弭寇禦夷、為守國之險哉、

初與上所失之道、皆剛中之道也、初抑於中之下、為不及、是昧於避險之方、見險而誤於入者六駕於中之上、為太過、是逞其行險之智、在險而增之係者、雖茂深梢殊、其為失道之凶、一也蓋水險性柔、以懦弱而民多玩之、凡陷於險者皆溺於柔者也、柔非剛克、不能濟險、非剛中不能脫、故行有尚、果行也、往有功、勇往也、不行不往、溺而不出矣、故二五調用剛之適、收小得亨太平、三四介兩剛之中、雖无功、亦无咎、而初之入、上之係、為全凶、然則欲免失道之凶、其必以剛中之用、暢維心之亨乎、

離離上下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陰陽相附麗、陽外陰內、附得其正、柔來文剛、美在其中、此經綸成章、輝天炳地、光古耀今、利於守之不變、且推之大通者、日月光華、萬古常新、晝夜運行、一息不滯、是也、牛能引重致遠、具有剛德、而牝則性極柔順、故取象焉、坤為牛、離為坤中女、故為牝類、以資生至德畜之也、

離之卦象、上爻為天、下爻為地、五為日、二為月而三四、則人位乎中也、天正位乎上、地正位乎下、而日月運行其間、此兩儀不易之正理、一元不離之正氣、貞觀貞明、周流不息、何不亨乎、侯王得一為天下貞、中心无為、以守至正、乃可德配天地、明並日月、長駕遠馭、如駕輕就熟、總萬幾而荷萬姓、无不勝任之虞矣、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

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日月、代天光之照臨、百谷草木、發地道之英華、皆離明之象也、日月晝夜運行、草木春夏生長、皆以不息成功、人君日新又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尤以久道成化、柔居二五、皆以中德當正位也、五為天位、四六為日月麗之、二為地位、三與初、為百谷草木麗之也、

凡君德、非剛則不能闘大、非柔則不能致遠、柔以濟剛、无往不達、故調於五為中德、居於二為正位、建中表正、豈非貞明久照、容光必照者乎、重明、即重離也、仰視天、俯察地、明之以也、普天率土、戴清履寧、奉日月之照臨以為標表、麗之正也、天以四時為正、地以四維為正、居心正四時於調燮、正四維於風動、化之成也、取象牝牛、謂當深沉持重、合之英明振作、以行地之无疆運麗天之不息也、天子大釆朝日、少釆夕月、考政糾刑、先王有成訓矣、

日月麗天、春温秋肅、此大化之源也、然必地道代終、以日滋月茂、發其光華、君道立極、以日照月臨、調其氣序、斯文明之化、成於天下、是地配天以成天文、而君尤經天緯地、以成人文者、柔中文其剛中、以煥有本之文、止已以正天下、以溥繼明之照、乃可鶩通途、勝重任、馳王騶帝、旋乾轉坤、光耀於飛天、化神於行地矣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天以日往月來、而雕推遷、故能作興萬物、成離照之功、君法天、朝乾夕惕、日新不息、始能作新萬民、成文明之治、照四方者、一人建萬邦之極、使作息往來、不迷嚮往、即所云麗正化成也、

日明於晝、月明於夜、兩者往來相繼、作而不息、而後天明无遺照、君以心代天心者、非日就月

將、以緝熙光明、豈能使四方无隱情乎、倘一念昏渝、即兩雕薄蝕、一人煬竈、即萬姓覆盆、壅聰明、作元后者、不得不始終一敬之兢兢矣、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避咎也

陽始交陰、而相錯雜、此豫啟文章之府、亦開紛眩之途、初時岐路易迷、擇端宜審、苟任意投足、恐不免將錯就錯、迷途愈遠、惟敬以持之、方可不昏其明、不悖於中、擇地而蹈、向明而出、可以免於咎矣、履者、發軔之初、其分途在舉足之頃、錯者、互來之介、其左右在幾希之判、惟敬之以就其正路、避其邪途、則以經綸成文、不以紛綸稔咎、此以離目之下照、慎於震足之初投者、履戒眇視、離慎履錯、蓋所履所視、交相為用、此初爻、若視地而履之也、

離乃照臨之位、而初則履位之始也、始履帝位則萬幾雜陳、百度班列、其錯綜之條理、不容紊其錯誤之紛紜、不可畏乎、必以敬持之、兢業小心、斯向往不岐、精詳審慮、斯率由不悖、雖以剛居剛、易於滋咎、而捧盈馭朽、若與咎端避而不相值焉、履繩蹈矩、惕履冰之戒、慎履虎之防、以敬於履端之始、此離照之方升、離文之始煥也、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天之中道、是為黃道、日月行于黃道、此大明中天之時、列星拱吉之候也、二居柔中、如日麗天中、普天荷其照臨、萬物蒙其煦育、陽和遍洽、陰翳全消、明作有功、蔀屋无隱、此豈不大吉乎、日月行于天有九道、青白赤黑、四方各二道、惟一黃道居中、在天官書、黃為中央之色、故天中為黃道、以行于中道之日、象行于中德之君也、

日麗于天、運行得天之中道、乃盡露其光明之全體、臣麗于君、奉行得君之中道、乃共慶於明良之嘉會、君道合於天道、柔中應乎剛中、此中

天之景運大明之盛世也此之黄離為君德之明坤之黄裳為臣道之順君臣以中道合故同為元吉也

離照四方六爻總言君德非若别卦以二三四當臣位也此爻以日之中天象君之執中而三則危微之儆四五則精一之功乃所以得中道而執之者堯舜痌瘝切身吁咈交警正協此象千古克艱心法備此矣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二為日中故三為日昃此天道盛衰之介人心敬肆之交不歌則嗟憂樂互倚君子不可不惕心於盈昃之戒也不可久者瞬存息養不可頃刻弛戒慎恐懼不可須臾離也

鼓缶奮擊有為之象大耋衰暮无成之景古詩云君子有酒小人鼓缶唐風云今者不樂逝者其耋正此之謂及時有為則後樂可期失時不戒則後悔何及矣蓋日中則昃有頃刻不停之運時盛則衰有斯須莫挽之幾不可久俟不可暫失寧為朝不及夕之慮而鼓舞奮發毋貽晚不及圖之悔而咨嗟歎息此古人彈鋏叩牛角運甓擊唾壺皆鼓缶意也紂躭長夜舉國失日文至日昃不遑暇食敬肆存亡幾至危矣

朝氣鋭暮氣息治日少亂日多故日之方中昃其將昃未昃而綢繆明星警於昧旦舜兢一日禹惜寸陰是也不然老至而耋及之徒傷悲耳乾之九三所以日乾而夕惕也凛日昃之勤乃克保日中之治矣歌且嗟者巽風之發響兌口之出聲也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来如无所容也

天於長夜中忽開以昧旦心於昏渝中忽振以

精明、如突兀然、沖突唐突来勢倉卒驚皇、而下三句、又備形突如之心也、此惜陰之慮、繼晷之動、畏天時保之深念也、

日以昃而往、旋以升而来、改火亦然、後卦續前卦、如今日繼昨日也、重明相繼、惟在惕厲相仍、故三方憮然嗟其既往、四又突然警其方来、爲燎原逼體之戒、爲靡厭致命之警、爲膏野暴尸之慮、皇皇汲汲、无所棲泊、无所逃避、此湯之日新、文之日昃、所以明明德也、棄即詩所云由来无棄、坎三離四、皆曰来、来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也、水本就下、引之於下、火本炎上、引之於上、不防而反縱之、所以有入窗之凶、焚如之害也

以象言、則突爲火上通之竇、而四以外離引内而出之、如火從竇逸、其勃發不可禦、其横侵不可遏、卒至驟来棟宇被焚、既焚則滅而不復燃爲死矣、熄而无所用、爲棄矣、突者、兊口之上開来者、巽風之旁扇也、如若、擬諸形容、爲履盛忘戒、極盛倚衰之象、无所容者、稟厝薪之虞、悚怡堂之懼、周曲突之防、如焦心爍體、无所容身、不敢一息寧居也、離爲火、在天爲心星、在人爲心位、故以此象之、阿房成燼、迷樓吐焰、天下之大不容一身、豈非戒之不早乎、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曰如曰若、皆形容虛詞、以見警惕求明之至也

五當正位、承上而乘、甚其惕、涕泗滂沱、悲戚歎嗟、爲居者憂盛〻一至此、何患明之不繼乎其麗乎王公、與日月之麗天、草木之麗土、同一悠久化成必矣、日月以運行不息爲久照、聖心以兢惕不弛爲久道也、功成不息、位極不驕、則離明求照、離位不虚、故吉、重明麗正、化成天下而亨矣、

離明以明主、滋明、時宜、安享康寧逸豫、而四以

突如五以嗟若慄慄危懼不啻灼肌之切燃眉
之廹若蓋警戒无虞怠荒孫惕斯可保大明中
天之運也出涕如禹之下車泣罪戚嗟如文之
歎息咨商皆帝王實事非虚語也
離為目而五為互坎互兌之上文水從目出聲
從口出故為涕為差取象也若此哀戚若此咨
嗟豈非殷憂 修之吉者乎離王公恭
以此求稱其 天子日中考政諸侯晝
考國職日夜 蓋離明之位必以光明
之德稱之以 則安以否德示帝位
則危安危之樞機心敬肆之間烏得不凜凜
上二為公五為王欲以明良相合一德相宜而
五其主之者痛哭流涕咨嗟告戒念困窮而慮
永終正兢業之心所以擇中用中得中道而允
執者也
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
征以正邦也
既已建中五位而有明德因能未正萬邦而有
美功君臣合德故能文武並用如日光消魑魅
火烈驅禽獸而又分別首從恩威並行此正見
離明之用能得中道所以有克敵之功无佳兵
之咎也正朝廷以 邦國王威遐暢萬國歸心
繼明之照四海 者殲厥渠魁獲匪其
醜者脅從罔治 乃乾首而非坤衆也蓋
英明振作之 好大喜功窮兵嗜殺故
終以正邦懲羨 之惟神武不殺始善
其聰明睿智之用 蓋兵猶火也大司馬夏官
所掌也火以繼日月之明故上以此終焉然必
嚴不戢自焚之警凜燎原莫禦之防斯无礙於
容光必照之用而阻深晦昧悉耀於光明矣
有嘉者有嘉績也離明之世益以暢休嘉之運
也折首者折乾首之爻而二之乾亢化為坤順

也蓋陽變為陰則離變為震震以震隣之警為
守國之經而長子主器正以繼離明之照暢
雷霆之断以滌日月之光若牧野之師侯之丕
水之武以紹丕顯之謨協此占矣
上為五之外爻故以出征外侮言之保治之謨
必合之撥亂 全也旻啟有扈之征周成
東夷之伐也 而獻孚離為甲冑為戈
兵故以此終 別首從調酌寬猛皆離
明之燭照既 能避咎乃履錯之純敬
也夫得中道 无所容正一爻也離王
公正一國也 然四方若正萬邦而重明
麗正化成天下順治威嚴无所不中正矣畜牝
牛之吉乃所以妙飛龍之化者乎

䷞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以少女從少男此陰陽感通之始故咸感和平
之應代乾坤之始事者也

人心惟寂然不動故感而遂通若妄動則窒矣
故止而說者先靜而後動也男求女者以動而
感靜也咸之亨而无不通者必其主於貞以守
靜者也取女吉者以女字男亦以靜待動之象
也故六爻自一身以下而上皆戒妄動而心為
甚止欲主靜以預感通之原也

人生而靜感於物而動動者吉凶悔吝之所生
也故下經以咸居首戒一身之妄動而朋從之
思尤群動之宗聖人主靜必以止心為本乎

咸言心之所感皆言心之感其身非言心之感
於物也蓋心為身主養心在反身不在外求也
故諸爻皆言心之感動其身見心當慎於所感

而惟於四戒朋從之思夫思心之官所以後身者也養心者靜中恐着把持動後已涉紛擾惟慎之於思以清朋從之源以完光大之體此一心所由得職百體所由從令也四於此卦為乾中文乃以中德率二陽以倡三陰者故以當心之正位蓋六子分乾之一元以效用也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二氣之交陽主感陰主應而陽必根陰故先主靜以待感蓋天地之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聖人之心不養未發之中則不能致已發之和所感者情也所以感者性也寂然不動能全其性感而遂通曲暢其情聖人位天地育萬物必以主靜立人極矣和者不乖不戾平者无反无側三陽合三陰二氣皆均調也

咸者无心之感所云寂而通也心體之虛婉轉能受柔也心機之靈英銳善入剛也虛以涵靈若柔以藉剛天地以二氣相感為兩之化人惟以一心妙應乃一之神也止者虛體之澄凝說者靈機之活潑如男女共事即以一神成兩化也少男无妄求少女无越思亨貞而吉皆率其良心之初者也故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感則萬化昭彰聖人以天下之心為心而感則萬心協應天地萬物其情皆調於聖人无情之情其心皆感於聖心无心之心者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峙川流山能涵澤澤能映山皆靜在動先也惟岳峙淵渟有一物不着之清淨故藏疾納汙有萬物并包之靈通蓋虛受則內无先入之見如空谷之應聲外无逆拒之形如大壑之并納

與人為善善與人同感之象也
人身五官皆以虛受而心為甚必一念不起乃可作百谷之王必一毫不着乃可印萬川之月聖心感天下於和平惟其虛耳虛如未湍之水任甘淡之投皆可調之太和虛如未定之衡任銖两之入皆能持之至定天空海濶聖心所以邀山藪之藏沛江河之決也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一念初動萬化之樞與也内省无惡於志止在此吉凶未判之時待其外現而圖之晚矣志者心之所之在外預内以應外也意甫萌於方寸量已決乎垓埏一念動靜之交開萬慮吉凶之介如足指之初動即岐路之發端艮為指也君子亟當以辨志之功防其外以養其中矣

志以帥氣正心之所以感身者故六爻三言志而志又因思以為所之是志者所感而思乃其所以感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腓在下體有居中之象无自動之能如二之柔中宜守靜以待感者也感而妄動則凶居以守靜則吉所以雖有妄動之凶猶有守靜之吉者以其體不自動以順受而從心雖當妄動之時終不失從心之職不干自取之害也以柔姿雖无堅勁之守而中位尚无邪僻之累也

卦辭云取女吉此統言陽主感陰主應也二居柔中為卦主雖合五為中德正應當靜以俟之若先萌動念則如女欲求男不亦凶乎惟深居守靜履順安常乃以毓坤德之全免越禮之害也蓋此卦三索雖俱合然惟少女少男為正故二雖中德猶恐貽害甚哉感之宜慎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

在随人所執下也

拇腓猶動之微也而股一動則一身皆動雖其所居随其所向此動之極也此時當虛中観理以執中之権御變乃狥外逐物以偏執之見随人此心失其官物交而引志不自立甘為人後下達之小人也率此以往其吝可知股乃互巽之象下二爻以陰並列其下又象腓象拇也與艮内卦大同

亦不處者言股本可自處而亦不處如九三剛德可自主靜而亦不靜也喪其志向惟随人以為步趨伺人鼻息任人指麾若執役而居僕隷不自立於物先甘反出於人下舍高山而入幽谷慚其剛德負其剛位矣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

四居内外之交如心之居中以應外也心非若外體可以把持但守不動之常養未發之中吉无悔矣惟心失其官則物交外引得以撼心體而感之如家失其主則賓朋僕從皆得侵主権而亂之志在随人人奪其志煕往攘来愈趨愈下矣豈能通微而作聖乎二陽夾而逼之如朋儕三陰環而伺之如僕從四當心位而上下引之最當慎所感矣以内感外曰往以外感内曰来日月寒暑相推之象人心與天同運精義入神思之作聖也

一身動靜以心為主心守正則動皆吉而悔亡矣此在未感之初原无能為心害也若馳逐於往来紛擾於思慮既前瞻而後顧又旁誘而下移則失其寂然之體而廣大者局促掩其湛然之用而光明者蒙蔽心之失其故感之失其正者也

四為互乾中爻居龍德正中之位以文明涵飛

天之神、以離照為光、與乾元並大者也、守正則
慎於未感而免害、妄思則失其心官而自畀、蓋
昏肬則不光猥瑣則不大非此心光明正大之
本體也、欲發其心光從其大體惟慎思可矣、
思者、心之官也、志為内萌而思則外應矣、思方
未動心如太虛安其太虛之體任浮雲之往來
則光明何所不照空洞何所不攝哉苟役其志
以逐於思來有將迎往有留滯憧憧者化為憧
憧是失主而為賓、含帥而為從也、如人君離其
本位與百執事爭馳逐則普照之光明反蔽於
隙竅卑制之大權自局於偏狥矣、心本光而自
蝕其光心本大而自捐其大妄感之害孰與守
貞之吉則薰心之厲可踰艮止之限也乎、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艮其背静而止也咸其脢動而妄也、脢不宜動
而動、故為妄也、蓋心以朋從擾於當境則既有
意必引之於前、復有固我牽之於後、寂然者失
其常憧憧者无時息矣此為用心於事後故可
免悔於將來然不能先正其心以端其本乃旁
牽於慮以逐其末亦志趣卑下失其剛中者也、
心官失其職正天君失其位也、

人身以一心為主四肢為末九五居天君之位、
如脢為附心之所而剛躁之資逐於朋從之擾
撼胸而及於背、此不能養未發之中以立大本、
而志向所之惟將狥耳目之官、縱口體之欲是
以本之不端為末之不正揺其本以及其末也、
雖未著外境不見悔端而感已失正矣、

心以神動无形可窺即形之附心而動、以窺心
動之端則咸脢是也、脢不自動因心以動故无
招悔之責惟是養心者不慎之思起之初以端
本澄源而求之脢動之後為舍本逐末志不可
因而心已不及救矣此益見朋從之思必杜之

於早方為務本之功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兌為口為頰輔六居上又為外文故言心之所感動以此終焉言者心聲心无定主則言不由衷信口陏聲動其輔鼓其頰掉其舌言為浮物騰湧而不可禦矣吉人詞寡躁人詞多心多妄思口多妄語動之極也極而欲反必先慎詞以為養靜之端乎慎思以清其源慎詞以遏其流而心可无失於所感矣

咸終於咸輔艮亦終於艮輔可見言為浮物最難防禦居室出言應違千里君子制妄於外主靜於中必以三緘之戒慎樞機之發端榮辱之主矣

夫自咸其拇以至頰舌皆心之所感也感者心而心所以感之者思也身以形用心以神用思則神之所通而形之所聽命也心本一神思乃而化以不貳為不測此心靈神通變化之妙而二之三之以至朋從乃亂神而窒化者也惟窮於百慮一致之原以還於何思何慮之境斯為精義以入神窮神以達化動容周旋中乎禮豈非盛德之至乎繫辭發之備矣

靜以守中感天下於和平恒以作聖陶天下於化成故咸之四恒之三皆體乾之中德以為主而一初一上各以坤元代終焉此二女二男所以體乾坤之撰代父母之職一以无思虔其始一以有恒厚其終一心貫三才之道也所以居下經之首也卦本三男三女俱合六子共為效功前以繼坎離後以啟既未上經立其體下經悉其用取義精矣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以長男率長女此陰陽變化之終故恒成久道之化代乾坤之終事者也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恒德之久從變通得之者也不知變必不能守常故亨則无咎不守常必不能御變故貞則利往經以行權權以守經而德始能恒矣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剛應柔不為柔情所牽柔應剛不至太剛取折以雷厲之迅捷調以風行之和緩交克互濟環轉絲聯萬世不易之常道於穆不已之玄機也

日月四時之化天地萬物之情總在聖人一心矣

天道主健地道主順健與順以相承君道法天臣道法地明與良以合德各循其道乃為可久聖德所以成始而成終也

日往則月來而夜之終則晝之始也暑往則寒來而成之終則生之始也始必有終道之所以恒久而不已終則有始道之所以通變而不窮合之而恒德始全也

道並行而不相悖物並育而不相害天地所以能久也聖人如日月之代明如四時之錯行敦化川流合成恒德高明博厚會成悠久久乃變通之久恒非執一之恒也配天配地覆載萬物皆至誠不息之徵合德於於穆不已之命也

道者立天立地立人之道也聖人貫三才於一心日照月臨春溫秋肅交施迭運與天地俱不

變焉豈不久於其立人之道乎故一日二日不施兢業十世百世不易紀綱聖人化成天下其心至今在也惟有恒緣作聖之基惟聖人妙有恒之用精一執中博約一貫統千聖之心法綿萬世之化源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不易者恒之體也天地之常恒久而不已也不息者恒之用也風雷之變神化而不測也君子妙恒之用常轉於不息之途斯能定恒之體常立於不易之方

先天之體震東北巽西南各繼乾坤之終以職生成之始其方對待不移且周流不滯者也君子法其立天立地者以立身焉時當勇往以赴幾不易以凝滯時當鎮靜以觀變不易以躁率時當調於互用不易以偏執時當定於專主不易以混施以圓神不倚為方正不易如四時迭運二曜相推雷鳴夏風鳴冬雷主動風主散以不測之神調不易之候君子所以能有恒也

雷乃振動不常風亦飄忽无定而以象恒何也雷行春令而物始鼓生機於不息風行秋令而物始收成功於不置變易以從時正其不易以定位雷起東北風起西南是其不易之方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人心惟中和為可久而過激則失中過刻則傷和疾風迅雷不終日未有過而能久者也此卦以夫婦況君臣臣事君雖以匡弼效忠然進身伊始君心未信而交淺言深位卑言高刻責而厚望之則君必不堪身必不安心非不忠義非不正終為危道徒為身害不能為國事民生之利也浚如浚井求之深也刻核太甚勢不可久銳始息終无恒之首戒也求者男求女也長男求長女而乾剛隔礙地勢深沉用力艱而成功

難也、

天下事、雖有志竟成、必成章斯達、未有躁而不蹶、銳而不挫若也、故當始事之初、宜循漸進之序、而乍鼓鑽堅之勇、邃營澈底之功、雖方軌正途、能不敗轢中路乎、如乍交之友責善太迫、必至敗交、非所以聯久要、新進之臣、效忠太激、必至賈禍、非所以綿泰運、始求之深、必不能深浚恒之貞、必不可貞、此震厲必以巽志先之、乃可恒耳、進銳退速、求深得淺、恒之賊也、以四交初、陽上陰下、欲破純乾之堅、以澈坤土之潛、此浚之象也、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凡事必狃於向往之偶偏、方致將來之貽悔、此以剛德、處於柔位、沉潛高明互克、以柔中合於剛中、主仁且直、相調既盡融其偏執、又孰啟其悔端乎、以執中為恒、恒之正也、持久而不弛、中立而不倚、聖人久於其道、君子立不易方、獨此得其全矣、

太剛則折、太柔則廢、既已偏僻、豈堪持久、惟調劑得中、永遠无弊、此擇中不可无守、執中不可无權、必能通變方能守常、必能矯偏方能守正、久道化成、惟一中之允執也、故曰久中者言千變萬化、究竟不出此中、惟中能變通、久非膠滯乃真恒、无後悔矣、

六爻初上知變而不知常、四五知常而不知變、九三自放於變而失常之外、九二謹守於常而寡變之中、去恒之害、始得恒之真矣、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三過於剛、力能自用、而不以中德守之、恃才妄作、躁動紛更、故曰不恒其德、是喪其固有之恒心、遂其本然之恒性者也、則所作无一能就之

功、所處无一能安之地、多為多欺動、必取尋、雖
其所為或出於正、亦終歸於吝而已、天下无可
容身之處、州里不能行、巫醫不可作也、
九本剛德、三亦陽位、乾中之元、具有龍德、但以
純剛、居於偏位、未能用中、不堪持久、故巽以進
退而窮、震以往來而索、躁動不常、作輟无定、有
德而不能恒、雖貞而不免吝矣、
德本美名、祈意欲為美事、而惟不恒、則德之无
成、反為羞矣、承者承繼也、承受也、德斷而羞續
之、德廢而羞就之也、不恒者進、必无成、退亦无
據、或半途之廢、或岐路之諸、或前言之不顧、或
晚節之不終、孰非貽羞取辱者乎、既貞固而不
通、又吝縮而不利、名教不容、棲皇无倚、盖有恒
則作聖之基、而无恒遂无容足之地矣、巽以躁
卦、為進退、為不果、以衝風末力、合於震動不常、
為不恒之象、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有恒業者、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射隼高墉、獲无
不利矣、局守一隅、不知通變、守株待兎、安所得
禽乎、陽剛有馳騁之資、本可動而取利、陰慘非
蕃育之地、豈滑坐而收功、如獵者不入山林、久
居場圃、膠守故轍、坐失前禽、不通變以為恒、非
真恒也、衝風衰於末力、游雷滯於遂泥、不能變
化、安得久成乎、
九為剛德、力能持久、四為陰位、勢難久居、故剛
无可用之地、用亦无可收之功、雷不應節、不效
啟蟄之威、風不當候、亦虛吹萬之力矣、張羅於
无禽之處、垂釣於无魚之澤、雖久將安得乎、以
位非中正之位、則久非變通之久、如大臣資不
逆世、位不配德、何以上得君、下得民耶、四長男
職射、震雉、巽雞、蕃鮮為禽、長男不能收外事之
功、長女亦无從效中饋之職矣、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
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君制命、臣從命、從諫利於轉圜、守官戒於越局、
乾道坤道、各有攸宜、各守其常、斯得恒之正耳、
五以柔德居剛位、利在通變、不宜局守、守則長
女專權、長男失位、反於常而害於恒矣、從一者、
栢舟靡他之誓、烏鵲不樂之歌、制義者、因事而
酌其宜、隨事而通其變、巽女主順從、震男主剛
斷也、
執一而守故常、膠固而无變計、此在婦人爲從
夫之義、无成代終、適得柔道之常、在丈夫失專
制之權、婦言是用、大悖剛德之正矣、此互象兌
口上爻、如長舌之婦、而長男從之、不亦凶乎、剛
牽於柔情、陽奪於陰位、恒而失其恒者也、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風雷皆振動之象、動无節而過乎中、則有害而
无功、若振作有爲、固君之常道也、如當積勞久
弊之後、復逞好大喜功之心、此泥於常道、不知
通變以宜民者、究之國耗民殘、徒勞罔功、喪敗
之端、必由此矣、既已无功、豈堪持久、必不能恒
者也、蓋上六已在治定功成之後、又以紛更騷
擾毀敗成功、如烈風迅雷、不以時息、豈不悖天
地之道違萬物之情、何以收動撓之功用乎、
上已失可爲之位、六本非有爲之才、安靜守常
乃其恒耳、紛更无已、躁動不休、急非時之功、冒
非分之任、大无功而深有害矣、不亦凶乎、初以
深求取敗、上以過動害成、皆不知變化、不能久
成者也、秦法已峻、而李斯復阿督責之嚴、宋祚
方安、而安石忽滋紛更之擾、豈非无功之大者
乎、
恒卦、以思有恒也、而上三爻、皆言恒之凶、何也、
以恒乃至誠无息、非執一不變也、聖心惟日新

又新斯為純亦不已天地日月四時皆以不息為不已者也自強法天行之徤此恒之真體而後恒深求於躁進不恒間斷於中輟振恒紛更於容成皆恒之所戒也此聖人明恒之義以示人作聖之基庶乎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而久道之化得以永成於天下乎

此二卦三索俱合六子共效其全功二氣均調兩儀各安其定位以繼乾坤以配坎離以調否泰以酌損益以開既未其以首下經取義精矣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遯以避世遇值其窮遯以行權道妙於通大之不得以正天下小之惟利於正一身君子不能遯大行之願且遂其獨行之志也

遯者處姤之後君子當有見幾之明開否之先君子當有保身之哲蓋乾君方秉獨運之權幼男未當承乾之責且自適其樂天之志自伸其入山之節也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遯非亨途乃君子處困而能亨耳蓋通神達化機固於千轉萬變之源見幾知微識靈於四通八達之界雖以居潛之德嚴履冰之戒寔以文明之蘊惺惕躍之神剛中之妙用也居五為得位合二為得應與時偕行則其亨也至於俯禦

陰小則利於以貞持之蓋君子矜小節而兢兢堅守正之志以小人處盛勢而浸浸有上逼之形嚴為之防而預為之避也待其既長而後避之則失我小貞犯彼大患矣此遯必明於因時制宜之義以運我與時偕行之権其用甚大也遯乃含藏非復用行而曰與時行者如孔子仕止久速无非時中正其世莫我知遯而不悔者也

遯以避世非君子之幸乃其不見是而无悶不見知而不悔則亨也此以純陽在上盛極倚衰二陰在下方生乍長故應機立決隨方順應鴻冥鵠舉鳳隱麟藏不先時而取嫌不後時而及難也此一時所避者小患而究之免宄残之大害所矜者小節而久之植風教之大閑如陰萌漸長人自不覺知幾其神守正以俟蓋潛德隱行亦陰象也惟其德亨則其義大下可完素節而表清風上可悟君心而回國運此遯之為用大矣

遯非必辭榮避位埋踪泯跡也善藏其用默運其権雖賓朋對面而不測其衷妻孥同室而莫窺其底避世金馬隱居朝市乃大聖人作用如孔子遭桓魋遇陽貨是也術有遯法即取此義張良擊秦始而秦不能索謝安迎桓温而桓不敢害亦近之若微子行遯其淺矣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惟不惡故能嚴深溝高壘不與交鋒敵不敢輕犯也惡則我既授以可執之詞彼必乘以急攻之勢雖戒嚴无及矣處小人更无別法惟有避之而已避則形迹甚遯无倖倖取忌之端而崖岸甚高有凜凜難近之勢鴻飛冥冥弋者何慕山有猛獸藜藿不採君子擴天容之度而人自凜明威登山疑之望而人自甘却步矣

天之下、惟山為最高、如人之中惟君子為最卓也、此自與小人地位相懸、形勢迥别矣、則不必更標崖異、而萬仞壁立、令望風而屏足、不必峻設城府、而孤峯聳峭、令仰止而傾心、小人退避於山下、君子獨仰於天上矣、計定於幾先、故能遠用、超於跡外、故不惡、戒周於豫備、故最嚴、乾藏於无首、艮行於无人、皆泯惡於不形、而天高不可升、山險不可越、皆威嚴於莫犯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猛獸入穴、必倒其身、孔雀欲棲、先布其尾、君子隱身、先尋退步、末後一着、務處萬全、方可完名保身、謝世免進、蓋以艮趾之永貞、合乾躍之自試、慎始慎終、非畏首畏尾也、此已知難而退、非復見可而進者、若臨深淵、若履危途、宜於歛倦翮而知還、不宜逐迷塗而愈遠、如不輕措足於險境、亦何至陷身於疚府矣、

乾龍之潛、不見其首、艮虎之止、不獲其身、皆遯尾者、蓋遯若退避、故尾先之、而初其象也、尾已退藏、身猶未隱、此去志已決、既不諧於世情、潛踪未深、猶易攖於世網、急之恐挑虎咥之傷、緩之恐染狐濡之垢、此介於兩難之勢、最危而可畏之時、宜靜以覩變、裹足深藏、不宜往以逢災、褰裳就溺也、犛牛愛尾、急於全身、雄雞斷尾、早於避患、得此義矣、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説、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陽欲避陰、而陰性堅凝、且逼遁而拘牽之、機械之深、羈絏之密、不勝其觧脫之難、此非有堅貞之志、不能超然決蹯而去也、固志者、堅心決去不可挽而止也、用黄牛之革者、以名義之正、束縛其身、以職任之公、牽制其跡、食之无肉、相之

有皮、陽尊而陰錮之、以阻遏其高尚之志、此小
人縶君子之法也、莫勝說而終能說之、此九五
所以成嘉節耳、
黄、坤之色也、牛、坤之象也、艮二得坤之中爻、陰
居正位、且合乾之九五、陽與合德、如官守言責、
方在其身、主憂民患、方經其手、若心欲脫之而
力有不勝者、雖懷決去之志、當避茍去之嫌也、
詩云、執我仇仇、此、夫陰已侵陽二、尤逼三、故有
此象、惟小人堅為執、所以君子微有係耳、遯非
深藏、亦未徑去、惟於縶縛牵係之中、妙斬絕脫
離之手、故其用大也、此於巽初進退之交、斷以
艮中時止之義者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
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陽初離陰、而猶未遠、陰且伺陽而來、其後雖已
脫拘執、尚微有牵係、未得即遯去也、此時身在
疚而不安、勢瀕危而難免、當待小人如臣妾而
畜之、不遠不近、不亢不屈、駕馭有權、指麾如意、
徐去我疾、漸絕其係、可也、艮為閽寺、亙巽長女、
臣妾之象、臣道妻道、皆屬坤、以一陽御下之二
陰也、家臣但供奔走、侍妾但司巾櫛、可小知、不
可大受、使從陽而不敢侵陽也
凡君子御小人、不可與作緣、尤不可與作敵、惟
以恩結其歡、又以威惕其傲、使彼帖耳而穿鼻、
惟我順指而氣使、既惕我威、又懷我惠、雖中懷
疑貳、猶外效順從、則小人入駕馭之中、君子超
執係之外矣、臣妾皆陰象、以陽畜之、如養狙飼
虎、寵其喜怒、調其順逆、君子撫馭之權、剛德運
用之妙也、
此身去就從心、方輕安快意、因牵係而未決、如
病憊而不前、蓋陰沴方疑、陽和未暢、此疾之象、
而厲之徵也、不可大事者、懷以小惠、勿假重權

誠以小懲、勿積深怨、此中雖有大設施、大作用、
時未可耳、若可大事、則為君子大行之日、豈係
遯之時哉、所云小利貞、此矣、
内三爻、是遯而未得遯、故多危、外三爻、是遯而
已得遯、故多吉、艮尚止而未決行、乾則健而能
獨斷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遯非徒迫於世路之艱、實出於中心之好、衡門
考槃、君子所自得也、若小人惟貪世味、不避禍
機、豈能指榮膴、甘寂寞哉、君子所嚣嚣、小人常
戚戚矣、君子小人、全於所好辨之、一好紛華、一
好名節、遯曰好者、不見知而不悔、不見是而无
悶、是也、以剛德居柔位、如振清風於濁世、抗高
節於汚俗、以樂天之誠、明艮止之義者也、
樂天知命、韜光養晦、逍遙泉石、笑傲烟霞、此乃
從其所好、雖鍾鼎不易、公侯非顧矣、然君子所

樂乃小人所憂、君子逍遙之境、正小人跼蹐之
場、君子維風植節之時、正小人指廉臧耻之日、
吉凶相反、以好尚懸殊也、乾下爻為潜龍、方享
優游之安、為躍淵、且任活潑之趣、中心好之、正
不悔无悶之真境也、
九居於四、既非素志得行之日、二侵於三、又為
亂萌漸長之時、此時君子所慮、若在失身、則所
好者在絜己矣、君子雖以盛德大業為心、亦以
清風高節為尚、用行舍藏、總從我所好也、若小
人嗜利貪榮、殺身无悔、豈能指世味而樂清修、
與君子同好哉、
好遯、貞於志也、嘉遯、適於時也、肥遯、超於勢也、
具茲三美、乃善遯者也、遯世不悔、非聖弗能、下
艮、酌於時行時止之幾、上乾、決以自強健行之
志、合之而遯義始全也、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禍已迫而始避、名已辱而方逃、雖能遠遯非全美矣、知微見幾、完名全節、上不我疑、下不我忌、飄飄輕舉、冥冥高飛、此遯之適合於嘉會者、既不先時而過激、亦不後時而貽悔、不以棄賢之名歸朝廷、不以妬賢之迹累時宰、皭然不滓、粹然无疵、此以中正之道、遂其高尚之志者也、此

九五之中德也、

九五剛中、有知幾之神、有急流之勇、既保令名、遂成勝事、其遯之亨嘉、如潛龍隱鳳、想望丰采、既可以全晚節而求貞、又可以享後樂而迪吉、則以守正不阿之志、有中立不倚之操、不貶廉隅、亦不露圭角、本无戀世之情、亦无懟世之憤、既有高世之節、尤有馭世之權、人我交適、身世而全、以嘉會而伸嘉尚、以嘉德而成嘉節也、君子遯世、豈為美事、然處之盡善、卒為休嘉、則雖无美利利天下、猶以含章美在中、朝有砥節之臣、侈為賦事、野有遺榮之老、誇為美談矣、五以正合二之固、蓋以雅好秉嘉會者、以百折不回之勇、決於始、以萬全无失之筴、善其終也、若以九五屬君、則為褒嘉隱遯之節、以行摩礪之權、而以揚清奬恬為貞、以維風表俗為吉、則正志為表正天下之志、所嘉若即六二所固之志也、嘉即嘉之會也、凡君子完名全節、潔志保身、必君能諒之、世亦容之、則雖當隱遯之時、仍為際亨嘉之會乎、

固志者、君子固一己之志、使赧然脫小人之執也、正志者、君人正天下之志、使翕然從君子之好也、式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表北海之清風、揚西山之高節、聖人廉頑立懦、王者端風範俗、豈非共成嘉會者乎、惟遯秉嘉會、此卦辭特贊為亨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上九純乾之象亢龍之位處盈盛之極宜知止足之義者也但華膴脂膏之潤人情多係戀難割遲疑不決急流勇退高飛遠舉千駟不顧萬鍾不淄脫去輕裘肥馬之好截斷榮身肥家之戀天下尚何物不可却何事不可為乎尭舜之禪夷齊之遜皆在此一念中矣上九乃遯之最高者消乾之亢以就艮之敦以澹泊勝肥甘以精一消疑貳貪梟之所不能浦膏脂之所不能滞處富貴之極而能遯與小臣悻悻一去者大不侔也范蠡泛扁舟張良從赤松郭汾陽之甘廢棄韓魏公之避讒毀恬夷玄曠犬異於爰旌目等之枯瘠立槁者矣

高爵厚祿如醲鮮甘脆人所貪戀不忍捨者毅然捐之以行好遯之志以秉嘉遯之會以斷係遯之疑此其志潔趣超識高力定若乃立斷於犀革決蹯絕係於虎尾尚何所不利哉三公不易介萬乘不奪守矣上位高亢瀕危純乾盈滿易覆合三章係多疑无所疑者屣脫芥擲毫无顧惜見機明決抗志激烈正見其超凡而邁俗也上九亢龍知進不知退而此難進易退不失其正幾於聖矣

舊以肥為優裕則肥乃子夏戰勝之肥與甘節相似有泮渙優游之色无枯槁憔悴之容也但此凡能遯者皆然不必上九之專有矣且捐脂棄膴其優裕夕亨有尚焉者乎

遯者天止于山中含之則藏也大壯雷轟于天上用之則行也遯曰好曰嘉曰肥而壯行則有用罔觸藩之忌可見用世之多艱不如遯世之自得也聖人曰果哉末之難矣真衰世之意耶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陽本浮動之氣至大壯尤躁進之時故利於堅守其正乃所以善成其大善用其壯蓋仲春當啟蟄之候以正氣而行正令長男代乾父之權以正始而開正終也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壯當天地泰交之後而長子當權此大業恢弘正氣昌揚時也以其大者軌於正以其正者成其大剛中柔中之正乃所以成乾元坤元之大者以乾剛發為震動故旋乾轉坤暢為大行之壯猷以震厲濟其乾惕故兢天凛地固為永維之泰運矣

乾為君位震為長男俱有尊大盛壯之象而合四陽以消二陰尤有愈尊愈盛之形然必以德宜其位以中矯其偏懋建皇極豫養元良則以大中為參酌以至正為裁成調宇宙於太和暢生成於咸若而前此泰運可常保矣天地以太極主持為命以兩儀對待為性以五行運用為情而君正調燮陰陽以參贊天地者故專以情言之況泰後交謳方深則輔相尤急震初生機乍啟則茂對尤殷皆乘其情之動也

剛合四陽已有盛大之形動在初爻尤有壯往之勢要以利在守正方得妙用之權蓋天地必以正氣用事君子必以中德法天也夫君子原守正以俟時及時之適至或為浮氣所動躁念所驅使千載一時失於一挫如萬鈞強弩眈於一發必堅守生平力持鎮定調剛柔之中以協天地之正乃得完養全鋒展其大力適乘盛際伸其壯志惟以天地之情為情而一念不着始以天地之大為大而萬化咸調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大壯利於守正故君子履繩蹈矩動必以正蓋氣一動志勢必軼禮度克己復禮乃可耗雄心圖大者宜先細行之矜用壯者宜防无禮之勇也

大君以禮而端王度則乾綱常肅无儲以禮而正家眷則震器永安天有雷以驅沴宣和人有禮以防非消僻故以天叙天秩之典悉協我天則乃可以天命天討之權大暢我天威天下莫大於禮莫壯於秉禮之君子矣

雷轟天至厲而行止疾徐有自然之節即天則之禮也君子當大壯時雖已迅天行之徤赫雷厲之威矣然必率其素養安其常度繩趨尺步左規右矩則以小心用大膽而大業成以翕志持壯氣而壯行遂志以帥氣理直氣壯直養无害塞天地慊心无餒配道義也不然措足一錯立身已敗開天下以哭端授小人以話柄大器不免遭傷壯踰亦且被挫矣卦全象肖兌互象亦兌故屢以羊言之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初為新進浮動之小臣意氣方銳躁妄多蹶者也潛龍妄動為妖冬雷早發為戾矣震為足而以初合四趾之象也

身聽命於心趾又聽命於身者也勇氣勃發投袂而起踴躍超距摽躑而前如此躁進其凶可知彼雖確有以自信我已豫知其必窮矣蓋居陽位既自信其名義之正秉剛德又自信其力量之優信之彌堅所以發之太驟果敢而窒遮事必窮以此信欲收唾手之功即以此信生招束手之困矣

以大有為之志初試於趾足高志揚非不壯也然即此舉趾之方新已卜其中途之必蹶矣夫

初方始事九具剛德此其大心壯氣必有確然自信者而信之彌堅窮且益甚以發不中窾試不當機也初欲立致千里究乃坐困一隅矣漢之喬固唐之訓注是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二為守職安分之良臣不畏事亦不喜事相時而動擇中而用者龍德正中守貞自吉

四陽之壯獨此居於位之正故守正即吉獨此調於德之中故用中乃其所以吉也蓋以乾健合震動此壯之最大乃剛之易偏而持之以正酌之以中則以中正已既不激而不隨以中正人又不茹而不吐內无敗於趾之窮外无屈於角之羸无若此者故與四共為貞吉而无悔可亡无藩可決尤為用壯之全美也

二以剛德居柔位以沉潛濟高明而中德獨全以剛中合柔中以直臣事仁主而一德咸有此其以中存心則居心自格豈別求獻替之方以中持身則邪類自遠豈別假攻擊之力故一中已具全用一貞以守中即履全吉其渾忘於用壯之迹正獨宜於大壯之時者也

九二德非不剛而居不妄動能遏其趾之壯自得免於征之凶矣蓋剛不患不能動惟患不慎動以柔調剛而劑於中以中用剛而軌於正則以勇往赴機又以從容觀變動无不履吉者允執厥中萬世不窮之常道也人正已萬夫莫敵之完策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三為負氣喜事之愚臣沽犯顏之名冒觸諱之忌者以剛居剛故也

用壯者力勝於理以悻悻圖功用罔者氣昏其志以汶汶決事故雄健如羝潰決如觸犀銳如

角折拄如羸不惕於重剛之厲自窮於野戰之
危矣三乃互兌之下爻為羝羊羊性喜觸陽介
陽中為觸而不通之象盖陽能乘陰之虛不能
破陽之堅也
剛德居陽位壯氣之極也在小人為有勇无義
在君子為有斷无謀雖由正路終履危機踰閑
越畔如觸藩遭傷被拄如羸角矣爻本分言象
乃合言小人肆用壯之惡正乘君子有用罔之
隙也盖執理不正彼借名而力攻伏義不精彼
摘瑕而恣侮於是藩籬互設鋒刃交加鬪智角
力而必俱傷矣
三純陽為全德君子六純陰為積惡小人以三
攻六以陽觸陰舉事非不正也但君子輕用力
以觸小人小人必用壯以敵君子因君子輕忽
舉事如迷罔就途故小人乘隙反攻乃鼓勇角
敵於是名義雖正形勢則險矣盖六以四為外

衛五為中堅藩籬甚設如小人結大臣以為援
倚君側以為固而君子於機會未投之際欲越
局而攻之冒嫖觸忌以脆當堅全鋒卒試利器
必遭傷矣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
不羸尚往也
四乃守正格心之大臣无抗忤之傷有輔弼之
益者以柔濟剛故也
二之貞吉以中德也四之貞吉以全德也共秉
乾德獨鼓震威於以合五位破六陰以大壯之
力收大有之功何往不利乎衆正一心内无愧
悔衆思集益外无疑悔直銳陽鋒以衛陰壘如
車馳轂騾壯氣无不伸壯心无不騁可以歷險
不意宜於勇往无前矣惟能以柔用剛而守於
貞故能以吉化凶而免於悔如藩已決而游於
大通角不羸而伸其銳氣前此之剛屈於内今

則達於外矣方駕而前无往不利坤為大輿壯以初陽雷從地奮佐以三陽飛天且莫禦行地愈无彊矣

九四則四陽之力已全二陰之消已逼内扶純乾之健外憑出震之威此真得大壯之時矣且居於柔位調其剛中適合於天地正大之情故動與吉會而前此壯趾之凶用罔之厲所貽後悔者悉能消而亡之蓋此綂三陽以合五陰如大臣下聯衆志上格君心藉天威以奮雷厲則君側之奸竄於无所敵迫於不可逃破藩離以擣其窟鼓犀鋭以折其鋒以乾剛震厲變坤之初爻以壯大輿之輹衝堅奮擊往必破敵矣夫以四陽乘二陰功深力倍宜如壓卵然必至此萬全而後得用大壯之不可輕用有如此者所云利貞此矣凡陽必濟以陰故恒九二為悔亡此九二為貞吉而九四遂兼之甚哉剛柔互調之妙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下四陽皆觸上二陰而迫之消者也惟五之陰與陽逼近而樂與之交且與陽順從而甘受之消矣无藩之隔无觸之忌相忘於平易之途而羊失其羊矣君能有容臣可无犯剛柔濟美永无後悔矣兌為羊此以兌之中爻變陽為陰為喪羊君以柔劑剛而得其平故臣之兌口泯於君之虛心臣之圭角消於君之坦度也

四陽之剛不當觸於五柔之位既有轉圜之坦度不必有折檻之犯顏也臣不觸忌諱君亦无悔吝以平易近人以樂易親人不專用壯故也位不當不相敵也以柔遇剛非以陽當陽无用罔之忌也

臣道主柔必以剛振之此前四所以鋭觸邪之力也君德主剛必以柔調之此六五所以攄容

賢之量也、五柔居剛位、此英主有容德者、故於壯趾能旌其直於用罔、能諒其忠於貞吉、尤能手其一德、平慄抑志、夷度坦衷、於是臣不矜神羊之觸、君永杜亢龍之悔矣、夫兌為羊、其中交本剛也、今化剛為柔、羊不已喪乎、羊已喪、則藩可无觸、而角亦无羸矣、盖以陽遇陽、則位均力敵、以相當互觸、今以柔受剛、是淡交而相濟、好合而渾忘、无角立之形、无爭勝之勢、故曰位不相當也、此明良喜起共成大壯之美者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上六之陰居五之後、五既與陽合、則勢已孤、而消益迫矣、但與陽尚隔一藩、故受觸於陽、不能不消、又不能頓消、後之无所容身、前之无可遂意、進退兩无利焉、蓋謀不精詳、輕犯強敵、相持之迫、既无所避其鋒、獨力之綿、又不敢攖其鋭、此困於末路之窮、束於兩難之勢也、惟畏此艱難之勢、惕以艱危之心、則磨礪可以滌非、赴責可以補過、如小人知盛世之難容、以苦心而悔罪、知衆正之難犯、以赴責而贖愆、庶乎免咎而得吉矣、

六乃委靡之近臣、以猗質踞尊位者也、與陰相通、後為弱主所拘牽、與陽相隔、前為正人所攻擊、不能隱其身、不能伸其志、惟不思難慮患、以至此、將何往得通利乎、惟苦心痒志、鞠躬屏跡、勿狗昏君、勿妬直臣、堅持柔道、力避剛鋒、庶乎已前之咎有消、无長甘聽陽明之觸、漸脫陰疑之陷矣、

易者平易以近人也、艱者艱危以勵己也、凡壯心猛志、必以平易消之、勿露圭角、以艱危遏之、勿逞厥鋭、而後免悔得吉、故聖人戒氣一以動志、貴克己以復禮、以用罔之戒、防大壯之窮也

惟六能自詳咎不再長從三俱化與五合德則大壯之利貞永成大有之元亨矣

凡壯年則血氣方剛壯行則紛華可悅此時最宜警戒不宜放逸五丧于易六艱則吉聖人之垂戒切矣

䷢ 離上坤下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君以離明照下引進而施之恩臣以坤順承上登進而受之賞上有明德下有大功明良相得堂陛交孚此乃盛時君臣相與之常至作威肆虐之世則有懸想之而不得快覩之而无從者馬蕃庶若地類之无彊日三接若離明之下濟即蓼蕭之龍光笑語釆菽之路車乘馬也

先以錫馬三接旌治民之康侯後以用師伐邑懲梗化之頑國信賞必罰懷德畏威大明之照无遺大順之風无外矣古王制一日三聽朝故有三接凡諸侯入朝天子稱康侯謂安國保邦克遵侯度也

日方當晝正離明用事之時而三陰上交為三接天光下濟地道上行臣效大功君須厚賞晉之初而泰之兆也文之懷保怙冒非康侯乎乃

不晝接而幽囚、不錫馬而獻馬、故當淹抑之中、懋想明良之合、此天王聖明之極思耳、蓋此卦乃傾為良臣、最初望紂之盛心、明夷則甘作孤臣、一生事紂之苦心也、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之為言進者、以離明之君德、由出地而將至中天、此進盛之進、坤順之臣道、以純忠而上達明主、此進用之進、然卦義專取柔進上行、為明良相遇、蓋以進忠之臣、遇進德之君、大明溥於普照、大順暢於仰通、晉錫之隆、為太平文物之盛典、晉接之密、為賡歌喜起之奇逢、而天下亦且履日升之運、開中天之景、豈非古今所閒值、臣民所快覩者乎、此在天地間、原自有此一段光景、君臣間、原自有此一番際會、文王思遇之而不得、欲挽之而无從、此正其作易苦心不得不為明夷小畜之兢兢矣、

明出地上、有良臣以為用明之地、君之幸也、順麗大明、有明君以作麗明之天、臣之幸也、君臣相得、而臣之柔道、始上進而獮君之中德、以大行於天下、於是臣立功而非倖功、君懋賞而非借賞、霽顏笑語、不為私暱、稽首謨謀、不為怙寵、此離明所以久照、坤順得以永貞者乎、夫坤為地、坤象純而臣下之闢疆拓土、已完蓋世之勳、坤為臣、坤象純而臣下之无成代終、已著格天之烈、所以受厚賞而不辭、當隆遇而无忝、既以昭己之大順、益以彰上之大明、以奕奕日長之勢成進進无已之象也、

明出地上、此方升之日、乍露之光、然自此進之有大明中天之望矣、是以人臣將順不遑、勉以依附末光、進思盡忠、益以助成景運、以大行佐大明、受成功之賞、以三揖象三接、聯接膝之歡、

豈非天下之昌期、康侯之幸遇乎、夫專征之賜亦長夜炭光之一隙、文因此而有遐思焉、頑一作盛世之康侯而不可得者、此愛君无已之盛心、脈事有終之至德也、

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君與臣共理天下、然明出於上、地承於下、上為下倡、故惟自昭明德、惟求我之能照、豈患地之不為我照乎、光被四表、惟在峻德克明而已、

君昭德、則大順從風、不患下共之不肅、臣昭德則精忠貫日、不患上鑒之不精、德雖相成、功惟自懋、進修乃進用之階也、

日之明由出地以至中天、德之明必由潜養以至参天、君子必以屋漏内省、發其潜地之輝、以不息自強、振其行天之健、然後此德如日之升、與日俱進、光四表裕上下矣、此其幾皆心所自剖之緘、其功皆心所默調之候、力无旁借、理无外益、日惟一氣自旋、德惟一心自造也、

初六、晋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晋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進身之始、名節攸關、其心如被摧抑、不敢直遂、慎之至也、守此正道、獨斷獨行、不倚不變、吉之兆也、雖下有疑忌、上有睽隔、未能相信、而處之裕如、不急於求知、不憤於見抑、蓋身當委質之初、未受專責之命、職守无拘、功績未課、儘可任獨行之正、何必急旁騖之思、儘可安守貞之吉、何至干越局之咎、以離之敬、處坤之順、其如摧者乃所以常伸、而罔孚者原可以自信矣、

獨行正、故中有履冰之懼、而心无越思、神明禀屋漏之防也、未受命、故未有飲冰之惕、而綽有餘裕、委蛇坦羔羊之度也、坤迷未得朋、故為獨行、離照未當天、故未受命、貞吉、坤順安貞之吉、无咎、離初敬之无咎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此身愈進此心愈惕不敢沾沾自喜叉如戚戚多愁此其惕心之容即其居身之正也以此守正用其柔中吉而受福之道也坤之中爻為母正位離五又為王位王者以德養人有母道焉故云王母上交於五以柔中相合為受福蓋受錫一本於中德之孚一根於正心之格而非有旁入之竇此所以為康侯之侯也凡臣得君時見其慈不見其嚴受其恩不受其威故尊稱母夫愛子莫如母戀母莫如子形容泰交至矣二秉坤順之中德適對離明之正照故位愈高心愈下德愈盛禮愈恭深思熟慮淵兢冰凜雖當晉盛若處窮愁以此永貞自迓全吉蓋善調其中德以適宜於正位獨行者效為靖共罔孚者烝為感格矣故其見信於君如母信子无投杼之疑其受廕於君如子依母飲乳哺之德晉接之惟極矣中正之結深矣見離後坤西南得朋之慶大矣

初變震為决躁故推如二變坎為加憂故愁如各當其位共為貞吉乃坤之本德坤以妻道母儀天下為王母二當柔中尤坤母之正位也愁如視推如其用心愈密蓋不憂人之見阻而自憂職業之不供不患上之見疑而自患報稱之罔效此不止獨行之正凡正己正君以正天下皆其中心之所預惕尤其中德之所黙調蓋於臣道之柔獨協於中悉軌於正吉之兆而福之基也王母者王好賢如母愛子王母之福即康侯之錫故曰茲也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坤為衆土主信坤德全而離火生之此衆志之允孚也蓋推如愁如以惕其心則靖共匪懈可

以信交而獲上、忠貞自矢、能以至誠而動物、推若化鞠躬而仰捷立、愁者轉殷憂而成喜起矣、四門穆穆、百揆時序、上則諫行言聽、下則響應風從、豈非得志之時、大行之會乎、蓋坤象已全離明已接、大地悉荷大明之照、如臣近天顏傾衷吐沃、朝宁鑒納精誠、海宇想聞丰采、有誰不信、有何内悔、其素志顯為用行、溥雲天而昭日月矣、此所謂順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也、

罔乎裕心自信也、受介福君見信也、衆允則舉朝遍世之皆信、更无中忌而旁撓者、无志不伸、无行不愜矣、渾全坤順、逼近離明、故大明垂照、群慝既消、大順仰通、精忠日貫、中心自矢之志、為天下共信之志、隱居容求之志、為廷獻大行之志、豈非沐照臨之光、捎日月而行者乎、有此含章之貞臣、宜膺此晉接之隆遇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鼠性貪而善竊、黠而深匿、剝居柔之象也、大明在上、大順在下、負乘之臣、中无所容、不敢不退匿、如日之方中、畏人之鼠、不敢不隱伏也、鼫鼠耗食太倉之粟、頻驚近廁之人、鼠竊為貪殘、鼠竄為險詐、最可賊惡、若鄙夫以竊祿為常策、以鑽穴為陰謀、飽啖君資、恣吞民食、驅之不去、塞之不絕、品賊欲奢、象此貞之厲也、四當互艮上爻為鼠、居大臣高位為碩、晝伏者與晝接相反、穴居壽處亦象坎窞之入艮庭之止也

以失中之德處近君之位、既有貪戀之嫌、又有退縮之象、雖國社之依、能工固寵之術、而忌器之投、終召取憎之禍、人與地不相宜、德與位不相稱也、剝居柔位、其中情怯、其内顏慚、處坤之上、如穴垣墻、逼離之中、如被薰灼、在暮夜猶局於五枝之窮、在晝日盍憪於兩端之竄矣、方且貽貪吏之譏、何足當康侯之接乎、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亢龍有悔此以柔中文明之德居剛中照臨之位以大明之君馭介福之臣相得益彰必无悔矣臣得衆信既以悔忘君臣相信又何悔乎然惟以柔中馭之勿苛求於小過勿過望以大功專以委任之心一往而推心置腹義不反顧志不旁移斯君為善用其明臣當益效其順无不吉且利矣盖衆允之臣本可信任故上行之志无可猜疑豈以暫失暫得之形遂萌倏愠倏喜之嫌乎惟以勿恤者往而下交必以无不利者仰而上報此離明正位得其中也勿恤者以虛中之明收不習之利有慶者以黄裳之度成黄離之吉有攸往主利坤德也

英明之主戒於操切柔順之臣宜於寛假故有功罪不淆之大明必有失得勿恤之大度盖欲引衆允之志以上行必不矜獨運之權為中制也勿恤者惟心置腹任賢不貳有慶者協心奏績庶事惟康君明下鑒臣志上行明良合德喜起成風一人有慶兆民頼之矣此卦本彖為西南得朋互彖乃東北喪朋所以終有慶也

六五柔居剛位在庸主必有悔矣此惟當離之中合坤之正則其虛中適以擴虛己之懐其柔德適以葬柔中之佐豈有否德忝位之悔乎但髙明之識近於苛急沉潜之度流為疑滯恐不能赦小過恐不免見小利也惟失不為愠弘開展布之門得不為喜緩策舒徐之路不以小挫掩大功不以近效妨遠畧則君一往以任臣无不允之心臣一往以報君无不行之志隨履皆吉无求不利上下相與以有成國家之大慶也非離明不能有此委任非坤順不能有代終也

夫聖明之戴文固頏終為康侯即紂之昬德假

令用人盡如西伯之赦、行事盡如專征之賜、亦豈非能用康侯之聖天子乎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上居乾首之尊、銳離戈之末、故以角言、而征伐則康侯之任、以離戈而加坤邑也、晉角乃竿頭進步、登壇授鉞之意、蓋內治已修、臣志行、衆心久岩有慶矣、更進求之、維有來遠人、征不服耳然師出必以律、故厲精則吉、佳兵為不祥、故久用則吝、以時雨之師、成繼明之照、以遠暢之威、保久安之慶、大明之道、向之未光者始光矣、離之上九、王用出征、以正邦、此亦同之、蓋以麗天溥四方之照、離兵收坤戰之功也、互象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皆行師之象、而汗馬之勳、尤所以副錫馬之寵也

阻深未耀、尚為離照之虧、武備不修、亦屬文明之玷、況已久之人心可用、勿恤之君心可憑、故進而征伐、以暢我威嚴、耀我軍出、則赫聲濯靈麗天之照始全、經文緯武、華國之章亦煥、離化成而地道光矣、康侯既蒙蕃庶之錫、得專征伐之柄、既承勿恤之寵、當奏有慶之功、奉天討以揚一怒之威、非供王命以報三接之恩若乎、文以服事殷、其伐密伐崇、皆以終紂託、非以翦商翼也、曰吝、曰未光、乃周孔以追尊釋卦義耳

晉之明在上、故偃武修文、而用兵自未光之嫌明夷明在下、故行仁伐暴、而用兵成永清之治蓋文初志原欲以侯職奉天討罪、如崇如密、皆奉紂命征之、而主非明聖、勢不可假、是以但以專征之權、小用之於屬邑、姑以翦除惡黨、未忍暴揚君惡、寧冒未光之小嫌、正以待紂熙之大介也、翼翼小心、亹亹令聞、此描寫曲盡矣

前五爻皆文王懸切聖明之思、此上九、則周公

明言服事之節也蓋文雖未接庶馬之錫而韋得專征之賜亦晉象也既以明德據先登之岸後以斧鉞助赫怒之鋒此如利齒者進而并與之角觸抑觝暴宜无所不逞矣然惟以之伐私邑不遂以之征天下伐密伐崇而未陳牧野之師此乃履危險以得吉僅免於觸忤之咎實乃守服事以為貞不避夫羞縮之吝者也釋曰道未光者文德雖丕顯西土文心猶遵養時晦尚未大行其道以暢緝熙之光也雖繇生離明之難尚自安坤順之柔文所以為至德矣至泰誓云我文考如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其斯為道之大光乎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治世則明在上故康侯受其福而守正易亂世則明在下故聖哲受其傷而守正難然惟備歷其難堅守其正斯為利耳蓋艱則苦心痒志務積德以動天貞則效忠矢節惟安分以聽天明之不免於傷者未定之天也傷之无損於明者常定之天也此文以明夷順天天終以明德眷文也

易當文王與紂之事而明夷一卦其直陳之者也初九乃紂初播惡文陰行善二老將歸而侯見歎之日也六二則被囚贖脫日也三以專征之寄陰翦其翼以抑其威四以服事之勤明結其心以馴其暴而文所以事君者至矣盡矣此以示人臣之法五言紂傷人六言紂之自傷此以示人君之戒文當離位已具王德效坤貞尚

堅臣節、於此見坎險之心亨、於此啟震恐之致
福、於此試乾道之乃革、於此兆泰運之將開、然
爻彖皆周孔追述文王之德、若文王演易時、猶
未歷此事、亦未萌此心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
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
之、
聖賢得時、如日之中天、其待時、如日之方晦、晦
以養其明、明以用其晦、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晦
也、亦式亦入、烈假不瑕、明也、內文明離象、外柔
順坤象、當必傷之時、而能免於傷、全己身而并
全萬民之命、全臣節而直全萬世之經、此聖人
无死地、惟聖人能用權也、
文明、故能妙柔順之權、柔順乃益深文明之蘊、
人見有內外、而聖心无二也、蒙者寧受羈囚、恪
守无逃之義、寧被讒譖、弘施无告之仁、蒙大難
以成至明、不但无傷而已、後云、箕子之貞明不
可息、而文王不可疾之貞、尤善通箕子之窮、以
純於不息者也、
艱者、不敢直遂、闇關百折、行權以避其傷、貞者
不敢依回、磨礪益瑩、守經以全其明、自靖自獻
箕子之志也、內難者、不能去、不能容佯狂自辱
所為極難、心自知之、不可明言也、不能正其君、
但能正其志、以艱而曲成其貞、以晦而善藏其
明也
天下分莫大於君臣、而君德昏渝、力无可挽、順
之不可、逆之不可、此千古綱常所係、故曰大難、
天下義莫切於宗黨、而宗祧危殆、忠无可回、去
之不可、死之不可、此百代世裔所關、故曰內難、
利艱貞卦辭本統言卦義、而彖以屬箕子、則因
五爻辭也、文王時、箕子尚未奴、五爻總當一卦、
借箕子之事、以表文王之心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

涖衆必以明而用晦乃所以明晦非真暗昧也凝神於玄冥潛靈於幽邃耳目所莫窺鬼神所莫測而不見不聞之中自妙天聰天明之用此於穆之純緝熙之蘊聖心即天心也離明伏於坤静之下而離之明又自涵於柔德之中其取象微矣

明入地中在昏主為顛墜之象去高明而溺下流也在聖主為惺存之象歛聰明而韜潛伏也涖衆者明之用日月之晝見也用晦者明之體日月之夜隱也大明惟宵入而朝升故光景常新聖德惟不顯而闇章故容光必照文德之純所以合天命之於穆也

坤為衆而離則涖之者也智臨必明而用明者必不能明以一身御萬姓傾耳而聽張目而視能乎惟凝淡合漠以澄其太虛之體洗心退藏以容其至靈之用則外貌若愚若拙而內心至聖至神掩旒塞纊徹蔀燭盈篤恭淵默雷決電斷蓋以坤之静藏精於九地而以離之明炳照於當天聖帝明王皆用此法也此文之明德知識兩忘聲色不大以文明得之紂之昏德智足拒諫辨足飾非以強明失之則所用之異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離雉文明離兵被傷故以飛鳥象之強飛垂翅避繒繳之及也疾行不食捐祿位之縻也攸往有言遠讒慝之口也義者通變化之權決果斷之志也鳳舉鴻冥不貪凡餌深謀速斷不遠危枝暴君无所施其威讒人无所逞其舌矣在西伯隂行善日昃不食以服事殷譛且及之此明夷初象也主人指紂時尚為天下共主而位在坤中惟婦言是用信崇侯之譛也

見幾而作，接漸而行，不食汙君之禄，不立悪人之朝，效鴻飛之冥冥，避讒口之囂囂，此伯夷太公是以當之初爻，被傷未甚，尚在可避之時，故文亦但以遯避為明，未盡其文明之用也。

鳥驚弋患，負痛疾飛，聖惕讒傷，恐饑速往，以遁逃之主方甘讒譖之言，故見幾之行，尤甚饑渴之迫也。于行者，坎險迫而震足行也。義不食者，明潔身之義，不享汙君之禄，寧保身之義，不受暴君之餌，盖陰惜方來，宜於遠避，陽剛方鋭，利於速決也。三日者，離為日，且於卦數居三也。

鳥當薄暮，低飛垂翅，遠樹依枝，以圖安也。君子當亂世，屏躬跼步，斂跡藏蹤，以避患也。鳥有知止之靈，不以飲啄投網，聖有知幾之神，不以利禄遭縻。離為雉，有飛鳥之象，初爻為下垂之翼，似君子遠遁之蹤，翔集之智也。于行者，震足避驚遠之懼。不食者，坤腹慎驚餌之防。攸往者，君子有攸往，坤迷之後，得離目視遠，震足赴之，以脫於坎險也。此卦互象震坎，亦以喪朋合得朋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股乃股肱之臣，而左則非所親用，詹焰漸張，傷且及為文之被譖是也。左右近臣，三公一體，既誅右弼，必及左輔，剝膚之患，可坐待乎？此時急用權以拯救，遂得反凶為吉，文之得釋，反得專征是也。非以長君悪，乃以順帝則也。巽為股，文方用巽以行權也。乾為馬，文將化乾以統天也。拯者，拯溺以震驚而出坎險也。馬壯，善馬之獻得力多也。文具乾德，日長炎炎，此拯之乃扶陽以抑陰，轉弱以為壯，以坤德之柔順，用乾元之天則也。

暴君難以義爭，可以利動，且勢窮當以通變，不

可拘當故閉天亟行賂以免西伯正所云內文明外柔順耳蓋當此之時順之則生逆之必死故順從其欲以曲紓其難盡恭致敬既不失事君之正道因時制宜尤獨得保身之善法也此時離明效順猶象牝牛將來乾健出潛遂成壯馬蓋此卦以坤當紂以離當文若離變為乾天開泰運則紂不啟文如坤不勝乾坤之牝馬但能行地乾之良馬直可飛天彼用罔而我用壯商之為周在此一時矣

六二離明正位而文以避傷拯免正文明之妙用也當文為三公紂已殺其二是其傷由近以及遠如自右而移左痛切股肱疚緣心腹至危迫矣若不亟用拯姜里之阨不且為鄂侯之續乎惟拯之而入其坤腹以全我巽股乃伏其坤牛以壯我乾馬凶化為吉而明夷且為泰矣所以吉者以馴強抑暴曲調以恭順之權揆勢度時適協於天則之正上不違主命而挽回者甚微下不失臣節而保全者甚大文明之用神矣左者陽位股者臣位以紂凌文陰侵陽君虐臣也馬壯者離之中爻一變即成乾之良馬牧野之績實始於免難之時此離明畜乾健正方壯之日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既因行賄之權以拯一身遂因專征之柄以拯天下且剪其羽以殺其凶亦可悟昏主而保危邦也故伐密伐崇誅其首惡緩攻徐戰適於時幾此文王大得之志實文王不得已之苦心也崇密近岐俱在紂都之西南正坤方所得之朋而南則離明之照狩則離兵之用得大首即離之有嘉折首也陽為大乾為首指紂言蓋南方歸化獨夫之首早已為太白之懸矣

過密伐崇戡黎凡助紂為虐之首悉已殄矣此時伐紂何難而文猶故遲之以為不可疾者守為臣之經堅服事之節與箕子一心勿疾以過其震厲之威守貞以嚴於坎險之防也然蹶生之勢已成大統之集已定雖文无二心而小子所承之志實於此時已得其大矣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四處近君之位故為腹心之臣雖左无任用之權而腹有關通之實故設間用權乘機伺便以入其腹以獲其心如納地以除炮烙之刑納賂以受征伐之賜是也惟入而獲彼之心斯出而得我之志布令于門行政于庭暴者不猜嫌仁者得展布矣以攻心之策行剪翼之計掃門庭之寇除腹心之孽柔順之文明也文非巧伺君心而紂乃自委其心文方盡已之心以事商天實奪紂之心以與周矣出者帝出乎震身出於坎險門必南向乃離明之出治庭必中天乃坤順之承天也

左者紂之心與文相左聖狂異念也入者用力而始入獲者亦用力而始獲皆難辭也擾虎馴龍聖人之權剖心剖腹聖德之神也西伯伐密伐崇即在紂門庭之間而不遭卧榻之忌非獲其心能乎坤為腹而離明逼其下是能入而獲之也入之使彼推心而置腹出之乃任我運而快意矣左者避陽擊陰乘虛而入門庭者背陰就陽向明而出任文為德之明在紂實計之左也

以文明窺破其腹以柔順結納其心知其心之所存拒諫飾非怙惡不悛矣伺其意之所向甘讒嗜賄播虐无窮矣故得脫幽囚遂行征伐盡剪羽翼不避腹心以君門萬里雖有事而不聞

亡國空庭已无人之可慮也
腹為坤象多所容納紂之貪残呑噬也入於左
者文王聖明之戴不能以道格君乃至以賂免
身是大盗本心又出左見不由正路曲從左道
也出門庭者脱幽囚而辭陛闕得免於坤迷之
失道專征伐而御朝堂大煥其離照之當天此
獲心之效得志之符也文言獲心象并言意心
乃平日之所存意則一時之所向也文之明平
日深察其心知不可以義奪但可以利動一時
善窺其意知不惟可以釋怒且可以逢欲也此
文明之所洞燭柔順之所巧合也心意獲而周
德足以制商之命門庭出而周師遂以陳商之
郊矣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六五正言箕子之明受傷於紂雖受傷仍能堅
守其明所謂艱貞也紂之戮及宗臣其悪愈稔
箕子但能守其正文王无所用其権商不得不
周矣此以傷残之紂當六五非以被傷之箕子
當之也蓋論一時不敵之勢箕子不能避紂之
傷論萬世不易之理紂不能掩箕子之明也
紂之悪已極文之志亦窮天地晦冥如長夜矣
而時有三仁則正氣必不容滅也天下憐三仁
而益疾紂則良心必不容泯也商徳昏而周徳
顯則離位必不容虚也文以不可疾為貞箕以
不忍去為貞宗臣世臣共立萬世之臣極其植
萬古之民彜故曰明不可息也周命維新商命
不延矣

凡臣子忠肝義膽非一時激烈而作起也此一
念明白不容瞞昧之良心乃天地之真脉日月
之精光自古迄今不容一息斷絶於天下者若
斷絶則天地毀而日月泯矣當大亂之時如天
方窮冬日方薄蝕此心貞明方在絶續之交須

有人出而表白之、以延一綫、則三仁是也、然去
若機權甚微、死者論久方定、惟箕子明目張膽、
鏤心鐫骨、委曲以身、周旋其間、乃發揮此一段
貞明、使天下曉然知宗臣狥國之大義、悟主之
苦心、忠義一脉、如日中天、萬世不滅、則三仁同
功、而箕子於當時尤顯著也、箕子以貞為明、與
日月之貞明一體、故利坤道之永貞、合離明之
正位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
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上六、陰極而无陽、如日月既没、不明而全晦、紂
惡貫盈、商統墜地矣、初登天後入地、指紂先登
極而後自焚、以傷人者而自傷、以用明者而喪
明也、照臨邦國、始禮配天之尊、毒痛四海、卒捻
塗地之收、在商則坤龍戰而離照隱、在周則乾
馬壯而離明耀矣、

晦、明雖有代謝之期、大人當有繼明之照、日升
月恒、可常明而无晦也、惟失明而晦、如方登而
入、人君失照臨之則、如日月乖晷度之常矣、天
地貞明之脉、至此受傷已極、代紂者、正以扶其
傷而繼其明也、
初登天、自高也、照四國、自智也、自高必陷、自智
必愚、既失天則、遂失天位、始之人被其傷、終之
已受其傷、紂以強辨剖比干之心、卒以謬迷胥
武王之鉞、有初而罔終矣、在君子為用晦之明
在獨夫為不明之晦、豈非自絶於上天、自入於
下流者乎、帝懷明德、以幽囚而旋配天天位殷
違以昏棄而終入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幾可
畏也、如畏之莫若師文王矣
紂方傷箕子時、猶得當君位也、過此其惡愈捻
其祚愈衰、已取亢龍之悔、而值野戰之窮、此上
爻坤勢之極、正當其惡貫之盈也、且此卦、直以

明夷指紂此爻正指其實初則明而後則夷也照四國乃通言君之常道而失則乃專指紂之失德也文以內文明外柔順此正用晦而明紂以拒諫飾非背宗覆國此為用明而晦聖狂之殊軌興亡之別界也彼方自以為明不知乃不明之全晦也彼自以有命在天不知乃一敗之塗地也離明熄坤戰窮商以淫縱失之周以艱貞得之矣蓋天明必不可滅天位必不可虛箕子之明固不息周德之明尤丕顯故長夜之飲方終昧爽之旅已集昏戎之主已殄明昭之后旋升火明炳離照於中天柔順綏坤衆於率土初以離承坤受其一時之傷繼以離化乾開為萬年之泰始艱不為終易而利貞不且元亨乎

䷤ 巽上 離下

家人利女貞

家人有家者所統屬之人也利使一家之女令咸守其正此正身以正家卦中皆以正家責君子也中女長女皆當稟命於家長恪守於家規其三男共戴一尊均當任正家之責也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正位非但正其分位蓋各以反身正已為素位之自得也男女各正如天尊地卑有不易之位男先女正如天健地順有各當之宜家道治家之道即立天立地立人之道也

嚴君雖言父母而實專言父慈母有敗子嚴家无格虜火烈而畏避水懦而狎玩治家以嚴為正父道君道天道一也五位純陽為卦主立象

以水火調為既濟見家道之成而重明麗正之
化成天下如一家矣
家與天下非二也積家成國積國成天下而王
者通天下為一家嚴以正一家即以正天下人
之家整綱肅紀正名定分以嚴致平此之謂矣
初之閑三之厲五之勿恤上之威如孰非所以
正嚴君之體乎
上父初子爻象尊卑五兄三弟各分長幼父三
五陽居陽位以夫率婦二四陰居陰位以婦從
夫此卦爻為正家之象也卦以長女居外中女
居內互象又以中女配中男故彖利女貞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常理木能生火火因風動此取象乃云風自火
出蓋能法火之爆烈以嚴其德乃能生風之和
煦以化於家謹言慎行正身以正家也風能益
火之勢家人助君子以成化也火能振風之聲
君子率家人以從令也有物者聲中其實燕居
之嬉笑不苟有恒者終如其始屋漏之敬畏不
弛以此動天地何家之不假乎
火性烈其力无所不入火光明其照无所不徹
徙以決之明以燭之此所以端風化之原而言
行其樞也有物者无虛言而言皆典謨有恒者
无怠行而行皆軌範人仰之如日從之如風修
齊而治平矣風自火出謂巽風必自離明出也
蓋必有英敏之燭照令家无遁情方有鼓舞之
微權令家无梗化未有昏庸暗沕能使家人整
齊嚴肅者為明君斯能為嚴君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乾初爻為長男為家督故總發卦義揭正家之
本正者截然有不踰之矩閑者斬然有不越之
防閑者所以正也言有物行有恒所以閑也能
閑於趨向未渝之初乃免乎驕縱難防之悔衆

其志之未變而豫閑之正家之道也立法以治家如設險以守國此乘坎水未涉之先行震男初出之令者也

閑者使止於內勿逸於外也故當閑志不當閑事當閑於志向未渝之始不當閑於志趣已渝之後蓋初志一移良心已斲家人已一潰而不可收我閑亦百施而无能救矣故初者未變之象九則能閑之力以離明先幾之見早防於風氣未渝之始也志未變者初陽居本位未為陰所渝而柔所牽故英明果斷之志能早閑而无後悔正心能正家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次爻中女正位故專以女德言對初為主家夫婦也言不踰閾行不越閫有順從而无專制潔粢豐盛湘筐滌錡備內官而修婦職六二之貞正以遵初九之閑也順故隨而不倡巽故敬而不怠无成代終有齋尸奠也此女貞之吉也遂者遂其變志在者囿於防閑无非无儀惟酒食是議此矣

遂者直遂勢一往而不返志一決而不回如火從風一發不可禦也婦篤三從之義豈有專遂之行若邪心固不容以遂非滋過即美事亦不敢以遂意邀名六二文明之才非不能矜奇炫智而柔中之德終不敢率意任情豈有遂事之不諫遂行之不輟者乎在者陰居陰位中女居中位身在心亦在无踰閾之步亦无越局之思也中饋者火有熟食之功日中為必食之候也安其位盡其職既守此為貞操不由此逢吉徵乎居於坤中獨全順德下比於初上合於五獨秉離明共成巽道矣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嗃嗃、悔守於閑、嘻嘻自、貽其悔、婦子乃家人中
最親愛者猶、不可以恩勝、而餘益可知矣、以嚴
治家、乃為中節守、節勵志、乃免踰閑、上无防閑、
則下无樽節、失於未變之初、挽於悔吝之後、計
之晩也、三為家督、以陽輔陽、與五均有正家之
責者、二為婦、初為子、皆聽命焉、自失其喜怒哀
樂之節、而一家皆失其尊卑勞逸之節矣、
家規嚴肅、一家救過不給、常見忙迫之狀、此於
人情多拂鬱於己、躬亦勞瘁、究之家道必成、有
得无失、家法縱弛、群小安閑无事、惟見歡哭之
容、此於人情甚暢美於己志、亦閑適、久之家聲
必敗、中節為和、无節非禮、此閑必於初、嚴君不
可无也、閑者家主設立之規、節者家人遵守之
限、嗃嗃者厲於乾之夕惕、嘻嘻者嗟於離之日
昃也、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初肅其閑、二守其貞、三防其吝、則家有嚴君、人
无越志、婦子恭其職、臧獲效其司、而勤閑儉節、
多藏善守、此致富之術、效順之道也、人富而禮
義附焉、尊親敬長、上和下睦、悉奉令而承教、循
分而供職矣、位者人有定分、順者家无梗化、既
富方穀、率於閑而安於節、吉孰大於此乎、四以
長女合長男、乃居一家之長、操正家之權者、以
純柔佐純剛、尤調二氣之和、奏成家之績者、故
富則仰事俯育裕於資、吉則入孝出弟諧於慶、
正位乎內者、與正位乎外者合德共功、大義得
而家道正矣、
四之位、在國為大臣、在家為家督及主婦、而以
順宜位、則生殖有經、積貯有漸、故大臣可以富
天下、夫婦可以富一家、富於力、而引養引恬有
餘資、富於德、而相親相睦有餘愛、大順也、此順
但非女貞之順位、亦非一人之位、乃正名定分、

遵制守經一家俱不為驕奢悖逆之事各適安
和樂易之風各遵長幼尊卑之序四之柔德所
以端風化之源擴離明之用妻道臣道所以代
終而替君父之成二男二女所為互合以收既
濟之功者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假格也正也王者以紀綱法度革天下以規矩
準繩格有家家事與國事俱治內政與外政俱
修吉孰尚焉勿恤者以德相愛勿為姑息如所
謂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是也家以父
為嚴君國以君為嚴父不出家而教成矣交通
指一家之人相愛者以禮節情以義成恩以勞
為愛乃真愛也一家皆愛人以德承主德也
王者以天下為家九五以剛中宜位故以大君
之權行嚴君之令不惟整齊於外乃直孚格其
秉洗心滌慮浹髓淪肌然感格之本在戒寬恤

之私爭嗃嗃而勿嘻嘻也上勿恤本相維以義
而下交愛乃相結以恩蓋義肅而尊卑有序親
踈有等各安其分互洽其情上之推恩无偏暱
下之感恩无怨望以義成恩乃為至愛比昵狎
暱非愛也勿恤者王之假乎家以剛德馭柔情
交相愛者家之假於王以柔德奉剛斷上下各
以正位相安剛柔互以中德相契此天地之大
義天下所由定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有恩信以結之有威嚴以惕之非信无以生威
非威无以成信此修身正家萬世无弊之道故
云終吉一正身可正萬人一正心可通萬世也
一卦備言正家而此總歸之反身探其本也本
惟在謹言敏行之心而已
上居尊位九得剛中獨登嚴君之望端正家之
本者也有孚正心誠意之功威如整綱肅紀之

度、乎其中則人服於恩義之互調、威其外則人惕於寬嚴之各得、有終吉而无終吝、先正身而後正家也、端本澄源、風化行於上、離明徹於下、坎險消於中矣、言有物行有恒而身正、則信義孚威望肅而家正、惟在反求於身耳、修齊治平一以修身為本、曰勿恤曰威如、所謂威克厥愛允濟也、初乃繼體承先、上乃垂統貽後、一以閑禦變於始、一以威協吉於終、男正而女乃貞、要

居立而天下定矣

假者、移視易聽耳目一新、孚者浹髓淪肌、腹心相與由革而以革心從外入也、由孚心以孚氣、從內出也、假者孚之應、孚者假之源、而一則曰勿恤一則曰威如、戒施煦煦之恩、務聳昂昂之望、相愛必調於中節之和、反身必根於未發之中、離明之照无隱情、巽風之調无戾氣、大人正己之化、所以立萬世正家之極者、无出此矣、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

火因風動、是為家人、火與水調、是為既濟、惟遇澤則滅息而睽、睽者乖違不屬之情、孤子无依之象、故喪馬掣牛、見豕載鬼、孤立不能自容、多疑不能自決矣、惡人以礪之、元夫以協之、厥宗以助之、而後婚諧寇退、雨渙塗消、非睽則不知求助、非合亦何以濟睽乎、事小而用則大矣、

睽以水火性違、且初陽獨无交、為孤立之象也、小事吉者、君子別嫌明微、全在纖忽毫釐之介幽潛隱匿之間、防惟危於惟微、致惟精於惟一、嚴於幾而慎於獨也、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陽動陰靜以陰從陽故俱動也一從上陽一從下陽如同居之女各專從一之志各待六禮而行睽象也然兌說離明交相附麗如男女篤於慕說之情尤明於配偶之義女以柔順之德進而從父從夫得坤道之中以應乾道之剛蓋二陰一陽皆肖乾坤正位得剛柔中道者臣道婦道小以成小何不吉乎此皆以陰從陽故為小者事也推之則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一施一生以成大德男事乎外女事乎內一唱一隨以供常職萬物如燥濕之互調溫涼之交濟无不各從其類以共奏其功則以異歸同以睽成合真時中大用也蓋執一非時執中无權亦非時惟此睽之妙用為得時文王適在睽時以臣節自矢以小心自惕故獨信小事之吉而孔子覩易道時中之大義則已知為萬世之大用矣

健順共成化工剛柔共成家道萬品良楛共全民用皆以睽成合者也甘苦辛酸以濟五味之和清濁高下以協八音之諧通執謀斷以調萬幾之適皆睽之用矣睽者和而不同之謂權以酌中之法也二女睽則志不同男女睽則其志通可見剛柔必調於相濟得中而應斯吉也睽乃孤介之象而聖人言遇主遇雨見惡人遇元夫可見孤陋索居不如集思聚樂遺世特立不如與世推移聖人所以疾固而識果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上火如日月麗天光明溥照而容光必入又其无微之不析者也下澤如江河行地深沉廣納而蟻穴即潰又其无隙之不周者也故君子豈必以察察之明涓涓之潔矜奇駭俗以其異者為異哉但即以簡易平常率其大同正以來其獨異耳日照月臨不改常度而燐火之明豈能敵繼明之曜淵藏海納不擇細流而溝渠之量

豈能測百谷之王在有心立異者无能為異而
君子守天經遵地義與天同覆與地同載乃所
以卓冠兩間迥超萬類者則以得睽之時中善
睽之大用也
君子无意尚同亦无意求異但以乾剛坤順率
性之自然任理之同然離明燭萬心之隱兑悅
調萬情之適人自於大同中見其特異而君子
何心焉此敦化川流匹兩儀之大而執中一貫
契百聖之心者也
火澤相調如剛柔並用謀斷兼資藏垢納汙則
天空海濶揚清激濁則月峻峰孤如火燠水凉
異性矣上潤下異宜然互為調和合為既濟自
為用而各不移兩為用而交相適此聖人一貫
萬殊之妙用君子統同辨異之微權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
以避咎也

初以陽居陽位故四遇之為元夫四以陽居陰
位故初見之為惡人惡人以異錯攻玉之資元
夫以同結斷金之契也
悔吝生乎動初陽无交則不動而悔无自生矣
蓋睽之初志特立獨行不諧世俗偏信專决不
藉衆謀本无求於人又何悔於己哉爰喪其馬
失其所依亦不逐而聽其自復恬衷任運孤修
極矣然持己不嫌過峻絶物戒於太嚴必須含
己從人取人益己雖惡人與我異趣不妨與之
相見假以禮遇寛以優容既消其忌忮又資其
藥石如水火相濟成功此免咎之道孔子見陽
貨見南子見互鄉皆不為已甚以取咎也
乾為馬兑則喪純乾之體矣然勿以陽與四陽
角逐互爭而自安本位陽能為倡陰必應之乃
自成一陽之復復則乾馬原无喪也初有喪宜
其悔旋自復悔已亡而與四德不相和位尢相

左故為悪人之見惟見其悪故望而退避以遜本位正以成其復也或云初陽喪其坎馬往就四不交而逐為自復四亦互坎之馬也而陽相安非如両陰相妬故无咎四居互坎中爻故以險為悪人且以位在陰也凡悪人不見必溺於邪黨不避必犯其兇鋒惟以離目見之因以震足避之則悪不我逸而咎免矣喪馬勿逐而任自復正見而早避之策也逐與避正相反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巷者宮中之深路周宣王姜后脱簪珥待罪於永巷是也心懐獨見不與衆謀故不随同列獻替於明廷而獨以孤忠結納於永巷此立朝孤睽之象也然出於剛中不渉邪媚率其正位不嫌煩瀆何咎之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豈非得致主之道者乎剛居柔位如以正直之士充諫諍之官剛與柔交如以狷直之謨獻優游之主故不妨遅情不嫌容許排闥却座折檻伏蒲皆道所當然也五為卦主二合之為遇主而五以陰下交二以陽上進各非正位如在別途故于巷火降水升遂其本性亦睽孤之象而両中相合猶不失剛柔相濟之常道咎斯免矣

遇主者不於明堂而於深巷此微權非常道也蓋臣宜柔而剛則易於觸忤不得不婉以入之君宜剛而柔則難於激發不得不容以導之始之各失其位而睽形成究之互合其徳而泰交洽矣臣以忤君為咎此正所以消其咎臣以引君為道此正所以協於道也若徒自恃其剛以為守正不阿則以揚君之過者塞其過實尤以益君之迷者揔其咎端守道乃失道矣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三以陰介陽中又自居陽位故前後既无所依

而自處又非其正擧動掣肘面貌可憎莫為之助莫與之群睽亦甚矣幸合於上陰交於陽故獨行不進者引之得進不全於形者得全於德初以異而阻終以同而濟也陰居陽位雖不當而剛能濟柔故有終也

坤之一陰介於二陽隔於上而艱於合故如輿牵曳而不行牛掣縛而不進皆獨當險阨孤睽无助之象人者三為人位也天且劓者孤行一意如奇形異狀遠衆駭俗又非人所樂助也柔居剛位如車值險途初甚瀕危然以剛濟柔如以車背輔乃終踰絕險矣故无初有終初雖成睽終能化睽也

卦中互坎為輿為曳離為牛而兌則為毁折天且劓者乾首上缺而不全艮鼻中陷而不現皆兌象也此皆象始之睽故曰无初及以上九之剛遇之為正應以少男交少女則化睽得合而有終矣見以離目此為互離上九則正離相合故相見初涉坎險之艱終得離明之合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睽而遇一德之交異而同也孚而申惕厲之志同而異也合之斯善用睽也

而陰相介志之睽也一陽獨立勢之孤也遇初九以陽合陽如元德丈夫同心合志惕厲兢持一可以當萬矣寡合乃以成多助也同氣相求曰遇同心相契曰孚同力相勉曰厲睽孤特立之志得交孚而遂行得磨厲而果行志潔行芳人共信之其素所砥礪也方且有功又何咎乎元夫者乾元坤元合為全德且初為元位陽剛為丈夫也

九四剛德其雅志本在親賢友善而阻於柔位我既不屑苟合人亦不肯樂助跡睽而志益孤

矣惟有此志故終合於純陽之君子與之交相孚結又交相摩厲則既得遂其所欲就之功又得免其所欲避之咎有合志之交暢大行之願矣四與初一德相契故孚而剛相激故厲有志竟成篤行弗措何咎之有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五以陰居陽位而合二又陰與陽交故剛柔相濟既可收前功而免悔於先又可期後圖而无咎於往以陽合陰氣脉相調若同宗以中交中氣分相接若噬膚骨肉至親痛癢関切可以壯維城之助免孤立之危王者所以先篤親之誼也九族既睦不患二女之睽一人有慶溥錫兆民之福矣

以同姓宗子之戚結刎頸齧臂之交我往施恩彼來戴德環枝附幹固柢深根睽時得此何慶如之居則陰陽失位志雖睽而不同行往則剛柔互交德乃合而可相濟也

同人于宗為吝道而此云有慶何也彼乃君心偏妾於親暱下將以私意結納非君人所以拓渾同之量此乃君恩素著於敦睦下自以忠悃報效正君人所以消睽隔之端蓋王度欲盱畦盡忘而國勢欲藩籬永固也

五以君德之柔當臣道之剛而失其位而三四阻之宜其睽而悔也然二之上遇不於廷而於巷既曲導於苦心故五之下交匪異姓而同宗遂深聯於一體彼剛以投之如噬之易入此柔以迎之如膚之能受則前之悔已盡亡而後之咎且永免矣蓋君心孚而臣志行則巷為通途遇為協力馬馳而勿喪輿騤而不曳何往之不利乎邦之荣懐一人之慶上下泰交溥天同慶虛中之主以柔德暢文明之化何患睽矣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陽遇陰為志睽獨居上為勢孤睽則无衆謀可合孤則惟僻見是憑所以妄見叢生群疑並集雨者天地交而陰陽和正以化睽而濟孤者也坎為雨以潤之水火既濟則火氣下降澤氣上升睽且為渙為解而天地以交男女以和萬物以成同而異者适異以為同宜其吉矣

睽孤无與時多淆惑不定之疑其所據為見者滯於汙下者也其所依為載者涉於恍惚者也其進退无恒若倏張而倏施也其離合不常若以仇敵視姻戚也群疑並集一心幾无主矣然以陽之往合陰之來相遇為坎雨沾濡則可以熄兌口之讒焰可以洗離目之清明二氣互調一心相契群起之疑有不渙釋消亡者乎

豕負塗為將雨之徵陰晴之未卜也鬼一車為空幻之形顯晦之无憑也先張後說倏變倏遷操縱之无準也若寇若婚可驚可喜去就之无依也惟孤而寡助所以疑而多惑也遇雨則陰與陽和陽得陰助群疑渙而獨行決矣

雨者陰陽和合天地相交之象水火既濟之功也互象坎離為陰陽和而雨降故可以泮疑可以合睽如君臣乎契猜疑渙釋上无孤立之嫌下免孤忠之慨矣蓋火澤相岐則為睽相合則為雨大旱之霖雨豈不在明良之合德乎

以坎豕互在澤中是負塗也兌為巫以祀鬼坎為輿以載之亦為弓以射之又坎盜為寇而少女待少男之合中女互中男之交則婚媾也見則離目之見也離明窮於上矣離目眩於遠視而兌口淆之兌妄惑之故見以為淄垢之易沾易染見以為隱現之若有若无見以為親仇之乍離乍合凡此睽之益孤以亢之多悔也往而

以陽就陰火氣薰蒸川雲翁翳消坎險而成霖兩偕中男少男之合以濟中女少女之偏合其不同之志以巽見相參乃使群起之疑以的見盡泯男女睽而其志通此小事之吉陰陽和而萬物遂則大用之時矣

凡睽之成必緣意見之偏睽之化必待遇合之偶故見輿見鬼見寇以及惡人之見偏執之所由睽也離目之偶眩兌口之多淆也遇巷遇劓遇而以至元夫之遇交濟之所以吉也離照之繼明兌情之胥悅也然則君子不必尚同不必立異惟去先入之見以修不孤之德則千里皆比肩之立千載皆旦暮之遇矣

䷦ 坎上艮下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蹇以矢臣節也故利於法坤順以代終不利於用艮止以避難而尤利於見大人以成名士窮見節世亂識忠貞之所以吉也九五飛龍大人以朋來濟蹇乾健收坤貞之利也

水阻其前山絕其後故蹇乃蹩躠強行艱苦不勝之象也然此時正當奮力圖功勵志砥節寧偃危无悚安寗蹈險无耽逸故利用坤之順法行地之无疆不利用艮之止戒思位之不出也六爻除二五中位俱以往來言其旨明矣往者陽往率陰來者陰來從陽小往大來則為泰往來不窮謂之通通而泰又何蹇之不濟乎蓋二陽陷於四陰山川阻隔往來不通困頓窮途故謂之蹇惟我竭力以圖往斯彼協力以偕來往來相應陰陽互交則山不能隔水不能阻而乾

坤且憑我幹旋、此以變而得通、尤以動而能變、往得中往、有功、孰非一往之為利乎、大人者、五居飛天正位、以匪躬貞節之臣、率同群以見之、則可以傾否、可以開泰、而又何難於濟蹇、故往得來碩、奚不利且吉矣、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見險能止、避坎還艮、艮若時止時行若也、既能決現在情形而時止則止、必能審將來機會而時行則行、惟疑定以俟時、從容觀變、斯寧靜以致遠、奮迅无前、此神閑能應卒、計定能決幾、真克濟蹇者、故歎美之、若畏而却步、則躡也、不謂之止矣、窘而掣肘、則愚也、豈謂之智乎、

險難當前、何難於見、何難於止、乃稱智哉、此見非眉睫之見、有直洞乎險中之情態者、故曰見險、此止非退縮之止、有豫燭乎止後之機宜者、故曰能止、有真見、有真能、故其見足以決利不利之幾、其能足以操往不往之斷、見西南之利、智足以擇中而用也、見東北之不利、智足以變窮而通也、見大人、智足以定廟謨而襄國計、位正邦、智足以却禍亂而保治安、以見險之真智、成濟蹇之大功、蹇之時用、斯為大矣、夫時即時行時止之時、用即能見能止之用、而見險之止、豈徒倖免一身已乎、此一卦、濟蹇之權、全在王臣一身、王臣濟蹇之本、全在匪躬一念、然惟以見險能止、全其身以有待、斯能以當位貞吉、忘其身以有為、智以成忠、智非私智、智以用忠、忠非愚忠、聖人首贊其智、正贊其時用之大耳、若避險就夷、一恒人能之、聖人何取焉而以為易之用哉、

聖人方贊能止之智、而旋曰往得中、往有功、非

矛盾也、其往者、正能止者之能往耳、盖能止然後能慮、時止方可時行、知難而退、見可而進、總一智之用也、故西南為得中者、正以先迷之失道、為後順之得常、行止兩得中也、東北為道窮者、正以衆足不前、遂至束手无策、進退兩无路也、見大人者、坤之從王事、盡臣道以佐君道也、往有功者、坤之代有終、合乾德以成坤德也、當位者、二臣位五、君位、各盡其所當為貞、吉者、臣

以匪躬獨往、君以中節朋來、皆以守貞而逢吉也、此王臣之守身以正、裕君以正、為邦家撥亂以返之正、孰非君子因蹇之時、以神智為妙用者、夫曰時用、以時行時止、酌時中之妙用、豈勝於一止之謂乎、

君子濟世匡時、不可无智、然不專徽智名也、惟智在事前、能燭險夷之勢、決進止之機、知何方利而可往、知何方不利而窮、確有定見、動不失時、故能乘利見之期、赴功名之會、就當為之位、堅守正之節、則不獨全一身、而直能正天下、是智固以濟其大忠、而忠尤以成其大智、交相為用、在蹇之時、必賴此時中之大用也、盖惘惘嘗試非智、兢兢局守亦非智、惟以先知之險、為必濟之險、以善保之身、為有用之身、智乃大耳、若但曰知難避險、豈足當大人作用乎、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本登陟不易、而上有水、則跋涉尤難、故為蹇象、君子以此反己責躬、增修砥行、如歎山濟川、不辭胼胝、登山涉水、不避艱辛、反身正將以致身於國、修德正將以獨德於君也、反身居易、行乎患難而自得矣、

禦災捍患、太上修德、君子敢不務其本乎、故一切旁侵外侮、顛患隱憂、惟反求諸身、引罪負慝、而以勞心苦志、釋回增美、則精修可以服人心、

積德可以回天意、非濟蹇第一義乎、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初爻以後、皆言君子濟蹇、利有攸往、險在前而勇往以直前也、曰來、則其所往而招之來者也、此既往、則彼必來、正所云往有功也、

君子不愛身、亦不輕身、不沽名、亦不畏名、若志欲有為時、當觀變、則為國保身、不為退怯、伏義立名、不為希倖、待之得其宜、正時中之道也、此以見險能止之智、首開當位貞吉之功者也、

往蹇者、往以圖濟此蹇、冒險而前、而初其第一步也、國難初發、人心搖動、此恒人喪節之會、君子見志之時、天下於此覘品格而定聲價、故人皆聞風而遯、我獨矢日而盟、則見謂堅致身之誼、人皆袖手而覩、我獨奮袂而起、則見謂鼓先登之勇、人皆臨陣而却、我獨挺戈而前、則見謂攄排難之忠、蓋乍當艱危傾蕩之日、得一擔當倚仗之人、必好之有同心、而譽之如一口、往來之理、有必然者、此雖虛名、未收實績、而先聲可卜後効、義聲既振、已伸不挫之威、靈衆望攸歸、必開可乘之機、會當從容以待之、勿以輕發喪功、尤堅貞以待之、勿以中怯隳志、蓋坎初應嚴入窞之防、而艮初宜酌時行之義、濟蹇之方、宜以此為發軔矣、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六二、正當臣位、正在蹇中、故直言其履危犯難、奮不顧身、不於往來生計較也、蓋卦以上坎為蹇、而此又互坎、初爻有重險之象、臣道代終、則君蹇皆臣蹇、故重言之、以形其艱苦不堪之狀、此豈不見險、明見而不恤、輕身以狥之、豈不知止、明知而不辭、捐身以赴之、既為王臣、何所逃難、始雖備歷艱辛、終乃克全忠義、事不避難、臣之職也、惟為國謀、不為身計、反首䟦舍流離瑣

尾、不足為屏、不敢告勞矣、居蹇之中、圖蹇之事、上不負君、下不愧心、又何尤乎、蹇蹇乃正當臣位、効以忠貞、曰匪躬之故、乃以正邦之故、艮之不獲其身、國爾忘身之義也、

危邦不入、君子所以保身、故蹇初猶可待也、見危授命、王臣所以致身、故蹇中无可避也、此未仕已仕之各有當也、以蹇處蹇、象難受屏、焦心瘁體、乃以禦侮弭災、衛君保國、豈以貪榮戀寵、逃險避難、為此身計乎、殺身成仁、捐軀狥國、而以當位之貞、收正邦之功、始若有不知止之嫌、終乃為不可及之愚矣、不曰有功、而曰无尤者、凡忠臣素心、不在冒功以榮身、惟在免罪以報國也、五王位、二臣位、以王之蹇為臣蹇、故再言之、終若以臣代終濟王之大蹇也、

九三、往蹇、来反、象曰、往蹇来反、内喜之也、

往以直當於險難、来以反歸於平易、去所畏以就所喜、陽得陰以為依也、一陽獨奮以當前二陰、協力以内應、封疆勞瘁之臣、得朝宁同心之彦、歡欣樂助、險可濟而危可安矣、集思廣益、謙也、信交獲上、孫也、知此二道、可以濟蹇、

奮身前往、退无歸宿、此敗道也、蹇於外、既能勞瘁以效孤忠、反於内、又能縝密以調衆志、謀秘而人不疑、功高而人不忌、反覩内顧、退步寬坦、斯進取萬全、前功可竟、夫立功於外、權臣所忌、能使朝廷倚重、廟堂傾〻、喜其成而憂其敗、此智以成忠也、如岳忠武則一往不反者、李郭韓范其、庶幾乎、内喜非、趨承結納、惟才足服之、智足馭之、忠誠足動之也、反即反身、反而蹇匪躬之誼、反而惺待時之智、往交於五、則代王受蹇、来合於内、則反身修德、一臣蒙難、衆臣蒙安、如丈夫禦侮、室家胥慶、一陽為二陰所喜也、

六四、往蹇、来連、象曰、往蹇来連、當位實也、

險難在前、獨力不支、純陰之虛怯、豈能濟乎、故連結同心、共圖匡濟、上依於五、下托於三、此有所憑藉、履於實境、非行險僥倖、外患得来其虛也、以陰從陽、以陽率陰、躬行實践、不涉浮誇、勵志實修、非工粉飾、矢朴忠而堅勁節、終委託而副責成、陰本虛位、而合德於陽以實之、所云當位貞吉、此也、此爻後有艮限、前有坎險、一陰介二陽、水山交阻、正當蹇位、故曰當位、

外雖獨效孤忠、內尤連結衆助、四為大臣、惟則統衆職、力能率百官、當以人事君、不但以身殉國也、集思廣益、下與群臣連為一體、輸忠效悃、上與孤君連為一心、以實心行實事、以實行奏實功、守貞逢吉、待時正邦、孔明足當之矣、

反者、內得人心、退有容身之地、此容於慮敗也、連者、外得人力、進有輔車之依、此鋭於圖功也、慮敗、故欲令人喜、勿令人忌、圖功、故欲收實效、勿務虛名、就所居之位、實效其力、實奏其功、臂指皆實用、腹心享實益、位不虛而蹇乃濟矣、

九五、大蹇、朋来、象曰大蹇朋来、以中節也、

坎中險位、且陽為大、故為大蹇、蹇在人君、関天下安危之大、非但人臣一身稱蹇之難也、世當大難時、君有救民之責、人有撥亂之志、一伏義以倡、必協心以應、同道之朋、豈難千里之来乎、如武王冐雨以行、孟津不期而會、蓋小蹇可濟當以義致身、大蹇已極、當以仁易暴也、五乃君位、正在險中、必協臣民以共濟、酌欵會以圖功我以中節而發、人以應節而来矣、乾五剛中之德来、坤二得朋之慶、所云利西南者、此也、

九五君位、為天下之所往、故不言往、聽天下之自来、故言朋来、曰大蹇、則湯武之放伐也、慄慄深淵之懼、諄諄西土之誓、劳心焦思、為民除殘、不大蹇乎、徯后来蘇、見休臣附、朋之来也、以時

雨之師、中於天與人歸之節也
當亂極思治之時、為順天應人之舉、故曰中節
故能得朋、若非時纂奪、其誰助之、西南得朋、求
北喪朋、此坤中變陽、正野戰之時、以飛龍之德
收朋来之助、將消險以致坤寧、豈避險而拘艮
止乎、故利此不利彼也、天運改革、如四時代序
謂之節、中節即時中、此離明以擇之、艮止以守
之者也

上六、往蹇来碩、吉、利見大人、彖曰往蹇来碩、志在内
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上乃濟時名佐、啟運元臣、挾資而赴功曰往、奏
績而告成曰来也、往則為王臣之蹇、来則為碩
人之寛、大人者、定大蹇之人、即五也、見而與之
合德、小往大来、故云来碩吉則當位之貞吉也
人臣當不可為之日、姑退以俟時、往以避險、安
知止之小節、當大有為之朝、亟出以赴會、来以
濟險、建定蹇之大功、先迷後得、得朋於西南也
消坎險而破艮山之堅、效坤順而佐離明之治、
剖玄黄而決野戰之疑、協九五而從飛天之貴
矣、伊呂俱以草莽外臣、出佐王業、故以上六外
爻當之
往時勵蹇蹇之節、為國之孤臣、来時奏赫赫之
功、為邦之者碩、此乃志在守貞、志在正邦、實心
盡我分内事者、有志竟成、反身内省、修大德以
建大功者也、子儀裴度犯難履危、矢心誓志、卒
成大功、居大位享大名、邦臣不嫉、猜主不忌、其
利見大人者乎、大人天地合德、庶物首出、故云
從貴、德為聖人、貴為天子、我往而從之、可以傾
否、可以開泰、有功孰大於此矣
志在内者、大有為之志、素蓄於胸中、先覺之任
納溝之恥、是也、從貴者、聖作物覩、從龍從虎、應
幣聘之動、遂親見之願、是也、在内素有大志、蘊

匡王定國之謨故出外利見大人效擧龍附鳳之績五就湯五就桀正其往蹇而後志來蘇乃其來碩尸非以天民見大人以成名者乎

蹇如登山涉水利在勇往直前故所云能止為智者謂神凝氣定謀密筭周不嘗試不輕發候萬全之无失期一往之必濟此深沉凝靜之智非逡避揀擇之智也故有往斯有來譽則公論許之反則群心向之朋則風雲應之碩則天地合德而乾坤底定矣蓋宜待者正待此王運之降匪躬者正當此王事之故是以從初至終一味勇往志專氣銳德厚力剛初爻變陽即成既濟山不能阻水不能濡小往大來化蹇成泰矣彖云往得中往有功孰非鼓人以勇往之志者乎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解乃解散朋黨之義故利用西南得朋之地散小群成大群也雷從地出水由土制馭逆以順不惡而嚴酌寬猛之中也坎以一陽居中如阻險固守而敵自望風歸附震以一陽禦外如出奇制勝而戰皆迎刃收功此无往攸往交為用也

坎在地為山川之險在天為雨露之滋是能為凶亦能為吉震在地有破山蕩海之力在天有興雲布雨之功是能成坎之吉尤能消坎之凶故二者相合以成解天地之解在雷雨交作君臣之解在恩威並用君道即天道也

解者陽解陰之凝也坎以一陽調而陰為雨以潤澤焦枯而洽二氣之和震以一陽破重陰為雷以蕩滌晦蒙而消積靄之沴皆以陽勝陰化

戾為和、彖解小人之黨、以成君子之朋也、陽主倡、故往陰主和、故來、來且夙者、陰以坤道順從、所以利西南也、始之无所往者、坤道先迷、未可輕往、小人兇鋒方熾、不宜輕發、以速禍、故二以剛居柔中、順德自守、待五位之合、以聽二陰之附、陽自下以攻陰、開漸復之端、此解之勢、始吕而吉也、終之有攸往者、坤道後得、不妨勇往、小人惡貫既盈、不應重發、以養奸、故五以柔協剛中、徙行勃奮、暢二陽之威、以逼三陰之消、陽從上以勝陰、乘朝氣之銳、此解之功、速成而吉也、初以合萃時發、雷蘇蘇而雨祁祁、繼以代終有慶、而及時而雷應令合之為利西南、以成解之全吉也、卦中二陽、一調於險中、一奮於地下、調故策萬全而持重以養全鋒、奮故迅一擊而卒發以收全勝、易所以妙時中之用也、

蹇之險在上、故下以精忠效之力、濟時艱、托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解之險在下、故上以英斷馭之、深培士氣、秉正嫉邪、遵王道而无所偏也、一以山凝之志、遏波靡之勢、一以川流之勇、伸雷厲之威、蹇運回、解澤暢、而天下常泰矣、蹇以獨效其忠、解以互勷其黨、道亦相成者也、

自家人以下四卦、中互皆坎離、蓋其凶以水火之相角、其吉以水火之相調也、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小人本陰險之類、朋黨尤傾險之習、此非激發振勵、无以破其堅而絕其蔓、故惟震動可以解免、然必君之舉動、悉合衆心、臣之協恭、能諧衆正、則我之勢衆、彼之黨孤、於是慕德而來、剥極而後化、凶為吉、此乃不激不隨、无偏无頗之中

道也、得中道則我已立於公平无過之地、而彼盜現其偏私角立之形、其罪狀昭彰、莫掩其處勢敗壞不支、如所云負且乘者、以中德函往討之、其群立潰、其窟立洗、矣掃狐踪而折隼翼、一舉收功、詎不夙且吉乎、

以坤之順、行震之威、寬嚴互調、中之道也、感恩而奮、畏威而服、地震蘇復之象也、逆折其萌、預消其蔓、乘機造會、夙之吉也、蓋攻邪不可太驟、而弭亂不容稍遲、破其謀於未深、離其黨於未固、如春雷乍起、積凍頓消、迅霆卒擊、沉霾立渙、先聲奪之、先勝制之、如後維解有孚、立不敗之地、收全勝之功、此夙吉往有功也、

天地於陰噎凝結之時、以迅雷激而開之、以甘雨滋而息之、百果草木乃向陽而勃發、人主於邪黨蟠結之日、以英斷決而消之、以深恩沛而引之、正人君子始向化而彙征、解之時乃物生暢茂之初、人材奮庸之會、豈不大哉、利西南者坎以冬藏、資南薰之夏長、震以春華、收西成之秋實、百果草木皆資生於土、動之潤之、皆致役乎坤者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象君之作威、雨象君之作福、皆以消蒸除沴為天恩也、君子每多瑕纇、小人尤善指摘、惟赦小過、宥薄罪、則正人展布之途寬、小人傾陷之途塞矣、消朋去黨、扶正抑邪、莫妙於此、

布令如雷、沛澤如雨、任賢不貳、去邪勿疑之象也、去稂莠育嘉禾、斬藤蘿扶松柏、解澤神矣、凡雷動雨施之後、天清地朗、氣象解滌、而一新眚災肆赦之日、塗歌巷舞、人情解舒、而大暢、故取象焉、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以柔居下、有剛上應、虛己下人、以謙和友直諒

取人益己以獨直佐修持交際往來以義相咸、必无咎矣此下位君子能慎交以遠朋比之嫌者彖所云利西南以能得朋而免咎也

初居下位、既未犯小人之妒、六秉柔德、又不觸小人之兇、而剛來上應、且以振其中怯而堅其外護、故得安於義而免於咎也、際者介乎兩間剛柔之互調、如主賓之交際也、四以剛來助我之柔、此以柔往承彼之剛、酬酢調劑、動與義合以保身之義、則內秉柔和、无亢激之忌、以擇交之義、則外孚正直、无阿狥之嫌、此所以无咎、尚无悖之可解也、文以服事小心、盡除崇侯惡來之黨、用此義矣、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九二、乃見龍所在之田、而互離初為戈兵田獵之象也、黃色之正者、矢材之直者、狐獸之妖者

此龍德正中之臣、能遠小人、親君子、以消朋比之端者、三為衆彖所云往得衆也、三狐朋黨邪媚之小人、黃矢正直嫉邪之君子、盖矢以射狐始獲之也、以互卦黃離之兵、除坎中隱伏之奸、狐即坎象也、空小人之邪窟、以斬妖孽之萌、收君子之利器、以蓄藏身之用、此大臣表正百僚之作用、正己物正吉矣、以陽居陰、以柔濟剛、調燮得中、无偏黨之王道也、彖云乃得中、此矣

剛居柔位、調劑適中、无偏用也、剛則剛可折小人之兇鋒、作君子之正氣、柔可避小人之毒焰、結君子之和衷、以此屏群邪、以此集衆正、矢忠貞以維泰運、通權變以弘解澤、執中之妙用也、

狐以夜行、隼以秋擊、皆陰類也、狐妖善媚為柔奸、隼摯攻擊為剛惡、狐之蹤跡隱而難尋、隼之羽翼勁而難剪、所貴夙者、恐為其柔媚所牽、又染妖氛、為其翔伏所伺、卒遭毒喙、故二以中男

之剛德勝之、上以長男之全力推之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負乘小人、正現在為田中之狐、將來為墉上之隼、妨善類而引淫朋者、上一陽其所負、下一陽其所乘也、以負而吝者、小人必戀寵而溺安、每怙惡以稔禍、居險極而无變計、能倖免乎、象所云險而不動、不免乎險者也、

負且乘、挾重祿以據高位、致寇至、招謗議而取攻擊、坎為輿為盜、共成此象、此小人處險之極者、既貪鄙為人所嫉、又招搖為人所忌、有不群起嫉之思、以攘其位而奪之貨乎、於此猶居之不疑、靡之不去、必且稔禍於終、貽羞於後、英主殛之、衆正逐之、雷擊而糜、水盈而覆、自貽悔吝、何所諉咎哉、坎險之極、介於二陽、上負下乘、誰克容之、寇者坎盜之貽災、象言戎者離兵之攻惡也、

負者叢罪疚於積躬、乘者攘榮寵於竊據、寇至者森戈戟於交攻、於此尚膠執之不移、必羞吝之无極、蓋醜態犯公論之憎、罪端皆自作之孽、明主誅之、不為過刻、直臣攻之、不為已甚、縱佞口何以自文、奸謀何以自救、欲歸咎於人、其可得乎、陰居陽位、身處非地、陰介陽中、禍已切身、非亟退以避君子、必以悖棘而殞高墉矣、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四秉剛德、以長男居大臣之任、此正宜抑邪扶正、以端良表而昌國運者、故責之曰解而拇、蓋其堂階之下、履舄之間、有頤指氣使之輩、躡足附耳之徒、牽我於邪徑、引我於迷塗者、必當解散之、以除我駢枝、絕人窺伺、而至於元兇首惡、比肩而欲體者、未遽責以屏除、何也、以位非中位、未膺得為之柄、未任當為之責、上聽命於五

位未敢出令而專制下資助於百僚未能獨運而成功必待君爲委心臣爲合志同道之朋因解拇之故聞風而至知我有去邪之志來獻忠謨知我无暱邪之心來仲直議於斯之時乃可以與君子堅一德之孚因可令小人甘退聽之孚耳蓋二五俱爲當位而此特佐之成功不敢越位而專有其功也陽德本足以有爲陰位未得以自用惟小試抑陰之權以自振其一陽之復正以來復之吉啟夙往之端者也未當位非眩辭也

震爲足而三逼其下體如足之拇此能牽引妄動以誤我於錯趾陷我於失足者必解去之以勿受其逢迎勿被其牽繫斷繞指之柔恐礙我進步之階也但猶未能壯趾而前決蹯而去殲此魁渠令如距斯脫者則以位不配德必俟朋來之助耳孚者合於初則長男長女爲好合之孚合于二五則得君信友爲同道之孚也

君則心也大臣股肱也小人之魁指之拇也解而拇者正以股肱代腹心之慮自清肘腋之奸恐割肌膚之愛也若以舉動憑依痛癢關切暱不忍去則一指大而衆體皆痺股肱垂而腹心亦病矣豈非虛大臣之職而曠厥位者乎必捐私去暱遠佞親賢正氣感通良朋雲集以一德交孚合正直以資靖共如一陽來復作雷雨以弘發育斯動而免乎險矣所云來復吉震初爻乃復象也五爲君子六爲大人皆西南同道之朋共成此震足之孚者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君子義秉公忠不患不相維以心獨恐迹隣朋黨不免藉小人以口耳明主在上能使君子有維係之心又有解散之迹淡交不甘同群不黨

太和融於一脉五味判於相調蓋寅恭既篤而
朋比自消此君子交修之吉即國運休明之吉
也正氣昌揚邪氛自息即小人亦信君子而甘
心退避以讓之蓋一心一德既孚於无隙可乘
不比不同又孚於无瑕可摘是以不煩驅逐自
然退聽化君子以風小人去小人以安君子非
明主无此作用矣維若坎共孚於維心之亨解
者寵各嚴於畏隣之戒此弘雨露以代雷霆不
測之神功扶嘉禾以刈豐草无涯之解澤也
君子之進稍涉偏私小人之退必懷怨望故削
其跡而屛之使退不若革其心而聽之自退也
惟是君子和衷協志之中有絶黨離交之義則
大公至正之儔遠別於營私朋邪之輩清濁迥
分是非莫混小人屈服悚惭自退此德以孚之
非力以勝之也永不敢伺隙反攻亦无由乘機
混入剛柔得中莫全吉矣二以剛居柔五以柔
居剛以此氣味相結而為維即以此可否互濟
而為解君子所以屈小人也此君子解正為朋
至而小人退斯无不孚矣
王臣之蹇大人鑒忠赤之誠君子之解小人向
正直之化正已率先定計於早消頑化梗共遵
於安所云攸往夙吉者此也我有所孚以往彼
无所容而退時雨降而苗生勃發迅雷擊而蟄
戶自開夙之象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
射隼以解悖也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射以解悖正以除凶
抑小人以扶君子法天地而弘解澤也狐伏田
中伺竇當塗直臣能獲之隼依墉上逿城附社
非英主莫射也解之推必主在君矣隼有陰鷙
之毒墉有險峻之勢離有省括之明震有中鵠
之巧一往破的不勞成功何不利乎巨奸去而

大悖消國家莫大之利也高墉者上爻居坎險之上射而獲者坎之弓輪善離兵之用震之蕃鮮妝離雉之實也上變陽則三陰三陽各得其位而來復之吉成交泰之象矣

隼性善搏又據高墉此娼嫉之臣據在高位立淫朋之赤幟當樹黨之堅壘者以黃矢射而獲之奸相受誅衆賢得進消悖亂之風成師濟之化矣黨邪害正悖之尤也風掃雷擊解之神也此所以絶朋比之根清寇盜之窟英明果斷之大作用也凡人君德意毎為奸邪所阻不得沛及于民獲狐射隼而後解澤流焉非震霆之威何以成時雨之恩乎

以邪救正自掩其惡小人之悖也以正嫉邪自速其禍君子之悖也黨邪害正淆亂是非以惑主聽大臣之悖也暱邪忌正倒持用舍以滋國難大君之悖也惟君子直方以正志德行以習教精明以省括剛斷以破的利器在身英鋒卒露邪氛電掃戾氣氷消一矢加而衆悖解矣隼性兇殘摯擊悖天地好生之心去悖德以體天心於是雷以發生雨以滋生百果草木盡作泰風之桃李甲舒析長暢發大造之光華非君子孰成天地之解者乎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以泰之一陽移上則為損以否之一陽移下則為益以泰不可極否不可常以忠勤協謀國事以綿樂利以勵精痛恤民艱以起彫殘損益其間乃保泰消否之権也乾變坤不變陽動陰静剛率柔從也泰後以民奉君仁主享大順之風否後以君恤民英主振維新之化故各曰與時偕行

損下益上乃君素有仁恩以信於下而下以義報之此臣民之大順君上之大福也上无虐民之嫌下无後君之過此可久之正道萬世可行之通義也此時君利有所興作以除民害民利有所輸将以報君恩損益適得其時上下交享其利也

損下一陽以益上則二氣互調一德相契是有孚也於是乾元坤元效用成吉矣上下陰陽仍均等既无偏勝之咎少女少男各效職可垂永久之貞則此一陽往上豈不為大利乎問何所用以為利則以陽食於陰可資為用也二者陰數也一之神必待两而化少男少女乃初體乾坤一元以代两儀宣化者如君必待臣之獻忠民之獻賦始能除疾而興利也上九得忘家之臣率合志之民輸将貢獻非二簋之儀可以徼帝享者乎享禮以八簋為盛四為中二為薄言薄取於下合之可厚利於上也曷之用乃聖人酌定其権以防濫觴言民雖有終事之義君仍守薄歛之仁也

天地間山林藪澤為生物无涯之府為利民无盡之蔵故足國者豈必苛征厚歛剥民膏而竭地力哉鑄山煑海可操萬物之贏梯山航海可

集萬方之貨此於下原无損於上乃大有益也歲世民力盈溢如山積如澤滿而酌損如織埃如涓滴何至苦勞而苦費乎易以山澤名卦義至精矣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下純陽之盈以益上純陰之虛如民出財力之餘以上供也以下好義報上好仁民之心向於上民之力效於上以下奉上豈非大道公行真心乎結上下互成其吉驕倍而忘其咎可垂為天地不易之經古今无逃之義者乎凡此皆以一陽上往篤於急公趨事之義而其利甚大即如二簋薄陳虔於享賓敬客之禮而其用不小何者天下惟時而已矣二簋用得其時則物雖甚菲已足成禮一陽往得其時則力雖甚微殊可濟事故以剛濟柔時也以盈濟虛時也損下以時則山蘊不貲之寶澤潴不涸之源而民樂鼓於終事之義益上以時則太山不讓土壤河海不擇細流而君弘拓其理物之仁此易道所以貴時中也泰之時下三陽已盈上三陰太虛移一陽於上擠一陰於下損澤之深以益山之高此適於時者也二簋可用享言取必因於大典之用而不為浮濫之供二簋應有時言取必求於適可之時而不為煩擾之索採山釣澤亦必有時若旦代之斧竭澤之漁非聖世時中之道矣

泰交之世剛德純在下民之餘力可用柔德純在上君之至仁可懷剛柔相應上下交孚故當損有餘益不足酌盈濟虛惟此時可耳如非時而行之有不叢聚斂之怨犯悖出之戒者乎軫恤民艱時使薄斂芹羨九器薦鬼神而羞王公

一義也、

象曰山上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易躋也澤易陷也、忿易逞欲易肆也、故當以夷矼填壑之力、懲之窒之宋人云懲忿如摧山、窒欲如填壑此之謂也高山夷為深壑如思危可以消盛氣為坦懷依山可以阻水如思義可以淡濃情為稚志

忿氣高昂其崖岸有鋒不可犯慾念沉溺其谿壑无底不可盈懲者力削其險窒者悉杜其源皆為道日損法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已事者已前交為泰之事遄往者初爻變而往為上也前已小往大來今乃无往不復故於泰道已往之時咎徵未見之日斟酌其間損下一陽以益乎上蓋上以大來施仁下以厚報趨義往復以順天變通以保泰也以下好義之心合上好仁之志損者不覺其損泰者无傷於泰矣

遄往者日中則昃月盈則蝕泰往否來岌岌難保故當協民力以助君共為戒於方盛也

泰為已事否為伏幾此時當亟追其往而圖之、方可免咎杜陂於平固城於隍禦方來之否以綿既往之泰此綢繆拮据臣民協力急公時也故酌量緩急酌廢重輕減損民貲以充國用脫損臣力以供君職此其時必上仁下義主順臣忠同志相孚上以節己虛懷之志合下下以敬共搊亮之志合上以勿二之任謀勿欺之犯以不富之隣從不戒之孚盛世之風所為泰之上更尚以无窮之泰者在此志矣

國事變通方保常泰故已前一陽亟往而益於上者非以捻剥民之咎也以其盈而酌損之也蓋泰寧時物力充盈恐啟僭越之端民習驕盈

恐開僭侈之漸、故酌其損於旣往、乃以保其盈於方來也、酌之云何、即所云曷之用是也、蓋損非加額外之征、私內帑之積、不過量時度勢、用民力以與民事、用少力以收多功、二簋可享帝、一簞可奉君、旦夕之役、可致百年之安、升斗之輸、可裕九年之蓄、故上以逸道之使慰民情、下以忘勞之說趨君、令其上下合志、良足尚者、則以斟酌有權、以小損為大益、捧土增太山之高、涓流滋滄海之潤矣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初已移於上、三且變為柔、惟二則自如、仍居中位、故利於堅心守正、戒於妄動逢凶、惟勿損臣節之剛、乃大益君德之柔、蓋二合五原、來於无逃之義、而剛居中、向篤於匪躬之節、故初雖遄往、我不以偏曲下移、三雖變柔、我不以回邪上狥、仍秉中德以伸素志、則臣无貶抑之損、即國有贊襄之益、所云无咎可貞、此矣、

當損下益上之時、全賴居中任事之臣、操酌之柄相時之幾、況二自泰時原以剛德得尚於中行者、但利於始終一節、繼以忠貞耳、蓋德剛則有幹辦之力、居柔則有撫字之思、而兩合為中、則有劑量之用、以此志為國為民、必以一貞而收兩利、即以无損而成有益矣、若立志不堅、執中不固、失其貞而鶩通塗、悖於中而趨僻境、則不以偏剛為刻削、必以過柔為廢弛、不亦凶乎、惟征凶、故當安居本位、堅守中德、不必別為損以求益也、蓋初陽往上、則民已出力輸資、君已受成享賦、司計者以心調酌其間、只宜盡忠謀國、切忌生事擾民、仍率泰之中行、利於己而益於上矣、

二與五、各居正位、剛中柔中、猶然未變之泰也、

故无所別求惟利於貞守其初念堅其晚節書始善終乃為全利若改轅他向必殞名誤國而凶矣蓋國有萬幾臣有百職不得稍損其果毅惟當益勵於恪勤何者此剛中本不易之方舍此別无可遵之路故生平以此為志始終以之不以時平而忘儆惕不以寵盛而貶丰裁於臣節无少損乃於君德大有益也民竭力以奉君臣矢志以事君故初以酌損為益二以弗損為益各有當矣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乾得一陰為少女坤得一陽為少男兩儀交而後萬物生所謂得一以清寧者也為物不二故曰致一以一人可專推獨斷三則恐以二金鍾惑也專任大臣以率群僚經國者利用此下三陽並行則損其一是下損也上一陽獨行則得二陰以為配是上益也一陽率二陰可以獨斷成功若三陽並行雖與三陰合而朋從滋擾亦不能有獨運之功矣蓋損下益上之時必事推專而主持定絕旁撓而杜紛更斯大法小廉上安下靜此一陽往上所以為利也

獨陽不生孤陰不長而陽一陰二天地之定數也故下三陽並行則損一以歸之上既正其陽尊陰卑之位上一陽獨行則率二陰為之友又安其陽唱陰和之經蓋上以一陽為主下以一陰合之此獨斷獨行上二陰為之輔下二陽亦不為之撓故行必有功利於攸往若三陽則剛不相下必以相競相軋而疑三陰則柔不專決必以相推相諉而疑太剛則折太柔則廢且為疑事之无功疑行之无名矣此損一益一乃酌量之道當變化之得宜者三正當損位故此發之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純陰无陽愁慘怫戾偏枯之疾也損之以使初之一陽遄往以益上陰陽互調疾化為和不可喜乎初以酌為變通四以喜為樂受皆以損濕其時惟酌者妙於用權斯喜者捷於獲益也損疾者陽和消沴遄喜者陽氣發舒亦疾有喜合爻四之本象矣

損其疾除民之疾苦也如數山濬川禦旱澇之災興師動衆息寇敵之警而又速就厥功不使積勞久費則民既喜指日之息肩又喜終身之安枕有悅民之德无剝民之咎矣用民力以除民害使下之遄往者有安享成功之喜爻之說以使民民雖勞而不怨也

六四柔居柔位不无沉陰宿疾須剛為對病治方而虛中能受屈已能從使下之益遄以遄來上之疾遄以遄去以互調之功收捷取之效積憊頓洗新猷速煥能无喜乎上以激勵矜其優游之過下以鼓舞逭於怠緩之責交奏其功各免於咎則損益之適得其宜也蓋坤本民象為迷為吝嗇皆純陰之疾損之以速成爻說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下之陽來益上而五以柔中受剛中之益如虛懷大度廣納兼容或大臣或小臣无非益府其多助之益如十朋之龜雖欲辭之弗得也謙以受益天心助順誕錫多賢尊主庇民其福无量不亦元吉乎五為離位故有龜象十則地之數朋乃坤之應也以六居五合乾坤之元故為元吉在益之六二則專屬坤元故為永貞吉

或益之即六二弗損之益也任事之臣守中貞志利國利民此朝廷之大寶社稷之鎮器其重何啻十朋之龜而敢違天之賜乎天生賢才以

資國用天賚良弼以佐主德吉莫大焉雖欲辭之不可其益雖受之自下其所以益祐之自上蓋以柔合剛同心一德泰交方固乃天作之合泰運益昌尤天降之福也卦辭所云元吉此也

六五柔居剛位又調中德可无外資而下交於二上膺於九自見无方之益騈集而來或自下或自上前疑後丞左輔右弼无非吐珍而貢瑞者四靈之龜足為國寶十朋之重足為國資此元德之徵豈尋常之吉乎蓋以五受益於二其本分也乃一陽自下來上以為外助則意外之益乃天賚良弼以祚王躬而昌主德者故為元吉以六有虛己之懷五乃納忠之位天道福謙其受善之資即受福之本也元吉者剛柔互調於中合乾坤之元為全吉也詩云既見君子錫我百朋六五黃裳正位宜享此得朋之慶矣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上九以陽易陰而三陰之坤體仍在是不損所固有但益所本无也无妄行之咎惟以守正為吉而已陰主靜陽主動陰化為陽不利於動而有往乎剛德有為一陽得三陰之助臣下皆忘家以狥國是我所求於下者无志弗得而下之損以益我者愈无方矣

弗損之益此下之所效而上其受之者也可以免剝民之咎可以保得民之吉而且利有所往興大役圖大功蓋民既效力而輸財則上可赴工而集事以得此无家之臣故也臣乃三陰以象本虛中无內蓄之私藏力專從陽无反顧之私念如臣於損下益上之時不營私以肥家惟盡忠以狥國不分膏以潤橐惟率民以供君得臣若此真以一人之力致十朋之利者天祐王國錫此良臣臣以无家為志君乃大得其利國

利民之志矣
三陰坤象也坤臣道也臣道无成而代終知有國不知有家也民以君爾忘身臣以國爾忘家同心協力助成德化此損下益上大順之象也於陰无損於陽有益艮山止於不動兌澤受於无涯也此於陽无剥陰之咎但堅守其剛常為受益之所即吉矣蓋陽自下而上得操獨運之権自内而外堪展遠馭之畧何往之不利乎且所得三陰以為臣者職随而不唱无専家自用之心中虚而不實无營家自肥之念又皆損己以益君者既无損人有益而君志乃大得矣大者陽也小往大来泰之本象君子得志之時陽德方亨之會此所以為上之益也

震下
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益卦損否之上爻以益下振否開泰非安居无事之時宅平无為之日也利用勇往奮發以集事奏功利用冒險直前以禦灾捍患方於下有益也六爻大作用享用凶事為遷國所云攸往涉大川是矣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上之損實為下之益如天澤下沛萬彙向榮故民說以上之心及下於下民而益之如天明下濟窮幽悉澈故道光惟光明故能燭民情而說之也大中至正君民交慶於事无所不濟於道无所不行柔道上進則坤之德合无疆陽氣下田則澤之受益无方矣

以剛德同否運故中正而有得民之慶以陽木合陰木故利涉而成共濟之功木道舟楫也君涖民為水載之舟民衛君為烝徒之楫相得而後相為用也震巽二卦俱屬木行者雷勵風馳震足巽股之俱動也

震以動之奮發有為巽以出之施為有序剛柔互用日新又新如雷驚天地草木甲析風起徬徨于鴨交唱而乾之長男坤之長女代天之施佐地之生各效用以成无方之益益之得其時矣无方者東作西成之並賴時行者春生夏長之成若也

二五各以中德居於正位上剛下柔安兩儀之正以調二氣之和不已迭休而集慶乎於是可以沛川流之澤以暢春生之德可以收利濟之功以弘作楫之用而中非執一不化之中也震以動之巽以出之主之以雷厲激發之勇佐之以風行滲入之機精進不休尤漸進不怫於是盛德與日俱新以成无疆之造所以能致无疆之説也夫此風雷乃天所施於地以成生物之功正損上天以益下地无方不被由出震以迄齊巽无時不適者天不能違時君豈能違天物生枯槁之時則天沛澤以滋之民生憔悴之時則君布德以蘇之與時偕行是謂中行所往无不利其益與天地同无方矣天之神功在雨露則顯而有徵在風雷則渾而无迹君德則天難名卦所為取象乎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見善則風行雷厲立赴其功聞過則風掃雷拂立消其眾過日消善日長會成純德其益无方矣宋人云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決此君子為己之學所以求實益也

善必隨見隨遷過必隨有隨改風馳雷驟頃刻

不留而後能以時敏之勤收日新之益若一念遲回即終身棄矣損益之幾君子所遜志而時敏也凡天地發生之德皆風雷鼓暢其機宇宙沴戾之灾皆風雷破除其蘊此其益最大尤最速鼓風雷之勇方能合天地之德耳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長男長女服事之初風動雷驚奮發之始故利用有為百廢具舉大收明作之功一掃否塞之運使民既大有所益且不厚有所費享全利而无小害蒙久逸而忘暫勞此必斟酌有權調度得法故為元吉元者元善以仁心行仁政以大德成大功也雖大有興作无勞民傷財之咎於下有大益且无厚損如疾雷啟蟄和風解慍大有所作普天被澤萬物發生皆藉天功不重煩人力也大者陽象作者雷風振作此乾元合坤元共成泰運故為吉也

否極之後上以剛德下恤其民必當大有作為以興久廢之利以除積蠹之害興利除害既有開泰之吉且无擾民之咎以上方鼓雷厲之勇播風馳之令自以剛德任事以中行揆事以惠心謀事不使民出厚資以供君事也在上不恤疲精瘁神捐貲傾府而下且不煩征繕安享其利損上益下得其時也蓋向之紀唫水霜慘烈今得一陽來復百昌榮茂景色大改觀矣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損上益下莫如用賢養民若廣集賢能收其忠益或在位或在職諫行言聽沵膏沛澤民沾大惠國享大利如十朋之益矣此代君益民之臣正當委心而任之屈體而下之力消違忤之端求堅投合之契此泰交之盛象征之吉也又且

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慰生才之意乎簡在之心天饜於求莫之覩而民益受其如天之澤矣自外来者招草野之群彥使效職於朝收郡邑之良收使服事於内此坤初向為外卦而今歸内卦也王用享者以五之王用二之賢享於出震齊巽之帝慰天心也

此六二之臣即前中以為志者前以下益上以剝獨君此以上益下以柔撫民皆十朋之龜國之珍亦民之寶也此民望所歸帝心所簡豈得皆與睽違以拂人情虛天賜乎但當久任之專用之以俯從民願即以上慰天心收太和得全吉矣自外来者前服事於外勞民勸相此將命於内佐君撫綏在外則益上在内則益下上下兩益外内均利帝賚之良獨天生之至寶也昔云理財在用人信矣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用凶事者用賢以平凶亂救凶荒正以此為益民之事如禹征有苗治洪水剔民蠹除民害也此皆非妄動以取咎者本之以真實為民之心行之以中正宜民之道如干羽之格荒度之勤以成府修事治之功錫玄圭以告成此真大益於下也夫凶事豈盛世所宜有乎蓋以前否極之時國家固曾有此凶事如洪水之不平有苗之未服貽至今時不得不亟治之此乃為民除患及時圖治銷其所固有之禍即得其所未有之功故為益也如風雷震蕩或一時有可駭可愕之勢而亢陽積沴藉以消弭亦以凶為吉矣所有以為益也公者長子之位以初方大作故執鎮器以告興事圭亦震王象也

語云興一利不如除一害而興利除害皆上人馭世之大權安民之大德也故初為大作則吉

事已奏成功、而三當偏位於凶事、亟圖致力、盖此凶事、非好大喜功所創起、非厭常喜新所紛更也、或內憂、或外懼、現受剥膚、久沿積弊、不得不一勞以圖永逸、不小費以貽大利、故避驗擾之咎、下之信其實心、酌中正之行、上之賞其成績、而凶乃為益矣、三當雷之終、風之始、乃變動之交、改革之會、乾坤震蕩一番、而平成永賴、萬世禹功、凡當之也、

有孚乃益下之真心、中行乃益下之實事、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此承上中行言、行實事、則可以濟大事、

四居近君之位、操損益之權、若以前中道之行用圭以告、而公亦賞其功、傾心任之、君臣同一益民真心也、故民所惡、皆為去之、所欲、皆為聚之、如遷都徙邑、非常舉動、然為民所依、使得聚廬托處、安居樂業、則亦不憚播遷之勞、而樂從衆議、亟圖民安、如太王盤庚、下實受其益矣、以益志者、以益下為志也、盖上既有孚惠心、則臣下從君之心、如風雷從天之令、小臣之謀、大臣之斷、共贊成非常之原、无非為下求无方之益也、告公從者、三則方告、此已從之、四以陰從初陽、以中行真有益於大作之志也、

中行者、長女合長男、調於中而順令、行也、公從者、長男率長女、陽為倡而陰為從[illegible]已定、告公而樂從之、盛世君臣同一益民之志也、依者、國為民所依也、民未得所依、不得不為此而遷國、舍故即新、圖其所安、如公劉云、於京斯依、文王云、依其在京、皆以為民求安而遷國也、民得所依、其受益於上、不亦大乎、故衆謀而公從之、共體君益民之志、如雷發而風從之、共體天生物之心、從者巽之順、遷者震之動、國者

坤之地否卦全坤居下而今四移上一爻遷之
彖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
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此承上有孚言出真心則可以感衆心
上有孚君以真心愛民下有孚民以真心戴君
交相順也有真實益下之心與天下交相孚契
而興利除害一皆順此心而出之以[illegible]實
政則不煩卜筮不待咨訪知其元吉[illegible]之大光
也率此以往而民亦以說上之真心順我之德
意其擴我之德施則其益愈无方說愈无疆此
時大得民心正大得我益下之初志也惠順也
惠心者順惻隱真心而不涉矯強惠德者順綏
和實德而不涉惟虞也
上以真實為民之心順民之情為之興利除害
故中行之告從如應響不卜問而知為元吉以
民心所屬即天意所歸用享於帝中正必有慶
也至下亦以真實說君之心順君之旨使利果
興害果除則我賴民力以成我德意暢我德施
蓋以民受德於君即以助德於君所云群黎百
姓徧為爾德是也事告公而德歸王也上下交
信一心互結上下交順一德相成損上之德既
无所不行則益下之志自无所不快此時日進
之益與天施地生俱无方而所得〻不亦大乎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
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莫若戒其勿復求益也或者危其將反招損也
不曰有損无益而但云莫益是一偏之辭也上
之三陽已極不可復益故擊去其一以益於下
自外以來歸於內矣即此二陽又將復移一於
下擊而損之以外為內蓋陰陽自勝否泰相仍
天地之道恒久不已君心當與天並運以與時

偕行若執一而不知變通則凶矣

上九陽位已極勢不復益且將再損以益下擊剝以變柔凡損益互倚時所必然所當與之偕行也故立心當固以變通不可膠於執滯當劑以挹遜不可泥於驕盈蓋君人者富貴已極但當臧省以裕民蠲貸以恤下不可侈心溢志專一剝民奉已恃為此君之常分民之常職以自取滿盈之覆此與時偕行之道方為益道若不變而通則窮而不可久矣

凡易每憂患於將來故上爻多凶以將變也五志太得極盛難為繼矣上既失中其推不能為益陽已過亢其勢且將受變變為陰則密雲不雨也胥不下與益相反而有孚之心不復能守其常元吉不變為凶乎偏若中之反也中位中德則能益下而偏則不能也外來與二不同上為外爻以陰擊陽而變之大往而小來也互艮之手上擊而變雷擊風從將成坎險也疾風迅雷勢不終朝天施地生道通萬古恒固以變通而久者也故立心戒勿恒妙風雷之變者終當守天地之常所謂與時偕行益與恒皆以雷風合卦者也恒以男脈事於外女脈事於內為天地定位不易之常經益以陰助陽而生陽率陰而長為天地生物不測之神化二卦固交相為用矣

䷪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夬揚于王庭言君子之決小人若五陽序進漸漸昌揚於五位前也孚號氣求聲應有厲曰乾夕惕告邑與衆棄之以德服非力服也夫夬以衆正攻一邪宜其至易而聖人危以有厲戒以即戎咎以前壯惕以終凶君側之惡不可輕去君子所宜慎也兌少女乘乾君之後雎嬖倖爲輔頰如讒口佞舌皆小[illegible]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決如決水擠之下流勢不復迴剛德堅爲砥柱柔旨逝若頹波矣群陽佐飛天於明庭孤陰逢野戰於亢地勝負不已分乎然衆君子之德雖健必濟之以說臘其腹心諧其氣味去小人之志雖決必緩之以和治以公平開以寬恕說正以成其健和正以致其決健故能決說故能和剛柔互調之妙用也

五陽相随並進一陰猶據上游此長彼消決不相容矣衆君子明揚在庭與五位合德豈能容一小人混跡輕朝廷羞當世士耶故嫉邪既同心相契攻邪亦同聲相應但柔奸上踞高位兌鋒熾逞狡窟堅憑不可輕犯當如此厲登高若之履危聲罪致討舉動可也

攻敵者先以文誥宣諭屬邑勿以兵戎輕試征誅恐一發不勝則彼益肆於无忌而我所加於彼者遂窮於无策也惟說且和而緩以俟之則我氣漸長彼勢自消无往不利矣告自邑若以兌口號坤野也不利戎者以乾亢防坤戰也危乃光者彼傾危之狀已顯我避危之計亦精以衆志孚而群謀協也所尚乃窮者爲窮則啄獸

窮則攫我敗於一蹉彼得禦以萬全也剛長乃終者陰柔消盡剛德純全六爻化為純乾而扶陽抑陰之功始克有終也

以剛正之君子佐剛德之明王決去陰柔之小人於理順於勢便矣然必以衆正勝邪羣策屈力暴揚其罪狀於大庭則上不疑衆謀翻君推而始壯確據其真情以聲罪則彼无辨險情憑公論而益明但堅諭我黨以諧心云云[illegible]旬之[illegible]敗之地勿過追窮寇使鴟張狼突[illegible]和遂之端則彼所加於我者計窮力屈我所往以攻者有利无害剛德既長兌焰自熄決去小人之事乃善始善終矣凡君子去小人若至操戈相向治兵相攻不免壞士風傷國體惟以公論聲其罪以明詔正其辜使彼屈服自退浩然長往斯為振乾剛於不拄保泰運於有終者乎

王庭五也五陽並進至此則衆正協心英君合志六以一柔乘其後邪不勝正寡不敵衆於是君子之氣揚揚小人之勢岌岌矣然健者恐太剛之過折決者恐太輕之取敗也必和衆以勝之使无間可伺昌言以斥之使无辭可解就心惕慮以禦之使无懈可乘盡去小人原係危事惟履危能戒乃能消陰翳而煥陽光也揚者正氣昌揚孚者衆志交孚號者兌口之宣揚厲者乾惕之若厲也所尚乃窮者言我云云[illegible]於彼者有名而彼之應已窮於无策也利有[illegible]者決夫行之健以奮不息之途剛德有長无消姤萌有消无長雖无號之後不以一念稍弛啟小人來間竊發一隙稍懈致小人返旆旋攻使彼往而不復乃免於終之有凶也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施恩必遍於下像者天有降澤之仁戒其閼也居德不干乎衆忌者澤有滔天之勢防其溢也

不敢自享厚資志逮下之思不敢自居盛德犯盈滿之忌也五陽上升一陰下沛此三月春和靈雨既零之候故取為君德之象也

水氣上蒸雨露下降天澤即地澤天不尸其功也民賦上供君祿下逮君德皆民德君不專其恩也故天祿與共以報臣之德可耳以使臣報民之德可耳若居之為己德則天下豈一人私有賢才豈一己私人乎其度隘其[illegible][illegible]不法天道之公乃犯造物之忌矣水氣朝[illegible][illegible]不即為雨露之沾濡戾則為陰霾之蔽塞故君子取法戒焉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君子攻小人之時新銳浮淺之士每先窺左足輕犯其鋒一蹶不前反張其焰偏師敗衂全衆皆危此所當首戒也震得乾初爻為足故象趾壯往若賈勇先登挺身前進也此承大壯初爻以前日嫉邪之素心奮除奸之壯氣也人懸見其將往之始早自有不勝之形壯太輕也已不量於不勝之力猶自逞其勇往之氣咎滋甚也攻邪者當養潛德勿逞壯志首事務深萬全毋逞一擊也卦云往不勝是明按其輕發之喪功辭曰不勝而往又追論其量敵之不審皆以潛龍之輕用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illegible]中道也

惕號即孚號孚言君子同心而惕[illegible][illegible]旗正其所同之心也相警惕以嚴其備相號召以堅其約此自處全勝禦小人之上策也小人陰謀密伺如乘夜行劫而我敵足以勝怠衆足以勝寡有恃无恐姑勿窮追為其所誘以輕取敗操多筭以備之聲大義以屈之養全鋒以待之旗鼓中原勝有日矣決小人以理勝不以力角所云不利即戎此也

深溝高壘、三令五申、以逸待勞也、軍中夜驚、堅臥不起、以暇應卒也、君子自有同心協應之深謀、預為持重以覲變、小人雖有乘虛伺隙之容謗、勿為輕發以喪功、先聲多算、百勝萬全、故為中道、得剛柔之中也、坎為盜、為隱伏、離為戈兵、皆二中伏象也、惕者乾之惕若、厲有厲之警也、號者乾之聲應、明自邑之告也、勿恤者乾之剛斷、守即戎之戒也、二居中位、以合[illegible][illegible]決夬之主、故於此備言之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攻小人者、如但以怒容厲色、與爭於眉睫之間、則我謀既淺、彼怨必深、此適以速之禍而稔之凶也、惟君子內決於志、外決於行、力却小人之交、以伸獨往之氣、於衆陽獨據中堅、而不受旁撓、於上陰獨當迎敵、而不辭鼓銳、雖小人鍾恨而致毒、或稍為惡氛染滓、不為沮屈、如中途遇雨沾濡、不為慍而却步、志銳先登、氣呑強敵、此終能決勝而无咎、无虞上六之終凶也、

君子貞心貞品、德足以服人也、夬夬善謀善斷、才足以集事也、獨行、獨往獨來、氣足以率衆也、小人被攻、或以噴血明加、或以含沙隱射、此若濡也、圖大利者、不必避小害也、君子協攻、或意見之偶左、或情態之暫怯、此有慍[illegible][illegible]六謀者、不必介小嫌也、此徙之欲說、決之矣[illegible][illegible]小節所以光也、三以陽居陽位、故剛德獨全、決之又決、陽與陰交、故柔情獨斷、咎終无咎、雨者坎險、濡者兌澤、皆從上以及三、慍亦坎心之加憂、兌說之未暢也、

三與六正當對壘交衝、恐為私雅牽係、恐與衆正異心、故以獨行危之、以果決勖之、以濡而勿慍堅之、策其善終、正以鼓其銳始也、乾為首、其

三爻化陰則為兑之類輔六陰來合則沾兑之雨澤始若陰陽之交勝而陽終勝陰又何咎焉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九四體弱氣靡遅迴顧慮牽於本位惟恐失之雖聞衆君子之號未肯信從協力志屈於兑説不復能伸於乾健也蓋其立身之地不端椎雖足以勝之位尤足以牽之從善之門[illegible]雖足以聞之明不足以断之大臣近[illegible]能雕奸之態如此非衆君子何以挟之使進乎衆謀可與共聞獨断不能堅信有作謀之聰无作哲之明也

上三爻本為乾之全體而兑上缺如後體之虧而不全其行不能成乾健其進不能鋭躍淵也四為大臣陽居陰位五以英君臨其上不勝覩望之慮六以小人乘其後不勝顧畏之私又自以高位牽於中不勝係戀之態故中情退怯行步遅回雖與謀約有耳能别是非茫无断决眛目不分去就不能徒前三爻之善以協衆君子之號所以有負衆之羞无違聰之量不能決商兑之疑不能奮躍龍之勇也

四為上爻之下體獨居陰位兑為毁折如剥膚而不能行也兑為羊又為説息綏悦從牽係於已位而惟恐亡也悔亡者惟恐有[illegible]之悔也言者乾象即有孚之號不信者坎[illegible]之淆惑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九五操退奸之椎者故下位群萌芟刈已盡決之又決掃滌无餘以前四皆陽也六以大奸來其後姑且包涵未決剗中之德行宜和説如此然以此未能成純乾之體終大明之用雖行已得中可以免咎而藏器有待未奏顯功當賴衆

君子以賛之决者也中未光者小人之蟠結方
固勢不可以卒除君子之機會未全謀不可以
豫洩中有沉筭外君韜光此遵養時晦正英君
之妙用乾剛藏於兊悅如天光涵於淵泉内文
明外柔順也盖前之群陰已化如小草已就於
芟夷後之一陰未消如大櫟尚寛於斧鉞防有
厲而緩即我所云其危乃光此也覓乃藿食中
之戕品如君子中之小人而生於[illegible]於平
陸故取象及之應月卦也
人主去大奸亦如君子攻小人不可早洩其謀
輕用其辭故且芟除小草以張我威掃蕩群萌
以孤彼勢雖已内决於心外决於衆且執中以
徐行不妄動以取咎養全力以待之如太阿之
芒韜而不露以需大用此養晦俟時深謀沉斷
善藏於兊説之和善成其乾健之剛若也盖五
陽並進已秉龍德之正中而一陰尚迷猶覺覘

消之未淨以待朝滕乍升春霆卒發象曰中未
光若正替之非貶也謂其光方在中而遲發外
磨礪以須芒刃將斬者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孤陰自居絶地時且亟消如一豕不敵衆正勢
必盡去則庭无奸状之可號小人絶跡君子快
心矣然君子太剛則折現在有亢之虞小人勢
窮則變將来有姤之兆故終有[illegible]之必
復消而復長也君子决於始尤當[illegible]不可
始嚴終怠使小人來間竊發勢得復長也
目前掃除方盡已无可號日後報復將來深有
可慮此時衆君子勿以功成滿志忘善後之圖
更當勇往進修杜將来之釁愈潔其操彌堅其
志不授以可執之辭不假以可攻之隙則陰謀
自息凶焰自消我已殄而不作覓亦斬而勿蔓
惟使彼之陰一消而不復長斯我之剛常長而

不虞消、有吉始而无凶終、所謂利有攸往、剛長乃終者此矣、

小人无可迯去之勢、故利用惕而忌用壯、小人无可盡去之理、故雖无咎而終有凶、聖人曰有厲、戒其輕也、曰其危厲其險也、曰不可長、虞其終也、古來攻擊奸邪激成禍亂者多矣、陳蕃竇武滋黨錮之毒、李訓鄭注啟甘露之變、此大人惟正君而國定、君子亦正已而不〻、

乾上巽下

姤女壯勿用取女

夬以壯小人於凶終、姤以防小人於慎始、二者正相成也、故无號所以永絶其蔓、而勿取所以預斬其萌、去疾必盡、除惡務本、乾道大明之用、所以成始而成終也

巽為長女、既有逼尊之勢、陰入初爻、尤有勃發之端、故以勿取防之、盖女以柔順〻〻他而用壯、則乖雌伏之常、取女以幽閑為好逑、而取壯則啓牝鳴之變、此易所深戒也、女子小人俱為陰類、勿取女猶云勿用小人也、姤之時當扶五陽以抑一陰、當堅衆君子之深交、以遏一小人之驟進、此義大矣、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小人工於逢世于時、故上非有意用之、毋无心相值、偶為邂逅、如女當守正俟時、而乃蔓草相遇、柔先乎剛、失其正矣、故勿取女壯者、以巽為長女、其勢方長也、聖人扶陽抑陰、陰之始萌、方欲遇之、況可引進而助之長乎、柜小人於始進消亂蘖於潛滋、此履霜之戒、曲突之防、調爕之微權也、雖天有常運、先天而天弗違矣、

小人不可用、君不能不用人、如孤陽[illegible]生、天與地遇、始能生成、陽生而陰成也、五[illegible]非明之候、天地大塞之初、以純陽後遇、一陰交、庶品發榮、萬物滋茂、天澤沛其優渥、地道發其光華、陰陽交錯而成章也、失行之女、雖不可取、成家之婦、必不可无、純陽之亢、必陰以濟之、此天地生成大義、但欲得其中正耳、調於氣候之中、協於時令之正、則四序和而萬物成、酌於扶抑之中、慎於好惡之正、則四門穆而百揆敘、六爻言駕馭小人、尊崇君子、皆中正之妙用也、

陰柔遇剛、則失柔之正、陽剛遇柔、則得剛之中、二與五合、位居其中、健以順承、氣調於正、大生廣生、並行不悖矣、以剛健純德之君、宅中秉正、而復遇調爕之佐、以瑚其中、遇匡直之輔、以規其正、則天下被時雨之澤、遂樂生之願、有不大行其平章之化者乎、蓋天有大生之德、其生機在陰陽相遇、君有大行之道、其行[illegible]以明良相遇、故男女交媾以成人倫、上下合[illegible]以法天道、不可不慎於始遇也、始之時、陽消陰長、為大疑會、扶陽抑陰、為大機權、豈不為義之大乎、

陰陽之生成、本相濟、而剛柔之先後、則有別、以柔遇剛、陰侵陽柄、如以女求男、以臣干主、則失中悖正、當杜邪孽於初萌、以剛遇柔、陽資陰助、如以男求女、以君下賢、則得中守正、乃行大義於天下、君臣有義、不猶夫婚有別乎、故天施地

生則兩儀合而萬物昌君令臣共則一德交而萬化理夫唱婦隨則三綱正而萬事宜陰宜從陽不宜抗陽陽宜率陰不宜就陰陽尊陰卑相臨為正位陽盛陰微互調為中德所以時莫大於剛柔初遇之時義莫大於陰陽各得之義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天道下行以風鼓萬物而暢其機君命下頒以風動萬民而神其化端軌建極樹之以聲以一息鼓吹萬之機發號施令布之風教以革辭嚴奉三之義春温秋肅天以調四序信賞必罰后以齊四方至小人勿用大君之命尤以澄風化之源也

施命者須條布約燦然明備如風之及時應節信而不爽誥四方者三令五申朌然詳使如風之入微達隱暢而无閒一德風馳上之如籟發而襃號四方風動下之皆波靡而草偃此亦天地相遇大行之義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乾金巽木合為金柅牽係未行初之象也陽金之剛漸爍陰木之柔制之此時當酌其行止量其吉凶蓋初進之小人志在馳騁如豕之志在蹢躅不可往以挑其鋒不可見以炎其焰恐陽剛之屈折反受其陰柔之牽制也當如輪脫輻馴禎戢暴綏討而豫防之庶守正倖觧逢其吉兆若輕身往見能勿犯其凶鋒遭其狂逆反為所冒突乎貞者守綱維於勿失言君子當嚴於預防乎者諒時勢所必然言小人當亟為力禦也蹢以陰而在下角以陽而在上各取象也

陰往上如女往嫁自往即為失身陰見陽如水見火乍見即為滅熄一陰乍啟其熾盛之端五陽將受其侵凌之漸此凶兆也羸豕若巽初如

坎力未壯也然稟性完補已信其有用壯之漸宜早防禦制其柔惡勿受其牽係也蓋係金柅乃駕良馬而範以馳驅豕蹢躅如追放豚而任其奔軼防小人當令歛戢不可令放縱所云不可與長者此也蹢躅豕蹄蹂踐塗泥中象小人蒙垢涉汚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彖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以二陽資微陰之用如以包茅獲卜以之利小魚亦可供常膳取之无過若以羞嘉賓則義所不可蓋可小知不可大受此善用小人之法剛中之道也魚潛淵為陰象且知夙為巽風以陽下交陽大陰小如包涵而攝取之也此卦一陰為主衆陽為賓然下伏未敢上交孤立未勝衆敵但可處家庭與二合夫婦之交未敢進朝堂與五抗主賓之體如鱌魚僅可充中饋之資非若嘉魚可作衎賓之具也

二切近於初之陰將上交於五之剛者內資陰助如包取魚有小利无大害也然二必化成柔中始得上交以作賓王家不敢率初陰而越進蓋偏長曲技效官分職但可充器使之需未足當賓臣之典如魚僅小鮮不堪大用非如品物之章可以充宴享而供賓筵也義者裁其可而酌其宜義不及者初與五无上下相交之義二方未化亦未及於剛柔相遇之義也可見馭小人當隨材授任以大義裁之非以私意抑之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夬四乃怯於驅小人垂熄之焰此乃慎於犯小人方銳之鋒辭同而義異也純乾之體下爻已虧是无膚也三陽之勢不進將退是次且也既已失其乾體之全不復能鼓天行之健也此惟奮發振厲則陽剛不至懈弛陰柔不能牽制雖

有小傷必无大咎矣蓋一陰以小人衆君子之後必退遯以避之勿脩往来之好且峻厲以禦之勿交賓主之惟不惡而嚴善用剛也行以遠剥膚之灾厲以絶牽纒之綱乾剛不以太鋭而折巽順不以太弛而屈則陽克自振陰不能乗所以不受其金柅之繫得免於柔道之牽以滋失身之咎也小人侵君子如刻肌鑴骨暗以潜傷繫手縛足深穽難脱陰毒宜早禦如此

厲无咎此乾三本位之德也今已失健行之全體故次且然猶存夕惕之小心故能厲蓋初陰上侵二陽将化則三已逼於危地若一於遯避終難保全惟振我剛德勿牽柔道方鼓乾行之健猛割巽女之情則陰之小不能加陽之大巽之進退不能阻乾之躍飛而咎免矣大者陽也陽德无虧損不受陰翳之薄蝕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包茅不得魚當沉以俟之網羅不得賢當廣以招之若遽起而去之以所求不得更張躁動則自取其凶自失其利矣此大臣不能親賢无術招徠甘為棄賢任情故逐者歟乏才而致妨賢路戒取女而遂廢人倫不亦凶乎魚乃初陰之象二猶借合故為包納異志之小人四為正合則為包容同德之君子然二以近而得合四以遠而不得合故有无異焉蓋二陽相隔五陽交妬故曰遠民初為民位大臣不能屈節下交俯躬求恤若推而遠之也

四近君側為臣之表宜率民以事君者不能随材取用大為收羅乃以足已自封輕為廢置則人皆望風而退裹足不前矣天下俊民皆驅而遠之将誰與相遇而成章乎既不合於初六之陰而純任剛資又自離於衆陽之伍而戀牽柔位不廣開門之求不動式廬之訪驕心傲色拒

人千里、不知養民致賢之道者也、蓋何水无魚、
但取之非其地耳、而驚之則益遠逝、何代无賢、
但招之非其道耳、而慢之則愈深藏、此所以不
相遇而凶也、
四之陽、宜合於初之陰者、上下為二陽所挟不
能獨與陰交、上不得下之助、如包不得魚之利
也、此當虛心延佇、以俟陰之徐合、而乃紛更躁
率、以甚陽之愈睽、如包数起、則魚驚而深逝、令
多擾則民駭而遠遯也、民非遠上、上自驅而遠
之、剛柔不相遇、天地不成章、凶矣、前云義不及
賓、則賓師重任之外、皆可量材酌用、而槩棄之
能免遠民之咎乎、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
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杞包瓜、柔遇剛之象也、隕自天、陽交陰之義也、
瓜生於陽、得陰而成、正品物之章也、包於杞、寄
為收藏、是含蓄其章也、天生之熟、而隕之、従天
運、之常也、瓜以畀尸賓、以獻皇祖、此例君子可
大用者、故杞包重其品也、發其所含之章、展其
蘊也、殞而收之、順天之命、不敢捨也、賢才應時
輩出、皆天生之品、閶風赴召、皆天作之合、人君
用賢圖治之志、乃不蔽帝良、奉天命也、奉天儲
材、虛心遜志、此剛中而得其正、中與中孚、正與
正合也、扶植君子、正以遏抑小人、去邪不疑、乃
能任賢勿貳、以體天心簡在之公、以宣天地咸
章之化、以暢天下大行之志、乃此志也、瓜食于
七月、而生於五月、此陰萌漸長之最著者、故取
為卦象、賢之應運而生、如從天而降、志不捨者、
心合非跡合也、
瓜方在包、未登祭享、士初在位、未展經綸、故曰
含章、以二方將化也、陰陽錯雜、乃成文章、陽欲
合而陰將化、其章含而未吐也、以陰濟陽、是秉

中德以九居五是立正位中以持衡而用含精正以端軌而信任篤包魚以收衆長包瓜以尊大德天隕之為品物之章君含之為經綸之章人文畢萃天命維新所云天下大行非乎杞柔可為筐瓜熟可為葅隕即隕擇瓜熟而自落也天生物以全民用天生才以資國用當用而舍之是違天而逆命也此九五中正之志所不敢出也杞包着厚幣招之好爵縻之不敢以天之所肯而我棄之不舍命者天祿與食天位與共不敢以天之所授而我棄之也代天以理物奉天以任賢合剛柔以成明良之遇法天地以煥品物之章明君所以善成其志善用其剛也瓜成於秋屬乾金杞生於春屬巽木杞上長瓜下垂二五相交天地相遇之象也杞者杞柳北方樹之曰杞條作筐包棗故可包瓜而舊云高大堅實之木又有云枸杞者可笑甚矣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陽出於乾首之上角之象也陰伺於承蹢之下姤之兆也陰長於下陽消於上上九處將消之時是頭角崢嶸將為陰所拄抑而蹢躅者尾後而牽制之此窮而少變吝而可憂然无咎者聖人與勢推移隨時通變自有扶陽之權安君子於上位也蓋君子得安則小人自退通亢陽於不窮自能杜壯陰於勿長扶陽之外不必别用抑陰之法此善於消姤者也

凡君子棱角峭厲於己有挫折之虞圭角端方於人多忤觸之隙況在上則英鋒之露益不可藏而遇陰則柔態之牽尤不相入矣可以一陰之潛伏猶未覺有將來之吝以衆陽之純德祗自恃无現前之咎乎夫吝則當早灼於微幾以周百慮无咎則當加修於末路以保萬全上窮則當善變於通塗以圖一貫庶能戒履霜而免

亢悔乎、不然、錚錚者易缺、岳岳者被折、君子幾不得與小人角勝矣、乾為龍為首、象角、坎為豕、巽為股、則豕蹢也、

角以太剛而居亢極、自以過鋭而取摧折、故五月姤時、鹿角方解、以應陽消之象、蓋純陽雖无太過之嫌、然已居成功之退、陽之決退、已當窮極之勢、而陰之鋭進、且開悔吝之端、豈乎殆矣、陽自此日就消、陰自此日就長、漸而二陰、則為遯、又漸而三陰、則為否矣、君子見幾而遠遯、尚可免咎、國運再轉而成否、誰與保治乎、故吝萌當為預杜、而免咎非可苟安、聖人挽回之權、惟勿取壯女、以禦孤陰於勿長、遏小人於退聽、使君子常得大行於天下、以泰交聯天地之遇、以文明成天地之章而已

萃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萃者聚精會神、此王者通天徹地、亘古貫今之真脉也、以萃九廟精靈、以萃两間和氣、以萃萬民心志、萬方物力、皆此也、故王者萃天下之心、此大通之道、以通上下之情、以通幽明之感、一心互通萬心、群萃幽可合鬼神之交、而薦大牲以獲福、明可合上下之交、而輔大人以利往、本諸身、徵諸民、建天地、質鬼神、順人心、以順天命、參贊之功全矣、乾龍大人、見之作萃民之主、坤牛大牲、薦之告萃民之成、以説服之人心、用順從之坤衆、君子有攸往、得朋而主利矣、

雅詩云、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見大人也、於薦廣牡、相予肆祀、此用大牲也、歟、天之下、衆時之對、此利攸往也、觀此可以知萃象矣、

初六、言未萃之時、志方亂也、六二、言將萃之時
信可結也、六三、言已萃之時、澤猶吝也、九四、言
萃必以正位率也、九五、言萃必以元德乎也、上
六則求萃之極方且競於位方且礪於德、其未
安之心、正堯舜猶病之心、萃民之大本也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
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坤彖民之順上、說以使之、故民感上剛中之德
而樂為之應、可使忘勞、可使犯難、天下人心、聚
歸人主、此萃彖也、惟德使民心聚、故以成民而
力神、則君得聚天下物力、假廟享親、此聚群心
之順、以達一心之順也、以養民而致賢、則天下
賢人皆說以從君、以見君為利、鶩於亨途、此以
一心之正、萃群心之正也、惟孝享、故用民力普
存之牲、以受景福、而兩儀憑我奠位、惟利見故
合衆賢師濟之功、以利攸往而萬境任我收功
此人心所屬、即天命所歸、而應人正以順天也、
暢人情以通天地之情、調我情以類萬物之情、
參贊位育、總在王者致中和之一心而已、雲從
龍、風從虎、本天親上、本地親下、各從其類、同一
類聚之情也、
六爻皆言无咎者、蓋君所患、獨驕淫縱虐、得罪
於天下耳、若有心萃之、則約己裕民、必无逞志
但安民惟帝其難、博濟聖人猶病、誰敢謂尤一
夫不獲、以自逭己辜者、此无咎於民、為千古治
法、未安於上為千聖心法也、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地之聚水、必固之隄防以禦其溢、君之聚民、必
嚴之警戒以防其潰、以教訓為生聚、以戢寧為
撫綏也、地乃振海不洩、澤亦朝宗无外矣、
民之萃渙不常、如水之蓄洩无定、蟻穴浸至潰

堤、鳥驚倏成號澤、故修文以示之德、且修武以示之威、詰戎兵、備器械、預飭不虞之戒、以消天下不軌之心、則干城勇鋭、下无越思、警衛精嚴入有固志、此萃民要策也、修兌之毀折、防坤之野戰、上六將變成否、固當早爲之戒矣、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坤德至順、兌以説之、宜有孚而萃也、然民性陰柔、游惑不定、始雖或信、不能保其終也、乃有時紛然而亂、乃有時翕然而萃、如方在號呼之時而一握手、又倏然而咲、此喜怒不常、去來无定、民習固然、其不終如此、豈足恤哉、惟是柔以剛爲導、下以上爲依、不終萃、則以撫循往、以堅其歸附、不終亂、則以戢寧往、以定其紛囂、庶幾可終免於咎乎、蓋王者天下之所往、故以往无咎爲能萃也、

初乃民位、柔亦民性也、坤衆方在先迷、故雖有信上之心、不能堅守勿二、以下情難於上通、陰性易於浮動也、倏而鳥驚獸散、倏而蟻聚蜂屯、順逆不常、紛囂无定、惟孚之不終、志之方亂、以至此、若追究而深責之、則愈渙矣、惟我往而撫綏、斯彼來而歸附、我垂手以撫摩、彼衆指以悦服、仍以有孚、堅其終、而固其志、則亂民猶亂繩緩之自理、而亂者乃終萃、有笑而无號矣、

民有恒性、原可心孚、民无定習、鮮克有終、故時爲獸逸之亂、而亦不終亂也、時爲鳥合之聚、而亦不終聚也、若人方號呼痛哭、而以手一撫慰之、遂爲歡笑、是民亦在上掌握中、可運掌而治耳、其不終、豈足責哉、惟上責己、而勿責民、前往而戢寧之、令有笑无號、求孚其志、庶亂者常萃、可以保其終矣、號者陰慘、笑者陽舒、握者艮手之提携、號且笑者巽風之進退、以初合四、始以

履冰之慘烈致兌口之號呼旋以後順之得當快說情之宣暢坤道有終而此乃不終之象惟君子有攸往則主利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引者引進士類吉者王多吉士二正當士位耳士為民之倡且有恒心非不終者比也俊造同升以汲引而向用英雄延攬以薦引而旁求豈非治之徵吉之兆乎此士應君既无失身之咎而居得士且結為一德之孚矣孚則士心歸而人心亦聚民心悅而天命將歸雖未用大牲以假廟已可具特牲以告虔雖未效輔相以迓天眷已可副簡在而慰天心此引進諸賢藹藹吉士皆引養引恬養民以致之者豈不為國家之福哉蓋士敦素養懷純毓粹具有中德士當始進效悃輸忠未有變志故能率衆心以歸上亦能萃群心以致福萃民者必以用賢為首務也

引如引弓引車人所專心而致力也

上往而一握為招下引而乃萃以進君行盛典精神已格於神明士際昌期變化已開於天地誠信已孚神所福也此時多材類聚已若庶品之可以薦新將來群心大悅不若大牲之可以假廟乎所以然者剛中下交求治之志方殷柔中上應佐治之心方篤互相援引聚為一德各結於真心未變其初志所以成孚而獲福也王者明德薦馨萃渙假廟此初萃則兌羊為禴祭至大順則坤牛薦大牲矣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引吉之後士歸民附如既萃矣而哀鳴未息嗟歎有聲則亂志似未全定有孚尚未可終也豈能損收養民致賢信孚神福之利乎雖衆此剛

位僭往圖功、亦可免咎、終不能无小吝也、何也、則以上无剛德以合之、方謙巽未遑、不能決於用賢、不能勇於圖治、未能相與以有成也、萃如者、有萃之形、未能真萃其心也、无耕鑿嬉游之頌、有祈寒暑雨之嗟、民生未遂、民志未安、豈能惟上所命、以大有所利乎、雖往而引之、未可收功、僅可免咎、雖无大亂、猶有小警、以上陰柔巽懦、不能勇往圖功、无以起怨咨興樂利也、三至五為互巽、有退遜之象、互艮止之為未往之象、坤迷未得為小吝、嗟則兌口未說也、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大者陽也、吉承二之引吉來、引者開其端、大者充其量也、以陽攝陰、力能萃之、而四居陰位、尚非剛中之應、德雖可以自致、位不得以自專也、惟聚之以正、見之以亨、即前之引吉擴而大之、吉士吉人、惟使惟命、穆穆布列、濟濟盈朝、集大順以徵大福、僅可免曠瘝之咎、未能收佐理之功、以與五位兩剛不相下、於調燮之任未相當也、此有德不可无位也、

九四即引進之賢、升為大臣、享大名、食大祿、若居子修之吉、已擴而大之矣、然有剛果之德、无專制之權、但能家安農慶、以免擾民之咎、未能撥亂除凶、以收振民之功、夫居大臣之位、必有大功以稱之、而僅能免咎、寧能无忝厥位乎、則以陰柔位不配德、故剛德之力、僅能免咎、未能進功也、位不當者、即所云无徵不信、不尊不信而民弗從、皆是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九五有萃之正位矣、曰无咎、則未有功也、曰匪孚、則尚有嗟也、以元永貞而後悔亡、則无攸利也、此未能大行其志、以光昭天下、以四陰不能

盡交、而一陽交爭為梗、臣民未附、上下未孚、雖有位、未能行其志、徒有志、未能奏其功、未克以民說之无疆、成其道之大光也、

九五、剛德居於正位、此天下所往、已操萃之權矣、然偏剛非中、以力服、非以德服、雖聚之以正、上无出位之咎、而未信之民、豈能杜不終之漸乎、必以大度容之、久道化之、正己率之、則亂者定、引者堅、嗟者悅、應萃者常萃、无失民之後悔也、此有位不可无德也、以振作有為之志、光大其德施、乃可稱其位而堅其萃、利見飛天之大人、則亨矣、

君德主剛、王道用中、未有德不剛而民應、亦未有剛不中而民應者也、故无咎者、以現居萃之主、匪孚者、以未端萃之源、但曰有位、則无德可知、陽居陽位、純剛不中、故人心未聚、而天命未順耳、惟修其元善、體仁長人、而復綿以持久之神、堅以守正之力、調其剛之偏、以妙於中之用、則引吉之孚益大、小吝之悔盡亡、不虛此萃之位、且光顯其萃之志矣、元永貞者、元乃全體乾元、當飛龍正位、而永貞則坤之用、悔亡、則兌之說、未光者、未能全萃坤衆、以成地道之光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上六、當兌口之上、開兌澤之上溢、而陰居陰位、說情未暢、故取有此象也、齎咨涕洟、正焦勞以求萃之至、在民為哀號望救、在君為軫念亟拯、宵啼野哭、中澤思安、此一握為笑之機可秉、疾首痛心、反躬切責、其利有攸往之勢難遏矣、行且奏功、何至取咎乎、此上文為窮而將變之象、聖心憂勤惕厲、吁咈警戒、正所以萃之本也、

上為高位之君、而秉六之昏德、此桀紂失民心之日、國勢杌棿之未安也、上為首出之聖、而當六之末世、此湯武救民殘之時、帝心警惕之未

安也故苦心事主五就九年勞心救民解網麾鉞雖誓惕誓戒未得晏然垂拱而放伐順應方且極意撫綏孝享廟而後修民心渙而後萃天地萬物去陰慘而就陽舒天下萬世有頌功而无歸咎也蓋此爻以坤戰窮於乾亢則為否極之將傾以乾惕化其坤貞則為泰運之初開也

上六為萃而將渙渙而求萃之象齎咨文之嘆紂也涕洟尚之泣罪也曷喪之呼日无辜之籲天也兌口之嘆有聲兌澤之流有象坤衆迫於啼號坤戰危於漂血雖慄慄危懼翼翼小心未得安居上位而見乾龍之大人以救民用坤牛之大牲以假帝以正聚之叉亂得萃又何咎乎彖云利有攸往以順天命南巢孟津所為順天而應人也

☷☴ 坤上巽下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巽東南坤西南合之拱南離之位離者向明之君位帝於此相見者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此氣機方長之候至致役乎坤而漸消矣此卦以內卦之方長乘外卦之將消所以為升而云南征吉也離者日象巽將變離為南征如日方升故名升元則二之中德全體乾元而亨則風行率土為大通之象也大人即龍德正中之大人向明而出治者見即相見乎離也此卦全以二之中德升為伯升為王以升聞於天皆龍德正中之用開元運鴻亨途豈有違天越分之嫌而過為憂恤乎惟化行南國位向離明享日升之吉而已用見與利見異詞者位有上下之不同也萃之剛中在五以君德下納臣忠以聚民心是以二交五以合德相成而收大順以

得賢受得民之利故曰利見升之剛中在二以臣德上行王道以新天命是以二率初以明德獨進而慨大業以潛龍豫飛龍之用故曰用見勿恤即上帝臨汝无貳爾心南征即江漢歸仁汝濆向化吉則文德之至周祐之篤升即玄德升聞乃在帝位也文雖堅服事之節而以仁易暴周必代商天心已定文固有先天之覺矣此卦全以巽木上尅坤土謂之升至象為帝出之震而離乃相見之處自勝之交故曰南征吉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柔德得時上升為二則正位離明照臨天下矣而征誅未行猶謙巽也服事未衆猶恭順也文德之陽剛調於中而紂驅民以應之也巽而順故漸進无欲速之阻剛中而應故勇往无中止之勢此所以上升而大通也用見大人者以二剛中馭五柔中如西伯代天子行事无侵上之嫌有興王之慶也現在怙冒修和為見田之大人將来集統新命為飛天之大人皆此剛德之用一中之協應也應為民應而五何以為民盖紂以否德忝位實驅民以歸周是周方日向離明而紂以坤消之不富順而應之也勿恤者巽進退坤順從當以震厲决之兌說鼓之也志行者日照月臨之象日升月恒之運旋乾轉坤之志與時而偕行也

日南至而風飛葭管則地氣隨時而上升以交於天以生萬物化南被而風行方叟則臣德隨時而上升以合於天以育萬民欲止緝熙繼明之照也西土怙冒坤順之承也樸棫烝徒巽木之茂也日長矣矣升之象也以巽之長凌坤之消彼失其富此得其升也以巽初變震帝見離明則吉以致役乎坤將逆乾戰則凶兌殘入地

貞吉自升天矣、
以風行之令、布地載之仁、二南之數化也、以帝
出之椎、啟民說之勸、三分之歸德也、以剛中之
用、合柔中之應、九年之肇統也、此元德之孚亨
嘉之會也、故見暴君、則福倚於幽囚之脫、而椎
赫於專征之寄、征南國、則怒申於容崇之伐、而
孚廣於虞芮之成、此得志大行、東征牧誓之所
丕承、即此志也、志行而德愈崇、位愈高、非升乎
泰誓曰、我文考如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
西土、正此之謂、此卦以初爻上進、即成明夷、一
言文王風化之始行、一言文王明德之妙用、其
辭意同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坤、順也、巽、亦順也、地有資生之功、風為吹萬之
息、而順有互成之用、積小高大、則日進月升之
象、如木有日生夜息之機、始尺寸而混逢萬、終
合抱而干霄漢矣、蓋君子積德之功、順天性之
流行、固无一毫之壅閼、順天機之充長、亦无一
念之凌躐、其挺之為獨秀之松栢、昂之為大任
之棟梁、皆自積累而成、順行而至也、
萬品之生機、藏於坤、而散於風、木之發榮、其最
著也、然其機在順、其功在積、日就月將、順也、瞬
存息養、積也、小者良心之萌孽也、順天滋息、積
土栽培、修之平之、不見其長、有時而高、參天之
材、无不超矣、揉之削之、不見其抵、有時而大、漫
天之蔭、无不覆矣、天下惟天為高、惟天為大、君
子以上達之造希天、聖心以不已之純格天、升
之象也、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允、信也、從也、民信上德、從上令、日升進而上交、
同心合志、此大順之風、大吉之兆也、信為坤德、
初為民象、巽令出而民盡從風、坤德厚而民皆

效順書云玄德升聞允升大猷即此謂矣
風以時至天之信也令以時出君之信也文之
時其懐保信於民其服事信於君其明德信於
天赫赫奕奕升聞上達不允升而大吉乎大吉
者大德從此益進大業從此益隆二三爻皆陽
運之昌也上合志者民心上合於君君心上合
於天而歸服漸廣眷懐漸篤升之象也詩云允
文文王允王維后允王保之皆此允字上帝求
民之莫文王聿求厥寧志之合也
萃乃否之將成故上六有未安之咨升乃泰之
初變故初六有合志之吉象雖陰而仍居陽位
以柔漸剛以地承天上下相合无損於泰交之
全盛有徵於泰平之先兆也風出土囊初屬陰
自此排地披天則陽和大暢故為大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臣下之心與君孚契率民之順以附於君則庶
職庶官皆可隨分致誠以獻於朝猶明信既昭
則庶品庶羞皆可隨時致敬以格於廟也以臣
上交為升之象原為泰之交所以堂陛相孚元
首起而股肱喜不戒隣孚萬物通而中心願也
禴者夏祭當離明之候此暗言主祭南郊王孚
成而南征吉也
二為臣位文之自安侯服九得剛中文之自昭
明德也此時帝懐已篤王孚已成一舉一動皆
合天心如一品一物皆徼神享无咎者因而无
害諧而不傷有喜者厥愠之徐殄赫怒之漸平
上聮喜起之交下鼓樂歸之願聿懐多福萬邦
作孚有夏修和室家胥慶允之説坤之順也
升之二與萃同用禴而彼孚在无咎之後此孚
在无咎之先何也以柔交剛緩於上通先立身
於无過之地而積誠徐動也以剛交柔便於直
達立格君以勿欺之心而一德冥契也此剛中

之應雖同而在上在下殊也但言孚而不明指紂若馴剗抑暴之孚即格天化民之孚也此之禴尚滌巽雞陳庶品四之享則絜坤牛荐大牲亦王業升進之象耳

九三升虚邑象曰升虚邑无所疑也

詩云升彼虚矣以望楚矣虚邑乃故舊之城升之以瞻望風氣蓋臣民效順之日為改革維新之會如文伐密而作程邑伐崇而作豊邑皆以成王之孚上之暴君委心不嫉偕逼既无所疑畏下之順民徯志不悼征繕尤无所疑貳蓋剛德居剛位德可憑而權可斷以我實而凌彼虚乾健破坤柔震威起巽懦也初則允二則喜三則无疑所謂見大人而勿恤若邑為坤地虚為離象巽木生離火尅坤土以陽之實凌陰之虚以巽之風入坤之邑以剛德之長乘陰運之消所謂南征吉也坤已破其先迷巽不岐於進退疑端絶矣三與上合蓋冥冥中已確有自信故作邑銳然不疑

民志合矣君心喜矣乃陟高岡乃絶崇墉度廢墟而成都會此一舉也初允於民之攸同二孚於帝之有懷天心協應更何所疑忌於心乎光宅有夏此其始基升也汝彼徯后之邦如入无人之境虚也陽德漸升以達坤地如君駕登高以覽都邑蓋伐密伐崇既已推其墉而墟其社何妨度地而築城乎國勢日隆民歸日衆天道人事俱應擴大而以明德之主運專制之權四方攸同庶民子来有慶而无疑矣此爻以木克土自下攻上以實乘虚故曰升虚邑升則巽木之凌風震雷之奮地无疑則兌説之有慶坤順之不迷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二之用禴積誠潜動德馨之初馮帝眖之冥通也至遷都後王功伊濯明德予懷於是遂以坤牛大牲致享於都邑之巨鎮盖文王居方伯之任當致祭於名山值新命之初宜報功於天地特行升中之禮於岐此國運奕奕上升之景象也然祭以率臣職之常聚人心之順山靈歆其德人心效其共乃恵迪之吉非從逆之凶又何咎焉仰慰天心又不啻用禴之有喜也此坤初為順德此文王撫有方夏之初為順事非逆取之說也

岐山乃太王始居之地文王用康之所故享之以報功亦以昭德也順帝之則以昭事上帝有孚格之吉何矯誣之咎乎懷柔百神及河喬岳此其伊始故為升象三升高而遠望四升中而致享皆取象之辭文雖王德已顯王業已就而尚安臣位故以四陰當之其稱王亦周公追尊之辭也

文已際興王之會循度事殷之節惟致祈於國望以用享於名山此安侯服之分而修其常典故吉承專征之寵而免於上忌故无咎此坤順之德現於行事之實者所云巽而順故亨也然惟順而天與人歸致祭神享其坤德全而臣節彌恭乃其巽風行而王化彌遠明德升聞自高山而達上帝所以象於升也以侯稱王疑為逆以德格天實為順其心固謙巽不遑其事尤恭順无越矣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貞者固守事君之節吉者明啟興王之兆升階者直躋五位之尊也民合其志臣孚其心都邑攸覩山川助順此時君德協於建極帝命懷於順則雖欲不升于天位不可得矣得志行乎中國此謂也以柔德而居剛位故貞吉尚固於小

心以剛中而應柔中故升階乃得其大志大得志者巽風暢震厲行兊說和而坤慶集也震兊皆此中互象也
六五以坤之中德居乾之正位此以含章之可貞成黃裳之元吉以文明之君德應飛天之聖作者也秉坤之順仍不改服事之小心而志得於君來五之剛能自用其專征之大權而志得於民雖大統未集而小子所承之志正此大得之志順帝則以新天命從侯服而升王階矣升階亦取象也以臣而登九五之位如從地而升九級之階也六五君位宜以屬文何也紂雖剛暴其惡德屬陰在獨夫已不足當共主文雖徽柔其中德居剛在方伯已儼然撫方夏文雖辭其名不得辭其實矣惟此時乃明見文之貞吉乃黙助文之升階捻彼之惡以揚我之仁驅商之民以歸周之德是以五之柔而應二之剛暴君離心聖王得志也貞吉與需五中正意同雖得志已成王爭而守貞猶秉臣節所以天與人歸協全吉也
享岐以後文之至德茂以加矣但見其德愈高心愈下業愈盛節愈恭以翼翼之小心綿亹亹之令聞以穆穆之止敬凛赫赫之鑒觀純秉奠測盛德難名祇見其以守貞逢吉若安常无事順應无心而已然從此天眷益固民懷愈深雖未顯然損履於帝位實已陬然漸歷於王階易暴代虐之志未集其成已得其大也此與南狩之志乃大得同化已行於南國位將正乎離明所云南征吉也
上六冥升利於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君之升降制於天天在君之上以冥冥為昭昭者也君德愈盛上格蒼冥以踐祚而配天王業之隆時已極矣然以保成業尤當存神玄冥積

德否冥以凝休而永命王心之惕可暫息乎惟心勵乾惕於不息綿坤順於永貞則以安貞之吉合天行之徤保定无疆之歷日新而富有矣此聖心當極盛之時預凜履盈之戒以緝熙純一之修永固於穆不已之命者周以此代商而継序即以此鑒商而貽謀者也

象辭只就上冥升發之言升之権既制於天則有德必興无德必喪在上履盈有消而不富之形則在下來虛有長而上升之象如紂惡已稔殷命將墜不能保有天下之富所以成文之升也富者享坤土而有坤衆不富者坤邑之虛巽木得以入而升之天位之虛乾德得以階而升之此文以剪商有漸受維新之命即以殷鑒不遠惕不息之貞者也冥升者无聲无臭之天載不息者亦臨亦保之聖修不富者靡常難諶之帝命就紂言則冥為昏昧之罔覺升為盈滿之必覆天奪其鑒初登天而後入地也

升進之象見於人而升降消長之機制於天故凡升而至上位者必冥冥中有升之理在也蓋升至五位則聖修愈純完具帝懷之明德國運維新昭受天心之右序而六以否德忝上位不使能以貫盈之惡保其鹿臺鉅橋之富矣然惟天有制命之権惟聖有延曆之術以自強不息之心綿奕世无疆之祚則冥修不輟冥眷不弛何虞極盛之兆衆乎商祚不延而緝熙之敬已預開八百之基此冥冥中所黙定也不息者天行之徤永貞者坤順之安陰消陽長一元妙運此貞下起元循環不息則乾三進修之盛德方且鋭於日新而坤六已成之大業亦何難保其富有哉是將消遼以啟長之漸而不富正以惕心之虛殷之所以亡周之所以興升降之権雖制於天尤制於心矣此坤德之象已退聽於離

之後、而文以出震之帝、由巽以升離、正以秉其消而享其富、南征所以勿恤而有慶也、至不息之貞者、以乾健之不息、協坤順之永貞、乾坤合德、乃聖賢上達之實功、帝王保祚之心法、自堯兢舜業、以至文純武競、孰非以此垂萬世君極者乎、

兌坎 上下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困而亨者、士窮見節義、不為不幸也、貞者、窮而益堅也、小人窮斯濫、惟大人乃歲寒之松柏、盤錯之利器、愈為吉也、但守困之時、當潛修養晦、積誠動物、若有所言、不能取信、乃適招尤、蓋困時者、暴白其衷情、人必以為怨懟、若發抒其胸蘊、人必以為誇張、不如戒虛言而敦實行、斂浮氣以養真心也、兌口仰開、則言易出、悅情上溢、則言多放、坎險中隔、則情阻而不通、故有言不足信、乃助險而滋困也、

疾風知勁、板蕩識忠、困乃亨兆也、惟百折不回、深沉不露之大人、能迪吉而免咎、若改節易行、浮誇敗檢之小人、必逢凶而滋過矣、蓋困窮拂抑、小人潰裂之階、正君子激發之會、困知勉行、所以入聖域、困心衡慮、所以勝大任也、惟抑兌

之口舌、以敦行險之信、斯免兌之毀折、以暢維心之亨、則巽以進志敏行、離以明善誠身、玉粹於千磨、金精於百鍊、如舜禹以下、孰非以困阨而激者乎、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天德之剛、乃大人君子之素、而陰柔揜之、則讒諂蔽明、邪曲害公也、然惟君子堅守其剛之正、則不礙此心通達之神、大人善用其剛之中、則能回天下阨塞之運、而要在戒空言、敦實行、蓋巧佞浮誇、徒足滋奸稔亂、發強剛毅、始能旋乾轉坤、能德正中、其作用全在天行健耳、

凡阨塞之遇、多在挺勁之夫、沮抑之遭、每因激昂之過、卦以三陰為三陽所隔、坎以一陽為二陰所持、如情為勢阻、志因時屈、所謂以剛揜也、身雖阨於下而險、心自超於上而說、雖處習坎之困、不失維心之亨、此知命之君子、善處困也、臣遇蹇而矢匪躬、居虞亢而勵夕惕、以貞而逢吉、以剛而用中、積善餘慶、配命求福、此合天之大人、能濟困也、此皆以實心實德、回天轉世耳、若逞空言而信行无徵、騰口說而躬行不副、臣議而不任、君謀而寡斷、此无貞心、无剛德、不能拯困、必至終窮矣、蓋困猶外遭、窮乃自取、困猶一時被抑、窮乃沒身不振、窮於道之謂窮、人而非天也、

亨者兌之說、樂天之志常伸、貞者坎之險、茹苦之操彌篤、夫惟亨故貞、不求通故不改節也、惟貞故剛能有守、斯能有為也、惟亨而貞、則以從容覩會、以果毅赴機、合為剛中、履為元吉、此不言而躬行、孚豚魚、行蠻貊者也、如文過拒諫飾非之主、以口舌與爭、寧不為而俟之續哉、惟以達權通變為亨、以小心止敬為貞、而以救民新

命為吉、此萬古處困之師也、
卦以坎陽居兌陰之下、為困而剛揜者、坎一陽蔽二陰之中、則受困之主也、二為君子、剛居柔中、雖在險阨、能自悅樂固獨得亨之義矣、九五之大人正援此君子而拯之困者、有堅凝強立之操、有奮發敢為之畧、能濟困而化凶為吉、則以剛德居中位、能下交於柔中剛德之君子、君臣合德上下勵精、故能轉困為亨也、此其得力、全在坎心、不在兌口、蓋以辛苦艱難歷練於困心、則剛德彌堅而吉、若以玩災樂患浮騰於利口、則貞信全失而窮矣、痛抑說情以深嘗險境、斯君子所以豹變大人所由龍飛乎、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乃天之恩膏而無水則天之生意槁而不靈、水尤地之血脉而竭澤則地之生機弊而不達、此困象也、夫困亨固君子所適值之命、而處困能亨、乃君子所自立之志、命則委身聽之、雖九死而無悔、志則挺身持之、雖百折而不回、命能窮君子、不能窮君子之志矣、
致命者委棄其命、遂志者暢達其志、凡困而失節者、惟愛戀身命、不忍損捨、因屈抑志氣、不得盡伸耳、若致命則輕身、況身以外、何物不可損、紛華情愛皆淡矣、遂志則信心、凡心以內、何念不能決、刀鋸鼎鑊皆甘矣、惟致命乃克遂志、惟遂志所以致命、以此處困、何不亨乎、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此民困之象也、株木抵觸不得自如、幽谷豈卻不能自達、不覿言上不悉下隱也、此即坎初入於坎窞民困如此、非明君察相、何所仰望乎、阻深暗昧、悉擢光明、三年有成、民困紓矣、
民為君所憑依、如身之下體、而乃棲息不遑、負

若棲棘、有沉迷陷溺之苦、无呼籲叩請之路、隱
情莫達、積苦難堪、束手坐困、无復之矣、幽谷則
困之深也、三歲則困之久也、此以上非平世、如
坎之險、下涉末流、如水之深、而初爻又淪胥之
厎者、下情之隱、上所宜精察也、

此卦三陽三陰、具乾坤全象、而初居坤腹之末、
以承上兌口之開、故為臀、坎為叢棘、為蒺藜、為
桎梏、故困木、入谷不覿、則離目之不照、兌口之
无訴也、夬姤二卦言臀、皆以乾象之缺、此上兌
亦然、蓋乾首全統一身、其末為臀象也、又坎為
隱伏、故為幽谷、而卦中互巽互離、困株、則挂於
巽木之末、不明則蔽於離明之下、陽三爻、方待
合於四陽、徐徐之來、是為三歲之不覿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
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二乃賢臣受困之象、士方筮仕、豈志在温飽乎、
逆沉湎之主、立昏亂之朝、飲宴徒設、困于酒也、
廩祿虛縻、困于食也、朱紱之寵、方來未有以報
其任也、方來者、信用未深、事權未固、牽掣肘腋、
約結胸奇、此皆困阨、未伸其志、惟有積誠以俟
感通、如享祀然、因酒食之薦馨、徼神明之眷顧、
歆其中德、有无涯之慶焉、妄動以招尤、不如謹
守以迓福也、蓋享祀致福、可徐俟、不可強求、征
則坎水阻之、兌澤陷之、故凶也、朱紱乃君、君方

求若、此互離初爻、日方升也、朱乃離象、酒為坎
水所釀、食為兌口所嘗、享祀則坎承特薦也、中
有慶者、剛中合柔、終有得朋之慶也、

以忠讜无以副式燕之求、功能无以酬授餐之
惠、儀望无以肅垂紳之度、則雖有旨酒嘉殽之
養、有赤紱蔥珩之錫、猶云困也、以虛拘而无實、
為兆而不行也、然彼以虛文款接、我以誠意感
通、中心爭格、明德升聞、如嘉粟旨酒、潔粢豐盛、

享賓祀帝、則亦紋變坤之黃裳、享祀化萃之用
禴、漸紓困阨、旋慶泰交矣、蓋二五居中位、則中
宜執、兩剛合一德、則德可據、故悻悻憤去、則逢
凶而滋困、兀兀鞠躬、可免咎而受福也、二本北
坎、互為南離、化喪朋為得朋、此乃終有慶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
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三乃臣不得其位而困者、后乃艱危不能勝、蒺
藜盤錯不易解、不見妻、乃進退維谷、孤窮无偶、
既處險隘不堪之所、又遇乖睽无倚之況、困至
此、凶之兆也、蓋陰居陽、既處之不得其地、陰遇
陰、又求之不得其匹、咒鋒難避、好合難期、非調
以剛中、孰與消負芒之迫、迎作善之祥矣
一陰隔於二陽、如石阻其前、居三剛位、如蒺藜
掛其後、上又无陽與合、孤獨而无內助、純陰慘
烈、戾氣致災不致祥矣、三陽位、如蒺藜之剛、六
陰位、如葛藟之弱、而兩陰非匹、下有芒刺之傷
上有纏縛之阻、酌剛柔之用以調於中、斯能合
陰陽之交以免於困也、
前為二陽所壓、如阻巉巖、後為一陽所逼、如負
芒刺、蓋陰居陽下、為艮石、坎為蒺藜、外剛內柔、
如初與二也、入于坎宮、而三已失中男之位、不
得少女之應、此之離目不見、彼之說情不交、進
退維谷、孤獨无偶、困之極者、凶之象也、不祥者、
不能以和氣致祥、夫婦和而家道成、是也、坎之
末、險之終、困極將通之兆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
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四乃大臣不得速行其志而困者、志在下得民
心、而民困方甚、難於甦息、我力未充、怯於振濟
民未能綏之斯來、士未能招之即來、故徐徐未
得亟遂其志、以克稱其位也、金車即金輅、古以

賜同姓者兊金巽木合成之象寵愈盛則愧愈深任彌隆則責彌重故云困也此退縮係吝不免受困然有志竟成終可得亨獨運无功當集思廣益正直是與同寅協恭安懐滿志矣盖能来二之剛得朋来之益以助安民之畧終能就五之中應泰来之期以成濟困之功也卦中三陽爻皆困而不失所亨者陽德為君子也

近説遠来兊之説未深坎之險未濟小不往而大不来是以来徐此以頻巽之進退當来坎之无功者乾為金坤為輿上未能奮乾之剛下未能效坤之順負重貨而不勝駕輕車而不進困於兩間位不稱志也然既有此招徠撫綏之志舒徐而緩圖之上有君為之主下有臣為之輔合正直之與為靖共之助雖一時羞吝阨於徐徐而久之来者終来困者不終困也以剛合柔終得遂志也此卦三陽三陰有乾坤之象而四介其中以陽居陰統天无位行地无權故困於金車然以一陽合二陽以為助則以乾剛率坤順以少女佐中男得君信友代終有成坤得朋而終有慶兊悦暢而坎險消矣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説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説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九五居拯困之位未神舒困之權使上有煩刑下多斷體非其志矣民困未紓以臣心未附凡赤紱之臣无能匡輔以貽上憂反若以民之困為君困者徐俟夫兊以説之而有上和下睦之漸則以執中用中張弛允當蕩平正直反側自消不且轉禍而為福乎利祭祀者民瘼蘇而天心自慰人心悦而天命自歸成民而致力於神薦馨而神孚其信祭則受福矣此人君遇災能懼奮發有為終能成建中之治致刑措之風者乎艮為鼻震為足而二以一陽居坎中不得上

而為艮不得下而為震是欲為震動而不能欲為艮止而不可此二所受困之象待拯於五者也坎中陽爻移在上則為艮移在下則為震今在中則二象皆不成動止而難困之甚也

九五居位亦稱困者大有為之志阨於未可為之時阻於无共為之人也下情方險禮不能齊至於用刑法綱密而彫残衆豈太平景象乎九二赤紱之臣未能與君合志安民定國使孤立无助獨力不支是君為臣所困也惟以此困衡激發為焦勞勵精則上所以說下下所說於上者漸有次第緩之自理禮樂興而刑罰自中臣民聚而鬼神亦孚於是可以端委而主鬯無拱而受成享太平之福矣受福者既濟坎五之禴祭實受其福也以中直者位居正中有得為之推德秉剛直有敢為之志故終能宅中而治直道而行平刑賞格幽明也君朱紱臣赤紱君祭祀臣享祀君臣合德險化為說而困乃為亨矣赤者坎之色也紱者巽之繩也天子朱紱諸侯赤紱見白虎通此言臣困於君之未信君困於臣之未從而剛不能互調未能相與以有成同德終能相契旋得轉困以為福也

坎為桎梏兌為毀折故有刑傷之象以五視二其孤陽困二陰之中上虧艮鼻有息而不通下傷震趾有足而无措二體皆虧中情獨鬱君所深憫而亟救也但臣力未協以致君志未舒惟待夫徐徐而來者以君臣相說漸成天下大悅輔我中德以調太和弼我直道以平王路則息施可以紓民困而德馨且以格天心酒食陳為祼獻朱紱肅為趨蹌而臣享祀君祭祀受天下之介福賴一人之有慶矣臣有慶君受福困不失其所亨也此五位大人剛中之貞吉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

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志行也、
蒺藜剛而難脫、葛藟柔而易牽、以陰合陰、偏拘曲撓、未能相濟成功、克當厥位也、雖曰掣肘結胸、不免動而有悔、然決踏斬蔓、必以征而得吉、蓋困時、必當激發以勵行、不可推隤而隳志也、
蒺藜者、入坎棘之中、而水為之漸漉者、處巽木之上而風為之撼也、
拘牽係絆艱危阻塞、位不當志不行也、動而得悔、勿以躁妄招尤、悔而力征、務以勇往闖濟、蓋柔情牽係、積習糾纏、必更張而琴瑟可鼓、必斧斷而窾會乃開、志以銳其行、行以副其志、毅毀言之信、却尚口之窮、而困乃亨矣、
葛藟不能庇本根、如上不能庇下、兀然不安、動而得悔、過柔之困、失其位也、惟能悔則斬斷葛藤、大加振刷、撥除榛蔓、奮志敏行、終可得民心、迓天休而吉矣、蓋困心衡慮、本振作之機、砥節礪行、乃困亨之本、故惟困能動悔、惟悔能免困、務巽志而時敏、勿尚口而取窮、此易以衰世之意、立處困之準也、
上已失其中位六尢滯於純柔此不能為君子之亨、尤不能為大人之貞者、即其拘牽自係搖蕩自廿、彼柔情之自誘、而兌口之自飾者、不過曰、動於險中、恐有悔耳、然此正不信之言自取尚口之窮者、以未嘗勵志未試力行也、窮則變變則通、若果其困而能動、動而能悔乎、則以艱危之激發、何志不伸、以懲創之改圖、何行不奮、出門皆是通途、擧足總成順境、有志竟成、无征不吉、孰與束手棸足而坐困乎、可見濟困、全在奮志、在勵行以困衡能作之志、篤困勉弗措之行、亨而貞矣、

巽上坎下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井者、飲天之和、食地之德、享人之功、合三才而便萬民、帝創王因、其制不可更也、雖城邑有傾圮、而井不壞、都邑有遷徙、而井不移、以日日必資、人人共酌、故不任受德、不任受怨、為不竭之源、為不爭之府、小往大來、虛來實往、其為无涯之利、甚明也、乃昧者當枯竭之時、不為疏鑿之計、食者縱蹊壑之求、不度淺深之宜、罔收其利、反喪其成、悖之凶矣、繘者綆人以下、鑿量力而行、相時而動、以巽入而圖功、羸瓶者、入窞而遭傷、嘗試无謀、妄求无獲、以坎險而失道也、井涸不濬、則泉枯而土堅、強汲則瓶傷矣、

取水者、无損於己、无侵於人、故曰无喪、不可居以為德、據以為利、故曰无得、往者自往、來者自來、不混不雜、无礙无妨、故井井、汔水涸也、出說文諸書、以喻居澤不通、由承流无助、當亟開賢路、以資利器也、至者久旱泉枯、窮冬水涸、時有所適至也、此時涉淺則鑿易為力、情渴則計宜亟赴、而猶然未也、豈非怠之尤而謬之極乎、瓶彖離之中虛、兌之上開、羸者兌口之毀折、離腹之斷損、坎无用征之智、巽有喪資之悔也、

井井者、以漸而取、以次而入、群而不爭、聚而不亂、往來各適、有條理也、如賢者各治其事、各奏其功、以相濟也、涸而不思所以浚之、則自窒其源、汲而不知所以引之、則漫逐其流、无得而有喪矣、汔至者、迷津陷澤、智不足以知天時、未繘者、綆短汲長、力不及以收地利、羸瓶者、遭傷取敗、謀不免於失人功、不能善用離明以通兌澤徐引巽繩以濟坎險者也、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

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天生物養人、聖代天理物、順天一所生之水、使從風以上出於地、以資民養、如君之養賢以及民、養民以致賢、有不窮之大用也、改邑者、更新以安民之居、不改井者、仍舊以便民之用、蓋風行水上、以渙王居、水衆風上、以利民養、二卦皆水風之合、象兩事、乃因革之互成也、行止隨時、動靜各適、都邑一新、井收如故、乃英主之創業剛中之妙用也、井之利如此、君所以酌井之宜如此、是宜深計早圖、使及時效用、而枯涸已至、潘鑿不施、雖欲汲取以享成功、其可得乎、當澤竭涸熄之時、不亟為育賢裕民之計、廣濬利源、弘開生路、以沛膏澤、以拯憔悴、棄其所可就之功、捐其所必資之具、則挈瓶无智、神器將失守、棄井不掘、成業且坐隳矣、剛中者、公劉覩流泉、太王率水滸、建邦啟土、興利便民、剛則振奮發果行之力、中則調參酌妙運之權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者、用剛乃君德之正執中尤王道之平也、若游志燕安、蹈常襲故、則弊在柔而不剛、若銳意振作、躁動紛更、則過在剛而不中、惟是有創始之才、又有守成之德、凡圯壞不可支、頹廢不堪理者、悉更其故、使都邑煥維新之觀、凡淵源尚可採、波流尚可沿者、仍率其常、使閭里享攸寧之宇、斯乃操縱有權、張弛合軌、是剛斷有為、尤擇中善用者也、如偏執一見、以窺聖德、不幾坐井而觀天乎、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勞者恤其勤苦、獎掘井之功也、勸者鼓其忠義、諧同井之誼也、相者輔其愚弱、拯入井之危也、此在君為沛澤流膏、在民為飲醇吸瀣、而非得賢、又孰為慰勞激勸、與輔相左右者乎、惟用賢

養民則忘勞者不棄及泉之功慕義者不逸流
水之令協力者不遺溥濟之澤矣
木上有水即巽乎水而上水也井幹庠斗善木
之用順水之性使乘風力以上利民養此聖人
因地興利制器全用代天理物之權也如以井
向言則勞為督之以力作動耕耡相為率之交
助親睦飲醇而飽德從風而嚮化養民生亦以
養民心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
无禽時舍也
初陰坤故為泥禽如鷄棲井幹鴉啼井欄之類
无之則廢棄荒凉之景以舊者莫為之更新泥
者莫為之疏濬也污下卑濁人所共棄榛蕪隱
僻鳥亦不棲一陰壓於二陽而四陰不能下合
上不援下不推舍之則藏此其時矣順其時而
安於舍庶幾濯淖污泥之中皭然不滓者乎

上无養賢之主故有位而士不登有禄而士不
享蓬蒿泥塗里巷市逐林棲野宿鳳隱鴻冥此
其所處在卑污之地所值乃舍棄之時以柔姿
而居潛位雖有具而猶无用也四甃之而舊者
以新五冽之而泥者以清於是舍者始用下者
始登而上泥蟠且天飛矣井泥者坎窞之方窒
不食者兌口之未嘗无禽者巽雞之不棲離雉
之不集也
泥者不澄濁以求清甘混於下流也舊者不更
新以救弊甘棄其成業也烹調无藉民用不全
飲啄无資物情不若則養不窮者有時窮而未
有功者何日有則以溺於柔而不能剔濯於偏
而未得中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谷者井中旁地成坎為鮒所依水旁激而射之
亦廢棄之象此以坎之隱伏兼兌之毁折巽風

潛鼓、而離明不櫂者也、水在井既、以射鮒而渧、
汲在甕、又以敝漏而耗、有可用之才、无能用之
人、在位无正直之與、在野无交游之助也、鮒小
魚、附着於土、今名土鮒者、射鮒如賢匿於幽深
游濛鈞濮、甕敝如賢憊於勞瘁、不補履穿、天祿
不與食、天位不與共、沉埋汨沒、孤棲僻隱、上莫
援、下莫推、未得明良相與以有成、以二五兩陽
不相合、不得群陰以為助也
井乃養人之器、非畜魚之所也、敗而成谷、則隱
德沉埋於穴窟、激而射鮒、則恩波濫溢於宵小、
甕乃蓄水之具、亦利用之資也、敝不美觀、則成
器孰與甄陶、漏不堪盛、則中藏誰與傾倒、君不
養士、士不養民、君獨立於朝、士孤棲於野、君孰
與佐理、士孰與汲引乎、二有剛中之德、不遇虛
中之主、川居谷飲、綆樞甕牖、英賢廢棄之象、井
收蕭條之景也、提甕出汲、賢婦偕隱、抱甕灌園、
野老忘機、皆遺逸象矣、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
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井渫者、清修之士、用汲者、薦賢之人、王明者、任
賢之主、受福、則賢者澤及生民、功歸社稷也、士
收致主之功、王享用賢之效、薦賢者得有成勞、
望仁者悉沾膏澤、故曰並受福、惟用賢為明德
之馨、斯養民享太平之福也、不食者、兌口之未
嘗、心惻者、坎心之加憂、王明者、離照之獨徹、用
汲者、巽繩之下引也、三以純陽、合六純陰、清濁
分明、故為井渫、剛柔濟美、故為福澤、可汲者、天
生物以全民用、不食者、人棄材以負天功、心惻
者、嫉王聽之不聰、憫高賢之不遇也、
遇清泉而不酌、則道路為之心傷、抱清修而莫
援、則朝野為之東憤、引繩提甕、不當在同井之
人推轂命車、不當在同朝之士乎、而要在求賢

之王、克明其德耳、明則能辨賢奸、能審用舍、洞涇渭之分、激淄澠之辨、隱逸得獻其珍、岳牧獲效其悃、君薦於天而天受士享於帝而帝歆太平之福、而共受之用、賢之利若此、君可不自求多福乎、求王明者、求賢之王乃明王也、惟明乃能求、惟求乃為明君、求士士、不求君士、得君以行道、君得士以成治、國之福也、

井泥乃士之僻滯而无用者、井谷、亦士之幽潜而未出者、井渫則絜已之資、衆所共見濟世之功、時所亟須、而猶置之无用、豈不為人心所痛惜、行道所共傷乎、如有人知其可用、汲而引之、旁求俊人、以達於王、以昭王之明德、則可為酒為醴、為粢為盛、薦馨告絜、格鬼神而受福祉矣、鄉舉里選、茅拔彙征、共成王明、則受福在用賢之君、造福尤在容賢之相乎、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井能完整修治、為互離之成文、往來平坦、為入坎之消險、蓋人棄我取、追惜已成之功、故求舊更新、豫儲待用之具也、如薦賢者、中明俊造、重講銓衡、俾穆穆布列、師師序進、雖未即考奇功於大成、已能修盛典於久曠、訪耕莘釣渭之跡、尋築巖販海之蹤、掃榛塞之仕路、啟浩蕩之賢途、改舊覩而昌新運也、

四居近君之位、正有薦賢之責者、修其職以應君求、如修其井以待人汲也、故井之泥者谷者渫者、隨力而甃砌之、以資民用、猶之栽培扶植、洗沐祓濯、儲英蓄俊、蒐遺訪逸、以應上之求也、此方可消蔽賢之罪、免竊位之譏、未敢居功、聊可避咎耳、然則薦賢乃立朝本分、報國良心、薦之而咎差可逭、不薦而罪可勝誅乎、甃者平除道路以便行汲、如闢門以求賢、開館以延士、濟坎險以弘兌澤、悦離目以鼓巽進、於是泥不食

者潔清可酌舊无禽者往来騈集而時舍者此其效用之時矣

九五井洌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九五以一陽統二陰以中德居正位如井旣清洌而中所蓄之寒泉為衆所食充腹快意如君德嚴明而用賢圖治尤能澄清天下潤澤生民德宜其位功稱其實所謂並受其福莫大於此矣用賢得剛德之中養民得居道之正以陽率陰剛柔協濟以陽交陽上下一德也涵養君德則淵泉沛於時出潤澤民生則水土利於求甁所稱井養不窮非此寒泉之食乎

洌者味甘而性潔正寒泉也蓄以儲之汲以供之君子食之以平其心蓋登之[illegible][illegible]列之几筵品嘗而別其味熟玩而涵其趣天一之生為不虛九仞之掘亦非棄向之廢而无與者今且群而取給矣此惟秉德之中居位之正衡鑑不偏好尚无僻故受此王明之福耳求賢之主先擇中而守正可乎坎中爻當冬令居北方正位且巽風乘之故為洌為寒泉四當離目故能別當兌口故得食也得食則井養乃不窮而繘井亦有功矣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收者井幹井上架木轆轤收繩以便汲者一陰上開更无覆蔽為勿幕坎體已全往来共取為有孚兌澤旁敷君民交慶為元吉大成者水為天下大利至此得享成功也在上者至此上爻乃得統六爻之大義觀一卦之成功也涵和飲醇在民流膏宣惠在臣而君功享德樂觀化成在君時舍則泥蟠在下時行則雨施在上矣

寒泉旣以溥其德於无外尤欲求其澤於无窮如井之日夜取汲終不覆掩此人心共信知此井為不窮之養不敢自私不能自外民之共飲

君醇共飽君德樂利无涯象之蓋以不用為心惻豈不以大用而心孚詎非覩治道之大成享久安之大吉者乎井收者巽木效用勿幕者兌口時開有孚者風有應時之信水有行險之信元吉者天一之生成於地六乾元坤元共功合之而坎水得成其大用上下天地同流熙皞功非小補鑿井耕田帝力何有何吉如之與羸缾之凶大相反矣

賢者見用則當大發其胸藏展盡其底蘊无中制无旁撓无阻塞无障蔽溥天皆被其澤奕世猶飲其醇此推誠披赤瀝志沃心則泰運弘卧解澤洪暢大德大功孰非君臣相與以有成者乎井利不窮之養王受无涯之福向所未有功者此乃大有功向之心為惻者此乃心共孚矣瓶之不羸固金甌於无缺甕之不漏儲利器於有用收之不幕濬不涸之源酌无涯之府不亦大矣

古者井田與世祿並行養民以致賢養賢以及民也士出於農鄉舉里選則井甸皆賢藪也寓兵於農伍長卒帥則井牧皆國衛也故用賢戒為不食之井養賢利為勿幕之井斯君與天下共享天祿民與賢人共歌帝力寒泉足食並受王明之福井養不窮永享大成之化矣若人君以小康自足則蹈井之樂何以豁望洋之觀以小智自用則徒井之愚何以沛博濟之仁乎

離下
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吉利貞悔亡

金曰從革火能革金而土居其間至戊已後金將用事火來革之此天運可信之常而人事亦然革者更而新之即庚辛也必乘戊已生成始得效用而丙丁之火則生土而克金者也此一元正氣悳迪成吉利於无涯貞於不變而悔所不得乘邪不得以干正也戊陽土已陰土陽生陰成故專言已且臣以陰為象也又已為坤土居西南在火金交會之間正以合成乾道之革者也

離火革兌金而土者生於火以生金者也凡生氣既盈則殺機旋伏故戊已成功之後庚辛以金當令火始來而克之此天道主信之必然者而人亦不能違天也土主信土德滿象信心堅而戊土主生已土主成故曰已日乃孚離兌皆陰卦而夏長秋收成之候也土寄四季尤旺季夏信兼四德尤主生金中氣方旺中德方隆革當其時悔乃亡矣桀紂之時上行肅殺之令下成凋殘之景如兌入秋深而湯武以炎炎之勢赫赫之威聲罪致討取殘止殺革也所云如火烈烈如日月之照臨是也

土者中氣信者中德也王者以居中正位聖人以執中存心故安土敦仁彰信明義而戊陽象君已陰象民陽舒乃西土之恬冐陰歛則率土之歸服也當此之日則王運之赫既如火勢之炎王孚之成又如土膏之厚於是以季夏成功之離火革初秋當令之兌金此正會乾坤之元協天地之吉垂萬世无窮之利堅剛健不息之貞天下之所共信亦已心之所獨信也既已革之乃孚又何悔之不亡乎蓋口實之魁无良之訾聖心豈无乾惕而王孚則大暢乾亨矣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水藏火而火爍生水之金此卦義也中女少女之異志此卦象也相息乃開相克之端不相得乃效相成之用其妙在革而土以調氣之冲每以啟革之候已日乃孚者天道五行之信即人心五德之信天地以此成四時之信聖人亦以合三才之信也文明會朝清明以說天下大說大亨者惇信明義以正者布德施仁革之見信如此揆之理而恰當反之心而无悔矣當者協天與人歸之會悔亡者无放君弑主之嫌此聖人光明正大天人共信彝懿陰謀豈不傷信而取悔乎

兌少女離中女志不相得如水火之不容澤産金火克金用還相成調戊已之冲氣兌居金位火來歛之革之象也火炎水凉冬寒夏熱信之徵也離明一耀日月光華文治昭也秋歛變為春生陰慘化為陽舒人心悅也未正萬邦永清四海大道之亨也昭告上帝肅將天威大義之正也不先不後適當於時中不愧不怍永免於後悔矣

四時之序成功者退一代之運受命者與天地之革寒暑相推為萬物生成之候湯武之革天人交會為千古升降之期豈不大乎上之順福善禍淫之天道下之應歎亂思治之人心拯溺救焚妙水火調燮之用鼎新去故收火金陶鑄之功此湯武皆得聖之時以大德開大業也聖人不能為時能不失時揖遜征誅總一時中之用而已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曆以四千餘年而成一元時以二十四氣而成
一歲皆革故為新也治曆以順其陰陽生克之
序明時以核其往來禪代之期帝王曆數天之
大運居子時中心之妙用也治曆以明時者明
二氣之所以成功順天以革命者順一元之所
以更始也
曆以三紀為元時以四序為正此一成之數一
定之理也況國統以仁暴相易世運以興亡更
始此尤其最大者乎故曆數在躬右序有周即
治曆之權也時雨行師時熙用介即明時之效
也天地之革湯武之革天人一揆也
澤中有火者冬後煖氣發於重淵之下夜間火
焰生於大海之中此氣序生克顛循環之妙用
聖功扶抑神調燮之微權也湯武始居侯服奉
天安就下之常作曆帝命順天煥重明之照其
象正如此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黃為土德牛為坤象皆主信也孚在革先此湯
事葛文王事殷之時寬仁彰信服事效忠精誠
刻骨懲惻鏤肌无二心无妄念也蓋此時桀紂
稔惡如重陰方錮湯武行仁如微陽乍回當韜
而勿露以養全鋒閉而善藏以需大用儲精蓄
銳不可以輕洩守正俟時不可以躁動也湯武
非有心若此動與時宜德與天合自然有此象
也湯武初心其守義堅持不妄為之戒其行仁
純出无所為之心而究之革命則時為之故曰
革之時大也
革者以陽剛革陰柔則必先完養剛德而後有
孚以善其革也如商周遵時養晦固守臣節方
得天與人歸行權革命天本莫為而為人有不
為而後可有為始堅牛革之守所以卒收虎變
之功也離為黃為牝牛牛服役于人最為馴擾

竭力如臣道之恭順此取象也

聖人必盡人以聽天湯武盡臣道者也必積德以動天湯武秉純德者也故不敢有為者其初心也所以順天地之常不得已而有為者其善心也所以通天地之變惟守常而不輕變乃善變而不失常此湯武行權非奸雄所得藉口也

革之初爻示義嚴矣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湯武為臣尚當陰象離居正位時已大明化陰為陽上行飛天矣此時君惡已稔臣道已窮不得不變化以行權故曰已日乃革蓋已土生金之後火煅煉以成質此革之時也出而有為吉且无咎蓋五就終而來蘇望切八百會而見休樂附此已日乃孚革為元吉當行而不當止以仁易暴為嘉德以治易亂為嘉會化侯為王為嘉績有功而无咎也革心向化世運躋於熙明革故鼎新國祚隆於昌熾矣已者離火成功之候日者離明繼照之光革者火金正當之位征者巽令之風行吉者乾道之元吉也

已日乃革言此乃當革之時離火正位乃所以革兌金者在此位也征者往以上合五此造攻牧宮觀師孟津之日至五則湯誥武成也以二合五如以臣代君以柔克剛如以仁伐暴吉者天人協應為宇宙太和之吉徵嘉者功德並隆為天命維新之嘉會也

火革金以成器則商彝周鼎為萬世之奇珍仁易暴以成治則湯放武伐為萬世之盛舉十一征而无敵一戎衣而大定征吉也徯我后之无罰紹我周之見休无咎也不虞口實纘禹舊服不失顯名於湯有光合為有嘉謂盡美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

之矣

出而行仁則凶退而守貞則厲凶若觸暴主之鋒厲若憤虐民之焰也二征吉而此征凶若以柔中合剛中為以寛代虐以純剛交純柔為以明投暗臣之忠貞不復能守君之暴厲不復可當是既不得奉行君令又不容堅守臣節天人交迫進退維谷此窮則變變則通之日也又安將不革乎三就者時已當革而卜之於天其言當革者三襲其吉蓋乾為天亦為言而三陽一德是天以全吉三申告也革者乾道之乃革言者兌口之宣揚就者火功之成就孚者土德之用也天之命我雖有可信我之承天計无復之人心天意俱不容辭順且應之在此時矣此時猶待於占者慎圖可就之功九五无待於占者安享已成之化也人心信而已心未敢自信故以卜之於天天心信而人心益堅其信則不必又資之於卜矣

離象已全火功已就可以革金矣況三陽相連已成純乾之象已登飛龍之位是化侯為王業已成就有可信之徵上信天中信心下信民三爻為三才共成一信更何歧途之可惑別路之可走乎蓋出行仁政既違忮忌而逢凶退守臣節又憫傷殘而惕厲貫盈之惡不可旦夕容時雨之師不可須臾緩非放伐更无可除殘暴非革命更无可謝天人矣以三合六正以陽革陰合乾之三陽以攻一陰勢若燎毛故曰三就曰有孚曰又何之總所謂革而當也何之正指征凶貞厲進退兩无據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凡此心憮然自疑之謂悔雖然共信之謂孚志者心所之也此內三爻猶待可革之時至四正其時矣故征凶貞厲之悔既亡於前革言三就

之孚可憑於後此時革命正以順天應人以篤
信而伸其素志大亨以正之元吉也信者天與
人歸之信志者除殘代虐之志湯武革命之時
尚居臣位而介上下之交故於四發之已日而
信成淵躍而天飛矣
卜之天命揆之人心既无一毫疑悔之端且有
萬分憑據之實革而當矣既值於可以有為之
時又迫於討无所之之地以行之有嘉信其志
之有孚此爻所謂革而信之者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陰陽相合則為變相錯則為文以二爻五火光
發而天光煥以變化成文明也九五革命之後
開天啟運國命既赫然以維新建中錫極居德
亦煥然而丕變向乃虎之潛跡深林今則虎之
嘯風曠野矣十一征之後志八百國之歸心豈
待卜筮之占而後成王孚乎以鑒忠指質之文
成彰信永消之烈日照月臨彪天炳地以離二
在田之文明成合乾五飛天之變化也夫言大
人之德則為龍飛神不測之化言大人之業則
為虎變彰无敵之威德若飛天業成炳地有孚
之文與有嘉之行合湯武放伐不遜勳華之揖
讓矣互乾上爻為艮有虎象下有巽風從之為
大順之成風而合離則變而成文為貞明之懸
照以艮止變為乾行武功成而文治煥也
湯武皆龍德飛天者也但以文飾治則平日為
雲從之龍以武戡亂則一時為風從之虎皆聖
作物覩非九五不能當也虎風嘯咆嗥威雄勢
赫如在上之大人豹霧隱深密蓄華蘊采似在
位之君子變即革也書云仲夏鳥獸希革夫夏
正火氣爍金之時在土德大旺之日而羽毛革
於此且白虎西方又為金象故取以為已日乃
革之象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以六之陰、合三之陽、陽經陰緯、故亦為丕變成文之象、離照全、兌澤洽矣、豹亦虎之屬、但嘯野赫奕之威、象君、隱穴經綸之章、象士耳、革命治成之日、君子固煥其新猷、小人亦更其舊習、以三陽立朝、功效文明、六陰退野、義安說順也、此時憪作威福者凶、遵道正直者吉、斯所謂從革若乎、蓋君子陽象、小人陰象、君子在上、故以陽率陰、以維新丕變若經國之猷、小人在下、故以陰奉陽、以有恥且格、篤從王之義、變者抒誤吐器、心神之靈變、革若嚮化從風、面貌之改革、合之為文明、以說其成革之大亨也、豹和霧隱、以潤澤成文、故為兌合離之變、君子出潛離隱之象也、兌為輔頬、離目見之、如改容而刮目、小人去脂投明之驗也、豹變者、昔藏跡於雲埋、今向明於日麗、革面者、昔疾首於日喪、今拭日於天光、皆革後光景也、

豹變者、出潛離隱、革面者、移聽改視、文蔚者、發其霧養山藏之蘊、以煥華國之章、順從者、效其風從水赴之歸、以若遵王之化、此時仍橫行之餘習、則扞文網而凶、守安居之定分、則游蕩平而吉、君子小人、位有高下、非化有淺深也、君子自有質而有文、小人由革心以革面、朝野暢文明之風、士民謌欲悅之象、人心嚮化、以天命攸歸、順天應人、信矣、豈非乃孚之元吉乎、

此卦為二聖徵顯闡幽、為萬世防微杜漸、義之至嚴者也、初言聖心臣節之堅、次言聖德格天之信、末言聖化格民之神、苟非全此、可謂順天應人乎、非時篡奪、逆天犯順、不旋踵而夷滅、宜矣、易之所力防也、

䷱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

鼎為台衡之位、君德成畋民、生休戚係焉、故必有調元之佐輔、體元之后、共弘元德、共襄元化、如九鼎奠而魑魅消、五鼎薦而天神格、斯為開兩閒之吉兆、闢萬世之亨途者乎、

離明繼照、君象也、巽順從風、臣象也、故以離火克兌金、金從火而化、則革命之君、為受命之元德、以離火燃巽木、火得木而熾、則調鼎之臣、為佐命之元功、君臣合德、剛柔互調、斯能相須共理、協濟太和、以成繼明之照、以鼓大順之風、斯其戴圓履方之制、會乾坤之元以成其吉、悅心養性之資、相天地之宜以暢其亨者乎、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烹飪也、聖人亨以亨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卦中互兌互乾、以金盛澤其口上開、象鼎、以風扇火、其木下燃、象烹、鼎乃其體、烹飪其用、象云木上有火、則言用以該體也、

鼎三足、為公孤佐君之象、烹五味、為天地調燮之樵、非虛器也、故以享帝、藉以凝禧而定命也、以養賢、藉以調元而贊化也、薦之天而天受、必明德惟馨、斯可孚帝心於閶在、養賢以及萬民、必參調中節、斯可饜衆志於維和、火生於木、動於風、火光遠照、風聲遠達、故為耳目聰明之象、蓋以巽風鼓鼎下之火光、則離目之明无不照、以巽木烹鼎中之水味、則坎耳之聰无不達、且明以揚金鉉之輝、聰以暢黃耳之用也、

聖賢、時人耳目、聖人養之以收其用、以資己聰明之助、故能使臣之柔德、進用於君、而暢為大行、君之剛德、建中於民、而諧為協應、則以柔中濟剛中、以坤元佐乾元、而吉且亨矣、

巽順用柔臣之常也、必明目達聰、上合於君之避覩避聽、作哲作謀、仰贊乎君之冕旒塞纊、得其柔中、以應剛中、使君上端好平心、天下皆飲醇飽德、五味調適、九鼎奠安、則木生其輝、風鼓其焰、以大明保太和、而元德亨矣、蓋君雖聰明足以有臨、而臣為耳目、尤所倚重、故君定鼎、臣調鼎、君體元、臣調元、雖離明在上、日月中天、而苟非調燮得人、以柔濟剛、以中衡中、孰能風動四方、光被四表若乎、故必巽風下助、然後離照上伸、以柔中之虛明、為剛中之協應、始能共成奠鼎之功、暢元吉之亨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鼎有安重之形、故以正居中之位、建維皇之有極、鼎有烹調之用、故以凝降中之命、迓上帝之居歆、蓋奠三足、如奠三才、象中心无為以守至正、調五味、如調五序、象平心相濟以保太和、禹以鑄鼎象九州、周以定鼎卜年世、鼎為國鎮器、為君神器、為士大夫之名器、所從來矣、

九鼎以鎮九州、取居重馭輕之義、五鼎以薦五味、豫告虔受福之資、故君子以鑄鼎之法、陶鑄其德、使金玉其相、追琢其章、鼎之所以重朝廷而輝宗廟也、以調鼎之功、均調其政、燮理有方、斟酌有序、鼎之所以達馨香而神感格也、以此宜君宜王、无忝厥位、而天位永安、如鼎奠於几、遜、正而不欹、人心共歸仰矣、以此享親享帝、元隕爾命、而天命永固、如鼎聚其珍和、凝而不散、天心常眷顧矣、正者正體、以端拱立極、凝者凝神、以肅穆迓禧、象在鼎而用在心也、豈如後世竊鼎以取僭逆之誅、問鼎以萌窺伺之奸乎、大器不可以褻用、重器不可以虛擁也、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否、塞也、鼎中留滯之宿垢、顛而出之、鼎之利也、得妾以子、如宮人房婢、因生子而進為妾、以陰應陽、如以妾從子、妾陰而子陽也、鼎之初用去污為絜、猶士之始進、去短用長、得士以其所長如得妾以其所出、妾與臣一道也、巽女居下、合離女之初、為互兌中爻、有妾之象、又為互乾上爻艮、少男、若子之生、台鼎之臣、方絜身於始進、將沃心於近君也、巽為股、其初爻象趾、陰居乾下為否、而合四之陽、是從乾少男之貴、又離之初、即乾之震、正長子主器定鼎者也、

鼎足以奠下為常、鼎實以馨香為貴、今將用烹飪、先加洗滌、故雖倒而不為悖、反為利者、為除其積垢、方可實以珍品佳肴、去所賤以從所貴、如去妾之賤以從子之貴也、士必洗心滌慮、刮垢消疵、乃能韞美懷珍、獻可替否、備調元之具、豫享帝之資、初象也、離火燃其上、巽風鼓其下、坎水蕩其中、是為顛、然火炎上、水潤下、未為悖也、否者積垢、如包羞也、夏瑚商璉、皆貴器、五齊八珍、皆貴品、故從之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鼎於出否之後、既已烹飪有實、而君身方疾、未能就食而品嘗、如賢臣出仕之始、既已蘊蓄有素、而君心方隔、未能推誠而採納也、然懷忠抱信、我實有可用之資、則積久感通、君必有見諒之日、故勿以脂校取歡、勿以冥試見忽、直待君心悅暢、有得味之思、然後品物肅將、投適口之好、蓋伺君所向、定我所之、慎道也、惟始慎而不輊、故終信而无罪、與君作好逑、既无阿旨之嫌、為君攻隱疾、亦无苦口之忌、任其所之、无所不合、盡所欲言、不至招尤、遠割烹之謗、收調鼎之功矣、

仇指九五之君、詩云、公侯好仇、是也、二交五、陽
合陰、為正疋、而一陰當三陽、純乾偏勝、失調為
疾、未能融其偏以就我之中、若未及即我鼎而
嘗我之實者、在五云、中以為實、可見中德上孚、
即鼎實下嘗矣、
二陰位、如鼎之虛、而陽居之、是中有實也、夫鼎
既有實、則以重器薦奇珍、以家修充庭獻、宜何
如兢兢者、五乃我之仇疋宜、以兌口下嘗、而三
陽妬合重、剛見阻、如有偏枯之疾為隔礙、未能
俯就於我、鑒納忠誠、以柔中孚剛中、此非倍當
相幾伺欵時乎、夫二五本正合、况兩中又遼契、
如明君良臣、同心一德、豈讒邪所能間哉、初雖
未交、終自相合、離明必下照、巽風必上達、如鼎
實必見嘗、但俟君心之飽德、不患兌口之招尤
也、互乾之初、不見是而无悶、但懷珍自重、慎以
待之、調羹之手、終能調燮天和、平心之味、終得
平章國事矣、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
鼎耳革、失其義也、
三居中有耳象、而乾中爻為坎、坎為耳、而巽風
上扇、離火下爍、如鎔而更鑄、為兌金之從革、且
互乾中爻、亦乾道之乃革也、鼎耳在改革之時、
上下有隔塞之象、中雖有雉膏、未可烹食、盖離
火未全其用、兌口未得其資耳、此九三、上下四
爻、陰外陽內、交和適配、如天之方雨、陽多陰少、
受光不全、如月之方虧、昏晦未明、故為有悔、然
要其終、與上六合為全象、則離明溥照、巽風旁
達、乾道大明、兌說交應、豈不仍化為吉乎、盖耳
既革而鼎可烹、則塞者通而膏得食矣、其行塞
猶云其用窒、謂不堪用而暫停也、
鼎耳革者、乾金兌金、逼於離火、搖於巽風、正在
從革之時、行塞者、巽木未燃、離火未熾、坎水未

調、五行未相通而效用也、如君方更置輔弼倚、任未堅、臣方韜聽閉鎔、忠誠未達、君執圓、臣執方、中情尚塞而未通、君行令、臣行意、大義方失而未得也、雉膏不食者、離火之烹、爕无功、方雨且虧者、離照之文明未見、塞者巽風之鼓邑未通、悔者兌情之和說未暢也、君子惟沃心獻替、以俟氣味之投、滌慮祈禳、以候天光之霽、則君恩造就、氣象聿新、天工贊襄、丰釆煥發、其義大行、轉悔而逢吉矣

離為雉、為日、坎為雨、為月、此卦載離於上包坎於中、而三乃坎之中爻、與兩陰相和、又為兩陽所蔽、和故如雨之方降、蔽故如月之方虧、雨則日光不耀、虧則月光不全、日月兩妨、此離明方隱、為雉膏不食、鼎之行塞而有悔也、然天雨遇巽風、必旋霽、月虧當離照、必復盈、雉膏之美、薦虛中之主、必見食、天之貞明、必不可掩、人之公好、必不可違、則革者旋完、塞者徐通、其終吉可知、而義之失者、究以更新而仍得矣、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四為大臣、身當重任、而陽居陰位、心无實德、既非調爕之具、下與陰合、履非實地、又乏挺立之資、故有不勝之象、有傾覆之形、既敗露之難免、雖粉飾其何施、將如之何而可以上信於君、下信於民、內信於心、以不勝者強為勝乎、惟任重故覆必不可支、惟位尊故形必不可掩、既折足、則進无可效之功、既覆餗則退有難辭之罪、此調鼎之任、必須肩弘荷鉅之材、遠到大成之器、不可不量力而居也、

互兌為毀折、離初為震足、且下三爻、巽股共為鼎足、而初獨陰、是折一也、初為四之內助、而為三陽所壓、不能支持、是覆餗也、餗者熟食、即離

雉之膏渥若潰溢淋漓、一敗不收、為兌澤之決、為坎水之溢也、

大臣必有自信之志、方有可信之形、必能獨信於先、方可共信於後、實德果可勝大任、眞才果可濟大功、挺然樹肩弘荷鉅之猷、赫然建擎天捧日之烈、心自信矣、誰不信乎、如支撐无具、覆餗有形、則罪狀昭彰、衆情敗露、何以信己而消衾影之愧、何以信人而逃斧鉞之誅、此鼎折之

司、臣不可輕叨、君不可輕委、四以公居上位、而覆則不能進而上行、以未得中而柔不應剛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鼎者臣象、耳者左輔右弼、黃即金色、而鉉則君所以馭臣之権、其把握在君手也、故五六皆言鼎鉉、擇相乃君職、即於臣品見君德矣、金主和、言君與臣和、柔進而上行也、玉主節、言臣矣君節、得中而應剛也、中為實者、鼎中象、黃中色、以

中德致君、以此為鼎實獻君也、二云鼎有實、此則指其所為實者、二之陽為柔中、五之陰為剛中、君臣合德、一中相契、獻可替否、五味交和、此所謂柔進上行、得中而應乎剛也、黃耳晃煜於君前、則赤心白意已備涯於披陳、金鉉握持於在御、則道味德馨、已深嘗於玩泳、此時君若臣股心聯貫、氣味投洽、此泰交絕盛、利守為千古之貞若也、

黃者中央之位、耳者左右之司、金者堅剛之質、以金鉉舉黃耳、是以君之剛毅、鑒臣之忠赤、堅以合上下之交、故貞以全始終之誼也、曰黃耳則台衡效職、屬垣無偏聽之奸、曰金鉉則神武操權、斗柄无旁窺之竇、蓋二所云有實者、乃酌剛柔之中、以資調燮之用、而挈以金鉉、則君已即而嘗之、宰夫滑濟鹽梅之調、太羹得進和平之味、黃耳得效聰明之用、聖人獲享大烹之成

矣、古者鼎上有蓋、蓋上有鋗、此鉉也、以舉鼎謂
揭蓋也、所以金玉皆可、今云以貫鼎耳而舉之、
遂難通、
五居乾首之上、且此卦為坎上爻、故為耳、黄中
央色也、離中爻為黄、離又為乾卦、乾為金為玉、
不專取互乾互兊為金也、五為中位、黄為中色、
以剛中下交二之柔中、舉而進其鼎、即而嘗其
實、所謂君子食之平其心也、以二中融二陽之
隔、則我仇疾已愈、以柔中待剛中之合、則慎者
果无尤、以大烹除聖賢之養、烹飪大有功矣、貞
者、永固上下之交、恪共耳目之職、大暢元亨之
運、如鼎之金玉堅貞、永垂百世而不朽也、
彖言中、指二為柔中而以為實、乃得中之應剛
也、蓋大臣正己正物、中立不倚、正心正君、中乎
擊如其未發之中、格君於屋漏之隱、契天機於
一脉、其允執之中、贊君於淵泉之出、轉玄樞於
萬幾、立朝以正直忠厚為本、若調為五味之參
和、錫極以高明沉潛互克、若薦為萬方之玉食、
此真无負於盐梅之用、有光於鼎鼐之司者、君
挈金鉉而即嘗雉膏、則耿介之操、文明之蘊、深
饜於一德之腹心、廣沛為萬邦之膏澤、慎所之
者、適為迎機之投、終无尤者、埀為永賴之烈矣、
剛中之君、有不虛懷受善醉心飽德、剛柔互調
於中、以共成建中之治者乎、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玉內以堅剛為質、外以温潤為資、內剛外柔、天
然中節、而玉振又司條理之節、玉聲又諧進退
之節者也、以玉鉉舉鼎、如上之馭臣、恩義並至、
不比昵、不猜嫌、而臣之事君、亦才德兩全、不亢
激、不阿狥、上下之交、各中於剛柔之節、相得益
彰、相與有成、故大吉而利也、鼎足象三公、耳象
輔弼、鉉在上、象聽君提挈、縱正列鼎品嘗、醉心

飽德之時烹飪效其全用鼎務收其實功明良合而庶績熈此四之利貞合五而成元亨也玉鉉者以玉飾於金鉉之上乃古瑚璉之制金和玉節以金之堅剛加以玉之溫潤以此交飾於鼎上為剛柔節也玉於鼎无實用但以美觀故以前未及言之至烹飪之後褒藏之時乃見金玉輝煌其上為尊貴之品為華煥之章離上文為麗正文明之象與日月爭光者也如大臣功成望重之後惟是不吐不茹柔嘉維則不亢不阿周旋中禮以丰采儀度望重朝廷光照天下如鼎烹既熟鼎實既嘗又以金相玉質鎮社稷而珍宗廟金輝玉映耀宇宙而光今古也此大臣居功受寵之象永保中德克全晚節如虞敦夏瑚商彝周鼎為邦珍為世瑞為宗器乃成元吉之亨矣卦象上爻象鉉次象耳三陽象三足下爻足間之虛此所取象也

革故鼎新革以開一王之運鼎以奠萬世之基故正位者正其天子之位凝命者凝其初革之命也商周定鼎之業全賴伊周調鼎之功一德沃心所以妙割烹之用勤施吐握所以鞏郟鄏之安若非金玉其外雖膏其中勵出否之絜修稟覆餗之嚴警烏能勝此鼎鉉之司者乎此二卦序商周革命之烈伊周佐命之勲所以立百世君臣之極也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震卦以一陽上破二陰以尊馭卑氣序遑調以長來消氣機方進且天下事未有不振作而能通達者震乃所以亨也下四句正其亨處也以盛牲而登俎鬯以灌地而求神此宗社之重器邦家之大典承宗祧而守神器此長子之任也卦義全在此

震方來而即動心相戒此預道也預故慮密備周神閑氣定談笑自如轉危為安矣以其明見百里警戒未來故能保國祚於永安綿宗祀於不絕震驚百里即震隣驚遠也侯封以百里為常百里之外即隣國也

震乃陽氣初萌故居長男之位震以天威動物故為驚懼之象不忘遠慮始无近憂不狃內寧始无外懼聞迅雷而不失匕筯者養之定也當隣警而不搖宗社者計之早也震之任重矣震之用大矣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帝出乎震又曰雷以動之長男者體元而首出者也故雷雨作而百谷草木皆甲拆天且以震亨矣戒懼嚴而宗廟社稷常有主君敢不法天乎先憂後樂有備无患自求之多福也危而得安卒而能厭碩膚之常度也恐致福以恐懼而致福也有則言笑不改其常度也驚者雷聲之疎動懼者心神之危惕以外懼而急內憂以遠慮而消近患所謂危者安其位亡者保其存也出者震之出為帝也守宗祧於不失此長子之任國家之福也

行遠必自邇出邇見乎遠遠邇非必以百里為

限也此心之量放之彌者合歛不盈一掬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故君人一心上畏天下畏民旁畏敵國外患細旃重陛誰非畏途倘神有一息不貫即兆亂萌慮有寸境不周即滋禍孽必陟降儼帝鑒之臨出往凛天威之旦危心竦悚時時皆迅霆之滙耳省疚責躬處處皆疾雷之破山而後几筵燕笑綸綍宣言身為律而聲為度其耳驚而目眩正其神聞而氣定者也震爲以一陽振重陰之下如以一心惕萬幾之中兢兢業業淵默雷聲固萬世帝王心法也不然耽衽席之娛溺宴遊之逸狎內寧而忘外懼狃近安而遺遠憂禍生肘腋亂起階墀談笑未終而廟社為墟矣欲保匕鬯於不喪非震驚之早能乎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雷聲相繼沓來如水洊至可以警動人心君子所取象也先事而恐臨事而懼修以飭躬省以惕心所謂屋漏神格尸居龍見是也其功綿密如雷之疊至其神振竦如雷之激發動心忍性之功也

天道以晴霽為常而憂有縕隆鬱結則必以震霆消之君子以坦蕩為常而時有變故卒臨則必以省懼慎之雷以解沴而溫風甘雨始能暢天之和省以弭愆而光風霽月始能調性之適天道小變不礙大常君子暫勞乃成永逸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雷出地奮初爻之陽已具全體故象辭全用卦辭但斷其吉而已初合於四以一陽統二陰如長子初生以家督率亞旅此時即能警戒可卜後得永安一陽下動潛修內省之象也

曰後者以初而懸斷其後曰吉者以修而預卜

其吉凡人君一生德業全在踐祚之初於此能恐懼兢惕乃可保康寧悅豫未有不慎始而能善終者敬怠之幾吉凶之介伊訓无逸所以垂萬世之規也

人主一嚬一笑開天下窺伺之端一語一言握天下絲綸之統治亂存亡於此兆非可忽也惟平日嚴戒慎恐懼之功斯臨時合語默動靜之則則若上協先王之舊章下垂奕世之令典守宗社稷之根本也詩頌王子以不懲不忘之綱之紀此卦又重言之其義深且切矣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震驚恐懼守宗社為祭主此明以敵國外患言矣二以重陰逼於初陽乃迅雷發於足下如強敵侵於近郊卒然而來赫然可畏迫甚於百里之驚恐深於七鬯之喪不甚厲乎惟二以柔中應之以靜制動持重不輕揆時度勢慮敗防危但依山阻險以處萬全之安勿追亡逐北以徼一擊之利七日來復陰極陽生外為內應或防衛已周或救援亦至且從容自得无喪失之慮矣始以柔乘剛而勢甚危終以柔勝剛而得甚裕也凡人恐懼必多方揣度故曰億七鬯重器如百朋故曰貝喪與勿喪皆指震器防震隣而謀守國此一卦之本旨也

震者陽破陰而出初發時其來甚厲陰為陽所搏若失其故然陰與陽相濟旋復其常故以為安危互倚之幾得喪互乘之象也億喪貝者揣摩億度恐失其國寶也貝出於水陰象陵近於天陽象以陰乘初之陽柔不敵剛以陰合五之陰柔能制剛故億喪躋陵正恐懼之驚不逐自得乃笑言之則蓋二安柔中之位如國有沉謀淵慮之臣能以慎重禦強敵以疑定鎮物情消

宗社之危殆亡之際者也、逐者以陰逐陽驟與角勝必不能勝、不如以陰合陽、徐自得也、喪貝者以震之器虞於坎之盜躋陵者以震之足託於艮之止不逐得者艮止安而坎盜自息此正所云驚遠懼邇恐致福也、

億者盡人謀九陵者擇地利七日者俟天時合此以收全勝也九者陽數指初爻也二乘其上故曰躋七者以六數之陰乘一陽共為七二合五亦数七也以陰乘陽之剛如據險以應敵豈必逐而求勝至七日陰數已盈一陽來復以陰得陽之助以二得五之交如敵退而修和市肆不驚鐘虡不移乃坐待而得安矣越一陰一陽而交五是七日得也卦辭原以震驚為外患喪與勿喪皆指匕鬯貝者借重寶之名耳守宗社正長男之任而二其佐之者也、

震來厲者陰乘陽之上陽破陰而出相激之勢甚危厲也喪者陽已變陰又居陰位全失其故物也億者時在危迫勢方恍惚揣度之未定也躋九陵履危歷險正乘剛之厲也然中德可守不必馳逐以失本位而陽生可俟惟當靜定以俟自復此乘剛而善用柔守柔而能禦剛亦先恐而後則也易中凡以二交五多稱七日蓋合兩爻以成七也

二居臣位作長子之輔上合五位共廟社之責者也設不可忘兢惕之慮亦不可萌躁競之思震之來必承以危厲惟恐稍失墜以喪我家珍而且膽竦巖石之懼震之厲惟聽其自來毋敢稍踰越以逐於險境而往復任天運之常則高位得安猶主不忌危邦得奠強敵不凌雖乘剛恐致福矣貝乃介虫陰介陽中為離象此二正當離位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蘇後生也一陽搏上下二陰前勢方衰而後聲再發生生不已也君子法此以振勵敏行乾乾不息則雖陰居陽位宜有咎者亦可免矣天之震霆可以蕩滌邪氣人之震行可以消弭愆咎位不當而行无眚陽德終能勝陰也此亦震而能驚恐以致福者也上震字指內象下指外象謂前此震陽將弛於末路之陰柔而後此震勵後來其陽位之剛健惟鼓剛健以敏行乃化災眚而致福矣曰震行者心以神氣振而為行如天以陽氣激而為雷神繇氣貫故曰蘇蘇

震至三則雷聲有蘇息之漸如人心有怠玩之端陽威為陰所阻生機欲伸未暢而於此倍加振作銳志敏行則正氣不弛邪氣自息雖居不當之位幾以妄動取眚能勵不息之神終以慎防獲免亦恐以致福者矣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震屬乾初索原為潛龍故出地奮以轟天上而究歸地中以初出之帝尚未當權發萌啟蟄其作用皆在地中也遂達也雷之末聲轟然動地漸入重淵之深不如初發之迅此陽欲搏陰為上下重陰所錮未能達其勢而透其光也人心奮勵始銳末弛欲念拘牽漸靡沉溺此君子當振不息之神以發積厚之光也遂泥者將潛於坎之隱伏息於山之鎮靜心力下衰心光不能上徹也坎水介坤土之中雷聲伏艮山之下泥象也

一陽錮於衆陰之中如雷聲應於九地之下勢直往而不返氣盡洩而垂竭不轟於天上且隱於泥中末力衰而電光熄矣君子於此必用九之剛破四之柔彌堅初志益勵進修拔泥塗於雷奮振泥蟠於天飛以破山激海之力勵精末路以披雲揭日之操剖露心精使天健不弛天

光煥發、可也、濯淖汚泥之中、皭然泥而不滓、志
與日月爭光、乃見君子雷厲之勇矣、
六五震往来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来厲危行也
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二乘初、則震之方来、五乘四、則震之往而復来、
猶然厲也、如強敵暫退、我得從容修備、其窺伺
復來、尤當恐懼設防、危竦勵行、中道不弛、既能
警於有常、自可必於无喪、惟勿繳有事之功而
已、有事者、敵已退而仍修備、國已定而亟圖安
勿忘勿助而有事、柔中之道也、君以沉潛濟剛
克、則不忘警備、亦不啟釁端、內治修、而在中有
綢繆之固、震萌消、而大業无喪亡之虞矣、大則
宗廟社稷无喪、即匕鬯之不喪也、此億乃鎮定
之深謀、非前此恍惚之過計矣、
震雷已往、其復来仍有迅厲之聲、如震驚雖往、
其將来恐伏危亡之兆、此時不可狃无喪之安、
忘有事之勤也、惟危行、竦以捧盈馭朽之神、有
事、惕以宵衣旰食之慮、且在中、酌以参和調變
之權、則精一執中而大德堅、問察用中而大業
固、以柔德居剛位、操心危、慮患深、運籌帷幄之
中、而大難消、蓋嚴於艮之止、惕於坎之險、以適
於震之中、可以保无喪之安、享有則之福矣、
震以一陽為體、以搏擊重陰為用、而二五逼於
陽、正被擊之衝也、但二以陰居陰、為陽所搏、故
有喪、而柔中宜守、以勿逐安之臣畏君之威聽
得失於惟命也、五以陰居陽、為陽所助、故无喪、
而剛中宜奮、以有事振之君畏天之威、消危亂
於惟幾也、而億皆先憂遠慮深計曲防也、恐致
福後有則、此當之矣、古者國家以大貝為重寶、
與匕鬯為重器、均以恐懼謹守者也、大者陽也、
震為陽卦、故二以陰居陰、則有喪、而居五則故
物仍在、為无喪也、高帝逐項羽於漢中而還定

泰光武避更始於河北而旋入洛可謂得於勿
逐成於有事矣
五雖陰而居陽位是震體之陽未為失也況以
中德居剛位則調劑之有法尤奮發之有志不
以陰柔廢事還以陽剛斂事此震驚之恐乾惕
於中後如其初通不忘遠者也則來厲不足以
撓其銳遽以速其危行之神无喪不足以驕其
心正以堅其守中之志思危得安可以奠萬方
於御朽居中制外可以勝萬里於折衝大物不
失後福无涯矣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
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
也

索索氣竭而微弱之聲矍矍神驚而遑遽之狀
震鄰如滕之築薛虞之滅虢古者侯國百里正
所謂震驚百里震以一陽擊二陰此隔一而居
外故為隣也婚媾有言若震為二氣相搏如二
姓相措之象五六既二陰相逼三上又兩陰相
疋如二女同居室不相和又互象艮坎二男與
中少二女俱非正合國有外警家亦有內變也
婚媾本以歡笑為嘉耦而有言則猶非啞啞之
中則也則驚遠懼邇終不可忘而宗廟社稷當
永為善守矣

上當震之極而消索沮喪不免倉皇失措若以
在中之事未能先圖而豫得之故往來之厲遂
至耳驚而目眩也如冉冥行而躁進必逢凶矣
此凶若待其切身而後禦之則禍逼而難免計
晚而无濟惟以遠慮消近憂以先幾防後患震
驚百里守在四隣庶可免凶而无咎乎然猶婚
媾有言若如戎狄雖和親而終有侵犯之謀秦
晉雖結姻而嘗有攻伐之議隣好不可恃隣戒
終不可忘也釋外懼更防內憂周國防尤嚴家

攻則驚遠懼邇乜邑永无失矣、上且變離、中女長男應為婚媾而要非正合、互象中男少男姤之故不免兌口之有言此三索之陰乃兌女之位也

震於剝膚之後、則神消氣沮、耳目驚眩而征必凶震於戒隣之前、則唇齒同憂綢繆早計而咎可免然猶慮婚媾之言者外寧必有內憂近憂當為遠慮出有敵國外患、則講信修睦、入有法家拂士、則深謀極諫、震終不可忘也、圖唇齒之安、又軫肘腋之變、聯輔車之勢、又防同室之戈、明見萬里之外、戒於方盛之時、斯震器求安、常為祭主、不負長男之任矣、互象坎中男、艮少男、兄弟之國、皆為隣、依山阻水、皆可禦強敵之攻也、

上變陽、則震且為離、故索索者、震氣之已衰、矍矍者、離目之乍啟也、此已越於中位、迫於窮途如有征、則末力頹廢、妄見迷惑、能勿凶乎、惟勿以震之遠於躬而遂弛其懼、當以震之迫於隣、而益嚴其恐、則可豫有事之防以免及身之咎、勿恤人言可也、蓋婚姻之邦、或以失援訾詬、或以負約詰責、又或以甘辭詭計、如馮亭之嫁禍、而我深戒征之凶、急免躬之咎惟畏隣戒以自震驚而已、敢舍己尤人避空言而滋實禍尚口取窮負盟言而傷隣好乎此外交、故言及外國以終震驚之義、以堅宗社之守、惟凶无咎、乃恐致福矣、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背者、返觀內照也、人心馳逐、有進前、无退後、反而係之背、是萬念俱收、一心內定、止之極也、不獲身者、心官為主、四體无權、墮體黜聰、離形去智、得心遺身也、行庭不見人者、心行大通之途、如入无人之地、不識不知、默順帝則、獨來獨往、冥與天游、靜亦靜、動亦靜、雖當紛酬沓應之衝、仍游寂寞玄虛之境也、見內不見外、見已不見人、凝神返照、洗心退藏、如澄淵、如明鏡、纖疵不入、一物不留、故曰无咎、聖心之止如此、凡人妄動、必至招尤、稍能知止、便可寡過、此艮背之无咎、乃止至善之工夫也、第三爻正其下手處、而舊解以厲字為悪字、謬甚矣、

此卦以一陽統二陰、以二陰從一陽、其分均、其位正、又三以陽居陽、象心體正直不撓、六以陽居陰、象心機婉轉不滯、其旨精、其義邃、故以挈心學之要、該易道之全也、卦取陽止陰、以陽為重、而三當心位、尤其主也、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聖心之止、不專以止靜為止、而以行止惟時、動靜俱得、合之為止、此緝熙敬止、真止也、靈光炯若鏡懸、神明朗如日照、所云惺惺寂寂是也、若枯槁寂滅、則以昏昏滋其擾擾、非止矣、庭者大庭、仰瞻俯對、正我所不愧不怍之區、庭者內庭、居中制外、尤人所不覩不聞之地、行庭者、時行之妙用、不礙於時止之真體者也、

心神虛靈活潑、豈可言止、止者、心止其所耳、以動靜不失形之極妙、動止於皆中之節、靜止於未發之中、不失時也、光明正緝熙之義、蓋心常

止必常照、常照斯常止、動時不眩、靜時不昏、天
光映澈、天體澄凝、雖千變萬化、放之六合、而凝
神定志、不離一腔、行止隨時、何勞把捉、動靜合
時、何至紛馳、如水雖千波疊湧、而水性不淆、鏡
雖萬象沓交、而鏡光不淤、心機自圓、心體自寂、
此止之真境、還心之真體者也、
五臟皆附於背、皆主於心、以背為所、心居所居
之位也、心有定所、得其所止、則大體司權、小體
從令、凡口鼻耳目手足、自上及下、一身效用、向
所角立而與心為敵者、今皆俯順而與心為應、
聽命而不敢侵權、供職而无敢越畔、心不擾於
衆體之交、體不混於一心之主、兩无所干與也、
此所以得神而遺形、內不涉於己私、得己而忘
人、外不淆於物欲、非衆足以為不行、而時止時
行、常游於虛圓无礙之天、非掩目以為不見、而
即行即止、善藏於神化不測之境、身且不獲、何

所獲咎、人且不見、誰為歸咎、此无咎亦无譽、乃
民无能名、入於聖不可知之神矣、
上一陽爻、象心之用、三為心体、正當心所居、一
身之中、是止其所也、上下四陰、自口至足、如四
體奉一心、雖相應而不能侵、是不相與也、身為
心用而不敢自用、所謂不獲身、心為己用而不
為人用、所謂不見人也、內无身而百骸俱化、外
无人而萬物皆忘、卓立人群、高山仰止、天下无
能窺其際者、惟反觀內照、毫无咎端、此君子深
造居安、自得之真境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思不出位、是於心止其所中、明指出其光景也、
心之官則思、官專於位之中、則能盡職、官出於
位之外、則為越局、以不出為止、非以不動為止、
時動時靜、守中致和、心之素其位也、如山、靜故
涵毓育之神、動則滋騫崩之患、君子心思、如雲

湧泉流之順應、豈礙於岳峙山凝之靜體也、天下物一、則定二則淆、惟山雖兩峰並峙、各定不移、故取以象心之止、定思之位、烏思不出其位、心之常止其所也、通徹作聖、浩蕩无涯、而靈機在握、天君守府、彌六合、不離一掬也、定心官以靜心君、以依心所先立其大、小不能奪、青山不動、浮雲去來、此矣、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心无越思、則身无妄動、艮趾者、心止而足自止、足止而身皆止也、止不妄行、无失正之咎、此可永爲正身之法、堅爲終身之守者也、止自足始、自然之序、立脚不定、置身何所、禁足不移、檢身自容、未失正者、防於物動之初、守其天成之矩、其功豫也、

艮趾、爲最初習靜之方、而永貞則已堅終身固守之力、蓋止之功、初時可以一念入、終身不可一念弛也、未失正者、此心未發之中、原无不正、特恐已發之失其節耳、今舉足下足、頃步不差、則發皆中節、動容中禮、尺步繩趨、規方矩正、慎於初動之幾、完其本靜之體、此心之正、方在未失之先、不待追求於已失之後、性之非反之比矣、初與二、兩陰並立、象震足之趾、巽股之腓、而三爻純陽、則以一心統之、若至六爻、積功以爲敦艮、正坤之利永貞、爲安土之敦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腓不自動、隨身而動、不救止其隨身之妄動、則心必不快慊矣、故止心先止足、次當止腓、退聽者、衆體皆退依於背之後、以聽命於心之止也、心本出令之官、止尤常惺之宰、肯容小體有矯命雄行者乎、

足腓隨身而動、身則載心而動者也、若隨其身

之所動、物交所引、任意所之、而莫為救止、以拯
其陷溺、則投足邪途、措躬妄境、此身既馳騖不
安、此心必拂鬱不快、失其所矣、不快者、坎心之
加憂、震來之恐懼也、必使心君居中為主、獨司
救失之樵、五官百體退、而靜聽、屏息候命、毋敢
進而爭先、則身无詭隨、心常暢快、敵不相與、而
心止其所、坎險消而震驚息矣、陰居陰位、勢方
就長、未肯率四陰、退而聽命於二陽、此將陷於
坎窞失道之凶、非陽剛震勇、孰拯之使止乎、不
快者、陰居陰、如山被霧蒙、景色萋迷、不能快目、
心為物蔽、精神昏眩、不能快心、拯其隨、使退聽
而還其所、則如深谷直躋層巔、重淵上登彼岸、
其快宜何若矣、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心為一身之主、二與三爻、默出為一卦之主、所
歸重全在此也、限者、內外之限也、心自內而欲
馳於外、必用力以止之、如有隄防、排列於心膂
間者、以兢業惕厲之思、溫養真心、日烹月煉、隮
存息養、俟天機自熟、如貫於火以薰之也、心以
陽為體、以火為用、此爻正當心象、一陽止二陰
為艮之主、故詳言艮背之功、內卦與外卦相交
之限、如內心與外物相持之限、人心一念惺寂
正天地一點真陽、前胸後背、存主其間、內不出、
外不入、中不搖、如列宿定躔、列兵肅伍、此止境
也、薰涵育薰陶也、厲憂勤惕厲也、兢兢業業執
玉捧盈、溫溫煦煦、涵醇毓粹、堅持腔子、片念不
弛、燃煉元神、常惺惕君、此一中允執之心精一、
聖共守之心法也、舊云上下隔絕、以致危殆、人
身中曾有此景象乎、

限者、動靜之交、行止之節、身心之界限也、靜則
心為主而安於限內、動則身為用而踰於限外、
所以使常安而不踰者、則行止之時也、故力持

此界調心於時以還心於所如列戟侍衛其閒
而以危逑惕勵施肓心神艮於背止其所也夤
夹脊内脊骨兩傍心所係也心不出而隨身則
攵而艮背所云極其隨者着力正在此也今修
真家有艮背法及調火候亦是止心習静但養
氣非心學耳蓋艮者大中本體之澄寂也厲者
常惺主宰之兢惕也薰者太和元氣之充盎也
此止心之真光景聖學之真工夫也曰危者人
心惟危操心亦危心踰限則為徙欲之惟危為
悪熖所薰灼而不快心止限則為居安之思危
為元和所薰烘而常止執盈馭朽臨深履薄非
危乎蓋危以防危夤以絕薰恒游於敬中不踰
於矩外戒慎恐懼正在此不覩不聞之所矣
一陽居中為心體上一陽即心苗上透其四陰
則四體拱心居也限者互坎中爻互震下爻以
一陽拒衆陰有阻絕之象也厲者本卦互震之
来厲即乾三夕惕之若厲也薰者二在坎下為
離中爻以火逼水與三為既濟薰之義也遇險
而止文明以止設險以内守知止而後定也危
者危逑其志慮危激其精神君子安而不忘危
此也舊云厲氣炎心危困不安此小人畏心之
極者可加以艮背之名乎此卦以陽為主節五
之節艮三之限皆坎之中爻可互證也
凡易言貞厲與悔吝不同此用易者下手用力
以趨吉避凶者在有守曰貞在有為曰厲專心
致志為貞危心逑志為厲故以正訓貞以危訓
厲蓋貞乃寧静秉正以守經厲乃傾危通變以
達權也事有經權互用故卦有貞厲並言易之
辭危曰危者使乎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君子
安而不忘危易有憂患則厲之詩力尤多矣若
小人但知縱逸懷安曾有思危知懼者乎此艮
卦義在主静守正故初云利永貞此已定全卦

大肯、而三爻當心位、則特加厲熏心、此又於末身中、提出一段激發振聳之精神、尤其用功吃緊處、如知止有定之後、以靜安能慮而得、是也、艮止乃執中心法、身則惟一之操持、厲則惟精之點檢、此並行不悖、所云列夤正艮背光景耳、經中從無以厲字訓悪字者、且小人為悪、何所限量、何處成列、何嘗覺熏、有此細膩体貼否、且經中看此一段悪風景謂何、故力折之、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心為身主、心官得職、四體不言而喻、時行時止、不出其位、何咎之有、此身安厥止、鞠躬屏躬皆静定也、四乃身象、近於三、如附於心、心常止限身无踰矩、神凝氣定、如山凝岳峙、坎險不能搖震驚不能撼矣、三心四身、次序不明且確乎四居於三之上、象身包於心之外也、艮身非待身動而後止之、止心以後无所不止、惟臨時畧加點檢、以慎思省躬已耳、動容周旋中禮、四體不言而喻、時止固止、時行亦止、所止若在躬、所以止若在心而已、止心之外、別无制身之功、艮限但心體默存、艮身乃躬行實踐、心无妄思、自身无妄動、何處啟咎端乎、咎必形於身、故彖云无咎、於此驗之、此不獲其身之謂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五為口象、一身之動、口最難防、儼若思、安定辭、艮其輔也、言以有序為止、非以緘默為止、不躁不煩、確有次序、所言皆歸於中道、合於正理、則言成文章、辭有典要、可踐之不難、可垂之不朽、心口相質、躁妄之悔絶矣、象以思不出位、而五為卦主、又以言有序當之、蓋思為心官、言為心聲、思紛而易擾、言浮而易溢、故内慎思、外慎言、與身之慎動、合為止心之要也、五為互震上爻、戒於有言、艮以反兑、為止於輔也、

言為浮物坎水之風波訟必三緘雷聲之淵默也言出於口在身之上故五象之輔口頰也言必鼓頰而出也止心以後一身皆止矣故出辭吐氣亦從容循序有倫有理而无躁妄雜沓之失則以中德居正位中能酌於理而不偏正能執於義而无僻言既寡尤心自无遺悔也悔生乎動在身口最多艮身及輔則失身失口之悔永消亡矣此二爻皆拯其隨以快於心者凡卦以五為主此獨以陽爻為主以彖心故三為用力六為加功而四陰爻皆以柔從剛以衆體奉心君所謂上下敵應者也

言者心之聲也吉人詞寡躁人詞多訟言是以盡仁多言不如守中慎言非止心之驗其最彰明者乎此雖以止心為本臨時亦有三緘之功再思之功此六之柔德既有從容詳慎之度五之剛位尤有嚴密檢遏之力故循循有序不緩不急調於適中範於至正口无失詞言皆有物爻心自愜咎无餘悔此聖賢養定之徵王謨帝誥所以萬世奉為則也六爻備言艮之妙心為身口之主而以艮限為鹵不亦謬乎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敦艮猶云篤恭即敦化之大德也此合一身以總結上文而所敦者心為主即就三之艮限以充積敦厚也心止其所神不外耗始勉終安養深蓄厚一心之止如两山之積常止於至善日新於盛德矣三以一陽己全艮體此為加功詣極土上加土所謂安土敦仁止心之極功也

前此言艮心之功已詳五以後无可復加惟就此心敦而篤之而已敦者二陽相合為两山相積九使不虧直臻无上入聖域而躋神境也止心之功至身口俱止之後終不少弛則充積彌厚造就愈深為從心不踰之矩為純亦不已之

功、止中有止而凝精之愈篤如山上有山而聳望之愈嵬、庋始厚終總此一心、初爻利永貞、正此也、以此止心所而發心光、此少男養正之功、所以立大人配天之極者、全卦上下、俱一陽統二陰合、乾坤正位、以乾健之惕、凝坤德之厚、保合太和、含弘光大、敦艮尚焉、

艮其趾以庋其始、敦於心以厚其終、始終積累、高明慱厚、合為永貞、緝熙敬止也、止善要於用極、篤恭平天下、恭己正南面、堯舜其心至今存也、此上爻多凶、而敦艮獨吉者、吉凶悔吝生乎動、而止靜終无失也、卦惟謙六爻皆吉、而此亦然、蓋持身以謙、存心以艮、固千聖莫易之常經萬世永承之心法也、程子云、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此大有卓見、而傳乃不然、蓋經言不變隨緣、此内外二陽、義適合也、老氏以致虛極、守靜篤為歸根復命、亦近敦艮之旨矣、

䷴ 巽上下

漸女歸吉、利貞、

長女已當可嫁之時、歸之豈不協吉、而少男尚非相當之疋、待之利於守正、正以俟時、至於初變陽、上變陰、則為中男中女之正合、豈不利乎、此二卦已伏於中為互象、但未出現耳、陰陽變化、必以其漸、不容不待、卦以漸名、取此也、女歸乃人倫之始、風化之原、女德匪小、士行亦同、建功立業、必由漸進矣、

木以漸長、山以漸高、婚以漸成、取象以此、而六爻皆以鴻言之、以鴻乃信鳥、能不違時、能不易配、能不亂群、既得漸義、又合女貞、聖人取以發義精矣、此卦與歸妹俱合二男二女成象、故以婚嫁為辭、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人世功業不進不能成進不以漸亦不能成惟以漸進不拂其序不逾其節合於正道則正身正家以至正國皆以漸致隨其所往无不奏功矣剛得中此正謂進得位也中男居五之上位而二合之少男居三之本位而上應之三陽之剛以三陰調劑得中艮男以一陽統二陰巽女以一陰助二陽各安其位丕修厥職正位乎內外漸進以圖功功者變為坎離既濟之成功也動不窮正謂往有功也陰陽交感故動動静禪代故不窮內以止凝其神外以巽調其氣則神不以太用而疲氣不以妄動而蹶可以致遠可以圖大沖而用之永不窮矣動則振作有為不窮則恒久不息所以能有功也蓋此卦方且變離變坎以成正合以當既濟變通可久豈非漸進不窮者乎

卦辭但言女貞彖解直言士節故云天下進退之節莫善於漸此一漸進也在女歸猶吉況士人進身之義豈不以從容有漸為盡善乎蓋由漸以進則進非輕進三顧而見三聘而起地步最高品望最卓內不負生平之素位外不忝朝廷之上位是為進得位由漸進之位以往則往非虛往君必委心民必徯志喜起遭逢勲華建樹近可策三年有成之功遠可垂萬世永賴之功是為往有功所以然者則以漸進之進必非邪途必非捷徑乃率我守身待時之正道而直躬以進絜己以進者既能正己自能正人上格君心下肅民志表正萬邦總此一進致之也蓋漸進以正者其所得之位非借越之位乃剛得中之位也其所有之功非倖冒之功乃動不窮之功也剛居五位本為君位而二以柔合之使得中此正己大人格君於正代天工而共天位則此剛中之位即其位也位足以行其德德足

以稍其位、其剗能斷決於行止進退之幾、其中
能斟酌於寛猛疾徐之序、以時行為時止、以遜
志為敏行、止如山凝岳峙、能蓄鋭而藏鋒、巽如
雲湧風靡、能淪肌而浹骨、剗故能動、剗中之動、
能以止且巽而不窮、往必有功、非以此乎、夫艮
以止之、巽以出之、此卦之所以名漸、而君子進
以此嚴不淄之節、往以此收不窮之功、正身正
國、善始善終、无非此者、豈專為女歸之吉已乎
若躁進之徒、廿為失身之女、陋矣、
卦以少男下長女、以上二陽、統下二陰、當陰陽
各正之位、而中以一陰一陽互交、為坎男離女
将來之正合、極有次序、故以漸名、蓋以三陽下
交、三陰上應、消否運而成泰交、正在優游之漸
進矣、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德以漸靡而就、俗以漸漬而成、皆以漸、不以驟
也、故君子不敢急求賢名、惟以漸修德行、不敢
鶩空名以自賢、惟思款實行以成德、德以漸修
俗亦以漸化矣、艮土以一簣成九仞、象崇德之
功、巽風以一息吹萬彙、象革俗之序、人登山始
於投足、以漸而出木杪、山生木始混蓬蒿、以漸
而干霄漢、此漸象之最明者也、
居德以漸、不敢欲速成也、善俗以漸、不敢希速
化也、内外交修、皆如山之生木、以漸長也、高山
仰止、未可一蹴而登、厥木惟喬、必計十年而樹
可以知漸義矣、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
无咎也、
艮為少男、故初為小子、以稱陰居下位也、小子
初學於里塾、如飛鴻初翥于水涯、漸進遠到、此
為伊始、此時以新鋭之氣、秉英妙之資、必飛揚
自喜、馳騖動思、雖或冐欲速之譏、致獵等之誚、

然志存上達、功期深造、發憤忘食、好古敏求、義所宜然、何咎之有、厲者憂勤惕勵、勇猛奮勵、非蹈於危厲也、飛鳥中、惟鴻來去有常期、排列有定序、其飛必接翅而迴翔、其止必依次而安集、不疾不徐、不變不亂、故取為漸象、而作起于干則奮翮凌風、軒翔仰翥、如初學鋭進、盖初在艮山之下、近坎水之涯、故云干厲、若躡屐而上、急於躋巔、擊楫而前、勇於破浪也、凡人進修、如登高行遠、雖不能越次兼程、必猛厲於發軔之初勇往直前、方可无半塗之廢、末路之衰、以成其漸此、漸之第一義也、

小子未閑於進退之節、初學未嘗於甘苦之味、一蹴而跂聖域、一躍而仰高山、如鴻起水干方、急稲梁之謀、鶩雲霄之志、昂首奮飛、將一舉而千里也、此雖友箴其率、師訾其浮、戒闕黨而刺狂簡、然少年英鋭、遠到有基、善教裁抑、曲成有具、於禮未合、於義无妨、寧若怠荒者之見義不為、驕縱者之犯義不戢乎、義主決斷、故曰无咎、與其進、不遏其往也、卦取漸、而此取厲者、凌躐非漸、作輟亦非漸、發端鋭而末力不衰、揭蹶趨而遠塗必届、此漸進之益、所云往有功者、始基之矣、艮為乾三索、故有言、厲即乾三夕惕之厲、故无咎、若少不努力、即老大徒悲、學非失志、即鞭策不進、優游怠玩者、惰也、豈得謂之漸乎、卦名漸、以幼学嚴其始、以大成遂其終、此千古聖修之定準也、聖人思狂者之進取、恊此義矣、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鴻集中澤洲、渚如磐、唼喋藻荇、啄齧蒲菰、是其樂也、鴻遇游食之所、如士進眷賢之朝、鴻以得止為樂、士以得志為樂、受祿于朝、大行其道、夜飲著豈弟之儀、退食鵲委蛇之度、此惟抱道俟

時、難進而不嗜進、挾資遯世、應聘而非干祿、漸進得位、正邦有功、是以有飽德之安、无素餐之耻、故衎衎如此、以柔德之中、上合五剛德之中、陰暢陽舒、上和下睦、旨酒嘉肴、吹笙鼓瑟、豈不式燕而喜起乎、

一飯報恩、壺飧酬德、五咢不虛、糜萬鍾不苟受士豈志在温飽乎、故享旨酒之供、則答以周行之示、蒙推食之惠、則效以任事之勤、上不負君可以鳴鍾燕笑、下不愧己、可以列咢歌呼、此衎衎之不素飽也、磐本艮山之石、近於坎水之濱、游泳化日、翔舞清風、不似伐檀河干、適志清漣之雅況乎、二陰居陰、五陽居陽、各安其位、以陰向陽、有安舒和樂之象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漸陸非水鳥常性、未得所安也、艮男无交、未寧室處、巽女待合、未暢生機、皆未安之象也、蓋男子願在得妻、而長女不從、未諧有室、女人願在得子、而少男不應、未遂有家、此卦爻之取象、未可泥為實事、多為勸戒之詖也、故夫之征、必復而始安、婦之孕、必育而始安、不得享其安、能无防其凶乎、防之如禦寇、以主待客、以逸待勞、先為豫備、可保久安、皆漸道也、夫征兩期而復、婦孕十月而育、此有定時、有定序、當以漸俟、若妄動越次、必有違理之凶、惟堅守俟時、乃為順理之裕、蓋寇至无期、而日戒以俟之、消咒禦暴、亦漸而不迫、以圖其安也、鴻為旅鴈、往還有常期、以況夫征、鴻為信鳥、配匹有定偶、以況婦孕、互離王、用出征、為未復、互坎陽、陷陰中、為未育、中巽命安、艮止、戒離兵以息坎盜、為禦寇、上下三陰、全坤象、坤為衆、以出坎險、依艮山、此順以相

保也、鴻夜宿必留一以警旦、取象如禦冠矣、少男方入險、未遂其閭里之思、長女未當椎困、效其撫育之職、皆未得所安、如鴻方在陸、違其水居之性也、醜、衆也、離其同群之衆、戚、一陽不合於三陰也、失道者、失成家之常道、長女未諧其正足也、禦冠者、防其不安、以共保其安、多助而人心順、群陰共附於一陽也、順則防微杜漸、嚴巽而永享其安、不順則離群越次、雜亂而益甚其危矣、禦冠者、共以離目、預防坎盜、以巽風之順、保艮山之安、變之為正合、而三陽三陰、互交為泰、豈不順乎、但可漸不可躁也、

陽欲交於外之陰、如行者望家、而過期未歸、少男懸慕室之情、陽已包於陰之中、如女方懷孕、而發生未遂、長女切承家之望、此夫征婦孕、皆就三言之、艮山動而未止、巽風鬱而未舒、陰陽相通而不相合、於義皆未安、當漸以待者也、夫男女正合則為婚、妄求則為冠、以少男求長女、非正亦非漸、禦者以中正防之、使息躁而返漸、去逆而還順、乃可保其化凶以為吉也、三之互為坎中文、故險象如此、坎男離女、艮男巽女、皆未得成歸之吉、三陰未合、皆未保於坤之順也、天下常理、陽為倡、陰為和、有男求女、无女求男、但一禦冠、杜坎男之妄求、而男女各順其常、陰陽互安其位矣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陰居陰位、處非其所、如鴻不樹止、乃偶集于木而依其枝者、然其心隨所遇而暫安、待其時以漸進、此為順而不拂、巽而不競之象、故无咎也、桷者、木枝平直如屋桷、便於棲集、木者巽、而桷其下枝、且木多生艮山之上、鴻漸此者、取象非實事、隨寓皆安、宅平无為、漸而不躁之象也、

安常處順不敢抗世而忤時卑躬遜志不敢爭高而競勝皆漸道也雖未往有功亦已居无咎矣順若順從於風力之便巽者退避於山木之卑坎險已脫而就平離目方明而知止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陵亦未安之所然高飛冥冥弋者何慕可无患而吉也五以二為婦而三四隔之如三歲不孕已失時矣然漸以俟之終得如願雖三欲交二四欲交五始若欲逼而奪之終莫能勝而遏之抑不勝正逆不勝順孰非漸道之吉乎巽女中爻已成為婦陽居陽位獨陽不生當漸俟六二之交者也孕者以陽交陰以陰包陽二至五隔三而未交又三歲者子生三年而免於懷孕字成功之一候也陵者艮山之高阜風威所必及雖非安居之所終可遂高飛之願者也

天下事不當以人力求勝惟當以居易俟命如婦孕其最明也鴻在陵不急稻梁之謀不爭蘆葦之安婦不孕不瀆郊禖之祀不濫妾媵之求皆安時順命不先人而求勝也人力不勝天天定能勝人漸以俟時終諧所願蓋願非分外之願乃素位之願究之无入不得也成夫婦之禮祈胤嗣之蕃人道所當然天道所自然可漸俟不可強求也而言婦孕正以女歸明漸之吉不育者望之未遂不孕者合之未偶皆所當漸俟者也君臣遇合亦必有時伯寮臧倉豈能勝命積養待時天開名世之期人遂大行之願矣五下交二本為正合而三四亦以陰陽之交從中隔之若將先奪而取勝者久之不孕以此而柔中剛中既二氣之相感又一中之互契且兩位之遼當倫理之正无過此者室家之願誰能遂之天久自定吉禮必諧既莫或勝之亦漸以

俟之而已、良士與明君合德、必有泰交盛際、但可席珍待聘、不可炫玉求售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鴻飛冥冥、在九逵之道、羽翼翩翩、有整肅之儀弋而取之、羅而致之、可用注於旂干、以壯軍容可用舞於兩階、以昭文德、望其翔空之序、想其應世之資、遠覩不紊之行次、知成有用之文章孰非以漸而得吉者乎、飛有漸次、不相凌越、肅肅威儀、不可雜亂、漸之象也、吉之徵也、始乎治不卒乎亂、動之所以不窮也、上九以風之摶上行於山之極高、故有遠豫與何天之衢同、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所云正邦、此矣、

高飛遠舉之士、進退有節、周旋中禮、其安靜可以師世末俗、其肅穆可以風悟化、就在朝為國之光、在野為民之望、則以神閑氣定、心不可汩以亂營、默象語爻、身不可以撓以亂動也、此謂往有功而能正邦者、凡潜而高隱之士、與亢而嘉遯之賢、皆千古儀表、見可而進、不為干時、知難而退、不嫌忘世也、上爻多凶、而此最吉者、以漸義原在退一步、與高一着也、

毛羽不備、不可高飛、六翮已具、一舉千里、漸也、可為儀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尊卑上下之節、進退疾徐之序、天叙天秩、不可淆亂、然樽節退讓以明禮、則在守正之君子也、御巽風以徐行、則雍容可以建競俗之標、聳艮山而特立、則凝定可以砥狂瀾之柱、鴈序排空、肅肅其羽、有不為萬目之仰望者乎、凡鳥飛聚散不常、疾徐不定、惟鴻則排列成行、從容循序、不爭先、不厭後、不為疾風零亂、不為霜雪阻撓、所以有進无退、往還萬里而无中息、寒暑一候而不逾期、此聖人特取為漸進之象也、曰可用為儀、則萬邦

之儀刑萬事之儀式總此一漸為妙用矣
不可亂若君子律身有儀度則榮辱不渝其志
進退不紊其節小民觀化有儀範則耳目不為
驚眩手足不至周張以此正邦其用寧有窮乎
此大人之飛天聖作物覩從小子之克厲以下
學上達者也惟銳進不恤人言乃漸進能合天
德矣

震上兌下

歸妹征凶无攸利

以少女適長男曰歸妹守貞待聘則吉无媒往
就則凶戒妄行重正始也互卦離日坎月此為
正尼陰陽之義配日月也此以少配長恐其失
正故備申之戒焉漸曰歸吉在長女為及時之
行此曰征凶在少女為踰墻之賤也漸曰利貞
以守貞待字順人道之常此曰无攸利以越次
妄行悖人倫之正也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
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
攸利柔乘剛也

天地生物男女成人皆秉於陰陽相交之義所
關至大也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
為之有家父母以此厚其終男服事乎外女服
事乎內男女以此慶其始以陰從陽以順承健

生成大義、天地不能遙也、不交不興、其義甚大、
不當不交其義尤嚴、若男女相說、情欲妄動、六
禮未備、室女先行、則陰陽失位、已為凶象、況以
柔乘剛、則女有專制之権、男无刑家之德、牝鳴
家索、寵盛國衰、何所利乎、然則欲善其終、必不
可不端其始矣、

震者乾交坤之始、兌者坤交乾之終、中包六子、
共代生成、故歸妹齊天地而貫始終、両儀以此
奠、萬物以此生、其義豈不大乎、但女以說慕則
失貞、男以動挑則失正、而女以妄說應男之躁
動、所歸之妹、失于歸之常禮、以少配長、陰陽之
位両失常、以女先男、剛柔之宜皆倒置、是以凶
而无所利也、古禮令娣姪從姑姊而充妾媵、故
妹從姊嫁、有此名、位不當者、二五易位、内外之
不交、初四皆陽、長幼之无序、柔乘剛者、兌以一
陰壓二陽、震以一陽載二陰、夫婦之无別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蘊於澤中、已發則聲振於天上、女育於閨中、
已嫁則化行於天下、皆始終殊也、凡事俱永思
其終、豫知其敝、則能謹始慮終、計萬世之安、補
偏救敝、收萬全之利、如夫婦必慎之始合、以保
令終、調之好合、以防遐棄也、

夫婚為陰陽正合、妄則偏而非正、或以效相室
之功、或以啟争嫡之禍、故始交必善、而君子早
戒其終、好合雖欲、而君子豫防其敝、乃可保没
身、終誓久寵、敝席、而君臣喜起、朋友聚樂、亦此
義矣、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
跛能履吉、相承也、
内卦以六三為少女正位、初九九二以二陽統
於三之陰、故俱以娣名之、初以合震之下爻象
足、二以互離之下爻象目、陽一陰二、此皆陽、故

為跛眇象女之各安偏位不敢疋嫡也卦以少女歸長男而三四又陰陽易位不當正位不成敵體故皆以娣言之兑為妾也臣妾一道即以此明臣義也委吏乘田隨分效職不敢辭卑而避勞也天下若內外大小各安常職則在位必无曠官若上下尊卑各承定分則序爵必无越次禮至不爭非家國一體者乎

恒其德貞婦人之吉歸妹以為娣不為嫡甘效相室之勤不競專房之寵此安少女之常分者以娣承嫡如以一足承一身之任有偏能而无全力有專責而无兼長此安其為娣之常職者率此以行皆吉兆也征者從長以行承者肩隨而侍以恒者尊卑有序以卑承尊天地恒久之常道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此亦承初九為娣言也二在上故以目象之獨陽居偶位故以眇象之眇能視者但以偏見供一職以旁窺效一官有專司无兼攝也幽閑貞靜女德之美今不炫聰明自安寡眇是居卑守賤侍側依傍不失其常道也如士人始進行其所明不矜博覧抒其所見不逞遐覩但供其專任之常職未變其潛修之素養也女不爭娥眉之寵為貞女士不飾炫目之華為貞士各守常以循分不矜奇以變節剛居柔位得其中矣以幽人例靜女行不踰域窺不出戶如幽居潛養素位安常也

士人致身通顯握樞馭變不妨與世推移若獨處幽居則婷修恬節如女子守貞不可妄動素位時中之常道也跛未堪股肱之任眇不勝耳目之司利於安分守常絜身勵志以需大用若高視闊步躁動妄行覬倖實騖僨途則凶矣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歸妹常儀欲用從行之娣而今反歸以娣賤而介於尊猶陰之居陽位也失其當矣兌三爻為少女而以陰合上六之陰此女侍之象互為離之中女則為娣矣本象少女互象中女以配長男俱非正匹不為侍婢即為媵妾古從嫁用姪娣所云妹也、

須乃備用待役供掃除效奔走者若媵則有巾櫛之司有織紉之托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其貴賤有分矣以卑匹尊以小介大小人乘君子之器微賤參輔弼之班甚至閹竪專權乳媼干政變常失當不亦凶乎易之所深戒也以兌少女互為離中女故有此象居内卦之偏涉坎初之險故有凶兆也、

以一陰隨二陽之後是宜為須而居於上文處於陽位是介於尊而為娣也然近於四不敢居長男之正妃下於六不敢專少女之正位故曰未當者德位未相當非必以苟合也如偏長曲技僅可充奔走服役之司而乃叨股肱佐理之任非其職矣、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九四正當長男而陽居陰位未為及時且四陽三陰未為正合蓋所歸少女尚在待年故為愆期而遲歸也、然男不強求女不苟就各有守貞之志不為越禮之行方二姓未諧雖暫失其時至六禮既行究各得其正矣本爻以長男妃少女故行猶有待互象以坎之中男配離之中女則分適相當此歸之有時也時者嫁娶之時即天地萬物春生秋成之時也、

女待字臣待聘婦道與臣道一也莘野隆中龍潛鳳隱非歸妹愆期乎三聘三顧相與有成非

遲歸有時乎、重道斯能行道、正己而後正人、不
急其期、不逆其時、必待大行之會、徐達隱居之
志、待之未至、不萌躁競之心、待之已至、不負遭
逆之偶、剛居柔位、得其中矣、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
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
貴行也、
良金美玉、无可為飾、其質貴也、質不足、始假文
為飾矣、故帝女之尊、已超於倫類、豈與妾媵之
賤、爭美於服飾乎、二陰而陽、如儷后飾、五陽而
陰、如錦尚絅、重内輕外、尚朴去華、忘貴下賤、推
恩屈體、女德之盛、日就充盈、故以月象之、而卜
其吉也、女德止光耀閨中、毋儀則光照天下矣、
君者、女君正嫡之稱也、互坎為月、幾望者、坎月
將與離日為正配、三之離明方耀、四以坎體逼
之、如月承日光、將相對而為望、行於中天、人皆
仰之、孰踰其貴者乎、月乃后妃本位、此一卦之
主、故取象焉、位在中者、德秉柔中、遥宜五位之
剛中、以貴行者、德為良貴、不飾文繡之虚貴也、
袂不求良、中德獨擅其貞良、位不矜貴、天下莫
與爭貴矣、
貴者尚雅素、既得居尊之體、賤者盛容飾、又无
入宮之妬、王姬非貴、中德為貴矣、此所以小星
感化、如月之恒、普天景仰、如月方中、克理陰教
而吉也、君无自智自勇之驕、臣有嘉猷嘉謀之
獻、君貴在日月之際、臣得依日月之光矣、
六五柔居剛位、君虚己以下賢也、握大權、不敢
自專、居至尊、不敢自用、君甘退屈於臣之下、者
黼黻之猷、全憑補袞、垂衣之化、一任黄裳、謙尊
而光、其德中、其品貴矣、以柔居剛為中德、以貴
下賤為行義也、臣志上伸、如月懸而星拱、君德
愈盛、如月皎而星稀、始雖屈體卑躬、行且光天

粗地月幾望者將配日而同光就盈之勢中天之運也蓋居尊嚴肅拱不必與臣下爭能角智如鋪張粉飾矜己誇人乃自賤也純素任真披襟接賢天下之美皆其美配天之尊益其尊矣堯舜所以為中天之日月乎此卦震東兌西互象離東坎西原有望象故於五位全括之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女者少女士者長男无實者三陰不成坤无血者六位不當坎也女承筐以受聘也而中不用幣則不成其納采之儀矣士刲羊以致享也而牲不告殺則不成其同牢之禮矣男女徒有慕悅之情而聘享不遂婚姻之正務虛失實无始何終彖辭所謂无攸利者此當之也坤為帛震為玄黃兌為妾為羊以陰交陰不當長男之正位不合少女之正應士女皆欲交而非實合陰虛陽實此兩陰皆虛不實以乘初二之剛无相資之利也上陰已極玄黃戰而坤帛不陳於震器少女不交兌羊喪而坎血无取於離兵蓋震乃坤窮之變此上爻已失互坎之實又合互離之虛且不成兌女之足三男失配而妹且无歸矣卦以女自明士御故專以承筐結之虛名擻寵虛文致敬皆无實也

筐无實者受幣聘而朐无堯舜君民之畧羊无血者餽朽肉而乘无腹心委任之誠下不以實德應上上不以實心任下士甘虛禮之拘主辱虛聲之召此必不能合天地之泰交成君臣之大義矣君子可不預所養而慎所歸乎

此上二卦總以男女明天地大義但循序漸進則建正邦之功而歸吉越次妄行則犯乘剛之忌而征凶倫必正始義在漸中此易所以冐天下之道也

離下
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豐盛之時舉世皆亨通之象乃王者震動離明積功致此然物力充物居志驕盈易於墜蔽或至高拱深居怠荒滋亂故戒之而勗以明德慶以用賢乃保治之上謨也

豐當日中之運最為全盛之時王享昭假之成已著无逸之效而乃深防蔽惑切戒安居益酒池恣厓鹿臺稔暴此夏商二代之明鑒而小心日昃鞠躬待旦文周二聖之心法也驚遠懼邇斯震器永安日昃无嗟則離明繼照八百年之太和以此成永豐矣後世多以豐亨豫大啟禍召亂易非彰往察來者乎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以離明繼照之君、復有震動作為之志、乃能用賢圖治安富尊崇、以成此豐亨之大業也、故曰王假之格天格廟皆此假、王者盛德所孚格也、自王致之、自王保之、法天效地、酌盈濟虛、及時敏行乾健不息、則離火之明不晦、震雷之動不泥、峻德克明、大業永保、厲日昃之勤、乃常履日中之盛矣、

王者英明振作、以昭假致福、豐登盈溢、漸躋高尚大、業茂以加矣、此時離明所照知微見幾、震恐所惕、防先慮早、豈不有憂盛危明之心、然虛抱杞憂无益也、但當自昭明德、如日中天、以照臨天下、則大業可保、極盛不衰、日重光月重華、不至偵昃、不虞侵蝕、不墮於盈虛消息之數矣、蓋堅執中之守、則椎不旁移、頗僻消而日无昃、凛持盈之戒、則志不陰耗、讒賊屏而月无食、酌盈濟虛、杜消培息、人心永戴、天命永歸、以一心

明德、奪造化之樞、挽乘除之運、天地任我調燮、鬼神作我呵護、日就月將之學、常緝熙於王心、日升月恒之祚、常照臨於天下、豐隆昌大之治、永保无憂、雷電鬼神之不測、總入照臨中矣、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聲迅烈、電光閃爍、象英明不測、令人目炫而心悸也、獄无遺情、如雷決而人服其照、刑无輕貸、如雷厲而人畏其威、雷電能破雲霧之迷、明決能燭奸禎之隱、並至、象明斷之兼極、恍惚變幻、不可端倪、奸无所逃、巧无可伺也、明不滋奸、斷无留獄、民自不冤、而世乃長治矣、

獄之緒至棼也、折者杜其口以絕紛擾之端、破其心以解糾蟠之偽、刑之成至重也、致者、推極其隱、使情窮於无可匿、究極其難、使罪迫於无可逃、此不測之威、无私之照、可以息嚚弭亂、如疾雷迅電、可消祲解沴也、天道怒而疾威、君道怒而行罰、王者受天下訟獄之歸、有祝網之德、泣罪之仁、不可无雷擊之威、電決之勇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震離皆君象、皆以火為德、初以臣上交、故以聘享言之、配、合也、合德之君也、天干一過曰浹旬、天數一周、人事一成之候、卦以長男求合中女、禮當行聘、而初四皆陽、如兩君相見也、聘於國君、以德相合、雖至經旬之久、終无失禮之咎、則聘享禮成、可以敦隣好、誓盟信結、可以固邦交、此為善始善終、主賓相得之象、以陽遇陽、雷轟電爍、能相與以有成、以劉瀏劉、雷奔電激、必一發而莫阻也、多儀成享、此物力豐盛之徵、列國交歡、此世運熙明之景、所云日中之假、此也、

按聘禮、聘日致饔、既致饔旬而稍、謂降而待以稍食也、以聘享之期、多不過十日、過之即非禮、

廲竈皆從敍矣、蓋講信申盟、至踰十日而不決
此必有猜嫌釁隙之不可解者、故云災、卦以賓
遇主、外陽遇內陽、德相配也、
初九以賓主況君臣也、士之懷珍抱朴、果堪將
美承休以、與君咸有一德、適相配合、則作賓非
倖、世祿非侈、晝日三接、夙夜在公、決辰決旬、敬
共不替、由此以往、且一心一德、立功立名、舉而
加上位、進而除泰交矣、蓋士當始進、必當如農
夫作耦、男女求疋、度德而任、量力而受、則可以
遠馭長驅、勇往銳進、及時效力、計日成功、倘力
小任重、德薄位尊、則進有覆餗之虞、退有尋稽
之辱、負遭際而廢時日、災必不免矣、他卦陽遇
陽為不合、而此獨為雷電皆至、故吉、
離初為繼明之嗣君、震初為繼體之長子、是主
位相配、雷電光、日月光、是一德相配、以震木生
離火、在旬中、各司令、而互相成、是无咎也、日則
漸明、雷則漸奮、從初以往、駸駸上進、是有尚也、
如聘禮成、則可諧百年之好、盟言固、則可保數
世之安、是也、若過旬、則天運已周、氣候亦改、議
論紛煩、事幾更變、不且失常成災沴乎、火焚雷
擊、皆為災、過之咎也、蓋信使羈留、必為啟釁、誓
盟絜楔、必至捻爭、當斷不斷、反受亂矣、卦云宜
日中、則日中前後、皆已失宜、況經旬局守、曠日
遲延、大悖乎消息盈虛之常、詎不為災、此見保
日中之運者、從初即當有日新之功、不可有姑
待明日之意、若堂下有事、十日而君不聞、則危
矣、今占卦每爻主一旬、過旬即次爻用事、此爻
不復當權、吉且變凶、正此義也、蓋旬則日已經
天一周、月已歷天將半、如晏食之可慮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
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二以陰居陰、又止遇陰、故有蔽象、然臣道柔中

際會文明、終可釋疑而成信也、君方未信而腊
投、必取疑致疾、君本有志而可俟、當積誠徐發、
孚之入底、既冥契於心、神發之中簽、又直投其
志向、有不成君臣交慶而吉乎、凡壅蔽之虞、多
在昏明之候、猜忌之習、每出英明之主、故屢以
日中言之、日之方中、離照之當天也、草之豐茂、
巽木之掩日也、疑疾者、巽之進退、兌之毀折、坎
之心病、孚者、風雷及時之信、發者、風雷迅激之
勇也、君臣相信、必奮發而有為矣、
以旭日中天、如時平主聖、可與有為者、但豐蔀
則下有壅蔽之奸、見斗則上有昏蒙之象、若投
珠而獻璧、必按劍而操戈、以離明未耀、震厲未
平也、必以懷忠抱信、預為感孚、乃以昭德猶遠、
徐為啟發、以一心勿欺之忠、振五位有為之志、
撥霧消霾、洗天浴日、離明大耀、震威迅發、此臣
道之吉也、發者、以信決其疑、消其疾、如開發其
蔀覆、激發其志氣、志者心所之、所謂引君當道
志於仁也、大有之五與此、皆離中爻、皆云信以
發志、蓋惟真知、可以成真信而啟真心也、
二當離明正位、為日中、而五以重陰居上、為見
斗、斗北辰、木居象而日中見之、則陰曀之方濃
也、此時以諫諍往投、必疑而不信、疾而不入矣、
惟積中孚以格之、不爭之於口舌、而動之於心
志、庶勃然激發耳、蓋離二為文明之柔順、本善
於感通、震二為乘剛之來厲、亦易於鼓動、臣格
心、君奮志、此慶之源、吉之兆也、夫豐曰豐穰、曰
豐登、本美盛之名、經无取焉、而乃以草木豐茂
為壅蔽之象、豈邪作易者憂患之深心乎、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
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沛、沛澤、小水、沬則小星之暎、水巽木翳於兌澤
而星輝隱現、以離明不耀也、陽左陰右、九三俱

陽而无陰如有左而无右互象當巽股之偏存良手之半且兌為毀折是支體不全不堪任用沛喻滞渠之小量折肱似局曲之偏才也沛乃滞澮之流非有江河之大澤折肱乃偏枯之體不任股肱之重用雖可免咎豈能奏功終不可用者但可承一時之乏充一木之支終不可用為大臣使任大事也三之陽當離日之已昃六之合又重陰之上蔽有此象也

三為任事大臣故必擇人慎用有淵納海涵之大度有左提右挈之全才方可圖大事充大用耳如挈瓶抱甕豈堪作濟川之舟缺體殘肢何能支覆餗之鼎可小知不可大受可避咎不可就功臣當量力而進君當擇才而任也日中之運非良臣莫與共維尚大之功必全才方可共濟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以震之初居四之陰位不當也剛之受蔽尤甚於柔故幽不明也居不當之位則展布多乖立不明之朝則猜嫌難免惟幸遇平心坦度之君則可以經旬侯之以有孚格之以折肱救之庶幾相與成來章之慶而吉也震為萑葦豐草之象以蔽離明為蔀也四與初皆陽雷光離火以明交明如臣主一德之相平也

豐蔀者晉蔚朝隮邪類榛塞能使大明中天之世幽如黑夜此龍德大臣所躍淵而未得即安時也幽暗不顯明則忠未足以貫日幽微不高明則力未可以回天主為猜主行非吉行未得格心之術不稱大臣之位也惟以震厲之初剛遇離明之初耀為一德平交之主晨光發明春雷起蟄則化凶而吉矣豐蔀見斗詞同意別在二以陰合五之陰為未信於君之象故往而見

疑在、四以陽合初之陽、為未安已位之象、故行
而得吉、陰宜静以俟變、陽宜動以就合也、
四為近君元臣、乃格心之佐、非逆耳之司、而剛
則多悻悻之風、少休休之度、德與位不相當也、
不當、則猜忌阻而不入、讒毀隔而不通、貞心反
見疑、中情不得白矣、必去其剛鋒、以消觸忤之
端、斯得暴其底蘊、以顯光明之槩、使君推誠而
任、屈體而諏、是所遇於主者、如游坦蕩之途、求
无險阨之礙、可以安意平心、從容展布、際光天、
扶化日、以其修之吉者、見之行、幽情上達、而明
主下鑒矣、初以剛濟剛、同心合德以上契、曰配
主、四以剛居柔、推心抑志以下交、曰夷主、離初
震初、皆長子主器之位、故皆稱主也、
六五、来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雷聲往来於天上、如經綸、電光閃爍於雲端、最
輝煌、此造化文章、與日月光華、共煥天下之覩
者、以豕日中之世、則文章華國、賢才是也、同心
合德以招之、平心坦度以容之、有爭則鑒其誠、
析肱則恕其短、此来之之道也、震二為来、五為
往而来、故云来也、六二文、明正位、為含章之臣
五以剛德来之、故能有君臣喜起之慶、有明良
合德之譽、慶者天之所享、神之所福、譽者中外
之尊親、聲名之洋溢也、
五當君位、六成中德、故招徠英俊、懷納輔弼、生
賓筵黼座之光、建經天緯地之業、成功巍而文
章煥矣、於是天與人歸、以享泰寧之慶、鳳馳雷
動、以收赫奕之譽、此真如日中天、光明照耀、群
陰消於烈焰、列曜附其末光、得天久照、中而不
移、不亦吉乎、宜照天下、此矣、
来者、震之来、厲離之突来、章者、雷電合而章也、
慶者、兌情之悦豫、譽者、兌口之宣揚、雷聲遠振、
離照增輝、共為吉也、集永安之慶、延永終之譽

此正以二之日中照五之天下而坎心可勿加憂者用賢之效大矣二至五有坎象而五臨天下則離明已消坎險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閴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户閴其无人自藏也

此君處豐之極而闇之尤者決難逃於消息之常數矣萬世所當戒也天際翔者鳥革翬飛于雲蔽日也自藏者深宮曲房眷安耽逸也震厲象而遯泥離明掩而入地也君宜向明出治而深居高拱以自閉藏溺其職矣

豐屋則九閣之隅不通蔀室則庻僚之隐不達閴无人則五位无主三台无輔兩階无班行三歲不覿則一日三朝之制久曠而三年一朝之典并弛尚謂國有君乎深居高拱大臣不得造膝小臣无自引裾蔽息荒至此日中能无昃乎天際翔者逞心放志縱於无涯驕態也自藏者掩過飾非遁於无跡慢主也窮冬之雷不發長夜之日不曉天怒人怨而鬼神且禍之矣

荒淫之主高宮室以明得意希臨御以樂閒暇或深居而簡出或盤遊而忘返朝宁空虛群臣罕覯如太康十旬弗返楚莊三年不出是也亡國之庭无人煬竈之君罔見王不假而憂且大矣古來日中之運善保之者其惟日昃不遑之聖乎

此卦外象同大壯故為屋宇內象同家人故為室家上爻兩闢引離明外向如户而長男中女少男少女俱不相應是為无人至六與三隅是三歲而離目不見也天際翔者高飛遠舉卓有凌霄之氣自藏者埋蹤匿跡全无出户之明其心愈高其身愈下離鳥妄遯於巽風震足冥溺於兌澤天地之所不容鬼神之所不佑也凡人主有好大喜功之志必有塞聰掩明之虞自智

則愚會勇則怯盛明之業多以此懸故卦中曰配主夷主言與臣德合志同无貢高之心无驕盈之態八荒為闥四海為家則臣下幸依其末光人神共歆其明德所云日中可勿憂而宜照天下者乎

䷷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行於道途曰旅仕於鄰國亦曰旅即次之安則小亨譽命之寵則貞吉謙以安陰小之分則鷲亨途貞以堅靖共之節則逢吉兆也此卦三陽三陰象乾君坤臣成否象上下不交而以內坤之上爻寄外乾之中位如去國羈臣託身於隣國之君故為旅且離明照於高山之上如螢飛耀為遠舉之輝遠人覩光之象也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乾坤大為天地小為君臣此以三陽三陰互交君臣成小天地之泰故小亨然以內臣依外君又為旅也臣以柔為正況旅居在外則君非相知之素身非習處之安尤當調劑柔之合而酌行止之宜者今居五得外卦之中坤柔順乾德

之剛因道亨矣、止以坤順為正、勿開忤端、以艮止為防、勿萌躁念、以此仰附離明之君、合上下之交、而永守其正、此旅人之吉兆也、蓋順乎剛、則奉令承教、可幸无罪、麗乎明、則將美承休、可望有功、以正合、非以倖投、豈不吉乎、以知止之明、合中天之照、凜登高之慮、嚴救焚之警、離明得所麗、艮止得所安、因時制義、所以處天地之逆旅者、道无大此矣、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山上擊石而火飛、獄情以剛斷而露也、鑽木而火出、獄辭以研究而精也、明決如火、慎重如山、以此用刑、自不濫刑以傷仁、亦不留獄以滋偽、民以質成而來、悅服而去、如行旅之往來得所也、凡行旅必須明於趨向、慎於防閑、而所忌獨在遲留、故以象用刑、不留非故欲速、正明慎之用也、明故坐燭立照、不使紛爭巧辨而有停因、慎故平允簡孚、不使蔓引株連而有稽案、又何留乎、明者離之繼照、慎者離之虛中、不留者艮之時行時止也、山上林木、被火延燒、最當速為撲滅、不可任至燎原、刀訟風宜速止、如之、互文為兌口上開、巽風下扇、亦折獄之象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詩云、瑣兮尾兮、正此之謂、斯者期望之詞、欲得其所處之安也、初為羈旅、亟求舍館、志趣卑陋、惟在懷居、圖安趨便、蠅營狗逐、此取窮之道、致災之由也、初乃下位而挾柔質、故至此、旅居之士宜首戒矣、

旅人初至他國、衆心覘望所係、其品格既鄙瑣而无稱、其趨向又猥瑣而可賤、其來意孜孜汲汲、所期望者、惟在叨一命之寄、希一廛之安、以此為志、不亦陋乎、志在求通、必至取窮、志在求福、必至取災、窮若上下无交、進退无依、而計无

役之此山路之阻於不通、災若買懐璧之罪犯、投珠之忌、而身且不保、此離火之焚於不我皆瑣瑣之自取也、在陳而堅固窮之節、至齊而萌辭祿之志、豈患此乎、

旅各有志、商志在行貨、士志在行道、貨取利一身、道取利一世、而所志卑則、所取亦細矣、瑣瑣猶小小、二陰相沓也、所着艮山之足、急於求止也、初位甚卑、宜求向進、而脈戀懐安、甘為人下、既絶遠大之望、必取窮困之災矣、蓋道尊德貴望重名高之士、有設館招之而不屑、開閣延之而不赴、而鄙瑣謀居、有不被逐而遭擯者乎、

六二、旅即次、懐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初之斯所、求安未得、二居中位、則已就舍而得所矣、即就也、次止也、艮山可依而止也、資者陰為陽所資、童僕陰為陽所役、以柔居陰、如旅人就客舍也、以陰助陽、懐其自扶之資、无慢藏之誨、以陰從陽、得其童僕之心、有駕馭之法、此以柔德安於正位、素位自得之道也、可以永守其正、終无妄動之尤矣、此柔得中、止麗明、能止於中德之純、克副乎明君之眷也、

即次懐資、則薄取寡營之恬節、可以寡怨於人、得童僕貞、則牧民馭衆之長才、可以效用於國、以此受其委任、必能效報德之功、食其廩餼、必可免素餐之誚、惟能端其志、故能善其終也、旅惟以童僕為衛、所以護其居、保其資者、得其貞、則寬内顧而專修外職、消羈愁而愈隆宦況、雖久居、終无尤矣、二合五為兌口、須於資糧、艮為閽寺、二以陰伏二男位下、少為童、長為僕、尤者群僚之指摘、明主之呵譴也、夫居處童僕、人情所忽、乃以此卜旅人之品、易教精微至矣、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

傷矣以旅與下喪其義也
焚其次者慢於防閑喪其僕者乖於撫馭雖能守正不免蹈危盡以剛居剛為執一之堅以陽合陽為偏枯之疾也厝火怡堂自取焦灼之災既傷其旅居之情衆叛親離自失救援之力尤喪其群居之義以少男正位偏於純陽故火勢上炎剛鋒太露未免不戢之焚獨陽不合主勢睽孤且有无徒之歎以二陽妬合二陰不助也純陽過於燥烈故火患生偏於激亢故人心散離火焦灼而下延艮山孤危而上毀也傷者曲突无謀厝薪忘警害及燃眉禍延隣國主賓之誼彼此皆傷喪義者主人乖撫馭以携衆心童僕卄叛亡以負主德居臣之義上下交失與淂貞相反也以旅與下者偏以旅居之困盡與其下使勞瘁不堪不與同甘苦也

九三上有離火來逼中有巽風潜鼓兑情不悅艮止不安故象如此上爲明主黜逐露處無依下為私人背棄孤立无倚乖僻之所致也此時若守常而不知變必瀕危而不可救矣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資者周身之需斧者衛身之器處者久居也久居他國禮遇亦隆而任用不專未有寧宇故食用有餘身雖不困棲遑无倚心則不安如孔遇齊景孟遇齊宣禮虚隆而道不行不得發舒以快暢其心志也以陽居陰如高賢屈於下位故為未得以離居四如日月阻於陰曀故為未快資者艮果為離腹之所需斧者離兵為艮手之所握不快者巽風未暢兑悅未舒也
既已久居則遇合不患无機展布亦當有地矣然僅糊其口不能於稍食之供大效解推之報僅贍其身不能以藏身之器大收盤錯之功是

惟不足以展其才，位不足以顯其德，享其資為素餐，握其斧為虛器矣。不得伸其志，豈能快於心乎。蓋旅人惟以行道為心，道之不行，拂其心之本願，雖久居其位，厚享其祿，不免慷慨而抱戚，終當以決去之志，快其自重之心矣。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下四爻皆臣之違他國，此一爻則君之來遠人。言君能得士享報，正言旅人能得君行道也。賓旅來集，其中有挺直英華者，揀而拔之，不惜幣聘祿食之費以招之，則小往而大來，初損而終益，可以致治享赫奕之譽，可以成功受寵錫之命。上能施祿及下，下乃報德及上也。柔遠用賢之效如此。離為雉，而五其正位，其耿介肖士之節，其文明肖士之才，得賢之益，如獲禽之利。艮手效離兵之用，離目獲艮山之珍也。譽者兌口宣揚，命者巽令褒獎，皆用賢實效也。

射者，取其才於群偶，收逸品於幽棲，弋之期必中也。雉者，林麓高飛之彥，草茅匿伏之英，招之期畢集也。一矢亡者，授以一官，假以一職，弓旌之聘，橐槖之需，待之不惜費也。既有揀擇之明，又有收羅之量，故人皆慷其恩施，慶其知遇，矢心報效，協力助勳，於是名聞天下，光照隣國，而譽望聿隆，匡王定國，闢土加封，而寵命申錫，下之報稱厚逮於上，以上之恩施先逮於下也。此柔遠人來四方之歸，報禮重為九經之要也。五以虛中麗天而照，故能以明君得良臣，以顯名成厚實。此柔得中乎外而麗乎明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先笑者，六五兌口之歡悅，合六二巽風之浮動也。此離三大耋之嗟，當上九亢龍之悔，則焚如沱若，不免窮途之哭矣。預曲突之防，則巢不焚，

凜馭朽之警、則牛不喪、先笑後號若、狎怡堂之安、騖焚棟之烈、喪牛于易者、徼行險之倖、失居易之安也、旅人久居上位、如巢於危枝、自喪厚貲、如覆於坦道、肆情買禍、慄安敗名、君不負遠人、乃遠人負君、亦自負也、

離為雉、九居上、有飛鳥之形、而以陽合陽、處於亢地、以山之高、益火之焰、有焚巢之象、如旅人不知止足、位高寵盛、不戒自焚、不去禍及、雖有咎而不永終、雖有命而不克延、不可使聞後世矣、巖石之懼、積薪之戒、可不早計乎、先笑者志滿氣盈、巽風浮動、慶遺逢之方偶、後號若罪深禍烈、兌口哀鳴、痛喪敗之不堪、莫之聞、與譽命相反、不可聞於人而致譽、則謗議沸騰、不可聞於君而受命、則誅夷決裂、彼以吉終、此以凶終矣、旅人无容人之量、无保身之哲、固寵怙權、妬賢專利、其禍福宜相反也、

旅人寄居、如鳥巢樹、警戒則安、放逸則危、狂飛不止、厝火及燃、室毀音哓、身敗名泯、此以先樂貽其後憂、以習安致其速敗、如牧牛者、每失于平曠之地、狃於放逸、而踈於防閑、不能保令聞不能免後患也、離利畜牝牛、又為大塗、艮為徑路、此離極已失本位、合艮陽如縱通途、上變則為小過、故以飛鳥之災、惕之坤牛之喪、例之、上而不止、淂而終喪、如衛鞅李斯是已、巽風鼓而旋、罷兌口泣以繼歌、離火發而莫禦、離牛放而不牧、不免氷山之敗、不保艮山之安矣、

行藏去就、士人大節、賓賢禮士、邦家大典、故作賓者、擇木而棲、擇地而蹈、不可无見幾之明、守身之義、柔遠者、擇才而用、擇禮而施、不可无知人之哲、馭士之權、旅之六爻備矣、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下巽上

卦以二陰長女為主故云小而四陽協助中位皆陽其亨則陽德之亨也巽者遜順而无変獵可以驚自強不息之途故利行遂巽者遜讓而无抗忤可以安代終无成之分故利承尊盖順風揚帆一息可致千里從風向化一心可事百君也卦中五象三女共完坤德故以順為巽二五各秉龍德故利見大人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入也在心則虛懷坦衷委婉以入精微在事則迎機循序從容以入欵會此陰柔之用善調剛健以運之者也此卦四剛為體上下俱以實心行實政而四則君之虛已以詰臣議初則臣之虛心以晰民情以此重加商酌中為命令上安有志之不行下安有情之不順者乎小亨者臣遇虛中之主將順皆通途民奉柔道之理嬉游皆樂境也志者心所之也心體渾一乾元之剛而萌為志必由坤順之活潑引之以通微致遠此二五雖龍德正中非巽何以行乎中正其行之大本剛巽其行之大機柔順剛而亨巽之无所不利也利攸往者任四方之風動華夷皆應於從風之化利見大人者煥千古之風猷明良共協於移風之候矣

天以風鼓萬物必疾徐接續始能發其生機君以命率萬民必諄復丁寧始能開其覺性是皆剛健而以柔順行之建中表正以通其志於天下盖天生物之志惟風播之君化民之志惟命達之也於是民從令如草從風回心向化以其柔情順上之剛德矣初四臣民皆陰位故曰小君令通行於臣民故曰小亨如風起於土囊蘋

末而力能排山蕩海始乎小卒乎大天下孰亨於此者臣無制命民無梗令皆順剛也

巽言謙遜而初言武四言田以二陰從四陽用剛為主用柔相濟剛乃植立之幹柔其運旋之樞也蓋用兵則張皇不如嚴豫而臨事則安閑正宜振作如風性若緩動物最捷君子德如風宜以坤順行乾健也若非剛以主之天豈能以虛聲動物君豈能以空言諭俗乎

巽者命也重之即以申前命也君德主剛可獨斷獨行而丁寧申重巽以出之蓋以柔濟剛調於中軌於正使我治民之志以曲當而必行耳行則民德之柔敢有不順君德之剛者乎夫順者奉上之通義小民之亨途也率此[illegible]以往以遵上命以從上志以此見剛德中正之大人何不利焉蓋大人操御天之權乘飛天之運秉合天之德天且不違而況於人故大人虎變天下風從由小亨而成大順則巽之入神矣

君出令臣行令民則奉令者也五以剛德端出令之本二以剛中調行令之權君能制命臣能佐命既交參而互酌又三令而五申所以善用命者至矣蓋五以剛德獨運二以合德相成居中秉正一以巽順之志舒徐委婉以行之不以操切煩苛驚耳目而縶手足以此風民民何有不從風者初以民奉君四以臣率民皆以柔德順從風之靡嚮應行於流水之原此在臣民安其本分共行於小亨之途在君相享其成功坐視乎大順之風矣此見天子至庶人皆當以巽志為敏行以希聖域則優游漸進可馴致於大成以遵王路則淳悶苗功可化成於久道而无利於見大人蓋五飛天二在田方以巽志申命成功而此偏為兩德以奉上命則上以協聲氣之求下以賛文明之化利孰尚焉此卦以坤初爻

順乾中爻以長女則于之德助中男順治之風調劑柔之用代乾坤之職者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風者天之令命者君之風隨者先後相連隨申者再四重申訂也風必前于後喁方可應時生物大造以此收吹萬之功君必三令五申方可率民興事大君以此效奉三之職同一順而无拂信而恭節也

隨者隨時春溫秋肅其用无所不宜隨者隨地高山大澤其力无所不及君之政令所以酌寬猛之施調遐邇之俗象此也申重其命以巽語丁寧如風之滲肌不覺而人情自暢力行其事以巽志時敏如風之鼓橐不休而物化自神煥風猷端風範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三揖而進一辭而退士之盛節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六本陰柔如在進退遲疑之交初宜斷決當用號令嚴明之法兵行詭道利用陰師在制命利用剛也初為陽位原有中正之志柔方順剛尚持進退之疑志治以治兵之法治心也進退有節乃士人之義而剛斷勿疑則武人之推巽為進退其本象也巽為申命而命莫嚴於軍令故首及之

初在方進之時而陰乃退遜之志方蓄多疑未敢專決利用武斷堅壁固守以此治武則進作退止剛柔互用法之正也以此治民則令行禁止動靜合節風之順也蓋惟疑故能深謀熟計以求其治惟治故能決幾制勝以釋其疑此巽志而時敏明志以致遠者凡武人有進无退巽者有退无進故巽之決斷利用武武之持重利用巽勵精鼓銳以深心敏事輕裘緩帶以雅度

臨戎進退之調於節剛柔交適於中卑所以靜
治不諱民所以順治不悖也此所謂剛巽乎中
正而志行蓋巽以矯太剛之偏則中巽以融純
剛之僻則正志疑志治乃志所以行也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
得中也

古卜有蓍室室有蓍床使人代[illegible]則卜者退巽
立床下以聽也九二剛德本具有為之才乘柔
用巽尤切妄為之慮故不敢決於心而謀之於
神不敢信於意而稽之於蓍退[illegible]床下精誠虔
卜嚴巽將事既用史以占之見掛扐之縱橫又
用巫以禱之見玉帛之交錯決嫌定豫順命奉
天此以九之剛濟二之柔調劑得中[illegible]止合節
既已逢吉且可免咎矣以二柔中合五剛中兩
得正中合為全吉

史掌占卜以代人祈神亦稱巫稱祝史先為巫
男曰覡女曰巫巽女亦巫象也紛若者兌口之
雜沓離目之瞀眩互象也巽為不果為躁卦本
象也周禮巫一人史四人胥四人用匪一人且
巽床下以聽之不敢自用自専巽之至也

床蓍床也巽于床下主人告畢退立而使史巫
代占也紛若正揲蓍掛扐之象也虛心靜聽積
誠動天謀之於衆決之於神卜[illegible]其吉終爲无
咎矣蓋陽居陰位其剛正足以孚神明其柔順
足以精謀斷德調於中巽協於節以此上交五
所謂中正而志行兩陰爻以柔[illegible]之也床下舊
解謬甚今正之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巽本美德而陽居陽又來陽合陽[illegible]陽爻妄遂
至於頻則優游寡斷重發喪功如號令徙煩功
業愈廢虛文太盛實意彌衰此三與上皆以過
而窮也志窮者既不能以疑而善謀又不能以

治而迷斷、且不能以中而擇吉、束手无策、策足
不前、退必不休、置身无地、異乎中正之志行、窮
於无所變通矣、縱剛何以不躁而巽、不隔而吝
也、有勇无謀、文成退縮、有位无権、每多推諉、无
柔以導之、則剛為坐困、窮之道也
謙以三為節、思以再斯可、過恭則勞、過慎則葸
頻數无度、遲回不決、窮之道也、蓋事幾通變、婉
轉曲折、全在柔以濟之、此重剛之位、令出多門、
権无專制、道禮忘節、過中失正、不能使柔以順
剛如從約不堅、泰多割地和議、本是虜已渡河
故武人進退无恒、則敵來其惰、史巫紛若不已
則神厭其瀆、志不調於中正、不決於果行、且吝
而不亨、窮於无攸往矣、志疑以虛心、撥事變也
志治以小心、決事幾也、志窮以真心、室事勢也
疑以擇中、治以用中、合之為得中、此則過中而
悖矣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進退、進疑、此初之悔、今柔來二剛、則疑悔盡亡、
而武功可就矣、以田獵獲禽、象網羅得士、蓋推
賢讓能、大臣挹遜高風也、
田本武事、利用剛德、而坐作擊刺之有法、步伐
止齊之有序、无禽荒之悔、有載纘之功、以文事
飭武備、以柔抑調剛、果正以進[illegible]之節、用武人
之貞者、蓋合圍三驅、頒禽三等、習射澤宮、備有
禮度、上申命、下從令、皆巽乎中正、柔順乎剛也
三品者、羅離、雉之文明、多獲者、兌口之飲悅
有功者、本巽命之終事、寅恭師濟、遜讓孰大於
此者乎、虞帝溫恭之遜、先於闢門、周公碩膚之
遜、勤於吐握、協此義矣、
六四柔居尊位、既不能獨斷獨行、又不敢自專
自用、惟網羅士類、弋取英才、以隆折節、以表虛
懷、故有田獲三品之象、內三爻如上中下也、上

士中士下士皆其收採以廣集思之益以成共
濟之功者大臣屈己爲賢俯躬下士巽之正也
初方志疑而此任賢於勿疑初本志治而此求
賢以輔治茂推敘之功免負乘之悔矣吉者田
獵獲禽擇取三等謂之三殺上供宗廟中待賓
客下充君庖士之度材授職協力奏功亦如此
也大臣蒐英羅俊如于田之格[illegible]材校能如
獻獲之頒禽方可免悔於身效功於國以人事
君義當然矣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
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操中命之權作風化之主居巽之正位秉
剛之中德但能永貞即成无吉蓋備合于共享
得中之吉也在臣為克供厥職而无咎在君為
允孚於臣而悔亡矣悔亡者風能掃除積垢令
能蠲洗積習也无不利者風行而无不偃令出
而无不從也无初有終者出令之始尚托空言
行令之後方奏實績也前履一陰如屈己旁諏
虛衷參酌不自用而惟人是用臣有權而君无
權也无初也先庚之三日木受克也後庚一陽
如同德相濟協力奏績不求功而人效其功也
无成而君有成也有終也後庚之三日木受生
也飛龍在天位居乎正乾元用九德調於中所
謂剛巽乎中正而志行也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何不利乎巽卦序不而五為一卦之主故此發
之且庚金初受坤母之生適當長女之位庚位
正值金風之候專司出令之權取象非无義也
陰水陰木陰火一氣相成所云小亨也
先天圖巽居庚地兌居巽地二地互更有相勝
之象有相成之義先庚三日遇丁火則以火煆
金以金斷木金在鎔而木就斧如發號施令之
初陶鑄裁削前无成法內无成心故曰无初後

庚三日、遇癸水則以金生水以水生木、金適用而木成材、如立制定法之後、節解枝分、令出惟行、言底可續、故曰有終、且金有從革之能、象君之從善轉環、庚為更新之義、象君之維新斷制、金以剛為性、木以柔為質、所謂柔皆順剛、正所此九五之剛從風而奉令也、二以剛居柔為中此以剛居剛亦為中者、以上下各二陰一陽調和得中也

庚者而方之說金也先三遇丁則受命於夫以兌巽木後三逢癸則滋上下水以生巽上之兌之後生之陰以虛迎陽以實繼故曰无初有終也九五居位有克之者以匡救其惡於方始為繩削有生之者以將順其美於克終為培養長善救失以成居德而後禁暴帥仁以施居令正己正人守貞去悔何不利乎貞即武人之貞乃紛居之吉悔亡則去悉窮之吝而享有功之度此九五金收前四之利經文締武人之行也位正中皆左輔右弼前凝後丞上中左為以守至此為虛心之益之極建中所謂剛巽乎中正也當君位之尊秉剛德之正居上陽下陰之中柔順利貞之女完其坤德配合乾健矣

或云丁當也風必應候而發也癸歸也風必盡勢而止也、發號施令必當於幾春夏秋肅冬非時之風氣訓德課功必歸於極春華秋實冬不煥之風猷此亦勝舊解丁寧揆度之說幹蠱取維植故言甲不出令主斷制故言庚金巽為木而金克之斷削裁度以成材猶出令之君由切磋繩削以成德也、无初有終者凡更新之令必從前所未有之事、至後方遵令以奏功也若幹蠱則革故為新、乃終則有始矣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風毋來於末力陽亢窮於亢位此上之貞不免
於凶也上九時當變通功應成就而陽亢陰竭
力屈計窮此時而猶巽乎床以聽占則瀆而神
不告窮而變不通不惟无功抑且有喪資置於
懸磬枝宫於求乎此非亢龍之不知進退不知
得喪有悔而道窮者乎如是猶守貞而无變計
雖不失其正乃蹈於凶矣正者[illegible]之剛德不
淪於邪徑凶者陽氣之偏枯自敗於窮途也獨
陽不生无滋息之機故喪資亢陽有悔有挫折
之勢故喪斧至上爻則互兑互[illegible]皆不效用止
存正卦其象凶也惟上變為陰則成井養之不
窮三合為陰亦為渙散之无悔矣
二以柔中用卜初筮則告故為吉也至上乃通
變之時九亢剛果之德而一於退遜果足伏戎
再三瀆筮重發喪功則不能謀食而乏養生
需兑口之饑虛也不知修備而失衛身之具離
兵之屈折也雖安分不失守正而寡斷自取因
窮不亦凶乎上與三皆純陽過剛不得柔以勸
之故不交四是喪其三品有功之資不交初是
喪其武人勇進之斧也三已窮於志而不能行
此并窮於身而无所往非見剛柔合德之大全
孰與矯其偏而成其正乎
風久則末力衰令久則積弊滋但在窮而當變
之時宜用巽以[illegible]之術泥於守正不免逢凶
益巽本美德然[illegible]寡斷利於用中有兑說不
可不決之以離明有風行不可不震之以雷厲
也

兌上兌下

兌亨利貞

陽舒陰慘說者陽之德也二五皆陽居中位故六爻凡以陽合陽則吉以陰合陰則凶天必生機鼓暢始百卉敷榮人必喜氣發揚乃百骸調適故曰順天應人說主順而不拂故常爲於亨途說毋和而易流故當閑以正道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二五皆陽剛中也三六皆陰柔外也惟剛中故能發舒其志惟柔外且能婉順其情既調之以說又閑之以正順天道之自然體其至仁陶宇宙於太和合人心之同然投其公好諧室家於胥慶故民心競勸忘身殉國上以說施下以說報也說者以上說下民之所好好之所欲與之聚之也以好逸之心爲佚道之使而民效力以好生之心爲生道之殺而民致命以一中調劑君之降心體民情也以二陰從陽民之傾心戴君德也然天必以秋肅濟春溫而後物情欣遂於向榮君必以法紀調德澤而後民心鼓舞於從欲故說以利貞爲順應也

天道好生而惡殺人情喜逸而憚勞故春氣至則物皆欣欣而向榮王化行則民皆皞皞而自得忘勞如豳民勤穡事而獻羔羊忘死如周師會孟津而陳牧野无言之格不賞而勸則以時出之德見而民莫不說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湖海澄泓謙虛善受之府也江河淮注活潑不竭之源也朋友義重聚樂以說而相成長善救失如澤之交潤講其所習而義精習其所講而仁熟誠明合一之功德業規勸之益也此朋來

之樂遠勝於離群索居之苦時習之說只適於
鳶飛魚躍之趣也、
麗者兩體之駢合澤者一脉之交潤也、凡衆朋
友以資講習者、取長補短酌異歸同、駢麗之各
列也德行滋長習氣潛消潤澤之互浹也古云
強教悅安相說以解皆兌說之義也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心和氣和形和而天地之和應之、上下相說至

此此天地太和之象上古時雍之化也蓋陽在
初爻如居德方亨民心正朴此時上下相信疑
端未開上不疑下之倍下不疑上之驕、一團和
氣同心相說、上肅肅雍雍下皡皡熙熙而已、
陽和始萌、剛德乍露、天理渾合人欲未乖、以發
皆中節之和、應方春時和之令、此乃天性自調、
人情適契、我本无疑於心、人亦无疑於我、蓋義
理根心之說、非驩虞貌合之說也、以陽德居陽

位凡當用事之初、故其象如此、蓋初爻未變為
坎之狐疑、方諧於兌之附決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孚者、一德之孚、與上下三陽同心合德相孚以
成說也、志者、心所之也初未疑獨陽自信於一
心、此悔亡、衆陽交孚於協志也、悔亡者內省不
疚信志者、无惡於志陽剛掃蕩陰慘也、
剛德處於柔中是正直濟以忠厚、故能上信於

君下信於民合天下之悅以成其安社稷之悅
也秉剛德既斷而不疑居中位尤安而无忌故
能自信其志亦使上下共信其志下則傾心仰
戴而民胥悅、上則委心倚任而君相悅泰運元
亨、動皆迪吉、更何悔乎、蓋二居臣位、以悅民則
疑於市恩、以悅君、則疑於獻諛宜其有悔而惟
中以成信能消而亡之凡疑在事前悔在事後
未有信而懷疑尤未有信而貽悔者悔亡正見

其說之全也、
初以真信乍動、疑端未入、則孚信之名而化之、
二以中德自守、信體益純、則絶疑之悔而亡之、
說者陽明之舒暢、悔者陰晦之悽惻、陽盛則陰
微、不兩存也、不疑以行事言、以元和發為中御
之和天下共由之達道也、能信以志向言、以剛
中還調未發之中、萬邦協和之大化也、一人向
隅滿堂不樂、悔之能妨說也、陽和布澤、萬物生
輝、巽風驅翳、離日破暗、說之能除悔也、此云孚
兌原真心在悅君、而五孚之則為剝、蓋以二之
柔調五之剛、所以抑其過矯其偏、有剝之義、可
見真能悅君者在鯁直、不在逢迎也、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來兌者、逢迎以為悅也、當先而奸為逢、窺指而
曲為導、惟工阿諛取容之術、以伺候君側、卑為
招納引誘之謀、以投合上旨、屈己徇人、居下接
上、德不稱位、難免於凶矣、以陰居陽、如以柔媚
之資叨鯁直之任、以陰從陽、如以卑諂之習趨
承奉之門、容悅之佞臣、易悅之小人也、
三為臣位、有澤民致君之責者也、然撫綏无術
徒以私恩小惠結歡娛、納約无權、但以纖計小
忠工順旨、是位望尊崇、志行卑下、不相當矣、一
時雖可冒虛聲、徼倖寵、終不免於負高位甘下
流、不亦凶乎、
陽變陰、既自失其剛德、居在三又反滋其躁急
故不能以己之德往以孚於人、乃欲使人之心
來以媚於己、蓋力之柔既能和而不能倡、位之
偏亦居邪而不居正、以一陰介四陽之間、上接
下招、前瞻後顧、情多妄悅、口多過諂、於是招搖
失少女之貞、結納乖大臣之體矣、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四以剛德自居近君之地、乃以柔資、不任獨斷

之推故虛心好問以求共悅而不敢安心肆意以遂私悅意見介於互岐調停介於參酌此多諫少斷近於過柔之疾然舍己從人終有和衆之喜善用其剛德克宜其高位者也商者離之臧嗟巽之紛若喜者巽風之鼓暢離日之融和慶若兊情之悅懌兊口之稱揚也

商者心口相語介者彼此互持疾者偏僻之未調喜者快悵而自慰也務詳於商確而不敢自寧顯示其瑕疵而不敢自諱始雖悅未遂而商終相說以解而喜消嫌釋憾先憂後樂此大臣以集思為和衆以畜君為好居者君臣喜起國家樂利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矣商以決其所疑求其所信修己之行以聽人之求故終能快於志而當於位也介即上下陰陽之介傷於陰毒則疾協於陽和則喜矣

剛德不足以獨斷柔位不敢以損決以此用商

商者酌量於可否從違之介參調於寬猛和劑之介競惕未寧介然於中若在疾苦之呻吟疾痛之診切者此介之明正商之確而疾之形即喜之兆也蓋四介上下之中此天人之介君臣之介也故商以決其所疑求其所信恐來之失正懼引之悖道皆疾疾之有資於藥石者力持其介務底於寧庶其可以順天心諧君志且得下應民情乎始以巽順而遲回旋以離明而暢達調為勿藥之有喜諧作普天之同慶矣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九五以陽德居陽位恐過於剛當借陰之劑以濟之如高明俊邁之君當借老成持重之臣挫其太銳剷其過激格其心以和其德也孚於剝者九二以孚而獻悃志在剝君九五以孚而推赤亦安心受剝於臣明君信於直臣虛心資其苦口為之忍嗜過欲為之貶躬屈體甘受剝削

不嫌侵蝕此雖君有折節之嫌臣有犯顏之迹刻核危厲疑於不情然陰陽相濟正以成其君臣相說從諫弗咈正以明其居上不驕也以孚而受剝以厲而節說純剛之位正當如此

陽居陽位雖剛中未必盡柔外也能信於陰之剝蝕以抑其過而調之中能甘於剝之危厲以挫其剛而濟之柔此在君之位適得其正理適協於當然虛懷能下人盛德宜乎位矣

剝者陰剝陽也三以來逆於前六以引導於後皆能以將順揹君之德間剝也二以孚兌自信格君之志以信釋疑以商攻疾尤將以匡拂奪君之便亦剝也君以剛能獨斷中能允執以同心合德收衆正以危心諫志却群邪不以順為悅斯真能悅以无忝厥位者也君乃悅於人非悅人者故獨不言悅而言孚腹心信於股肱居道正當如此剝卦以五純陰此以五變陰則兌化震之來厲巽之長女以配震男坎之中男以配離女上下皆得位矣英主不喜逢而喜規不好佞而好直此自君德之盛必拘為誤信小人者陋也

剝非美名而以孚受之則生我之藥石也厲非美事而以孚得之則成我之砥礪也蓋兌時多逢欲獻媚所必獨剝耳惟溺豫躭安所難獨厲耳孚而有之以從諫改過則拂我者之愛我深於順也以勵精圖功則勞我者乃安我勝於逸也此惟剛德之果毅與陽位之奮發始能之故曰位正當也剛變為柔既以坎憂抑說情之過兌化為震又以風行鼓雷厲之勇所以執於正而裁於當也或云兌當正秋八月剝當九月繼之序卦有相濟之義然大旨不專在此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陰居陰極過於便柔不思巽直勸忠徒以甘讒

嗜佞、招引容悅之臣耽於非道之悅舉朝皆泄
泄之習盛位无赫赫之光矣盖喜逢憚規踈忠
近佞最足以晦蒙主德汚濁世運六與三以兩
陰相合有陰晦而无陽明所謂昬德之朝也明
良合而庶績熙其道乃大光矣
說者上說下也下三爻言成說之象上三爻言
用悅之椎、四之商因初之和以思保其和、圖永
安之計者也、五之剝因二之孚以善成其孚、弘
交儆之益者也上之引因三之来以招納其来
啟衆邪之路開群枉之門者也說雖太平之風
泰交之象然上下相說必以寬猛相濟君臣相
說必以獻替相調此易必貴剛柔之中也
凡上爻多係一卦餘氣總上而結之也夫兌悅
之情易溢而難收雖節之猶恐其過也、況當有
餘之後猶復引而長之如十日之飲、如十旬之
咬糟隄肉林之无厭飲酒賦詩之不轂則任其

意之所適縱其情之所便寧復知底止乎於是
志日昬迷行日蔽錮純為陰濁所翳陽明之光
熄矣未光則不知天道不識人情而悅尚可保
乎、象不言凶者三之来既凶則引之来者其凶
不言可知矣故卦曰利貞惟貞乃能斷其引扗
其来以節其說也
君臣相說泰交盛際然惟孚則吉商則寧剝則
厲、而下来上引則凶此都俞必辭以吁咈、而喜
起賡歌、必先時幾之勅遊豫深〻於流連而守
宙太和備中无逸之警也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此卦正周禮辨方正位、設官分職、率屬馭民之法也、初言養民、次言教民、三言小臣、四言大臣、五言王居、六言侯服、言有序、亦有據周孔恐訓甚明、而舊解失之、

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事神先於事人、水以載舟、亦以覆舟、定民先於定制、予者、通天徹地、格神聚氏、開萬世無疆之業、貞者、辨方正位、居中制外、欲萬世不易之法也、建國以宗廟為先、且必度川原而興土木、觀風氣而辨水土、故云、

三陽三陰、天地定位、上以二陽統二陰、下以一陰從一陽、位次整肅、如王者建邦、居重馭輕、柔遠懷邇、臂指相使、綴旒相屬、蓋風行水、前唱後隨、水從風、鱗潆縠縐、皆以次序成章也、和風解凍、而水始得奏滋息萬彙之功、順風揚帆、而水始得效流通萬里之力、風水之相須、脫矣、故曰利涉大川、王都以通百川於利濟、曾萬國於朝宗、公劉觀流泉、武王注豐水、非此謂乎、

此卦上乾下坤、本否象也、上得一陰以大臣調劑德、乃能以乾健端風化、下令於流水之原、下得一陽、為大君酌柔中、乃能以坤順平水土、奉令於從風之誼、由此沛大號、渙王居、消否端、而維泰運、蓋建邦正否後之更新、謐國乃泰初之經始也、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渙曰亨者、王者經綸制作、乃通行之大道、酌剛柔而制中者也、剛在外來、而二為內應、故不窮、柔居外四、而初與相交、故上同、君臣合德、臣民效順、此相得之妙也、剛不窮、故能決斷以定經制、柔上同、故能和協以奉使令、由此制禮作樂、

體國經野、㭙神馭民、居中制外、渙而能聚矣、舟
楫之利、取諸渙、不可收利涉之功乎、以風乘木、
以木濟水、則順風揚帆、因天之便、鼓楫乘流、順
地之宜、同心共濟、收人之力、利求而功大矣、叅
得位乎外而上同者、初得民位、三四得臣位、皆
上同於五之王位也、
禮云、王在廟、前巫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
中、心无為也、以守至正、蓋在廟王祭、在朝主治、
同一制度、各有條理、皆渙道也、廟祭以萃神靈
之渙、朝會以萃臣民之渙也、若濟大川用作舟
楫、同舟共濟、明良奏功矣、水能載舟、效忠徒之
楫、舟能濟水、破長風之浪、孰非資民利而集王
功者乎、首揭廟祀重典、而郊壇宮室、邦畿國邑、
悉該之矣、
剛者君、柔者臣也、一剛上居於五、獨正君位、而
兩剛分內外、戚司、與君合德、如君內拱而化行
域外、嚮應无窮、一陰下處於初、得安民所、而二
陰叙大小臣位、與民同心、如臣外封、而心拱王
居、會同无異、此盛世之経制、分之為萬邦、正以
合之為一統、岐之為分疆別界、正聯之為聚精
會神、渙之妙也、是以王者假廟告虔、則諸侯奔
壯從祀、平時布散而居、有事絡繹而集、此王者
居中制外之大權、建中立極之大義、以執中之
心、聚祖考之英靈、即以宅中之位、統臣民之脉
絡、清廟諸篇是也、乘木涉川者、㵢風氣之上游、
源流萬代、而國祚綿長、濟百川之方至、沛風猷
之大順、梯航萬里、而王靈赫濯、滙四海之朝宗、
享遂到之利、垂永賴之功、渙所以亨、此矣、此文
王遷豐、周公营洛作用也、萃以齊民志、渙以定
民居、一聚一散、異名同用、解者混而莫知、
彖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享帝者、內致其精誠、而趨蹌奔走之合節、立廟

若、外煥其規模、而棟宇榱桷之盡制皆風行水上、自然成文、渙之象也、合民心之渙、以萃神靈之渙、宗廟社稷、立國之首務也、風能動水、如誠信之感通、水必隨風、如神靈之潛格也、

維皇顯赫、鑒觀四方、而郊祀以致尊、則可儼天威於時保、先靈陟降、在帝左右、而廟祀以致親、則可迓先嘏於儀刑、此其積誠聚悃、萃心神之渙、而以精一凝禧、乃能格帝享親、萃天神之渙、而以歸依注眷、此渙之取義深也、維王建國、郊廟最先、故象辭以該一卦之義、誠重之也、

天風一行、而水以萬疊之波應之、王令一行、而人以萬方之心應之、此渙象也、王者馭天下、必能渙之而有紀有綱、乃能合之而使臂使指、故一享帝而天下貢其包茅、一祀廟而天下薦其廣壯、幽之而天親潛格、即明之而臣民響應、化捷於風馳、令行於流水、此王者所以法天而用渙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凡能馭衆而聚散之惟命、必能撫衆而恩威之並著者也、立國之初、用恩政以拯民生、制田里、教樹畜、使富庶成風、孳畜蕃息、騋牝三千、四壯孔阜、則民力有餘、去逆歸順、民情感德、傾心效順、可以麾去招來、可使趨仁赴義、非濟渙之第一義乎、治民之法、必能渙之、方能聚之、辨其異而分田制產、方能統其同而奉令從風也、周禮大小司徒居民之制是也、其法、比閭族黨、辨其居、六畜車馬、辨其物、此初言馬、二言車、正此意也、坎於馬為美脊、於輿為多眚、而巽以王命申而行之、故云、

初方入坎險、象民遭陷溺、所當亟拯救者、庶者富之所以拯也、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則馬壯非乎、修救而憔悴蘇焉、家富馬良、人富而禮義

附烏尊上敬長、大順之風也、民生遂、民心順、則
立國規模大可観、而經制漸可興矣、
初為民心方渙之時、故用拯為、坎馬方育之始、
故令壯、且坎初、即坤之初、牝馬行地、柔順利貞、
故云順、又卦中三陽、合為乾之良馬、此以陰濟
之、如畜使壯、成坎之美於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机軏、同、小車所以行、坎與多眚、宜奔以試習之
也、駕馭有方、馳驅有法、乃能渙而奔之、如云車
馳轂擊也、後車不休民之勤、生不匱也、路車有
式、民之習武不弛也、生資裕、則无饑饉之虞、武
備修、則无兵革之警、消亂弭災、悔俱亡而願谷
得矣、初言生聚、此言教訓、以此坊民、内順外嚴、
從此而賢良在位、朝宁生輝、有不布號令而定
經制、遂求治之願若乎
兵車衆車、紛馳四出、車如流水、御風而行、渙奔
也、轨轡如組、不失其馳、内得中心、外合馬志、得
願也、車足用而人情快也、任民則車半馬徙、喜
家給而人足、在君則車攻馬同、幸國富而兵強、
上下之願、无不得之悔矣、二以剛德居柔中、如
以武備寓於文事、以震初當坎内、尤以恐懼急
於修防、卦中三陰、為坤大輿、此以一陽率而引
之為奔、成坎輿之通也、初言拯急於收拾民心、
此言渙、乃始須行國典、中男秉政權也、
此既富而教之也、机以駕馬、兵車之制、坎為輪
為輿、為矯輮、以乾良馬、駕坤大輿、馬驟車馳、渙
散而奔也、蓋民力已足、可率之以習技、民心已
順、可導之以知方、先事之備修、則後事之悔亡
矣、此時君勤政以從民願、民奉令以從君願、上
下交得、而國不已大定乎、坎中周濟險之渠、震
初預驚遠之謀、巽風申行事之命、艮山周列限
之防、象如此也、

初以一陰合四、而三陽有資、是坤順調乾馬於馴良、二以一陽合五、而三陰有附、是乾健馭坤與於馳騖、此救時急務、旋乾轉坤、濟世弘謨、傾否開泰、王者建邦之妙用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民富國強、則俊傑在位矣、在位之臣、志在外而狥君、不在内而狥身、惟思效力封疆、分猷海宇、故委身事主、忘軀狥國、以一身散而遍委之天下、以天下分而各荷之一身、天下事皆一身所分任之事、此一身、乃天下所分用之身、則吾任天下之身、无所不效、吾安天下之志、无所不伸、下不負民、中不負己、上不負國矣、志本在外、經営於外、遑得所志、更何悔乎、效於有道之朝、无失身之悔、明於鞠躬之義、无曠官之悔也、

三乃群臣致身、各守一職、或佐耳目、或司喉舌、或專心膂、或備股肱、故曰渙躬、各效職司、不相朋比、各分猷念、不務雷同、寧有外矯飾而中慚、初失節而終悔者乎、内則六官分職、外則五服效貢、建國之大義也、巽股坎耳、艮手震足、各效職於外、以内拱一心、王者所以通天下為一身、胼手胝足而不辭難、剖心折肝而不避患、備歷諸艱、自成一局、志士所以引天下為己任也、

此建國之後、設官分職、周禮六卿分屬是也、夫官匪以多人共營一事、亦匪以多事并責一人、官任其事、事稱其官、君若渙散其人以就事、臣若渙散其身以為君分任事者、耳目各效一司、手足各供一職、不相猜忌而起交爭之隙、不相比合而貽結黨之嫌、此王制也、蓋男子志在四方、東西南北、惟命之從、志在壯行、節義功名、惟力是視、王若善用其身、乃善成其志、士各得志、无悔於厥心、乃君能得士、无曠於厥職矣、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群、元

吉、光大也、

四乃大臣六卿之長、百揆之司、職在統率群僚者、故渙群、開誠布公、无所偏黨、分倫別類、不作模稜也、大臣巍然卓然、挺樹傑出、如平地有丘陵之高、共仰具瞻、非平常可擬、以此正色立朝、正身率下、能條理職司、令各分曹布局、能解散朋黨、令盡忘私急公、豈非調乾坤之元、合鬼神之吉者乎、巽長女、本當大臣之任、坤初索巳秉至德之全、故其所以渙者、絲畫區分、辨別有椎、界限有法、凡作用迥出尋常、非恒情所能測識、日月合明、以煥其光、天地合德、以成其大、光故照燭无所不精、大故收羅无所不備、不止一官一職之易效也、

小臣以身事君、故渙身、一身任一職也、大臣以人事君、故渙群、小群成大群也、大臣渙群、必其心術光明、行事正大、慮天炳地之猷、旋乾轉坤之力、令人共仰風裁、各稟坊表、迥超於平常智巧之上、特出於流俗意想之表者、非若小臣、但以孤行子立、兢兢於一身之名行已也、故曰匪夷所思、有丘者、互艮之高、匪夷者、濟坎之險、渙群者、雷動風散、百果坼而萬竅號、大臣居高臨下、調元贊化、鎮石具瞻、斗山卓立、上者建國規模、宏遠未有不由輔臣手秉煥發者也、

此大臣之正己而率屬也、四為巽風正位、為渙之主、大臣當之、是宜以渙風天下也、小人曰黨、君子曰群、大臣作百僚師表、為君子領袖、能以忘私捐膜、風勵有位、使同寅協恭之士、亦且渙其分猷敵業之群、則大人无德並於乾坤、吉慶交於天地矣、此元吉、即坤五黃裳元吉、在諸卦皆以四當臣位也、巽初爻原全體坤德、以爾黃裳之度、正位居體、調坤元以贊乾元、與鬼神合吉者也、故能作渙之主、清渙之源、挺身立群臣

之上、如丘陵登夷牘之中、令人仰止而不能企、尢嚮往而不敢逆、此大臣光明正大之作用、如日月照臨萬象、天地品隲萬彙者也、艮山鎭地而五方寧、雷聲振天而四序別、群心各盡其心、群力各效其力、以師濟為泮渙、風馳而川鶩矣、周禮維王建國、設官分職、乃立六官、使各率屬

此三四爻義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五當上位、渙儞主推此其所振綱而肅紀、建中以立極者、渙汗大號、即周禮之象魏懸法、月朔布令是也、人汗出、即決一身、百竅通利、王令出、即決一世、萬方通達、故取象焉、五當巽之中爻、故主出令、又當互艮之上爻、故主王居、渙號者、條頒綾布、綱提領挈、風聲遍達於海隅、渙居者、居重馭輕、居中制外、風會獨鍾於洛渙矣、

渙王居者、分茅裂土、衆建藩屏、設疆畫界、廣置郡邑、大之甸男采衛、小之比閭族黨、星羅碁布、枝分派別、一王正居中之位、四方拱攸同之宅、股聯脈貫、正渙汗所由漸洽、綱擧目張、乃號召所由響應也、一王居中以出令、萬邦環外以奉令、表正軌端、令明度肅、上有三重而不驕、下免三灾而不倍、人何咎乎、大號若風之行、合於雷厲、天籟作而萬竅怒號、渙居若水之流、依於艮止、宸極端而萬星迴繞、周禮維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以為民極、即此是矣、象云正位、周孔一詞、而解者何多謬也

渙大號、則制度定而民遵道、渙王居、則體統正而民歸極、內拱腹心、外調臂指、務和氣洽、波漫風從、柔外上同、王乃在中、此之謂矣、奠泰山於四維、靜溥海於安瀾、有不潛消咎端、利於永貞者乎、

此王者定出令之所端建極之樞也凡命令必由中以達外王者必居重以馭輕經制已定則中外有條重輕有序故一號令之頒由朝廷迄海宇如汗之徙大體而洽四肢一都邑之建內王畿外侯服如身之以一心而御衆體蓋王者以允執厥中為宅心之所此固以端化源以闡大宅中為建中之標尤所以崇治體故外正人王之位即內正心君之位所　中心无為以守至正此也位正而天下仰止若山岳奉令如雷霆風氣鍾為王運江漢會為朝宗萬年奠不拔之基百度永維貞之利矣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風每弛於末力水多潰於末流故上爻尤深計而遠慮焉血氣凝結多生疾病必渙之以去其害去害治者以保治去亂法者以行法也逖出者朝奸國蠹則移之郊移之遂屏之遠方投之四裔寇盜攘竊則守在四隣守在四夷震驚百里折衝萬里深慮遠謀以永為杜絶也逖遠也遠除其害方得永享其利以此計百世之安垂萬年之業立國規模宏遠保邦制度嚴密矣

坎為血卦亦為險象而風以散之水以滌之則渙而去之也如國有痞疾則渙以撫綏之令使胥澤遠施朝有昏椓則渙以屏逐之令使奸頑遠竄以風之和消坎之險以雷之厲保良之敦去害而利始全防亂而治斯永立國之要務也此制行而大號不虞阻深之梗化王居不患城社之藏奸矣

奸民不去則良民不安奸臣不退則良臣不進故牧羊去其敗群牧馬去其害馬此渙之必以遠害終也渙者蕩滌其邪氛逖者斬除其惡孽也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意同小人去而大臣獨總其成小臣各效其職九廟永安其靈萬民悉

樂其業王居肇固永保剛柔共濟之功王度清夷常亨中外攸寧之福矣

血去惕出與小畜同而卦義稍異此取防奸屏惡意也坎血乃凶殘傷國脉酷虐吮民膏者風以散之如覩消氷泮雨以潤之如塵漂垢洗則艮止永安震驚預息坤戰寢於坎憂乾惕暢為巽順皇情豫民心悅邦基益鞏於四維矣此王制明五服之界嚴五流之典也上外爻故以治外言之王制詳於內亦不畧於外也蠻夷限以要荒奸宄懲以投竄驅而遠之以絶其害則以內治合外寧以威嚴濟順治渙汗既以導引暢其脉絡渙血更以針砭破其臃腫如人身筋骸盡適營衛皆通乘馬常班如於會同玄黄永不雜於野戰惟詳於弭害乃享其全利矣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發而中節謂之和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豈不亨乎苦則非和非達不可以為常此道貴中庸聖戒已甚也亨者萬世共由之通途貞者一人局守之僻逕蓋履中蹈和達之天下而理皆通耽枯茹槁要之終身而勢必阻也水澤合卦謂以險而遏說之流艮震互卦亦以靜而鎮雷之動過險而止依山而止皆節也以陽節陰以剛節柔卦惟五為節之中正甚明何解者之謬也坎中爻在艮為限在此為節其義一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人生受中卽有定節故用情不可忘節立身不可失節節豈非亨途而共守者乎然所謂節者

就剛柔分數適均之中而獨以剛中之德主持其間故謂之節曾不得任柔情之溢濫亦不必峻剛心之矯激也蓋剛柔之分此天下事幾是非而平之介此間但力却其非堅守其是以達調於中所謂節者如此足矣若必矜己之是以苦心而標奇形人之非以苦行而炫異則勉強一時不可持久孤子一意不可通行何可貞也不可貞則將有半塗而廢末路而隳者自束窮途何如此行亨道乎故此水澤合卦原以說情而處險境說情恐其滔蕩須以節扞而防之險境恐其陷溺須以節振而起之然不過就其適當之位鎮以恰當之節中而不偏正而无倚與天下共適於通塗以成其亨耳此五位剛中之主以中德居正位法天地自然之節按四時各正之節以品節為經制以樽節為程度為天下裕財源而休民力此以一心之說與民物偕說以一身之節與天地同節惟其甘而不苦乃其亨而可貞者乎不然使天地有盛夏有隆冬而不調以溫凉之中則人情必不堪物生將不繼乾坤或幾乎息矣衣衿三澣賞惜一袴豈足當人主之盛節者乎

剛柔分者此卦三陽三陰而分之適平也剛得中則指五言五本中位一陽居二陰中尤得位以純剛作一卦之主以中德植天下之節中故能正不偏於苦而甘中故能通不阨於窮而亨以此條為經曲等殺之制以此須為盈縮多寡之度以之用財不以溢濫而耗以之使民不以虐厲而嗟所以效天法地與四時合節也天地節者盈虛往來之候四時成者生長收藏之功天地不能无節而況人乎凡人主用財使民必以禦災扞患此為行險而不傷不害民心感德悅從此為說以行險皆五位中正之德以節成

其說以說甘於節也卦以坎為節以中為主義甚明矣

節者天地自然之序發而皆中之和故以門戶象之以性而節情以情而率性也故安則亨甘則吉而苦則凶蓋着意則偏非中和之妙用矣三陽三陰剛柔平分而一陽居五獨得剛中此正所依之為節者如過於中道則阻於窮途其節不可守矣蓋人心惟悅樂之情最易溢而忘檢惟險可以節之險者憂危患難也人方悅時行過險路必惕然為戒就此當險之位必有以節而過其悅者如唐人方樂而思居思外思憂則瞿然而戒太康矣但節必如五之秉中得居正位甘而不苦方為通行達道可謂之亨天地聖人皆用之勿以苦而自窒其亨也甘則行有尚苦則不可貞正相反矣

節者以義而節情以陽而節陰也必有卓然不可凌之勢截然不可越之限如峻壁危城長堤高壘坎以一陽界兩陰中為設險正其象也險亦非必遇災遘患凡立節者必危心竦志銳精惕神以建坊樹表亦設險自衛之象故水遇坎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信此正其受節之常山川丘陵固天地之大防關也時俱云以兌為節以澤節水江湖河海皆為澤可依以為節乎且彖及爻辭甚明何不玩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者瀦水之區水宜停注其中不宜泛溢其上所當校之以節也制數度者以樽節而定萬民之限議德行者以品節而峻萬行之防澤以儲水必節蓄而始不竭水必滙澤必節宣而始不濫限之以溝澮峻之以隄防皆節也皆坎象也數者經曲會計度者權衡繩尺以節而制之象所云惜財而惠民者此矣至德行亦以節而議

之蓋世難全德亦鮮完行有細行失於而大節可錄者有衆長莫效而一節可取者德則為清為任用介用和行則尚法尚通善謀善斷一以剛中揆之抑太過引不及擬而議之則以修己可擇中而用以取人可度材而收此王者建極錫極之真源理財治民之大本矣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陽光始透露為隙明户之象也户以通明非以通行知就户以求明不越户以妄出此明於通塞之介中於行止之節者見可知難必无妄動以滋咎也不庭者不出户而至于庭也凡門户皆向庭以就明此天開地闢示人行止之節者不出户知天下神之无不通也不下庭防失足跡之有暫塞也如澤中儲水通之直沛放海之流塞之徐俟盈科之進此天地自然之節也不強求通不輕變塞此謂知節矣

純陽初體心之靜幾二陽柔中心之動幾靜以養未發之中塞聰掩明所以凝神動以調已發之和通微致遠所以達化通塞有時行止有節此初與二吉凶之判也

初以一陽自安本位而以二之陽為外蔽正可闇養潛修蓋時方未通不越分外求勢當阻塞惟養高自重有知時之明无違時之咎也往來不窮謂之通此於闢户之乾貞以闔户之坤安潛龍之隱避入坎之凶剛柔相濟通塞兩明者也水欲導以流通澤欲瀦以閉塞兌口開則知通坎險設則知塞矣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失時極也

陽出潛乾户已闢柔得位中道可由門之象也門乃往來之所必由賢愚之所共晓出作入息含此何之庭乃廣衆之所畢集主賓之所分抗向明蒞正非此何托時當出應闢門之求而猶

自局閉門之守、深居僻處、廢時失事、蝸枯蜩槁、數窮理極、合正路而不由、昧光天而不覩、與居无節凶可知矣。此互震初爻為發足之始、純乾二爻為利見之期、宜動而靜、宜啟而閉、失時違節、自室亨途、故為極也。蓋節必以剛中守正、此居柔中、遂不免以退縮而凶矣。

初乃隱居之士、故以恬靜為高、二乃在位之臣、戒以避匿為固。初乃可以止則止、為知時。二乃可以行不行、為失時極者。窮於无所之也。節者因時處中、故為達道。今門乃大通之正路、而自阻閉、藏庭乃大明之中天、而自投暗昬、可謂時乎、既失時中、即阻窮僻杜門於清朝、鑿坏於明主、非情之說、非節之亨、失中正之通也。

時行時止、此艮之止、即坎之節也。節者時節、如生長收藏、各有定候、假令天地過春不生、過夏不長、而徒有秋冬之閉藏、可謂節乎。一陽純剛无助、尚可藏機、二陽居柔、得合已當效用、當發現而猶閉藏、此時一失、无路可通、非凶而何。震初來厲、此啟蟄開戶之期、出門有功之日、非閉藏之候、而乃杜門累足、自棄於文明之會、不知節、不知極矣。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說本易流、極尤難返、以六之柔、乘三之躁、於是動靜違則、行止失常、不以溺安坐困、必以妄動招尤、後時而悔、嗟何及矣。无可咎人、爻躬自咎可也。三背陽而向陰、去兌而就坎、如澤之已潰、水之方決、不早隄防、徒貽悔恨、故為失節之象。為自取之咎。兌為附決、為口舌、坎為隱伏、為加憂、說宜慎其終、險當戒其始也。三當兌口之脚、合坎耳之聽、其象如此。

行止出入、各有定節、不節者隨波逐流、踰閑越畔、无復涯岸可測矣。究之狂瀾倒而莫禦、頹波

逝而罔收、既補救之无策、不將嗟嘆之有聲乎
若若形容之辭、節則依坎險之峻、有定規、有成
限、其節目可按、其節文可覩、而嗟則任兌口之
開、為懊惱、為悔恨、既嘆息无聊、必推諉无地矣、
節者、君子所自守、程候之冥合、界限之默調、習
獨知之契、自有而自失之、又安所歸咎哉、
陰位居偏失正、既已任兌悅而忘節、柔情樂極
生哀、不免開兌口而咨嗟、此自貽伊戚、將安所
諉咎乎、蓋人心之節、默知默印、間不容髮、其得
之惟已之自覺、其失之惟已之自昧、而人无與
焉、此君子必以凝神定志、養未發之中、方能以
馭氣調情、中已發之節也、不中不正而不適、自
作之孽、不可逭矣、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以柔德而居正位、順居命以矢臣節、動容中禮、
從容中道、安安克讓、何所不達、此以沉潛養高
明、以正直濟忠厚、以休休雅量、為湣矯風節奉
上、以順承其道者也、上即五之一陽、為節之主、
以道建中、惟此道而依之、是獨能奉而承之也
道者懸坦蕩之程途、承者遵現成之規矩、故凛
持節制之嚴、自綽有安閑之度、坎雖至險、而中
德之主、臣得依之以為安矣、
屏息鞠躬、臣子常分、剖心刎頸、非臣子本心也
故臣節惟安常履素、安職奉公、不妄為變遷、亦
不過為矯強、安而行之、從容自中、不厭節亦不
亢、節為良臣、不為忠臣、此臣子承上通行之達
道、即君子守身高尚之達節也、坎初以水居下
為安流就下之常、故象此矣
水初入坎、以流行而得止、陰近逼陽、以柔順而
從剛、此於節為順理之自裕、為從心之不踰、其
以奉上之節制者、乃以安己之本分、其以遵義
之當然者、乃以安性之本然也、安則如五音之

諧人所共聽、五味之調人所共嗜、豈非一心事君之常道、萬世共由之亨途乎又四為坎下爻震上爻艮中爻兌口已閉雷聲已息艮止方敦坎守方固、依山阻水、皆安象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甘以受和中節為和居一心全以未發之中受已發之和立大本以行達道也蓋君以居中建極、天下以取衆歸極、以天下萬心受節於人主者以人主一心受和於天下吉孰大此者往有尚者王者為天下所往中德為君道所尚望表而趨聞風而赴其傾心嚮往既足以法今而傳後行世為法言世為則其推尊崇尚尤足以軼帝而超王、往者行之為天下之達道、尚者推之為太上之達節、此甘之吉、非所謂節之亨乎夫甘者水之性也、惟以中全水之性、因以節和水之味、故曰甘節、甘以悅口、亦以悅心、人之情也、既得其情之說而有所甘、遂忘其境之險而無所苦、故曰說以行險、此與天地同節、與四時合節、合天下共成其節、其斯為王者之大節乎、

人君履尊處優、便於侈心肆志、難乎其知節矣、若飲食起居之有度、喜怒哀樂之皆中、用財則節省之有經、治民則節養之有法、此非但安而行之、必甘而嗜之者也、夫甘乃稼穡之中味、飲食之公好、至理悅心、如至味悅口、居既以劑量調燮、快於自慊、民亦以含和飲醇、諧於公好、率此以往、有不與天下共成高節、為萬世所嘉尚者乎、蓋五居中位為天下所嚮赴而影從、剛秉中德、尤天下所景仰而企慕、共往之而共尚之、不亦可貞而亨也乎、坎之維心亨而行有尚、與此互相發也、

五以剛居中位、一卦之主、上下所奉為節者、以內卦兌說之情、行於此剛德正中之位、則就其

所居之位、即成曲中之節、就其所中之節、即為通行之道。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此也。此於節、乃天造地設、性適情諧、若味之適口、趣之悅心、一念悠舒、熟酌於四時之序、萬幾操縱、均調於二氣之和。其所居正位、即天下所共歸之皇極、其所秉中德、即天下所共遵之王路、其議禮制度垂不朽之經、固天下所嚮往、其蓄財裕民、貽无窮之利、尤萬世所嘉尚也。以兌悅之情運忘於坎中之節、故甘而不苦、亦通而不窮、說以行險、君子有妙用矣。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山林逸士、沽名炫節、茹枯啗苦、此教化所不收、盛明所亟戮、華士所以見誅、於陵所以可殺也。況永澣自矜之主、以福壽基禍、而垢不洗之臣、以執拗沉殃其凶、于而國、豈可貞乎。乃猶不知悔悟、此賢智之過、溺而不返、孤陋之僻、固而不通、自取困窮、不可救也。上為外爻、在王道為作好、在聖道為異端、名教之所擯也。

苦節之人、以名義自託、必堅守以為貞、以賢智自矜、必執迷而不悔、如狂接輿、爰旌目是也。若本不可貞、而彼強執自貞、所以愈凶、雖悔不可追矣。此悔亡、與三之无咎同、言悔心亦无之也。既不能變而通、又不能悔而改、則前无去路、後无歸途、故謂之窮、沮溺丈人、晨門荷蕢、聖人疾之宜矣。

上居五之外、欲以節自高、而當陰之極、乃以偏自苦、蓋力矯其兌悅之情、以矜奇於坎險之陷、內忍苦心、外飾苦行、於人既不可通行、於己亦不堪久處、即其守貞之固、不免逢凶、就其溺苦之心、不知返悔、窮之道也。蓋稼穡中味之甘、人所習安、而焦枯失上之苦、人所却避、甘則通而苦則窮、不易之理也。夫易取高尚、豈故貶苦節

乎人心每炫名失實道術悲以似亂真聖人作
易專取中而戒僻也
風行水上天地自然之文文以煥經制也水止
澤中天地自然之節節以峻坊表也然渙利於
貞節戒於苦濟貞以順調苦以甘分之定節文
之衡合之成中和之致矣

兌下
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豚魚産於澤而善知風與天地之信相通與上
下之象相合故借以釋卦天以風為時令之信
地以水為潮汐之信而豚泛於江風鯤徙於海
運皆信徵也故信通蠻貊可以推四海而皆準
信堅金石可以歷萬載而不渝文至聖乃不得
見信於君如沉江之屈浮江之員千古不化涉
川利貞其已驗之言乎
信乃土德信不由衷小信未孚非信也此上下
二陽俱乾健象心之虛靈中二陰全坤德象心
之貞固惟主信為真心惟根心為正信上下各
二陽而二陰合上下以交結於中故曰中孚大
之協天地小之格豚魚乘風可以破萬里之浪
航海可以同萬國之風中孚之旨深矣
卦以虛中而稱信者人心惟一念之不着乃萬

念之皆真虛涵萬理靈應萬變此信之真體也文以不識不知而順帝則紂以奇技巧辨而喪元良非乎涉川者信至歷艱而始驗利貞者信當遇險而益堅也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兩剛相合必賴柔交結其間如編珠貫玉方成信體得中者二五皆中位也柔在内則慮之精剛得中則斷之確故說於我心巽於人心中心自信人共信之一邦如一心矣澤以淵泉而時出則浸漬无涯風以應令而時行則披拂无外豚涉波而雨至吹浪而風生魚候風而浮沉舟隨風而遲速皆天地自然之信也天心无私天道不變水雖衝波百折不失行險之信風雖怒號萬狀不失及時之信信之涉川利貞與相應矣信及豚魚如王祥躍鯉韓愈驅鱷可驗人心以信相通即異類而精誠可格平居以信相托當濟險而信義足憑以心根於信以信軌乎正則與天道四時之信相應而人與鬼神不能違矣豚魚潛於澤而應乎風木舟浮於澤而順乎風孰非天機自然雖有可信者乎舟之兩端實而中虛既肖於卦象合風水以效用又協於卦情雖人力之工亦天定之制不容滲漏不着偏倚信无如矣豚魚其潛最深其類最渺而信且波及之此豈有意必期會乎无遠不通无幽不格渾然天體總一信體而已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澤至平風至信風行水上自然成文此獄辭平允之象也獄多疑情最難確信必中心體恤竭誠研究詳議之三刺而後成獄緩察之三又而後制刑深察其隱情務求其可信此詳刑之要

也風行應候訊鞠宜確川澤納汙於宥宜寬我以推誠悉心平允民亦輸情至死悃服天下之交孚乃一心之中孚也唯枯吹槁風化无所不漸決骨淪肌德澤无所不洽矣

獄情至深必詳議之以深求其確信民命至重必舒緩之以徐察其堅信此皆中心惻隱之至仁非外貌矜飾之虛意上之中心无一毫之疑下之中心无一毫之憾所以為中孚也以文至聖而庶獄罔敢知況其凡乎斮脛剖心之暴不得不以仁易矣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人心惟初念最真以此虞度勿二勿三則信得其真而吉耳轉念之後以他念雜之則紛飛散亂搖動眩惑不復能自信使心燕安矣初九乾之首文龍之潛德天機乍觸性體尚全率此而守心官之正自迻吉而協乾道之亨乃所謂應乎天若乎

虞為憂虞亦為騶虞人心初動有思即通良知乍萌不慮自得有欣暢之機无刻苦之態雖已動之心猶未變之志乾之健而允之說也如風方乍起則扶搖直上而无迂迴澤方驟決則建瓴直達而无漩洑任其所之寧有變乎

初心未變則正念不淆可得正信變而之他則岐見橫生不復能安於信矣志者心之所之順其初體如心而出徤體方銳說機乍融但任於澤之流通未涉於巽之進退故為虞吉率其本性之常未涉他岐之變神情自適夢寐俱安豈不燕乎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鶴知夜半信鳥也鳴皐聞野信徵也此鳴子和一氣相通同聲相應信由中也好爵即天爵爾

縻懿德同好也心與德一體相合如縻縶不可解五德之信即四時之信也此天性自然之信中心同然之信九二以剛德合柔中上與五交兩剛同德一中相契故獨全信體如此子母本同氣而不岐爾我亦同性而不隔神莫神於聲音之感通真莫真於秉彝之契好信斯至矣鶴鳴如詩興體鶴以同聲相和一氣之所通也人以同德相結一性之所契也鶴陽鳥澤陰地天爵陽德而潛心冥會陰合也鶴者澤之水族和者風之響答縻者風逐水水隨風如組織成紋聯絡互結也以此象九居二剛得柔中此龍德正中心君之位聲出於天而子母協應德稟於天而爾我同好皆出由衷而非外慕篤根心而非跡合中心至願正所云中孚也鳴者兌口之上開鶴者巽鷄之同類母子者長女少女同氣之相感爾我者陽德陰德同志之交孚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内外二卦皆二陽一陰相對成敵故陽動陰靜陰慄陽舒有勇怯悲歡之象巽風之勢或作或止兌口之聲有憂有喜乃獨於三發之者以陰居陽位正介乎兩間也得者偶得此數四或孚乃淆惑不自信之辭陰柔之質不得正位柔既不能獨斷位又不得自安故中心无以自信外敵得淆而惑之也此柔在內必藉剛得中以破此群疑而後成中孚也文以仁遇暴位不相當倏而被幽倏而受賜鶩翰音之登失鶴鳴之和義象此矣

外卦上二陽為風行鼓動一陰則末力之衰而息也內卦上一陰為兌口悲鳴二陽則悅聲之唱而和也上下以各二陽為敵中以各一陰為敵而三以說居拉位尤為失當故衆敵交乘一

心无主、所得若在外敵、所失若在中孚也、位不當若、在澤之上、既浮蕩无依、在風之下、又飄搖不定、不中不正而多惑也、

凡人心、一則信、二則疑、三則惑、此以陽變陰爻、已當遷徙之交、陰居陽位、更入蕩搖之介、故就此中孚之象、多開外惑之端、皆互倚為兩岐、若對立而角敵若、外象以風動極而靜、或以鼓而暫息、内象以說、樂極而哀、或以泣而遂歌、噫氣怒號、萬竅、末力不舉鴻毛、長嘯過於慟哭號咷繼以後笑、更端雜出、四起交攻、風靡波湧、何所取信、惟心君得位、則衆敵俱消、一將之主持既定、萬衆之耳目自齊、以靜馭動、以暇應卒、於風但見及時之信、於澤但見行險之信、納於大澤、烈風弗迷、而外之惑、皆化為中之孚矣、象釋一以該二、其義同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八卦、坎為月、乾為馬、此風澤二卦之象、比坎則尚少一陰、月幾望也、比乾則已失一陽、馬匹亡也、以況大臣則、君心全注於我、如日之對月、光明有獨照也、國事專任於我、如人之乘馬、負荷有專責也、承君獨注之寵光、受君全仗之諉託、絶類超群、品望上伸、精誠上格、與君中心相信、可免咎矣、君之信臣、必由臣以信上孚、此格心必歸之大人也、馬能任重致遠、臣能肩弘荷鉅、此以例臣尤切、故象辭專釋之、

臣受君寵顧、如月之繼明、臣荷君倚任、如馬之代勞、幾望若寵顧特隆、幾與君敵體而作配、匹亡若倚任獨專、更无人並駕而分權也、絶類上者、位高望峻、權重體尊、與儕偶隔絶於下、獨以忠誠孚結於上也、四近於五、陰交於陽、臣得居之象、君臣以心相信、迥超形跡之外、以信相合、交結上下之中、此中孚也、三四兩爻、居上下之

間以臣近君故俱合全象而發之文以服事小心不遇聖明真主此所寄慨深矣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四乃臣之見信於君此則君之能信其臣也倚為心膂任為股肱精神貫而血脉通臂指連而呼吸應任賢勿貳正宜於君克當厥任履位而不疚也君推心臣沃心臣克臣君克君並无咎矣中心之願非私媚好爵之縻非倖寵攣如之契非偏雅泰交正誼當然也

凡二子並産則為攣生而肢體合則為攣疾兩心相孚如此信之至也長女少女同氣連肢艮手震足一脉成體肖此象也二女總此一陰二男總此一陽顛倒以成象也以剛德之君遇剛中之臣一德一心推赤抒丹肝膽相照肺腑相托捐形骸之隔調神氣之和此以腹心信股肱信得其正與君位適相當也臣无變志君鑒中心以此化邦共成大信而有孚若聯天下於一心攣如若通天下為一身應天之化神利涉之功大矣二以中心之願上成攣如之孚此所謂中孚也

君人者雖以一心為信尤必合天下之心以共成一信故云乃化邦以一邦從一人之化所云成王之孚是也此則上推心而置腹下吐赤而輸忠合為一心結為同體有攣如之象魚水之歡結豚魚之信作楫之材篤同舟之誼矣无變更之令以使民疑无猜忌之嫌以滋臣貳既相契於有孚不相安於无咎乎盖德之中能使人共服而信位之正能使人共尊而信說使忘勞風行草偃剛得中故也天道不言四時成信魚躍鼓於天機鶴鳴和於天籟君之化邦不與天應乎位正當非但以位言謂上下各以剛德宜位明良正相當此文王所想慕盛世一德之交

中孚小過與晉及明夷大相類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鷄具五德且能司晨亦為信鳥而音登天則虛聲飄蕩風聞恍惚如巧言亂聽辨言亂政也、鵬摶九萬鳳翔千仞非常之才不嫌天位與共若卑棲下品以虛詞詭辨猥致崇高若紂之惟逋逃是崇是信此信任小人偏私之極信之溺於僻好悖於中孚者也雖亟為改圖猶恐及患況執迷不悟長惡不悛能免凶乎如誤乘漏舟濟深澤而抗大風不趾步而敗矣貞凶與吝節同溺邪而信之為正售奸而信之為忠此信之蔽賊者也小信小忠反滋大害抱柱徙木之信赴淵蹈海之節總戒於似之亂真矣取象翰音正以小信而大用之惑於似也小信未孚不應天乃逆天矣、
翰音者飛揚閃忽利口之亂信者也偏信而誤用之使濫登上位如圉龍戕畜翱翔天衢則讒人高張邦家必覆信之愈固亂之愈深執之彌堅害之彌甚長惡不悛徙自及也上為天位九為天象鶴鳴九皋聲聞於天實大聲宏此為信象巽為風為鷄鷄聲隨風而上於天品卑音高虛而無實者也、
文以忠而被謗信而見疑此深著崇侯之害以垂戒也紂惟聽牝雞之鳴以崇信奸回方以為有命在天怙終長惡豈知臣有億萬之心智出豚魚之下初登天而後入地乎若文之備歷艱危則信而利涉者也求堅服事則信而利貞者也虞欽自天萬邦作孚求言配命成王之孚斯真所謂中孚應乎天者乎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艮下震上

君子於細事、或率意而行、然其至情必可原、如飛鳥雖微類、偶率性而鳴、其遺音亦可聽、但不宜為翰音之登天、止宜為鶴鳴之陰和而已、蓋陰處陽之下、則從令而順、陰出陽之上、則越分而逆、扶陽抑陰、返逆成順、大吉之道也、凡後心自高者、以小過為无傷、則凶、卑躬自下者、以細行為當謹則吉、震鵠巽鶴艮黔喙為鳥、而兌口其音也、鳥來縉繳、多以其音、遺者飛鳴而聲沸也、文以仁聲四達、來崇侯之譖、故取象鳥、上之雖有高世之名、寧辭而不就、下之雖有負俗之累、甘受而不辭、此君子不求炫於耳目、惟求慊於隱微、不思馳騖高遠、惟務踐修卑近、小過正以成其大德也、遺之音者、啁啾細響、聲不可藏、隱匿微迹、名不可掩、不宜上宜下者、以二陽率二陰而相遇於下、則順而得宜、以二陰凌二陽而偏過於上、則逆而不宜、處過者、勿以亢心驕志而增其過、當以卑心抑志而消其過、辭尊居卑、去逆效順、所以為大吉也、

大過不可有、小過不必无、惟不嫌小失、乃益顯大德、天地之災祥、益成其大、陰陽之薄蝕、愈顯其神也、无剌无非、或涉於同流合污之僞、真狂真狷、何恤於率性任天之僻乎、山藏川納、乃見高深之量、風行雷厲、愈仰日月之光矣、

凡大任難勝、全在奮發勇往、而細行易忽、必須收斂矜持、此大過小過之不同、用陽用陰之互異也、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作法於凉、其敝猶貪、故小過者收束小心之過、非出入小德之過也、此聖人寧儉寧固之極思也、

此卦與小畜互觀、小者臣位、柔者臣道、畜德以

待時、任過以避害、皆臣節也、上震、象殷嫡猶在
天位、下艮、象西伯方亨岐山、文衍易時、方在繫
以彀中之游、當絃上之矢、以憂患為危辭、故取
飛鳥象焉、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
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
而下順也、

小者、硜硜自守、瑣瑣自矜、過而不失正者、為法
受惡、與仁同過、迫於時之不得已、行其心之所
獨信、其跡則過、其心則安、所以亨也、若文過飾
非之巨奸、媚於世、悖於時矣、利貞者、畀服小心、
守經之固、失中者、攖鱗蹈尾、用權之偏、易以大
為陽、小為陰、故四陽勝二陰為大過、四陰勝二
陽為小過、忠臣效節為陽德、暴君肆虐為陰惡
也、中二陽象良臣、而上慢下暴、淂而凌之、故以
賤抑甘小過耳、
二五之柔得中、則有精密之小心、三四之剛失
中、則无擔當之大力、此所以寧守柔、毋用剛、寧
甘退縮之微愆、毋冐顛蹶之大咎、正以善用其
所長、謙藏其所短也、鳥方飛鳴之時、在上則有
衝風之危、在下則有茂林之蔭、順逆之勢異、故
有宜不宜之分也、又陽在陰上為否、陽在陰下
為泰、二陽爻正當臣位、自處宜何如矣、剛失位
者、以君德而居臣位、如出位而用剛、即為失中、
不若守柔之得時中也、
此卦當文與紂、則為臣止敬、正行過乎恭也、古
今通義、故亨、始終一節、故貞、可小不可大者、但
能盡臣道、不能匡君德、但施怙冐之小康、未集
征誅之大統也、柔為臣道、剛為君德、未得君位、
僭用剛德、此違時而失中也、二之柔、文之純德、
五之柔、紂之昏德、而皆曰得中者、文之保身事

君、皆時中也、時當用柔以制剛、故不宜上而矯君之非、但宜下而守臣之是、去逆而效順也、寧冒小慾、勿干大戾、寧為順天、毋為逆命、時所宜然、故曰與時行也、

中二陽、如鳥身、上下四陰、如二翼二足、故有鳥象、鳥類至微、非鵬摶鶚舉之才、鳥音至細、非儀庭鳴崗之響、則飛鳴太高、其過也、飛鳴在上、為未得所止、挾彈將加乎四仞、嚶鳴在下、則已遂所依、鵂棲自蒞於一枝、騰躍而上、效扶搖冲天則勢逆而難、翱翔而下、任槍榆控地、則勢順而易、避逆從順、舍危得安、則大吉矣、蓋與其為雷迅之轟天、始來厲而後遂泥、寧為山嶷之附地、不出位而時行止、大者陽也、以此處二陽臣位俱吉、文為三公而伯是也、此時上為鄂侯之爭、必以逆御誅、惟下為率服之事、乃以順德免矣、需之上六、象曰未大失也、此小過之旨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與其泰也、寧劳、與其易也、寧戚、與其不孫也、寧固、此先進之遺風、末流之砥柱也、獨行可以礪世、如疾雷可以破山、沉錮之俗、君子力挽矯枉不嫌於小過也、凡雷聲在山、其轟騰稍過於平地、山顛聞雷、其驚懼稍過於平居、然雷无衝擊之虞、山无騫崩之患、此小過之象也、

吐哺握髮之恭、號天味霜之孝、茅茨土階之儉在常人則為小過、在聖人則為大德、惟不於瑣屑工粉飾者、必能於弘鉅銳擔當若也、小數藏疾、純瑜不掩於一眚、雷霆消沴、精金何辭於百鍊、過乃所以逢中、小即所以成大也、象雖三事並言、然六爻專以行過恭為本旨也、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飛鳥乃燕雀之類、形甚小而飛過高、故取為小

過之象、能左右之曰以、或左或右、輕飛而不知
止、倏左倏右、妄飛而不擇地也、矢弋及之、網羅
伺之、鷹隼擊之、自取其凶、无可拯救、此失之先
幾、徒貽後悔、不依艮止、不戒震驚者也、蓋飛鳥
嚶鳴、宜在陽和之候、不宜在陰慘之時、此時惟
色舉而翔集、則吉、若怡堂而逑樹、則凶矣、
艮之初、利於知止、而以合四之震、非時冥行躁
動狂飛、柔姿惡而自用、纖品賤而自專、不懲小
失、必獲大戾、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計、雖有仁者
不及解其網矣、晝游茂樹、夕調酸鹹、翱翔蓬蒿
自惟繒繳、縱欲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可柰何哉、
卦辭宜下、而此凶者何、宜下謂卑棲隅止、此從
下髙飛、正自悖其所宜、故凶、艮初在互巽之下、
逆風而飛、不依山而止、能勿凶乎、
此當文、則賂免之初、如脫籠之鳥、屢驚弓之憾、
故深防遠慮、不嫌於過、與明夷于飛義同、龍固

方潛、鳳亦宜隱、履冰之戒不可忘、艮趾之貞不
可失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
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家宜有克宗之嗣、國不可有專制之臣、故邁德
於祖者、大振貽謀、正克慰毋心者也、遜美於君
若、昭宣主德、正靖恭爾位者也、承先以善述為
孝、事上以代終為敬、可以免於過矣、震以長男
守祭器、光烈祖而右文毋、巽以申命見大人、從
王事以效臣職、此互巽初以配震也、
上之陰已過時為祖位、五之陰方居尊、則妣象
也、上之陰為偏柔、二之陰為柔中、肇基猶小成、
集統乃大成、是德過其祖也、臣子皆陰象也、以
二合五、以陰匹陰、以卑承尊、是君臣之交、如子
毋遙相遇也、五乃君位、柔為毋德、而兩中相契
君有轉圜之從、毋无拔杼之走也、五以君位屬

陽、以陰濟陽為得中、二以臣位屬陰、以陰居陰
為失中、君秉全德、臣挾偏長、卑不敢尊、下不偪
上、是不及君也、然進不能以剛濟君之美、退能
以柔守臣之中、以二陰與二陽和衆上合、協心
仰體、為臣克臣、是與臣道遇也、此皆陰偏於陰
之過、而過於无過、大得而小失也、象辭專釋君
臣者、以二五正君臣之位也、君弱臣強、則太阿
倒持、而臣義悖、君闇臣明、則井渫不食、而臣心

惻、皆非所宜、此五爻屬陰、如淵謨非獻替能測
五位居陽、如爽斷非佐理敢侵、以臣事君、寧將
順之不及、毋凌逼之太過也、善則稱君、過則歸
已、不及其君、則其過小、專權肆志、露才揚已、臣
過其君、則其罪大矣、本卦為長男少男、互象為
長女少女、各居偏位、不秉中德、各已過時、不成
正合、故以陰勝陽為小過云、

乾為父、坤為母、祖則尊為太上、若上乃亢地、坤
上又為窮途、二以柔中當位、是中德過之矣、乾
為君、坤為臣、此文承二陽、不成純乾、且巽女不
配震男、是不及君也、以互上下二陰、則成純坤、
臣道妻道、上之是遇妣也、下之是遇臣也、二為
臣位、上交於五、故於此發之、三陽為大臣、四陽
為近臣、皆以陰合之、共交於五、是於臣皆協恭
相遇、而五剛二柔、柔不敢剛、乃為不及、以臣居
柔守中、揚休讓美、自遜避為不及、非必居德之

除、不可及也、故象曰臣不可過、曰不可、則是分
義所限、寧處卑勿處高、正不宜上宜下之旨矣、
五當昏德之君、豈明德之臣、果不及乎、
就文言、則過祖者、指太王剪商之緒、遇妣者、承
太妊維德之行、不及君者、遜天王於聖明、遇臣
者、堅小心於服事、此柔得中而與時行也、作求
世德、以開九年之統、不大聲色、以免七叡之覯、
孝慈仁敬之止、豈非過以利貞者乎、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九三陽居陽位、德為純剛、以當群陰、弗為過陽、一陰二正相當也、惟以二陰侵一陽、則當防之、既防太剛易折、尤防朋奸難破、防若恐陰勝陽、成小若之過也、不防則、勢必以陽從陰、我以剛直而踈於謀、彼以柔奸而巧於伺、衆甲伏弩、剸刃操戈、必為所戕、害受傷而凶矣、凡君子不能防禦小人、反從其悪、未有不遭其害者、陽居陰中、有坎象、故為設防以遠害也、如文事紂、其純德豈至自開過端、然小心翼翼、不敢稍弛防範、若從居於昏、陷身戕賊、義所不敢出也、陽既弗能過陰、則當防陰之過、防若、守正勿從邪、拒邪勿害正也、既已失防於始、則後必不及追、既已失從於初、則後必不可救、自取之凶、將柰之何、勢迫於莫逃、計窮於无出、其過而不及改若乎此、所以避讒遠佞、必深計曲防、凢謀亂命、毋苟順曲從、疾悪不嫌於過嚴、弭患不嫌於過謹、此小過本旨也、

三四陽爻、陽為主、皆言陽弗過陰而遇之之文、之不自聖而堅服事也、防之戒之、以臣不可過也、

五六陰爻、則言陰不遇陽而過之、紂之拒諫誅忠、傲慢驕盈也、已上已亢、所云不可如何也、此一卦非、以揚紂之過、乃以悲文之過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九四上、與五二氣互調、下與三一德相契、上和下睦、已无咎矣、但剛居柔位、位失其當、一陽無推、不能過二陰、二陰交逼、已近與我遇、若非力振陽德之衰、决至反滋陰萌之長、此時或知難而退、或居易以俟、可也、若往而從之、必陷於危途矣、故當嚴戒預備、務通變以曲全、勿膠故守

常、從執泥而坐困、不當若別求其當、調二氣於交和、不可長若早折其萌、遏三䕫於莫遂可也、此即震之驚逃懼遁、恐致福也、

震在遂泥之位、方值未光之時、故弗能抑陰而過之、先自處於勝地、又不能避陰而遇之、且相遂於狭路、此時若往而膗其邪、必染其淄垢、往而攻其毒、必犯其凶鋒、惟戒慎寄防而通以變御以権、庶消其虐焔避其悪氛、不至束手而受困也、蓋上為二陰所歷下又以初陰来交而身又處於陰地、陽衆陰盛長、此安窮若非雷奮霆擊孰破此沉羅梏桎、非依山阻險孰避此卒擊横侵、惟惕以躍淵之警凛、以畏隣之戒、庶可消震驚而安艮止矣、

弗過以陽居陰、剛柔相濟、不為太過、遇者以陰位而復過群陰、是小之過也、往厲者合震之初、恐犯来厲之威、必戒者、設險以守、か却坎盗之害、禍患紛起於百端、作用勿拘於一轍、保完節於有終、消亂萌於勿長、可也、若文專征之賜、幸免於咎、小心之翼慎、防其過、然義无所逃且不能不與君遇也、往以服事、恐遭履虎之危、戒以戎疾、倍軫躍龍之惕、勿求貞者、寧通變達権、勿膠常守経也、位不當者、一仁一暴、不相當也、不可長者、脯醢而侯悪氛方熾、若使誅及良臣則為長君之悪、此所宜早戒也、四當大臣之位、故於此詳發之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坎為雲、為雨、為穴、西則兌乾之位也、此卦以陰包陽、有坎象、宜為雨以潤之、而巽風散之、艮土止之、兌澤之氣上、而不下、在天之龍、飛而罔功是山川雖出雲、風雷不成雨也、不雨、故穴處者不出、密雲故遷喬者不鳴、坎亏弋取而不遇坎

穴深居而自匿、此飛鳥不宜上而上者也、上不
復下、所謂求為匹夫而不可得者乎、
二陰在上、密布成雲、二陽不和、恒陽不雨、又以
陰合陰為密雲、以陽來陽為不雨、以西方乾象
未全、未得統天、雲行雨施、故山已出雲、雷不送
雨、兌澤未溥、巽木无滋、上不與下交也、上者方
弋飛鳥於雲中、以艮手挾射雉之一矢、下者方
入幽谷而穴處、以震足避喪貝之九陵、君道壅
邪臣不為助、臣道守中、居不能奪、未能相與有
成也、胥不施解、澤未洽、此所為過而不遇、上而
不下者乎、已上者五為君上之位、陰居陽、如雲
從龍、雲上於天、雷亦出地、然已凌於陽之上而
過之、不能下遇陽而和為雨、陰凝偏勝、不與陽
和、小之過也、五陰當君、方暴虐凌下、驕縱自高、
豈能下合三四之陽、任良臣、作霖雨乎、
雖乘九五飛天之雲、不降陰陽和德之雨、雖有

網羅取人之志、不得窟穴隱居之賢、以君德主
剛、臣道主柔、剛始能馭柔、柔本欲調剛、而二五
兩柔、不能作合而相濟、三四兩剛、又以失位而
相戾也、陰私之過、偏於上、傲慢不與下交、柔中
之德阨於下、隱匿不與上遇、雲上掩而明不下
燭、雨上壅而澤不下沛、弓旌不致從龍之彥、岩
穴不效作霖之用、所云不宜上者、此矣、象云已
上、正言陰過陽之上、而文以不及其君、甘為之
下、所以處小過之時、立无過之地也、
此與小畜、詞義並同、文因紂惡當權、澤沾西土、
未遍九州、雖負雲霓之望、未覃時雨之恩、雖能
避弋於冥舉、未能出穴於大飛、公者、時為三公
也、弋取者、進忠讜、與飛虫之有獲、在穴者、被諸
口、犯虎踞之當谿、蓋破的之格言、不能開其蒙
蔽、而如矢之直道、反幾遭其陷溺也、或云、暴君
嫉忠忌直、如挾弓伺鳥、安危利災、如入坎忘身

亦可、但過則稱已、方合經意耳、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六五已上而不能下、上六九亢而不可回、陽愈遠而弗遇、陰太過而益窮、初六之飛鳥、且離於羅而无所往矣、蓋初乃凶兆之方萌、此則凶焰之已烈也、陰陽失序、在天為災、行止失宜、在人為眚、非此之謂而何、凡陰陽之極、過於中者皆為亢、此不宜上而過於上、自貽厥悔、自取窮災者也、震一陽全體乾德、故上亦為亢、且乾亢當坤戰、不成飛天、必為控地矣、繫辭綱罟取離、詩云鴻則離之、文正惕心離羅者、初乃宜下而不下、此乃不宜上而上、故皆就飛鳥言之

災眚若非自取、猶可諉之天人、若有可救、猶可蓋之晚末、天降之災、人可勝天、无妄之災、不謂災也、全瑜之眚、瑕不掩瑜、无玷之眚、不謂眚也、惟冥踰而怙終、則无可推諉、无可補救、若是者真謂災眚矣、純陰之位、弗遇陽而調為協和、反過陽而峻為慘厲、能无及此乎、如臣事君、弗以禮遇、效恭順以待之、乃以過高、挾盛美以凌之、此飛揚跋扈、鮮不為離羅之雉者、知進不知退、亢龍之窮也、已上不能下、亢龍之悔也、蓋不兩為亢旱、此天之災、弗遇為亢逆、此人之眚、皆過也、自投羅網、誰為解脫、自取災眚、孰為捄救、前五爻、皆因時處順以防過、此則怙終效逆以稔過者也、如文事紂、若弗盡禮以遇、其貪殘但行仁以過其暴虐、則无以逢其欲、有以深其忌、必不免矣、或以災眚已亢屬紂、義太淺露、

上爻乃反前五爻之意、以見文之小過、乃不得不然者也、弗過者、傲慢而踈朦朝儀、過之者、矜誇而露揚聖德、則不量力、不相時、狂飛妄動、網羅及之、孰非自取之災、自作之眚乎、此亢龍之

悔文所以避之寧以潛暫晦其在田之文以躍善藏其飛天之神也納賂得釋深結於禮遇之除專征受賜渾忘於過高之忌矣

四陽二陰為大過陽過乎陰君子所以致孤忠而紓大難也四陰二陽為小過陰過乎陽君子所以矜細行而防隱慝也陰陽之運適值其偏君子有不得不與時偕極者寧守偏枯之節義毋作模稜之中庸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其任過不避日月之食其改過不吝風雷之勇則以有過還无過以大成兼小成上下並調於咸宜飛鳴總諧於各適巽風任鼓扶搖之翼艮山永止丘隅之安矣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天地之交亨之大也水火之交亨之小也離陰而火則陽坎陽而水則陰以陽倡陰以陰從陽合成既濟是利於守陰之貞以助陽之亨也得亨則吉失貞則亂矣初吉者合謀圖事意氣方新終亂者成功難保驕盈乃敗故君子貴謹始而慮終保治而防亂也二卦皆合水火成象而濟則專以水言濡首濡尾皆水也以離明濟坎險皆以柔得中為吉所重固可知矣此二卦本彖互彖皆坎離之互交如調和協濟斯所以皆名濟乎

易者變易從時致用各異而警惕戒懼統此一心故既濟不忍已成之業未濟尤嚴未事之防先憂後慮深計遠謀此作易者憂患之本心也

內文明外柔順濟天下事无踰此者率此而天

下皆坦途、无險境矣、濡首濡尾之並戒、畏首畏尾之交惕、兢兢業業、文莫莫周几几、千聖一心、百慮而一致乎、經所丁寧於篇末也、六十四卦、惟乾坤中无互象、而此二卦、亦但交互於中、蓋天地定位、日月代明、並以純德居易之始終也、且三男三女各得正配、與泰卦同、而此尤各歸本位、六子共效其功、兩儀全收其用矣、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天地交則萬品正、水火交則五味調、陰陽相得之用、大莫禦、小不遺也、既濟以陰濟陽、故小者亨而亨尤在小、利貞也、潤下炎上、各安其性之正、水上火下、遂得其位之宜、故以二之中道合成五之大来、相濟成功、乃利永久、使陰陽受調燮而常不亂、與天地偕變化而終不窮矣、水性柔、火以剛濟其柔、是得中也、離之二爻、以陽包陰、外剛內柔、故能濟水而成中道、初吉也、交之既久、陰陽各極、則水將枯竭、火將滅熄、水或滔天、不可隄防、火或燎原、不可撲禦、至上六以陰柔而陷險極、失剛中而无救濟、止不復行、窮不可繼、終亂也、水火之宜、貴調於中、不可太過、坎以一陽、陷於二陰、末路之險、末流之潰、所宜早計預防、毋自束於窮途也、

夫水火之用神、曾何終止、水火之性殊、豈容雜亂、此其道寧有窮時、而此云爾者、非就水火言、就用水火者言也、蓋水火在人心、為天明不息之照、為川流不舍之神、而天下事幾往來、亦如晦明之沓来、波濤之疊湧、始終相生、行止相因、君子以執中之心、踐時中之應、惟與天不息、與地无疆、游於往來不窮之途而已、倘於既濟時一念驕盈、一息懈怠、則豐蔀不燭、必有日中見斗之虞、井渫不食、必有過涉滅頂之患、火將燎

於不熄之原水將溢於无涯之堅以治始者以亂終不且窮而為乾之亢坤之戰乎此先王以无窮之心慮將窮之變火政水衡設有專職火以鑽燧消其毒以藏氷殺其焰水以疏鑿濬其源以隄防御其濫雖收既濟之功豫嚴方盛之戒道以通變而不窮心无終止而不亂也不然秦始以兼并恣虐卒燬咸陽於烈炬晉武以平吳肆志旋陷神州於陸沉豈非千古之炯鑑乎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既濟之功可享不可恃也成者毀之兆滿者覆之機故當居安而思危在治而防亂如水火烹飪以養人而水有懷山之虞火有燎原之患不得享其利而遂忘其害也

水濟火而滅火者亦水也火濟水而渴水者亦火也此利害之倚伏皆如水火之不測也故君子於利之中每思其患於患之先早預其防惟弭患於未形斯享利於有永若狃利而忘患則不為中流之失楫必為厝火之怡堂矣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凡既濟者必其初有善濟之策者也如車之濟先力挽其輪以夾輔徐行則必无陷軌之虞狐之濟先畧試其尾以淺嘗漸進則必无沒身之患車之托重在輪狐之測深在尾而從容詳慎在濟之初此非違時之機中事之欵而精於義者乎又何咎焉惟其得无咎之義所以收既濟之功也初交於四正當濟險之初剛合於柔獨效持危之力因時制宜協於義矣為輪為曳為狐皆坎象尾其初也義者陽居陽位有決斷之権長男長女當率先之任故无濡滯之咎也蓋車若直任其下坡之勢則陷狐若恣逞其凌波之捷則溺惟甚離初履錯之敬乃免坎初失道之凶矣六月之息一舉萬里三年之鳴一飛衝

天、庶幾協此義乎、
天下器莫大於舟車、象君子肩弘任鉅之才、天下
下境莫險於江河、象君子赴難試艱之會、天下
人心、莫快於長風破浪、莫畏於倒峽驚濤、象居
子持危定傾之績、故此水火二卦、不言所為之
烹調、而言波流之利害、夫亦專取其大者乎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六二、中女之位、與中男正合、婦道也、茀者翟茀、
以離雉之羽、作坎輿之蔽也、婦人之車、前後設
蔽、以一陰居二陽之間、上下俱无依庇、如失去
蔽車之茀、未得安行而速濟也、然女德主順、婦
道主從、不必急而追其往、惟當靜以俟其來、氣
有常候、事有定理、陰數盈則陽氣回矣、七日來
復、五陽交陰、水火調和、遂成既濟、何所不得乎
此安柔道之中而不求速濟、乃守女貞之正而
自得善濟者也、勿逐者、逼近二陽、俱非正合、勿
輕身以就便、致苟合之兩失、惟守正以俟時、候
唱隨之偕得、可也、七日為火候一終、陽復為火
功已足、五來合之、一中互契、同道相合、二氣均
調、同心共濟、無不得矣、三四兩爻陽為一、陰為
六、以一乘六、共隔七日之數、至五而坎輿效用、
離雉再完、所喪於互象之坎盜者、不從本象而
旋得乎、二以離互為坎、五以坎互為離、如旋失
而旋得、得者相得而共功也、長男幼男、近不敢
侵長女幼女、遠不敢妒、獨得中男、而中適契、一
道相成、正如明良之相得也

此卦以中爻操濟之權、而象言中道、尤以探濟
之本也、夫事幾必達於時、時宜必會於中、易道
總以時中濟天下事、此二言中而五言時、是也
蓋濟如調五味之和、未有不酌於濃淡之中者、
濟如協五聲之諧、未有不比於緩急之中者、故
過剛則以激切凌節、過柔則以怠緩失機、先時

則以輕為取敗、後時則以重發喪功、而惟是陰在陽中、陽在陰中、柔剛相濟、共歸於中、則柔以性剛之銳、剛以剛柔之牽、以柔用剛、如批卻導窾、游刃之有餘地、以剛用柔、如含技發機、破的之無虛矢、於是可以轉敗為功、逐喪為得、及時奏績、豈待營逐之勞神乎、七日乃天道往復之一候、所謂時也、夫七日以見天地之心、一中以會乾坤之元、濟天下事無出此者、聖人一言採本而易道該其全矣

詩云、翟茀以朝、又云、漸車帷裳、此婦人往嫁之資、亦濟川之具也、二當中女正位、將合五以成實受之福者、此既濟之主、何不策以勇往直前、乃遏以俊游徐俟乎、凡得喪之交、可以窺靜躁可以試謀斷、躁不可逞、以靜制之、斷不可輕、以謀決之、此所以戒馳逐之求、貴從容之得、與震之喪貝同也、蓋逐者出位而旁騖、此小人以僥倖冒天下之險、得者素位而自得、此君子以易簡窮天下之理、況坎為險境、不利馳驅、坎為盜藪、宜先防禦、故七日得非倖得、則以中道故也夫柔德既以沉潛邃藏機之府、而中道尤以虛圓游轉環之途、何求不得、何往不濟乎、七日者、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此中爻地二本位、合五為天七之成、坎一陽為天一之生、宜相與成既濟之功矣、坎月每以七日上弦就盈之勢、配離日方升之運、亦既濟之象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聲罪致討、光明正大、以離之照臨、攻坎之隱伏也、火至第三爻始得全交於水、此三年之克也高宗武德之君、象陽、鬼方西南之國、象陰、陽威振而陰霾掃、火烈熾而潢警消、既濟之成功也、大人必以持重收功、小人每以輕率取敗、若用

之則急功倖勝必阻三年之謀稔禍貽殃必妨
一戰之克矣憊者三年疲敝不以倦息克者一
怒安民匪以力服此正見高宗之武盖以純剛
之德堅経久之志労心瘁力深計遠謀以收必
濟之功商頌殷武之篇其証也恒言火克水使
漸消象君子禦小人水克火使速滅象小人攻
君子此云小人勿用取此義矣
鬼方即荊楚其俗好鬼故名今之鬼方其最西
南一隅耳高宗號武丁盖以火德王者夫兵猶
火也不戢則自焚楚水國也其地為最険惟高
宗武德能以必濟之志用善濟之権不辭困憊
終得成功若小人才踈力怯識淺氣浮必逞窮
兵之暴決无持久之謀必取驕兵之敗決无全
勝之功慎勿輕與共事也惟盡黜纖計小謀獨
秉弘謨遠畧以赫聲濯靈加釜魚井鮒殘弗濟
矣鬼方険遠故取為坎象離為甲冑為戈兵故

以征伐言之亦如王用出征也三年者天道小
成之候八事考績之期煥離明於遠照消坎険
於豫防此水火之交所以收相濟之功也
言外見高宗武徳奮伐荊楚不免三年之憊文
王明德化行江漢坐享六州之歸商周勝負之幾
此可見矣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水在火上如濟河乗風故於中流預防及溺終
日此當離日之已終也戒若居安思危正君子
終日乾惕履霜之兢凜疑若思患預防即君
子躍淵之自試括嚢之不害也繻則華美袽則
厚重有衣如此恐被沾濡朝兢夕惕倍為戒謹
袽衣中之絮繻細帛也或牽衣而渉水或盛服
以登舟竟日傍遑預為警戒必俟風恬浪静方
敢舉足揚帆以此慮事何事不成盖水勢之不
可測如事幾之不可料服飾之當珍惜如身名

之當持重也、陰居陰位、必断多疑、臨流却歩、淵穼氷兢、有此警戒、方免馮河之悔、收濟川之功、以明而生疑、以疑而成信者也、疑若重巽之進退、坤道之先迷、坎初之狐疑也、易所以決萬世之疑者、故於此申之、

四以水而下逼於火、故有近災之慮、以陰而中處於陽、故多過慎之虞、此正當方濟之時、周必濟之謀者、柔情易牽、剛断不足、所以有疑、介水火之交、正宜酌去就之幾也、凡卦三四兩爻、為上下交承者、力加功、皆在此處、如乾之惕躍、坤之含章括囊、及此二卦皆然、蓋盡人道所以參天而贊地也、傳云繻當作濡、似得之、

此四、乃善為處勝之策、早戒方盛之時者、衣袽象黃裳朱紱、先武備而修文事、日戒即朝乾夕惕、釋外懼而軫内憂、終日者、承坎月以繼離明之照、有疑者、懐坎憂以防離突之焚、師克而不忘中警、力懲而不辭盡瘁、此大臣善處既濟慮周首尾、計免及溺、以齋戒神明、助成瀹祭之福者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此以大烹享帝、言水火既濟之功、所云既濟者、火力到而水功成也、火效其力、水享其成、此五位正、坎水享功時也、非時則物雖大而神不歆、得時則味雖薄而神必享、不歆則渉虚文、必享則受實益、蓋剥烹方始、誠信未孚、水火尚无功也、逮臨既陳、神明来格、調和已得用矣、殺牛為備物之大祀、禴祭者、特牲之時享也、五陽以中男當位、原不能獨濟其功、二陰以中女相從、乃始得交濟其用、離女之方用力、不如坎男之享成功、東作西成、故取象焉、即祭祀、李女雖以祖臨備内官、然飲福受祚、必曽孫也、禴者夏祭、故

曰時、致祭而實受其福、如謀事而實收其功、六二為小往、設誠致行、已在先時、九五為大來、家安襲慶、正當此時、取此為既濟之象也、此卦原取以火濟水、滌享成功、故坎五飛天之位、獨當受福之時、離二柔中、則臣道地道從事代終、以順承健乾坤之大義也、臣效力、如竭三時之勞、君受成、如享一時之逸、此之謂時矣、

大者陽之德、吉者濟之功、水火之交、亦如天地之泰、小往而大來也、以柔濟剛、以小致大、火以動而效力、水以靜而收功、火猶陽釜之空燃、水收調鼎之實用、彼一時此一時、所以不如、不如非貶辭、正盛稱二之效功於五也、惟臣以及時效輔相之勤、斯君以得時享太平之福耳、盖臣道无成代終、宣力、君道无為課績、享功、君令臣共、君逸臣勞、此二五之象也、坎水南向離明、而離北拱之、此君臣正位、群臣共綏國祚、而君獨受之、此天地盛時、泰交合為輔相、鼎烹效為調燮、水火蒸為太和、乾坤會為元吉、小往大來、王明受福矣、

先天離東坎西、後天離南坎北、離火生於東方之木、為東鄰、坎水生於西方之金、為西鄰、東西其本位、為受生之地、南北其正位、為致用之鄉、離為牛、火烹之、如烹牛大祀、坎為豕、水滌之、如特豕告虔、凡春秋大祭、用大牲、四孟月朔告廟、止用特豕、今猶仍此禮也、離中虛坎中實、此陰陽之殊象也、陰柔代終、陽剛獨斷、此虛實之異功也、中女助司祭品、中男專主祭器、此內外之異職也、陽居五位、此其正當之時、水收火功、非其獨受之福乎、衆時以收實功、此既濟之謂也、臣效鞠躬於盡瘁、君享垂衣於端拱、功成治定、明良合德、真千載一時矣、豈非福之實受、吉之大來者乎、四時皆祭、今止言夏之禴者、離火當

令賴坎水為交濟在此時也坎水在旻何又言時大雨時行正米離火之長養而收功也

或以紂為東隣文為西隣殺牛為酒池肉林之奢禴祭為岐山明堂之享无福為無殄之祚王位久虛實受為維新之命王業已就興亡之介在此一時商命不延周時已至蓋商殘酷烈之焔為稔禍之基周德汪洋之澤為受福之地自焚之災宜以成永清之治遵養之晦正以待純熈之時也此於事理甚近但於卦義太拘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上六為濟深之象努力自振底克有終末力稍弛不免胥溺涉末流而不預防則喪成功而有後患謹始慮終底濟者永濟耳厲者以永涉水矜奮之象不可久者沉沒不能久堪奮勵當求速出也火至末光有衰熄之漸水至末流有泛濫之虞慎終如始斯得調燮之權耳首者乾象陽方變陰溺於坎險其道已窮變而通之乃為可久乾變反下為震初之来厲則天德不可為首而久乃不息矣

五實受福濟且既矣此上爻所云終亂故惕之以息終之儆暂之以弭亂之防也蓋位過中而上則日昃之離其明既有所偏而不及照叢棘之坎其險尤有所係而不得脫末光浸微末流彌横而以盈滿處之能无濡而及溺厲而瀕危耶此汲汲不保之勢滔滔莫挽之形曾不可綏之須臾又安可邇之永久也既濟之終胡遂至此則其心盈滿而止足也坎月以盈而虧坎水以滿而覆五以虛明造福此天道之福謙此以止足名禍乃地道之變盈矣夫事幾隨時變易如日月西流江河東注原无止息之期心機隨應變通如慄慄陷深兢兢履薄曾何止足之地力弛於末竟功敗於垂成中流棄楫必无幸矣

故乾亢之窮以健行濟之坤戰之窮以永貞濟之君子常以自強不息之心業行地无疆之軌斯通而不窮為萬世可久之道所以善既濟之終者乎乾上九云盈不可久也與此互相發也舊解以既濟當商罪貫盈不延之祚未濟當周德新命未集之統則此上文為縱淫肆虐之象炮烙以自焚酒池以自沉不久為太白之懸似亦作易者言外之旨也

坎下
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狐者多疑之獸小者初陰之象狐欲濟水必以尾試之未敢輕決蓋事幾未偶不敢貪利時當然也汔濟者衆水之涸而思濟此其相時之明濡尾者度水之危而擇利又其知止之哲所以為剛柔應也君子欲秉乾斷乘龍德以御天先當啓離明决狐疑以禦險矣

此二卦皆以上初兩爻互換者也以初為尾以上為首初皆濡尾水火之始交也上皆濡首水火之深交也交而濟則相成交而不濟則相害也凡事必謹始慮終乃无功不濟功彰於既濟之後神毓於未濟之先坤德之順一毫不可拂天行之徤一念不容息矣取象於狐者狐性善疑象智者善謀而易之用在決疑以天謀協人謀也謀在未濟之先故取象爲狐取小者老狐

為妖至能惑人而小則尚存性之真也既濟六爻陰陽俱得位未濟六爻陰陽俱失位昔人以此為名言實未悉妙義也各歸位者一時共奏之功交秉位者萬世互調之性欲收功一時以成治統必養性萬世以綿道統此未濟一卦理精密而義弘遠也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守貞待時柔中之正慎終如始剛克之全五以柔居剛以正位而秉中德亨之道也故初先濡尾以度其始未敢急利濟以遂其終沉潛以深謀高明以決斷剛柔相應調劑得中故名雖未濟實乃元亨小狐汔濟正不敢輕出以失中也見可知難未出剛柔之中不敢冒進以趨利不敢執迷以怙終此非畏首畏尾乃知至知終也六爻雖不當陰陽之位乃互調剛柔之用以剛應柔鼓之以必濟之志以柔應剛酌之以善濟之謀蓋凡進退之交利害之介剛以決其幾柔以安其守必剛柔互用始能知進而知退善始而善終有利而无害也統言一卦雖以水火失位為未濟分按六爻各以剛柔相應為能亨對立以定體流行以致用此陰陽不測所為神矣火燃水沸相克而相成也若水沃於火之上火沉於水之中則惟滅熄不成用矣故未濟火下交於水為濡尾有沉溺之害水上侵於火為濡首无調和之利時在遲疑事當慎重故以狐象之狐者坎象亦艮象此上爻乃艮位與坎合蓋濟與未濟慮險決疑正當酌之以時行時止之權也未出中者未敢踰越乎中无攸利者未敢急求其利不續終者未敢速要其終皆寧靜戒慎允執厥中重害輕利謹始慮終故處位不當尚在未濟之時而剛柔相應已成必濟之勢二

柔調剛、業遂到之篤、五剛守柔、奮至德之光、各
居中位、共鶩亨途、惟其惕小狐之小心、所以造
飛龍之大業也、
汔則水淺利濟、濡尾則水深不利濟、此事幾要
險之辨也、始見利而思濟、終見不利而不果濟
此審幾進止之明也、無攸利、不續終、乃有待而
行未之謂也、若解作失利罔終、則卦當以不濟
名、失其旨矣、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潤下、火炎上、此物宜當慎其辨也、水流濕、火
就燥、此方位當慎其居也、慎則類烹調之用、不
慎則蹈焚溺之危、天下事、因物致用、隨方制宜、
皆若此、君子每於未事之先、為兢兢矣、
君子程量才品、勇怯靜躁、馭之各當其權、酌處
事幾、緩急寬嚴、置之曲調其適、五材均效其用、
五味共成其和、此皆於未濟之先、圖必濟之業、
如避熱、如臨深、如救焚、如拯溺、小心畏慎、辨之
炳離明之照、居之惕坎險之防者也、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濡尾於初一耳、而前卦吉、此則吝、何也、事當將
濟之初、戒在欲速、不妨從容以再審其幾、事方
未濟之始、戒在溺安、不可遲疑以屢失其會、蓋
造端發軔之時、正勇往直前之日、而已依回不
決、羞縮不前、則志靡氣弱、又何待半途而廢、末
路而懸乎、天下无一事可為、无一功可就矣、此
窮極之道、極則必返、當深求至極之理、以圖必
濟、而此未之知也、惟不知、故甘蹈窮途、不思早
計、始於濡尾、究且沒身、陰居下位、其優柔獘至
此矣、坤初惕履霜之戒、坎初嚴入窞之防、庶有
濟乎、
極者中也、柔中剛中、君子所用之極也、初非中
位、陰非中德、水勢乍涉、方犯不測之涯、狐性多

疑、尤持不斷之意、既不能擇中而用中、又何汩
會極而歸極乎、前卦陽居剛位、戒於躁率之輕
發、此卦陰處下地、戒於優游之寡斷、各矯偏以
就正、方能守中以立極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曳輪亦同、而此仍吉、又何也、初既有成謀、二宜
加固執、此不必更已定之轍、惟當周未濟之防、
履二之柔、如輪之安、奮九之剛如曳之力、維持
撫護堅久不弛則无歷險之慮有濟險之功不
亦吉乎以剛柔相濟之中德、行於上下相交之
正位、試堅舟於順流、趂和風於旭日、柔順利貞、
到處皆坦途矣、此坎輪之曳、得安貞之吉、一陽
能馭二陰、二陰夾輔一陽、以二五之中、行剛柔
之正、所云剛柔應者、此也、
卦為未濟、而二五皆吉、何耶、火上水下、原為定
位、且以剛中合君柔中、尤為正道、以中德行於
正道、此不易之貞、泰交之吉也、水火以既濟顯
其用、而未濟尤以體涵用、篠麗天之光、疏放海
之源、豈不吉乎、易終此者、以二五正乾坤之位
以水火合天地之交、濡尾以躍淵自試、慎乾始
潛龍之用、曳輪以行地无疆、利坤順牝馬之貞、
而易義已該其大矣、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此爻正當水火相遞之介、離明未耀、坎險未脫、
故猶全未濟之象、蓋濟者、必周能濟之具、又乘
可濟之時、具未全、時未偶、而茫昧求前、冥行躁
進、未有不逢凶者也、如欲避征凶而求必濟、其
利在涉大川乎、諸卦凡言涉大川者、皆堅強冒
險、激勵圖功之謂、此大川乃坎之本象、而利涉
尤濟之實力也、凡未濟時、其目前不免有潰決
冲突之形、其胸中不可无激昂奮迅之志、必也
沉謀淵慮、勇往奮發、以濡尾測涯之智、洞澈其

淺深，以收輪排難之勇，孰嘗其險易，則可以禦懷襄之患，可以奏平成之績，天下事何不濟乎，脫坎險以游坦蕩之途，就離照以耀光明之境，所云征凶者，不及於凶卦之无攸利者，此全收其利矣，

象言位不當者，卦以二五剛柔之中為正位，況坎以二陰陷一陽為險，以一陽扞二陰為濟險，則浮力全在中爻，而此六三剛變為柔，弱植无以振作持之材，中過於偏，末流何以障頹波之柱，則征凶可不豫防，而利涉可不力奮乎，惟合上之剛以矯其柔，守二之中以還於正，則以剛德鼓銳而前，何畏衝波之阻，以中道迎機而進，盡成押浪之安，所云位雖不當而剛柔應未濟者殆不濟矣，

方云征凶，旋云利涉，何辭之若矛盾也，蓋易者變易從時，轉凶為利，只在一時耳，況火性猛烈，水性活潑，轉變尤最速也，然必先時以觀變，乃能乘時以用權，此利害相倚之交，正明哲審幾之會，君子所以定宇宙之傾，收功於既濟之後，必其炳日月之照，定策於未濟之先者也，古有濟師焚舟沉船，以期必勝，其得利涉之旨者乎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四雖離初，即為震體，天威討叛，驚遠懼邇，天命建福，赫聲濯靈，以雷霆之威，煥日月之照，此守貞而逢吉也，三年克敵，雖損兵有疲憊之形，而四國勤王，致頒賞壯凱旋之色，初以嚴翼供武服而憂心悄究，以烝皇獻戰功而勝氣揚，此始悔而終亡也，有志者事竟成，有為者无中棄，離火烈於方燃，坎水堅於中砥，既濟之功成，則未濟之志行矣，凡功成於後，未有不計定於先者，此二卦，三陰三陽，具乾坤全體，故乾首坤尾，高

宗乾君、而鬼方大國、則坤衆也、伐者以震來之
厲、消震隣之警、志行者以有尚之行、暢維心之
亨也
四尚非可為之地、必貞以徐俟其吉、九自是有
為之才、能貞以終消其悔、如殷宗撻彼奮伐、用
九之剛也、加於鬼方、衆四之柔也、三年是其貞、
而有賞則吉而悔亡也、凡志有中屈則心多後
悔、而以堅貞暢其志於必行、又何悔焉、古法天、
子出征、方伯連師、率師從討、故功成獨賞大
國、三年者考績之期、論定之日、君志在欽功頒
賞、臣志在效功受賞、俱得行矣
貞固以疑其祉、悔悟以懲其失、始篤志而慎行、
終遂志而大行、不敢輕濟、乃以獲濟、志之行在
既濟之後、志之貞在未濟之先、人惟患志行之
不立、无患功業之不濟也、大國效功天子、以受
上賞、此所謂熊羆不二心之臣、故為貞也、疑在

事前、悔在事後、前四言有疑、此四言亡悔、有疑、
正酌量於圖濟之謀、亡悔乃快慊於善濟之策、
蓋心欲互用而義乃交發矣、
高宗總此一伐耳、在內坎險方深、沉慮遠謀、故
甘三年之遲、在外離明已耀、震擊雷奮、故慶三
年之賞、遲以預既濟之深謀、水之藏機深、賞以
收未濟之末效、火之奏功烈也、既濟乃言其用
力之勞、未濟乃言其成功之逸、此探本至論也、
八先天後天之神用也
二以剛德之中行於臣位之正、為貞吉、四大臣
之位、亦即貞守九二剛德之中、以成其吉、而合
之皆以剛濟柔、成六五之貞吉也、臣心忠貞不
二、如月繼日明、合六五貞明麗天、成泰交之吉
矣、蓋水火相濟、一時固有互調之功、萬世各有
不易之性、此就其性之正、以要其功之成、故俱
謂之曰貞也、乾坤之元、固從此貞下起矣、

又解震者帝所出也用者士用命齊乎巽也高宗見乎離也伐鬼方後乎坤也師克在和說乎兌也三年戰乎乾也有賞勞乎坎也于大國成乎艮也晉卦之全德收帝之全功也殷道盛於武丁之興而象於武丁之後此時在商為極盛倚象居成功之退象既濟在周為彼象此盛開肇基之先象未濟文王作易首以乾坤者天地定位之経終以既未明帝王繼序之紱即高宗以明周德之盛兆於商祚將衰之初成於紂惡已盈之日其或繼周者百世可知也此易之彰往察来與乾坤俱不朽也且南北為尊卑相臨之位剛柔為仁暴貞勝之形水火交濟為健順互調天地不測之用後天圖以坎離代乾坤寓義精矣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下合九二之中正德協相成則貞吉矣近同九四之貞吉功成共慶則无悔矣主上神凝志定天下內順外寧消日月之晦翳發宇宙之光華以彼中德基此大功如日涵陽精於陰中以為貞明之體而坎月坎水皆稟其光以為光以彪天而炳地故內之含章可貞外之事業時發表裏相符有徵可信若鬼方歸化則阻深脂脉悉耀光明此君子修之吉也不然則小人悖之凶矣前云小人勿用豈非以邪氛陰翳足以掩君子之光而貽之悔乎君子在上之稱此離明繼照適當正位得坎水相濟而中一德之交乎以成其吉者內憂與外懼俱消既一心亡悔順治與威嚴並耀自萬邦作孚也以下三言有孚皆指水火之交剛柔之應以二氣互調為一心相契其義一也無燥濕失調之悔有剛柔合德之孚要在得中而已

具大生之德、未顯溥濟之功也、盖火炎上、水潤下、如日明晝月明夜此後天之用顯而陽根陰陰根陽如離中虛坎中實此先天之體微既濟彰其用之顯未濟抉其體之微易以此終、寓意深矣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凡卦中、需首濡尾、俱就濟水言、盖濟乃二卦原名本義也上與三剛柔相應如彼我投契故為有孚如賓主合歡故為飲酒而以火交水入而沉滅坎水濫溢乾元隱沒則濡首之象也盖恬熙初亦无咎而究竟難以久安則鴆毒不可懐逸豫不可長也但耽飲酒之樂共游於怡堂厝火之娛而忘濡首之戒自蹈於寨𥦗就溺之禍是其有孚乃迷於偏信之非又失其中孚之是矣盖九五有孚位正當而上則非正故中孚利涉大川、而此則載胥及溺是非正相反也不知節者水火烹調有節、而喜怒哀樂、行止進退皆此節也縱情飲酒、則不知哀樂之節矣安心无咎則不知動靜之節矣失身濡首則不知進退之節矣、在卦象則總一不知水火相調之節也盖爻雖以剛柔相應卦則以水火相戾如但以情意相合不以道義相成得小而失大小信為大信之賊也知節者因時用中豈不濟矣

上九言飮混者少男少女行合巹之禮也詩云宜言飲酒與子偕老、又云雖无旨酒式飲庶幾即此謂也、一陰一陽、相孚以成婚禮人道當然情篤於好逑義專於從一、更何咎哉、但男反居陰、女乃居陽則以分内外之職者未是也女来先求、男往後應、則以明唱随之序者未是也、飲酒雖以成禮、而信情陷於違義不審匏葉之用不遵濡軌之常、飲酒有沉湎之譏、如濟水有汶

溺之患雖浮交歡以諧好合之情未得相安以課成家之績象為未濟者此矣推之則如燕享虛設於朝堂未奏咸熙之烈樽俎空陳於郊廟未速居歆之享置酒高會漫流連於帷幄未粲飲至之勳皆此象也象云不知節者不知人道之大節非徒飲酒之忘節也蓋男先女從此倫常節義大關失此何以明夫婦之有別陽倡陰和此造化節宣定序失此何以妝天地之成功

天下事所以未濟大抵皆沒於情欲之流而混於禮義之節也故曰名不正則言　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聖人先於正名其深於用易者乎此卦原以中男配中女為正合二五兩爻互調於剛柔之中協於節矣此以少男應少女陰陽失位未為中節上九以乾首下溺於坎水故有濡首之象以貽失節之戒

此上九正乾首之象而溺於水之有火如涵於飲之無節進退存亡失其正矣蓋酒以水潤合火炎可以養和以水柔藏火烈亦能亂性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亂之道而窮之灾也惟通以變之不窮以圖於龍之无首斯以合天地之節乃以會乾坤之元者乎

極者窮於未路在成事之後節者調於中窾在當事之初惟知極而預防其非斯知節而堅守其是二者皆不可不知此卦兩申其戒易之所以彰往而察來也舊以此爻當紂謂酒池長夜胥沾黃鉞以啟周命之新亦似而於卦義隘而未全

既未二卦包陰包陽交致水火之用三陰三陽各具乾坤之體序此於終蓋以妝羅衆卦統宗全易故於丁寧三致意焉至上爻俱以濡首為戒蓋水火以互調得中猶乾坤以互交成泰若偏用而過任之鮮不焦頭而沒頂者亦如乾之

置小之夫婦、夫之君臣、皆此天尊地卑之象、乾健坤順之経、所中嚴於最後、乃全經大義也、

既未二卦、上爻象一曰、不可久、一曰不知節、久者、陰陽禪代之運、亘萬古不容稍間之脉、節者、剛柔互調之序、盡萬物不能暫違之準、用易者、以一心綿其脉而定其準者也、不可久者、窮於不變不通、則當酌之虛圓、不知節者、流於无檢无制、則莫若以兢惕虛圓者何離明是也、兢惕防而所為飭令君子因時制中執一中以會一元、用符於體斯尾稱乎首者也、且坎耳離目、於乾首之用最切、大人以耳目通神明之牖、必主之以心官、聖人以聞見廣擇識之資、必約之以一貫、於此見聖德以體元合天、君子以用中證聖、一乾首嚴全經矣、

天地間二氣每一消一長、五行亦相克相生成、功者退將来者進、此太極流行之用、而乾坤對與天為體者也、自乾及諸卦、君子所隨時效用者也、故聖人統體渾一天德、無首可見、而君子時中、則作用有可見矣、有時見君子之才、有時見君子之節、合之成君子之德、才者何離明之溥照是也、節者何坎、險之卓立是也、才以經天緯地、而誤逞才者、或溪為椎謀功利之汚、節以撐天柱地、而謬矜節者、或沉為枯槁寂滅之溺、不幾於濡尾而及其首乎、易以知来、所以預為者何坎陷是也、離中虛明圓映、象日月之麗天久孰遠於貞明之久照、若乎坎中兢心惕慮、象山川之亘地、節孰嚴於設險之固守、若乎恒久不已、所以繼大明於終始、節宣不過、所以調太和於保合、不息則久、中節謂和、又未始不相成也、此二卦所以括一經之旨也、

經始云群龍無首、此聖人之會乾元、而末乃戒濡首、此君子之繼聖統也、蓋乾一卦、聖人所

待之體、則萬古自如、即人心已發之和、流通不息、而未發之中、全體太極、則嘗以不動主持於動中、天地人心一理也、如水上火下、成一時相濟之功、為陰陽交泰之象、而炎上潤下、為萬古不易之性、仍乾坤對立之常、但人心每銳始而怠終、或功成而志隳、惟知圖功奏績、取近效於一時、不思養性凝神綿宗傳於萬古、水火之用必待之卜陰陽之位終歸各正之理本无一毫

易窺無卷數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程玉潤撰玉潤字鉉吉常熟人萬歷癸丑進士據經義考所引倪長玗語知其嘗官部郎始末則未能詳也然經義考但載程玉潤周易演旨六十五卷而無易窺之名又此書僅有十冊不分卷數亦與六十五卷不合惟所解止上下經與程子易傳同其大意在申暢程傳凡傳義與朱子本義異同者多調停其說與倪長玗所稱取正叔先生傳而增益之者宗旨相符或原名易窺後改演旨此猶其初藳後以一卦爲一卷併總論爲六十五卷此藳則尚未分卷歟今未見演旨其爲一爲二莫之考矣

易學管見四卷

〔明〕洪啓初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易學管見無卷數》提要

洪使君易學管見序
易非為卜筮作也而以為非
卜筮之書者亦非也三才之
道符渾貫合樸而為器器而
為物無論法象之顯人文之

賁即猶若廛肆細若閭井
以至倮鱗蜚走灌莽邑皂
豈能出大宗而外象帝哉故
聖人本造化以開人事即人
事以模造化畫之為卦重之

爲支而古今變化吉凶悔吝
無不在其中則曰以爲卜筮之
用也蓋義理變而象數變人
心動而鬼神動相感而應相
契而見是故道無精粗易無

淺深聖人明之也而非刻〻也
通之也而非執之也漢魏以還
治經者或探虛以爲玄或拘
鼯以爲執匪直印沙鏤冰
虛負成勞抑於潔淨精微

之教飽而足矣至伊川氏而始
明其理至紫陽氏而後通其
象占自此易爲孔氏之易而非
老子之易也
明興益尊信其說不啻黄

鍾大呂故二百年以來易理大
明如日中天憎適來講說紛〻
愛多疑滯二先生之義幾晦
且餘乃若幽其無師多知以
根其無體之妙詞約而意該

義析而旨暢闡程朱未發之蘊以上溯羲文周孔之奧則淇先生所為讀易嘗見其庶乎余受而卒業細閱其所發揮有確然而不可易

灑然而自得於言意之表者譬之登臺以觀星嶽表以測日遊希瀾而揖聖神豈區區嘗見蠡窺乎曰嘗見者志謙也是書一出不惟攻舉業者

藉為筌蹄而講道者亦賴其扃鑰鴻寶雞犀天下之珍豈得藏之名山亟令鋟而懸之國門庶知四聖有苗裔而洛閩有功臣不其偉哉先

生司権勤身茹淡百弊盡革而寬簡減稅四方歸之如泲水眞有得于損益二卦之用所謂以易為已不以易為書以易為已之變化不以易

為天地之變化吾師乎吾
師乎豈獸語言文字之足
以趣萬象而彝六畫也
萬曆丁巳歲夏五月年家
侍生松陵吳默頓首撰

古吳後學張敵復謹書

易學管見上經

溫陵洪啓初爾選父 著
男 承棟
承榜
承楷校

胡雲峰曰夏連山首艮商歸藏首坤文王之易首乾易為明大分而作觀先天橫圖乾居前羲易固已如此矣蔡虛齋曰舉天地間皆是易不是交易便是變易二端之外更無他也此古之聖人所以只用一易字該括之而朱子又分為變易交易二義以發明之嗚呼盡之矣

乾元亨利貞

乾之義健也程傳曰健而無息之謂乾蓋健自是無息即無息處乃見其健也伏羲因三畫皆奇之卦而重以三奇之畫名之曰乾大通至正乾之道也乃卦中所具之象也元亨利貞則文王發乾之道以告人也所謂彖者言乎象者也孔子彖傳文言皆以天道聖人言之天道乃乾卦本象其以聖人言者則以此卦純乾乃天德之純久而無息聖人之德也元亨利貞程傳作四德解

朱子本義曰元大也大哉統天之大也亨通也萬物亨通之通也利宜也利物和義之宜也貞正而固也貞固幹事之固也而總之曰乾道大通至正蓋言正則宜在其中矣筮得此卦以下則發教人卜筮之意也舊以元亨是隨事皆可爲隨處皆可行而利貞則又當善爲之未正必欲其正既正必守其正此於作文較便然於乾卦看忒淺夫乾爲六十四卦之宗天道也聖道也元亨利貞其道理所該括豈他卦所可並乎且彖詞只發象中所有以告人而占即在其中安得以元亨利貞爲筮

得乾卦者而係此詞也餘卦俱如此看

又曰純陽至健乾之所以定名也卦詞只從健上發揮健則經綸幹濟力量有餘做來必大通達無礙故大亨貞則善用其健之謂精擇而固守之隨吾剛健所爲皆當理無私之事則信乎其元亨矣此人君配天之學也

初九潛龍勿用

乾以龍爲象何也天地者其神不測者也將托至神之物以喻之舍龍奚以哉初九陽爻之始位之最下者也故爲龍之潛既爲龍之潛矣雖欲用之於何用之故曰

勿用勿云者止之也舜之側微是也嘗因用之一字而有感焉士君子必當爲有用之學大用之不媿四海小用之不媿四境不用亦不媿四壁方爲善用昔楊子曰君子在理若鳳在亂亦若鳳言隱見之得宜也妄用以取戾則失潛之義矣

生生曰乾資始初又乾之始始非徒始始固所以成其終也天之氣不潛則發露而無餘人之心不潛則輕率而易敗故曰潛龍顏子之潛心聖人之洗心退藏即此潛字勿用非伏其身而不出也寂然不動之體固自如

此也潛便勿用不潛便輕於用矣

乾初象潛龍護微陽也坤初象履霜防微陰也於陽之微則恐其或用勿也者禁之之辭於陰之微則恐其必盛至也者危之之辭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剛健自九字取中正自二字取初爲潛二進於初則出矣出潛以象言離隱則其義也初二爲地故二象田九二見龍是得君而行道者要見德澤及物方切能字澤及於物不在見字外蓋龍一見則有雲雨之施矣君子

一見則有雲雨之澤矣兼君民言之曰見龍在田嘉君子之得遇也曰利見大人示天下之知所宗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重剛或謂氣質之偏而過於剛非也純乾之卦與他卦不同謂之重剛以見其剛之不息耳至若不中也居下之上也是所遭時位之危而剛健不息能日夕不懈而兢惕焉則雖處危地而无咎矣嘗考之古人若禹慎乃有位周公克愼厥德蓋無時而不存憂懼之心焉故其所行無非至道而有以立人臣之極也以位極人臣者

身危功蓋天下者不嘗講便浅

乾天德也亦心德也潛見惕躍飛亢總是一箇心德隨時變化潛者乾德之根無時可用亦無時而不用如樹之根常不露而其所以生枝生葉生華者則又未始非其根之露也見龍蓋其葉華之露處淵身形著是也惕者所以勿用其潛之道而善乎見飛亢之權者也潛見躍飛亢而非惕則潛者洩越而見而飛而亢悉非矣乾惕者聖學之敬也徹內徹外徹首徹尾之道也在淵而躍也而曰或者不可知之辭也不可知者聖人行權之妙用也淵者潛也躍自淵而出焉勿用之潛體爲之也而曰或焉不可以告人人不能測其體不露其用亦藏也飛者發於事業參天地而贊化育之事也亢者時之亢也聖人寧有亢哉時之不得不亢而聖人値焉此非聖人之所能却也而聖人竟无亢也因時迭用不主一道故謂之用九見群龍无首吉九之用者以其勿用者用之也而惟惕故能用不用之用然則惕之於乾大矣哉此段議論所關極大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說海云九四居上之下進退未定之時而以陽居陰能相度時宜而不輕於進故逡回於可上可下之際躊躇於可進可退之間若龍將躍而或焉如是則進必及時无妄進之咎矣此爻舊說以禹益陽城箕山之避當之或謂聖人處非常之事必有逡回審顧不敢輕遽者愚謂以文言及時之義觀之亦不必謂非常之事如伊尹當三聘時方囂然辭復幡然改便是進退未定易理無所不該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其九五之德與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則飛龍在天景象矣生斯世也爲斯民也何幸而見此大人以覲天子之休光覩皇王之盛際哉其爲物所利見宜矣利見大人只如此游衍發之便住

上九亢龍有悔

聖人无亢時有亢周公係亢龍有悔一語蓋據其時書之且就其事惕之令處此者持盈滿戒高危凜乎喪之之無日此之謂易之道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其知亢之義乎

蔡澤說應侯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易謂亢龍有悔蓋言上而不能下伸而不能屈往而不能反者也斯言庶乎知易矣昔者堯禪舜舜禪禹伊尹復政厥辟凡聖人輩纔到亢時便能變通而不窮極則變變則通此无悔之道也故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用九本諸卦陽爻之通例然[illegible]卦言乾之六爻本義通例等語朱子語此與[illegible]柔非剛之外又別有柔只是善用其剛而不過便是柔剛以任事柔以濟剛善之善也故吉

蒙引云剛而能柔吉之道也朱子作張魏公行狀其所論剛柔之義曰君道主剛而其動也用柔故乾動則爲坤矣臣道主柔而其動也用剛故坤動則爲乾矣夫必遠佞色必去小人必安社稷必服四夷乾之剛也至於禮臣下恤百姓虛心取善舍己從人其動莫非柔矣不敢倡始不敢爭先循分守安進退之類坤之柔也至於犯顏敢諫捐軀盡節可殺而不可辱可困而不可使爲

不義托孤寄命正色立朝其動莫非剛矣善觀易者必觀剛柔之中而究其所以用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或得或失或吉或凶皆可以類推不知剛柔之用不可以言易也此說關涉正大故備錄之

此一爻兼承六爻言故不曰龍而曰群龍能者變化之物如以潛龍爲首則一於潛而不能見如以見龍爲首則一於見而不能潛其何變化之有純乾聖人渾身一團天道能潛而又能見能躍而又能飛如天道之動靜無端陽陰無始安見其有首耶群龍未嘗无首只是見

得群龍无首纔謂之用九而吉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其言聖人與德特以用配乾耳元大也始也天地間凡大者皆爲始始者便自大有生之初自然之理如此故元爲大又爲始萬物資始非以萬物之始處當元始者物之始也物之所以資始者元也今只以一粒粟言之其中各有一點生意其一點生意即便是天德之所在化機之所伏也其始之發動之專一段滋濕之氣是得於乾之元至其露生之專則得於

乾之亨旣而得其利而向於實得其貞而實之成無他也氣候所至而物隨之物固莫之能爲也而天亦莫之爲也總是體統一元之氣流行貫通而無間然者也即此便見資始即此便見統天即此便見乾元之大不然天雖不物物而雕之物亦當一一而收之而天亦當一一而應之而造化亦勞矣豈所謂天道無心而成化哉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品物旣資始于元便有必亨之理逮當將亨時節烝烝而成者爲雲雲則油然而飛揚和暢而散者爲雨雨則沛然而下降雲行雨施則有以洩天地之和而觸品類生出之機矣由是物之得其滋潤者英華日露生生而不已形色日章出出而不窮固非資始之時有氣而未形亦非資生之時有形而未著也此乃元氣亨嘉之會萬物化光之日可以見乾之亨矣流字下得最不苟有生生不已之意

品物以植物言以植物言亨者指其最易見者以示人耳推類以盡其餘天作雲雨僅爲草木之生而已乎試使雲雨不時亢旱爲災鳥獸魚鼈果能長育爲吾人者

亦果能遂其生否乎又見易理之廣大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是道也聖人用此以御天矣蓋天以貞元相禪終始相因以時而生長萬物養育庶類聖人旣以經法天而爲六位之時成矣於是乘此六陽隨時變化之妙爲吾庶政隨時經畫之用矣當生而生當長而長各因其宜當養而養當教而教各度其可天道之循環無端者於是乎推行於治道之間而神功之迭運不滯者於是乎順布於治功之表矣是之謂時乘六龍以御天也此聖人

之元亨也

御如御車之御謂之乘龍御天則是聖人一身常駕御乎乾之六龍則常出沒於聖人之一身矣此當想其變化無迹之妙處皇極經世書曰仲尼能盡三才之道者以其行無轍迹也亦此意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以乾道之利貞言之天道運行陰陽五行變合於其間漸漸流行是變漸漸收縮是化由變以趨于化則凡物之流形者到此時性命自然而各正太和自然而保合矣各正性命者萬物形質既成而其性命之理莫不各正而爲一物之主也保合太和者萬物性命各正而其太和之氣皆已保合而成一物一物之終也此可以觀天道之利貞矣

蒙引云各正是萬物受質來便各有族類不可混淆意思太和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天地間無一物無陰陽無一物無陰陽便會合其會合便冲和少有欠缺便無結裹雖至微之物亦無少欠缺者所謂有一物其來有一身有一身還有一乾坤是也

按人物之生只是一團生氣而理寓焉生處即是性此生處即天地之所以流行不已而賦於人物之命也此性命即二五中和之氣絪緼薰陶所爲而謂之太和乃一物而三名耳太抵太和亦未保合則性命亦未各正性命可言各正則太和亦自保合矣是一時事無先後菓子到保合時不但皮殼完好津味亦全甜者還甜酸者還酸不相疑混使皮殼未到完好津味亦未十全氣尚行而未止以此見太和未保合性命亦難各正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乘龍御天是聖人王道之始爲天下開太平也至此復何所爲哉但見恭已南面首出于萬國臣民之上親賢樂利各得其所如物之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咸寧矣此成變化之功以收乘龍御天之化故曰利貞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天之運行今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復之象非至健不能也其在君子天德之剛常伸於萬物之上浩然之氣常塞于天地之間純亦不已而周流無間亦一天行健也自強不息作見成說盖天行健者在天之乾也

自强不息者在我之乾也原孔子之意只是要把自强不息配天行之健初無一層工夫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陽釋龍字下釋潛字在下故潛潛故勿用言有聖德而居側陋聖人不得志于時之所爲也

馮氏曰乾潛艮止聖人希天之學也潛之爲言也非匿影銷聲伏其身而不見也冥其畛畦其根精與玄運而神與天藏無常無變無上無下皆泯其所以然此聖賢之潛也是故以潛爲治則恭巳大舜也以潛爲教則忘

言孔子也顏子以潛而處則齋心箕子以潛而蒙難則正志皆純乎乾而巳不與也三代而下漢文之謙讓泥於潛矣賈生之嘆息失於潛矣所謂潛者勿用而能用能用而勿用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見於地上德化及物其施巳普也提出德字便見九二所謂大人以德言不以位言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反覆者朝斯夕斯不少休廢之意道無時不在君子密體道之功故終日乾乾非虛著此心於無用之地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惟其或之故進而无咎也淵者深滸之地或者不可知之詞或躍而曰在淵運機密而變化神以是而進何咎之有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本義作字謂興起在位聖人在上豈不徒臣妾億兆而乘龍御天之功萬國咸寧之治亦無不該矣程傳謂大人之爲聖人之事明非大人不足以當之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盈卽亢也不可久卽有悔大抵盈卽害事造物忌盈人道惡盈處盈滿而謙抑則可久之道也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既云天德矣曷以不可爲首也病在一爲字龍能變化雲雨不必露其頭角也劍能剸割搏擊不必露其鋒刃也天德能張弛闔闢不必露其英氣也一露英氣先天下將悍然不顧而其害不可勝言者故聖人以不可爲首戒之老萊子謂子思子曰子不見夫齒者乎齒堅剛

卒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弊是故君子惡夫陽剛之首事者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文言二字之義猶後所謂釋文也孔子於彖既有彖傳以釋之於象又有象傳以什之矣然猶以爲乾坤之道大而其六爻之義廣也故復作文言傳以申彖傳象傳之意所以盡其藴也

首節純以天德之在人者言此元亨利貞就當仁義禮智四字看二節君子謂至健之人盖健則所行皆天而仁義禮智爲能全體而不息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而仁禮之德行也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而義智之德行也夫惟君子以健而能行此四德故經文于乾而係之以元亨利貞者盖謂此也此乾元亨利貞不必謂天之四德盖文言直把君子當乾把仁義禮智當元亨利貞信手拈來頭頭是道以天道明也得以人道明也得

凡理具于性而發于情者俱是善不得爲善之長惟仁則天地生物之心端倪也有此生意一觸而發而凡節之以禮宜之以義守之以智者俱從此出矣苟無其仁則義禮智無所從出而亦無所施之地矣信乎其爲善之長也亨字當個禮字看不美善不足言嘉衆善不輻輳不足言嘉之會此嘉會就性中說非有款款條件而款款條件之所從出故曰嘉之會嘉會原是無文之禮凡外面三千三百皆吾心無文之禮所從出也利者義之和大凡人之相與惟見其不利則怨則凌見其爲利則相安相悅利字即是和字意然非情之和也乃義之和也和從義生由吾心之截然者區處嚴密不相凌犯中却含安舒之妙又曰義本是嚴底物孔子獨曰義之和以見嚴處即和和而不出於義者非眞和也利原與義反而曰義之和以見義未嘗不利利而不出於義者非眞利也貞者事之幹盖造化生物到得貞時把一個實理收斂於至靜之中而貞下起元後來生生化化之機皆根底於此人得這個實理收斂於心則定見在我應用有餘隨他萬事萬變皆依此而立故曰貞者事之幹元亨利貞俱就人性體上看出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則善之長在我矣嘉會足以合禮則嘉之會我得之矣利物足以和義則義之和我得之矣貞固足以幹事則事之幹在我矣此條意是如此

君子體仁非是體這仁仁與我渾融爲一體也善之長在我而完足無虧便足以長人此理最可理會尚未說到用恩處嘉之外無禮但自我做出來恰好則爲嘉自天地間現成有個完完全全嘉美的道理則爲禮君子

以亨嘉之理會之吾心隨其動靜語默親踈貴賤等類件件做得恰好許多嘉美若湊集于吾身則經而等曲而殺者便自我出矣豈不足以合禮蒙引云必嘉其所會者盖天下許多道理本自相聚爲一會而非孤立無侶者所謂方以類聚也故曰亨者嘉之會也天道之亨亦如此故萬物齊乎巽相見乎離又曰嘉其所會嘉字做着力字務必做得恰好方是嘉會字說得闊許多嘉美一時闘奏到此方是嘉其所會是何也道理之在日用間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是以禮之條目至三千三百之多周旋有規折旋有矩以此故也利物足以和義謂於衆適之謂和誠能以物處物使物各得其宜如上者宜上下者宜下物之利也利於上而上者和利於下而下者和卽所以和義也是故以義處家庭而家庭利焉則在家莫不和親而吾性之義和于家矣以義處朝廷而朝廷利焉則在朝莫不和敬而吾性之義和於朝矣故曰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欲爲事而非此之貞固便植立不起自然倒了如何足以幹事私記云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聖人非添一固字凡知得到者必

能執得定須是執得定方爲見得定也固字正是知之到處不固便是知得未到自是欠不得也今夫造化之貞凡萬物性命之理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一一各正而保固無虧非氣不得而侵之厲氣不得而壞之然後來日所以生物爲草爲木爲合抱爲干霄皆資此植立起來君子之智凡綱常倫理日用物理一一各見得正而執定不移物議不得以惑之是非利害不得以奪之然後來日所以應事爲扶持綱常爲綜理庶物皆依此植立起來故曰貞固足以幹事此君子行四德之妙也然

非其自强不息克全其本體之健孰能與於斯乎故經文曰乾元亨利貞以四德而係之乾者聖人固以行四德而歸之體乾之君子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自古高節獨行之士有石隱高隱智隱癡隱智隱非傑癡隱非情石隱非道高隱非聖惟聖而隱者若神龍然能潛能見能上能下出卽舉舉處卽冥冥不可以形迹

拘不可以羅網求也初之龍德而隱正此之謂是故高潔自持不隨時而易守實勝爲善不炫世以成名遯世而無不遇之憂不見是而無孤立之憤道與時遇我心則樂樂而行也不以爲通道與時拂我心則憂憂而違也不以爲固可樂可憂可達可窮而用舍行藏之道確乎其不可拔非龍德而隱乎此與鮑焦顏闔之徒相去遠矣故曰潛龍不易乎世不爲世所變易也不成乎名惟無求名之心也使有求名之心則隨世而易矣遯世者世不我用而隱遯也人雖遯世猶有是之者有一二知己焉猶可以自慰至於不見是而無悶抑又難矣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龍德者聖人之德也正中者正値澤及於物之時也龍德以下把言行作主大凡德之所以神明不測者要不外乎庸常日用之道而此庸常日用之道固自有神明不測之妙此二所以庸言而亦信庸行而亦謹也庸言亦信庸行亦謹宜無待於閑邪矣而又閑邪以存其誠

恐其發之於言行者猶有不信不謹也夫如是足以善於世矣然又不自以爲善於世而或自伐其所以庸信庸謹而閑邪存誠者猶夫初也所謂智出天下而守之以愚此聖人純亦不已之誠也是故其德之廣被物無不化化者物從而化莫知其然而然也蓋非有正中之時固無可以及物而非以龍德遇正中之時則無由以及物而化矣此二之所以爲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也言其德如是其德之所及又如是則已有君人之德矣此所以爲大人與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三之所以日乾夕惕者果何爲哉欲以進德而修業耳理得於心之謂德措於事之謂業德何以進忠信所以進德也業何以修修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四句論其進修之本末及其實力工夫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方是下手用功處而日乾夕惕之實事也

忠信所以進德者以其實也君子進德須着一個實心若非以是實心下工夫則萬理無湊集之門矣故朱子曰如播穀相似須是實有子在泥中方會日日發生正此意也修詞立其誠所以居業後世諸儒講學窮理只是相與質問互爲辨詰千言萬語只是好聽而已故要修省其詞說使忠信所求有得於心者一一樹立起來不竟放倒而業始可居居者如人之作室既成就可居住吾之事務既成就是吾終身成立的事業皆爲吾居也幾即德之微妙也知至至之知德爲至極之理而念念忠信以至之實意所到進進而不已則萬念歸眞之境即心存理得之幾理之微妙者可許其洞灼而不蔽矣義即業之泛應也知終終之知業爲歸宿之地而事事以終之實踐所體存存而不忘則一理歸宿之處即萬化從出之門道義之妙用可與存而應矣必如是知至至之乃可與幾而德進必如是知終終之乃可與存義而業修九三所以終日乾乾爲是故也故存此進德修業之心居上位也不以爲可驕惟懼德業之有歉在下位也不以爲可憂惟知德業之當盡故乾乾因其時

而惕居一人之下不爲凌逼位百僚之上不爲曠瘝雖危而无咎矣雖危无咎內含能察其幾能灼其宜二意生生曰德非外來是吾心固有的業非鑿空是吾身合做的世有一種虛假學問外飾而中澗陰非而陽是豈惟無得且并其固有者而失之矣又有一種虛明德聽其言論即聖賢無以遠過而今無一毫實事吾儒掀天揭地事功豈可以空空言取辦耶忠信是一片眞心全在天理中更無一毫夾雜亦無一念虛設即心是理有日長而無日消矣修詞非在詞語上用功也不言而躬

行既言而顧行念念皆實亦事事皆實任他治平事業
只是真心做出去而已知至至之必至之而後爲知至也以口耳爲知者未至燕而言燕未至越而言越非真知也知終終之必終之而後爲知終也以見解爲知者知幾而不終業知工而不終事非真知也與幾其知幾之神乎神天德也存義其精義之化乎化天道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此節全重欲及時也時字爲邪離群皆主進一邊説不

果于上而又不安於下是爲上下无常據他欲上的模樣似有貪祿位的意思然其心實非爲邪也不果於進而又不安于退是爲進退無恒據他欲進的模樣似乎欲超倫類而獨進者然其心實非離群也蓋九四德業交修大人之事備矣其心欲及其可進之時而進可上之時而上以行此德業於天下耳此所以雖無爲邪離群之心而不暇計夫爲邪離群之迹也如此則進得其當而爲順天爲應人故无咎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同聲二句是興起本乎天二句是申明見得都是無心意形氣相軋而成聲聲同則應天籟之鳴也二五疑成而有氣氣同則求天機之動也水流濕從潤下之性火就燥從炎上之性雲固弗靈於龍而龍興則雲從風亦無心於虎而虎嘯則風烈聖人興起于上而萬物快覩于下顒比而比大觀而觀宜也何則動物之動本天之動而生故親上植物之靜本地之靜而生故親下從其

動靜之類也聖人天下之人所倚賴以生成亦如天爲動物之本地爲植物之本乃人類之首也是以其興起于上也則人皆利見之實從其類乃理本如是有不容於不然者耳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尊爲天子非不貴也以亢處之必不能長守其貴故曰无位首出庶物非不高也以亢處之寡助之至天下畔之所謂民之遠已由已遠之也故曰無民賢人在下非

无輔也以亢處之不信仁賢將拒人於千里之外誰其輔之所以動而有悔也

潛龍勿用下也

下也卽陽在下也之意言下不言陽者陽誠可用惟其在下則當潛耳不然樂則行之豈其所不能哉

見龍在田時舍也

二有龍德飛而御天何難哉乃僅見而在田者惟時上有剛健中正之君二雖龍德尚爲時所舍也堯方在上則舜雖重華而未際天與人歸之會舜方在上則禹雖

明德而未當謳歌訟獄之歸時尚舍之故雖見猶在田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九三大臣之位天下事以一身任之所以終日乾乾者勉修職業行其所當行之事而已

或躍在淵自試也

自試所試者已之德業也所以試之者因天人而凡耳夫進德修業九三備矣在九四時位固無事進修矣然聖人之心猶恐已之德業不足以當之故仍退而自驗如果吾之德業足以克享天心而天與之克當民心而民歸之然後進也聖人之心只要人事稱得天時所以其將躍而疑如此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飛龍在天聖人作起於上而天下惟所統治得聖人之時者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易窮則變不知變而與時俱亢其道窮也災其能免乎使能悔則亦何亢之有哉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用九者用剛之變也變則剛而能柔矣人君體乾元以統天匪剛則失之廢天下浸以不治過剛則必至於折天下亦反以不治剛而能柔則其用剛也以建精明之治功其用柔也以培渾厚之治體天下無不治矣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六十四卦合之固天地大氣運就一卦言之亦各有一卦氣運如乾初陽在下是陽氣猶潛藏而未亨通之時也君子出處關氣運盛衰是以潛而勿用也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二陽出潛則陽氣方亨文明方開之時矣是以見于田而爲人所利見也陶唐之世氣運方泰正天下文明之會是故大舜生焉而玄德升聞師錫登庸豈偶然哉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大臣任大責叢乃憂勤惕厲之日三之乾乾行事者正與時而偕行也禹稷當平世過門不入欲樂顏子之樂得乎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當上下乾之間乃乾道改革進退未定之時聖人審時之變故進回却顧有所疑而或之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天以生成萬物爲德作之君而畀之位故君位之所在即天德之所在也推而言之如天秩天叙天命天討皆天德也君人者如天運於上天叙於此而勑也天秩於此而庸也天命於此而章也天討於此而用也是其所位者非即天德乎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時行則偕行可也時極則偕極是爲不知變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天之道主於陽而濟之以陰是恊舒並用者天之則也君之剛法天之陽君之柔法天之陰是天道之妙用不在造化而畢見於政治之間矣

孔穎達曰潛龍勿用下也一節以人事明之也陽氣潛藏一節以天道明之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首節不說元亨只提乾元說起可見得聖人本意只把乾元做主第三節直承上二節以贊乾元之統天也盖所謂乾元者不徒始物而已始物而亨即隨之者也然但亨而已哉所謂利貞者亦不過乾元化育之終而性情之實至是可見耳即此而觀則知乾元之始不惟物之亨者恒於斯又能以美利利天下而物之利也恒於斯又能歛所利於不言而物之貞而成也亦恒于斯大矣哉乾元之統天也此雖總什四德而實歸重一元觀首節起句可見乾始能以美利一節要重能以字爲妙

性者凝成之實情者含生之本物當元亨時節非無性情但性雖具而非凝聚之眞情已顯而非受生之始故不足以見其實惟當利貞然後本眞完固全其所受之天而化機充滿足爲發生之端乾元之所始而亨者乃見其性情之實故曰利貞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總之四德之流行乃乾之化也一元之統體乃乾之神也大哉乾乎何以見其大也以其體而言則元亨利貞

之氣確然貞固而不二何其剛也以其用而言則元亨利貞之氣浩然迭運而不息何其健也以言其行則元亨利貞不忒其序何其中也以言其立則元亨利貞各一其氣何其正也且其剛健也一毫之陰柔不足以襍之又若是其純其中正也一毫之邪惡不得以累之又若是其粹且其純粹也超乎聲臭之外而非名言之所能盡者又若是其精也至於精則所謂始亨性情者其化不可測所謂一元之運者其神不可知信乎乾道之大也聖人以乾道之時發揮於六爻之間道復卷舒與時推移凡乾道之剛健中正純粹以精者旣有以旁通其情而聖人之與道致治者亦於此而立其本矣由是乘六龍變化之道以爲因時出治之道即吾致治之道以行乎上天之道時行時止何者非易一張一弛何者非天其德化之行油然一雲之行也其膏澤之施沛然一雨之施也而天下之匯於聖人之化者遂其生復其性亦猶萬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太和也盖有法天之道故有同天之澤有同天之澤故有配天之功然則聖人其一天矣

六爻發揮節重時字即彖傳六位時成一句不過以起下節之意非以易道與治道相對也雲行雨施聖治之元亨與天道之元亨一也天下太平聖治之利貞與天道之利貞一也盖天之道盡於時故雲雨之澤以時而化而天下之物咸取足於天之化矣聖人之治盡於時故教養之政以時而敷而天下之人咸取足於聖人之化矣要之聖人之元亨利貞皆仁愛之意貫徹其間亦猶乾始統天之妙也此聖人之治所以爲純粹精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

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文言復申六爻之義以爲學術事功常相須也君子德旣成矣以此而措之行指日之間可見功業之盛而初顧有不然者以時値乎潛也潛之爲言者隱而未見阻於機會之未逢故行而未成無功業之可見耳是以君子不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大人之名由德而稱大人之稱由學而成君子學以聚

之宇宙古今之理欲其並收而並蓄也問以辨之幾微疑似之間欲其剖析而詳明也寬以居此理優游涵泳欲自得於心也仁以行此理大公無我欲實體於身也若然則所謂閑邪存誠者此其體驗之實功而所謂德博而化者固其推行之餘事耳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言九二由是四者以成大人之德大人之德乃君德也
進齋曰學聚矣問辨矣必有涵養寬裕之意自莫非從容中道之妙故橫渠張子云心大則萬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必寬以居之則吾之所以學聚問辨者常見其與心爲一矣仁者又心之至德生生而不窮也德至於仁與天同運無一息間斷則吾之所居者固非徒大而無實亦非固守而不化者也此仁以行之乃學問之極功君子之成德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三必朝乾夕惕而後无咎何哉三爲重剛本德之至健有知危能戒之資而處不中之位上不在天居一人之

下下不在田冠百僚之上又當可懼可危之地也因時而惕敬愼可以不敗雖危无咎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四必或躍在淵而後无咎何哉四之重剛健而无息有能疑之資也而又處不中之位上不在天能德未孚乎時乘下不在田諸難巳得乎歷試中不在人德業無假于進修此正改革之秋進退未定之時所以或之或之者言其進退疑而未定也不遽進而俟時所以无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九五所謂大人者非大於位大於道也是道也於天無私覆於地無私載於日月無私照四時之序無私鬼神之吉凶無私皆道也大人一無私則道在我而質之天地質之日月質之四時鬼神安往而不合哉其盡天下古今萬世民物無有不賴其覆庇藉其奠安資其生成者也是爲與天地合德其盡天下四海九州千古萬世

民情物故無一不在照灼之下者也是爲與日月合明其剛柔仁義以順而施張弛操縱因時而布各適其宜各當其可亦自然而然之次第如四時之錯行也是爲與四時合序其因人之善而好之因人之惡而惡之五服之章必于作德五刑之用必于作慝其刑賞威福至公無私一如鬼神之福善禍淫也是爲與鬼神合吉凶自前人所未爲而我以義起之是謂先天之制作也而其所先者道也思若啓之而行若翌安見天之有違於我自前人所已創而我遵而行之是謂後天之制作也而其所後者道也監歷代而斟酌之皆因風會之所趨參群制而損益之一本世運之所宜安見我之有違於天夫至大者天難諶者天天且弗違而況於人其有不合者乎況於鬼神其有不合者乎其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合風雲雷雨社稷山川之類皆呵護而翊戴之要亦必然之理也何疑於利見之說按天所未爲天所已爲在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內都包有了下面抽出來重在弗違上去耳非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外又另有先天後天之功也

蒙引云天之道時焉而已矣易經盡說天時如應天而時行承天而時行之類先天如禮以義起與凡聖人行權處非先王之成法非經常之所有而於理無悖者皆先天事也先天而天弗違雖先乎天而寔合乎天也旣合乎天便合得去行得去便是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如天叙有典而我敦之天秩有禮而我庸之之類皆是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亾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天下之進退存亾得喪其機相因無常進常存常得之

理故不能無亢有時也不容自亢者道也凡遇亢而不免於悔者皆始於見幾之不明而成於處置之無道耳求其善處亢而无悔者其惟聖人乎盖進極必退存極必亾此理勢之自然也聖人知其如是而處之以道非先時而警戒則隨時而變通不與亢而俱亢若此者衆人昧之而不知賢人知之而未盡惟聖人之德誠而明明則有以灼之聖人之道圓而神神則有以處之故能亢而无悔再言其惟聖人乎可見時則有亢而聖人无亢也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六畫皆偶之卦命之曰坤陰之純順之至也天下之事惟剛健者能主之亦惟柔順者能成之以順而行循理而無違虛心而順應就他力量之能爲可以動而不括此坤之亨也即所以謂貞也守此道而不變若牝馬之貞乃爲利耳故君子有所往也率先任事則先迷而不遂居後從人則因親而有功豈非先者非貞而後者爲貞乎制義決斷之道非其所能收斂順利之道乃其所主豈非主義非貞而主利爲貞乎往西南也則以順相從而得其朋往東北也則所從非類而喪其朋豈非東北非貞而西南爲貞乎知此之爲貞而安之則可以亨利而吉矣

誠齋曰坤地道也陰道也毋妻臣道也毋妻臣自從則亂且危毋從子妻從夫臣從君則安且治故陰盛陽微月壯日虧呂武專而漢唐傾懿裕強而魏晉亾此陰不從陽之災也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天地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先後耳初然氣機運動是乾元略後一節便是坤元坤之所爲元雖未能與天爲一只就坤分內言殆至極而不可加者乎當萬物資始不過有氣之始而尚未有所爲形也惟是地之元氣發育則形者始形而凡形之肇端固不能不資於是矣然其資生之功用又非坤之所自爲也乃承天乾元之所始不先不後而順以承之以作成配主始之事此坤元所以爲至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載物須作亨物上看天之覆物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德无疆矣坤德之厚不可限量凡物之資生者悉囿于長養之天無一物不在持載之內則其亨物之德何異乾德之无疆哉吾自其亨物之本藏蓄于中見其含矣且其所含者弘而無所不有自其亨物之用發露于外見其光矣且其所光者大而無所不被此固坤之厚而能合无疆者也是以凡物之資生流行莫不種種鮮潔大小相輔彼此相映咸隨坤德之亨而亨矣蒙引云含弘光大四字不平光大自含弘而出理勢必然又曰亨者

通也凡通者皆自鬱中來也不有所鬱安有所通含弘雖不是鬱滯之義其實亦是蓄諸內也蓄諸內而後達之於外故曰含弘光大又曰含萬物而化光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以坤之利貞言之坤之利貞不止曰利貞而必曰利牝馬之貞者何也盖凡物之類乎陽者不足以言順牝馬地類則爲天下之至順矣凡物之有息者不足以言健惟馬行地无疆則爲天下之至健矣夫其爲地類也此其柔順不有似坤德之柔順承天而時行乎其行地无疆也此其順而且健不有似坤德之利貞而承天有終乎此所謂牝馬之貞而君子當率以攸行者也是故占坤君子居後而不居先主利而不主義往西南而不往東北若居先則迷而失道居後則順而得常往西南則得朋而以陰從陰乃與類行矣往東北則喪朋然反之西南則得朋而終有慶矣是則居後主利往西南者貞之所在也君子於貞之所在以爲吾分之所當然而安

之則可以得吉矣則可以應地德之無疆而與順而健者合其德矣安貞與守貞不同安是安命安分安處善安土之安言心安意肯而無所勉强之意故曰安而且貞言所安者且得其正也亦猶云貞而且安也上言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因言地之德而及夫君子之德下言安貞之吉應地无疆因言君子之德而證其有合於地之德也文意互相發明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天以氣運故曰天行地以形載故曰地勢君子以一身

而負荷斯世斯民之衆非德何以載之故仁義禮智德之蘊於中也培之必深斯足爲道濟天下之本禮樂刑政德之著於外也積之必厚斯足爲仁壽萬世之基眞如地之靜翕動闢而萬物由之以廣生乎如地之含弘光大而品物由之以咸亨乎

初六履霜堅氷至

初六一陰始生如中國之夷狄君子之小人皆是也以其一陰始生故爲履霜之象以其爲端甚微其勢必盛故有堅氷至之象夫初六一陰始生只說得履霜而聖

人遽及堅氷至者示人愼之於微圖之於早也

象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

象言履霜堅氷夫初六一陰始生乃陰始凝而爲霜也自此馴致其道至堅氷耳馴致其道則纏綿固結而不可解其道與其道窮也之道同積漸之勢然也唐之藩鎭始而久任繼而擅立終而傳襲宋之夷狄始而索幣繼而講地終而議臣皆馴致其道之害出唐宋不能謹微也然則君子可不戒哉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乾者剛健中正之卦九五者剛健中正之爻坤者柔順中正之卦六二者柔順中正之爻周公所以著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者以其柔順中正又得坤道之純也直者在內念慮不失其柔順中正也方者在外事爲不失其柔順中正也大只是念念皆柔順中正事事皆柔順中正也至於不待學習而无不利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坦然由之而無疑矣何也六二得坤道之純者也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象言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夫聖人之心常得之於靜衆

人之心常失之於動言六二之德必以動微之何也蓋靜无而動有六二之靜其德不可見也惟自其動於念慮之微以至於事爲之著由乎中而應乎外則其表裏俱融之盛可得而見矣是六二之動非直以方乎不習无不利地道光者惟其性焉是以安焉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人臣非無才智之患而才智太過之患夫才智太過者上幾於逼主下或至於陵人渾厚樸實之意已斲喪而無餘天下國家之事未免漫爲而嘗試如之何其可以

爲貞故惟六陰三陽有章美而含之無智名無勇功恂恂乎其不能言斷斷乎其無他技即或出而從王事亦君倡臣和君先臣後始焉奉命而事無獨成終焉效力而事克有濟是臣之章皆君之章也臣何功之有焉含章則可貞无成有終畢竟是含章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彖言三之含章可貞豈終於含藏哉蓋待時而發時未至則含晦以俟耳或從王事而无成有終者蓋惟知之光大善藏其用而能爲大用是以安无成之分而能代

有終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六四重陰不中或事當謹密或時當隱遁故爲括囊之象无咎而亦无譽東坡曰咎與譽人之所不能免也出乎咎必入乎譽脫乎譽必入乎咎咎所以致罪而譽所以致疑也甚矣无譽之難也

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夫子爲之謹其幾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惟愼故不害彼機未投而遽以言攖者亦見其惑矣

六五黃裳元吉

黃中色也德之至美者也裳下服也是以至美之德而下人也在舜爲溫恭允塞在堯爲允恭克讓在文爲徽柔懿恭想其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太和之休風已見宇宙間矣大善而吉也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彖言黃裳元吉此千古文治也而豈由外襲哉闇然之章不顯之文自發越而不可掩耳

冥冥篇云三曰含章則爲臣者固無樂乎華藻之工五

曰文在中則爲君者亦無貴乎鋪張之飾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陰盛於陽故與陽俱稱龍陽衰於陰故與陰俱稱血謂之龍戰則陽固龍而陰亦龍也謂之玄黃則陽固傷而陰亦傷也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彖言龍戰于野其道窮也言上六已窮之道即初六馴致之道也禍皆始於微而成於著

用六利永貞

乾用九君道也君道主於剛然不可一於剛故當濟以坤柔而以群龍无首爲吉坤用六臣道也臣道主於柔然不可一於柔故當濟以乾剛而以永守其貞爲利蓋臣之爲道雖居後而不居先無成而代有終然當爲必爲而强毅不屈當行必行而堅定不易自始至終確然如是乃爲臣道之宜也推而言之凡天下柔道皆須濟之以剛長永正固乃可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象言坤六爻皆用柔之變而以永守其貞爲利者所以

大其終也蓋乾道主始而剛德不可爲首者太剛則折必無以大其始坤道主終而柔德不可爲終者太柔則廢必無以大其終惟柔濟以剛永守其貞乃爲克底乃績而大其終矣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坤天下之至順也順故至柔退然無所專制而隨倡以動發不可禦其動則剛焉剛非有外於柔也當其柔有剛之用矣順故至靜寂然無所作爲而隨氣賦形終古不易其德則方焉方非有外於静也當其静有方之體矣故觀其承乾之後而不爲物先順乾之道而行所無事若是乎其有常也非所謂至柔至靜者耶而乃能包涵萬象盎然生意之充周陶鑄萬形炳乎化機之昭著若是乎其含涵而光大也非所謂動剛德方者耶然則坤之道其至順矣乎資生厚載其功固與天相配而无成有終實惟承天而時行焉耳時未至不先時以主始時既至不後時以隳功自始亨以至遂成一承天之施奉而行之坤之順其至矣乎其柔而能剛也靜而能方

也孰非至順之德爲之哉此章須渾說爲妙舊說以貞利亨元爲序殊顛倒不成造化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董子曰積少成多積小致鉅積善在身如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人銷骨而人不知也谷永曰禍起細微奸生所易一家之善惡由於積弑逆之大故生於漸易曰履霜堅冰至言陽之於陰當遏其機於未萌

而防其勢於未盛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六二爻詞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何也蓋所謂直者實人心之本體也使人常持此心何不直之有所謂方者是人心之裁制也使人常辨此心何不方之有獨柰何惺惺馳而直者始搖其初矣君子常存其直亦以惺惺者還之而已惺惺存則內自直矣獨柰何適莫萌而方者始淆其體矣君子欲不易其方亦無以適莫者累之

而已適莫去而外自方矣此敬義夾持之法也敬是自家精神主持得定義是自家精神處置得宜敬之精明條理處卽爲義外義之敬非敬也義之整齊嚴肅處卽爲敬外敬之義非義也古之聖賢雖如齋如尸而天下事變未嘗不了了於中雖萬感萬應而一念性靈未嘗馳逐于外敬義夾持內外交養德不孤矣內直外方不期然而然矣至於不習无不利則大而化之體卽道用卽義不思不勉坦然用之而無疑蓋養盛之極從心不踰之境也非敬義交修曷以臻此朱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敬以直內是緜毫私意胸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是恁他不是處決定不恁他截然方方正正須是自將去做工夫

蒙引云君子之道只是心無私事當理而已內直卽是心無私外方卽是事當理盛大只是這箇充溢盛大而已又曰讀易之乾而得進修之方讀易之坤而得敬義之訓然乾之進修非坤之敬義則無以爲之基矣其曰忠信卽敬之謂其曰修詞立誠卽義之謂學易者能於

是而加之意焉一部心易其在是矣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三雖有章美之德含於內而以從王事弗敢專成者豈其才力不足哉爲其分之不敢耳就天地而論六三乃地道也就夫妻而論六三乃妻道也就君臣而[illegible]六三乃臣道也且以地道言之至柔至靜本無成功惟順承天施代之而有終而已地道且然而妻道可知况臣道乎此三之所以无成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君子出處關時運盛衰彼天地變化歡欣交通草木亦且蕃盛矣況賢人有不出乎若天地閉塞世運衰微賢人爲之隱遯矣肯輕出以取禍乎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言當天地閉塞之秋謂宜愼密而不出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黃中之色也通理即在黃中凡道理之在中者皆通理

也蓋人心之中本具衆理而應萬事故其有觸即應有感即通周流無滯貞神不倚吾性之通明原如此其品節分明一體之中有萬殊渾然之中有燦然吾性之條理原自如此朱子嘗謂冲漠之中萬象已具此可得黃中通理之說矣惟其有是黃中之德故能下體自居位雖出于王公億兆之上而心常居乎王公億兆之下溫恭允讓昭然可象此六五所謂黃裳也如是而其美豈易言哉暢於四支而不驕不亢四肢之順也即是在中之美所暢也發於事業而不倦不刻事業之順也即是在中之美所發也蓋以一身之美煥爲天下之美合天下之美總爲一身之美其美之至乎元亨之德必由之矣

蒙引云看此節只照本文說下不必把本義釋黃字之義釋裳字之義及復釋黃中復釋居體數句纔看恐義理意思俱不得貫串明白本義數句只是暗體貼讀者勿泥正位居體此體字是禮體之體如所謂人君之體大臣之體爲政之體之類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

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襍也天玄而地黃

陰非陽敵其言戰者所以著陰之亢也稱龍則存陽之名以扶其衰稱血則彰陰之類以抑其盛至於玄黃之襍舉以稱名者則又陰陽俱傷之謂所以明陰之无利於抗陽也玄黃之分舉以爲言者則又陰陽一定之分所以明陰之終不可得而易也聖人扶抑之旨深哉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者難也以震遇坎乾坤始交而遇乎險中有屯之意故爲屯文王係詞以濟天下有大機焉聯天下有大本

焉定天下有大勢焉元亨者居險而動不以天幸爲人
事也濟天下之大機也利貞勿用有攸往者明大義以
順民心察事機以觀時變遵時養晦不恃才不用罔也
聯天下之大本也利建侯者拔豪傑以收時望正名分
以定人心定天下之大勢也得此道者可以濟屯矣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
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中是剛柔始交也有物始生之意
坎一陽陷于二陰之間是難生也有鬱結未伸之意所

以名爲屯當此時而不動不可也當此時而安動不可
也卦德動乎險中當艱難險阻之中有撥亂反正之圖
才足有爲而不輕有所爲大亨而貞者也雖然聖人於
此又有建侯不寧之思非無說也以二體之象觀之震
象爲雷坎象爲雨雷雨並作襍亂晦冥塞乎兩間不乘
此而建侯則何以主持天下仰建侯矣可遽爲安寧而
忘戒懼哉夫草昧方開人心未固若侯始建治理猶踈
是故子房雖立韓成必徃來於楚漢王導雖立元帝必
勤勞於夾輔正爲此矣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卦象雷雨方屯其在人事則是天下晦冥襍亂之時百
事俱不得其理也經綸云者挈其大綱理其節目也大
抵君子當天下紛亂之時徃而區處天下事若不得個
綜頭所在挈而引之則紛紛擾擾從何下手然徒挈其
綱領中間條理節目或欠詳細畢竟天下事不得其理
故經綸二字濟屯者缺一不得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
賤大得民也

當屯難之初時事方殷磐桓而不得遂爲初者豈可急
遽爲哉順乎理之當爲而不僥倖於時之不可爲利居
貞可也雖磐桓居貞而亨屯之具在我人心所屬也民
望所歸也順群情之推戴而建以爲侯在巳固當之而
無忝天下之屯可濟矣
象中之曰初九亨屯之具在我雖磐桓難進志固將撥
亂而反之正也惟其志行正則所圖維所經畫皆濟人
利物之計舍巳便民之圖是能以貴下賤得民而可君
者也

志行正與居貞不同若就居貞言則雖字說不緊切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二五正應而乘初九之剛志從欲乎正應勢反迫於非偶故爲所難而邅回不進有屯如邅如之象然初九之所以難之者非欲害巳也草昧之初群雄並起將延攬豪傑以圖事功初九亦欲與二相合以共事匪寇而婚媾也夫以勢之阻也固易於易心而况來意之殷又恒情所難却乎乃二見之定守之固矢志靡他至于歷時之久數窮理極則妄求者去正應者合矣如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之象

象申之曰二所以不得於五者以其乘初九之剛也其變也數窮理極則妄求者去正應者合其常也變之不能勝常久矣

嗟嗟吾讀多露之詩雖速我訟亦不女從信知貞女之守堅樸不破彼生爲丈夫而改節易行誠可爲靦顏矣故曰士子守身當如女子

六三卽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卽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既無才德又無應援見利而動不自知其才力之不足此何以濟事哉惟益陷於險耳君子見幾而作往則不知幾矣吝其能免乎夫利害之幾人所易曉但心逐於利便忘其害不顧理勢之何如而冒昧以取敗此見幾明決所以最難舍則不往往則不舍聖人欲其舍去非棄天下於不顧只爲無其具而欲冒其功終不能濟事故耳

象申之曰卽鹿无虞以從禽也從字重看所謂禽荒者也惟心有所溺故幾有所昏自非見幾明决之君子未有不自取困窮矣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夫在巳之德卽不足有爲取人之善猶可以自樹六四陰柔才弱不能濟屯有乘馬班如之象在巳之德不足有爲也初九陽剛守正以應於巳以濟屯反有以成摧陷廓清之功取人之德足以爲善也夫子嘉之曰凡不明者恒昧於知人而蔽於自用六四知巳之才不足以濟屯知初之賢可以爲吾輔揣人度巳可謂兼之矣是

故子。湯井底蛙不知已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不知人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夫涓滴之恩非霖澍之澤也出納之吝非光大之施也九五陽剛中正非盡壅閼不施者但居坎體或停滯而不流有屯其膏之象若此者纖悉之計有司之守耳若但爲國家惜財用爲財用計盈縮以是爲貞則吉矣必欲定大難成大功非渙其居積無以收億兆人心非不愛爵祿金寶無以得豪傑用命而區區以是爲貞則財

積於上澤壅於下億兆以之離心豪傑因而解體不亦凶乎君人者胡可規規小算而不務大計哉

象申之曰人主患不廣大況多難之世乎九五屯其膏於王者之德施未光大也武王散鹿臺之積以得民白公嗇而卒以自禍項羽刻印刓忍弗能予沛公捐金四萬無所問也裂地數千里而封無所愛也成敗之轍可鑑矣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屯無不可濟之理而才之弱應之失又處於時之不可爲未有能濟者然則上之乘馬班如其大異於二與四乎終於自傷悼而已

象申之曰變則通通則久易道也屯不自振至於泣血漣如變通安在哉而安可長哉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困學紀聞云乾坤旣位人居其中屯以建侯作之君蒙以養正作之師

蒙者氣之拘也如渾金璞玉猶在未雕未琢之中其蔽

可撥也其聰可牖也故有亨之道匪我以下至利貞皆言發蒙之道蒙之所以得亨也蒙者不求而我告之是爲枉教蒙者雖求不誠而我告之是爲輕教求之旣誠而我告之不以正是爲不善教蒙其可得亨乎必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而作其敬學之志然後謂之不枉教初筮則告再三則不告而啟其受教之誠然後謂之不輕教又必其所教者莫非教之以當知當行的道理內正其心外正其行如果行育德之類然後可謂之善教夫蒙者求之以誠而吾告之以正則所以迎其機而觸

其良者何如也故亨
誠齋曰匪我求童蒙者何教者無求於學者然後先王之道尊學者有求於教者然後教者之言入道尊則傳而行言入則信而堅故無求非傲有求非諂初筮告再三瀆者何未達而求達者一問荅而加多不達而求達者百問荅而加少故初筮而告達其蒙也再三而不告亦達其蒙也一告而達則悅再三而不告則憤安知憤者之達不深於悅者乎然則問而荅者愛也問而不答者亦愛也

彖曰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卦曷以名蒙山下有險欲行而无所往內險外止蔽塞而不能通蒙之象也夫蒙何以得亨民之初生侗然無識不有先覺孰開群蒙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迎機而導之當可而施之此蒙者所以得亨也亨之之道何如詞所謂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者以二不求五五之志自應於二因其應而後與之其言易入矣此所謂以時中之道亨之也否則爲枉教矣詞所謂初筮告者以二之剛中也剛則有不倦之誨中則有當可之施必待蒙之誠而後告之其言益易入矣此所謂以時中之道亨之也否則爲瀆蒙矣至所謂因其求之之誠而後告之者無非開豁其良知良能之懿而以作聖之功廸之今日此所謂以時中之道亨之也否則不爲禦寇而反爲爲寇矣吁此吾以亨行之教望之發蒙之君子也問瀆蒙如何蓋問者不誠固爲瀆我我從而告之則無以啓其悔悟之機適所以瀆蒙而已

蒙以養正聖功也道至於正不容有二道學至於正不容有二功蒙之所養者卽聖人本然之心而養之也聖人之所以爲聖者卽童蒙未牿之心而純之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不免壅於巖石沮於泥沙未能順流遠通蒙之象也果行以身言育德以心言果行是奮迅於行視躋聖達天直爲分內之事而不爲畏難也育德是涵育其德視窮神知化皆真機之自致而不爲助長也功有内外而無先後以此自修則爲作聖之基以此養蒙則

爲可亨之道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初六以柔暗庸劣之資處闇見寡狹之地蒙之甚也占者遇此當發其蒙發人之道維何夫立法者欲嚴行法者欲恕立法欲嚴故有鞭朴程督之威無苟且姑息之弊使之工夫有所持循身心有所檢束行法欲恕故舍之以觀其後操中有縱閑中有闢若過於取必深於攻治桎梏用懲而不用舍則非惟在彼有所不堪而在我

亦失其敷教之道吝矣
象申之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發蒙之初法不可不正懲戒所以正法也程傳曰或疑發蒙之初遽用刑人無乃不教而誅乎不知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後之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中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二當發蒙之任者也包蒙吉容之廣也與於稟者齊於教賢愚僉受其益也納婦吉受之恕也限於天者成於人苟可以教不必皆才子弟也如此則師道立而善人多師保之任可無負矣有子克家之象
象申之曰子克家剛柔接也以爲人臣承師保之任亦難矣自非遇虛己之主孰能專其任而成其功乎是以伊尹非太甲之任不能匡有商之衡周公非成王之任不能奠周家之鼎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勿用取女言不當受而教之也六三陰柔不中正徇欲而忘理良知良能斲喪已盡猶不正之女見利而失身

也下愚不移亦末如之何也已故曰无攸利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爲妻不正之士中士羞以爲友一也
象申之曰天下有何不可化之人哉三之勿用取女縱欲而動所行不愼故也愼之則可納于教誨之中矣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陰柔之才多賴陽剛以發之六四既遠九二之陽又應初六之陰賢者不親親者不賢聰明塞而莫開氣質昏而莫覺終於困而已可羞孰甚
象申之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亦離群索居之意也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夫聲色貨利之誘中其心忠讜之言必不入矣六五柔中下應九二純一未發以聽於人此卽成王以幼沖嗣位一惟周召之訓戒是聽是也故取其象曰童蒙吉聖學日新君德日隆之意
象申之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盖以柔順之資巽乎九二之賢也典刑在望故德日新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擊蒙之象夫擊蒙爲愛之也攻治

太深反以害之祗爲寇耳敷教者何利於爲寇惟捍其外誘保其眞純以禦寇則利矣不禦寇而爲寇擊蒙者之過也
象申之曰擊蒙非所利矣㫖以利禦寇盖擊蒙而爲寇則施之也拂而受之者必有所不堪是兩相逆也惟爲之禦寇捍外來之攻取保自有之眞純教者與學者兩相順而不相拂是上下俱順也昔商俗敝化怙侈周公曰勿用殺之姑惟教之爲之表宅里樹風聲俾克畏慕至於世變風移此所謂上下順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乾健坎險以剛遇險便能寧耐而待知險而不陷於險故名需孚以心言貞以事言心實寧耐則欲速見小不足以累其心光明洒落而亨通矣事得其正安於義命絕無行險僥倖之私則不妄動以乘危終當時至而有濟吉矣是故以天下之至險莫若大川也能需而得其正險且可濟況其他乎吾因是嘆曰夫以詐遇詐詐不可窮也以誠遇詐詐窮而誠自達以邪待邪邪不可詘也以正待邪邪詘而正自伸古之聖賢見大心泰而哀樂不入居易俟命而順受其正則孚貞之道素明也乎

便光亨涉川句只輕掉上文便佳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需須也當寧耐以待之也坎險在前時之邅回而不進也乾健臨之德之沉毅而有守也以能需之德處當需之時則我無僥倖之心而險無迫人之理又何困之患乎故曰其義不困窮聖賢以義處事固如此由斯以觀天下事凡勢之未可力爲與功之未可遽必者皆所當

需也文王係需之詞曰有孚光亨貞吉何也以卦體九五位乎天位之尊正而且中者也正而且中則規模宏遠不爲生事而擾民中心無爲不爲好大而喜功以是而居尊位籌之也明策之也熟小害不得而挫之近利不足以誘之群議盈庭不足以紛之是之謂有孚而光亨也是之謂貞而吉也率是孚貞往以濟險又何險不可濟何功不可成乎故曰利涉大川往有功也噫後世策士之言只說出奇應變聖人不恁地合當需時便需庸知能需者所以有運奇之功哉正中不必分孚貞往

有功只就孚貞意說下較簡淨不必塡入兩象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舉天地間至無心者是雲雲上於天需之象也君子體之如事所當爲而時未利如人力已盡而效未臻皆所當需也率飲食之常從容無爲而天下已享其和平之福矣又安事計較爲哉飲食宴樂不出孚貞二字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初去坎最遠所處者乃荒遠幽寂之地需于郊之象夫遠難待時最要堅定故聖人勉之曰利用恒言能堅定恒久如此則无咎矣

象申之曰患難亦人之所時有但不當犯之耳君子置身於名韁利鎖之外而游神于恬澹閒曠之鄉我不犯難何難之及耶常者吾心之至一乎常乎也明常明也正常正也常固常變亦常也烈風迅雷而天之常自若世故紛錯而心之常自若夫常則何變之有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二比初又進一步雖禍未及身已震於其鄰矣或不理於多口之憎或不免於求全之毀言語之傷不終無也爲需于沙少有言之象以其剛中能需見險而止知危能戒故得終吉

狄仁傑事僞周來俊臣以反誣之亦險矣非彼用晦而明從容以制其變焉得不及害

象申之曰大抵履陷者最忌中無定主寛衍自如而中常不躁譽不加褒毀不加疎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

愼不敗也
需于泥將有禍亂之及致寇至實爲自取之災雲峰曰致之二字罪在三矣險何嘗逼三三過剛不中急於求進自逼於險斯言得之矣
象申之曰需于泥災在外也九三雖需于泥然災尚在外未及其身猶可以不陷於險也自我致寇不能敬愼故也若能敬愼不犯難而行何至於敗哉
初爻得意遠去二爻知幾固守三爻自取禍敗二不如初之高致三不如二之見幾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本義備矣劉之能需猶乾之徤以知險也柔之能需猶坤之順以知阻也大抵凡人落在難中若能韜晦寧耐從容調停亦自有可出之時豈謂一傷便無生望
象申之曰需于血順以聽也順謂柔正聽謂聽時盡人聽天險斯出矣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九五中正需于尊位心純乎勿恤而絕功利之私治順於無爲而養休息之福雖治法已立治效未臻亦從容以待之而無計較於其間爲需于酒食之象此貞道也如是則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定不與伯者爭一時之功而天下被其和平之福者遠矣不亦吉乎
象申之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凡求治太急者最害天下事九五中正所養者純所守者定故能從容寧耐而得貞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陰居險極時勢之窮也三陽適至遭逢之偶也凡天下

事因人以爲功轉敗以爲福者可勝道哉致之則爲寇敬之則爲家沛公鴻門之見得遇項伯以解于難其亦藉不速之客而終吉者乎
象申之曰不當位以居險極言未大失以敬之終吉言見不敬則終於入穴其失也大矣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聖人以無訟爲貴以訟名卦其衰世之意乎是非曲直之公其理之在人心者不容枉使情眞而受誣理直而見枉則有孚見窒訟固有所不免也既訟矣當何道以

處之惕中者心存兢懼求伸其有孚之情而可已即已則其窒可通而吉見大人者本吾有孚之情以控籲於大人則賴其明斷而是非不枉情得以獲伸矣故曰利若事可已也而有終訟之心理本直也駕以虛誕之說則有孚終不得伸未免因虛以喪實矣此終之所以凶而涉川之所以不利也如此則吉如彼則凶如此則利如彼則不利顧人之所以處之如何耳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

入于淵也

卦畧以名訟卦德上剛下險上剛而乘其勢以凌下下險而挾其奸以伺上又爲內險而外健內險則多陰謀外健則務逞氣皆訟之道也故爲訟詞曰有孚窒惕中吉何也蓋卦變剛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剛則無虛誕之詞中則不爲求全之勝故雖有孚之窒能以惕中處之也夫使天下皆得中之人何至于有訟哉若必終極其訟則揚人之惡煩上之聽損己之德增俗之偷訟之不可成如此終凶其可爲乎利見大人者何也卦體九五中正中則先事無偏主之私正則臨事得裁決之當得若人而見之孚者以達窒者以伸故利也夫使天下有中正之君則何至于多訟哉如以剛遇險以實履陷則是行險以求勝駕詞以欺人如入於淵而必陷其身矣涉川其何利乎吁此吾以得中之士望之爲下而以中正之主望之爲上者蓋爲此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平菴曰乾陽生於坎水坎水生于天一乾坎本同氣而生者也一動之後相悖而行遂有天淵之隔由是觀之

天下之事不可以細微而不謹也不可以親暱而不敬也禍難之端夫豈在大曹劉共飯地分於匕箸之間蘇史滅宗忿起於笑談之頃謀始之誨豈不深切著明乎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初六陰柔旣無剛忿之過居下又無好勝之心蓋知惕中之善而不終極其訟者也情理旣明爭端易息即小有言終吉

象中之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惟其不永所事故有

是非之較而易伸其受誣之情雖小有言其辨明也辨明只是終吉意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二五不以君臣言君臣無訟也只以一貴一賤其勢不敵說二約于理而屈於勢故不克訟着一歸字者蓋當與訟之時此心皆是好剛鋭進之氣今既不克訟則此心退回轉來故謂之歸逋逃避也程傳曰三百户邑之小者若處强大是猶競也能無眚乎此語大妙其字從旁觀者之詞邑所逋之邑也眚依本義災患解最是

象申之曰世之不肯處卑約者由其終訟二既不克訟宜其歸逋竄也所以然者以自下訟上禍患之來實自掇之歸逋竄正不欲掇此患也上二句輕下原所以歸逋之意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食舊德者安其分之所當得也不與人競利也從王事无成者分之所不得越也不與人競功也盖不必告訐之俗方謂之訟一有爭競之心亦謂之訟爲臣下者與人無競而已貞厲即惕中也

理齋曰三百户之逋隘矣苟吾舊也不去也鞶帶之錫榮矣非吾舊也不處也守舊便是居貞此語精絶

象申之曰人惟競于利也而後競於名六三既謂之食舊德矣置其心於功名不爭之地人亦無爭焉宜其從上而吉也玩九二以上諸爻俱以有位者言盖俗之啓爭也不獨細民爲甚嗜爵祿者爭利于官矣嗜功名者爭利於朝矣衣冠之族攘臂相先廟堂之間且爲聚訟

何以責之蚩蚩之民乎聖人欲化其相爭相奪之欲在示之以儉約之風故於二則曰歸而逋三則曰食舊德四則曰渝安貞即有愼心如六者而三褫且隨其後焉此上有中正之君百官所以讓於朝萬民所以讓於野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二之不克訟屈於勢而亦屈於理九四之不克訟屈於理而又屈於心故不惟改行從善復就於理抑且洗

心滌慮安處於貞此訟而善變者也無從匪彝卒爲善
士罔念作狂乃成君子不亦吉乎
象申之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蓋前者之訟失也過
而能改復於无過則不失矣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九五居尊而聽訟者也人君雖罔攸兼於庶獄然大司
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必簡孚審克而
後已九五陽剛中正是聽訟而得其平者如是則獄成
而孚刑清而服大善之吉也

象申之曰聽訟難矣五何以得元吉蓋惟其德之中正
故能悉其聰明致其慈愛意論其輕重而慎測其淺深
元吉之道也不然未有不失之偏且枉者何吉之能得
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
也
訟而勝者自以爲榮故取受服之象然以訟勝人人亦
以訟勝之故爲三褫之象錫帶出於或然見其無取勝
之理終朝不免於三褫見其有必敗之時終訟之凶明
矣

象申之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蓋周公以爲必見奪
夫子以爲雖不至於奪亦已不足敬矣若思其不足敬
之心甚於三褫
東坡曰二與四訟不勝者也然且終於无眚與吉也上
九訟而勝者也然且有三褫之辱何也曰此止訟之道
也夫使勝者自多其勝以誇其能不勝者自恥其不勝
以遂其惡則訟之禍吾不知所止矣故勝者褫服不勝
者安貞无眚此止訟之道也
師貞丈人吉无咎

蒙引云主人君用師言師貞所謂有名之師也丈人即
帥師以正者也吉无咎通承貞丈人說
誠齋曰兵凶器也奚其吉无咎爲民禦寇爲中國攘敵
爲天下除殘去兵不可也興師以其道帥師以其人吉
且无咎矣正者興師之道賢者帥師之人丈人賢者之
尊稱也若黃髮之尚父元老之方叔當之矣廉頗趙充
國李靖其次也王翦馬援王元謨則年而已矣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
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師者何也王者有伍兩卒旅之衆而後國家之勢以張是乃衆之義也貞者何也王者有弔民伐罪之心而後出師之名以正是乃正之義也於卦何取哉卦體九二一陽在下之中五陰皆爲所以君以正而委乎將將以正而率乎師則順乎天應乎人而天下歸之將將者可以王矣信乎師之利於貞也所謂丈人吉何取哉卦體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則是恩威相濟而全勝之謀素定上下相得而閫外之寄甚專卦德行險而順師行有紀秋毫無犯行險而實順乎民心也剛中而應句重剛中

字行險而順句重順字觀本義非有老成之德不能何可見以此毒天下民悅而從之供億者思勞赴鬪者忘死吉而又何咎乎是故周公之東征也旣破我斧又缺我斨而哀我人斯之心民且諒之矣吉甫之伐玁狁也六月棲棲戎車旣飭而以匡王國之誠民且懷之矣此所謂毒天下而民從之也雲峰曰毒之一字見得王者之師不得已而用之如毒藥之攻病非有沉痾堅癥不輕用也其旨深矣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中有水凡地中之濕者皆水也容民畜衆者君子於無事之時善其政教厚其生聚以容保吾民此乃所以畜衆也平時懷柔撫字之有道一有意外之虞則披堅執銳鼓勇敵愾之衆自此而出矣

按此井田之法也古者兵農合一此衆卽此民此將卽此官是故五家爲比二十五家爲閭百家爲族五百家爲黨二千五百家爲州萬二千五百家爲鄕此比閭族黨州鄕之民數也有事而調發則一家而出一人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兩百人爲卒五百人爲旅二千五百

人爲師萬二千五百人爲軍此伍兩卒旅師軍之兵數也古者有兵實無兵形蓋用此道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否臧則凶故甘誓攻右攻左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牧誓五步六步七步五伐六伐七伐皆不可亂周公司馬法坐作進退皆有常節魯侯撫師牛馬臣妾戒以勿逐以其亂部分後不可以爲師故也

象申之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律者法也法一則衆齊

法嚴則衆懼一失其律衆志解矣其何以御敵此周公
所謂否臧之凶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
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九二當將帥之任以剛居中勇足以折衝而知又足以
謀敵威足以集下而恩又足以感人以是在師旅之中
吉而无咎矣然非二之能也君之能也想其上應於五
而爲所寵任閫外制於將軍而隆以推轂之禮軍功决
於幕府而假以便宜之權錫命頻繁至於三錫而不已

焉此所以威望重而人心服其成功者由是也
象申之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原將兵者所以成其功
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原將將者所以尊其任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六三以陰居陽才弱志剛不中不正而犯非其分以无
能之將御無制之兵至於師徒撓敗或輿尸而歸凶何
如哉
象申之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師以凱還爲功輿尸而
歸則損國家之威摧三軍之氣天下大事自此去矣大

无功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善師者不必戰以守爲戰亦戰也善戰者不必進以退
爲進亦進也禹之班師晉文之退舍必於進也乎使高
帝不至白登太宗不渡鴨綠悔於何有
象申之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此兵法知巳知彼之法
也人徒以退爲怯不知當退而退師之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
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非童子饋餉之儺則征葛之師不與非時日曷喪之辭
則升陑之師不舉興師不以其道可乎用淮陰爲大將
而三秦定用魚朝恩爲監軍而九節制之師潰用將不
得其法可乎興師有道用將有法是所謂師貞丈人吉
无咎者與執言奉詞伐罪也
象申之曰將兵者將也將將者君也長子而使帥師以
其有中行之德也以中行故能獲師中之吉雖將之才
實君之明也弟子而使輿尸則上之任使不當也使不
當故長子不得專操縱之權非將不任實君之失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師之終則武功成矣順之極則天下定矣此論功行賞之時也是以大君有命詔之司勳以等其戰功之上下詔之司徒以辨其封域之所宜功之大者命之以開其國使世爲有土之君功之小者命之以承其家使世爲有家之臣載在王室藏之盟府此報功之盛典公天下之大端也然賞功固是盛典其間亦有小人而晝一奇以立功者如縣子之國家則彼挾功以逞禍流無窮所

謂靖一亂又生一亂也故又戒以小人勿用

昔陸贄云古人欲賞一有功翻慮恃功者反側者亦此意云

象申之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正功則必能安民和衆者方爲有功小人攻殺戰鬬非功也此意要識得小人勿用必亂邦也當封國之初聖人固已慮及此矣雖然不第此也古人用兵與後世不同自春秋戰國以來用兵始襍用權謀術數販繒屠狗之徒先王用師則不然伊尹相湯伐桀呂尚相武伐紂皆用君子何至有小人厠於其間得僥功以冒上賞乎此卦之丈人爻之長子當用師之初已嚴其防矣故凱旋之日有成功而無後患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以一人而撫萬邦上比下也以四海而仰一人下比上也上下相比普天率土輻輳歸命吉之道也比天下者當有體元之道原筮元永貞合之乃盡體元之道有元而不永者有元永而不貞者如唐之玄宗始也厲精爲治非不元善也開元之末恣情極欲以稔無涯之禍此

元善而不能長永者又如漢之文帝恭默德化二十餘年如一日可謂元善而長永矣一則有黃老之襍不能力追三代之治化一則剛毅不足時爲小人所還惑則是能元善長永而不能正固者也是皆未免有咎也有咎者德猶未能稱人之比也夫惟元永貞而无咎則不寧者皆來比之其後夫不知比者徒自取凶耳或曰王者於民來者不拒何至使後夫獨得凶耶曰天下之事固有勢不能兼容者看來後夫亦是執迷負固自失機會者耳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比親輔之義也卦體九五一陽居尊五陰順而從之則是天下共仰乎一君四海共戴乎一姓有親輔之義親輔之道亦難矣非其天德之運與天地相爲始終則有間之心不足爲天下聯非其純粹之懿與覆載同其無私則有倚之心不足爲天下歸何幸卦體陽剛而得中乎剛而得中則心體粹然而無偏無倚一念油然而無斷無續其能與天地相始終者此心也此理也元而永

矣能配天地之體用者此心也此理也元而貞矣比道何以加此是故卦體九五一陽而上下皆應之應者應其剛中之德也此詞有不寧方來之説也遲而後至其道必至于困窮矣此詞有後夫凶之説也吁比天下者豈不以德哉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建公侯伯子男等國而有朝聘往來之禮所以親之也親諸侯所以親天下也六字是一串意不是兩平意以爲建國所以親諸侯尤爲無謂

誠齋曰不曰諸侯親王而曰王親諸侯蓋上之親下甚於下之親上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初六比君之始所謂士人第一步進身之初也始而不孚終身事業於此大壞矣是必精白於委質之始忠以事君誠以任職而有孚比之乃得无咎又當充滿此心而始終如一始進以之官成以之眞可以對諸天地質諸鬼神如物之積實而盈缶則誠能動物信以發志蕃

馬晝接之來自有出於意望之外所謂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故曰終來有他吉

象申之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人臣始進係終身之大節未有其始不正而其終能繼以正者故周公嘉其終夫子重其始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六二柔順中正養之有素其比君也一本修於己者效之潛於獨者獻之自內而非自外人臣之貞也是可以承天子之知遇而吉

象曰之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出不變塞何失之有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必有德方能擇人而比必近正方爲比得其人六三陰柔不中正既無以定取舍之極承乘應皆陰又密邇乎小人之群交非其友凶可知已
象申之曰人而不賢猶幸得賢者以相切摩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人臣一通仕籍此身便屬於外吾致其身以比明主實

無内顧之念外比之義人臣之貞也臣道得而勛業爛然於旂常矣故吉
象申之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四於五本有上下之分而况又爲顯比之賢君則其從也爲一時雲龍之遭千古明良之誼其竭忠盡智當何如耶重賢上說尤妙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有比天下之道而無比天下之心可以比天下矣猶之王畋然既圍而不合以逆之又開三面以驅之驅之不去而後不得已而取之自去自來聽彼而已我何心哉夫惟不取禽而禽自至故爲天子之畋不誡人而人自親故爲王者之比按顯比者擴如覆載皎如日月所謂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爲者也吾觀唐虞之世上開蕩平之路以恢皇綱而無反無側下亦明昭曠之道以順王略而無德無怨其視伯者之憧憧往來何啻霄壤哉此大順之休風吉之道也
象申之曰顯比之吉以其居位而且正中也無計功謀利之心然後有蕩蕩平平之道也舍逆取順正是以天

地之量包涵天下意思蓋天地之間何所不有其順其逆付之兩忘有得有失置之不較正是廣大氣象至於邑人不誡則不識不知舉天下遊於化中之治矣此非純心之主何以致此故曰上使中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乾之无首剛而能柔不爲首也故吉比之无首陰柔不足爲首也故凶
象申之曰无首之比卒无以善其後何所終哉胡氏曰陰柔在上其德不足以爲首无以比下其效不能以有

終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以巽畜乾以一陰畜五陽皆小畜大之義又以陰之力量但能止于一時不能制於悠久亦爲所畜者小之象故卦名小畜亨是陽道可行之占密雲二句是陰道未行之象陰道何以未行也蓋其權有所分而設施非一人之手勢有所限而呼號乏黨類之人害正之心未得以遂猶密雲不雨僅自我西郊及今猶可爲也顧君子爲之何如耳按雲起東北乃陽倡而陰必和故有雨雲

起西南陰倡而陽不和故無雨諺云雲往東一場空雲往西馬濺泥雲往南水潭潭雲往北一空黑是其驗也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君子畜小人者其常也而事有戾其常者小畜是也四以陰居陰爲得其位其柔媚最能惑人上下諸君子不覺爲其所係畜故曰小畜言凡有所係者皆其畜我者也既曰小畜矣何以得亨蓋無其德則無可亨之本無其輔則無可亨之機卦德內健外巽有浩然之氣而又有深入之思不激不阿適得夫善處之道卦體二五之陽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正人端士布列朝端吾之志猶得以自行夫有健巽之德則其謀深有剛中之輔則其交合君子之道尚猶可亨也是故陰氣凝固而陽不得升宜其雨也畜之未極則操縱之權未盡出小人之手君子之勢猶有上往之機其陰氣之密雲不雨乎陽而不往則陰之施可行也君子而尚往矣善類既得以上進則小人之謀未得以自遂其雲雖密而僅自我西郊乎斯時也小人未盡售奸君子未盡喪氣惟當早圖

而力支不可拱手而自斃吁此係卦意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行天上風有氣而無質能畜而不能久小畜之象也其在君子則言語有章威儀有度蓋彬乎其中禮斐乎其有文也此君子之小畜也而要之溢爲至德之光養爲弘德之粹則大畜之蘊藉不外此矣

或謂時値小畜爲君子者即大節無可議而區區文德一或忽之則小人得以瑕瑜其間故必懿其文德蓋飭躬勵行防奸之善術也文德懿而小畜不足慮矣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凡陰之畜陽非以術中傷之則以利誘之初九[illegible]陰自守以正其復也以道而復非其道則不往也故有復自道之象進退自我動無見摧何咎之有司馬溫公當熙豐之時與安石議不合擯棄不用然志無時不在國家元祐宣仁之朝卽起而相之矣非自道而何

象申之曰士君子所守者道初復自道非特生平無玷抑且建竪有基其義吉也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九二漸近於陰不若初九之前遠於陰之尤善矣剛而得中故能與初九牽連而復去邪歸正不屈折其生平志氣相投在中行而獨復吉之道也

象申之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在中卽剛中同道爲朋何自失之有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九三剛而不中迫近於陰又非正應但以陰陽相說爲所係畜不能自進是援結小人以爲媒進之階卒爲所制縛而舉動不得自由爲輿說輻之象以其志剛則阻抑之極不勝其忿激之私又不能平而與之爭爲夫妻反目之象是其擇交之智昧於始而愼重之才昧於終若三者亦小人之徒哉

象申之曰天下未有夫子制義而其妻敢與之抗者亦未有君子自處以正而小人敢與之爭者三之夫妻反目由不能正室也何尤於人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四以陰畜陽不無傷害憂懼然以柔順得正虛中巽體本孚信之誠而得二陽之助謀兼衆思可無反噬之害

動屈群策可無不戢之虞故爲血去惕出之象无咎之道也是以濟事以人而感人以信燕昭用樂毅之策連趙魏以伐齊先主用孔明之謀結江東以抗魏此爻似之

象申之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盖夫人之志可以誠感四以孚感人故二陽與之合志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巽體三爻同力畜乾此乾字如唐諸藩鎮之類其勢分本崇高也而以陽居中則其中心至誠有以攣結乎群

心其崇高之分有以驅率乎群力所謂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惟其左右而群臣咸爲之奔走服役矣以此畜衆陽斯皆在所畜之中矣

象申之曰旣謂之有孚攣如則是信以感人誠以動物不獨其富厚之力而已此如劉先主當顛沛艱難之際信義愈明故能借力於荆州結好於孫權以成鼎足之業

上九旣雨旣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旣雨旣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陽與陰和非其情也上九居卦之上畜極而成陰制乎陽陽受制陰不和者旣和而手裁無以自見欲進者不進而正氣無以發舒爲旣雨旣處之象所以然者未必皆陰之過亦由陰德之盛在彼有方張之勢而養成之過在我失未然之防其陰之盛也陽尚之也陰之畜也陽致之也咎不在小人而在君子矣故吾以陰陽之分言則以邪干正猶婦之貞也婦之貞非家之福以消長之勢言則以一小人畜君子猶月之幾望也月之望幾與陽敵君子於此亦當知所自處矣愼毋執尚往之説以惟小人之禍也故曰君子征凶初言陰陽和矣而以尚德載責君子歸咎於其初也旣言月幾望矣而以征凶戒君子防患於其終也

象申之曰旣雨旣處德積載也言畜道積滿而成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陰敵陽則必消陽小人抗君子則必害君子安得不疑慮乎若前知疑慮而求所以制之則不至有凶矣

旣雨而兼言旣處愈見其爲畜之已成也處如處暑之處七月立秋然後處暑以暑至是而止也旣止則爲已成矣陰加於陽如何謂之正蓋陰雖加陽然其所行未

必無善事如季氏世執魯柄田氏世執齊柄武后易唐爲周遼金入據中國其施政立教皆有足以君國子民者謂之非正亦不可也然終不能保其常所以有危厲之戒

履虎尾不咥人亨

履有所履而進之義也卦名爲履且據履字爲義未致重危機意文王見其以兑遇乾和悦以躡剛强之後故係之詞曰人之涉世亦難矣干戈之禍起於嚬笑風波

之變生於几席履高犇寵而有不測之憂撫盛持盈而
有意外之變皆所謂危機也和悅以處之不當前以攖
其怒則幾乎全矣故有履虎尾不咥人之象胡氏曰人
之涉世必處危而不傷乃見所履易辭危危於履虎尾
之辭矣故九卦處憂患以履卦爲首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
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履危宜見傷也辭曰履虎尾不咥人亨者何也卦德乾
剛健而兌和悅惟其悅而應乎乾則是敬而無失恭而

有禮詞氣和平聽之者怨解容色温厚望之者意消强
暴可化也仇怨可平也患難可解也是之謂以履虎尾
不咥人亨寧獨涉世之道當以柔勝卽君道貴剛且有
不可偏任乎剛者卦之九五剛而中正嚴毅幹固而濟
之以和平德稱其位而不疚而治日臻於光明矣夫危
莫危於帝位矣以九五乘乾之君猶以不偏於剛乃能
不疚然則應乾者可不以說道行之耶
單出二節以君臣克艱立論履臣位者其道尚柔故能
格天下之至剛履帝位者其道尚剛故能荷天下之至
重臣惕虎尾君惕朽御上下交盡之道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天在上澤在下尊卑之分明而無體之禮已寓於造化
矣君子體之以爲天下之人賤者欲貴貧者欲富毋不
勝其僭擬無涯之私者彼未知上之不可踰而下之不
可僭也惟爲之辨上下尊卑貴賤各有定名輦旗服色
各有定器故諸侯不敢以請燧大夫不敢以歌雍庶人
屋壁不得爲帝服倡優下賤不得爲后飾而天下肅然
無復覬覦希冀之私矣此禮制之所以爲大也

誠齋曰天下之禍莫大於人欲人欲肆則下皆有爲上
之心故君子徐行後長者而民猶有紾其兄之臂君子
不敢齒路馬而民猶有犯屬車之塵禮作而後上下分
上下分而後民心息民心息而後天下定故辨上下者
非私其上也安其上也非安其上也安其下也上下相
安於綱常之中而不淪於夷狄禽獸大哉禮乎而或曰
起僞又曰忠信之薄彼未見禮亾之禍耳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此教人出門第一步也初九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日暮

長途之嘆未與砥節礪行之志方銑利祿不足奪其心富貴不足攺其舊廟廊之經綸即江湖之志節素履之象也違不變塞何咎之有

象申之曰素履之徃獨行願也獨專也馬時中曰吾志在行道使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使以妻子爲心則爲妻子所累是道終不可行也初之行願眞能行道矣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九二剛中無應於上名教之内皆樂地畝畒之中皆眞

趣優游自適有不知天地間何樂可以易此者爲履道坦坦之象誠幽獨而守貞者也心逸日休不累於物何貞吉如之履道以道理言坦坦分明有自得之象考槃之詩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衡門之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得此爻之義矣

象申之曰二所謂幽人貞吉者盖二有中德自守之操不以利欲動其心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三不中正柔而志剛無見事之明而頑欲妄行所謂不知而作者也如眇不能視而強視焉無任事之才而恣欲妄動所謂行險僥倖者也如跛不能履而強履焉以此履乾則剛愎之氣有以觸剛忿之心而動與禍隨矣猶履虎尾而咥人也其凶可知是故以此剛暴之人幸而得志則如武人而爲大君終播其惡於衆而斂其怨於巳亦歸於咥人之凶而巳豈能久哉

象申之曰眇者之於視豈能有明跛者之於履豈能有

行乃强以爲能視能履至於履虎尾而咥人凶則以不中不正處位不當也武人之不可爲大君者爲其過剛三之志剛其暴戾恣睢是武人爲大君之類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四居大臣之位近英明之君乃以不中不正履之挾振主之威居不賞之功爲履虎尾之象幸其以剛處柔故能愬愬戒懼忠順不失以事其上如所謂有嚴有翼亦保亦臨者所以上安而下從之始雖危疑而終則吉

象申之曰愬愬終吉志行也見天下無難事之英主特

恐吾事之有未至耳怨怨終吉則志行矣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五本英明之主且下無諍直之臣上張太過求治太急凡因革廢置生殺予奪惟任巳意以爲之而無所留礙是爲夬履夫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而未嘗不欲盡天下之議雖芻蕘之言必採乃其所以爲聖也自任剛明決行不顧雖使得正亦危道也况不貞乎

象申之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正則挾可爲之才當則

挾有爲之勢是以果於自用而無持重謹畏之心漢武唐宣正坐此病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此爻當履道既成之日正反觀自驗之時故周公教占者當視所履以考其祥祥者福之兆凡事做到了頭時節吉凶雖未可知而其祥兆之先則必有可占者如所履者周旋無虧無一不當天理無一不合人心則自求多福而百祥俱至元吉可考而知矣若所行少有虧欠則何足以語此劉康公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禮義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即以所履知之也

象申之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在上兩字重人情鮮克有終上九履道終矣乃以其旋當元吉之應則其多福永綏當何如哉故慶曰大有言非尋常之福也

泰小往大來吉亨

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爲泰謂之曰泰則太和之所薰蒸已有陽明用事之漸而無陰邪伏於其間矣况觀之卦體則坤往居外乾來居内觀之卦變則六往居四九來

居三斯時也小人之黨擯斥於下位而君子之朋布列於朝端朝無倖位野無遺賢淸明之氣象於此可想矣何吉亨如之皇極經世云唐虞之世非無小人也君子在内而衆小人在外而寡則小人不勝君子也故雖有四凶不能害君子商紂之世非無君子也君子在外而寡小人在内而衆則君子不能制小人也故雖有三仁不能去小人此小往大來之説也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

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世道之泰天地啟其端君臣昌其會而所以共成其盛者則由於淑慝之各得其分也卦名爲泰詞曰小往大來吉亨果何謂哉盖乾天道也君道也造化之陽人心之健而人類之君子也坤地道也臣道也造化之陰人心之順而人類之小人也此卦以上下言則乾下坤上以內外言則乾內坤外是在天地爲一元之會而化生萬物之氣熙然流通此天地所以啟泰之運也在君臣爲一德之交而與道致治之志油然大同此君臣所以

成泰之治也天地肇其端君臣昌其會斯時也以主德則粹淸陽明一點而陰濁之氣消矣以皇極則丕振果斷萬幾而巽軟之習屏矣以仕路則淸肅君之所用者君子布列而小人屏歸私第矣內君子則正道得以恢張外小人故邪道詘而不庸此皆小往大來之義而吉亨之道也

東坡曰陽始於復而至於泰泰之世不若大壯與夬之勢君子愈盛而小人愈衰也然而聖人獨安夫泰者以爲世之小人不可勝盡必欲迫而逐之使之窮而無歸其勢必至於爭爭則勝負之勢未有決焉故獨安夫泰使君子居中常制其命而小人在外不爲無措然後君子之患無自而起此泰之所以爲最安也

象曰天地交泰後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交泰元后保泰天地交而二氣通此天地交泰也天地不能常交二氣不能常通元后於是爲之裁成其道輔相其宜此元后保泰也裁成云者起心上之經綸分一中之造化其間經天之文緯地之紀與夫敦典庸

禮以昭揭天地之常經者皆聖人所爲之秩敘而無所紊也輔相云者以有心之制作贊無心之化工其間用天之時因地之利與夫闔闢卷舒以調爕天地之大化者皆聖人所爲之贊助而無所遺也於是乎地平天成天下之人共由於其道咸用於其宜遂其生若其性熙然共遊於覆載之內而太平之治萬世永賴矣此聖人保泰之極功也問天地之道何道也一言而盡曰交而已君民之情交故孤寡達乎旒纊君臣之志交故幽側通乎夢卜天人之心交故言行感乎日星大哉交之道乎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初九一陽之進聖人有深幸何也初之一陽三陽之藉也夫一茅拔則衆根隨矣一賢舉則衆俊歸矣用以鼓百年豪傑之期用以倡一時向往之志裁成輔相皆自此致征吉何如

象申之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所謂以天下爲已任非徒爲一身一家計者也此所以彙征而吉也不然一涉於私便是黨同何吉之有

雲峯曰初曰以其彙君子與君子爲類也三陽欲進而

以之者在初四曰以其隣小人與小人爲類也三陰欲復而以之者在四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九二保泰之大臣也故特語以大臣之體大都泰寧之世激之不勝其戾玩之不勝其弊是以人事之當因者則容之以納汚藏垢之量不傷於迫切而不洪人事之當革者則奮之以强毅果確之功不狃於因循而不振遐者懼其或遺則事圖其隱才録其微而長慮却顧不忘乎遠近者懼其或昵則法行自近恩割至情而秉公持正不恣於私以是四者而交相爲用則一張一弛政是以和一剛一柔用是以均既有以養天下之元氣而渾厚之治體常存又有以作天下之神氣而精明之治功不替此非大臣中行之道宜爾哉包荒能容所以養咸馮河能斷所以起廢不遺然後爲容之至不昵然後爲斷之極天理之當然恰好的便是中當容而容當斷而斷便是得尚中行

象申之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盖非識見光明

無以灼閎遠之機非德器弘大無以恢鴻鉅之略甚哉大臣識度之難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世无有常平而不陂以見泰之必否也陰無有常往而不復以見否之必來也九三將過乎中不好的時節將到了故以平陂往復之理推之者危之之詞也任世道者處此當上畏天命之不易留下畏民心之不易保不敢忘宵衣旰食之懐所謂艱也處高危則思謙降頋盈

滿則思挹損不敢有好大喜功之爲所謂貞也如是則未然知防先事有備將否之期可以勿憂太平之福可以長享矣

象申之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三之所値乃天地否泰之會陰陽消長之交也此際一謹則勿恤其孚此際一失則不戒以孚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六四泰已極而否遂來故與上二陰翩然而下復向也

屏迹於遐荒今皆交集於朝廷其力之恊也不待富厚之勢以驅之而其類自從其心之孚也不待戒令之嚴以約之而其志自信小人合交以害正道如此嗟嗟此正元祐熈豐之時也小人失勢之時其迹雖斂其心未嘗一日不幸其機會之可伺得其機會則群然交集矣

象申之曰陽而居上爲得其實今三陰皆在上則非其分之所當然皆失實也惟其失實故不戒以孚私相交結以害正道實其中心之願也君子可以知所備矣

附說小人本以利合也不富以其鄰豈其情實能不富哉歐陽子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意正如此小人未嘗一日忘君子其不戒以孚乃中情之所必至君子於此可不爲之備哉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六五柔中虛巳下應九二忘王公大人之貴而下凝丞弼直之賢爲帝乙歸妹之象此與末世尊君抑臣之制宜若逈異矣然乃所以受祉而元吉也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五其當之矣

程傳曰王姬下嫁自古而然至帝乙始正婚姻之禮明

男女之分雖至貴之女不得失柔巽之道有貴驕之志故易中陰尊而謙降者則曰帝乙歸妹

象申之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中謂中德君無中德或偏於聲色或偏於貨利偏於讒邪偏於左右雖有好賢之願必不能行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上六泰極而否政教之修紀綱之立至此而傾壞不可收矣故爲城復于隍之象勿用師自邑告命者勿用力

爭只用布其政令申其德義以治其私屬之邑而已周室東遷號令不行於天下其後爲東周君獨守河南二邑即此爻之義也雖貞亦吝者自邑告命未必無善事然終不能有爲也

象申之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泰極而否雖天運之當然實人事之自亂也

冦萊公曰自朝廷以天幸爲人事而天下之綱目不振舉自士大夫以因循爲事功而天下之精神不運掉此事變所以日興也即此命亂之意

丹溪曰心肺陽也居上肝腎陰也居下脾居中亦陰也屬土經曰飲食入胃遊溢精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旁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是脾其坤靜之德而有乾健之運故能使心肺之陽降肝腎之陰升而成天地交之泰今也七情內傷六淫內侵飲食不節房勞致虛脾土之陰受傷轉輸之官失職胃雖毅不能運化陽自升陰自降而成天地不交之否按丹溪之言深明易理求人身之泰者不可不知也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成天地則成人道天地不交而爲否則無復人道六君子之貞曷利哉大者往小者來滿朝皆小人君子未有能自全者是故不可無見幾之智

誠齋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曷爲君子獨貞也君子之貞天下之不貞也泰之君子以一身之亨亨天下否之君子以天下之正正一身非不欲正天下也時不可也故曰君子貞言貞固自守而已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

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乾坤之氣不交而生機息上下之志不交而世道乖君之心陰濁常勝而陽明之德熄矣君之心柔媚爲主而剛方之德喪矣君之心邪佞是親而正直之君子伏於野矣此小人之道所以寖熾而寖昌君子之道所以寖微而寖滅歟

誠齋曰陰陽剛柔不惟君子小人而已主德不斷亦陰柔也女謁通行亦陰柔也近習用事亦陰柔也三者有一小人乘而入矣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天地不交二氣不通否之象也儉德者韜光晦迹以辟小人之難子瞻所謂漸喜不爲人所識是也不然聲光外見則人皆物色之爵祿之來有不得辭者矣爵祿之來禍之來也故君子見幾而作儉德以避難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初六陰柔居下與上二陰相連而進更相標榜亦自謂有拔茅連茹之象然非正也能反之以歸於正而不傷乎善類則不惟世道蒙福小人亦有所依庇而亨矣

夫子設此以開之曰小人而變爲君子則能以愛君爲念而不計其私矣吾豈得以小人目之哉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

六二陰柔小人也陰柔而中正小人中之君子也故有包容承順君子之象其曰小人吉小人非有吉也小人而能包承君子故吉也其曰大人否亨者非以其爲小人所包承而亨也不爲小人所包承而安守其否乃亨也否者儉德辟難之意本爻包承二字不爲君子言爲小人之知有君子言也然所懼者不在於純乎小人而在於不純小人而能包承君子也蓋惟能包承君子故能榮君子也故曰大人否亨嗚呼嚴哉蔡邕之於董卓張浚初年之於汪黃亦爲其所包承也

象申之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安守吾否不亂於小人之群故其道得亨也一與小人相亂欲亨得乎

包荒者君子之量也包承者小人之術也天下積安則多荒穢之事天下將否則多承順之人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包羞者自羞其有傷善之志非羞其未能傷善也小人

欲害君子彼雖小人亦必自知其爲非而有所不安者故爲包羞

象申之曰包羞位不當也限於勢短於才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易中一卦有一卦氣運如否下三爻三陰用事正閉塞之時也至九四則否過中便爲一陽來復之意天命復回於我矣天命方回人可無善處之道乎故聖人於有命之下即繼之曰无咎恐人不足以成天事不足以順時故深喜其善處而無過當如此也昔成王卜世三十

卜年七百然觀於周禮其經緯國體人事細微無不具則知王者受命必修人事以稱天所以命之之意不舉屬之天以怠人事也故曰天因人聖人因天天時不作勿爲客人事不起勿爲始疇朋類也離麗也處之无咎則非惟九四得行其道凡疇類三陽皆麗於福而有得行其道之慶矣或問天命非止爲九四回也縱使九四處失其當安能壞得衆人天命曰小人之妨君子必嫉其類天命初回君子尚微使一君子方進謗毁怪害事必然貽禍衆人此古今通患也然則九四方當天命轉

回之初其所擔當誠重矣

不極其剛此理少有能識之者往往錯了晚年雖司馬温公亦未盡此理所以亟反新法直至顧役之類亦皆罷之是以一轉而爲紹聖之禍

象申之曰有命无咎志行也未有命固難志行有命而處失其當亦難志行也有命且无咎則志行矣志行就造命上說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否至九四既有命矣九五於是休時之否向也君臣之志不同今則徹其蔽而明良於焉交泰向也君民之情不通今則闢其壅而中外於焉聯屬此非有天下之大德而居天下之大位者曷足當此故曰大人吉然仍必其亡其亡乃係於苞桑其亡其亡是治道既成仍當常存此心也既曰休否吉而又必曰其亡其亡蓋聖人願治之心愈切而思亂之心愈危語曰無道之君自謂其不亡故亡有道之君常懼其亡故不亡可爲此句註脚

象申之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惟有是天下之大德克

當天下之大位故謂之大人也此所以能休時之否而吉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否極有復泰之勢陽剛有轉否之才故向之否運一旦而盡傾之傾字有傾倒盡出之意傾之則盡平非若休之有漸也此否過否極之分也夫前此未傾未免於否終則既傾不復有否矣故曰先否後喜

象申之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否終則傾豈有長久之理所謂時至則事起天運而人從是也

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國外曰郊郊外曰野同人于野亦隨所居之位言如在一鄉則同乎一鄉在一國則同乎一國在天下則同乎天下皆大同也所同無私則無人無我如天如地安往不得亨通乎又何險之不濟乎然所爲于野者非人人而求與之同也惟在我不失其正而已所同得正則不私一人而天地萬物之規模自在是之謂于野也是之謂亨利也或問同人于野何以致亨利涉曰試觀天下乖異之時人自爲私智巧相傾雖一出門一舉步皆窒

礙難行者況望其亨乎雖日用常事亦且彼此牽持不得有濟況利害大事乎深思乎此則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之意可悟矣按于野則公公則無私無私便正嘗觀大道之公流行於宇宙間雖未揭禮義爲名目要即禮義之交錯耳雖未立節義爲門戶要即節義之敦篤耳雖未懸中正爲表著而人已交際要即中正之孚投耳是其大同所在即君子之正道也于野内便含君子貞其曰利君子貞者特舉而揭之以破世之僞同竊君子之似以文其眞者耳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柔謂六二乾謂九五六二以柔中正之臣上應九五中正之君此其君臣之間一正會合所以運爲治道者大同無乖異也一中會合所以存爲治本者大同無乖異也故爲同人詞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何卦德上體爲乾乾天也天道無私靜專動直物無擇顏焉人心體乾而行親踈遠邇我無擇人焉我無擇人天下皆可親

之人在鄉滿鄉在國滿國在天下滿天下是之謂于野也是之謂亨而利涉大川也雖然同亦難言矣明不足以察比周之介則其同也溺力不足以決脂韋之習則其同也靡守不足以固一德之交則其同也私何幸卦離德文明明足以察比周之介而以禮義相先也乾德爲健力足以決脂韋之習而以節氣相尚也中正而應守足以固一德之交而以道德相與也凡此皆爲君子之正也故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非以君子通天下也以天下之志通天下也如禮義之行通天下萬心翕

然相先未有以文明爲非而異行者如節氣之立通天下萬心翕然相尚未有以健爲非而殊立者如中正之應通天下萬心翕然相孚未有以道德之交爲不然而殊與者至於天下之志畢通則大同之氣象浩然宇宙間矣

邵子曰室中造車天下可行軌轍合故也苟順天理協人情日月所照皆可行也正是大同氣象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類族辨物此聖人經理天下晝一民物之功也蓋盈天

地間若使生民族類不分物性物宜無辨則其混淆襍亂旋生乖異矣欲大同得乎是故類族辨物正君子所以使天下大同也類族云者類之於朝廷而三德六德之族以爵而相敘也類之於家庭而大宗小宗之族以世而相守也辨物云者辨之在朝而車旗服御之物有名以別之也辨之在家而居室器用之物有制以限之也自族有類而天下無敢越志以奸倫常自物有辨而天下無敢溢志以踰軌物此審異致同王者所以總一人群之道也類族以人言辨物以物言因其當類而類之因其當辨而辨之便是君子之貞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人之處世只是各立門户便有許多藩籬之隔初一出門則天地四方孰非吾同蓋門以內則心有所係門以外則心無所係也

象申之曰有厚薄親疎之異咎所由生也既無所偏黨誰其咎之

私記曰卦至六爻天地渟厚之氣已分矣初九猶不失爲廣大也六二則狹矣三四二爻互相攻奪無復同意矣至於上九則孤介壁立一無所同君子於此可以觀

世變矣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宗黨也如洛黨蜀黨朔黨之黨皆非勢交利合而爲私情之同也當時朱光庭但知有程頤不復知有蜀朔呂陶但知有蘇軾不復知有朔洛是也此其心有所牽不能裁之以大道情有所係不能斷之以公理故曰吝

象申之曰同人于宗吝道也纔着意念便生畛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

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剛而不中上无正應欲强同於六二恐見攻於九五故伏兵於草莽之中而升高遠望遇爲之備將敵九五以攘夫二也然揆之以理二固不可以妄求決之以勢五又不可以輕敵雖至於三歲之久終隱啚而不可發也爻之取義爲戒深矣

象申之曰夫恃其智力將以敵剛者三之伏戎于莽乎屈於理勢終於自斃者三之三歲不興乎固非其分雖勞罔功讀此者可以警矣

隆山曰天下之理萃則必爭卦以相同爲義而三則伏戎四則乘墉五則大師克何也二應五而三爻據之所以爭也嗚呼出而與人同至易至簡之事而乃如此故易中必知險簡中必知阻不學易者殆不可以涉世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隔三攻二故象乘墉始而攻取動於氣也繼而悔悟制於理也過而能改其視三之三歲不興遠矣不其吉乎

象申之曰常人之情過而能改者鮮矣而於訟與師尤必伸其志其能自反者爲益鮮蓋有計窮力屈不得已而退者也未有其力之强而能自退者也力之强而能自退蓋於義有弗克也故其所謂吉者正有見於義之弗克自困於心自衡於慮反於義理之正此所以吉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大抵人情惡異而喜同故以號咷與笑爲先異後同之象克勝也勝間隔之人也大師只是剛毅自斷不使讒邪得間之意誠齋曰管蔡毀旦燕蓋譖霍先悲而號也

群小之黨既殲周霍之忠益明後喜而笑也故師莫大於君心而兵革爲小克莫難於小人而敵國爲易君臣同而人畢同矣

象申之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蓋以五之中正應二之中正求非妄求合非苟合理本直也理直則物不得而間之矣猶必用大師相遇者何也以三四剛强必用大師以勝之然後得與二遇也甚哉君臣遇合之難也重末句方有味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上九處同人之世豈不欲與人同哉彼見三伏戎四乘墉五用師相刃相靡不奪不厭而已遯處於無與同之世超然於群爭之表此良有所見非苟而已者故周公曰无悔

象申之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離群索居誰與爲親哉吁此以見二聖之心矣周公嘗變患遭疑謗深知涉世之難故於離物獨立者以无悔言之夫子周流問津心存天下不欲果於忘世故於離物獨立者惜其志之狹

大有元亨

卦取火在天上是人君照臨乎萬國也六五居尊上下應之是四海承順乎一人也爲大有之象大有固有亨道卦德剛健文明應天時行則君道之善所以治乎有者也禮樂刑政四達不悖大善而亨矣元亨二字本義解作大善而亨便與他卦不同夫有成而後有敗敗固與成相倚也有得而後有失失固與得相鄰也至於大有則盡善盡美吾惡乎置成敗得失於其間哉直謂之元亨而已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卦何以名大有六五以柔居尊中天下爲臣民之主而上下應之六服承德萬姓歸心普天率土莫非其有故曰大有程傳云夫居尊執柔固衆之所歸也此語有味詞曰元亨則非但以大有之勢也乃其德剛健而文明應天而時行是乾剛獨斷日運量乎萬幾而神明外朗又洞燭乎幽隱其剛健則法天之健而操縱闔闢之權以時而運其文明則憲天之明而經緯潤色之猷以時而施此君道之盡善而政教所以四達也是以元亨

司馬曰夫柔而不明則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明而不健則知善而不能舉知惡而不能去二者皆亂亡之端也明以燭之健以決之居不失中行不失時然後能保其有而元亨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日在天上兼照萬象大有之象也所有既大無以治之而釁孽萌矣是以法日之明甄別其惡者悉遏之使之不得用事選擇其善者即揚之使之悉在有位惡而遏之則邪道屏息善而揚之則正道流通乃有以順休美

之命而大行之於是百姓昭明被四表光上下而致大有之治矣
遏者止之之義揚者彰之之名火在天上無所不照物無遁形善惡必露遽賞罰之則四海兆民可勝賞罰之耶故不曰罰而曰遏遏之又遏則罰行不門賞而曰揚揚之又揚則賞行天命有善而無惡然非有我者我何心哉司馬法曰賞罰不踰時欲使民速見善惡之報也踰時且不可而況廢之者乎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富足豐盈之時不期驕而驕自至不期淫而淫自至故人每以富有爲病初九私交未累初心尚存處富有而驕奢之害猶未交也故无咎雖然以爲匪咎而以易心處之害又交矣其必常存儆畏居宴安則思撙節處盈滿則思挹損艱以處之則終可免咎矣吁此周公赤鳥几几之思也
象申之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時處其初驕奢未起其不涉乎害宜也能保其終不變乎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遺大投艱二之任也是器重難負之日也能以剛中應五文武之才兼資中外之望倚重爲大車以載之象如是而往則克當大任厥有成功咎何有焉
象申之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任重莫若積才德積躬雖百務叢委庶政畢集自不至廢墜矣

九三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害也

三居公位而以剛正之德遇虛中之君贊啓勿之謨竭腹心之愛凡先事而爲治有之規後事而爲保有之道

無不論思獻納於其君如公之入覲於天王而方物之畢獻也人臣當此亦盛矣儻有公侯之位而无剛正之德謀猷不足以入告而忠益無有於論思其何足以當此哉故曰小人弗克此句只抑揚上句深明盛時之不可負意思
象申之曰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害也重首句言惟剛正如公方能用享於天子若小人則害治而已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六五柔中之君九四以剛近之有僭逼之嫌以其處柔

故能盡事上之禮安爲下之分惟知不矜不伐無有作福作威如此則位高無逼上之嫌勢重無專權之過何咎之有古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郭汾陽其人矣臣罔以寵利居成功伊尹之匪彭也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之匪彭也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嫉郭汾陽之匪彭也　夫子加一晢字見其明辨之深也明君臣尊卑之分而知下不可以陵上灼盛衰倚伏之幾而知滿必至於招損所以匪其彭而无咎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

之吉易而无備也

六五柔順而中虛已以應九二愛民求士之念固結於臣民之心而臣民與我交相信也威如兼二意柔中之君或不足於剛斷承平之世或多狃於因循故必威以濟之總攬乾剛事歸獨斷遏惡揚善毅然行之而不牽於私情方有以濟其孚之所不及而吉矣　夫子以發志申之曰下之志從乎上者也上有孚信以發其下孚信之志下之從上猶響之應聲也其曰威如之吉者太柔則人將易之而無畏備之心故宜以威濟之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自天祐之自字宜玩上九信順尚賢滿而不溢是昭格上天之本也是以自天祐之以吉利休徵交至動罔不宜斯固必然之應哉詩曰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俾爾戩穀罄無不宜降爾多福維日不足无不利之謂也

象申之曰大有而居上勢難持矣而得吉利者何蓋滿招損謙受益天道也上九行合乎天天其能違之乎

謙亨君子有終

卦德止乎內而順乎外不以賢智先人謙之意也卦象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於其下謙之象也故爲謙文王以天下之理未有滿不招損謙不受益者人能謙則虛冊不競維德服人隨吾之所爲無不如其意何亨如之且是道也君子之道也始雖不居其有終則不沒其有莫與爭功莫與爭能不其有終乎故謙之道可以養德亦可以涉世人何憚不爲哉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

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卦爲謙詞曰亨者何也謙者人之道也亦天地之道也觀夫天之氣下降於地而與之共濟此天道之自下也何心於亨然其氣之及物者潔齊相見燦然光明之莫掩坤居乾之後退然不敢有爲此地道之自卑也何心於亨然其氣之上行能代天有爲而與之終其事即此無心之謙便有亨通道理況人而有下濟之心自卑之守豈不足配天地之亨哉不特此也吾又極其終論之而謙之爲道爲造化人事之所福饗益可見矣天道亦

有虧有益然其虧者必盈而益者必謙也不然日月何以升而沉沉而升寒暑何以來而往往而來也地道亦有變有流然其變者必盈而流者必謙也不然何以高岸爲谷盈滿者變而反陷何以深谷爲陵卑下者流而益增也鬼神亦有害有福然其害者必盈而福者必謙也不然何以茂盛之餘有凋零殘落之後又有發生也何以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也天地鬼神且然況於人乎吾知其恃勞耀功而盈者則人必薄之抑之退之奪之而無不惡其盈焉不矜不伐而謙者則人必褒之揚之予之進之而無不好其謙焉蓋非有心於如此而其道自不得不如此是以居尊而謙也德望以位望而益彰令聞自爾其四達其光也何如如居卑而謙也迹雖混於衆而德自出其右其不可得而踰也何如則謙之有終此足以觀矣

尊而光如天道下濟而光明也卑而不可踰如地道卑而上行也此假借亦好必言君子之終者蓋惟君子能謙亦惟君子爲有終也知謙之有終則知不謙之无終矣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地中有山以卑蘊高而不顯其所有有謙之象也君子體之其道維何蓋人之常情自高之心常失之多下人之心常失之寡自處太高處人太卑而物我之間不得其平矣君子則抑其輕世傲物之心而多者不使之多增其謙卑巽順之意而寡者不使之寡是故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若是者正以裒一心之權衡持物我之輕重使施之各得其當視人猶已不以已而必加於

人處巳猶人不以人而少屈於巳也君子之謙何如哉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初六陰柔處下心巳下而愈下禮巳恭而益恭謙之至也君子之行也以此涉難則謙德所存旣有委曲萬全之方謙德所感又有推車共濟之人用以涉川亦吉況平居乎周公戒伯禽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

象申之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牧養也養德之地未有不始於自卑者今人往往反以驕矜爲養氣此特客

氣非浩然之氣也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六二柔順中正謙德之積於中者極其盛也積於中則必著於外聲譽四達而人皆知其謙矣爲鳴謙之象蓋如是則無違道之私有永終之譽貞而且吉矣

象申之曰鳴謙貞吉非以聲音笑貌而得也謙冲之德積於中而著於外乃中心得也昔鄭以伯石爲卿則辭太史退則又使之命巳命巳則又辭焉三辭而後受策於是子產始惡其爲人夫子產所以惡之者不以其飾辭讓而無忠實之志乎故謙貴中心得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上下所歸正是勞九三上有爲上爲德之功下有爲下爲民之績然且居巳於謙而若不自知其有功者此君子之行也如是則有終而吉矣吾觀世之治也君子尚能以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遠由不爭也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由斯以觀則九三之勞謙豈細故哉

象申之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仰其偉績又高其雅量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柔而得正上而能下其占无不利矣然居九三之上故戒以更當發揮其謙以示不敢自安之意入以告於君者有推賢讓能之誠而願從於大夫之後出以告於人者有屈服推遜之美而退處於不敘之列如是則爲之上者嘉其謙爲之下者安其讓而利可永保矣

象申之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大臣推賢讓功道自當如此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五居上能謙是以柔道理天下者也接下思恭臣隣孰無帝臣之願臨民以恕人民孰無愛戴之誠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其所從者衆矣爲不富以隣之象夫人君以謙德臨天下何所不利哉卽用以侵伐亦所以威不軌非以逞雄心也況於他事其有不利乎利用侵伐只輕掉上句着相說

象申之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司馬法曰負固不服則侵之聖人慮後世觀此爻有干戈妄動者故發之曰征不服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謙極有聞謙極則聲聞於外爲鳴謙之象夫謙者人之所樂與也人樂與則衆志協故可用行師以征已之邑國雖才位有限何損於謙德哉可用行師征邑國二句串說更捷

象申之曰鳴謙志未得也陰柔而才不足無位而力不足故人有不服而志未得也惟其才不足故雖用行師僅以征已之邑國此上六之所以量力而動也

豫利建侯行師

豫取和樂之義卦體剛應志行人和之應也卦德以順而動得人和之本也故爲豫辭云濟大事者以得人和爲本以順動得人和則安往不利哉順人心以建侯則選賢與能人所樂推而戴也順人心以行師則除殘去暴人所徯志而應也建侯行師猶利其无不利可知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卦爲豫者以九四之剛上下交應其志得行人心和樂之義也卦德以順而動凡所舉動皆合乎天理又所以得人心之和樂者此豫所由名也人心動之不順耳誠順以動卽天地亦順我之志而無所違陰陽調而風雨時山嶽奠而河海清總一理之默爲調耳況建侯行師有不鼓暢人心者乎又以豫之理而極言之盈宇宙間晦明寒暑之運皆天地之動也而非天地所自爲也晦

明弦望其度有常而不差分至啟閉其分有定而不易
天地特順而因之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在位
禮樂刑政之施卽聖人之動也而非聖人所自爲也水
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聖人特順而因
之是以科條不用刑罰簡省而民自服然則順動之道
其關於豫之時義豈淺鮮哉莫大於天地天地不能外
之以成造化莫大乎聖人聖人不能違之以成治功故
一順動而天下無餘事矣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

考
雷出地奮則所以鼓天地之和氣發萬物之生意者在
是和之至也有豫之象先王取此以作樂一則象其出
地之聲一則取其至和之義爲之詩歌宣以琴瑟鐘鼓
而樂於是乎有聲爲之舞蹈飾以干戚羽旄而樂於是
乎有容聲容具而樂之所以和同天人者在是矣所以
崇德者在是矣是故不特內而閨門外而朝廷遠而邦
國用之也時乎冬至盛薦於南郊祭上帝而配以祖蓋
祖乃吾身所由生一上帝之生萬物也時乎季秋盛薦
於明堂祭上帝而配以考蓋考乃吾身所由成一上帝
之成萬物也是則一作樂而道配天地郊焉而天神格
廟焉而人鬼饗體豫之功不其太哉和同天人處便是
崇德不必深入一層
朱子曰天卽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
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所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
以親之也故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祀文王於明堂亦
所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初六陰柔小人上有強援得時主事以故求無不得欲
無不遂欣喜無地而誇耀於人鳴豫之象如是則豫能
幾何而敗亡立至矣凶
象申之曰初六自鳴其豫則志意滿極凶其能免乎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人皆以逸豫滅德二獨以中正自守勢利紛華泊無所
好其介如石者也是以性定而天下之故可通心虛而
萬物之情以類大而國家興亡之兆小而事物得失之
機可以坐照而先見周子謂靜虛則明明則通莊子亦

謂太宇定而天光發意盖如此不其貞且吉乎不終日言不待事已成之日也若事已成而後見斯晩矣

象申之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中正卽介石也心無物而後能覩物心無事而後能見事使不能以中正自守則中心撓亂思慮日昏矣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三不中不正而近乎四上視於四而依阿以求容下溺於豫而逸樂以自恣爲盱豫之象夫權不可附而樂不可極趍權而極樂雖可竊一時之榮要其終未有不困

窮而自悔者此自凶趨吉乃遷善改過之機也悔之速則有維新之善悔之遲則其過遂成亦終於悔而已

象申之曰三盱豫有悔者惟其不中不正自處不當也誠如二之中正自守則介於石不終日何至有悔哉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卦之所由於豫也功施社稷大遂經世之心澤被生民一洗納溝之耻寧不大有得乎然由豫之責大矣自古雖以聖哲之責居大臣之任亦必任賢以自輔舜則舉八元八凱伊尹周公皆右俊乂吉人之助諸葛孔明亦必開誠心以來諸賢之益故聖人爲之戒曰勿疑朋盍簪勿疑卽所謂開誠心也勿疑朋盍簪則衆賢和於朝萬民自和於野矣大抵大臣用賢疑最害事疑則不惟在野者不至卽在位者亦不安魏徵十漸疏曰雖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甚矣疑之害亦大也

象申之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誠使君民之豫由我而致則太和在宇宙志有不大得乎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

也

貞疾猶云痼疾五以陰柔當豫之時耽於逸樂天下事權皆入九四之手而人心歸附已在四而不在五矣此貞疾之象也猶幸其得中事權雖去位號猶存如周之威烈漢之桓靈尚維不絕之綫故又爲恒不死

象申之曰六五所謂貞疾者以其乘九四之剛權日下移也恒不死幸其得中遺風善政猶有存者所以幾於亡而未卽亡也

温公曰天下將有慢心則畏先王之禮而不敢爲將有畔心則思先王之仁而不忍去此正貞疾恒不死之謂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理齋曰陰柔則狥私豫極則縱欲逸豫滅德其事成矣幸其震體能動故逸樂雖成而翻然悔悟不復蹈其故轍改過遷善亦君子之道也故得无咎

叅疑云楚莊聽吳舉之諫而罷淫樂齊威因淳于髡之諷而行誅賞其皆成有渝之義與

象申之曰冥豫在上是逸豫滅德以一人肆於民上世有長如此而不亡者哉渝之不可不速矣

隨元亨利貞无咎

卦有剛來下柔此動彼說之義故爲隨夫謂之隨已能隨物物來隨已兩情交洽當得大通然必利於貞凡我所以隨物與物所以隨我者皆出於道義不爲詭隨乃得无咎不然則朋比之私是已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之時義大矣哉

卦名爲隨者以卦變言之剛來而下柔意氣所孚凡豪邁之士皆慕雅度以相與以卦德言之震動而兌說猷爲所施凡觀仰之人皆悅善道以相從是皆有隨之義也故名爲隨隨則元亨矣又必貞而後无咎者何也盖正者群心之會也以正率百官則公孤寮寀罔不敬應以正撫萬民則薄海内外罔不率從是非隨以一人也隨以天下也又非隨以天下也隨以天下之正也一正立而天下隨之則此一正也聯屬臣民之本也混一區宇之機也不以正則人情貳於下主勢孤於上其時義

顧不大哉一說重隨時上說言所爲隨者不任我不任人只隨時變通道理亦大然玩彖詞只重貞上說從本義爲當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莫動於雷而息於澤隨時故耳雷隨澤静人隨夜息君子以嚮晦而息此理所係不少只看造化之氣冬來凝息不固則來春必是災沴人若晨而出非夜而息則不能怡神養氣又安足爲平旦進修之本故嚮晦宴息事雖至微亦是造化古之學者每教人静坐又曰近道莫

如靜此之謂也

按君子一動一靜取法造化故作樂崇德對時育物所以法雷之動至日閉關嚮晦宴息所以法雷之靜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初九爲動之主物之所隨者也心本無物既有所隨而着於物心之官於是變其常矣雖然心豈能去物患其所從不出於正也正則無匪人之傷且有得朋之吉矣心既不能去物又患所從之病於不廣也廣則友以天

下斯爲天下之善士矣夫心亦何病於有所隨哉附程傳曰出門交有功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爲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

象申之曰初九官有渝從正則吉也不聞友直友諒友多聞之爲心累也出門交有功以兼收而不失也不聞友一鄉友一國友天下之爲濫交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初陽在下有小子之象五陽正應有丈夫之象六二陰柔不能自守以須正應而反係於初從其所可遠舍其所可親乃亂乃萃爲係小子失丈夫之象夫二豈欲失丈夫哉特以係小子而失丈夫耳甚矣係之不可不慎也

象申之曰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二既係初則失五矣勢不兼與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初陽在下爲小子之象四陽在上爲丈夫之象三近係四而失於初從其所可親舍其所可遠係丈夫而失小子者也吾不患所求之不得矣雖然士之患正在有求一有所求富貴功名皆爲變節之場故必當以道自固以義自裁毋以不正處已併毋以不正處人乃得隨之貞而利者也問隨有求得不知所求而得之者何事曰此只就名利上說如蕭王謂鄧禹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正是隨有求得處

象申之曰係丈夫志舍下也舍其所可遠故能從其所

可親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四以剛居上之下與五同德是惟無求有求必得是惟無欲有欲必遂固隨有獲矣然爲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於君若人心從巳危疑之道也故雖正亦凶惟是中之所存毋載爾僞而純乎忠君愛國之心外之所行一循於理而嚴其作福作威之戒有以明於事君之道有以明於保身之術如是位雖高不疑

於迫勢雖重不嫌於專雖隨有獲庸何傷
象申之曰近君之臣當避陵君之勢九四隨而有獲則勢陵於君君必見疑其義凶也能有孚在道是其明哲之功也盖惟其心明哲故能洞灼乎事勢知以臣陵君爲禍害之必然深明乎事理知以臣忠君爲職分之當然使其中無所見則位高必偕勢重必專又安知所以善處之道乎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六二柔順中正臣之嘉美者也五以陽剛中正應之嘉謀嘉猷靡不信從重其任而不疑其專大其權而不忌其迫能信於善者也如是則德業有成而天下隨之矣不其吉乎孚于嘉吉同德相信也如舜之於五人武王之於十亂太甲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知之深任之專君臣肝膽相照而無毫髮之疑惑是也
象申之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惟處正中故能知六二之正中而信任之使無其德則是非之鑑不明取舍之權不定嘉謀嘉猷又安能信善而得吉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享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

也
上六居隨之極其感物也一腔眞誠與天下相維係是不合之以貌而合之以心者推此眞誠且可以格神矣豈不可以感人乎蓋至誠能動自是如此
象申之曰拘係之上窮也處隨之極誠意固結而不可解也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卦剛上而柔下下巽而上止上下乖隔則事日以非上下因循則弊日以起皆所以致蠱也故爲蠱夫理

窮而通數極而返蠱壞之極必有復治之機故其占當得元亨而利涉大川涉川之道何如其必先甲三日及時而新之於前乎其必後甲三日叮嚀而保之於後乎大抵天下之事作弄至於大壞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故救弊者莫善於速乘其機而速圖之又當儆戒叮嚀勿致有以弊易弊之悔故備患者莫善於久速於新而久於圖此君子之所以利涉大川而善於治蠱者也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卦名以名蠱卦體剛上柔下則尊卑隔絶上下不交卦德下巽上止則臣日卑諂君日驕廢皆所以致蠱也

陸贄曰下無苦上之不理上無苦下之不忠何也兩情不通也此剛上柔下之說也

寇準曰朝廷以天幸爲人事士大夫以因循爲事功此巽而止之說也知蠱之所由致則知蠱之所由治矣是以聖人有元亨之說又有利涉大川先甲後甲之說其曰元亨非謂蠱之時天下自入於治也謂治蠱而至於元亨則亂而復治之象也利涉大川正往而有事以治天下之亂也又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誠以亂之終必有治之始乃天運循環當如是也人也者承乎天者也盡人事之當然正以順天運之必然也蓋天有是時則人必有是事君子懷撥亂復治之志如天未欲平治天下則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如天當厭亂之時既爲復治之始豈容違天以失時哉此畏天命之君子所以尤必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務善其始以成其治也天行句須根盡人事以應天行上說

東坡曰器久不用而蟲生之謂之蠱人久宴溺而疾生

之謂之蠱天下久安無爲而弊生之謂之蠱易曰蠱者事也以天下爲無事而不事事則後將不勝事矣此蠱之所以爲事也而昧者乃以事爲蠱則過矣器欲常用體欲常勞天下常欲事事故曰巽而止蠱夫下巽則莫逆上止則無爲治生安安生樂樂生偷而衰亂之萌起矣蠱之災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後見故爻皆以父子言之明爻義其疾至子而發也人之情無大患難則日入於媮天下既已治矣猶以涉川爲事則畏其媮也蠱之與巽一也上下相順與下順而上止其爲媮一也而

巽之所以不爲蠱者有九五以幹之而蠱無是也故蠱
之彖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而巽之五曰无
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物壞而有事
於更新矣蠱之象也君子當蠱之時以民風之不振皆
起於教化之不修而風化之原亦自吾心之德爲之耳
於是彰禮教以範天下之俗明道術以一人心之趨必
使士人有廉耻而天下有風俗又必求端於自治而操

存涵養以育吾心之德必使吾德既修而可以表儀倡
率於天下如是則教化行而習俗美天下之蠱無不治
矣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
考也
初六當蠱之初蠱未深而事易濟故於前人已壞之緒
飭治而振起之有幹蠱之象其占爲有子以治蠱而考
得无咎盖前人之蠱是前人之貽其咎也子能幹之則
於前人爲有子而考得无咎然既謂之蠱亦已難矣必

其知危而戒自新以爲後事之端丁寧以懲前事之失
務以曲體前人之心而善補其過則墜緒可新前業克
振終吉不然是亦未爲有子也
象申之曰幹父之蠱盖不承以事而承以意善繼父之
志者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九二剛中上應六五以剛果任事之臣當極弊之后飭
治而振起之爲子幹母蠱之象然所事者柔暗之君非
可以急迫遽化所値者積弊之後又非可以旦夕更新

故其道不可堅貞當優柔以悟之從容以圖之使其潛
消默化而不自知斯善於幹蠱者也
象申之曰二所以幹母之蠱者凡因華之宜緩急之際
有中存焉二有剛中之德故能幹蠱而得中道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九三過剛不中以明作之才當幹蠱之任未免主張太
過銳意更新小有悔矣然蠱後當飭前愆宜盖終无大
咎
象申之曰九三而能幹父之蠱則克盖前愆終无咎矣

不可以小有悔而不爲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天下之事一趨於敝則日甚一日寛裕以治蠱蠱將日深矣往見吝也書傳蘇氏曰予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句踐然今其書乃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此正所謂裕父之蠱往見吝者也

象申之曰蠱而奮發以治之斯爲得矣裕父之蠱非惟無以救弊反有以滋弊何得之有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六五當前人蠱壞之後柔中以應九二任忠賢之臣以飭頹壞之緒以此幹蠱必能盖前愆光前烈赫然爲中興之令主而有譽於天下矣然非九二以剛中之德承之於下亦安能幹蠱而有譽哉故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初三止於无咎五則用譽者初與三子道也臣道也所幹者小也五爲宗子爲大君等特免咎而已觀子克家則知有子之子矣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下五爻在事之中猶子承父毋不可諉也上獨在事之外王侯匹夫分相懸也故不事王侯之事而高尚其事廉頑起懦於人世未必無助

象申之曰自古非無棲遲畎畝之士然多有意隱逸如鮑焦顏闔之流志則已驕胡爲可則乃上九不以事勤天下而以節高天下清而不汙養而有待誠可爲天下之法則也

臨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

臨進而凌逼於物也君子之道何以用凌逼爲天下之理邪正不兩立如韓范杜富等在兩府歐陽修蔡襄等在言路而范雍夏竦之徒自不得安於其位又如司馬公呂公著等入朝而章惇蔡卞之徒自然消沮而不得逞是皆君子道長有逼使遠去之意故爲臨臨則剛浸而長有所設施無不如意不患不得元亨矣雖然君子之待小人也常踈小人之伺君子也常密必慎而操履周而謀慮兢兢然以正自持使小人無得以乘其隙然

後元亨可得也况陰陽迭勝時運之常自今日言之固爲陽盛之機至於八月則又陰長陽消之候也君子可不防之未然哉元亨以勢幸之也利貞以理戒之也八月有凶以消長之時危之也八月是謂八箇月非仲秋之八月也

東坡曰復而陽生凡八月而二陰至則臨之二陽盡矣方長而慮消戒其速也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於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卦體二陽浸長以逼於陰以人言之雖陽少而陰多以勢言之已陽進而陰退是君子道長之漸也所以爲臨謂之剛長則勢當得元亨矣必利於貞者何也盖觀之卦德兌說而坤順内焉心平氣和外焉順理應機非特壯用罔者比也觀之卦體九二剛中而五應之在我者强毅而不亢所應者同德而不偏有剛柔相濟之善也夫以剛長之時其德體之善又如此故其占雖大亨又必利於貞者豈過計哉正以天之道不得不然耳盖天之意固扶陽而抑陰天之理實崇正而黜邪若徒剛壯見於面目而無深沉之思不順不中而失善處之道勢孤援絶而無正人之助則不惟小人不可去而患害已生矣天豈能獨福之哉故說而順剛中而應其施爲之正固持正之嚴明此臨之正即天之道也此貞之所以利也至於八月有凶盖陰陽迭勝時運之常自今日言則陽當其盛而至於八月陽之消亦不久矣預防之計豈可緩哉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澤上有地地臨於澤臨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爲天生民

而作之君欲其以教道臨之也於是以憂世覺民之思行於教術有道之外勞來匡直法兌澤之深又欲其以養道臨之也於是以培植安養之恩敷乎四方萬里之遠分田制里法坤地之廣教道備而養道周民生遂而民性復居上臨下之道豈外是哉

說而順剛中而應君子臨迫小人之道也教思无窮容保无疆大君臨蒞小人之道也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初九當陽剛方長之時乘四陰方消之會爲咸臨之象

剛而得正又能善其臨者自治嚴而不差慮事周而不驟我之所以制彼者無可議之疵誅深而必克彼之所以伺我者無可乘之釁無虢而有凶矣何吉如之

象申之曰初九咸臨貞吉豈其量之不宏顧於小人不容哉天下不可一日無正道初之志以正自持又欲以正道維天下此小人害正所以必咸臨而去之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九二亦以陽剛徧臨四陰故亦爲咸臨之象且剛得中而勢上進剛得中則舉動合宜所以臨之者有其道勢

上進則權力在我所以臨之者易爲功占而得此動而莫或阻之爲而莫或撓之可以伸正道於天下何吉利如之

象申之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未順命是聖人恐君子自恃其勢而踈於爲謀故言此以危之盖小人雖在陵迫之中特迫於不得不服之勢其心尚未能帖然順命辟之猛獸在陷穽之中暫露其馴柔之態若易而縱之噬人必矣玩一未字見不待八月而有凶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三不中正巧其言令其色冀以結君子之歡而莫予疾也爲甘說臨人之象夫君子至公至正說之不以道弗說也以甘說臨之何所利哉能憂其制行之非改其側媚之態則小人變爲君子矣何咎按甘臨而无攸利見君子之難說也既憂之无咎又見君子之易事也其處巳也嚴故不受不正之媚其與人也寛故不治既憂之人

象申之曰六三甘臨者以其不中不正其心私其行邪故其側媚之態若此也夫人之咎皆由於莫之省憂也

既憂則悔心一萌善念自生咎不長也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六四居近君之位下應初九折節下賢開誠布公不徒醴文之綢繆而且情意之懇到相臨之至也有大臣休休之度無娟嫉之失何咎之有吾嘗讀呂温由鹿之賦李廸鶴媒之歌未嘗不傷友道之微也古之美交者前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此四之至臨聖人所以有深加與

象申之曰至臨无咎位當也惟君子然後能任君子四之位正當則以巳之正用人之正宜其情意之交孚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六五以柔居中下應九二屈巳下賢資其聰明以廣吾聞見之所不逮取其謀猷以濟吾心思之所不及此正居簡御煩之要術以逸待勞之妙機也非知之事而大君之宜乎賢才輔而天下治何吉如之

象申之曰君道以用賢爲中五所謂大君之宜非自任其聰明之謂乃任賢以明目達聰之謂也若偏於自用

則小矣安所宜於大君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上六居卦之上處臨之終不徒爲一時可喜之功而有深仁厚澤之施以教思則無窮矣以容保則無疆矣敦厚於臨者也如是則王道大行非憧憧然於佰功之陋吉而何咎

象申之曰上六敦臨而吉者蓋王者之志視四海九州皆聯屬於一身而精神意念常流通於宇內此所以能敦臨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觀者示也卦體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卦德內順外巽有以中正示人爲人所仰故爲觀文王以爲人君居大觀之位豈徒多其文章侈其號令以爲天下觀哉必其精一執中無爲守正卽經綸未布而精神所感將群然相率而宗之矣不猶祭者盥而不薦而其孚信之在中者自顒若而可仰哉吾觀治古之世五典之徽而必曰愼五教之敷而必曰敬雖巳建中下民而猶愼厥終如其始不敢有輕忽自用之思豈徒然哉蓋保守汝極道自

當如此也此盥而不薦之心也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觀之爲道無位則道不尊卦體九五居上四陰仰之首出庶物而爲天下君有其位矣觀之道無德則道不立卦德內順外巽內焉和順於道德而不乖外焉酌量乎機宜而不拂有其德矣以是德而居是位則中正在我惟皇之極允爲民表所以觀天下者有本矣此觀所出

名也文王係詞以爲人君之所以爲觀者未易言矣必有建極之地然後足爲天下觀必有不顯之德然後足爲天下極誠如盥而不薦有孚而顒若也民斯下觀而化矣化可知也而問其所以化不可知也豈惟民不得而與知雖聖人亦不得而與知豈惟聖人不得而與知雖天地亦不得而與知是故春夏秋冬生長萬物天之所以爲觀也而天亦何所爲於其間哉太極本然之妙默運於冲漠無朕之中機之所乘氣即至焉有莫知其所以然而自不容不然者其道一至神也而四時因之

而不忒矣其不忒也殆有與天地之神相爲感者乎中正以教天下聖人之所以爲觀也而聖人亦何所爲於其間哉所性本然之妙默運於淵微不顯之表誠於此即通於彼亦有莫知其所以然而自不容不然者其道一至神也而天下咸服從其教矣其服也殆有與聖人之神相爲孚者乎惟神故化惟不顯故神由此觀之觀道果未易言矣講神道不必明白說破只要形容不薦意思便佳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隨處披拂鼓動萬物觀之象也昔者先王法此則巡省方國以觀夫民俗而因民俗以設教使天下同歸於中正之道也如奢之末業教以農桑衛之淫風教以禮別奢如曹則示之以儉儉如魏則示之以禮此所以爲觀也按省方觀民設教亦自寓神道於其中而神道設教亦不能離典章制度之設非截然有道德齊禮之分也此意當會出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或問初六位分屬小人細民乎屬君子士大夫乎曰初

六還作士大夫看但在下位者耳蓋其以昏昧之資而在下位不能仰知君德之盛上識王道之隆此在閭閻小民不足咎也縉紳大夫而如此可羞吝矣故象申之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闚字從門從規謂門內見識也蓋所規見者門內事也其在士大夫則持迂秉拙膠墨守繩所執者一己之見所明者一家義理也據此以論天下人觀天下義理其局甚矣此在女子則爲貞若士君子自須以通方爲學

以適識時務博曉人情世故方爲大觀闕觀如是誠可醜矣

象申之曰天地四方男子之所有事也丈夫而爲女子之觀不亦可醜乎

蘇子由上韓太尉書曰轍生十有九年矣其所居家與遊者不過其鄉里族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正是此爻義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六三居下之上可退可進故不必觀九五獨觀巳所行之通塞以爲進退如學既有得施無不宜行之通也則幡然進如學之未得行有不達行之塞也則毅然退所謂既度其君又度其身者也

象申之曰夫進退有道不度巳而務於進失其道矣觀我生進退於道未失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程傳曰觀國之光觀見國之盛德光輝也不指君之身而云國者在人君而言豈止觀其行一身乎當觀天下之政化則人君之道德可見矣利用賓于王夫聖明在上則懷抱才德之人皆願進於朝廷輔戴之以濟天下四既觀人君之德國家之治光華盛美所宜賓於王朝效其智力上輔於君以施澤天下故云利用賓于王也古者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於王朝則謂之賓

象申之曰君子而遁世獨善厄於時也六四既觀國之光際非常之遇則必願爲王者之賓矣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本義備矣東坡曰以我示民故曰觀我生今夫乘車於道負者皆有不平之心聖人以一身擅天下之樂厚自奉以觀示天下而天下不怨夫必有以大服之故曰君子无咎非君子難乎其无咎也

象申之曰觀我生觀民也王弼所謂觀民以察巳之道是也故觀堯舜者以比屋觀文武者以群黎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九陽剛雖不當事任而亦爲下所觀處賓師之位負

天下之望者也占者得此當自觀其所行果能以道自重而作止可觀進退有度不失爲陽剛之君子乎則名與實副不愧國人之矜式德與望洽無忝家邦之儀刑何咎之有

象申之曰上負達尊之望爲天下所仰豈以身之約而志之安乎故曰志未平也予思之在翁子方之在魏裴晉公之在綠野其身彌退其憂彌重

噬嗑亨利用獄

頤中有物必噬之而後合推之人事如舜以三苗閒髙

宗以鬼方閒周以頑民閒宣王以玁狁淮夷閒皆有噬嗑之義有閒故不通噬而合之則閒去而亨通矣顧天下之誕信相欺强弱相凌爲吾治之梗者莫甚於訟獄卦有威明得中之善以此治獄狡僞强恭之徒有所慴服而不敢肆天下其無梗化乎

蘇子有云惟聖人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天下之心此利用獄之謂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噬嗑者何也卦體上下兩陽九四一陽閒於其中有頤中有物之象天下有弗靖弗率之徒以梗吾化者豈可不去哉故曰噬嗑夫天下之事所以不亨由有閒也閒去則亨通矣如讒邪既去則無以閒吾之情事功於是乎可興奸惡既懲則無以梗吾之化治功於是乎可成其亨何如又曰利用獄何也天下之最能梗化者莫甚訟獄卦體陽爻凡三陰爻凡三則是剛不過暴常存好生之德柔不過縱無狃姑息之愛卦德下動上明動而且明則是威足以斷不屈勢利而上下其手明足以察

不惑深辭而輕重其情又卦象下雷上電交合成章威以合其明暴者無所施其頑明以合其威奸者無所投其詐卦變柔得中而上行寓忠信於果決之中非陷於煦濡之私行矜恤於剖析之外不流於縱弛之弊故雖處位不當所值者不無梗化之徒未能使民無訟然以此折獄未有不得其理者此用獄所以利也

諱雷電合而章不可遺章字講柔得中而上行不可遺上行字章是章其能行是行其志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震象爲雷離象爲電雷電合而章噬嗑之象也先王體之以爲法不勑則民易犯罰不明則法倒置是故舜文之吏輕重其手貪墨之徒出入惟意獄訟滋多姦宄不止職此之故矣於是辨其輕重之等審其出入之宜或正五刑或正五罰或作官刑或作贖刑一一明之於平曰若此者正所以整飭法度使良民知所避振肅紀綱使奸民知所畏也至於良民知所避奸民知所畏聖人曰若是足矣

作是謀始則訟端絕明罰勑法則罪端絕作事謀始遏

之事未訟之先明罰勑法威之於旣訟之際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本義備矣王弼曰過之所始必始於微而至於著罰之所始必始於薄而至於誅小懲大誡乃得其福

象中之曰屨校而滅其趾則不進於惡矣此先王辟以止辟意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二當用刑之任而居中得正聽斷合宜以此治獄如噬膚之易矣但以柔乘剛所值者强梗難化之人怙終不悛之夫不得不盡法治之爲滅鼻之象然刑當其罪非淫刑也何咎之有

象中之曰噬膚滅鼻乘剛也所謂怙終賊刑也人而不悛而入於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也禹謨曰刑故無小此之謂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六三陰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服我方治於彼彼亦反傷於我有噬腊肉遇毒之象不免小吝矣然不足畏也明罰勑法國法昭然豈可以難治之人而稍上下其手

哉故爻曰无咎　夫子則以天下何有難治之獄哉三之遇毒位不當也威明不足故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九四以剛居柔剛柔相濟寬猛適宜其所治者雖强梁梗化之徒崛强難御之輩亦皆有以得其情而服其心堅者以破直者以伸爲噬乾胏得金矢之象然獄者係天下之命主刑者司天下之命又必齋栗其心惟恐一毫之曖昧兢兢其守惟恐一毫之倒置乃爲聽斷惟公民情克允庭中稱平而天下無冤民故吉

象申之曰利艱貞吉未光也未光云者蓋四海難治之獄其情僞千變其微曖萬狀或幽隱之未能畢達或疑似之未能甚真未可知也豈敢自謂皆了然乎故曰未光也此所以必艱貞乃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六五柔順而中以居尊位用刑於人人無不服故爲噬乾肉得黃金之象然用刑非易事也指頷之間死生所係出入之際存亡所關故必守之以正道處之以危厲則刑當其罪刑一人而千萬人懼罰當其辜罰一人而

千萬人服死者無遺憾生者足以戒何咎之有

象申之曰貞厲无咎得當也得當承貞厲說能貞厲則用刑得其當矣

建安曰噬嗑惟四五兩爻能盡治獄之道彖以五之柔爲主故曰柔得中而上行利用獄也爻以四之剛爲主故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主柔而言以仁爲治獄之本主剛而言以威爲治獄之用仁以寓其哀矜威以懲其奸慝剛柔迭用畏愛兼施治獄之道得矣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過陽之極不能畢伏此惡極罪大怙終不悛之人也

象申之曰何校滅耳蓋罪其聽之不聰也自以巳惡爲無傷不以人言爲可信故罪之也能審聽而早圖之無此凶矣

賁亨小利有攸往

卦爲賁者卦變或柔來文剛或剛上文柔是剛柔交錯間襍成章也卦德內離明而外艮止是禮以相接分以相守皆有賁飾之義故爲賁文王係詞以爲人之一身忠信誠慤而渾然質者剛乎華采章美而燦然文者柔

乎柔來文剛是以質爲主也質爲主而文以輔之華實相濟本末適均且離明於內又彬彬乎其爲經緯之章安往而不得亨剛上文柔是以文爲主也文爲主而後質以濟之既失其輕重之差且艮止於外實心不足將有滯而不可行者故小利有攸往度其輕重而不容僭差是在君子矣物相襍故曰文剛柔作文質說極是不必從程傳說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

文以化成天下

文質之不可相無也是世道升降之運也文質之不可相勝也是聖人主持之權也賁何以亨卦變柔來而文剛質爲主而文爲輔質以立本文以致用其亨宜也又何以小利有攸往卦變剛上而文柔文爲主而質爲輔實心不足文飾徒施其小利有攸往宜也剛柔之所係亦重矣吾以其不可相無者言之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剛柔交錯是即日月之運星辰之列代明於晝夜昭回於雲漢者也其天文乎吾以其不可相勝者言之卦德

離德文明艮德靜止文明以止是即五典之叙五禮之秩燦然有文以相接截然有分以相守者也其人文乎聖人觀乎卦中剛柔交錯以驗夫天道之盈虛則大而分至啓閉之候小而晦朔弦望之期可以察四時之變矣此一剛一柔所以並行於宇宙之運而未有已者也觀夫在卦文之明以止以制爲人道之儀則使夫以天合者全乎天親以人合者盡乎人理而天下於是乎化成矣此一剛一柔所以相維相制於其間而不可偏勝者也此賁道也人文含明止二意必文明然後君臣父子長幼朋友之相接秩秩乎其有章而不徒爲太樸之陋必節之以止然後各安其分而不徒爲虛文之飾此所以爲人文也二觀字就觀卦之天文人文言蓋四時之所以流行者總不外乎陽之嘘陰之吸而天下之所以化成者亦不外乎各得其情各安其分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文明昭焉賁之象也君子體賁之象於庶政之小者既竭吾心思可以定其典章用吾聰明可以酌其利害也至於折獄則民命之生死係焉必緩以審之

慎以察之不敢果於自信而輕用其明此君子所以成治道之賁與無敢字活看明不及遠意不必粘帶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剛德明體自賁於下守節處義其行不苟爲舍非道之車而安於徒步之象夫徒步非所以爲賁也然而世之所貴車徒赫奕士之所貴道德光華以徒步爲賁有深於賁者矣語曰縕袍榮於衣錦飲水甘於列鼎此之謂也

象申之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蓋不以得車爲榮而以

得義爲榮不以徒行爲辱而以失義爲辱初之明取舍
之分蓋如此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九三以大臣居上位是文章可以飾太平二亦隨之以
郅其文明之化相須爲用而禮樂輝煌矣
象中之曰賁其須與上興也上有修文之臣則下有同
文之風以下從上所以成其賁也初賁於已抱道而守
素二賁於人因資而立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九三以一陽居二陰之間而二陰爲之奔走服役得其
賁而潤澤者也然陰能賁人亦能溺人故聖人戒以守
永其貞言當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動靜語嘿罔有不臧
端重以臨之而悠久無間嚴肅以御之而終始不易夫
然後敬懋不褻慢威生於不忒而小人益以盡其力用
其情矣故曰吉
象中之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陵字可玩非道之悅
外若奉我中實侮我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
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本義備矣其曰賁如皤如所以傷六四之情曰白馬翰
如所以壯六四之心曰匪寇婚媾又所以堅六四之節
聖人之意深矣如關羽本劉先主誓死之臣沒於曹操
雖曹公待之極厚心神竟無久留之意故能犇劉備於
袁軍
象中之曰六四所以賁如皤如者以所處之位遠初而
近三處狐疑之迹啟貪冒之心此三所以有婚媾之求
也守正而不與則終無尤矣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賁於丘園猶云以樸素爲光華以質實爲文章是也不
賁于市朝不賁於軒冕而賁於丘園夫丘園非所以爲
賁曰賁于丘園者不賁之賁也如自奉則以約矣而槩
施之於祀神臨下固以簡矣而槩施之於禮賢不免過
儉而失之固陋故曰束帛戔戔吝然禮奢寧儉畢竟是
好
象中之曰六五之吉有喜也當逐末之時獨能以儉德
爲之倡根本命脈所維固已多矣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賁飾之事太盛則有咎矣上九處太盛之日黜浮華而尚本實以之爲己而有尚絅之誠以之爲治而有尚忠之政白賁之象也夫文勝而能反之以質善補過矣故无咎
象申之曰人情厭文志在反質上居賁極極則變而通矣故能得反本之志也
雲峰曰履禮也初素履往无咎賁文也終白賁而无咎其反賁之文而爲履之素與

剥不利有攸往
本義備矣不利有攸往者遜避其位以消其剥之心高尚其道以杜其復之漸
彖曰剥剥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剥之爲義剥也卦體五陰進干一陽欲以變剛爲柔盡反其君子悉爲小人天下之事有不忍言者故遇可爲也變不可爲也
隆山曰夬彖曰剛決柔而剥曰柔變剛何也曰此君子小人之辨也君子剛明果斷小人陰賊險狠君子之去小人聲其罪與天下共棄之名正言順故曰决小人之欲去君子辭不順理不直必萋菲浸潤以侵蝕之使之日消月鑠而不自知故曰變一字之間君子小人之情狀皎然矣小人長以時勢言順而止以義理言天行也以氣運言盖此卦之體五陰方生正小人方長之時君子雖欲有所往將安所往乎又此卦之德坤順艮止順方長之時卽退而自止卦象所具已示人以順止之義矣君子之不利有攸往者是正觀於此象不敢違理而

妄往也何也宇宙中之一盈一虛一消一息皆天之行也夫天亦何心哉時之所不得不然數之所適當其然天亦聽之已其消而虛也乃天運流行到此時該消而虛其息而盈也乃天運流行到此時該息而盈君子雖欲違之其將安違之然則其所以不利有攸往者是正所以尚乎消息盈虛以應天行之運也消息者盈虛之未定盈虛者消息之已成順而止之此中有無限斡旋
誠齋有言曰止亂以順止小人亦以順故解黨禍者陳實之臨延唐祚者方慶之對皆順而止之非逆而激之

也此言得之矣

隆山曰君子尚消息盈虛與時偕行雖處剝之時而不至於咨嗟戚憂變其所守者知其後之必復而屏心寧耐以待之也不然憤群陰之進盡力以抗之則必激起其蠆尾之毒受其摧剝糜爛之禍而不可救藥矣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附於地隆重下壓剝之象也君子體之以地厚而山恒安矣民厚而已亦載矣故其厚下非徒以畏民碞乃所以自安其宅也晁錯有言曰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

之而不傷吾亦曰三王厚之而不傷三王所以長守其富其言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吾亦曰三王扶之而不危三王所以常保其安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在初猶爲剝陽之始雖未便逐去君子而奪之位然已侵其權厄其道而要之於小人亦何利而爲此秖自取凶耳取象於牀蓋君子乃小人之所藉以安也滅貞則凶小人害君子自失其所安也

象申之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自下而起勢不至於蔑貞不已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六二進而上矣小人之毒漸滋害正之奸漸熾剝牀而及其幹也雖曰傷而未切勢必至於蔑貞而有凶夫子則以六二雖剝牀以辨而未至於及身君子於此猶可及去也俟其切身則無及矣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三當衆陰方剝陽之時獨與上九爲應剝去其黨而從正之象也如是則不陷於小人之群且有扶植善類

之功何咎

象申之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所失者陰是其失乃所以爲得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六四陰長已盛剝陽已及其身矣爲剝牀以膚之象凶

象申之曰剝牀以膚言陰盛剝陽災害已及其身矣君子可不謹之於早而辨之於微乎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天道不可一日无陽世道不可一日无君子君子之剝

既盡小人惡能以獨存哉故六五為衆陰之長當總率群陰如貫魚然而以之受制於陽亦猶后妃以宮人承寵於其君也如是則天下蒙其福在巳亦陰受其賜何不利之有

象申之曰害君子者小人之罪六五以宮人寵則无滅貞之凶有從正之美世道賴之公論與之終无尤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陽受陰剝而巳盡獨上九在上而尚存是天地生生之

意未盡滅息故獨留此以為弭亂開治之人善類由此復與正道由此復盛有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而能復生者矣占者值此吾懼其非君子也使為君子方為萬民之所欣戴仰而賴之以回天下之春者也不曰君子得輿乎曰得輿則慶不獨在君子矣吾懼其非小人也使為小人則以柔變剛剝天下之帡幪巳亦失其所覆庇矣不為剝廬者乎曰剝廬則禍亦貽之小人矣吁為小人者亦何利於剝廬而不留之以開宇宙之春哉

象申之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德足以蔭民之望故為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李林甫得志於天寶四海鼎沸林甫亦剖棺斲尸矣蔡京得志於崇宣二帝北轅蔡京家亦無處所矣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復者歸故返舊之意天下國家事原屬君子主持向也君子遯而往矣今一君子來依舊主持天下事故謂之復謂之復則有以回吾道之生意於不絕如綫之際植正人之餘類於碩果不食之際而陽之亨可知出入是一陽已進者朋來是衆陽方來者卦德震動坤順向也

小人當權君子為所忌疾今則一陽吐氣出入於廟堂之上而注措得以如意矣向也善類為所中傷不免有咎今則衆陽結綴胥慶於彙征之途而同心得以共濟矣此非人之為也天之為也雖天之為也實人之為也吾以往來之理言之自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是造化之機既消而長世道之運既亂而治天之所以開乎人也吾以斯道大行之機言之卦體剛德方長是一陽之進即開衆正之門自此而為臨為泰為壯為夬以建大事成大功皆无所不利矣此又人之所

以成乎天也吁天開人人承天斯善於復矣出入无疾
二句重首句无疾言无害事也氣失其平之謂疾事失
調停亦疾也在我者以順而行事事調停則衆陽亦因
調停无過失矣惟出入无疾故朋來无咎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
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
之心乎
卦爲復文王係之曰亨者何謂也盖此卦一陽來復是
陽剛返反其故者也剛反則亨矣然非剛而遂亨也以

有所善其動而亨也卦德爲動而順其震動有爲之才
旣足以旋乾轉坤主持世道而又以和順行之從容而
不失之驟調停而不失之激彼小人者方帖服聽順何
有疾與咎哉是順動之道卽天道也反復其道七日來
復其間消極而息往極而來若有數之所使而不得不
然者雖天地亦聽之也而況於人乎此一陽來復以漸
而長至於爲臨爲泰爲壯爲夬乃君子利往之日亦其
順動之效也聖人係易至此不覺有深幸也遂嘆曰復
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生物之心也當剝極之餘
萬物肅殺生意蕭條生物之心疑於滅息而非滅息也
无中含有貞下起元其生生之意綿綿延延無一息之
間斷積而至於復而後見耳則夫回吾道之春開世道
之太者其責將誰任哉
通章以順動貫本義云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於下此
句最好體會天地之心大抵陽無終盡之理故龍蛇蟄
矣而身不死草木落矣而根不枯間有枯者其種子不
絶天地所以常存而人心所以不死豈不同條而共貫
也哉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在地中氣初復而未奮是之爲復夫陽者天地之生
氣而天下萬物皆待此而後有也保藏不固來春發動
必無力矣故先王因此立法以冬至之日閉道路之關
使下而商旅不行上而天子諸侯亦不省方皆安靜以
養微陽也按月令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
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慾安形性事欲靜
以待陰陽之所定何也人君一身其動靜語默皆與天
地相關故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初九爲復之主危微精一之幾操之熟矣一念之動微有差失卽能省察克治而復歸於善不至見於事有形顯之過也故无悔无悔則吉而元矣困學紀聞云知止而後有定故觀身於艮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故觀心於復

象申之曰君子修身不在踐履而在心源初九不遠之復蓋遏人欲於幾微不使纖毫差失少加乎其身乃所以修身也不遠二字重看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二以柔順中正而親近初九剛正之賢用能資其薰陶之益以爲進修之助蓋不待困心衡慮日復於善而不自知復之休美者也夫因人爲善則人之善卽我之善與初之元吉同歸矣何吉如之

象申之曰不遠復如初九仁人之當親者也二能下之交修之助居多矣休復而吉不有自哉下字當味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又處動極復而不固宜入於人欲之中去留於天理之內失也有覺而易復復也無幾而遂失爲頻復之象程傳曰頻失則爲危屢復何咎過在失不在復也

象開其遷善之門而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善補過也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習俗之移人賢者不免四以柔居群陰之閒獨能與初爲應是人所不能從而四獨從之違衆而從善拔於流俗者也故曰獨復難之也

象申之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初九不遠而復道之所

在也從初九卽從道也從道雖一人不爲寡從人雖千萬不爲衆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以中順之德當復之時不必其心之有所失而後復亦不必其人之有所資而後復善心常存善行常篤操存固而涵養敦故爲敦復君道若此可謂純粹無疵矣夫何悔按不遠復者復之初也敦復則究其終矣初復故不祗悔敦復則自无悔不遠復者入德之事敦復者成德之事蓋思誠之功造於至誠之地湯武反之是也顏

子不夭則其復敦矣
象申之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中中德也考成也渾
成其受中之初自不可以攻取淆矣故於復爲敦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
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上六一爻純是迷復之象迷而不復則終於利欲之場
而無復覺悟之日矣絶天之道則仰愧於天便是天災
失人之心則俯怍於人便是人眚用行師終有大敗者
妄動取困也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者失其天

君至終其身而不能返也
象申之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惟天君能役群動而今
反以群動役天君非反君道而何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天下之理惟正而後爲无妄未有不正而得謂之无妄
者卦變剛自外來動而不妄又卦德震動乾健卦體剛
中而應皆无妄之道也故爲无妄人能无妄則誠能動
物何往不利故元亨然必其所謂无妄者所存所發一
出於天命人心之正而无矯揉造作之私乃爲得无妄

之道而元亨也若其不正心雖无妄所信或失其是是
亦妄也眚且不免安能利有攸往而亨乎問无妄矣何
以必利於貞看來因時順理方是无妄若心本无妄所
行却不因時合宜有拂天理之正便是有妄矣故先王
之育萬物必言茂對時正爲此也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
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
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卦爲无妄詞曰元亨利貞何也天下之理未有誠而不

正者亦未有正而不誠者卦變剛自外來而爲震主天
德之剛復還於本心而爲酬酢萬變之主誠之藴於心
也正之涵也卦德震動乾健動作之間奮發有爲不屈
於物欲之累誠之章諸身也正之發也卦體剛中而應
以實心之藴爲感應之施誠之孚於人也正之合也合
內外人已之理統之一誠以一誠感應之機歸之於正
此人之道也而即天所命於人之道也推而至在邦在
家行无往而不得即天命之祐於人者本如是也不然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而不正則爲邪妄之往

矣邪妄之徃欲徃將何徃乎盖不正則違人之道違人之道卽逆天之命而天必不祐之安能行而得亨哉此无妄所以必利於貞也間劉中而應必兼應言何也曰如今人做官本身持正忝家中無好妻子便自家做不成正人了又如我做下司官要做得正忝上司親臨與我不同道亦不得行其正了乃知所應之正亦是緊關事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命還就人身上看爲是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下雷行帝出乎震也震雷一動而蟄者奮勾者達物

物與之以无妄矣與之實理者天也爲之全其實理者聖人聖人　之育萬物也何如哉草木固有生矣鳥獸固有群矣吾何爲哉茂對時以育之而已對時育物如陽氣發洩而賜貧窮孟春優厎老仲夏存諸孤以至草木萌芽而禁斧斤鳥獸孕字而禁網罟孟春無殺胎蟲始雷不焚山林之類皆對時育物之事

初九无妄徃吉象曰无妄之徃得志也

初九以剛在内爲誠之主動以天者也以天而徃動與天合在邦在家何所徃而不達吉也何如

象中之曰初九无妄之徃誠能動物无所徃而不得其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徃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田必耕然後穫必菑然後畬其耕也止以望穫其菑也正以望畬豈有不耕穫菑畬之理爲此語者特以明自始至終因時順理絶無營爲計較之心焉耳夫天下之理莫妙於因時也因時則雖有爲而無爲矣故有不耕穫不菑畬之象則利有攸徃則字最緊切人多緣放利而行故因利以致害能以不耕穫不菑畬而徃則何人

不可處何地不可居何事不可爲哉吾故爲之說曰天下之事業皆無心者能致之汲汲於得者未必能得者也

象中之曰不耕穫者盡其在我初無求利之心也一有求富之心便有妄矣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魯菴曰邑人本無得牛之妄繫牛亦無典守之責理不足以致災然可疑之迹爲或人所誣則其爲災實無故

而得者所謂事修而謗興德來高而毀來故爲无妄之
災君子亦順受其正而已矣此爻如直不疑買金償同
舍郎但不疑所處非中道是曰是非曰非有詬有無謂
無此君子之无妄也不疑之事賢智之過者與看孟子
斥或人竊屨之問何等直而嚴
象申之曰行人得牛邑人必受其災矣此理之必然者
而要其事則出於或然者故曰无妄之災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九四陽剛乾體則以天德爲主下無應與則無係累之

私是實心常存而不以物累實理常運而不以時遷可
以此而始亦可以此而終爲可貞之象无妄之至也心
無所襍又何二三之咎
象申之曰四所謂可貞无咎者誠本爲吾固有之理自
吾有之自吾持之其无咎宜也本義不可有爲是餘意
不必深泥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九五乾剛中正而下應亦中正明良一心以調國家之
元氣君臣同德以壽生民之命脉宜乎海内靖康坐享

無事矣設或變生意外禍起不虞而爲无妄之疾於吾
之國脉初無加損也安靜以鎮之閑暇以處之不必生
事煩擾以騷動天下則意外之變不旋踵而自消矣故
曰勿藥有喜
象申之曰九五本无妄者也苟有意外之變而欲治之
則反傷國家之元氣戕生民之命脉矣惟其不可試故
勿藥而自有喜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上九非有妄者但處窮極之地是執一而不變膠固而

不通以是而行則舉措乖方而緩急失當故有眚而无
利
象申之曰无妄之行而反有災者以其窮極而不知變
正與因時順理相反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以艮畜乾艮之大也又以内乾剛健外艮篤實煇光是
以能日新其德而爲畜之大也故爲大畜文王本卦體
卦變卦德而係以詞曰大者正也惟正然後能大若夫
異端曲學所畜至多不出於正雖多亦奚以爲是故俗

學似美而實陋也襍學似博而實泛　也吾儒所畜者
自非明德新民之實學內聖外王之大道便非吾畜之
正而不屑爲也此之謂大畜也畜既正矣推其窮養之
具而達施之食於朝不食於家則學爲有用道足以興
不亦吉乎由是以措天下之艱援天下之溺舟楫之具
於此大行不亦利乎是故舜行其道於堯而濟昏墊之
難伊尹行道於湯而濟夏桀之亂太公行道於周而濟
殷紂之亂凡此皆所畜之正也聖人所畜本大而其用
世以正爲本此其所以成行道濟變之功而爲有體有

用之實學也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
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卦何以名大畜也世人之學以聞見爲蓄聖人之學以
剛健篤實爲蓄卦德內乾剛健存於內者天理精明而
不屈德性常用而不撓外艮篤實踐履其純而光輝外
著內外交養收天下道理盡收入於胸中德乃日新而
爲天下之至德矣君子之畜孰大於此雖然聖人猶有
利貞之戒何也則以應世之學不可以小成往也卦變

九自五而上所居者師保之任卦體六五尊而尚之所
遇者折節之主卦德又能止健所當者戢姦除奸之權
是故以之直己守道而咨明王之知者此曰以之道德
齊禮而奏唐虞之治者此曰三者皆非大正不能此利
貞之所由取也所畜者大而正則進退出處之間皆能
以道自重不爲曲學以阿世矣由是學至君求養賢之
典及焉欲終家食得乎所畜者大而正則禍福利害之
際皆能迎刃而解不爲僥倖以試功矣由是應天時行
利濟之用具焉涉川不亦利乎故曰不家食吉又曰利

涉大川言有大蘊蓄當有大設施也此君子有體有用
之學也問應天者何凡濟事以時爲大時即天也六五
下應乎乾爲應乎天是慮變精而知時審凡張弛闔闢
一合乎時宜合乎時即合乎天以之濟險不難矣故曰
利涉大川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在山中如所謂洞裏有天如所謂山間之四時山間
之朝暮皆天也君子體之以天下之物莫非心也充之
以學問則心日宏限之以見聞則心日隘故必於前言

性行而多識之由其言會其所以言由其行會其所以
行識无窮而德之所畜亦無窮天地鬼神之與道德性
命之精人情物故之賾一一皆吾心故物若自古出又
若不自古出斯君子之大畜哉篤實輝光木諸心而徵
諸身多識畜德利吾外以養其内取義不同理則一貫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震川曰内卦受畜以自止爲義外卦能畜以止人爲義
初應於四爲其所畜不可有爲之占也故曰有厲利已
言犯之而進不免摧敗斥逐之危順之而止乃得知幾
遠害之道

象申之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利已不犯災不已則必
犯其災矣吾因而嘆曰初之有厲利已卽乾之潛龍勿
用也夫以少年英銳之氣一出而擔當天下事其取庚
於世何可勝道哉尺蠖不屈不能求伸龍蛇不蟄不能
存身吁此亦君子應世之法也
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朱漢上曰初剛正也二剛中也四五柔也柔能畜剛剛
知其不可遽犯而安之時也夫氣雄九軍者或屈於賓
贊之儀才力蓋世者或聽於委裘之命故曰大畜時也
按輿說輹輹與輻不同輻車輪之轑凡三十條者也輹
車上伏兎蓋所以承輻者也故小畜之說輻爲陰所止
所說者重久住之計也大畜之說輹自止而不進所說
者微暫止而可旋起者也
象申之曰輿說輹中无尤也中則能酌進退之宜順時
而止无躁妄之尤也不止則尤斯至矣
程傳曰初與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與五陰柔而
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强弱學易者不可不深識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
上合志也
三居健極上居畜極時極則將通矣又皆陽爻其慷慨
之氣轉相投信義之志轉相合得時則駕爲良馬逐之
象斯時也吾不患其不進矣特患其施爲太驟以輕爲
之心視天下事而不能利有攸往耳故宜艱難守貞以
致其愼重之道日閑輿衛益修其進用之資庶乎動而
不括出而有獲而於天下事无不利矣聖人惜才成就
之意固如此艱以存心言貞以守已言總之不欲速以

趍功名之會不苟且以投富貴之途也輿車載也衛所
以防身也德爲車禮爲御日取其施爲之方煉而習之
以爲任事之地正所以善其進者也是故詣闕獻策如
王仲淹兩及相門如張師德不知艱貞之義也樊英被
召大失時望深源一出無功坐廢不知日閑輿衛之道
也
象申之曰天下事所以不可爲者皆由彼此之志不相
投也九三之志與上九相合不相畜而相投相投則何
事不可爲哉嗚呼古今英雄豪傑非求爲相勝則務爲

相制往往天下事由之而壞良可嘆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牿牛在幼止惡在微止惡於初則大善而有喜矣故禮
之教化也微使人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此六四童牛
之畜是也
象申之曰六四元吉者蓋止惡於初爲力則易禁綱不
用而好宄自清誠可喜也不然待其發而制之雖能制
已不制矣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程傳曰以億兆之衆發其私欲之心人君欲力以制之
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夫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
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
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也若强制
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豶去其勢牙雖存而
剛躁自止君子審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
也察其機持其要絶塞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
自止也且如止盗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桑之
業知廉耻之道雖賞之不竊矣故止惡之道在知其本

得其要而已此五之去惡所以不制其牙而制其勢也
象申之曰制天下之惡而得其馴服之機則教不肅而
嚴刑不煩而化天下蒙其福矣以時之難易言則五不
如四之易故四言元吉而五不言元以化之廣狹言則
四不如五之廣故四言有喜而五言有慶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畜之未極則令出而或有不從化行而或有不洽今上
九畜極而通豁達無礙天下皆遵道而遵義萬民咸不
識而不知不待童牛之牿無俟豶豕之牙而自無崛强

梗化厠於其閒有如天衢之上雲氣惟其往來飛鳥任其上下也何亨如之爲自文武至於成康積年久而殷頑化禮樂而刑措不用正此爻之義者也夫子係象至此不覺有深幸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其有文武成康之思乎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卦體內實外虛卦德下止上動皆順之象也有頤之象則有養之義故名頤文王係詞以爲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凡出於天理之公者不必同同謂之正凡出於人欲

之私者不必同同謂之不正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其必理以防欲公以勝私所養出一於正則內有益於身心外有益於天下國家而吉矣是故養德者必審之於燕居獨處之時驗之於泛應酬酢之頃果能信正道不溺於異端尚聖學不襍於功利則養德得其正矣養身者必察之於困窮拂鬱之際考之於富貴利達之時果能以道御情不以貧賤飢渴害其心以義制欲不以聲色臭味汩其性則養身得其正矣正則吉矣不正則爲桀頤矣吾故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古聖賢所以養其大體而卓然於萬物之上者其所養審也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卦爲頤詞曰貞吉者蓋言人身不能廢養患其不出於正也古今豪傑此養夫婦愚不肖亦此養所養必得其正則吉矣是故有自觀法焉有自求法焉觀頤者言觀其所養德者果能不以異端害正道不以小技踰大閑則所以養德者得正而吉自求口實者言觀其所養身

者果能勿以小害大勿以賤害貴則所以養身者得正而吉甚哉天下無正外之養也養得其正則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者豈其微哉吾以養之道極言之天地爲萬物父母養萬物者其職也故大化流行而日夜有所息二氣得序而雨露有所潤於以培其養生之天遂其發榮之性而天下之物無不得其養矣要其所以養之者正也不以正則陰陽謬戾物有不遂其生矣聖人爲萬民父母養萬民者其職也而聖人不自爲也就其中擇其賢者而養之享以大烹必多儀而及物授

以重祿非無實而虛拘由是賢者爲之布其德而敷其惠爲之承其流而宣其化而天下之民無不得其養矣要其所以養之者亦正也不以正則賢者不安其位天下有不被其澤矣故頤之道始於身心通於三才而總之一正頤之時顧不大矣哉

開封耿氏曰不觀其養心之大而觀其自求口實何也人之所以忘其大體者以從事於口體之養也口體之養求不失義則養其大體可知矣是以觀其自求口實足以知其自養矣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

山下有雷則上下之物皆動其根荄發其萌芽頤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爲養德之道亦多端矣愼言語尤其切者故發必慮其所終言必顧其所行无爲妄出以招尤也无爲妄出以招尤德斯養矣養身之道亦多術矣節飲食尤其切者必以義理爲嗜慾之閑以心志爲口腹之御無爲妄入以生疾可也無爲妄入以生疾身斯養矣是故白圭有詩南容復之金人有銘孔門識之可不愼乎三爵之過猶爲非禮萬錢之奉適以賈禍可不節乎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初九陽剛在下足以不食上應六四之陰見其貴寵之赫奕勢位之榮華遂棄其平生之素而動其希慕之心爲舍爾靈龜觀我朶頤之象凶何如哉是故君子必愼其取舍

象申之曰初九有陽剛之德本足貴也觀我朶頤則其所貴者掃地盡矣以百年易盡之身而易萬世莫滌之耻亦獨何哉

六二顚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二陰柔不能自養必賴陽剛之養顧求養於初是以上而望施於下也大丈夫不能自立而托身於卑賤顚倒而悖矣求養於上是以下而攀援乎上也士君子不能自重而濡迹於權門往必取凶矣非所求而求無一可者也

象申之曰二顚頤於下誠拂經矣求養於上而亦曰征凶者以其喪已辱身於卑汚之流所行失類也征凶只就求養於上說失類猶云自底非類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六三陰柔不中正又處動極不以道御情反以身徇物溺口體之奉而失飲食之節縱耳目之欲而悖養生之道拂頤之象雖其聲色臭味之欲乃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本無不正也然縱肆之極寧能免於凶乎吾見養小者失大縱欲者傷生直至十年勿用而无攸利

胡文定公曰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爲切要從古聖賢

自道裏做工夫其可忽乎

象申之曰六三十年勿用徇於欲也徇於欲則大悖養生之道矣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六四大臣也陰柔不能養人下應初九之賢而賴其養以施於下此於養道若倒行而顛矣然已不能任而使賢者任之賢人之養皆已之養其顛而非顛也其顛也乃所以吉也是以爲六四者不必嫌養之不自已出也但當勿貳其心而下之也專有如虎之下視眈眈然又當勿倦於勤而求之也繼有如虎之其欲逐逐然則賢者得行其志而於大臣任人之責爲無負矣故曰无咎入虎視内不必用反語方見直捷

象申之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以迹言則顛也以施言則光也爲臣者將避顛之迹乎抑欲使德施光被於天下乎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六五陰柔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夫以君養民其常分也今以養民之責付之在下之賢拂其分之常矣然其拂也乃所以貞也守其任賢之正勿以驕忌而失之則已不勞而有膏澤之施不亦吉乎若欲自濟天下之事不求得人以理之則行險而力不勝矣涉川觀程傳及小註皆作濟難說惟蒙引以涉川爲自用有涉險之象其說爲長

象申之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賢人之養皆已之養順以從之何必嫌澤之不自已出也此所爲居貞吉也

朱子曰此卦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不能自求所養而求人以養已則凶故下三爻皆凶求於人以養其下雖不免於顛拂畢竟皆好故上三爻皆吉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物由上九以養也飢者由以食寒者由以衣老者少者由以安且懐位高任重如此寧可以易處之哉殆必慮負荷之難堪恐付托之不效戰兢在念不遑寧處凡可以尊主庇民者無所不竭

其思則上不孤君之托下不失民之望吉矣且以陽剛在上陽剛則才既能爲在上則勢又得爲不出其才力以濟天下之大難成萬世之大功亦將何時乎故又曰利涉大川

象申之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兢惕在一心而慶澤流四海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此卦四陽居中過盛以時言之盛極將衰時失乎中也以勢言之此重彼輕勢失其平也夫有非常之變必有非常之事矣故爲大過文王係詞以爲此非庸才所能任也卦體上下二陰才力委靡何以堪之故有棟撓之象所幸者卦體二五剛中内巽外悦往以濟時之過必能通其時之變反其勢之平於以救中强之病反本末之衰利往而得亨矣吾以是嘆曰天下不可無有爲之才亦無不可有爲之時周平王使有志於復父讎則勤王之師諸侯畢集天下豈有春秋宋高宗使不改中興之心則將相收功於十年之間而中原可復有才不用伊誰之愆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説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卦名大過盖以卦體言之四陽居中過盛大者過也是其所遇者非常之時所任者非常之事所履者非常之勢所圖者非常之功故曰大過詞曰棟撓者何盖君子以一身任天下之重猶之棟然任重莫若棟任事莫若剛此卦上下二陰則其本之弱既不能振作之於始末之弱又不能奮發之於終天下重事豈柔弱之人所能濟哉此所以不勝其重而至於撓也雖然因是而遂謂

無可爲之時非也卦體陽剛雖爲過盛而二五各居卦中有蓋世之英含之而不盡發有直前之銳蓄之而不盡施有過人之涵養矣卦德有巽之巽而行以兌之說思慮精審而又出之以從容綜理微密而又行之以和緩有過人之識見矣有如是之才往而濟將之過必能善通其變而不激其敗此攸往之所以亨也係易至此不覺喟然嘆曰大過之時大矣哉當大過之時爲過人之事誠非有大過人之才則必爲常情所制縛常理所拘牽安能深入於至神之中超出於故習之外而脫然

有濟乎大過之時大矣哉

謝疊山曰世有非常之變天即豫出非常之人以擬之又曰天地間大事決非天地間常人所能辦使常人皆能辦大事天亦不必產英雄矣意正如此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巽下兌上澤水高漲浸滅乎木大過之象也君子觀大過之象而立其大過人之行只是以天下之正理處天下之大事而已理之所是則一人不爲寡千萬人不爲衆雖獨立而何懼理之所是則人知非榮人不知非辱雖舉世違之而何悶此其事爲非常而道則至常惟其至常在君子以爲日用飲食之宜而在天下觀之則以爲峻絶卓異之行矣吁此亦君子之大過也

程子曰道無不中無不常以其世所不常見故謂之大過斯言得之矣又曰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其神全也神全故入水不濡入火不熱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天下之事成於懼而敗於忽初六當大過之時以陰柔居巽下小心謹審而事事周悉如物之錯諸地而又藉

用之以白茅然惟約則鮮失故无咎

象申之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惟有過人之涵養故有過人之心思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此大臣之能下士而得助者也持此道以當大廈將頹之世則廢可興衰可扶矣木枯而根生廢可興也身老而妻壯衰可扶也九二在初六之上老於初六故二爲老夫而初爲女妻九五在上六之下少於上六故上爲

老婦而五爲士夫
象中之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過時之陽而得初陰
以相與則剛而不過天下事猶足以有爲也
九三棟撓凶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九三以剛居剛過乎剛者也大凡過剛之人氣象褊急
舉動躁暴用人而不得其心處事而不得其理與剛過
而中巽而說行者不同矣能不僨事乎
象中之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言其剛愎自用不
可以得人之輔也大廈將傾非一木所維

九四棟隆吉有他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居大臣之任猶之棟然九四以剛處柔則寬猛得宜張
弛並用不折不屈而天下之事無不可爲矣爲棟隆之
象何吉如之若復有他焉牽於柔茹之說不能獨立以
主其成則優游之過反成畏縮天下事終不可成矣不
亦吝乎
象中之曰九四棟隆之吉夫棟之隆則不撓乎下矣才
之隆則剛柔相濟不至於太剛則折矣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
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九五陽過之極在已既過於剛又比過極之陰所應又
過於柔夫過剛則忤物過柔則巽愞人已胥失何足以
成功哉故於物而取象猶枯楊生華無益於枯也以人
而取象猶老婦得其士夫不能成生育之功也占者如
是无咎而亦无譽其曰无咎者明非已之致也時也運
也遇也安得獨咎之雖然亦不足以成天下事而无譽
矣
象中之曰枯楊不生稊而生華旋復枯矣安能久乎人

君任天下之事而不能濟也亦若是而已老婦而得士
夫豈能成生育之功哉亦可醜而已人君任匪其人而
祇貽天下之辱也亦若是而已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上六處過極之地當國步多艱之秋主憂臣辱之際不
能成天下之事而死天下之事者也有過涉滅頂之象
占者於事雖凶然孤忠可壯大節不虧其所摧敗猶足
暴白於天下也何咎之有
象中之曰上六過涉之凶則事雖不成然殺身成仁舍

生取義於心事固無愧矣不可咎也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坎離二卦卽太極圖之◐也水太陰也陰根陽故坎水體陽而用陰火太陽也陽根陰故離火體陰而用陽上經首乾坤而兩儀之體立終坎離而兩儀之用行乾坤者陰陽之祖而坎離則天地之中也坎居正北於時爲子爲夜之中離居正南於時爲午爲日之中夜之中而一陽生焉故坎之三畫一陽居中日之中而一陰生焉故離之三畫一陰居中天地陰陽之中此乃造化張本

之地故易上經始乾坤而終坎離貴其得天地陰陽之中而爲易之用也且天一下降坎中在物爲水而在人爲精以畫觀之坎之一陽居中而中實卽精藏於中而水積於淵之象也地二上兆離中在物爲火而在人爲神以畫觀之離之一陰在中而中虛卽神寓於心而火明於空之象也坎之中實是爲誠離之中虛是爲明中實者坎之用中虛者離之用也作易者因坎離之中而寓誠明之用誠明起於中者易之妙用而古聖人之心學也

上下皆坎故爲習坎人在險難中所可自主者心耳身可陷而心豈可陷哉有孚維心亨則往有尚矣有孚云者信理者無窮通信命者無安危也我不以困窮而渝有常之守不以危難而萌僥倖之圖從容寧耐心常豁然以是而往必能靜觀事變察事機而有出險之功矣吾故爲之說曰夫心者萬事之本也惟不變方能濟變惟無事方能制事人能中有定主內有成筭雖吉凶禍福交變於目前吾履之猶至常也吾心不失其常天下豈復險地哉是故冦準之禦契丹謝安之禦苻堅自

是中有定主內有成算故能不沮不屈飲酒圍碁而百萬之師折箠笞之而無疑嗚呼此豈王欽若陳堯叟諸人所可及哉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卦爲習坎者坎險也人固有當氣數之厄而値時事之艱顚沛困厄至於甚不可力圖者此險而又險故謂之習坎也出險者宜有斡旋之才而詞曰有孚維心亨則

何說也則觀之卦象而得行險之說矣人徒知天下之至險者水也不知天下之至信者亦水也彼其流也足乎此通乎彼盈科後進未有氾濫而盈溢者是故萬古此天地則萬古此水流萬古此水流則萬古此不盈往過來續確有定向雖行之江淮行之河漢行之龍門禹穴而其漸進之常終不因而少失也此亦水之有孚也人在險難何可以一時僥免而失其信乎卦體二五剛居中爲有孚心亨之象剛中則堅定之操確乎其不可移利害不足以搖之禍福不足以𢹂之雖當顛沛流離之

日自有卓然不亂者是之謂有孚而維心亨也以是而行必能洞觀乎時變熟察乎事機易危爲安而有可尚之功又何憂重險哉推而言之不獨君子處此爲堅志熟仁之機而王公設此亦爲固國保邦之用天有險高而不可升是也使天而可升不成爲天矣地有險山川丘陵是也使地無山川丘陵不成爲地矣人有險王公設爲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是也使王公而非據險設要不成爲國矣然則險之時用固聖人所以保國衛民與天地並存者乎其用豈不大哉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水洊至水自灌滴至於尋丈至於江海洊習而不驟者也其因勢就下信而有常故君子觀坎水之象取其有常則常久其德行人之德行不常則僞故當如水之有常取其洊習相受則以習熟其教令之事夫發政行教必使民熟於聽聞然後能從故三令五申之若驟告未喻遽責其從雖嚴刑以拘之不能也司馬曰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故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初六以陰柔居重險之下夫陰柔則無能濟之才居重險之下入於坎中之窞其陷益深凶何如哉

象申之曰初六習坎而入於坎窞者陰柔才弱失處險之道是以凶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九二處坎陷之中坎有險矣有剛中之才能奮動斡旋於其間故雖未出乎險而猶可以求小得夫以二之才豈不能大有所濟乃僅小有得而未能出乎險中者蓋

才足有爲而時未可爲也故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于也
六三陰柔不中正履重險之間才德不足時事多艱故其來而退也固不免於險往而進也亦不免於險往而險焉是前固險也來而險焉是後又枕乎險也前後皆險進退維谷其坎日甚將入於坎之窞而不能復出矣故曰勿用
象申之曰以三之才德處重險之地宜其終无出險之日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六四切近於五人臣處論思獻納之地者也而在險之時君臣相際其志易投其機易合故爲四者不拘拘於堂陛之儀文而效其悃誠獻其樸忠常脫略於形迹之外不規規於明廷之顯諍而旁引曲入因明通蔽常委曲於開導之間如饗獻者樽酒而以簋貳之用瓦缶之器貴其質也如納約者因牖以自通不必所由之正也以跡觀之悃愊少文見謂草野而近於偶肆旁引曲喻見謂迂緩而遠於事情然卒能匡輔其君以濟時艱終何咎哉大抵天下無事則上下相隔其遇合也難有事則上下相倚其遇合也易故區區煩文縟節正在所不拘亦無暇於拘也拘之則禮節煩多而機會反失之斯須矣故樽酒用缶正是忠臣之用心處
程傳曰牖開通之義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切直强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且如漢高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四老者

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是其所明也因其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以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群公卿及大夫之士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
象申之曰六四於君臣但用薄禮益以誠心何也在險之時勢迫而相求事危而相依此所以兩忘於形迹之外而不相求全責備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九五猶在坎中坎不盈也不盈猶未平也然陽剛中正

居尊位其才其德其勢其時亦將出矣終必能闢乾坤於再造扶人紀於不墜如坎必祇於平又何咎之有

象申之曰坎不盈中未大也有中德而未得以大其設施蓋德在我而時不在我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上六陰柔居險極以委靡不振之才當危急存亡之秋其陷益深終於敗亡其象猶拘係之以徽纆而又寘之叢棘三年不得脫迫凶莫大焉

象申之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以陰柔而居險是爲失道

按初上二爻坎陷最甚象傳皆以失道咎之聖人不以天運爲適然而必責以人事之當然人之處險其可徒諉諸天哉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陰麗於陽爲離上下皆離故離之名不易焉離者麗也陰麗乎陽是臣麗乎君也臣之麗君自有正道而苟且依附以就功名非正也故必利於貞循乎道義之正不爲詭隨之合則道可行功可建而亨臣之麗君以順爲恭而專制獨成以干臣紀非順也必謙卑自牧守無成之分不至於逼上之嫌則主不疑衆不忌而吉貞則不失之隨畜牝牛則不失之亢此麗道之善也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卦名爲離取麗之義也蓋天地間至文皆必有麗而成如天之文明莫大乎日月地之文明莫大乎百穀草木人之文明莫大乎聖人日月則麗乎天其光精體魄必

依天而成而後其文著百穀草木則麗乎土其根幹枝葉必由地而生而後其文茂王者中天地而爲民物之主必以重明之德麗居正之位乃能光被四表而化成乎天下三才之理各有所麗如此卦所以名離也詞利貞亨畜牝牛吉者何蓋麗正者君也麗君者臣也君以重明之德主於上臣宜以忠順之德輔於下卦之六二柔麗乎中而得其正中正則正直不阿凡所以自靖自獻以贊襄乎重明之治皆忠貞之所激也其亨宜也以柔而麗中正則恭順不失凡所以含章無成以欽承其

重明之化皆法守之當然也其吉宜也上有麗正之君下有麗君之臣此上下之交相與以有成與重明以麗乎正正字以位言專指君身看柔麗乎中正專以臣言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

繼明只是緝熙大人繼明則四方自照盖吾之一心光明宣朗則其光之所發輝之所被舉四方之衆舉就吾光被昭格之中矣克明峻德而光四表格上下此之謂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初九以剛居明體果於振作而喜於有爲其所動履未免乖錯而失嘗咎不免矣然終是剛明的人可反之而敬慎故聖人著其詞以勉之

象中之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世途多咎處之以敬正所以辟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二柔麗乎中凡所承事所臨涖者一本微柔懿恭之心出之而所麗無非中者是純臣麗正之道也故曰黃離元吉

象中之曰六二居下之中則文武爲憲張弛並用盖能佐天子會極之化而囿天下於中正之俗矣此爲之黃離也此爲之元吉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程傳曰前明將盡後明當繼之時人之始終事之革易也故爲日昃之離日下昃之明也昃則將沒矣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終常道也達者順理爲樂缶常用之器也鼓缶而歌樂其常也不能如是則以大耋爲嗟

憂乃爲凶也

趙氏曰鼓缶而歌是以樂消日也王羲之所謂年在桑榆賴絲竹陶寫是也大耋之嗟是以憂度日也趙孟所謂焉能恤遠朝不謀夕是也

象中之曰日既傾昃明能久乎明者知其然故求人以繼其事退處以休其身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前明指三後明卽指四凡繼他人有事者必須和緩詳

畜乃克有濟四當更事之初以剛迫之紛更煩擾不以
其漸則激而生變厲階之作災必逮夫身矣此爻如秦
政項籍豈能久也
象申之曰九四突如其來如則下激人怨上干天和何
所容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五居尊位天下之所附麗也明德在中慮事深遠出涕
戚嗟憂懼之至所以吉也
象申之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崇高非得肆之地敬忽
關理亂之機如之何其可忘戒懼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
以正邦也
上九以剛居離體之上剛明及遠者也王者用此以出
征吾知剛焉及遠則威以震元惡就誅而巨魁授首是
也明焉及遠則刑不濫小醜不問而脅從罔治是也夫
威以震則不流於姑息刑不濫則不病於傷恩何咎之
有
李氏曰繼體之君自當出征有扈之戰啟所以承禹商
奄淮夷之征成王所以繼武王周公作立政終之曰其
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召公畢公命康王無他惟曰
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而已蓋不如是不足以正
邦也然則出征豈細事哉
象申之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征者正也蠻夷寇賊貽
害天下故不得已而正之明非輕用兵也王者無外雖
正他人其實亦正其邦也

易學管見下經

溫陵洪啓初爾遐父 著

男 承揀

承榜

承楷校

咸亨利貞取女吉

○胡雲峰曰上經首乾坤天地定位也下經首咸恒山澤通氣也位欲其分故乾坤分而爲二卦氣欲其合故山澤爲一卦

咸感也咸有皆義彼此交相爲感也天地萬物凡有感便有應所應又復爲感如所謂父慈則感得子愈孝子孝則感得父愈慈故爲交感也卦體二氣以相與卦德一理以相孚卦象以艮少男下兌少女皆具是義故爲咸咸則有亨道矣而第患其不出於正也天下之情相孚而事共濟者莫若咸天下之意相比而情相牽者亦莫如感并言美辭非不稱莫逆也然而流於隨矣遊戲徵逐非不稱歡洽也然而驕於志矣甚哉感之不可不正也是道也先王蓋慎之以取女矣古者婚姻之義男先

於女親迎之禮御輪三周豈非以正乎豈非取女以正乃所以立天地之大義昭萬世之常經乎是故君子慎其所以感之者

・丘建安曰咸二少相交夫婦之始也論其一時交感之情故以男下女爲象男先下於女婚姻之道成矣恒二長相承夫婦之終也論萬世處家之道故以男尊女卑爲象女下於男居室之倫正矣

彖曰咸感也

咸感也二字當辨得明蓋天下凡無心者不能感故咸加心而爲感有心於感者亦不能咸故感去心而爲咸咸皆也惟無容心於感然後無所不感是故磁石引鐵談梅津生聞善嘆羨聞惡叱嗟此感彼應疾於桴鼓烏知其所以然而然哉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辭曰亨利貞取女吉者卦體兌柔在上艮剛在下柔上剛下則柔之氣與剛交而陽不亢剛之氣與柔交而陰不伏何其氣之聯也卦德艮止兌說止者義理之感不

以外物移說者義理之應不以勢利動何其德之孚也
卦象艮爲少男兌爲少女以男下女得男女之正二少
相與又得婚姻之時何其情之協也三者皆感之正道
也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吾因是嘆曰大乾下濟坤上
行則名爲泰矣柔上而剛下則名爲咸矣說以動者有
心於動則无攸利矣止而說者無意於動則感而亨矣
大哉交之道乎妙哉止之德乎天地訓之以男下女非
以女下男何莫非勢道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

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嘗執此以觀天地聖人矣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太和絪
縕而萬物遂俄然氣化俄然形生問其所以化且生者
孰爲之乎聖人誠立於此機動於彼精神感乎天下翕
然而爲蕩蕩爲平平問其所以和且平者孰爲之乎蓋
天地此感也聖人此感也卽是觀天地萬物之情所以
相爲倡和相爲應求蓋必有前精妙合不期其然其妙
自不容不然者不於感而昭然可見哉論其感在兩情
之孚極其感通三才之大此感之所以不容已也觀其
所感感字便帶通字在內聖人感人心要見聖人所以
感之者在於同然之心固非有所謂刑驅而智罔亦非
徒法制禁令而已也和平與久道化成不同蓋誠立於
此動於彼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人心之神自有觸之卽
通者故曰咸速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澤性潤下土性受潤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而虛其中
以受人虛中者無我也人惟有我之私先據雖有至者
皆不入矣君子以虛受人只是靜養此心空空洞洞隨

人之所感以吾心應之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所謂
無事而靜則太空晴雲卷舒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
盈草木甲折是故無感不通而所以致和平之化者不
外是矣按六爻之中四言思三言志思何可廢而止於
朋從則非虛志何可無而外而隨人則非虛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咸以人身取象初六在下有拇之象咸其拇者以拇之
道而爲咸也人之行權在於足拇雖動而未能行但有
其意而已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欲動未動故不言吉

凶然巳非靜虛之體矣

象申之曰咸其拇志在外也咸未交志巳役於外也大抵吉凶悔吝皆生乎動故禍或爲福所倚福亦爲禍所伏商山四皓曰駟馬高蓋其憂甚大進未必皆吉也故同人之初九以無同也而得无悔大有之初九以无交害也而得匪咎

蘇東坡曰咸者以神交夫神者將遺其心而況於身乎身忘而後神存足不忘屨則屨之爲累也甚於桎梏腰不忘帶則帶之爲累也甚於緤絏人之所以終日蹁躚束帶而不知厭者以其忘之也道之可名言者皆非其至而咸之可分別者皆其粗也是故六爻未有不相應者而皆病焉不凶則吝其善者免於悔而巳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二當腓處易動者也乃陰柔不能固守事未至而意巳迎物未交而心先動有咸腓之象其凶必矣幸其有中正之德能居其所動靜皆定酬酢以時則以虛受人而有感必通矣故吉動靜異宜而吉凶殊應可不慎乎雖然居吉之義豈易言哉有得於理則深居淵嘿固靜也

卽時而雷迅時而川流坂四方萬變之故交責於躬而靜固自如也無得於理而徒狥於欲則事至物來固動也卽槁心滅念離形去智獨坐一室之間而動亦自若也君子貴靜而不可有欲靜之心君子不動而不可有惡動之心此六二居吉之謂也

象申之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有中正之順德則因物付物雖酬酢萬變何咎之有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三以陽剛不能自樹殆所謂舉世混濁隨流揚波者矣楊雲獻賦於新莽薛貽矩佐命於全忠卽此輩也往吝何疑

象申之曰咸其股亦不處也言無特操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丈夫不能自樹而以隨俗爲志良可醜也

蘇東坡曰附於足而足不能禁其動者腓也腓附於股而股不能巳其行者腓也腓則動靜之制在焉故可以凶可以吉股欲止而牽於腓三欲止而牽於二不信巳而信人是以往吝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徃來明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徃來未光大也

九四當心之象而不言心者蓋有心以感物其應必狹無心而待物之感則無所不應故聖人係之詞曰貞吉悔亡貞者虛中無我還其此心之初也還其心之初則廓然矣若其憧憧焉如代翼飛好代馬走白以其心置於一物之中則亦一物而已思之所及者從之思之所不及者其所遺不已多乎

楊誠齋曰虛而照若見物也索而照者有物也惟無物

者見物有物矣安能見物此憧憧之説也

象中之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以正感則舉天下之感皆足爲吾心之用不足爲吾心之害矣憧憧徃來未光大也以思窮物適以物窮思安能窮神知化而成光大之盛德哉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楊誠齋曰脢與心相背者也九五適當其處爲咸其脢之象是知感之不可有於心而欲并去其心廢靈明之用爲枯槁之學僅得无悔而已豈知本之學哉

象中之曰咸其脢志末也心豈可廢但當順其自然不可心上加心耳知有心之爲害而惡心是之謂舍本而事末

王弼云脢者心之上口之下其脢膈之間乎此一身無思之地也而止曰無悔何也蓋無思而神則明無思而不神則昏神者心也不神者膈也膈雖無思昏憒而已九五是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説也

上六之所在者口也夫有以爲咸者口未必不用而恃

口以爲咸則不可

象中之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説也感人以言而無誠實之意此利口亂信之徒也

楊誠齋曰吾之一身感之至易者也感而非其道雖一身不能相使是故血氣流通精神洞達則一身輕於一羽血氣壅閼精神漂離則一指重於百鈞而況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萬民與夫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乎故咸之六爻有不感而應有感而不應有感應而失其應有思感而不勝其應有不感不應而爲無用之感

應有非道之感而不許其應然則咸感之道豈易乎哉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書曰恒性孟子曰恒心此恒之所自來也此正道也以其恒而造其極則至誠無息不息則久其人也初學之恒只是工夫有常無或作輟將有悦心貫通之妙無扞格生辛之虞亨而无咎也然必其所久者降衷之恒性赤子之恒心聖人立教之正道若田非其地安所得禽故又曰利貞利有攸往

萬物皆有敝惟道爲不朽謂之恒亨无咎者守之固而

後行之利也戒之以利貞者必其所恒者得聖賢中正之道而後爲守之固行之利也二三其德可謂恒乎執其一曲可謂貞乎吁聖人之戒微矣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恒久也重恒字天地間惟常則可久也卦體震剛在上巽柔在下名分之常也今名分越其常其可久乎卦象震雷巽風二物相與化機之常也今化機越其常其可久乎卦德巽順震動爲巽而動人事之常也卦體二體六爻剛柔相應感應之常也今人事越其常感應越其常又可久乎卦具有恒之義如此故爲恒

恒固能亨且无咎矣然必利於貞者何也蓋貞者道之常也不正則久非其道不得謂之恒矣不觀之天地乎天地之化天地之道爲之也彼其覆載生成終無紀極寒暑晝夜萬古不渝亦率其道之所常然而已常然者

無然而無不然確然示易隤然示簡其道常然故其化亦常然此天地終始之理亘古而未始有極者也使乾不以下濟坤不以上行則失其常然而天地之化其已也亦已久矣故攸往之利本之久道者是亦天地間終始之理也天地之化不專一則無以爲直遂之始不翕聚則無以爲發散之始而况於人乎是故潜靜於內而後能用動於外安息於夜而後能有爲於晝是造化物理未有終而不始者知終之必有始則知利貞之必利有攸往矣天地之道與久於其道二道字相應天地此

道人亦此道天地久於其道人亦久於其道一念非道一息少巳便與天地懸隔矣此恒之所以利貞也今以恒久之道極言之得天地盈縮之道升降於宇宙者日月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以正而恒其照也得陰陽變化之道慘舒於亭毒者四時也四時變化而能久成以正而恒其運也聖人至誠而無息悠久而無疆舉天下於仁漸義磨之域蓋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以正而恒其治也觀造化聖人之恒而天地萬物之情亦可見矣彼其動者常動靜者常靜飛者常飛躍者常躍不惟其

聲色貌象亘萬古而如斯而其德性功用歷萬古如一日亦不過此理之正而巳不正則怪異而不可爲常矣吾故爲之説曰天地間萬物皆有敝惟道爲不朽物無常而道自有常是故日月之照者其常也日往月來月往日來終始相生未始常也而不失乎照之常四時之成歲者其常也寒往暑來暑往寒來終始相生未始常也而不失乎歲之常聖人久其道其中闔闢變通經權迭用未始常也而不失乎道之常徒見其變而不見其常其去日月四時聖人之化亦遠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雖變而有不變者存體雷風之不變者爲我之不變者善體雷風者也是故君子以立不易方方者聖賢中正之極即孔子所謂從心不踰是也天下之理至圓出於至方惟方而後能用員也君子奉以周旋無敢越軼事變不能爲之移物交不能爲之亂異端曲學不能爲之遷所謂恒以一德久於其道者

雷風恒畢竟此理如何愚謂風自火出火熾則風自生解得此理則所謂雷風恒者可得而言矣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初與四應理之常也上下相隔理之變也初六以陰柔之資不能度勢言必求其聽施必求其報執理之常而不審其勢之變有浚恒之象雖正亦凶何利之有象中之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亦交淺言深之意也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二蓋中有恒心而未知學問者所行未免過差然亦是有常的人故能知其失而反之而悔可亡孔子所謂願見有恒者九二其人與

象申之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久中是恒性在中惟本體之明未嘗有息故能覺悟其非而善反以爲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無所容也

或承之羞者根志從於上來說蓋據其初節豈無可觀惟志從於上遂名節盡喪則若不知何人而以羞辱之事進之也

夫忽忻驟忿父不能以安其子初正終諭士不能以孚其朋不恒則何所置身於天地間哉故象申之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四以陽居陰久非其位執偏見以爲是守曲學以終身雖久亦徒久而已猶田於无禽之地而終无所獲

象申之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異端學術而欲望聖賢之作用難矣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五以柔中而應剛中以從人爲常道也。夫君者出令者也非從人者也唐玄宗之聽李林甫宋神宗之聽王安石久而不移天下之事日以大壞以順爲正妾婦之道故言婦人吉所以深著夫子凶也

象申之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此婦之貞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主者獨制而無所制柰何以從人哉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振恒以振爲恒者也夫處靜者如奉盈惟其動也處動者如操舟願其靜也處動猶願其靜處靜而願其動也可乎上六居守恒之世當處靜之時鎮以安靜之治可也乃挾陰邪之資居震動之極必欲振而搖之所謂天

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者也故凶聖人探其志而折之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彼以振恒爲功不知其大无功也

桓溫枋頭之役商浩桑山之師功安在哉

本義恒極則不常震終則過動此語有味捍傳有云物理極則必返如人適東東極矣動則西也如升高高極矣動則下也旣極則動而必返也

蔡節齋曰恒常也自其不易者觀之則窮天地亘古今而不可變也自其不已者觀之則寒暑晝夜其變未嘗已也故知不易者則拘常知不已者則𢘅常皆不得恒

之正也初柔拘常而過求乎常故凶上柔居終三四位
皆不正皆偏於不已者也或厭常或亂常故凶且吝

遯亨小利貞

二陰浸長小人合交可危尤非姤比身退則道亨諷君子以避小人也小利貞警小人以无害君子也扶正抑邪以維世道聖人之慮遠矣意言云遯无可亨之理而曰亨者以爲君子不遯將受折於小人使天下以君子爲戒靡然而入於邪世衰道矣君子能遯道雖不行於上而猶明於下將有復亨之機以待夫後之君子故其

所謂亨者道亨也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身退而道亨加一而字其義明矣禍已迫則有欲去而不得者矣剛當位是君子有可爲之德小人順應猶有包承之心正去得恰好時節於此見幾遠去正與時偕行也其戒小人以利貞者以二陰之勢方浸而長也小人有合交之勢去之復何須哉甚哉遯之時義未易言也如以迹而言人徒以二陰浸長而已勢未大而惡未形去之則人以爲迂言之則人以爲妄而不信然不知禍起於冥冥之中不去悔將及矣[illegible]之時最爲難處雖然聖人係臨之日已慮及此矣

本義小陰柔小人也易所以陽爲大陰爲小者誠以大人之大也誠以小人之小也此意最可深思蓋大人是何等器局規模小人是何等器局規模大人云爲氣味是如何小人云爲氣味如何古人謂之大人謂之小人眞有旨哉眞精義哉朱子作王龜齡文集序有曰蓋嘗驗之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磊磊落落如青天白日

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涊瑣細盤曲云云者必小人也

浸長二字最當細認朱子小註云如王允之於董卓謝安之於桓溫皆是小人盛極而衰時節故制之易若是浸長時節將何策以禦之只是退避而已聖人要人知幾正爲此也不然則當位而應亦是多少好處如何却要逃遯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天下有山天體無窮山高有限遯之象也邪正之相懸何以異此故君子之於小人決不可不遠之不使之得近但不必疾辭厲色以遠之也惟立禮秉義嚴於自守則有不威之威不勢之勢彼之望我者自然敬畏不待屏之而自却矣是以君子如天小人如山天之高也非以遠山山自絕於天君子之嚴也非以絕小人小人自絕於君子然則君子之遠小人也非遠小人遠吾身之小人也吾身之小人既遠在人之小人亦與之俱遠矣又曰惡爲有形之嚴厲嚴則無迹之剛方故與其使小

人忌而畏也不如小人敬而服也此意可會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進處後則遠利明退處先則遠害早處遯之世上九剛而知幾則最先遯九五九四剛也則又遯故上爲肥遯五爲嘉遯四爲好遯皆喜其早也初六柔而不能決止而不能行又居遯之最後故爲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言遯尾且有厲況可有所往乎雖然禍患之門毋使人往者何也貪於利也我不沒於利則其見事也明見事也明則其避患也果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

象申之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往故災不往則何災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孫質菴曰二當小人害正之日能以中順自守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所謂憂則違之確乎不可拔者故猶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當漢時荀爽等皆就董卓之聘獨申屠蟠固守不出所以卒免黨錮之禍此爻近之

象申之曰執用黃牛固志也固其志則榮利不能入矣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九三非无剛明之資而暱係於二陰繫戀而不能遯亦終於危害而已此紀唐之所以愧龔勝機雲所以愧張翰也夫暱係非大人之事也特以畜臣妾則吉耳以畜臣妾之道處去就之間其可乎

象申之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非小人能害君子由君子喪心於富貴之中而係戀權勢如病狂喪心者所以墮於小人之計而危厲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君子進退天下國家之安危所係一身之禍福攸存其事甚大何可以畜臣妾處之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夫去留之際亦人情之所難決也四有初之好能舍而遯之知遯之幾味遯之腴此惟自克之君子能之故曰君子吉小人否

象申之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明係好之私非君子不能絶也此小人不是害正之小人凡有所遲疑而不能决者便是猶孟子所云小丈夫之意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孫質菴曰五剛當位而應本未有可去之際只是自家

見得合去即便決去可爲弗可爲弗顩也有應無應弗顩也比之有所係而不能遯者固爲胥壞比之有所好而遯者抑又無形迹矣遯得恰好故爲嘉遯此非至正不能故曰貞吉

象申之曰嘉遯之吉正志也正是活字其他遯者或涉迹不安然後遯去如九五在我既無疵在人又不我嫌全未有可去之際然以將來之勢宜豫引去去得甚好此非超然於名利之外者不能也故曰正志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明決不足者不能遯禍已及身者不得遯上九以剛陽居卦外下无係應无所牽係害未至而先已滅其迹鴻鳴鳳舉倏然於江湖萬里之遠者也故爲肥遯之象行高而志遠心逸而日休中傷之禍無自及汙濁之世無自染矣无不利

象申之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三有所係故疾上无所疑故肥嘉遯如子房肥遯如四皓

大壯利貞

卦體四陽盛長是陽德方亨之候君子向盛之時大者

壯也故爲大壯夫君子之勝小人者非以勢實以理也恃其壯而不戒則一隙可乘萬事无解千百年難除之時壞於一念之不謹者有之故戒以利貞問既爲君子又何以教他貞蓋不獨行已之正若有些自直其是而恃壯處便爲不貞慶曆之壯失於熙豐過於踈也元祐之壯失於紹聖傷於激也踈與激皆足以媒禍利貞之戒嚴矣哉

蔡虛齋曰四陽盛長爲大壯若五陽夬六陽乾不尤壯乎而以此爲大壯何也曰盛長者方興之勢也若五陽

之夬其勢近滿六陽之乾其勢已滿如既午之日既望之月皆不謂之壯矣人三十曰壯亦是血氣方盛而未滿足之時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四陽盛長大者壯也爲勢壯乾剛震動所以壯也爲理壯以勢勝者屈小人之力以理勝者服小人之心兩義相須故爲大壯壯則君子之勢盛矣而又戒之以利貞何哉蓋天下之理大者必正其人爲天下之人品則所

存所發必光明俊偉方正特立是大者自與正合也世固有建昌明博大之業而不出於端方正直之士者乎不特此也卽此正大之理觀之而天地之情亦可見矣天地無私覆載也故無不覆無不載無私生成也故無不生無不成栽培傾覆不置一念禍善福淫不枉一人推而至雨露之沾濡風霆之流行日月之照臨山川之流峙皆無所容私於其間是天地惟無不正故無不大也君子主持世道將使剛大之氣浩然天地間非正其奚以哉吾故爲之說曰天下之理私者必小正者必大故君子謂之大人以其正也不善者謂之小人以其不正也此理誠可玩味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在天上肅群聽而起衆蟄大壯之象也君子體之以非禮弗履非禮弗履者制於心而不形於身也拔難去之病根遏方張之巨敵浩然之氣常伸於萬物之上是亦君子之大壯也

楊誠齋曰不有雷在天上之巨力不能有非禮弗履之至行蓋以雷震之威震其私以天討之師討乎已故曰

自勝者强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初以陽剛之資當陽盛之時宜其可以征而進也其云征凶有孚何也在下故也在下而用壯此賈誼欲去絳灌南蒯欲去季氏所以凶且窮也有孚者信其必然也象申之曰壯趾如初則小人攻瑕蹈隙無所不至其困窮也是必然之孚也　吾因是有感焉夫居下任壯不獨觸小人之羣雖君子亦相疑忌何也君子之進自有常道所謂進以禮動而以順行是也反是則逆其常道

惡能不窮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當壯之時以不過用其剛爲貞二能以非禮之履爲自邑之告守貞而不妄動得制勝之道矣故吉

象申之曰九二貞吉以中也二在三陽之中故內無矜激不爲初九之壯趾又不爲九三之用罔中字如此看較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九三過剛當壯之時小人方疾視盛氣思逞志於君子而君子乃絕之使無所容抑之使深於怨視之蔑如曾不虞其爲我患是小人用壯而君子則用罔也雖秉道嫉邪豈云非貞而疎謀寡慮能無厲乎故有羝羊觸藩羸其角之象羝喜於鬬而狃於勝也喜於鬬故技止於一觸之勇狃於勝故怒及於無心之藩易往而難返終羸其角而已問小人用壯此時小人如何用壯曰小人包藏禍心思快一逞便是用壯

蘇東坡曰九三壯陽也上六窮陰也以壯陽觸窮陰其勢若易然而陽壯則輕敵陰窮則謀深是以君子不觸也此語有味

象申之曰小人用壯以君子之罔之也蔑之以爲不足械而輕與之角小人將盡力于我矣蜂蠆有毒而可輕乎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處壯之道是不恃壯爲貞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以藏器之待爲觀釁之動此貞道也吉且悔亡矣藩決二句

是貞吉悔亡之象蓋君子之見阻于人猶之藩然四前二陰則藩籬決矣群枉之門既塞衆正之途自開此勢之壯也君子以道德爲御猶之輿然四既不極其剛則輿衛閑矣大車以載而不敗輪輹以飾而可行此道之壯也此之謂貞吉也此之謂悔亡也

象申之曰藩決不羸尚往也往而論列不患於群枉之搖奪往而建立不患於群小之中制此所以藩決不羸也而吾道之亨必賴之矣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卦之諸爻恃壯而動皆爲抵觸獨五以柔居中居已於怯而居天下於强剛壯氣習頓然脫去而若不覺其亡者故如喪羊于易夫吉凶悔吝由動而生初之貞凶三之貞厲上之不能退不能遂是也五无用壯之習又何恃壯之悔

象申之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惟其不當故能善用其壯而不以壯爲事也使其正當則爲大羝之厲矣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上六壯之終動之極有羝羊觸藩之象不能退居衆爻之上也不能遂處一卦之窮也夫君子之進也指必以三其退也辭止於一上六之不能遂非病也不能退乃病也幸其不剛而能艱以處之善用其壯畢竟亦可進矣吉

象申之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以不詳進退之宜也不詳故有咎艱以處之則不能退不能遂之咎不長矣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卦象卦德卦變皆有上進之義故爲晉康侯受寵由康國上來非康國不足當康侯也康侯藩屏國家捍衛社稷有佐命之殊勳然自膺此錫命之殊典錫馬蕃庶則其他物之稱可知晝日三接則其燕見之無時可知蓋以順之德當晉之時而又遇柔抑之君宜其有是寵也康侯惟伊周足以當之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明出地上世道維新賞罰清明錄功者有其時順而麗乎大明以徽柔之臣事聰明之主居功者有其德柔進

而上行以溫恭之君崇尚賢之典報功者有其主當是時其是德遇是君此康侯所以多受大賜而顯被親禮也順而麗乎大明麗親附也所謂攀龍鱗附鳳翼也順以臣言竭股肱之力罄忠貞之節主爾忘家所謂順也在上雖有大明之君使無是德以麗之則爲有是君無是臣矣故重在順字柔進而上行句重柔字

意言云臣欲見功利於君之明若夫君之待臣却不喜於自有其明也自有其明則英裁太露謙沖之意少矣曰柔進上行者非純柔也明韜於柔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日之明本無加損地蔽之耳出地則明德之明亦無加損私蔽之耳去私則明故君子以自昭明德澄神以袪其蔽緝熙以密其功使吾本體之明超然萬象之表則君子之所以日進而無疆矣

胡氏曰至健莫如天君子以之自强至明莫如日君子以之自昭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屹然於進退之初者不詒凶於身怡然於疑信之間者不見咎於人初六以陰居下應不中正有欲進見摧之象當此之時憖進則躁必退則激未見信而必其見信則涓且懟其道莫若貞貞則孚而吉矣設或不孚亦以寬裕處之安中自守無急於求上之信則不失其貞而可无咎矣裕无咎正是貞處

象申之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獨行正是純然尊德之心雖處功名之會不以動其中也若有一分芥蔕則非獨行正矣其云裕无咎未順命也未受命故處之裕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六二中正上無應援憂天憫人之志不得自遂能无愁乎然六二之道中正之道也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立誠於闇闇亦應之能履貞不回則終得遂其進而受茲介福於王母矣故二之愁非一身之愁天下之愁也二之福非一身之福天下之福也吾觀初二之爻則世之奔兢鑽剌以得美官與乞墦同類亦足笑矣王母大母也指六五

象申之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順麗在我故有以受上人之寵遇無是德則惡乎受也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夫進退之會蓋難言矣三之上進何以無摧如愁如之悔也蓋三與下二陰同體積順之極爲衆陽所信從共心共濟推戴有人故事成功立而悔可亡經曰弗信於友弗獲於上旨哉其言之矣

象申之曰衆允之志上行也大凡異巳者疑同巳者合三以順德爲衆所信志在勵翼於上故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解以陰居陽故象狐晉以陽居陰故象鼠狐性疑解當去其疑鼠性貪晉當去其貪九四不中不正以竊高位當大明之世貪天位而不忍釋畏乎下而懼見奪如鼫鼠然其占曰貞厲雖正亦危況不正乎鼫鼠五技鼠也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荀子曰鼫鼠五技而窮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六五以陰居陽何能無失當之悔哉以大明在上而下皆順從則聰明不蔽終能自昭明德以及天下而天下之民從之悔而復於无悔矣吾所慮者人主當治定功成之後挾長駕遠馭之才四海皆惟其指揮則多欲之累其所不免者故必純心以行純政凡禮樂政刑之施紀綱法度之布爲所當爲而功效得失一切置而不問則穆清之養粹顯比之化益光往吉无不利矣

象中之曰得失勿恤往有慶也蓋王心純一天下巳囿於春風和氣之中矣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上九以剛明之資進而至於角剛之極也明極者必窮物剛極者必觸物故不勝其剛而無所用之維用伐邑只如本義說較自然

象中之曰維用伐邑則尚武之過於道猶未光伐邑且然況於他事何適而利乎子王剛而無禮陽處父剛而干時所以敗也

意言曰上九日過中矣故爲晉其角之象夫日之角而

斜也固亦有嵌巖幽隱之處被其輝者矣然而稱日之明者必曰日中而以過中爲明之向盡也是可以知人君用明之正道矣故曰道未光也上九以爲光而夫子以爲未光也

明夷利艱貞

日之明爲地所掩是君子之道爲陰邪所傷故爲明夷事暗主則直道難容故必委曲以行其道隱忍以固其操正不徒正而艱以守之艱者用艱辛萬狀以守此貞不以時之危迫失其正也本義艱貞獨以五言者五切

近晴主比諸爻爲難處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卦象曰入地中陽爲陰掩[illegible]君子見傷之象故名明夷明旣夷矣將何道以處之卦德內文明而外柔順不能必其無難在我有善處難之道徽柔懿恭以事一人是處明夷之義也文王嘗用此以事紂矣詞曰利艱貞言不可直遂其明當晦其明也何也卦體六五之難乃內難也事關至親深自韜晦以正其志蓋惟韜晦乃所以

正志也是艱貞之義也昔者箕子爲紂近親嘗用是道以處之矣大難以天下言內難以一家言

蔡虛齋曰柔順容易佯狂是喫氣力又要人人以爲眞狂又要自家而國人人都不曉得他是佯狂直到商周之事已判那時不狂之實方分明便做出一篇洪範來了

胡氏曰羑里演易處之甚從容可見文王之德佯狂受辱處之極艱難可見箕子之志然此一時也文王因而發伏羲河圖之易箕子因而發大禹洛書之疇聖賢之於患難自係斯文之會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藏明於內乃得明也顯明於外衆所避也君子能用此明夷之道以臨於衆冕旒垂目黈纊塞耳不居已於明而居已於晦然惟用晦乃所以爲明也昔孔穎達謂太宗曰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嘿若位居尊位炫燿聰明以才凌人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初九當明夷之初而道不行猶鳥之飛而垂翼也道旣不行則當見幾寧三日不食而祿弗顧雖去此而他有所往主人亦疑其太急不免有言然時當明夷不得避也主人有言正可去之時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不能去矣

象中之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剔出一義字則知不食之故非厄於時且決於義矣

馮文所曰世之治言凰鳳于飛飛而上也世之衰言明夷于飛飛而下也故曰垂其翼三日不食困之極也辭

豈而就約則庸者怪未夷而先遯則愚者疑况以夷闇之世忌潔惡正宜有言也在君子何恤人之言也其所全者大也孔子之去所以全魯君也申公之去所以全元王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六二爲股肱之臣所遇暗主明而見傷以義則不可去以力則不能征故有左股之夷此可泄泄而不亟爲拯哉必奮身匡救拯以馬壯則得人臣馳驅王事之道而吉

象申之曰二用拯馬壯而吉者忠順不失得事君之法則也蓋五居內則爲箕子二居外則爲文王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三與暗主爲應身任其責不得已而舉事所謂予弗順天厥罪惟均者也故有南狩得大首之象不可疾貞者冀其改過遷善化暗爲明則罰可不舉也

聚正云南狩之志非富天下也本欲除害救民公天下以爲心至於得其大首則志果大得矣此是發明他心

事所謂有湯武之志則可志字多含蓄意言云得其大首清君側之惡也以藩臣而清君側之惡嫌於逼上侵權而有不可居之功故戒其疾漢之袁紹唐之崔昌遐盡誅宦官而漢唐遂以亡此疾貞之禍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非柔正之德則不能去非尚淺之地則不得去六四兼而有之故猶可得意於遠去也其異姓之卿以義合者與

象申之曰入於左腹獲心意也所謂飄然長往獲嘉遯之素心者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五以柔中之德居至暗之地近至暗之君自靖自獻以晦其明此箕子之貞也此以爲利也其貴戚之卿以恩勝者與

象申之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其明自存但晦其明耳明不可息所以爲箕子之貞若其明可息則一篇洪

範從何處來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六爻皆晦也而所以晦者不同自五以下明而晦者也若上六不明而晦者也故曰不明晦言其實晦非有託也明而晦者始晦而終明不明而晦者强明而實晦此其辨也紂之嗣位聞見甚敏材力過人其初登于天之時乎及其以昏棄失德而爲獨夫其後入於地之時乎象申之曰初登於天照四國也後入於地失則也當其

四國之日豈知其失則至此哉二臣道也以順爲則六君道也以明爲則

家人利女貞

家而不正非家也卦體九五六二內外皆得其正無愧於家人之稱矣故爲家人家之不正多起於婦人人之難正莫甚於婦人故治家者必儀刑自我而使內治惟修有貞靜之風無瀆倫之失內正則外無不正教國教天下始基之矣是以刑于之化必始於寡妻雍肅之範先端於閨闥

眞氏曰二女同居則猜間易生豈欲試舜必降以二女能處二女則能處天下矣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家人利女貞者卦體九五六二內外各得其正是女子以貞靜寧一之德而正位乎內男子以制義刑家之善而正位乎外男女各正乃天地之大義也天有天之正道剛健奮震而地不與焉地有地之正道柔順靜翕而

天不與焉男女不正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故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此家人所以必利女貞也

正家之道以嚴在天下則有天下之嚴君以正天下之綱紀在一國則有一國之嚴君以正一國之綱紀在家人亦然家人之嚴君維何父母之謂也父母均嚴君也以定長幼之序以愼男女之別以均施與之惠法度以立倫理以正恒必由之矣

趙氏曰父義母慈母亦何以稱嚴盖母之不嚴家之蠹也瀆上下之分庇子弟之過亂內外之別慢帷薄之儀

雖嚴父而不能盡察者必父母尊嚴內外齊肅然後家政可舉矣

是故卦中初上相承其父子之象乎二五相成其兄弟之象乎五三四二相對其夫婦之象乎其惟嚴而盡統治之責故家有父子而慈且孝也家有兄弟而友且恭也家有夫婦而和且柔也恩義篤於天親倫序於宮闈家道至此可謂無不正矣正家而天下定矣天下之家同此內外也同此父子兄弟夫婦也法其正則男女之義明法其嚴則尊卑之序肅是正家之日即治定之

日也故曰正家而天下定矣按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也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兄況也況父法也弟悌也必順行篤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是故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正家而天下定之謂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風自火出猶風化自家門而出家人之象也凡言出必有物無物則欺行出必有常無常則僞欺且僞而可正家者無之故君子一有言也勿以虛浮飾聽慥慥乎忠信之談一有行也勿以二三爽德欽欽乎倫常之懿誠以慎其所出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初有家之始也初之時當閑九之剛又能閑閑之者以明長幼之序以慎男女之別篤其恩義使不相夷正其倫理使不相凌閑之如此悔可亡矣苟不閑之於始則人情流放何所不至

象申之曰閑有家志未變也乘其未變而閑之一日之

正終身之正也所謂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是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二柔順中正在家無幹蠱之非在家無預政之失無所遂者也其所遂者惟在中饋之事而已夫無成而代有終者妻道也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者婦道也此所謂貞也此所謂吉也蓋嘗讀采蘩采蘋之詩以公侯大夫奉祭祀為不失職大夫妻共祭祀為循法度則中饋所係豈其微哉

象申之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德本柔順故能守無成

之分而巽以從夫也
蔡松庄曰无攸遂者無閫外之志在中饋者有閨門之
修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貽罹解曰有非
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蓋婦人以順爲正無非足
矣有善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惟酒食之議而無貽
父母之憂可矣嘗讀宋史稱宣仁女中堯舜而知宋之
衰也蓋女子擅名則丈夫無能可知豈有男兒帝天下
而堯舜之名得歸之母后哉周姜任姒歷世賢淑殊無
可紀之功於外者此周之所以興也姜后脫簪以佐中

興之治也非文武盛時事矣干外政哉孟母曰子行乎
子志吾行乎吾禮而已其女中聖賢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
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以陽居陽過於用剛故悔且危也人見其悔且危也而
矯之以寬則家敗矣故告之以嗃嗃之終吉戒之以嘻
嘻之終吝
按嗃嗃非九三嗃嗃家人嗃嗃也家人所以嗃嗃者以
九三之治家過剛也治家而過於剛雖不免傷恩然而

家道齊肅人心祇畏猶爲家人之吉也一於寬而恩勝
義致使婦子嘻嘻而笑樂無節則家聲必爲之玷矣此
聖人揆人情之所必至而先立其防也
象申之曰治家貴於有節家人嗃嗃雖過於嚴而未失
也嘻嘻則和而流寬而縱失正家之節矣節爲節制之
節即家規家法是也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富家富天下之家也大臣務本節用不期富而自富矣
記云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夫禮義生於富

足家既富則記之所謂肥者亦當可致矣故曰大吉
象申之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順則得生財之道而節
制得宜在位則操貨利之權而盈縮自我凡所以制節
謹度興利阜財者其所能爲亦所得爲矣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五有刑于之善又得內助之賢則君后協德內可綱紀
乎六宮外可毋儀乎天下關雎之化桃夭之風坐而致
矣勿恤吉
象申之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惟君有后妃之賢而愛

其內助后有君王之聖而愛其刑家一德文孚兩情無
間不患治化之不廣矣吾故爲之說曰二五之交相愛
以德不以情也以德則爲家人之交相愛以情則爲歸
妹之說以動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初虞其始上厚其終誠信以篤恩義威嚴以正倫理則
正家有法乃終若慶矣大有六五論治曰厥孚威如此
言治家而亦曰有孚威如齊治一機可會而通矣
象申之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反身自治則不怒而

威矣是故人能不以惡於子者事父則天下皆舜人能
不以檢於妃者自恕則天下皆文王甚哉正家之先於
反身也

睽小事吉

孫質菴曰濟大事以得人心爲本睽則衆情乖離本不
可有事但卦體卦變之善猶有可爲是以人心未至庬
解國勢未至分崩鼎足之功或可以自固偏安之業尚
可以圖存故小事吉此如蜀先主之詞大抵制天下事
須以漸若目前几席之地處得不安貼如何能濟天下
事故圖大於小正委曲支持處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
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
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
之時用大矣哉

離火兌澤同賦形於天地中女季女同鞠育於閨門而
孰知性之違情之違者已生其間乎上火下澤性相違
也中少異志情相違也即是觀之天下人心之違異衆
志之睽隔亦猶是矣不同行只同居之日已然不必謂

長而有夫家乃睽也

夫物異則散散則孤孤矣焉得而不窮以睽孤而得小
事吉何也散不可聚睽不可合凶不可吉則無爲貴易
矣兌之說麗乎離之明以和悅之德而又得明德之輔
也六五柔進而上行以慈祥之意進而爲民之望也五
得中而應乎二之剛以虛中無我之心而豪傑樂爲推
戴也此所以小事吉也試觀列國紛爭之時但能盡此
三者則雖未能大有成功必然稍自强立乃知三者處
睽之道至矣

雖然人知性情之睽不可有也不知形體之睽不可無也試觀天地設位於上下睽也而一施一生其志通男女正位乎內外睽也而一倡一隨其志同萬物別生於覆載睽也而相應相求其事類兩儀無不分之造化有離斯有合萬物無不分之倫類有獨斯有對睽之時用豈不大哉吾故為之說曰以形言則天地萬物無一而不睽也以理言則天地萬物雖睽而不終於睽也而況以兆民之衆群類之殊雖甚睽異其性情可通彼聖人所以合天下之異以為同者豈無術哉

馮文所曰睽言小事吉者言小其事則吉也聖人當天下之睽散而合之其事非小也特以睽散之時衆志猜疑批欵導郤所值艱阻以大視之則愈難以小視之則差易故曰小事吉也聖人恐人以為小事故復以三才推廣其義而言睽之時用大也小其事所以大其用也自古豪傑處於卑小而以安國定衆者何限如平之交勃賈之早讓子產之賂伯石仁傑之交二張是也漢之袁何唐之李鄭欲討君側之惡而輕舉大事遂至於睽散而不可解則無得於易之義也

彖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水火固相濟之物而一炎上一潤下其性異也然則同亦何不異而異亦何妨於同哉故君子體之以合而異以同而異者於秉彝則同於世俗則異也子臣弟友之道人之所同固其中者君子豈能違之以自為一類但君子能盡其道而衆人不能是於同中見其異耳是故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之人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避咎也

當睽之時有合便好初四非正應也然當睽時同患相依同德相與彼此之間各求其合不終睽而悔亡矣孫劉赤壁之役是也

雖然同德之合異德之忌也當睽之時小人方伐異以馮君子吾又重而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故惡人可見則見之庶有以消其忿怒之心而事可濟矣此君子處睽之微權也

象申之曰見惡人以避咎也蓋同德之合異德之忌故

惟寛假以處之庶疑忌不生而正道之交益固也所以
能避咎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二之與五本正應也臣主之義不容相棄況當天下乖異之時其君睽孤无與而人臣忍以形迹自外亦人臣之咎也故爲五者雖失於下援爲二者終難以恝然必宛轉多方以求遇合積誠致悃以感其心負罪引慝以冀其悟庶乎堂陛之交聯天下之睽可濟於義爲无咎矣巷者委曲之途也遇者會逢之謂也

象申之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以其求之太過事之太殷則疑於爲邪以其正應則非有邪也聖人提一道字忠臣靖獻之心始白矣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六三上九正應不幸居二陽强暴之間二從後而曳其輿四從前而掣其牛前迫後逐而遲如不進此牽彼厄而盤桓莫前三於是不能自白矣是以上九猜狠方深有髡劓之傷之象而孰知邪不勝正也二四之求久當自去六三之節久當自白而上九之疑亦豈終存而不什哉故曰无初有終

雲峰曰三上兩爻皆提起一見字意見之見非眞見也火澤之睽生於動三上之睽生於見本无輿曳本无牛掣本无天且劓疑心生故其見如此耳其見如此故无初正理本不如此故有終

按雲峰說見字極有妙趣其謂三本無受汙之事在上因迹生見是也併謂三爲二所曳四所掣上所髡劓而亦以爲非眞見則覺有未妥愚謂六三到此亦不能自

信矣上固疑其與二四汙而三亦自以不幸而受制於二陽心亦懷疑慮上之怨之也故亦謂之見言以是爲見而介介於心焉耳大丈夫肝膽相照豈以形迹自嫌哉關雲長在曹未嘗慮其見疑於玄德也兩自生見亦德之衰也天去髮之刑劓去鼻之刑

象申之曰見輿曳位不當也三處二陽之間下近乎二而上近於四故二疑其可曳而曳之四疑其可掣而掣之所處之位則然其心固靡他也无初有終遇剛也凡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合以正道自无終睽之理

故賢者循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當睽之時煢煢而無所合是其睽孤也幸而初九與巳同德勢相倚而心相求時同艱而義同切非必舊情之孚乃獲一朝之遇有遇元夫交孚之象如許遠之與張巡本非統屬各自孤守一城乃以同心爲國彼此推誠戮力捍賊而相合是也然聖人固爲之危何也人之相與在無事之時則安常處順而釁孽無門處多事之秋則變故橫生而風波易起故九四之於元夫又必危以

處之委之腹心以致其誠悃慎其舉措以杜其嫌疑則終合而无咎矣

按初之求四也其詞緩四之求初也其詞切上下不同也初若急於求四豈稱元夫哉熊南沙謂四稱睽孤者在下猶可獨立在上不可無輔是也

象中之曰交孚无咎志行也以至誠相交則協心同力濟睽之志行矣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以陰居陽宜有悔者得賢輔治而有以匡其不逮雖有悔而終得亡之何也二五正應乃宗子之家相所謂厥宗也當睽之時五既切於下交二又篤於遇主圖事揆策必用其謀陳見悃誠必然其信厥宗之合如噬膚之易其一時相信之至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以是而往則天下之睽可合故曰何咎

五言厥宗二言遇主主尊之也下當以分嚴上也宗親之也上當以情親下也

象中之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有慶根厥宗上說君臣合志天下和同矣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上九有六三以爲正應非孤也而云睽孤者居離明之極過於明也過於明故過於疑過於疑故无往而非疑見豕負塗疑其穢也載鬼一車又疑其祟也疑心群起而若不可解者爲三者安得而近之此上九之所以孤也然惟天下之至明爲能生天下之至疑非天下之至明不能釋天下之至疑其初褋然而疑先張之弧也其後渙然而釋後說之弧也至於後說之弧則知其非寇

而實親之陰陽和暢歡忻交通吉可知矣故當其疑也似唐德宗之於肖復姜公輔及其疑之亡也又似成王之於周公

象申之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群疑就上九中心上看不合之時件件可疑一合之後疑心盡釋矣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見險而止之謂蹇自利西南以下皆言處險之道也西南東北不可拘西南多事紛紛則占者之東北矣東北要害可守則占者之西南矣蓋居天府之樞而得用武

之地則足以係天下之心而決大衆之計此其所以利否則形勝不存地利以去未有能濟者也大人德望謀猷為天下之所倚重委身而見可以成匡世之勲故曰利見大人又且秉至公以服天下扶弘義以植人心施為正大則天下歸心鮮不濟矣故曰貞吉宋高不守東京而走建康不任李綱而任秦檜不圖恢復而聽和親胥失之矣

蔡虛齋曰西南平易東北險阻蓋通天下之大勢言之遼東北也故唐太宗伐遼至遼澤泥草二百餘里布土作橋以渡士卒亦可見其險阻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卦名蹇者乃遇難而不進也卦德坎在上則時事多艱艮在下則遇險能止故名蹇處險固無輕進之理而昧者多有行險之心見險能止則是能深知利害之勢熟察安危之幾其知矣哉雖然有大勢以制天下焉有大才以經天下焉又有大德以正天下焉三策者備可以

濟險矣卦體坤位西南平易之地也東北險阻峻絶之地也君子將有意乎犯難以靖人必先靖其身是故立於無難之地而後難可濟焉是為得中難之所在我亦在焉則求人之不暇其道窮矣此執大勢以制天下者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天下惟無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必非淺才之人所能辦也九五剛健中正有大人之象以是而往必有功也此有大才以經天下者也有大才以經天下而無大德以正天下雖得之必失之卦體自二以上五爻皆得正位以正而正天下之不正此所

以成正邦之功也此有大德以正天下者也所謂見險
而能止者見此者也卽是而觀所往必得其地所依必
得其人所行必得其正然後得處蹇之道而蹇可濟蹇
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處難之道只在轉身一步溪澗絶險以前進無所之退
却一步便見寬除故君子以反身修德凡行有不得處
俱是蹇不必險難之在前也反之於身而益修其德居
易以俟命正己而不求自反之無歉則无往非平易之

途清夷之境矣
坎配諸卦凡十有四大半皆險難之途其間遇難而無
捄者無如困遇難而不行者莫如蹇以艮遇坎爲蹇象
之反身卽爻所謂來也來譽來反來連來碩皆不往北
而與坎爭來而向西南也反字最有分曉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當蹇之始不利於往而利於止見險而能止知矣哉邦
不是譽
象申之曰往蹇來譽宜待也君子出處往未必蹇來未
必譽其進退之機猶未決也今旣往蹇來譽利害較然
如此固宜晦處靜俟以待天下之清矣尹耕莘野說築
傅巖渭濱垂釣高臥南陽皆有待而然也
誠齋曰獲譽於亂世不若无譽之安也然名可得聞身
不可得見此申屠蟠管寧之徒與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初六九三六四上六彼四者或遠或近視其勢之可否
以爲往來之節獨六二有應乎五君臣之義深矣是以
不計遠近不慮可否无往无來蹇蹇而已君子不以爲

不智者以其非身之故也爲王之臣則勤王之事股肱
之力其敢有愛古者龍逢之忠比干之仁甯武之愚其
殆類是乎
象申之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直指其蹇蹇處而曰无
尤嗚呼忠臣義士之心於是乎白矣初以不往有譽二
以匪躬无尤二王臣初不當事任也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東坡曰大勢不可往者非徒往而無獲亦將來而失其
故也何則險難在前不慮可否而輕以身赴之苟前不

得進則必有議吾後者矣九三往蹇而其來也得反其位則內喜之也內之二陰不能自立於險難之際待我而爲捍敵是故完位以復我我之所以得反者幸也

內喜指初二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戡難在才而戡天下之難非大才不能也四與其自往而蹇也孰若來連九三資其才力以共濟也

象申之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九三有經綸之實才故宜來連之以濟難也易之爲義以得陽爲實以失陽爲

虛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大蹇者宗社存亡之所係是非常之蹇也五居尊則有收召豪傑之權剛健中正又有延攬英雄之資群策畢陳衆力俱效蹇無不濟矣

象申之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雖艱難流落之中而志槩不移處事勢愴惶之秋而信義愈堅此所以能感賢俊之士而與其樂助之心也中節畢竟是中德但以在蹇而易其名耳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上以陰柔才弱當險難之極若使自往益以蹇耳得君而輔可以成功故來碩吉何也九五陽剛居尊神靈之所呵護中外之所推戴所謂大人也得若人而見之則可依日月而成匡濟之功舍此而往將何之乎竇融出兵河西斂手歸漢卒之殲流亂賊共成削平之功往蹇來碩之謂也

象申之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建大功者在乎志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藉其位以係天下之望。資其德以收

天下之心是也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居險能動則非惟不陷於險且出乎險之外矣故爲解難之既解乃否極泰來之時正當培生理於凋瘵之餘保元氣於方復之日而利以平易安靜之道行之如天下已無事無事不可生事也勞來而安集之與天下共享無事之福可也即天下不幸而猶有事與有事不可厭事也早爲經理一舉而蕩平之與天下共享廓清之

功是之謂其來復吉也是之謂有攸往夙吉也漢藝祖其足當是乎平難之後政尚寬靜除莽苛政利西南也隴蜀平後不言兵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其來復吉也潁川盜起卽日討平隗囂公孫述久征不下曰且當置兩子於度外雖勢未能早復而不窮追亦不失早往早復之義矣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折解之時大矣哉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方脫乎險可復以動擾之乎聖人固深慮之而有利西南之說矣利西南者坤體也大難之後呻吟甫起生意未復處之以寬太行之以仁恕乃所以得衆也未有平易近民民不歸之者也其曰其來復吉乃得中也二居其所而又得中不好大喜功以開生事之隙得處解之中也蓋解以安靜爲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蓋以得中而往故能早往早復既足以芟夷遺孽不至養天下之亂又足以安集吾民不至弊天下之力所以有功也蓋解以廓清爲功也至於以安靜爲中以廓清爲功聖人所以濟天下之解者亦無遺術矣

東坡曰在難而思解處安而思擾者物之情也方其在難我往則得衆故利西南及其無難我往則害物故來復吉來復之爲吉者无所往之時也苟有攸往非夙不可有攸往而不夙則難深而不可解矣

又以天地之解而極言之天地之雷雨非天地之所常用也當窮冬閉塞之時鬱結不舒一旦回春意於剝落之餘復陽氣於閉塞之後激而爲雷蒸而爲雨雷雨作

則枯槁以之而萌芽萌芽以之而暢茂百果草木皆甲折矣大哉解之時乎其天地之所以成化育者乎使天地不解則陰凝而不散物蹷而不遂萬物或幾乎息矣使天地之解而不當其時則天地雷雨之施亦幾乎竭矣故曰解之時大矣哉而況解天下之難者可不以寬大之心養天下和平之福而遽爲之計乎此所以利西南也此所以來復吉也所以有攸往夙吉也

彖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雨並作萬物舒暢解之象也君子體此以解民之難

矣有過者赦之如事若可議而情實不然迹雖可坐而心實无他什而不間可也有罪者宥之死有可矜則於死中求生重有可議則寧由重入輕減法而恕可也此君子所解民之難也蓋當治平則赦不可有有則奸宄得志良民不安當危難則赦不可無無則反側不安禍難不解自昔虞廷恤刑之典大禹泣罪之心孔子赦小過之訓曾子哀矜勿喜之言皆是道也雖然赦過宥罪仁也然惟過則赦而罪僅宥之又仁中之義矣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大難既解之初多事則彫悴之餘不堪其太煩失事則廢弛之後不足以自振初六上應九四剛柔交濟何咎之有

程傳曰方解之初宜安靜以休息之爻之辭不言其所爲而曰无咎以無爲爲得也此理亦妙

象申之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四剛初柔相際爲用以義言之當得无咎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解天下之難在解其所以爲難之本狐媚小人竊據君側而忠直不得伸其氣是難本也九二剛中如其惡而掃除之以靖君側之妖氛而得中直之士揚眉吐氣於廟庭之上如田獲三狐得黃矢者然則臣道之正得而皇路清夷矣故曰貞吉

誠齋曰夫莫急於紀綱而又有急於紀綱莫先於法度而又有先於法度去小人是也霍光上官並受武之托丙魏恭顯幷居宣之朝則是無難多難之始也故當解之世二欲其獲狐四欲其解拇六五欲其退小人上六欲其射隼一卦六爻而去小人者居其三聖人之旨亦

深矣

象申之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中道即中德也吾身之中直既存則小人之邪媚自去

蔡松庄云世之治也君子以直勝小人之邪易曰田獲三狐得黃矢世之亂也小人以狡勝君子之介詩曰有兎爰爰雉離于羅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草昧之初位浮於德者有之難之旣解公道昭明彼无

德據高位者何所容其身乎三不中正無才無德以竊高位終必失之爲負且乘致寇至之象雖正亦吝况未必正乎

象中之曰負且乘亦可醜也名器在人有以稱之則爲榮無以稱之適爲辱自我致寇又誰咎也蓋戎自外至猶可他咎處非其分則寇戎之至自我致之又誰咎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四陽初陰初居下是附黨之小人拇之象也爲朋一解則朋至斯孚所謂佞者在朝則賢者在野佞者在野則

賢者在朝是也曰解見大臣无私交曰孚見大臣有貞朋

象中之曰解而拇未當位也不得其位而相應私情之合爲累多矣故曰解而拇欲斷以大義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君子六五也五與三陰同類則其惑心志蔽主聽者不少矣聖人戒之曰人君任天下之重必解去小人而使奸邪讒佞之徒日以遠去然後朝廷清明而天下可治故曰吉雖然去小人之道亦難矣真能去小人者必以小人之退爲驗若其外迫公義內牽私情暫爲踈遠以杜天下之口如是而曰去小人者未也象則以小人亦何難去哉人主不能自去其情慾之私故小人得乘而入之是故主好利則殖貨者進主好諛則巧言者進君子若真能有解則小人自退矣爻言去小人之難象言去小人之易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六三處非其位內則樹黨外則致戎誠驚害之小人而在高墉之上者然非有忠貞之德而在高位孰能解而去之哉故爻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公指上六也言當肆諸市朝以雪蒼生之憤投之四裔以謝天下之心則君側之惡清天下之慶也

象中之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小人而在高位蠱惑君心中傷士類悖亂之大者也射隼正所以解悖也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自陽爲陰謂之損自陰爲陽謂之益究本乾也受坤之

施而爲兌則損下也艮本坤也受乾之施而爲艮則益
上也損益亦然則損未嘗不益益未嘗不損卦之取名
有由然矣是故剥民奉君人但知其爲損下益上而不
知其爲上下俱損也有孚元吉以下須用泛說不復專
損下言
損減省也本義解極好當民力告匱之時凡國用所當
損者一一減省而以真誠樸茂爲天下先也此内有損
又就質損過就中意思如此則其政尚忠其俗尚儉而
元吉矣不傷財不害民而无咎矣行之一時而萬世爲

憲行之一人而四海可通可貞而利有攸往矣總之自
有孚始則損之貴於孚也一說謂常賦之外權宜以取
民此說未妥曷之用以見斟酌之權也祀典且然則凡
百用度之間賓用燕享好用匪頒之類在所損可知矣
是故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
時君子弗行也凡禮賓客新國殺禮凶荒殺禮禍災殺
禮在野在外殺禮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
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
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卦名損者君之富藏於民也卦體損下卦上畫之陽益
上卦上畫之陰下損則上與之俱損而損之道亦行於
上矣詞曰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者蓋損而匪
孚則已損而有孚則自有四者之應矣加一而字意義
自明又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者聖人又恐天下泥二
簋用享之詞而失之固也故於此解之云二簋應有時
蓋留不盡之錙銖以紓民困惜經費之分毫以培物力
固其時然也非可以爲常法也試以卦畫物理推之時

之爲義亦可識矣剛柔立本不可損益卦畫之中損剛
益柔有時矣剛進之極雖欲不趨於損不可得也柔退
之極欲不趨於益不可得也時也天下之物理或損而
向於衰或益而向於盛或盛之極而盈或衰之極而虛
要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時之所乘一與時偕行也是故
禮以時爲大二簋之用亦與時而宜耳使非其時用享
安得獨損哉損剛益柔有時大抵時無常盛剛既損則
柔自益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塡壑懲者懲於今而戒於後窒者防其熾而戒於初定性書謂人情易發而難制者莫如怒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畏而於道思過半矣吾亦謂人情之易熾而難消者莫如慾能於無欲中而察其慾之所自萌亦可見攻取之不足乘而清虛將日來矣

誠齋曰人之一性如山之靜如澤之清其忿也或觸之其慾也或誘之豈其性哉深戒其觸之之端逆閑其誘之之隙損之又損則忿慾消而天性復矣

初九巳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巳事遄往尚合志也

初之巳事非巳其當爲之事也四之事即初之事故所巳者只是不急於私便身圖而所遄往者即其爲君爲國之念如此則初無失職巳無失政何其咎然必從容以道舒徐以入不可以遄往一念而傷於激切此又初所當戒

象中之曰巳事遄往尚合志也謂四與初合志也志苟不合不可往矣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二以剛中自守不宜妄進者也故戒占者宜於自守不宜於妄進夫當益上之時而守巳不進若無益于上也然淸風高節有以振萬古之綱常潛德幽光有以崇士人之節義上以起時君崇道之心下以抑民風奔競之習節義之有益於人國大也桐江一絲扶漢九鼎爲益何如

象中之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二有中德故不以世之紛華易我之恬淡其志定也志定則守自定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

則疑也

蔡虛齋曰下卦本乾乾三陽也上卦本坤坤三陰也三則襍而亂不得以兩相與矣惟乾之一陽上往坤之一陰下來則初二四五以相比而相與矣三之與上以相應而相與矣相比者各居其所相應者一往一來三人行則宜損一人夫未損之前一人固在也既損之時一人斯行矣同德相孚友愛交切修身則同道而相益爲國則同心而共濟而得其友矣大約吾黨之義兩則契合三則什亂況臣僚之間乎故異心異德雖與同寅雖

一人而亦三也合心合德可與廣忠雖百人而亦一也

象申之曰一人行三則疑也學術異而議論乖勢必至於相疑所以當遠而去之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陰柔之疾是賦性之病最宜損去此等病根人得而言之人亦不得而助除之故勿謂今日不損而有來日惟以損者借資於人遄者决機於已不使一念遲緩則剛強化其紆紆弱志消於雄心有喜可知也

象申之曰損其疾亦可喜也盖洗刷之後不患積弱克

治之餘不患沉痾亦可喜也人知諱疾之爲累則知損疾之可喜矣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本義柔順虛中與受天下之益句相應惟虛心故能受也五有順德衆心推戴樂供貞者獻方物於九州司藩外者執玉帛於萬國所謂任土作貢梯山航海而來庭欲辭之而不得者也作用皆說又是添入不若此說較自然

弗克違者凡益不可以有心求惟莫知其所自來而有不能辭者有德自然之益也龜爲大寶益以十朋其益大矣五有柔順虛中之德未嘗求此益然非五有柔順虛中之德莫能受此益

象申之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即所謂天之所助者順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貞即是弗損益之要看得貫徹以上益下自有益下之

道何必出之內帑出之倉庫如賜民田租減民賦稅之類而後爲益下哉惟即其出於民者因而益之則元后之道不虧而无咎矣是道也純王之道也即是道而立爲可貞之法則取者不窮施者可繼普天率土何者非沾被之區億兆蒼生何人不戴父母之德是之謂吉而利有攸往也是之謂得臣無家也不然人人而蠲賜之賜之而減免之畢竟久而難繼但而未能施之不足及遠從之亦止於所及耳得臣無家重彼上德上說不重歸化意

彖申之曰惟弗損益之所以大得志也彼沾沾賑貸則
惡乎得哉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李氏曰損下益上則謂之損損上益下則謂之益何也
古之聖賢富厚之資寧使在民而不在已儉薄之用則
寧使在已而不在民蓋肥已瘠人者民貧而已無所寄
已瘠而天下樂者民樂而吾亦無貧故損下以自益君
子以為自損自損以益下君子以為自益也文王係詞
以為益下之道莫大興利莫大濟險卦體二五皆得中

正君臣合德也所為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者推之
準而動之利矣為利有攸往之象卦象震巽皆木經綸
素熟凡所為出之昏墊之中躋之仁壽之域者如天之
覆如地之載矣有利涉大川之象利往利也濟險亦利
也民之利何必非君之利乎故曰益以興利閒益民之
事而曰利涉大川何也自古國家往往有不幸遭變之
時如堯之値洪水下民其咨盤庚之遇亳圮小民蕩析
少康之値寒浞文之遇崇寄一時之生民陷溺皆大川
險難之象故益民者必設策於有事之月然後益之大

始見於天下故曰利涉大川
蔡虛齋曰損益得名今學者只憑註脚議論於損則為
下卦本乾上卦本坤於益則曰上本乾下本坤也不知
緣何處考來蓋聖人本是以二卦之畫相對看一則下
體損一陽以益諸上體一則上體損一陽以益諸下體
損下益上者損之道損上益下者益之道因卦畫上下
損益之際而見益本上乾而下坤損本上坤而下乾耳
要非如卦變之論所自來也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

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
施地生其益無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卦名益者卦體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是
損上以益下也如罷無名之征蠲不急之賦散府庫羸
餘之財捐山林川澤之利以大賚乎四方是也如是而
民說无疆可知也且其所為益下者乃自上卦而下於
下卦之下惠澤之施發於朝著而遍及於寰區恩由上
究惠自君推非徒為一切轉移之術而姑為益下之名
者也此其施為氣象服格上下道豈不大光乎利歸於

下故民說無遠不屆故道光也乃所謂益民之事亦有可舉而言者乎吾於卦體見其所以益民於常矣卦體二五皆得中正則其君臣所注念所猷爲無非益民之美意良法所以德澤敷於四海而蒼生蒙其慶者此也此利有攸往之說也吾於卦象見其所以益民於變矣卦象二體皆木謀斷相資所爲出之湯火而置之衽席之安者此也此利涉大川之說也夫曰損上曰自上下下人君之益民則何難也乃又曰中正有慶木道乃行又非必有散財發粟之施也人君之益民又何其易也

吾迺知上下交相益之道果未易言也又以益道極而推之聖學亦有交相爲益者矣造化亦有交相爲益者矣卦德動與巽合深造而以道也有事而勿忘也安有一人之身其精常運其神常凝而不進於高明廣大之域乎其進也何限量之有卦體乾以一陽居下天之施也坤以陰居上地之生也安有兩間之運合同而化萬物不並育於其間乎其益也何方所之有大動與巽而成无疆之益天施與地生合而成無方之益由此觀之凡益必有道矣凡益之道無不聽於時矣時也者固天地間氣化人事之循環其間自消而息自屈而伸自虛而盈皆出於理勢之湊泊不可以人力而爲不可以憑虛而致此隨時之益所以通於萬事萬物而莫能違者也而況人君之所以益民乎則夫秉中正之德運拯溺之才兼動巽之用普天地之仁孰非所以與時偕行而弘益道於无窮哉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雷動風散然後萬物皆益此益物之義也雷風並作交助其勢此相益之義也天下之益有大於遷善改過者

乎見善則遷既遷愈覺其爲善矣有過則改既改則復於無過矣故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猛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重施而厚報者禮之經也薄功而厚亨者危之道也居下而受上之益尺寸微勞不足爲効也其奮身以任天下之重建大功决大議定大計斷大疑有衆世所不能行者而獨行之可也然居下有越分之嫌位卑有出位之罪其所作者自非盡善盡美至精至當其何以酬人主之知以塞在己之責哉故曰元吉无咎嗟嗟吾觀自

古節俠之士第曰奮不顧身負義直前而已惟其舍身直前便有不周詳之理然後知聖人之戒深也國士之報果未易言也

蔡虛齋曰此爻詞只據理而言其報効於上也須用大有作爲若尋常作爲則亦未耳其大作也又必大善而吉若未能大善而吉則猶爲有負於上未免有咎也以此見臣子之職無有界限故曰事親若曾子可也程子推其意曰事君若周公可也

象申之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東坡曰損之上九益之初九皆正受益者也於上九則曰弗損益之利有攸往於初九則曰利用爲大作上之有爲也其勢易有功則其利倍有罪則其責薄故損之上九僅能无咎而已正且吉矣下之有爲也其勢難有功則利歸於上有罪則先受其責故益之初九至於元吉然後无咎何則其所居者非厚事之地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二當益時虛中處下此貞臣也吾見其百祿是遒多福畢集推之而不能去有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之象其受益何隆哉吾所爲二計者惟是臣節益堅於末路任事弗敗其初心名成而不毀寵固而不忒永守其貞而已是道也人臣事君之道也亦明主所以享帝之道也盖以人臣言則君父爲上以上帝言則君又爲下而上帝又爲上也帝無常享享於克誠虛中處下亦誠德也臣以誠事君則獲君之寵君以誠事帝則獲帝之祐事君事天其道一也

象申之曰或益之自外來也以謙受益二非有所邀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六三陰柔不中正不能有孚中行者也而居下之上處多凶多危之地有益之以凶事之象雖曰凶事實所以益之也困衡然後能作憂戚用以玉成古所從來矣爲六三者將無以自効哉內而精白一心外而求合中道心事昭然用以副君磨礪之意可也此告公用圭之道也所謂无咎者此也圭所以通信用圭以告公信通於君之象

象申之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恢與安[illegible]敗名益用凶事欲其震動修省於拂鬱之中而因其所不有者非棄之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以益下爲心仁心也以是心而達之行事果能順天理合人情切時事補國體揆之中道而無不合以是入告君必鑒我而信從矣且爲國者特患無益下之實心耳能如此則雖爲依遷國亦未嘗不利也蓋一時雖有煩擾之病終獲安靜之休矣太王遷岐曰君子不以所養者害人盤庚遷亳曰視民利用遷是也

象申之曰告公從以益志也人臣志在天下果無一毫私於其間豈有告君而君不從者乎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九以陽剛中正爲益之主其所以惠養斯民者一皆至誠惻怛之意而無一毫虛假之私大吉不問而可必矣何也上下一理感應一機上既推誠以惠下則下必實心以事上如赴役則子來供賦則樂輸無事則尊親有難則致死亦有孚誠以惠我之德矣

損之六五受下之益者也下何以益君哉益之以善而已益之九五益下者也君何以益下哉惠之以心而已惠萌於心而至仁無恩益被於人而不德微德故曰益莫大於信惠莫大於心

象申之曰有孚而根於惠心則元吉不待問矣民亦有孚而惠我德則被澤之遠感人之深於此已驗故志乃大得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恒謂有恒久之德求之有道取之有節乃爲恒久之德也上九立心勿恒是其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故凶

象申之曰莫益之偏辭也以上九求益故姑就一偏之辭而言之也究而言之在我有致爭之端在人有必爭之勢或擊之災殆有出於心思之外者矣是故損之六二不求益而或益之自外來也損之上九求益而或擊之亦自外來也嗚呼是孰有以來之哉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

夬決也陽決陰也以五陽之盛去一陰之微如摧枯拉朽其去也必矣故爲夬文王係詞以小人未易去也決之也無名則彼未必不勝故揚庭以声其罪決之也無助則彼猶或抗衡故孚號以厚其黨一念不惕則防之者疎伺我者密何可無有厲之危一動不欽則我示之瑕彼拾其短何可忘自邑之告而專尚威武如是而往庶乎小人之黨不得自肆而君子之道將沛然於天下而利有所往乎利有攸往兼決之有辭伺之無隙二意

孚號有厲春秋僖公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於貫

胡氏曰盟於貫服江黃也荆楚天下莫強也江黃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左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魏申好江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一邦遠及庸蜀彭濮八國之人共爲犄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荆楚之慮周矣是亦孚號有厲之道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卽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夬決也以五剛而去一柔決之而已何幸卦德之以健而悅也以健而悅則決而和矣君子之決小人也不動聲色如善拔兒齒者齒去而兒不知也虞廷之去四凶也去之而未嘗怒也罪在彼不動於氣何怒之有是故其揚於王庭非過激也彼其柔乘五剛竊位則有煬主之奸妨賢則有蠹國之罪聲其罪而顯著之而後天下知小人之惡決不可一日容於天下也其孚號有厲非過計也小人之禍不測必厚集其交而又以危心處之然後謀出萬全君子之道乃光大也其告自邑不利卽

戎非過慎也自古以力角力未足決小人適足敗天下事此反噬之隙必竊之道所以寧爲告自邑而不利卽戎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若曰持此以去小人乃爲健而說決而和一變而爲純乾滿朝皆君子無復小人厠於其間矣揚于王庭以下正是健而悅決而和處

誠齋曰古者孰有不以存小人而傷君子不以去小人而傷國哉漢之去宦官以表紹而漢亡亦以紹唐之去宦官以崔昌遐而唐亡亦以昌遐夫然後知聖人之戒深矣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上於天其勢不居故君子以施祿不以居德利祿欲其在人不欲其在己也自古上溢則下枯多藏則厚亡往往而是豈非居上者所深忌哉忌如道家所忌之忌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初決小人而恃勢直前圭角太露其不勝也自爲不勝也故曰爲咎明非時勢之不利也

象申之曰不勝而往咎也勝在往先者勝往在勝先者負以不勝而往未有不以輕爲取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二以剛陽之才當夬決之時可以決而無疑矣而且內存憂惕之心外號同心之助若臨大敵若儆夕振有備如此雖有兵戎之驟至亦勿憂恤矣此狄仁傑從容存唐之事也小人心術疳昧變常起於倉卒故曰莫夜有戎

象申之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夫天下豈有勿恤之戎哉處得其中則有備無患可以勿恤矣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決小人而剛壯見於面目則事未成而機先露非惟不足以成功適以取禍有凶夫決小人者何以悻悻爲哉顧其心何如耳君子果能果決其決果以至公斷以大義則雖在衆陽中獨與上六爲應如獨行遇雨至於若濡而爲善類所慍終能決去小人而心白於衆人功在於天下矣何咎

象申之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爻言有慍无咎謂不可以避嫌而不爲象言終无咎則始之慍不足言矣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九四才不足進而狠於進者也居則不安貪功之心迫於中行則不進才力之窮限其外如臀无膚其行次且動必悔矣雖然善任天下事者何必在人何必在己何必居先何必不居後有能懲觸藩之覆轍效牽羊之故智則因人成事不安不進之悔可亡矣特惧其貪功之心勝闘牽羊之術未必能信也信則悔亡不信則次且信否之間得失係焉可不擇哉

象中之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位不當則當有審已度人之明矣而乃聞言不信何也無亦貪功之心勝故聽納之聰塞乎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九五爲決之主切近上六之陰悅其誕而不悟其非樂其誕而不覺其邪如莧陸然決之何可不力哉然決小人之道亦難矣自古城社之奸不可以卒除肘腋之變或起於意外又必不疾不徐而動中事機之會乃爲合於中道而可以无咎矣或問五居君位威福予奪其所

自操必中行而後无咎也何哉曰上六之小人君側之小人也君側之小人易近而難遠非難遠也近之則難遠也近則寵寵則僭僭則環中外以固其援一旦發之過暴人心危疑變起倉卒其爲禍豈淺鮮哉李輔國其初一家奴耳其晩號尚父貫盈罪大以代宗不敢顯戮之至遣盜以竊其首嗚呼去小人何容易哉

象中之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人心惟無欲方能光明五於小人特屈於義之不可而後去之則其係戀之情猶有潛伏於中而未能脫然者於心未得爲光明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上六以一陰而乘五陽之上自以爲得矣不知五陽長而已必消亦終有凶而已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其夬之上六乎

象中之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有惕號之君子則有无號之小人消長之勢固然也

問小人寧可盡去乎曰小人不能使不盡於下不可使不盡於朝盡之之道非有他也黨則漸散於外惡則必置於刑斯義也解卦備之矣曰獲狐曰射隼是也

姤女壯勿用取女

復次剥明治生於亂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一陰而遇五陽豈能敵衆是其壯盛能加於陽者也小人壯盛能加於陽君子引而用之是自貽其害也寇萊公之於丁謂有明鑒矣故曰女壯忌其盛也曰勿用嚴其防也

虛齋曰本義以不期而遇發姤之意最爲透徹惟其不願是以不期謂之姤駭之也若復則以爲當然矣若固有之矣何也期之故也意聖人自剥而坤之時便有期陽復之心嗚呼此回天地生物之心所寄托也夫不能

有陽而无陰者勢也聖人且奈何哉其致抑揚於其間者亦其公情之不能已而其中亦有叅賛之功存焉耳遇巳非正惟遇巳非正故勿用取女若咸之男下女漸之女歸則非遇矣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陰陽之消長如循環然剥者陽之消不旋踵而一陽生夬者陰之消不旋踵而一陰生當一陽之生也聖人未敢爲君子喜必曰朋來无咎言一陽未易勝五陰也當

一陰之遇也聖人已爲君子憂遽曰女壯言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遠之不可況親暱之乎故彖傳什之曰姤遇也柔遇剛也言五剛不幸而與一柔相遇也一陰方壯而五陽遇之其勢豈可久長哉壯而不已必至於剥故又曰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然則相遇之道可廢乎曰何可廢也凡造化之本獨陽不成姤以一陰生於五陽之下是當天道純陽用事之日得陰以助其化則燥烈之餘有所滋潤而品物之長養者莫不形形色色燦然章美此造化以遇而成功也有德無位則德不能以自行卦體九五陽剛居中得正是君有英明果斷之德而遇宅中表正之位德以位彰而陽剛時出治道大行於天下此聖人以遇而成治也天地以遇成功聖人以遇成治二氣交通四海一姓夫孰知其可慮者巳生其間乎故曰姤之時義大矣哉非賛遇之大也一陰之生雖微可慮者大也坤初六云履霜堅氷姤之初六即坤之履霜乎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天下有風物無不遇姤之象也元后體之以施命誥四

方盖雖有美意而無敷言則何以使上自朝廷下達海隅皆曉然見上意之所存哉故速於置郵令速之也風行草偃令風之也盤庚遷都委曲告喻山東一詔扶杖徃觀良有以哉

初六係于金柅貞吉有攸徃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係于金柅柔道牽也

一陰始生其勢易進夫天下不可一日無君子君子盛則天下治小人得以陰受其賜君子衰則天下亂而小人亦不能以獨完爲初者誠能去害正之心堅於自止

而不進則所處得正陰受其福而吉設或貪戀祿位進害君子則自失所庇而凶正則得吉往則有凶爲小人者當知所擇矣然天下之物微則漸長有小人進於下而不盛於上者乎有小人盛於上而不貪權位禍邦家者乎羸豕之豕必能蹢躅君子不可以爲微而忽之也古云得意好花容易落惱人芳草晚還生正爲此也

虛齋曰見凶亦不必說到茂貞則凶也自失所覆處只是眼前事此語有味

象申之曰係于金柅柔道牽也正與小利貞浸而長同

意蓋逆知蹢躅之孚而先爲是以遏之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初六始進於下二與之遇是以得時之君子遇始進之小人而小人在吾駕馭管轄之中者也爲包有魚之象制之則无咎矣不制而使遇於衆則機會一失貽禍百端所遇愈衆而害愈廣矣制不制之間毫釐千里紀聞云一許敬宗在文館唐爲武氏矣一楊畏居言路元祐爲紹聖矣

象申之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義字要分曉盖機會可乘之時正當及時制伏之時也因時制伏所謂義也中溪曰辟衆漁之取魚先至者舉網而得之後至者雖善漁而利不及於彼矣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過剛不中上下無與居則不安而行又不進寡助之厲所不免矣然遇固不可無也當姤之時其遇又不可有也考德問業固以遇而集淫朋比德亦以遇而聚無遇則無陰邪之傷无大咎

象申之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盖非不欲行也未有牽引之朋故行不前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誠齋曰四非無陽剛之德以包納初六然曰包而无魚者四與初遠不相及宜民之歸二而去我也君而无民无民而舉事安得不凶起者舉事之謂

象申之曰无魚之凶遠民也四本無遠之之事但民自去已耳雖然民我之民也得道者多助鄰國之民且仰之若父母何至舍之而去哉則雖非實遠之猶已遠之

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虛齋曰以杞包瓜志欲勝之也含章度不可勝而自守也有隕自天時過則行矣五爲卦主下防始生必潰之陰謂之杞非壯之也謂之瓜非狎之也蓋曰我擴落而易踈彼滋蔓而難圖有隱憂焉夫惟含章以處之不露聲色不眩才技以萬全之謀密移其進退消長之數則邪道終有窮天命終有定彼小人者終當决去而吾道

之春回矣故曰有隕自天謂依舊是陽明世界

意言云以杞樹之大包一瓜之小又何待於含章以聽天命耶蓋非指瓜言指瓜之藤蔓而言也瓜賤蔓延無窮是非杞所能包故必含章以俟之

象申之曰九五含章中正也中正故能含章使無大含養則不免露其才華而英氣用事所謂事未成而機先露惡能含章以制之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志不舍命者以有常之數順乎天以挽回之責盡乎巳故能人定勝天而天命可回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劉之上窮者角也姤其角以角爲姤也以角爲姤物之所不樂遇也然而小人亦無自入焉故吝无咎

象申之曰姤其角上窮吝也亢戾之極其道窮也能无吝乎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王假有廟四項俱承萃上説萃之時可幸也然人聚則爭物聚則亂猶可危也聖人於此有聯屬人心之道焉假廟者萃百世子孫之心以感格乎祖考也示天下以

親親也見大人者萃萬國觀光之心以顯比乎一人也示天下以尊尊也利貞即正名定分之意雖然時隆而物未備則馨香弗達身出而道不行則學術爲虛故用大牲則吉以昭民力之普存攸往則利以顯名世之事功此正聯屬人心之一大機也

廟本祖考精神所在此云王假有廟爲聚巳之精神設也非聚巳之精神則無以聚夫祖考之精神利見大人亨利貞是一串意物旣聚所以主宰是物者非大人不能故必見大人方亨見大人則衆之聚方不爲苟合捻

之天下旣萃則當宗廟以祀祖考朝覲以親一人吉禮
以事鬼神典禮以同邦國此必然之理也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卦德順以從君說以先民卦体君以剛中下交臣以虛中上應一則元后黎獻共爲一心一則元首股肱相爲一体此大道爲公天下一家之氣象也不其聚乎萃亦綦盛矣是故王假有廟非弥文也謂其怵惕悽愴之念

動之於中而我將我享之儀修之於外一念之精固有與祖考之精神相流通者所以示天下親親之誼也利見大人亨非妄聚也想其一時都俞之風以意氣非以比昵以道義非以唯諾聚以正也所以示天下以從王之誼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非徒爲煩縟之觀功名之會已也凡以順天命也天者時也萃之時財力充足可以豐矣時豐則從而豐上下交孚可以行矣時行則從而行順時卽所以順天命也觀卦而萃協於上下。觀辭而萃通於神人。意其時天地之絪縕萬物之倡和其一時之神流氣暢直洋溢於下濟上行之間懐生之物莫不被潤澤而大豐美其情不於萃而可見哉是故有廟之假也大人之見也大牲之吉也攸往之利也凡以保其萃而已
記云惟賢者能盡祭之義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叅之以時明荐之而已矣是故潔爾牛羊以往蒸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其極至於神保是格神嗜飲食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非孝享而能然乎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大凡帝

天之命主於人心尊尊親親皆人心之不容已者用大牲以將假命之孝則事親如事天攸往以達利貞之守則事君如事天人心所在卽天命所在也天地萬物之情不可見於萃而可見天地萬物之情一萃也當萃之時太和洋溢磅礴方內外天地若別換一景色萬物若別具一休嘉故曰觀其所萃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此意最可會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凡衆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大率旣聚則多故矣君子

觀萃之象而修其甲冑治其弓矢繕其戈矛取戎器而聿修之非以右武也以戒不虞也天生五材誰能去兵用兵亂也去兵亦亂也如秦皇之消鋒鑄鐻金人李唐之議消兵則非除戎器之道矣漢武承文景富庶之極至窮兵黷武以事四夷又非戒不虞之義矣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其萃之初乎初與四其正應也二與三其同類也始欲從九四則遠於君子而隔於二三

欲不從二三則暱於小人而私於同類欲從君子者其始有孚也復欲從小人者有孚不終也惟有孚不終故心志惑亂妄有所萃在初不知為亂也應之者亦不知為亂也若呼號正應則一握為笑且以為亂而交訕之蓋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勢固然也人言何足恤哉惟在獨斷於心不搖於群議則有孚克終而所萃非亂矣何咎

象申之曰乃亂乃萃非俗能亂人也其志先自亂也志不自亂誰得而亂之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二應五而襍於二陰之間二陰之進非二引之而誰也故曰引吉无咎此人臣廣忠益之道也吾所萃者二柔順中正虛中以上應五剛健中正誠實以下交親如骨肉情聯膠漆有所薦衆而君不疑有所蒐羅而君不忌脫略於形迹之外豈復事儀文哉馬援謂光武脫畧邊幅魏徵告太宗不事形迹皆心孚而文簿者也禴者祭之薄而無文者也

象申之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徇君許國之心得於天

授者不為利達所移此其所以引吉无咎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有德不孤無德見棄理之常也六三挾陰柔不中正之資其誰納我欲求萃於二則非其應欲求萃於四則非其類其萃也嗟如何所利哉惟往從於上可以无咎乎然不得其萃困然後往則是以窮來歸出於不得已而非其夙心復得陰極無位之爻縱與之萃亦何足以伸其願哉故小吝然以義理論之畢竟是吾正應小吝所不恤也所惜者見不早耳

象申之曰往无咎上巽也恐人之昧於所往故言此以明六三之往即上六而非他也巽順以萃之所以无咎也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四相也爲衆所歸位望隆矣然阿衡倚之物情屬之國家大計倚集之須是竭忠盡知以非常之相業而塞不世之知遇庶乎寵利可居而位望無負耳故必大吉而後得无咎

象申之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以爲非大吉无咎則臣

時翊主賴之何人而台鼎之位容有當耶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萃天下之道在德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而居尊位則其位非虛擁有所以萃其有位也何咎之有設有未信則亦修其元善長永正固之德則主德無愆萬邦作孚悔可亡矣舜舞干羽而有苗格即此道也

象申之曰萃有位志未光也惟萃有位故志未光也王者無外必其誠信者於天下有感必通含生之類莫不懷歸乃盡有位之道若尚匪孚志猶未光也

誠齋曰五以剛陽中正之德當萃聚之時位而无咎矣又曰匪孚又曰志未光則非萃聚之難也永其萃之難也非永其萃之難也永其貞正之難也吁此伯益戒克艱周公規無逸之時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楊誠齋曰聚不極則散不生治不極則亂不萌上六以陰柔之資居萃聚治安之極此開元之末燕游之所由興元和之季宮室之所由侈也故聖人戒之曰臨至樂

以至憂之心處已安以未安之慮庶乎無禍咎矣齎咨涕洟憂之至也

象申之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不敢以上位爲安而以獨立爲懼故操心危慮患深晏然不得以自寧也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升進而上也卦德內巽外順有可進之德卦体九二剛中而五應之有可進之機有是德又遇其君不患其道之不亨矣以之見大人則一遇即授無見推之憂元亨見於始升也以之行道則功業隨顯無不竟之嘆元亨

見於既升也進見大人亦非小節目故升卦特言之其
曰勿恤者者凡人要見一貴人心下未免有慮其不見
欣納意思夫惟勿恤則其升可知矣古人相見之餘有
魚水之懽往往如此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
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卦爲升者卦變柔上居四是以柔嘉之德値亨嘉之會
所謂達可行之天下而後行之者惟此時爲然也此所
爲升也卦德内巽外順是内焉沉潛而不躁進外焉度

時而不冒進所謂士必自重而後人重之也是可升之
德也卦体剛中而五應之是以剛毅正直之操遇虛懷
折節之主所謂學至而君求之者也是可升之會也以
是德遇是應真可以應明時之舉是以元亨是故以之
見大人吾知其有慶矣夫大人亦豈易見哉彼其道高
不輕於容物勢重不苟於受人其未覯止欲被其容接
難矣玆何以一晉接之間相得歡甚恨相知晩如此也
則其巽順剛中者實作之合乎此其亨之見於始進者
乎以之南征吾知其志行矣夫南征亦豈易遂哉明時

之登庸難副中外之責望方深古今豪傑得盡展其平
生者無幾矣玆何以自道籍而後言聽計從澤可遠施
如此也則其巽順剛中者實遂其會乎此其亨之見於
既升者乎故吾觀於升而深爲君子幸也善應時者也
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沖沖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
降漢李膺人有被其容接者謂之登龍門又有以得御
李君爲幸信乎利見大人亦不易也
誠齋曰有位之升有德之升升於位由王公升於德由
聖賢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木之生也始於毫末終於合抱而人不見也君子之進
德也始於美大終於聖神而人不知也何也彼其生理
素具也君子觀於地中生木而以此愼德也亦積小以
爲之實地而已愼德工夫全在積小上庸言亦信庸行
亦謹日積月累無一步放過則生理完而上達有基其
忽然而峻極也亦地中生木之象而已
樹木之生日日滋長若一日不長便枯德須日日要進
一日不進便退故曰古人學道有如種樹又曰棟樑拱

把之積也聖人小善之積也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凡升之道非度其可從而從之則志趣相逆必不能安其位而行其志如程顥蘇轍等雖就安石爲條例司官竟以志異見黜是也初六柔順居下巽於二陽其同德之雅又在荐揚推轂之外信乎能升而大吉者矣

象申之曰士人欲得志於時固非借交以爲之地至於志同道合師師濟濟則其慶爲何如哉此初六所以允升大吉也有二陽與之合志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孚字重九二上看二以剛中應六五是精白一心足以上達而致君之孚者也孚則魚水交歡凡侍從顧問燕見召對之間皆得脫略形迹腹心相信何假於弥文乎吾觀唐虞之時君臣相與如家人父子其相與議天下事猶一家事也夫是謂之孚是謂之用禴

象申之曰九二之孚有喜也喜字從孚上看出凡未信而諫者則委曲而言言不得盡不免用許多躊躇用許多顧慮如是何能喜得故知未信之可危則知有孚之可喜矣

夏祭以聲樂爲主不必備物獻納以輸誠爲主不必繁節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三以剛正當升時其一時君子方休休有容推賢讓能無相傾陷之風真有虛邑之象可爲吾道幸矣古之人或解縛而相或什襲而傳或立談而取封侯或一言而取相位皆所謂升虛邑者初以信友言二以得君言三以遭時言

象申之曰升虛邑无所疑也深爲致主者慶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四以陰居陰順之至也當升時以順而升則是虛中以外比推誠以上交猶王者以誠而事神也爲享于岐山之象如是則君心格而臣節無虧吉无咎矣

象申之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忠順不失以事其上故君然其信也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顧治之君最病以襍伯致治如五之貞則是黜功利而

完純白力變爲德功化爲道平康正直之治登三而咸
五矣故象以升階升階者俾昌俾熾之象
象申之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大字根貞字看功利之
治止於小補純王之治施及无外其得志自殊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上以陰居升極昏冥於富貴之地者也夫冥升何所利
哉若以此求益之心而進德乎移小人貪得不息之邪
心爲吾求道不息之正心則德業之進與日俱新何不
利之有君子爲善惟日不足小人爲不善惟日不足冥

升與不息之貞之謂也
象申之曰上六既在上矣而猶冥升嗜欲深而天機淺
日有消亡豈復有所富益乎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困以剛爲主困者剛也困之者柔也坎剛爲兌柔所揜
九二爲二陰所揜四五爲上六所揜故爲困處險而悅
是身雖退而道則亨也身困而道亨者獨行其道窮不
失義也道无往不在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故身可困道
不可困困而能亨則貞矣貞者大人也小人不能也故
惟大人乃吉而无咎大人自然困而能亨所謂貞也設
或不知義命嘵嘵然自號於人以自鳴其不幸雖有言
其孰信之忽亨貞之義遠矣
蔡虛齋曰既曰困亨是有命而安之也又曰有言不信
明不可尚口益取困窮是又有義存焉夫子之於桓魋
固曰天生德於予又必微服過宋何也吁義命之說深
矣學者安可盡委之命而任意自行乎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
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卦体剛爲柔掩君子見揜於小人之時也故爲困雖然
處困之中豈無遂通之路哉卦德處險而說反觀吾心
自有一種光明意趣一段融通景界隨他顛沛流離處
之自裕困而不失其所亨也若此其有學有守之君子
當之乎君子卽大人也君子所以稱大人者非以困異
乎人以處困而貞者異乎人也卦体剛中則德性堅定
畔援不攖命雖窮而以義處命時雖困而以道處時此
所以不失其所亨也所以貞而吉也有言不信者當困
時而有言則多言買禍益以取窮是以善處困者不惟

忘之於言而且忘之於心不善處困者不忘於心故不忘於言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之爲澤以有水也水下漏則澤上枯故爲困處困之中何所自遂哉以其莫之致而困者安之命以其所得爲之義者遂其志成仁取義惟我所主待致命便遂志矣不致命則凡做事便有顧恤如何能遂志是故在秦張良推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稽侍中血能致命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蔡虛齋云以陰柔處困之底居暗之甚蓋陰柔不能自拔也故爲臀困於株木入於幽谷三歲不覿株木非所安也而臀困之幽谷非明地也而入之至三歲不覿甚言其才也地也時也皆不足以有濟也

象申之曰入於幽谷幽不明也吁入於幽者誰无咎哉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酒食二句串說言其百責交萃已方懼其不勝而爵位寵加君又倚以爲重故有困於酒食朱紱方來之象蓋寵位愈隆則責成愈不易其榮之者正以困之也利用享祀者以精誠通於君猶享祀通於神也當困之時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誠以許國義自當然雖征凶而於義則何咎哉坎爲赤故爲赤紱

象申之曰困於酒食中有慶也困在已慶在天下休光榮問彪炳竹帛亦從困來故曰中有慶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堅而不可勝者石也傷而不可據者蒺藜也六三不度德不審時欲困四以尚往則四之剛不可轉欲據二以爲安則二之剛不可據故有困於石據於蒺藜之象雖有上六之應而終不能以自主宮則是矣而非其妻故曰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小人易合而難久故困之三陰其始相與締交而掎剛其終初六之臀困六三之妻亡吁亦可戒矣

象申之曰據于蒺藜乘剛也處非其據必不能安也至

於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則身家不保不祥莫大焉處非其據一至於此人可不慎所處哉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初六方困於下未得遽與四合兼爲九二所隔九二堅剛難勝故有來徐徐困於金車吝之象此雖初六之困亦四之困也然邪不勝正終必得合蓋至妄求者去正應者合則徐徐者不終於徐徐矣語所云類苟同矣應不在近志苟通矣來不在速正謂是也

象申之曰來徐徐志在下也援初之勢雖徐而救初之志實切有其志則勢不能隔矣故雖不當位而終有與

九五劓刖困於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傷於上下則君命犯主威奪吾所用者反爲所困矣故爲困於赤紱猶幸剛中說体則資性英明調停又善故能不動聲色而群小胥就其制伏久之當有說也至於有說則上下樂爲我用傷於上下者不終於傷困於赤紱者不終於困可以利用享祀而爲鬼神所福享矣蓋上下和同則神明克享理固然也

象申之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有中正之德則處置得宜能服其心矣中外胥服故受福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於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二悔字不同動悔悔在事有悔悔在心困六爻非特剛困而柔之困爲甚剛之困也困于酒食困于金車困于赤紱飲食車服皆美物也柔之困則于株木于石于蒺藜而此則曰于葛藟于臲卼何其纏束而不可解危動

而不得寧動輒皆有悔也則陰柔爲之厲階矣夫處困之終本有自通之路若能因其悔而悔之不狃因循不安委靡則轉弱爲强反困爲通而征吉矣大抵變不難濟委之則難亦不易濟圖之則易天下事往往如此

東坡曰動悔有悔而不知其不動所以有悔也

象申之曰困于葛藟未當也以陰柔處困極故爲未當動悔有悔者吉行也有悔則與吉行矣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
瓶凶
自古國邑之建必先視其泉之所在是以公劉創京於
豳之時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先卜其井泉之便而後居
之井之係人大矣文王係詞以井有常而不遷猶治道
有定而不易故制度文爲間或與時爲損益而大於經
大法則不以繼治繼亂而有更也故有改邑不改井无
喪无得往來井井之象无喪二句言非損其舊亦非有
增其舊即世世可遵守之意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汔

至二字重看治功將至當兢業圖成時節若以常道厭
之以聰明亂之使數百年以來之經營棄於一旦則厲
階從此起矣故凶蒙引曰保舊守成亦井易事
孔穎達曰終日汲井未嘗言損終日泉往未嘗言益井
井潔靜之貌也不以人有往來改其洗濯之性也得喪
無與於已往來一任之物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
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巽入也巽乎水而上水此以五行相生大道理明井之

義木不能自潤得水而潤水不能上行因木而上行惟
木之根荄深入於坎水之中而坎之脊潤上行於巽木
之杪故爲井井以上行爲功也至於井道上行則其灌
漑之用寧有窮乎是故造化得之以澤物者此井也君
子得之以養民者此井也源深而時出淵泉而流長其
井養之功未始有窮矣言外便含可用汲勿幕二意文
王係詞有見井之用甚大而井之爲体不遷故以通之
治道有改邑不改井之義非無取也卦体二五剛而得
中剛則有强毅之資而其守堅中則有精一之德而其

守善此所以不變其常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非
無功也法令布矣而未及底積條教申矣而未臻厥成
此正王者謹守之時也謹守則吉矣不謹守而羸瓶則
凶矣然則非常道之敝也不守常道之故也故曰有治
法又有治人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勞民者普之以分田制産之利以養爲養也勸相者示
之以相友相助之仁以教爲養也此即成周井田之制
碩鼠之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爰得我所則其

不能勞民見矣我行其野之詩曰婚姻之故言就爾居
爾不我畜復我邦家則其不能勸相見矣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
時舍也
舊井正與井甃相反由其不自修治所以汚濁無用也
德不足於己功不加於民故有此象
象申之曰井泥不食下也東坡曰君子惡居下流初六
亦下流之所鍾也君子所受於天者無幾養之則日新
不養則日亡擇居所以養也得其所居則絜絜則日新
舊井无禽則廢矣無人猶可治也无禽不可治也所以

爲井者亡矣故時皆舍之
誠齋曰養人者必自養用世者必可用故顏之樂退曾
之咏歸滕雕開之未信不知者以爲眞忘世矣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二剛中有泉也上无應以爲之汲引下比初六又是卑
賤之爻无能維持以相推轂者故其功不上行以井言
則爲井谷射鮒以汲井言則爲甕敝漏鮒蝦蟇之類指
初幽德君子澤所及者止閭朋侶耳故有此象

象申之曰井谷射鮒无與也有與澤且上行矣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
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三以陽居陽在下之上有井渫不食之象淵泉內蘊矣
而王明未遇有其德而莫之試徒使輿論興嗟知己稱
屈而已雖然君子不患時之未遇患德之未立三之德
可以黼黻王猷霖雨天下猶井之可用汲者使遇明王
者擧而用之則名實加於上下君臣並受其福矣豈終
不食而已哉惻其可用又期其必用蓋爲三之德不當

見棄於時故拳拳如此
象申之曰井渫不食行惻也爻言爲我心惻而象曰行
惻言無干預的人亦爲之惻甚言其可惻也求王明非
謂賢者有求於上也蓋謂井渫不食是無有求之者耳
如有求之王明上下皆受福矣求字是夫子爲九三凱
望之詞謂怎生討得個王明來則上下並受其福不遇
王明未有受其福者也
東坡曰渫絜也凡爲我惻者皆行道之人故曰行惻行
惻者明人之惻我而非我之自惻也擇其所用汲者曰

孰可用者哉其惟王明乎曰王明受福則受福者非獨在我而已也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孫質菴曰三在内卦渫井内以致其潔四在泉卦甃井外以禦其汚四本陰柔不泉然柔而得正爲能反身修德不混於濁世不汚於流俗雖无上出之功亦不失爲清修之士无咎

楊誠齋曰甃者甃而修之也井一修則舊井爲新井德一修則舊學有新功大哉井之有功於斯人乎大哉修

之有功於斯井乎井至六四則泉溢而將上出之時也不患人之莫已汲而患已之莫已修井之不修井之咎也修矣或汲焉或舍焉或食焉或否焉井何咎哉故德不修足以憂孔子學不行足以病子貢

象中之曰井甃无咎修井也不渫則汚者不潔不甃則潔者易汚此君子内外交相養之道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井冽其体也寒泉其用也心源純粹故其流澤普博天下之人酌而取未有涯矣

象中之曰寒泉之食中正也德而中正其道足以濟斯生功足以覆斯民故爲寒泉之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幕者覆井之物收者汲井之器井至於收則井養不窮無少壅閼澤非小補矣然非可以空文致也必其真心常運愷澤常流無遠近無終始而此心之精誠不爲少變然後時出不窮而博施濟衆之能事畢矣

東坡曰收非所以爲井而井之權在收夫苟幕之則下雖有寒泉而不達上雖有汲者而不獲矣

象中之曰元吉在上大成也處井上極則道上行矣群下以濟淵泉以通井功大成其在茲乎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巳日議革之巳日也王輔嗣曰即日不孚巳日乃孚也夫民可與守常難與通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聖人議革首及此者一以見革之可已者且須已之以其徒起衆駭也一以見革之不可已者終不容已雖駭衆不恤也甚哉革之難言也元亨利貞其所革者元亨且利貞也卦德内文明以灼義理外和悅以順時勢凡有更革

果皆推準而動化果皆合天而順人則雖未信於初亦必見信於後其悔亡矣何謂悔凡更革之際所行未免過當便有以弊易弊之悔立法而貞則萬世可以通行矣陸績曰有四德方可以革旣革而悔亾

蔡子木曰元亨利貞乾道也隨者隨物革者改物不可以妄隨故必元亨利貞乃得无咎亦不可以妄改故必元亨利貞乃得悔亾革必巳日而後能信盤庚遷都以利民且有逆口況其他乎至於愍建大命而後民知盤庚之心矣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水火者造化五行水火也本義息訓爲生盖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中無間断就一物言前者滅後者生今年歲運盡明年又歲運繼之卦名革澤在上而火在下火燃水决勢不相容是造化之變革也而少上中下倫序有乖成仇敵矣此人事之變革也故爲革革去故也是通變宜民之一機也然則聖人其喜於革乎抑懼於革乎曰懼於革也革非聖人之得巳也天下之事苟不至於如水火如二女聖人豈得巳而不巳乎故戒之曰巳日乃孚言必議革之巳日而後衆志乃孚甚哉衆志之難信也故曰聖人惧於革也旣惧於革矣何以言革而當其悔乃亡乎曰卦德内文明而外和說文明則是非無不灼也和說則緩急無不協也能灼事理能協時宜如是者大亨而貞矣如是者變革得其當而悔亡矣極而推之天地間陰陽之運亦此革也彼其陰極則陽生陽極則陰生故時寒時暑而歲序成古今盛衰之

變亦此革也夏商末造天命人心厭亂巳極矣故湯武革命上順乎天而天命爲之維新下順乎人而人道爲之丕變夫天地以革成歲非革則造化亦幾乎息湯武以革定命非革則治化亦幾乎窮革之時義豈不大哉故時未當革聖人不得先時時而當革聖人不敢後時

彖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曆者天事也時者人事也曆謂日月五緯之躔次時謂春夏秋冬之代序推日月而後可定四時故治曆所以明時

澤上有水水決火滅革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爲四時之變天道之盈虛係焉人事之作止係焉此革之大者不治曆以明之何以若昊天而授人事哉於是究曆理定曆法驗日月星辰之運行而考其日不及天月不及日之度積氣盈朔虛之餘而定爲三年一閏五歲再閏之制自一時觀之則一時之分至有定候自萬古觀之則萬古之寒暑有定期此所以術不違天政不失時百工厘而庶績熙與

蔡虛齋曰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氣爲時四時爲歲一

日百刻計一萬三千五百息每一刻得一百三十五息推而至一元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亦自此而積之也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氣一月二氣也如十一月則大雪冬至十二月則小寒大寒正月則立春雨水五日爲候一年七十二候也曆法大要是積分

治曆明時是曆既作則時自明也日東陸而南陸月青道而赤道星鳥而火也則明其爲春夏矣日西陸而北陸月白道而黑道星虛而昴也則明其爲秋冬矣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革初法未大壞時猶有待無應上不委任權不在我拂時違上而變天下之所難此必不行之術也故戒之以中順自守不可以有爲以此爲戒猶有晁錯削七國之禍亦獨何哉

象申之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時也勢也

蔡虛齋曰自革之時言安常守分便爲中順或曰當革之時事已當革矣而猶令固守之所守者非弊壞之物乎曰所當革者衆人之通患所固守者一已之常分孔子不能革春秋之弊而常爲委吏嘗爲乘田自不至於

出位而曠職孟子不能革戰國之弊然我無官守無言責自不妨於進退之有餘裕雖不革也何害其爲中順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柔順文明德可以革有應於上勢可以革然又必從容審處待巳日而後革之則國是周協事体精詳征吉无咎矣

誠齋曰乃者緩辭也後而不先之辭也故季孫問二邑之叛然後孔子可以陳墮費之言趙鞅無君命而逐君之惡人則春秋以爲叛六二獨得而專於革乎

象申之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輕躁者寡謀而易敗慎重者遲久而有功理固然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征凶貞厲躁於革則不可也革言三就有孚審於革則可也改革之事出於人情久安之餘最難得人之信故必議革之言而至於三就先謀諸心次詢於人考古矣復準之今思利矣復裔其害然後事當而人安之有孚而可革矣

象申之曰革言而至三就又何之矣言至此極別無去處矣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四當水火相息有其時矣剛柔不偏有其德矣以是而革則不乖事体不拂人情當得悔亡然變革之事亦難矣自非詢謀僉同因衆蹶事則内有嘵嘵之口外有洶洶之議又何以掃百年之弊成鼎新之業哉故曰有孚改命吉命政令也巳日乃孚孚在革後有孚改命孚在革前夫惟孚在革前則可以革矣

雲峰曰三以剛居剛故征凶四剛柔不偏故悔亡下三爻方欲革故而爲新故有謹重不輕改之意上三爻則故者巳革而爲新矣故不言革直言改命

象申之曰改命之事不駭則疑四有更化宜民之志巳信於上下矣故曰改命吉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九五順天應人把天下而重新之易服色改正朔新觀聽誠非尋常之舉矣然此非常人所能當也必其天命未膺而德望巳洽不待占決而億兆之情有不戒而自孚者然後足以當之

意言云下三爻方革上三爻是巳革了舊章頓洗另換一世界乾坤成大片段大文章皇王之鴻烈也賢人之革先爲信而後爲革革後乃信聖人之革則未占而有孚矣不爲信而民信之也

象申之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大人御宇如虎之變則世運人心赫然改觀其文炳也虎變在制作上看文炳在治化上看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意言云革道巳成重熙累洽化行俗美之會在君子則蔚然有文小人亦換一面目矣如是何過求哉故征則凶而居正則吉安靜無爲而巳

君子道德積中而英華發外固是涵濡聖化之深者若小人革面前之頑梗化爲順從巳是遵道遵路之民蓋小人朴魯氣象自好但未若君子之秀而文耳五上皆取君象五開天擊統之主也上繼体守成之主也首創之君開大型范一新耳目若混沌初闢其文跡朗闊大繼体之後則深邃緻密故其氣象自異本義云上六之

才不可以有行此句不必泥上六居革道之成柔正共善處

象申之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涵濡於文教者深也小人而至革面則皆順帝之則無復有違犯者矣

王氏曰虎文疎而著故曰炳豹文密而理故曰蔚

鼎元吉亨

鼎重器也國家始建旣立郊廟必有鼎以爲祭祀之用鼎可函牛大鼎也此鼎與郊廟並重非重鼎重郊廟也士庶家皆貧不粥祭器誠重之也鼎亦天子之祭器也此卦下巽上離則觀象於六畫取材於木火而鼎之体用備矣故爲鼎鼎重器也其宰以德其脩以位其輔以賢三者備則調燮有方天命凝而人心戴鼎之元亨可保於無虞矣故爲大通元亨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卦名鼎者鼎有其体体不備不可以語鼎觀象於六畫而体備矣鼎有其用用不周不可以爲鼎卦象以巽木

入離火而致烹飪火無體待木而後爲体木無用待火而後爲用小之而日用飲食所必資大之而國家重器不能外而烹飪之用行矣是以古之聖賢莫不以鼎爲重享帝用犢非鼎則不薦養賢用饔飧牢禮非鼎則不達雖其明德之馨恭敬之實固自有在而實賴鼎而將者也是其用豈小哉惟其用重則依之宜重卦德內巽外離是內焉惟玄惟嘿和順於道德外焉作謀作哲旁燭於萬里有其德也卦變陰進居五是以淑柔之主陟元后之尊天位隆矣卦体六五虛中得九二陽剛之應

元良佐矣夫不徒有位又德以居之不徒有德又賢以輔之則調爕有方重器可保矣是以元亨

蔡虛齋曰鼎之用對鼎之体言有足有腹有耳有鉉者鼎之体烹飪者鼎之用聖人所以享帝者以天下無一物非上帝之所生亦無一物非聖人之所統其分相當其氣相屬也所以養聖賢者聖人以一身爲天下民物之主而不能以身周天下民物之務所以共亮天工者實有待於聖賢也所謂養賢以及萬民也夫子豈不知享帝不小於聖賢也而獨養聖賢言大亨者示人主不

可以小視聖賢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鼎位入所命也正位適所以凝命也一念一事皆與帝天之命對越用以承休命於無斁而保天位於勿替此王者所以主鬯凝圖而守神器之重者也傳曰在德不在鼎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命所由凝將在德矣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初六陰柔居下上應九四所行有違蹶處是其顛也然顛亦何害哉天下之因敗爲功因禍爲福若管仲就囚而成伯業塞翁失馬得馬之類不可勝道因其顛而出之則爲利矣故有因賤致貴之象顛趾句只以意會之見禍福轉徙無常人不可無出脫之道虛虛說去不必就應四上貼出枉見權勢等事

象申之曰鼎顛趾悖也然事有順而相害逆而相成者未可以顛趾爲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因摧抑之意而益勵於善是爲去故以納新易惡以受美乃所以從貴

也從貴則爲利矣出否則非顛矣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怨偶曰仇小人能尅我以私干我以欲即之足以喪德而敗名是其仇也剛中自守則初雖近不能以就之矣故吉

象申之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惟其有實益當愼其所之也龜山一應蔡京之召則進退難自由矣我仇有疾終无尤也能愼所之則無自失之尤矣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過剛不中越五應上舍可仕之君從避世之士故爲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之象此悔道也天下固有當黄耳之主而可自外者乎幸其以陽居陽爲得其正則君臣遇合澤可遠施而不仕無義之悔可亡矣故得終吉

象申之曰鼎耳革失其義也非君之不能用我乃我之不能事其君也故深罪其失義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九四當鼎鼐之任下應初六之陰是大臣誤主上而大臣所任者誤大臣者也故有覆餗刑渥之象

象申之曰覆公餗信如何也事君先資其言自獻其君以成其信九四不能勝任而至覆餗於相期之信且何如哉

六五鼎黄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黄耳中以爲實也

鉉貫耳以舉鼎者也臣佐君以凝命者也五虚中以應九二之堅剛元良衡弼兩相成矣此君道之正也吾所慮者梗介之士或以來鑠金之口而正直之風終不免逆耳之嫌則非任賢之難而始終不二之難矣故有利貞之戒

象申之曰鼎黄耳中以爲實也黄中德也五有中德故讒邪色貨不襍其衷獻納啟沃實受其益是以中爲受善之實也不然則内親而内踈賢豈易任哉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鼎道貴和以玉鉉舉鼎是剛柔並用仁義時出政是以和鼎之功用成矣以其道之盡善言爲大吉以其道之大行言爲无不利

李西溪曰鉉一也五取金上取玉金剛而玉和五体柔故貴剛上体剛故貴和

象申之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盖大臣輔君之道非一有當正直處有當委蛇處有當矯矯錚錚不畏强禦處有當悶悶醇醇不爲東薪處凡此皆剛柔之節時出而迭用者也詩云維仲山甫柔亦不吐剛亦不茹此之謂也

東坡曰六五上九皆所謂耳也上九之耳見於九三故不復出也在炎而不灼者玉也金則廢矣六五之爲耳

也中而不亢柔而有容故曰黃耳則其所以爲鉉者以金足矣上九之爲耳也炎而灼之不可以迫故曰耳華則其所以爲鉉者玉而後可上九之耳得玉鉉則大吉无不利无不利者上與五與三之所利也以鼎熟物人皆能之至於鼎盈而憂溢耳炎而不可舉非玉鉉不能此鼎之所以養聖賢也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震者驚動之義能震則亨矣危者使平易之道也亦天之道也人於平時常如禍變之來虩虩然危懼則謀爲

周悉舉動萬全自笑言而啞啞矣即有倉卒之變而意氣自閑宗廟社稷之重可以不失矣震來虩虩之懼以心言震驚百里之懼以事言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憂患者生全之地危懼者安樂之門震有亨道不假言矣詞曰震來虩虩者蓋福生有基恐者所以納其基也雖未見獲福而爲福所由致也曰笑言啞啞者恐懼之後觀變已熟慮事已精裁度區處自有法則也惟能懼

而有則也則雖意外倉卒之變如所謂震驚百里者豈不驚遠懼邇足以震動宗廟之靈爽及社稷之重哉然出吾之素定者以處之可以持危可以定傾九廟賴以妥安宗社賴以鞏固真可以守宗廟社稷而爲祭主矣此主震者所宜熟計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雷聲洊至驚遠懼邇震之象也君子体之以爲災變之生多由於人事之失而天心仁愛每寓於譴告之中故心存恐懼思所以仰荅天心行加修省求所以奉若天

道恐懼而又修省者畏天以實不以文也周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其徵也夫

彖言震驚以事變言象言洊雷以天變言事變有形雖大而可挽故安閑舉止不失常度天變不測雖小可懼故側身修行常若不及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以陽爻爲主若全卦以初爻爲主初九成震之主而居震初戒懼尤切故其無事之日常若震來而虩虩而

其後也自笑言而啞啞矣意言曰震之所以貴於六子者以其擔當有氣力能為諸子之鋒也故在家為家督居則監國出則撫軍

象申之曰居震初而能震則福生有基其致福也而非倖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有則故神附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二乘初剛是以柔弱之資遇强梁之人當震之來而危厲也故有喪其貨貝而躋于九陵之象一則據高以觀

望一則遠引以苟安也是以所遭雖不幸所存自不亂時過事已則復其常所喪者不待追求而七日得矣

象申之曰震來厲乘剛也力既不敵則幾當先見此必然之理也大抵七是國君所主之重必不可喪者貝是國家之寶賄可以喪而復得者勿逐二字重凡人必能然私欲之外而求苟安之道然後經畧有方恢復有道昔人謂有墮甑弗顧之達嘗有去珠復還之理則此七日得之謂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震行者震起其所行不為柔懦所牽不為徇欲所屈如此則无眚矣

象申之曰震蘇蘇位不當也位不當以柔懦言平時無防患之道一旦禍患之來便計畫无復之矣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九四陷於二陰之間耽於利欲不能自震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有遂泥之象

象申之曰震遂泥未光也居陰有二道非能守則能動曰遂泥終於暗昧局促而已豈有光明景界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本義備矣有事本中德來恐惧修省而為文德武功之畜天下事尚可為也

象申之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處震之事以震動為中能震動則奮發有功而大无喪矣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以陰柔處震極故有索索矍矍之象以是而行其凶必

矣夫天下无無故之禍亦無驟至之災誠能於禍不于其躬于其鄰之日先事而預防之則防微杜漸禍無自發雖時處困極不免言語之傷然不足咎也不震則凶于鄰无咎可不蚤哉

象中之曰震索索中未得也平日無防變之道卒然有變便錯亂而不自得矣其言雖凶无咎何也蓋獨睹之計不可以形迹窺也必然之畫不可以歲月見也鄰之所戒而吾先畏之則入於無畏矣孔斌燕雀之喻可鑒也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陽自下升極上而止故爲艮艮者止之極也人之所以不能安於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欲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雖有喜怒哀樂之發而有未發者存有身之用無身之累是謂不獲其身雖有視聽言動之交而有未交者存有人世之感無人世之役是爲不見其人內不見已外不見人此聖賢安止之學止必如是而後无咎也

蔡松庄曰背者止之所也天有四時冬不用地有四方北不用人有四体背不用皆一理也人於此理若允得盡即是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矣天下萬品無有無個本体者雖天地亦然且如天象亦惟北辰不動故能幹運周天之星斗列宿天時亦惟冬不用故能有春生夏長秋成之功五方則惟北不用者北方地寒不生五谷所謂青海城頭惟有月黃砂磧裏本無春者也人則一身手足耳目口鼻之類皆動而惟背不及於用惟其身之所在則帖然隨之而已无往非止也故能出一身之萬用而不窮故吾觀於艮而見夫三才主靜之意

黃葵峰曰艮其背止之至也知止而后有定故覩身於艮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故觀心於復

意言云心之神妙於感也有心於感則心馳故貴艮感無其感也心之体妙於止也有心於止則心枯又貴咸止无其止也不知咸之道者妨艮不知艮之道者病咸知咸善艮知艮善咸嗚呼此心學之妙也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

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艮止也所貴於止者非貴其靜而不交於物貴其與物入於吉凶之途而不亂方謂之止也故時止則止止也時行則止亦止也行止不以我用而以時用時有固然而我因之看此等氣象所謂百官才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是也是之謂動靜不失其時也是之謂其道光明也問動靜不失其時何以爲光明朱子曰定則明凡人胸次煩擾則

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太宇定而天光發是也

東坡云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元明此言艮之得其所施也施之於天下之至動是以爲順施之於天下之至健是以爲大畜文王係之詞曰艮其背以明背卽止也卽止於動靜所當止之所也

人之五臓皆係於背是背又乃身心經會處体雖不動而實衆動之所係非離動以爲靜者也夫動靜豈可分哉行乎其所當行便是止乎其所當止便是止其所是故君止仁臣止敬子止孝父止慈何事非行何事非止當止之所行乎富貴行乎貧賤行乎夷狄行乎患難何時非行何時非止當止之所患在以有與之心汩之而止始揺矣何幸卦之二体上下敵應陰則皆陰陽則皆陽各以敵應而不相與不相與則內欲不出外誘不入靜焉亦定動焉亦定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而无咎也此艮止之學也

意言云卦不言艮其心而曰艮其背以見艮不在心也彖傳不言艮其背而曰艮其止又以見艮不在背也皆

所以交互發明心學无方体之妙令人自得之也言心不可言背又不可但曰艮其止耳止其所也言止於所當止之所可也言止爲人心之所亦可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兩山對峙遼絶而不相及有各止其所之象君子体之以思不出其位盖心以思爲職無思則槁寂妄思則紛擾思不出其位則靜虛之中自有時止時行之妙矣

程傳曰思安所止意正如此

按中庸素富貴夷狄等是位大學仁敬孝慈信亦是位

彖傳動靜亦是位位者思之行乎其間也思者以時而
行乎其位也謂一身而外非位亦可謂天地上下莫非
吾位亦可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艮趾者止於初動也止於初動固無欲動情勝之咎矣
然人欲之伏也無迹其易熾也如水防制之功須臾間
斷則咎隨之此永貞之戒惓惓也玩利貞之旨便有敎
艮意思
象申之曰艮其趾未失正也所謂遏横流於涓涓之始

者也待其已發則難爲力矣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
也
蔡虛齋曰二當腓之處而居中得正止其腓而不動於
已得矣但三居上二居下是三吾所隨也既隨之便當
拯之危而不持顚而又扶於心安乎故曰其心不快誠
哉其心不能快也不拯其隨六二失職處凡臣之於君
子之於父弟之於兄僚屬之於官長皆有此義
象申之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未退聽須根二說三止
乎上不肯退聽二過三亦過也二之失在於過柔三之
失在於過剛
蔡松庄曰有退聽之明而後有拯隨之忠多欲之戒非
不切不能開武帝之心佛骨之諫非不正不能回憲宗
之惑蓋拯救在臣而聽納在君君子盡其在我而已矣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蔡虛齋曰腓可止限不可止也腓隨限而動限則一身
關要處乃所以動乎物也自人而言趾亦可止也腓亦
可止也身亦可止也輔亦可止也但限一止則上下判

然皆非吾有矣故獨不可止也
意言云人身血氣貴於流通不滯惟其不至飛播亂行
是之謂止若攢聚一處已成風痹況上下之際乎限既
止而不通則上下分爲兩截夤而列之矣夤脊骨也脊
近於心故厲薰心膠固不通之人始於悍然不顧終於
事勢乖隔心体靈明變化之神滅矣腓非能艮之物限
非可艮之所
象申之曰艮其限危薰心也告子之强制是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人之一身有五性七情之動有萬事萬物之交四艮其身非不爲也不妄爲也由身而具者視聽言動必止於禮由身而接者仁敬孝慈必止於極如是則身有主矣奸聲亂色不留於聰明淫樂慝禮不接於心術何咎

象申之曰艮其身非空寂而置之無用也亦以衆動萃於厥躬而妄動亦起於厥躬四惟飭躬以自止焉耳

身者分言之而爲趾爲腓爲限爲背爲輔也合言之則無趾與腓與限與背與輔之名但曰身而已矣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艮其輔者止而不妄發也言有序者發而必中倫也蓋國之安危在出令王之言即王之令惟其慮之既臧發之不妄而必有其序故音旨一出敷天莫不承聽無失言之悔詩云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此之謂也

象申之曰艮其輔以中正也言心之聲也中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中心躁者其言輕以疾五之艮輔以中心定也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程傳云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上九能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故象亦以厚終與之

蔡松庄曰上九當得全艮艮其背者也非聖人不能當

又云大舜終身慕父母敦於孝者也仁者安仁敦於仁者也一息尚存不容少懈敦於學者也仁必如堯孝必如舜學必如孔子斯敦艮矣

漸女歸吉利貞

女歸吉不躁進也利貞者不曲學以阿世不變節以徇人不妄進也大抵仕路甚艱變塞甚易故聖人以利貞

戒之

止於下而巽於上方其在下則止而不妄動及其上進又巽順而不迫切漸之義昭昭矣進以其漸莫如女歸上進以漸如女之歸則其進也以禮而出也不苟吉然天下有謹於進止之間而或不能審於出處之正者矣朱穆有羔羊之節乃從梁冀之辟龜山一代大儒亦應蔡京之召雖非不漸而非正也始進之初大節攸係故又有利貞之戒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

正邦也其位得剛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漸漸進之義也女歸而如是乃吉也士君子之進獨異是哉

卦變九進居三得臣之位又九進居五得君之位進得其位則建功立業之本不期而植矣何也彼其陽得陽位誠得位之正也君以正立極而非急功以邀利臣以正調元而非枉道以徇人則化原端而百官萬民莫敢不正矣其往有功也何如哉

不特此也卦体九五得位之中而以剛中出之沉潛寓

於高明君德之粹也是尤所以建正邦之本也卦德止而悅是未進之先恬淡無求旣進之時舒徐不苟臣節之純也則待時而動動可不窮是又所以成正邦之化也此所謂進得位也此所謂往有功也總之進貴以漸漸貴以正漸則道存委蛇無干時赴捷之膂丕則身存不辱有正已直人之功此仕路之準也

止爲安靜之象巽爲和順之義東平劉氏曰夫物未有進而不上窮者動而不窮者惟漸爲然止乎下而巽以行之是以動不窮也此語有味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上有木其高有因漸之義也君子觀漸之象以居賢德善俗居德畜德也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豈一朝一夕之力哉故居賢德者必以漸善俗者變其舊日不美之習使之歸於皇極須是薰蒸涵濡之久方可致是善俗必以漸也　居賢德畜其德使德爲巳有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鴻水鳥也木落南翔氷泮北徂其往來也有時其先後

也有序漸之象也

干水涯也鴻在水涯非厲離群而在水涯故厲耳初六始進於下亦猶是也名位未定故厲名實未加不免掛人之齒頰故有言然時命使然非所咎也聖人之不貴躁進如此

象申之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君子之不卑小官固如此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紫虛齋曰鴻漸於磐象進於位飲食衎衎象享其祿衎

衎皆安意也涉要津而不爲竊位食大官而不以素滄
所哨式燕在公退食委蛇者也德稱其位正邪之功成
矣故吉
象申之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祿以報功非人浮於食
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
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夫征二句揔是說冥行者必取困勢孤者必見摧其凶
可知矣夫此過剛之道何所利哉惟用之禦寇則威以

制變勇以懾奸庶爲利耳若以漸進則豈宜哉三過剛
不中而无應故其象占如此
象申之曰夫征不復離群醜也離群醜則不復矣婦孕
不育失其道也失陰陽相濟之道則不育矣利用禦寇
順相保也以過剛用之禦寇則順人心以協力而可相
保助也可見過剛之道在禦寇則爲順舍禦寇之外便
爲拂矣在禦寇則順相保舍禦寇之外便相殘矣皆非
所利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君子之漸進於高位不幸而在剛恭小人之上非順而
巽謙而降未有能免者故子文下子玉而安陽處父上
趙盾而見殺
四乘剛而巽順則柔能制剛弱能制強能區處面回而
潛弭其患矣
象申之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順則心和巽則慮周皆
其逆來而順受所以轉危而爲安
九五鴻漸於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
吉得所願也

二五正應隔於三四故有鴻漸于陵三歲不孕之象然
終莫之勝者邪不勝正故也自古讒夫構說則賢士拊
心壬人高張則君子削迹然明主豈無悔悟之日讒邪
豈無暴露之時畢竟明良終合治功可成故吉
象申之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天下之事凡正所在
始雖有所阻隔終必伸也故曰得願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
不可亂也
上九孤介之操足以挽趍利奔勢之習其修潔之行足

以收師世範俗之功辟之鴻飛冥冥雖不與雝雝喈喈
者儀於帝庭而霄漢羽毛高出塵寰之上亦目爲儀而
可象也節槩著於當年清風垂於後世何吉如之然則
無用之用不乃爲大用者耶
象申之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盖人或志於富
貴則富貴亂之志於功名則功名亂之上之志卓然獨
立非富貴功名所得亂是以節槩之高而表儀之著如
此也不然與世浮沉耳何足以爲儀
胡雲峰曰二居有用之位有益於人之國家而非素飽

者上居無位之地亦足爲人之表儀而非無用者二志
不在溫飽上志卓然不可亂士大夫之出處於此當有
取焉
歸妹征凶无攸利
兊以少女而從震之長男則不擇所偶而惟情之動故
不曰妹歸而曰歸妹歸者在妹也夫始合弗正有能善
其終者乎故曰征凶无攸利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
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
剛也
卦何取於歸妹歸妹非細故也男女交媾是天地絪縕
之大義也天地不交則萬物不興男女不偶則人類滅
息是歸妹爲女道之終實人道之始此歸妹所以爲天
地之大義也所患者卦德兊說震動以說而動發乎情
不止乎禮義所歸者妹此歸妹得名之大旨也征凶句
兼罪其男女謂卦体中女以不正而從男固爲廢禮男
以不正而從女亦爲愆義也无攸利句深罪其女子謂
男雖以私情而說之終必受其牽制而屈之也總是交

之以不正也向使如咸之止說漸之止巽豈因是而
廢天地之大義哉言外有男不可取女意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澤上有雷雷動則澤隨猶女之隨男而動歸妹之象也
君子觀男女之交以色而合者必以色衰而離以情而
動者必以情盡而絶知始之不正而終必有敝故垝垣
之約雖誓於初而桑椹之嗟不免於後讀氓之詩永終
之戒甚明矣知字要重看與其終之敝而相離不若慎
之始而使無敝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娣與妹不同少女曰妹少婦曰娣

古者天子諸侯大夫之娶其嫡必以其娣姪從係初九者曰歸妹以娣者從嫡以適人者也非正嫡矣何謂征吉其說在莊姜之戴嬀矣終溫且惠淑愼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則跛能履征吉之謂也此女德之良者也

雲峰曰以一卦論則爲說以動故其征也凶卽此一爻論則有剛正之德故其征也吉

象申之曰歸妹以娣以恒也其心塞淵而無忒其行貞淑而不變女德之良也惟是有恒德故雖不能明自主事亦是承助其君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蔡虛齋曰眇能視承上文而言一則女賢而非正室僅能承助正室而已一則女賢爲正室矣而其配不良亦不能大成內助之功利幽人之貞推出說君子守身當如女子女子不以配之不良而變其節君子不以時之不偶而變其道其致一也

象申之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所謂抱道守正而不改其常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初之娣命之薄也三之娣德之穉也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爲婚故其戒如此

象申之曰歸妹以須未當也女德不貞故人莫取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愆期者乃我不輕許人而愆期也遲歸有時者言有是賢德終必獲佳偶而時可歸矣夫遲而有歸則遲不爲

愆歸之以時則期亦不失孟光三十而遇梁鴻正其人也

象申之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美玉待價而沽欲得佳配而後行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六五居尊下應九二則是以王姬之貴下適卿士之門而能以禮義爲光華不以衣服爲容飾其象猶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女德之盛無以加此

故又爲月幾望之象
象申之曰帝乙歸妹而不以盛飾爲貴何也蓋其以中
德之貴而行至貴者德文不足以飾之自不尚飾矣大
凡能把外面許多好看艷的輕視了必是內面有個物
事壓得他底過方能如此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
虛筐也
承筐无實是未嘗承筐也刲羊无血是未嘗刲羊也
此爻須得其意不必深泥夫婦之禮所以奉祭祀也故
女則承筐而采蘩采蘋以供職士則刲羊而實鼎實俎
以備物如此則夫婦之道方有終矣上六陰柔無以供
婦職是承筐則無實也士而取此無以奉宗廟是刲羊
則無血也占者如是何所利哉本義約婚不終上看近
俗
象申之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言其無以承祭祀之德
徒爲虛筐而已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蔡松年曰豐之可憂者天運也勿憂宜日中者人事也

人事所以維持天運聖人之貴人謀如此故先儒曰人
謀孔臧可保天命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
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
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豐者盛大之義也卦德以明而動幾先之智斷之才
兼資並用所以致豐又曰王假之者言王者當豐亨之
時撫盈成之運以生聚則日繁以物力則充斥故凡所
以供耳目之需者率大其規模聳朝野之觀者率大其
鋪張文物則益以輝煌而下視曩時之文物矣制度則
益以宏麗而狹小前日之制度矣所尚者大王者至此
所以有憂道也而徒憂無益也宜守持盈之戒如日之
中乃爲宜乎日惟中方能遍照天下若過盛則如日之
昃而天下之物有遺於所照之外者矣人君之宜照天
下亦猶是也雖然處之亦難矣天下物理衰不生於衰
而生於盛盛不終於盛而終於衰彼日至中時已盛矣
而其勢必昃月至於盈時已盛矣而其勢必食豈特日
月爲然大而天地之或盈或虛皆與時消息不能常盛

而不衰也以一元之運言之始於寅盛於午而閉物於戌以一歲之運言之生於春長於夏而收藏於冬蓋氣至而呲氣盡而散天地之盈虛且听於時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盛極必衰之機如此此所以守常而不可過盛也

朱子曰天地是舉其大体而言鬼神是天地之運動變化者如風雨露雷草木之類上言宜日中蓋以日而持之則可也此言日中則昃蓋以日中而恃之則不可也時字不外氣數天地亦囿於氣數之中時當其息則天

地變化草木蕃天地亦與時俱盈矣時當其消則天地歸根群動俱寂天地亦與時俱虛矣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東坡曰易至雷電相遇則必及刑獄取其明以動也至於離與艮相遇曰无折獄无留獄取其明以止也

威至而明不至則片言何以折獄明至而威不至則姑息何以致刑故必威明皆至則容光之隙无不照雷電之下无不折方可成豐亨之功傳曰折獄者必照其情實惟明克允致刑者以威於奸惡惟斷乃成卽此之謂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初四皆陽才名勇力大畧相當若其配然者聖人恐其勢醜則嫌於相形德齊則疑於相軋故以同心同濟之道示之无咎者德相資也有尚者功相成也乃象則爲之戒矣其曰雖旬无咎者一德咸有而成治也過旬災者兩賢相厄而成黨也彼以爲天下之公此以營一巳之私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志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六二居豐之時上應六五之柔暗故有豐蔀見斗之象豐蔀見斗有蔽之者也陸贄之事德宗可監矣夫人君之道強不在於折敵衝而莫強於折邪佞明不在於察淵魚而莫明於察姦欺德宗強不足以折盧杞而以刻薄爲強明不足以察延齡而以猜忌爲明故怒公輔疑蕭復仇陸贄皆日中見斗往得疑疾之類也雖然臣子之道不以君之明暗而二其心也一於至誠孚信以發

吾志而已發字有因明通蔽因事納忠意思又曰均此諍君也以口舌往則自取疑疾矣以誠意發則不覺開悟矣

象申之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積巳之信所以發上之志也後世引裾折檻非不直也碎首玉階非不忠也然吾身獲逢干之僇吾君蒙商辛之名如何

九三豊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豊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沫小星也必昏黒之甚而後見九三處明極而應上六

明而受蔽雖有明德廢而不用然非三之咎也不用之過也舜非明揚之帝則終雷澤之漁矣尚非克明之文則老渭水之濵矣

象申之曰豊其沛不可大事也柔暗之君用人則不能自用則不足故不可以大事也折其右肱以故終不可用也

九四豊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豊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九四當豊而遇暗主下就同德則吉矣下就同德何以便吉盖藉其才德以左提右挈戮力王室所謂以一人扶之不足者衆君子扶之有餘也晉元不振王謝同心足維江左之衰此爻似之

象申之曰豊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一旦遇其夷主以彼之明啓吾之動行與吉會可底格君之功矣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質雖柔暗若能致天下之明則有慶譽而吉矣盖君心無二用尚大則心日益蔽不足以照天下來章則心日

益明而可以灼四海慶譽謂福慶集於一身而且有譽於天下也有慶譽即吉

象申之曰六五之吉有慶也人君以天下爲心用賢以錫天下之慶即君之慶也即君之吉也

上六豊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闃其无人三歳不覿凶象曰豊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户闃其无人自藏也

上六豊其屋者妄自尊大自處於高明之象也外大足以拒人內暗無以自通是以闚其户闃其无人三歳不覿也豈不有九三爲之應而折其右肱與无人同故凶

象申之曰豊其屋天際翔也如詩所云如翬斯飛之意
高亢自大不下人之象窺其户闃其无人自藏也非是
无人有人而我藏之也開誠布公人孰不樂自見哉
旅小亨旅貞吉
旅羈旅也山止於下火炎於上去其所止而不處故爲
旅文王係詞以士君子有四方之志旅其所不免者第
離鄉去家天涯漂泊令人有悲思寂寞之意旅亦難處
矣所幸者卦体六五得中於外而順乎上下之二陽卦
德艮止而離麗於明亦可以小亨矣亦可謂得處旅之

正道而吉矣貞字不外卦体卦德二意程傳曰人君無
旅旅則失位故不取君象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
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之詞曰小亨者蓋旅之時卑巳則嫌於自辱忤剛則
幾於召禍躁動則或以擾事昏眛則闇於當機夫惟柔
得中也順剛也是謙甲不至屈巳巽順不至忤人也止
而麗乎明是恬靜以貞守見幾以善動也所以得處旅
之貞而吉亨也然旅何時也極言之則四時聚散天地

逆旅也人世假合萬物逆旅也百年須臾吾身逆旅也
茫茫宇宙浩浩塵寰自非以善處之道取不一之位則
未有能挾無碍以遊於世者其關係顧不大哉
按得中乎外句外外卦也外有旅之象焉止而麗乎明
内旣知止又得明而麗之則人之明便是我之明矣蓋
謀議籌畫緩急有托亦處旅之善道也得此者爲亨守
此者爲貞吉孔子之微服過宋其得中而順乎剛乎於
衛主顏讎由遠伯玉其止而麗乎明乎旅之時義大矣
哉聖人着此句最有深意蓋恐人以旅小事而或忽之

也故終之曰旅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明則無遁情愼則無濫罰明愼旣盡决断隨之林次崖
曰明愼仁也不留義也義而不仁則傷於暴而濫及於
無辜仁而不義又傷於懦而咸阻於强梗仁義並行治
獄之道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當旅之時以陰柔居下其細已甚有旅瑣瑣之象人必
自侮而後人侮之不徒自取災而自斯其所取災明其

瑣瑣之所致非自外來也

象申之曰旅瑣瑣志窮災也窮猥陋也其識不廣也詩云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初六有焉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旅即次德爲人所樂與也懷資得出入保守之助也得童僕貞內有親信倚賴之人也三者之中得童僕貞尤難女子小人易擕而難養也惟得其心則即次者處之益安懷資者守之益固即羇旅之中亦爲樂土矣故

象申之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三性行高亢以之待人則不遜以之御下則寡恩故有此象占者如是心雖無私亦非所以自安之道况未必正乎

象申之曰旅焚其次亦已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與下以童僕言曰其義喪明其無足惜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四離下而上載質之君子也旅於其國而僅得所處得其資斧而防衛有資然不得居其位行其道其心能自快哉季孟之待孔子所以行也國中之授室孟氏所以去也

象申之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君子志在行道期於得位非僅得其資斧也資斧者資身之斧也所以防不虞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天子无旅故變例而言言士人得此當有文明之應或至他邦而來朱紱之聘或游上國而覲明主之光若射雉然如是則雖有載質懷資之費然聲光上達庶乎小遺而大伸矣

象申之曰終以譽命上逮也蓋[illegible]固有緼藉未弘一旦襲尊位揚揚得意徒足誇閭里[illegible]榮而已此則名實俱暢揚光黼座之前騰輝廟堂之上非直閭里之一盻已也故曰上逮至於上逮則非獨賢者之私榮矣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以旅之時而好高不能下宜其見惡於人而失所安也
所謂喪牛于易者言其驕氣方盛失其柔順之德而不
自聞知也
象中之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正與九三相類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小亨者以陰爲主力量才識不足以奋大也利有攸往
者幸其以陰從陽陰得陽助尚有可爲也夫從陽而利
往則其係於所從者亦大矣自非謀猷德望有可倚重

者何以當此故又曰利見大人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
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申命只是叮嚀慎重之意劉安世云善觀人國者不觀
其勢之盛衰先察其令之張弛未論其政之醇疵先審
其令之煩簡惟其令既藏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堅
如金石信如四時數大之下莫不傾耳徯動此聖人鼓
萬民之術也剛巽乎中正二句正從申命上說來盖君
者制令者也臣民者從令者也制令者不本諸德則空
言無以輸下從令者不順乎上則梗化適爲頑民卦体
剛巽乎中正而其志得行是以我之論中令民之不中
以我之剛正令人之不正是謂制令之善經初四之柔
皆順乎剛是惟臣欽若惟民從乂上以剛中令我而胥
順於中上以剛正令我而胥順於正是謂從令之大義
下從令則無慝志是以小亨利有攸往上制令則無亂
政豈非大人而爲人所利見乎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風行相繼然後鼓動萬物令出惟詳然後鼓動萬民故

君子必申命而後行事事字凡係國家經紀生民利病
的皆是申命者三申五令於以熟民耳目一民心志使
令行禁止無物不入也若徒以鋪張爲主則非聖人之
心天下且玩而不從矣是以元朔之詔不能回麻匪之
風建中之詔不能戢强藩之亂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
治也
陸葵日曰天下事惟斷乃成初六過於卑巽者也既欲
進又欲退當機不斷此人何足濟天下事乎故宜用武

人之貞以矯其偏而作其鋭昔人謂文人治身當如武
人是也
象申之曰進退志疑也蓋其志先自疑也武人之貞志
治也其志先自治也看來疑則亂而不治治則定而不
疑惟覗人所存耳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
也
巽在牀下者恭敬不遑有過於巽之象然亦審其所用
者何如耳是故以史巫紛若之道明之以矯諂則凶用

之以陳信則吉而无咎古大臣献納往往如此
象申之曰紛若之吉得中也卑不爲懦恭不爲諂得巽
道之中也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勉爲之者不誠則不可久故頻失而頻巽非頻巽之吝
頻失之吝也頻一也頻復與頻巽占何以異復復於内
也頻失而頻復則中有主巽巽於外也頻失而頻巽虚
文而巳
象申之曰頻巽之吝志窮也非其本心則故態復露人

覗巳如見其肺肝謂之志窮誠窮矣哉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孫質菴云陰柔无應承乗皆剛宜有悔者然當巽時用
柔能下故能辭遜而不危道存而不亢不惟免其侵凌
之患且可以感召天下之豪傑同心並濟其益多矣有
田獲三品之象
象申之曰田獲三品有功也謙恭下士賢士亦樂爲用
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貞者剛健中正能奮發以改畫俾舊政爲之一新文明
爲之再造故吉吉則悔亡而无不利矣雖曰无初而終
則有永矣然貞豈易言哉不謹於始則除弊反以滋弊
弗謹其終則興利或以釀害故必用先庚以叮於前揆
酌古今參合人情寧使人謂我寡斷無失之疎略又用
後庚以癸於後計定百年算周萬慮寧使人謂我迂闊
無失之近功如是始謂之貞而得吉也
黄葵峰曰不當更而更則宜帝爲基禍之主當更而不

更則元帝亦爲漢業之衰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有沉毅之思故能酬會通之宜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過於卑巽以至柔懦不立其視二之用史巫紛若者大不侔矣恭而無禮輕而召侮雖遜所當遜不免於凶

象中之曰巽在牀下居巽之極而過於巽也喪其資斧失其所以斷可必其凶也

周平王惟不能復父之仇天下所以春秋威烈王惟不能正韓朝魏之罪天下所以戰國

兌亨利貞

卦兼剛中柔外兩義剛中是悅本由衷民情胥應豈不得亨設不本之以剛而出之以柔則煦煦之恩民以爲小惠憧憧之治民以爲隘無爲貴說矣故詞曰亨又戒以利貞此王伯之辨也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咸取無言之感兌取無言之說說以利貞感而忘其感也忘勞忘死應而忘其應也說而至於忘方爲蕩平大公之氣象故曰說之大民勸矣哉勸者民自爲勸非待上有以勸之也

胡以稱利貞哉卦体剛中而柔外剛中則有綢比之公而不違道以干譽柔外則有熙皞之化而非咈民以從欲此說道也亦正道也以正爲說則一愷豫而布宇宙之春是爲順天一歌舞而樂生成之賜是爲應人天人俱說有事而與民趨之則勞而忘勞有難而與民犯之

則死而忘死夫好逸惡勞好生惡死人之情也勞而忘勞死而忘死非人之情也非人之情而忘之者說而不自知其勞且死也知聖人勞我以逸我死我以生我也夫勸民與民自勸相去遠矣是以聖人大之曰說之大民勸矣哉悅之大者正也正則蕩蕩平平非大而何

黃葵峰曰咸之感无心感以心也兌之說無言說以誠也堯之於變時雍孔子之綏來動和其感至矣文王靈臺之樂宣王雲漢之憂其說深矣

象曰麗澤兊君子以朋友講習

兩澤相麗彼此相滋是雖無情之物實有相說之象故爲兊象君子以朋友講習盖兩澤相麗則水泉相益而不涸二友相講則義理相益而不窮

初九和兊吉象曰和兊之吉行未疑也

陽剛則不失於柔媚處下則不失於上求无行則不失於私係說之和而得其正者也

誠齋曰當兊說之世天下人說於下君臣相說於上而理人所甚不說也必有特立不倚之剛獻可替否以相

濟而不疑其庶幾不至於容說之朝乎所以吉也初九是也

象中之曰和兊之吉行未疑也未有所疑者正也不正則有疑

九二孚兊吉悔亡象曰孚兊之吉信志也

凡以說相與必有悔九二剛中其所爲說者一由於中心之孚則至誠動物終无所悔

象中之曰孚兊之吉信志也信己之志便可信人之志盖拐肝膽而行之故形骸尒汝不能隔也

六三來兊凶象曰來兊之凶位不當也

雲峰曰六三陰柔不中不正而來求說於剛初剛而正二剛而中必不從也凶可知也

九四商兊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從三似矣揆之懿德之好終有所未安者從五是矣至於私情之累亦人所難却者此正公私界限處差厘而失千里故曰未寧喜對畏字看小人若可喜然一沉淪則爲小人之歸其可喜者乃最可畏者也君子若可畏然曰親之不覺有无方之益其可畏者正其可喜者也

象中之曰九四之喜有慶也盖與善人居則日益與不善人遠則無日損從違之判决於須臾而德業之就上於終身故曰有慶

徐進齋曰以陽剛之才處近君之位詔下以八柄馭臣者也所以奔走服役於其下而求說於我者無所不至况又與之親比者乎商兊未寧正天理人欲公私界限處不可不審所從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剝者消陽之名說之感人易入而可畏萬一不察而寄

逦之則其凶惡之肆卽在承媚之閒孚之心志迷惑聰
明壅蔽天下國家之厲階從此起矣以舜之聖且畏巧
言令色意正如此
剥如芭蕉之剥一重剥一重不見其消有時而盡
兊秋之交九月爲剥他爻皆稱兊五不稱兊而稱剥聖
人不無微旨宰嚭非能剥吳夫差孚之上官非能剥楚
懐王孚之十常非能剥漢桓靈孚之孚剥之占爲戒深
矣
象申之曰劉正爲正居尊爲當正如唐明皇明知林甫

之奸邪而猶用之蓋一則恃巳之聰明二則恃海内之
平安謂其必不能爲害故也聖人之言豈欺我哉不知
恃聰明便昏了恃平安便危了
上六引兊象曰上六引兊未光也
九五當戒而此爻不言吉凶愚謂畢竟有凶而无吉縱
使人說之而得以乘時徼利亦凶道也害與利有因者
也
上六引兊居說之極窮說之巧也故象誅其未光
蔡松庄曰三與上均一小人欲害君子者初二有劉正

劉中之德聖人知其守也不爲之戒四五則戒之四劉
而不正恐不能守五惟劉中君位易縱君　心易惑也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當離披解散之日自非據形勝倚才德與左右之有人
渙其何濟卦具此三善其亨宜矣至其濟渙之道豈易
言哉蓋其時九廟震驚神靈久以不安中原板蕩神州
久以陸沉故假廟以合神之渙涉川以合人之渙又必
以正行之無爲媚神以邀福無爲行險以僥倖庶幾得
濟渙之道而利也楊慈湖曰慈愛恭敬人心之所同有

也上人行其恭敬慈愛之心於上舉而措之天下則舉
天下慈愛恭敬之心無不觀感於下矣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
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劉來居二而得中據上游之地進可戰退足守故曰不
窮六徃居三得九之位是柔能安集武足勘定其濟渙
之才者也上同於四是謀臣如雲猛將如雨獲濟渙之
助者也以此三者克復中原易於反掌故亨雖然渙旣
濟矣天下粗安聖人又有所以萃人心焉有所以結人

心焉是故有假廟之典有涉川之具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一以篤惠宗公示水木本源之思一以慰安九廟示子孫世守之統是所以萃人心之第一義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葢其時瘡痍未起民之墊溺者尤多不以此時經綸天下則何以開天下之太平建萬世之長策乎是又所以結人心之第一義也曰在中曰乘木已有貞意故不復什

東坡云渙之為言天下流離渙散而不安其居此宜經營四方之不暇而其彖曰王假有廟其象曰先王以享

於帝立廟何也曰犯難而爭民者民之所疾也處危而不蝓者衆之所恃也先王居渙散之中安然不爭而自為長久之計宗廟既立享帝之位定而天下之心始有所係矣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蔡松庄曰風行水上離披解散渙之象也先王以享帝立廟葢王者於上帝其分相當其氣本相屬也於是日用建子月用上辛陶匏藁秸之具陳玄璜繭栗之具備於以達片誠於蒼蒼之表則精神與上帝相接矣王者於祖考其分相維其氣本相通也於是慨英靈之在上想音容之如見門堂寢室之是脩簠簋籩豆之是飾於以達一念於冥冥之中則精神與祖考相通矣

拔萃之假廟因其聚而聚之也渙之假廟因其散而聚之也王者孝享之心固無分於萃渙然當渙時尤有不容自已者故大象不曰假廟而曰立廟又兼享帝而言之

書洛誥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咸秩無文傳曰定都之初肇舉盛禮大享群祀齊祓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

明之德放於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顒若收其放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於此也觀此說則享帝立廟不但合鬼神之渙亦以合人心之渙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大都亂必有萌不睹其萌而听其自至迨允解之勢成乃欲以綿力濟之辟以駑下涉千里之途必無及矣初當渙始而得壯馬既不緩圖以失機又不自用以敗謀可以濟渙而吉矣故諸爻皆言渙初不言渙

象申之曰初六之吉順也順九二之陽人之力即已之力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奔者急來之謂也濟渙之首策在急據天下之要閫夫當飄流無定之日彼盜名字者孰不覬覦其閒二急奔而得之據上游以控制六合爲渙奔其机之象此正英雄用武之地志士恢復之日也故曰悔亡

象申之曰渙奔其机得願也得願者謂其退足自保進足長驅恢復之願可成也秦得百二而七雄夷宋弃燕雲而二虜橫英雄舉事無謂險阻爲不足憑哉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天下之難皆生於有已之心使人各散其私時事不足平矣六三居得陽位志在濟時故聖人與之曰渙其躬无悔所以破雌黄之口堅任事之心而無以身後之成敗自疑畏者也此純臣之誼也

象申之曰渙其躬志在外也君父母難臣子何以身爲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群元吉光大也

天下之渙皆由人各自爲群耳如漢唐之季內而倖幸之徒各樹私黨以爲外援外而藩鎮之類各據强土以爲內應四渙其群是不憂有形之无解而先憂人心之土崩者也相道之最善者也故曰元吉且非獨此也群爲既渙則權無兩錯制不同門天下之英賢莫不輻輳並進歸命天子其所散者聚而若丘天下之渙不指揮而自合矣謂之曰匪夷所思見老成謀慮全在人心國本上著力而彼設一策運一奇者方之左矣

象申之曰渙其群元吉光大也散小人之私群成天下之大公所以爲光大也此便是匪夷所思意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大號大政令也謂新民之大命救渙之大政汗謂如汗之出而不反也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王居王者之居積也蓋人君當渙之時所宜散者莫大於號令與居積也能散其號令則百姓因王言之大而知王心之一矣能散其居積則財散於上而民聚於下矣天下之大勢其不合於一乎渙王居如陸贄所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之意

楊誠齋曰散難有二無大號者民弗從有大號而復反者民亦弗從令之以薄斂而行之以重賦是反也令之以輕徭而行之以勞役是反也令之以省刑而行之以峻法是反也令出而民從之令反而民去之天下之難何時而散乎故又曰渙王居无咎

象中之曰王居无咎正位也位字兼德說無人君之德則洛口開倉未聞散財之義無天子之位則便宜發粟祇稱矯詔之名故知五之正位便能渙王居矣

黃葵峰曰象不及大號但曰渙王居者正以虛號易發

實惠難繼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陽剛則才可濟渙極則時將濟故能易危爲安傷害可去憂患可出蓋天時人事兩相成者也

按坎在人身爲血在卦之上去水遠矣逖遠也風收聲而水靜矣

象中之曰渙其血遠害也渙之時天下紛爭生民膏血害有不勝言者上九以陽剛居渙極能渙天下之大難而去之使遠出於湯火之中故夫子中其義曰渙其血遠害也遠害者遠民之害也

節亨苦節不可貞

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有節之義節固有亨道矣又其体陰陽各半而無過不及之偏又二五皆陽而得中得節道之貞而亨者也若節則可爲常矣申屠狄之潔陳仲子之廉皆違性情之正不可以爲常者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偏於柔則不節過於剛則苦節剛柔分者界限分明有不可僭差紊亂之意剛得中者劑調得當有不至過苦難行之意節之得亨以此苦節則通之一人不可通之天下其道窮也夫節蓋自有中正之道矣大凡人情說則易流未免滋其情欲之好見險而止一稟於品節之宜自非德位之君子孰能定經濟以爲天下極乎此卦九五得位於上其所節者又皆大中至正宜於一時合於萬世而可通行於天下者也此節道之善者也吾以天地言之天地節而四時成冬之必有春也夏之必有

秋也天地之氣不節則竭而況於人乎而況於財乎凡財貨之在天下地力之所産有大數人力之所産有大限使濫用無節必至傷財財既傷必至頭會箕斂以剥民而民亦害矣聖人知財有限其取也節以九賦其用也節以九式則財不匱於費用之無經民亦不困於銖求之無道矣此節之貞也所謂中正以通者也

楊誠齋曰有財之窮亦有節之窮財之窮自不節始節之窮自過於節始過於節則人情苦之而不可久聖人憂焉故受之以中中者非不節亦不過於節故曰中正以通中則通矣是故先之禮後之法禮立則截然不可踰法立則凛乎不可犯上下有分名器有等然後財不傷民不害矣非必上之虐取然後爲傷害也下無制度則財以侈自傷民以侈自害也下侈且然況不止於下侈乎大哉聖人之制度乎其如天地乎天地節而四時成聖人節而天下富矣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

制數度即制度議德行即議禮制度數則車同軌議德行則行同倫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夫節者事之會也君子處世其隱遁有時其藏修有待要不失事之會而已初九陽剛得正居節之初未可以行能節而止者也故聖人係之曰不出户庭无咎

象申之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時未可出雖閉户可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楊誠齋曰不出户庭不出門庭一也以初則无咎以二則凶何也初處士二大臣也身爲大臣上逢九五陽剛中正之君謂宜佐其君制度數以節天下之欲議德行以節其君之欲今乃下同初九處士之節私淑門庭之內而已一何不廣也故凶

象申之曰不節之凶失時極也所謂鄙儒不知時變者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夫儉者德之共奢者惡之大縱曰敗度淫曰破義棄共就惡樂縱即淫嗟何及矣則三之陰柔不中正是已

象申之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不節之嗟又傷嘆何所歸咎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君與臣本共爲節以共維天下者四柔順得正上承九五德行安其所議度數安其所制凡所以防維天下者安然以其身率履之若出於所性者然盖輔節之純臣也以率群工以一萬姓何亨如之
象申之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惟王盡制惟臣欽若道固宜然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九五主節於上也而以甘之道行之所謂當位以節中

正以通者也旣不至放縱無節任其情之易流亦不至刻意獨行矯其情之不堪此所以盡善盡美而吉也此所以法令傳後而往有尚也
象申之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天子建中和之極故度數之制德行之議皆協天理而當人情此其所以甘節而吉也居位中重中字不重位字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苦與甘對甘節可以範一身亦可以範天下苦節不可以範天下只可以範一身盖範天下者必顧其情之所

安度其勢之可行故亨範一身者而身居其苦則硜硜之守可以寡尤戔戔之嗇可以共德故可悔亡
象申之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則所爲節者亦可知矣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朱子曰孚字從爪從子如鳥抱子之象今之乳字也一邊從孚盖中所抱者實有物也中間實有物所以人自信之
中虛中實眞實无妄一心之孚信也下說上巽上下交孚兩情之孚信也故名中孚豚魚無知象人之最難感

者舜格有苗而化傲象是卽感豚魚也難感者且感之則天下無不可化之人可知不亦吉乎至難涉者險難然忠信篤敬蠻貊可行以孚信行之天下無不可濟之險不亦利乎感所難感如豚魚濟所難濟如涉川甚言孚之爲貴也然而非硜硜小信之謂也小信之信且不可孚一人況可感物而濟險乎故又曰利貞
鄭氏曰仁及草木言草木難仁也誠動金石言金石難誠也信及豚魚言豚魚難信也此說儘明白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

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卦名中孚者卦体二陰在內而中虛二陽得中而中實中虛則無我中實則有物有孚信之義卦德下説以應上上巽以順下爲臣者忠誠以上接爲君者謙順以下交一信所感而萬邦作孚皆有孚信之義故名中孚

誠齋曰誠之在心如物之在器器虛然後物得而實之心虛然後誠得而實之若有我之心先立則吾心先爲有我之私所實矣將何地容此誠哉故惟此心洞然而

虛則至誠充然而實矣

詞曰豚魚吉者蓋信之及民容有僞其及豚魚不容有僞也至於信及豚魚則其信也至矣暴慢者輸其志狡僞者獻其誠矣所謂利涉大川者蓋木在澤上有乘木之象外實內虛有舟虛之象是其孚信之積雖胡越之人可使相救如左右手此虛舟應世之道也大哉信乎可以感物可以濟難然非應以人也應以天也天下無不誠之感亦無不正之誠故又釋之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信以正則應乎天而可以感物濟難矣乘木舟虛本乎來說不可泛謂濟險之具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無形而能震川澤鼓幽潛誠無象而能動天地感人物此澤上有風所以爲中孚也君子体之以議獄緩死議獄者求其入中之出緩死者求其死中之生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也　詳刑要覽桂氏後序曰番易尉爲人殺莫知主名捕吏誣執俞達者証佐皆具已承杖矣且謀連三弓手結款無一異詞有某人不能無疑躬造府臺請緩其事重立賞榜廣布耳目

俾緝正囚未幾果得其眞立者以正典刑余聞之矍然歛衽因嘆吾夫子三絕韋編特著議獄緩死之象於中孚其慮遠矣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孫質菴曰初九上應於四能度其可信而信之則因不失親修身有同道之益事國有同心之助其吉宜矣相信之道不可不久苟信之不篤而移於他必至信非所信而失其所依歸矣故戒之有他不燕

象中之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未變故靡他一少變則

其志亂而有孚不終矣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二五同德相應是外托君臣之義内結骨肉之情故以類相孚則曰鳴鶴子和言其天機之自動忘乎感忘乎應也以道相感則曰好爵爾靡言其一得之係戀忘乎爾忘乎我也書賡喜起之歌詩矢卷阿之音股肱元首一德一心二五之謂矣

象申之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見其精神之契合直起於詢謀枚卜之外蓋不以爵祿名譽爲懽悅不以繁文縟節爲羈縻者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以我之無德應彼之不通其相應適相敵也在己既無所主張在人又不足倚賴或鼓而起或罷而止或悲而泣或樂而歌作止哀樂皆無常矣得敵二字最重三雖陰柔不中正然使得善應之助尚不至於顛倒也凡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皆有此道乃夫子不罪其應爻而專責六三直係之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在我失其

主張時止時行皆无定則矣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六四位近於君朋附者衆矣柔順得正能絕其私黨以信於上有月幾望馬匹亡之象此人臣義無私交之道也故无咎

象申之曰馬匹亡絕類上也絕其私類而一心以事上也未有植私門而能忠公室者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九五剛健中正爲孚之主下應九二與之同德君以至誠遇其臣臣以至信待其君一信相孚堅如金石孚之攣固者也德業成而庶事康何咎之有

象申之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有中孚之實德是以能感其臣而與之相信也此古明良一德之交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夫時有所窮鬼神不能返勢有所變聖人不能拘徒信乎理而必行之其不戾於時忤於勢者鮮矣故宋襄以仁而敗尾生以信而窮此貞凶之明戒也

象申之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知信而不知變未有

可久者也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陰自外入據用事之地而因陽於內謂之小過旣過於陽不患其不亨矣特患其不出於貞也貞者義也以義用勢小者之宜也所謂與時行也自小事以下皆利貞之意蓋當大過之時則當大任成大功乃爲大過之行當小過之時則勤小物矜小謹乃爲持身之術故但可小事而不可大事卽所謂事之小者亦不宜任意爲之

而有上人之心也飛鳥之遺音也不宜上而宜下矧伊人兮可不以謙下處之而有上人之心乎故又係之曰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此聖人扶陽抑陰以存名分之心也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就其力量所至亦可以得亨也其曰過以利貞者何也凡易之道與時偕行時當大過處非常之時當有非常之事貞也時當小過知其不可爲而守之以不爲亦貞也過而不過與時委蛇則貞之義也詞何以言可小事不可大事也二五柔而得中小事猶可三四之剛皆失位而不中失位則權奪居中則善虧是以可小事不可大事也旣曰不可大事又曰不宜上宜下得無過而愼乎而非也觀之卦体內實外虛有飛鳥輕揚之象焉鳥飛空中所遺之音順風而下不能逆風而上是若有得於小過道理而況於人乎是故以上人之心處之則戾於時拂於人爲逆以下人之心處之則合時宜當人心爲順順則宜不順則非宜此

所以不宜上宜下而大吉也此小過之貞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徂徠石氏皆謂小過是矯時之弊以今論之恭過則僞哀過則毁儉過則陋而君子以之者蓋有爲而爲之將矯之以中也時有衆趾高之莫傲故正考父矯之以循墻時有短喪之宰予故高柴矯之以泣血有三歸反坫之管仲故晏子矯之以敝裘雖非中道亦足以矯時厲

俗者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陰柔則性躁上應九四則志高吾見不飛則已一飛則有高翔遠過一舉千里之意故聖人戒之曰飛鳥以凶言高位必疾顛如高飛必速墮也小過諸爻皆患於過不患於不及

象申之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如何卽吾末之何之意言其躁易輕舉雖有善亦無之何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

君臣不可過也

進則過三四而過六五是過陽而反遇陰也所遇者陰則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是不及其君而適遇其臣也適遇其臣則無凌逼之嫌故无咎也曰祖曰妣以陰陽之象言曰君曰臣以上下之象言

象申之曰不及其君者臣不可過也君臣之義與天地並毫髮之際不容僭差人臣而過其君可乎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君子不可一日不防當陰過之時尤不可不過爲之防自恃而不備則噬臍無及故曰弗過防之從或戕之戕者卒暴之名或者不虞之意聖人以此戒三謂當以小人之過而防之不當以小人之比而狎之也故五王玩寇遂虛夾日之功訓註謀踈竟成甘露之變

象申之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小人肆害何足責而君子養患可深咎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九四以剛處柔而適得无咎者以其處小過之時小心

謹愼過而不過適合處小過之宜者也往而欲任天下事則過矣故有厲而當戒然亦當小過之時乃然天下事豈可終退托而不爲哉故又戒以勿用永貞言當隨時之宜不可固守也

象申之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易貴當位在小過之時反以不當位爲善盖其過於畏愼乃爲不過而適合其宜也往厲則必戒矣然天下可終於退托乎聖人以爲不可長守故戒以勿用永貞可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

已上也
六五以陰居尊陰柔固無能爲之才居尊又有高亢之志又當陰過之時時事將衰之日也不能有爲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夫在已旣不能有爲若得剛陽之助猶冀其能爲也顧乃弋取六二以爲助五陰也二亦陰也兩陰相得其不能濟大事可知
象中之曰密雲不雨已上也罪其志滿不能下賢以資功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

亢也
誠齋曰上六以陰柔之資挾震動之才豈惟不與諸爻相遇而已直超而過之必出其上極其高如飛鳥焉亢滿如此豈不罹災眚之凶乎上自共驩下暨斯高其禍敗一轍也後之小人好進者爭趍之而未已哀哉
飛鳥離之比飛鳥以凶尤甚矣飛鳥且亦就到去處離之則遠去也
象中之曰弗過遇之已亢也去其亢則不過矣
旣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趙氏曰坤上乾下爲泰以天地之交也次上離下爲旣濟以水火之交也
旣濟事之已成者也只緣旣字便不好此卽康節怕處其盛之意所謂飲酒酩酊花開離披時節故旣濟之時只得小亨而已好時節旣過不好事已將來故須利貞下文初吉終亂正言其所以小亨而利貞也初吉終亂雖以時言實兼人事人事所在卽天運所在也
彖曰旣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旣濟亨小者亨也其曰利貞則所以善保其亨者也此卦二卦六爻以剛居剛是剛居正而當乎剛之位矣以柔居柔是柔得正而當乎柔之位矣剛得其正則不紛更以釀禍柔得其正則不因循以滋弊此保治之貞者也審如是也萬世一日可矣而乃有初吉終亂之戒何也蓋其初之吉也非初之能自吉也二以柔居中則思患之慮深尙安之策蚤其備先具也其終之亂也非終之能自亂也終則有止心是晏安之氣勝微惕之念微其道必至困窮也道以人事之道言看來利貞只是存

畏心戒止心以通其變於未窮而已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

水火相交既濟之象也一不戒則火熾水溢反能滅火既濟者旦爲未濟矣君子体此有思患預防之道焉

既濟何患哉惟其無患所以大可患也自古無事之日宴安逸樂由此而生釁孽禍亂由此而萌故思其患而預之正在此日思者慮其後也豫者爲之於其先也成湯之危懼成王之永悲皆是道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雲峰曰此既濟之時也而有未濟之象此句最妙蓋車閑策勁而常有曳輪之慮彼岸已登而常有濡尾之防思患預防之意故无咎也

象申之曰曳其輪義无咎也聖人以人事决治幾如此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自古既濟而能用人者鮮矣以唐太宗之用言尚怠於終况其下者乎二陰也故以婦言茀婦人出門以自蔽者也喪其茀則不可行矣然中正之道豈可廢也時過則行者逐者從物也從物則失其素守故戒勿逐自守不失則七日當復得也卦有六位七則變矣

象申之曰七日得以中道也道既在我不終窮矣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此爻純是戒辭九三以剛居剛有不能安靜之象故戒之曰以高宗賢君伐鬼方小蠻夷猶必三年而後克之成功之難如此其可輕用小人之謀而苟功生事乎無事之世捨内治而幸邊功者皆小人啓之也

象申之曰三年克之憊也圖未獲之他將喪已成之我

軍非計之得也

東坡云未濟方其未出於難也上下一心辟如胡越同舟而遇風雖厲民以犯難可也及其既濟已出於難則上之用其民也易以致怨而下之爲其上用也易以致疑故未濟之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而既濟之九三以是爲憊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繻註疏作濡今當從之然其語意非舟已漏之謂也蓋慮舟之漏而有衣袽以備之耳終日戒常恐其漏至不

知而吾之衣袽不及塞也盖禍起於微而患常生於所
忽天下事往往如此
象申之曰終日戒有所疑也一事不謹或貽莫大之憂
一念不謹或釀無窮之禍甚哉疑之不可以已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
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誠齋曰祀國之大事也過於豊不曰傷財厚於神不曰
過制然猶以爲用大牲不如薄祭之福侯倫物不如急
時之勤而況於奉已乎此聖人所以爲九五深慮也

蔡峯曰殺牛者祭之盛國家制度其備之象也禴薄祭
也國家制度未備之象也東鄰如漢武帝以後西鄰如
文景以前大意言爲九五者不可以既濟而自恃也過
此而上雖制作日備儀文日盛然不如方濟之初規模
之草創儀文之簡約其天休方至其福祚爲實受矣
象申之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
來也受字可玩雲峰曰福在天地間未嘗不以與人非
吝於紂而私於文也文實有以受之紂無受之之道耳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上六既濟之極如已濟大川自謂没世無風波之虞矣
不知濟其一又遇其一求載而無宿所求濟而無善游
乃欲蹇裳而馮河此必溺之道也可不懼哉
象申之曰濡其首何可久也坎水故言上六在上故爲
首此聖人所謂初吉終亂也然猶有不言者何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雲峰曰三陽失位故未濟三陰應三陽而陰又得中所
以未濟終於濟也
處既濟者在於有持守克終之心處未濟者在於有進

爲克終之才心不克終故既濟爲未濟才而克終故未
濟爲既濟濟斯亨矣故曰未濟亨非未濟之亨也未濟
而能濟之亨也有能慎始矣而不能尚終如小狐汔濟
而濡其尾則終不濟而已何所利哉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
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卦名未濟而詞曰亨者卦体六五柔而得中柔則有敬
愼之資得中又能度時勢之宜所爲未有不濟者此所
以亨也若至於汔濟而濡其尾焉則无攸利矣何也謂

之汔濟乃介在將濟未濟之間尚在險中而未能自出者也天時與人事交際其會慎始與圖終亦寄運其幾乃不能敬慎以持之如小狐之輕忽而濡其尾則前功盡矣何所利哉老狐當春聽氷無水聲而後敢渡小狐不能故以濡尾取於小狐雖然天下事豈終不濟哉特患無善濟之人耳卦之六爻雖不當位而剛柔皆應剛得柔而有濟柔得剛而有輔以此同心協力何功不成以此慎始啚終何往不利豈終未濟哉既曰柔得中而又有不續終之戒見濟事無可輕忽之時既曰不當位而又著剛柔應之善見得人無不可濟之事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火在水上火不能熱乎水水不受火之熱水火不交不相為用未濟之象也而非終不可濟也夫天下之物雖紛然淆亂其用原自相濟故君子欲於未濟而轉既濟只在物上處置如親疏等殺辨之使得其倫尊卑貴賤辨之使得其分則殊用者合相濟矣有來水火與物也失其所居便不相濟得其所居便能相濟只在居上下間一轉換耳聖人之辨物以濟天下亦若此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既濟之初曰濡其尾懼以思艱也故无咎未濟之初曰濡其尾輕以犯難也故可吝盖天下之事成於懼而敗於忽况在未濟之初乎故象申之曰濡其尾者亦不知極也極謂敬慎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二居柔而得中爲能自止於其分而不進則無凌逼之嫌而得爲下之正矣故曰曳其輪貞吉大凡處君臣之間不特威勢不可過盛雖小節末技亦不可求逞晉武欲擅書名王僧虔遂不敢顯迹常以拙筆書宋文自謂文章人莫之及鮑昭於所作文章遂多俚語亦明哲保身之一術也

象申之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中以心言正以事言惟其宅心忠順故能以義理自約而得正也

鵬海曰此爻程傳謂人臣盡恭順之道本義亦謂得爲下之正玩本文只是不輕進之意作濟時說與既濟初九義同於卦爻較切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三所失者在才與德故自用而征進適以僨事所得者
在人與時故任人以共濟可以濟難盖行者可以水浮
而不可以陸走愚者可以任人而不可以自任此大臣
開誠布公之事也
象申之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非天時之咎也由其處
位不當而無才無德故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
悔亡志行也
公家之利知無不爲貞也四以剛居柔爲失其剛志欲

有爲而不免於沮喪不貞而有悔也能免而貞則悔亡
矣震用伐鬼方者以剛决之心壯安攘之猷殫厥心力
乃克有勳如震用伐鬼方三年而受賞之象斯所謂貞
也斯所謂吉而悔亡之道也
按旣濟之九三伐鬼方而憂其憊者旣濟之世利用靜
也未濟之九四伐鬼方而得其賞者未濟之世利用動
也此節以濟時爲義未暇說到變化氣質說程傳註䟽
皆主此說
象申之曰貞吉悔亡志行也永堅一心以濟時艱何功
之不建而何志之不行哉志行根貞字說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
也
六五文明之主居中應剛方且虛其中以臨照百官正
其身以一正天下堅其誠以信任群才安得不一掃大
難爲无難之世一變未濟爲旣濟之時乎此貞道也此
吉而无悔之道也惟其有如是之貞則暢四肢而發事
業凡其禮樂輝煌經緯天地者皆實德之所溢初非粉
飾於文爲之間者也故又曰君子之光有孚吉吁治道

至此亦盛矣
象申之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盖光而根於有孚則実
德充周功業文章自然昭明於天下其濟時之功莫大
矣豈不暉而吉乎暉吉須根有孚來
上九有孚于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飮酒濡首
亦不知節也
虛齋曰上九以剛居未濟之極在剛明則有能濟之才
居未濟之極又値將濟之時占者於此復何爲只宜有
孚飮酒自信自養以聽天命之自至耳所謂需君子以

飲食宴樂是也而或者幸時之將濟而放縱自恣則又無以承乎天命而失有孚之義矣故又戒之曰濡其首有孚失是此是字最是一件大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聖人都是教人不失是而已且不但易也象申之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對非而言謂之是對中正言謂之節一而已

誠齋曰未濟至於六五已變而為既濟矣至於上九則周文武終於逸樂之時也上九於此夫何為哉燕兄弟燕朋友燕群臣嘉賓推孚誠以待下以與天下樂其樂

而已故曰有孚飲酒无咎然治亂同門憂樂同根天之道也故又戒之曰濡其首有孚失是又戒之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其明皇末造之事乎既濟上六之濡首者水也未濟上九之濡首非水也酒也水之溺人溺其一身酒之溺人溺其身以及天下國家故洚水之害小於儀狄之酒禹惡旨酒之功大於平洚水

李隆山曰陰陽之氣往來乎天地之間或不能無過差故聖人作易於順大過之後繼之以坎離蓋以陰陽之中而救大過之弊也於中孚小過之後繼之以既濟未濟亦以陰陽之中而救小過之弊也

馮厚齋曰乾上坤下離東坎西此先天之易天地日月之四象也故居上經之始終以立造化之体山澤通氣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此後天之易六子之用也故居下經之始終以致造化之用

易學管見上繫

溫陵洪啓初爾還父　著
男　承楝
承榜
承楷校

天尊地卑第一章

此言易之理變化於天地其要歸於易簡人能以易簡成性則易理不在造化而在人身

蒙引云大抵易書之理卽天地之理天地之理卽吾身之理夫子此章之言一以見人當求易理於天地一以見人當求天地之理於吾身蓋有天地之易有吾身之易有易書之易然究竟論之則易本在天地與吾身其易書不過是天地與吾身之影子耳若不是於天地吾身驗得出則看易書之易亦鶻突了雖曰易與天地準亦不見其與天地準矣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首言易者乾坤而已然不是易之乾坤乃天地間之乾坤也天以純陽運於上地以純陰凝於下一健一順乾坤之理已定矣定猶奠也各安其所之謂也尊卑重健順意不重形體大凡健者自尊順者自卑此乾坤之體不易者也惟在上便見其健在下便見其順此乾坤之理昭然可悟者也是天地所在卽乾坤所在也由天地推之凡形象在天地間者俱可知已是故天地間萬物散殊卑者陳於下高者陳於上雖無貴賤之形而貴賤之理已位於此矣天地間凡陽必動自然發揚活潑凡陰必靜自然收斂寧謐動靜有常剛柔之理已斷於此矣常者古今常事常然也雖其消息之運往來之機未始拘於一定然其職靜職動自有常也若夫君行臣職臣擬君權剛柔之分憒然倒置則變也非常也方向也人之作事必有意向而衆理衆欲各從其意向之類而聚物卽人也君子小人各從其群品而分此其中有修有悖有惠迪有從逆吉凶從此生矣至如在天成象而爲日月星辰也在地成形而爲山川動植也其間之進退見伏升沉流峙榮枯消長不可勝計而孰知變化之

理已見於此乎總之造化之實體具有自然之易聖人特模而寫之耳始於乾坤易之體所以立也終於變化易之用所以行也無乾坤則貴賤剛柔吉凶無自起無變化則貴賤剛柔吉凶亦何自來而措之哉

虛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試卽是推之雷動風散震巽定矣雨潤日晅坎離定矣山澤通氣艮兌定矣夫子獨言乾坤者蓋舉其一以例其餘諸卦耳

此非因有天地而定乾坤乃是觀天地卽見易也如見天之尊地之卑却知易之所爲乾坤者已如此如見天

之高地之卑却知易之所以分貴賤者已如此餘做此

董氏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變化非因形象而後有也變化流行非形象而變化之迹可見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聖人有見天地間觸處皆易一對一待昭昭兩間不外剛柔之變化而已是故畫一奇象陽畫一偶象陰一剛一柔兩相摩而爲四四相摩而爲八是其一變而一化也八卦旣成各以八卦盪於其上而爲六十四是其千變而萬化也總之陰陽合德而一畫每分陰陽奇偶相生而一體分爲奇偶天地間觸處皆易而已易旣作則盡天地間之流行變化無不森羅於易中矣是故鼓之以雷霆而爲震潤之以風雨而爲巽爲兌是陰陽之聚散也皆易也日月之運行寒暑之往來而爲坎爲離是陰陽之推遷也皆易也得乾道之剛者爲長男爲中男爲少男得坤道之柔者爲長女爲中女爲少女是陰陽之化生也皆易也東坡曰得乾道自成男得坤道自成女夫男者豈乾以其剛健之德爲之女者豈坤以其柔

順之德造之哉有是道物各得之而已此數句正承首節而言易理流行之用所謂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旣成萬物也

摩磨同兩儀配對二氣絪緼有相爲摩轉而不容少停者也盪動也八物者相通相逮相薄於天地之間有相爲動盪而莫知其端倪者也雷者陽爲陰固也霆者陰固乎陽之極而迅者也風者陰爲陽持而周旋不舍也雨者陰陽和而降也日月與寒暑理自相通日向南陸飂折木之處則陽生而爲暑日歸北陸飂賁沈之處則

陰生而爲寒故豫之彖曰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然且物物之身又各有乾坤焉萬物之生也孰始之乾始之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不獨成男而已萬物之成也孰成之坤成之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不獨成女而已乾知大始無所不始矣而且因物付物而我無心則何知之易也坤作成物無所不成矣而且順承天施行所無事則何能之簡也

潘氏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此乾坤之職也使爲乾者用力之難爲坤者用功之繁則乾坤亦勞矣惟乾以易知故主宰太始不見其難惟坤以簡能故作成萬物不見其擾知如知州知縣之知乾爲其初也那物之胚胎朕兆一一具備特未至於詳密而可見耳成物乃流形之時凡體質象貌悉爲陶鑄出來故曰作成乾惟其徤看他做時便通透徹達攔截他不住何其易凡人剛徤亦如此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承上文夫有知之不若無知也有能之不若無能也天地且然況於人乎人者陰陽之會天地之心也吾誠法乾之易以存心任其自然不說智故雖庸人孺子皆知其胸中之所存何易知也法坤之簡以處事平康正直無少曲徑雖匹夫匹婦皆可循其途轍以作事何易從也易知則有親矣親非親附之謂其心相孚也如吾以忠孝存心人亦以忠孝存心同心者多而不寡與便有親易從則有功矣有功非人來助我其事相合也如我力於忠孝人亦力於忠孝人之功皆我之功矣至於有親則坦夷明白之度愈覺其爲是也艱深隱伏之私愈決其爲非也亦可久而不變矣至於有功則成不獨成也達必俱達也亦可大而益宏矣可久則賢人之德得於心便是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做得成頭緒有次第便是業其曰賢人之德業者明乾坤之德業人人皆可至也若但言聖人則嫌於必生知安行而後可而進修之路阻矣

朱子曰易知易從不必皆指聖人但易時人自然易知簡時人自然易從可久有日新而不已意思可大有富

有而無疆意思

誠齋曰聖賢以易簡成賍者以知巧敗易簡之理無他因天地萬物自然之理而順之耳因尊卑以定乾坤於是天地之理不在天地而在易因乾坤而得易簡於是天地之理不在易而在聖人大哉易乎大哉體易之聖人乎然不曰聖人德業而曰賢人德業此所爲賢如孟子所謂賢於堯舜之賢史所謂三王臣主俱賢之賢是也

雲峯曰前三節見得天地間物物有乾坤此一節見得

人心自具一乾坤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大哉易簡乎語理而還之易簡而天下之理無不得矣何謂理得天下之理皆性分所有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太極之外無餘理也順而行之則爲大智若用小智穿鑿如權謀術數之流則害於性而反失之矣故天地易簡萬物各載其形聖人不爲萬理獨握其宗至於易簡理得則乾以易知天成箇天坤以簡能地成箇地吾亦易簡人成箇人於是成位乎天地之中而吾位始不爲虛位矣故曰成位言人爲成人斯位爲成位也此君子體易之極功也以易簡成變化也

聖人設卦觀象第二章

通章重繫辭意此所爲文周之易也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有全體之象有一節之象文周作易全在設卦觀象上理會蓋把那象中之理默會於心非徒影響之粗繫辭明吉凶不過以洩象中之旨而已大抵象之所該甚廣即下文天文地理人事之影子究其要不過時有消息

位有當否而已象泯則卦隱辭廢則象晦卦以象立象以辭明此後天觀象所以發先天盡意之旨也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是故觀剛柔之相推則變化之象可觀矣剛柔非滯泥之物剛進之極不可久居其所必有柔以推之柔退之極不可久居其所必有剛以推之進退乘除推移互換則變陽化陰之象於此生矣夫以屢遷不一之象責之百姓之愚使之自趨自避其可得乎此聖人所以觀象而繫辭衆人所以因蓍而求卦也

推是自內推出外來若有所迫而然如有所期而然蓋剛柔之往來迭居初無定在其窮則變道理往往如此

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承上言辭既繫則象又在辭中夾吉凶之辭其人事得失之象乎悔吝之辭其人事憂虞之象乎失者逆乎典禮也而凶生得者順乎典禮也而吉生憂者惕厲趨吉而悔之漸也虞者侈肆向凶而吝之機也皆自易辭之繫見之也辭既繫則造化進退晝夜之象又因詞而見

夾卦爻之中其一變一化而爲剛柔之未定者卽造化進退之象也其方消方息一也其一剛一柔而爲變化之巳定者卽造化晝夜之象也其旣盈旣虛一也剛柔相推以生變化而變化之極復爲剛柔此卽所謂六爻之動也六爻之位本爲三極而變化流行則天地人之至理所謂曰陰與陽曰柔與剛曰仁與義皆具於六爻變動之中夾此占者所以得因所值以斷吉凶也皆由易辭之繫而愈見者也

虛齋曰動只是陽靜只是陰皆滯於器也若大不滯於動不滯於靜非動非靜而妙乎動靜者卽所謂至理而三才各一太極也此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今看六爻變化便是這道理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悔屬陽吝屬陰吝者口以爲是文過而不改也象者彷彿而未形之謂雖曰未形而相推之理巳具是故按辭而知吉凶悔吝者衆人之觀象也不待按辭而知吉凶悔吝者聖人之觀象也繇爻而知變化剛柔者衆人之設卦也不待緣爻而知變化剛柔者聖人之設卦也吉凶悔吝變化剛柔四句首互換往來理最縝密本義

曰變化者剛柔之未定剛柔者變化之巳成愚亦曰悔吝者吉凶之未定吉凶者悔吝之巳成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是以學易君子因辭求象象不外乎辭因象求道道不外乎象合身心動靜無往不與易俱焉當其時無定在我無定用其中自有犂然其不可易秩然其不容紊者易之序乎是三極之理所寓也君子之居安也以是其

以易之序著之辭者爻乎爻之所以可玩皆序之所存也是三極之理所發也君子之樂玩也以是其無感而静乎序在象而辭在爻則設卦觀象併玩其所繫之辭也其有感而動乎象爲變而辭爲占則觀變陰陽併玩其所值之占也非徒觀也觀此道也非徒玩也玩此道也有得於道則三極自我立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矣夫天地間剛柔變化無一時間人在大化中吉凶悔吝無一息停吉一而已凶悔吝三焉孰知天下之吉祥善事者必君子也故有得於易知有得於天示人以吉凶悔

吝者聖人作易之事也有吉利而無凶悔吝者君子學易之功也

只是義所在便是序君子終身有終身之序一事有一事之序今日昨日所應又各自有其序終不越時之一字時即序也詞言一節之變於人情物理尤爲曲盡每讀而愈有益所以可玩居則觀象玩辭未筮之時然也動則觀變玩占向時所觀之象所玩之辭今則見於化裁推行之間而推占之所指矣

管見云聖人論先天之易畫歸之易簡之理論後天之易辭歸之三極之道三極之道大中至正非出于易簡之外也惟夫人極不立是以得失憂虞吉凶悔吝日相尋於無窮聖人爲此不得已而以言示天下使天下率而揆之三極之規因以不墜故法乾坤而成位者悟無言之易也觀辭占象變而天祐之者悟有言之易也

彖者言乎象第三章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太古之易無言非無言也聖人立象以盡意君子得意而忘象雖無言而言已備矣而無如相攻相取之未有

已也吉凶悔吝之迭爲變也於是有彖辭言之矣有爻辭言之矣彖以言乎象爲人之未通乎象者得因彖而示之也合終始以爲質於卦中之情狀最備也爻以言乎變爲人之未通乎變者得因爻而示之也即時物之相雜於物情之變態最悉也彖以言象語意峻潔而渾成爻以言變條理精密而疎暢聖人之蘊因辭以發如此

朱子曰彖辭最好玩味說得卦中情狀最出如將一片木畫掛於壁上故曰卦爻是兩箇交交只是交變之義

質菴曰象在全體尤渾淪明白故專以象歸之彖彖非無變也變在逐節尤隨時可見故專以變歸之爻爻非無象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彖言象爻言變則吉凶悔吝无咎之義皆備矣吉凶者就象變中而言其得失也悔吝者就象變中而言其小疵也无咎者就象變中而言其善補過也其時之息位之當者得乎其時之消位之否者失乎有向於得而未

甚得尚不能無小疵者悔乎其怨艾之心所自起乎有向於失而未甚失巳不能無小疵者吝乎其招尤之釁所從生乎无咎本有過以其善補故復於無過或本卦有虧而於所變之卦補其缺或本爻不當而於所比之爻救其失斯之謂无咎也其所由轉凶爲吉轉吝爲悔之一術乎合而觀之失得有門不可干也疵雖小不可易也過雖大猶可改也聖人言象言變之心蓋如此則辭之所繫果細故哉

翼亭曰得失小疵善補過都是卦爻中所具卦爻所以有此者以時位才力之不同耳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

存字與上文言字正相應言易中皆巳具而可求也是故以列貴賤則存乎位矣上體貴而下體賤乘者貴而承者賤則爻位之上下昭然列也以齊小大則存乎卦矣以陰爲主者必小其才務其道私其類懕而有依阿澳涊之氣象以陽爲主者必大其才勝其道公其類淑而有光明俊偉之氣象蒞卦畫之定分截然品齊也

至若貴賤大小之中有得㕥則有吉凶果孰爲辨之乎則存乎辭矣吉凶非待辭而後有而其錯綜更迭之間失得互見非辭則莫爲之辨也此三句歸重在吉凶一句見有象變不可無辭也此聖人明示人以趨避之途也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悔吝二句又從辭之中發出介悔二象以示玩辭者所當知也凡易辭中之憂悔吝則存乎介矣介者何也則陰陽消長之際剛柔當否之間者也是聖人所憂也人

憂之事後聖人直憂之事前也是故憂肝豫者直于遠悔之介憂即鹿者直于往舍之介易之憂悔吝者大抵此類凡易辭之震无咎則存乎悔矣悔者何也是時位既極之餘理數既窮之後者也是聖人所震也人以爲覆轍之迷聖人以爲可續之愆也是故震冥豫者直于成渝之悔震甘臨者直于既憂之悔易中之震无咎者大抵類此也震无咎憂悔吝本是人情而以歸之易者蓋易只是模寫這道理耳介是善惡分路處正是方動未形之時若一形了則善惡各隨所向倒去不得謂之

介震是警悟感發人處乃良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合而觀之卦分陰陽則有小大矣辭別吉凶悔吝則辭有險易矣然豈卦自卦而辭自辭哉卦之小者情向於險辭亦從而險之也卦之大者情向於易辭亦從而易之也是故因其得失而指之以吉凶因其小疵而指之以悔吝因其善補過而指之以无咎使人憂之于介震之于悔便可以有吉而無凶此聖人繫辭之本意也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

管見云卦之大者其辭未嘗無險卦之小者其辭未嘗無易特以多寡之分數舉其通例耳辟之君子小人焉君子平正通達或不能無小疵而終不悖乎理也小人回互隱伏雖有小善之足稱而終不可入道也故觀人者必觀其心觀易者必觀其情

胡氏總論曰第一章論伏羲畫卦有望於賢人之體易第二章論文周繫辭有望於君子之體易至此三章專論彖爻之辭有望於衆人之用易用易者何即所謂言象言變言得失言小疵言補過者而用之也今其彖與

爻具在也其吉凶悔吝无咎之辭具在也有能得其辭而用之者誰乎位者使人知貴賤也卦者使人知小大也人能知即辭以辨吉凶則失得可免矣即介以憂悔吝則小疵可免矣即悔以補過則无咎可免矣卦非書也辭非支也言象言變之外別無秘吉也小大險易之占互爲發明也故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易與天地準第四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易易書也易書卦爻其具有天地而與之同大乎惟易

書具一天地故於天地之道其彌之也合萬爲一渾然其無欠也其綸之也一定萬分燦然其有倫也彌如大德敦化綸如小德川流問天地間名物混雜籠統易之作其中卦爻陰陽井井不紊却能彌之綸之與曰非也天地生物何嘗雜亂籠統中庸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何待易作而後不紊耶易只是能象之而已象之便是彌綸

仰以觀乎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易彌綸天地之道故聖人直用易以窮天地焉非以易窮天地也以天地窮天地也嘗觀天地而得幽明之故矣觀人物而得死生之說矣觀鬼神而情狀在目前矣以天文之陳列也其間升降浮沉則至變矣以地理之錯綜也其間變盈流謙則至變矣謂其幽乎文可觀也理可察也謂其明乎孰運乎是孰其乎是此其故未易言也聖人蓋曰吾以顯晦之理知之矣凡幽皆陰爲陽之化凡明皆陽爲陰之變仰而觀俯而察天地幽明之故昭然也死生之變亦大矣人盡貪生孰知其所以生人盡怖死孰知其所以死聖人蓋曰吾以消息之因知之矣氣始而息息者生之徒氣終而消消者死之徒是故原其始反其終死生之說可明也至於鬼神無形與聲也又何以知其情狀哉聖人蓋曰鬼神無狀其狀在物鬼神無情其情在物吾直以人身合散之理知之矣方其始也陰精陽氣聚而爲物及其終也魂游魄降散而爲變精氣非物有也是陰陽之精氣聚之以有生者也魂魄非物有也是陰陽之魂魄假之而合體者也知其所以自無適有又知其所以自有適無鬼神之情狀昭然在也此聖人以易窮理之事也

天文有晝夜上下晝夜以景言上下以日月星辰之升沉言南北高深何以知其變曰無平不陂地必有高處一高一低一起一伏便是變也南北亦然一里之內凡有數箇南北所謂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亦分明有變在

程傳曰原始反終以春爲始而原之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又曰但窮得則自

知死生之說不須將死生便做一箇道理求

淮南子註云鬼人陽神鬼人陰神此說極好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以聖人以易盡性之事言之天地陰陽之德全賦於吾人而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以有違於天地聖人以易盡性則陰陽合德神化同流直與天地相似夫未相似斯有違既相似則何違之有知周以下正舉相似不違之寔以仁知貫大凡天下之理散入於

民情物故之中至無窮也至人之知有以周之即有道以濟之用之以洞灼民隱即用之以隨地裁成如是而過乎不過乎夫玄虛而無用者爲過其有所濟於天下使老者得以安少者得以養天下之人得之胥康以生如是者非過也天下事常則用經變則用權聖人於難處時稱其輕重而委曲遷就以處之是爲旁行然權不離經天下萬世典禮之正必頼之矣何流之有氣數難齊雖窮理者時有怨尤之累聖人所樂者天也非物也以物爲樂則所樂者在物不在我其爲樂也外以天爲樂則所樂者在我不在物其爲樂也內至於命之適來耶適去耶窮通得喪一付之風雨晦明之序而已何憂之有惟不憂則知益深矣風土美惡不同雖行素者不免有町畦之念聖人曰土非吾累也隨寓而安則天地萬物之理未嘗不在念念如是時時如是其無適而非身者無適而非仁者也一命之士苟能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況至人乎堯舜之得位孔顔之不遇其于素位一也其于能愛一也有如擇便而行而曰吾無其位則仁不行位得行矣而曰吾將有所得即此一念町畦爲隔

吾不知所爲愛果安在哉故惟安土敦仁者眞能愛者也惟能愛則仁益篤矣此聖人之以易盡性之事也眞與天地相似者也知周道濟與天地同事功旁行不流與天地同變化樂天知命與天地同舒安土敦仁與天地同運

旁行不流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不流是本旁行是應變處無本則不能應變應變而無本則流於權術知命以數言猶見其知之益深故殀壽不二爲知之盡世有君子胸中洒落見義極精到那死生禍福之所在此心

不覺少動不能不萌些兒計較故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以聖人以易至命之事言之何謂至命如孟子序云學已到至處至宇當知此看方真切聖人之至命其大者則在範圍天地矣曲成萬物矣通知晝夜矣天地之化至無窮也即如日月升降於三萬里中不可道三萬里外更無物又如天地升降於八萬里中不可道八萬里外便盡天地自聖人有範圍之法在分之爲四德紀之

爲五常裁之以二十四候界之以八方天地之化其滔滔無涯者無不在聖人範圍中焉夫其範圍其化者真能範圍天地者也而何過之有天下之名物繁矣叢姝其類剛柔姝其性栽培傾覆姝其禀聖人因材質之宜而致用焉制取用之節而遂生焉隨其修短廣狹方員大小無不曲就其絕尺夫其曲就其絕尺者真能曲成萬物者也而何遺之有至若晝夜之道至難明矣夫幽明死生鬼神非晝夜也其理相爲循環則晝夜矣是故寃交成夢盲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于春萬物揉錯對秋而言一日之晝夜也聖人夜有息晝有爲靜極復動動極復靜直與晝夜之運循理無間夫是之爲通知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範圍曲成又自此出矣語而至是聖心之神果有方乎吾不知其在天地也在萬物也在晝夜也聖心之易果有體乎吾不知其爲範圍也爲曲成也爲通知也凡此者無極與游陰陽爲御皆聖人以易至命之事也而易書之無方無體又可知矣故曰易與天地準

範圍曲成以贊化育言盡性之至乎命也通知晝夜以

知化育言窮理之至乎命也嘗引云至命從窮理盡性中來乃窮理盡性之極致非窮理盡性之外又有所謂至命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第五章

蔡氏曰語道體之全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語道之妙則謂之神

一陰一陽之謂道

道之難言也久矣即陰陽而求之不可也離陰陽而求之不可也其莫妙于一陰一陽之間乎一字有迭運不

竊意思所謂動靜不偏體用循環道之全體恍然可窺者也而或者卽陰陽以爲道則遠矣

虚齋曰道非陰陽舍陰陽則道無安泊處如蟻在磨盤上磨動則蟻隨他動磨止則蟻隨他止蟻隨磨轉而因蟻之動靜可見磨之動靜

又曰道惟不倚於陰陽故能隨所在而無不該在繼善成性亦有此道在仁智之禀亦有此道在顯仁藏用成象效法亦有此道在知來通變亦有此道如此說較活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爲

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欲觀一陰一陽之謂道卽天人付受之界可見矣繼之者善繼者繼靜而動也斯時也氣之方肇理方付焉純是天道本然極其純粹絕無一毫渣滓之混以其後來有流於惡者故聖人原其初所受而曰善使天下無有習染之夫雖善之名不立可也迫其付於人身而體質既成斯時也繼善道理人人在中至虛至灵昭昭而不可昧生生而不可已故名曰性是去陰陽猶未遠也繼善成性人人各具是道則人人而君子可矣而無如清濁粹駁之異其高下也仁者禀陽氣居多遂以仁盡道智者禀陰氣居多遂以智盡道盖一則見之已動之後而僅識其動而及物之機一則見之未動之先而僅識其復而幹事之本至於百姓則所繼之善全爲濁氣所蔽遂日用而不知矣日用者日用乎道也人在日用間目有視耳有聽手有持足有行其動靜食息亦總是天地間道理特未免不著而不察耳此君子之道所以鮮其人也氣質限之也大抵氣有清濁性亦因之有昏明猶雨水然以溪澗之水與江漢之水其清濁稍有間矣

以泥沙之水與江漢之水其清濁益有間矣水非有異其泥之者異也雖然取泥沙中水而澄之依舊爲清矣人之性猶是也下愚之人卽氣質而變化之未有不復者也先儒曰形而后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此之謂也

本文仁智二字特自他人觀之則然彼亦不自知爲仁智也二之字指仁智言謂之二之字指道言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君子之道何道也即造化顯仁藏用之道也方其生生之意自內而達之外則爲顯仁顯仁者何也言其所顯者皆天地生物之仁也氣於此運理於此行其誠之通乎自其生生之意由外而斂之內則爲藏用藏用者何也言其所藏者皆天地有用底物也氣於此凝理於此立其誠之復乎顯仁鼓物之出藏用鼓物之入鼓之一字爲功甚大以人觀之若不能無思慮作爲其間者而孰知不與聖人同憂也氣一噓而物隨以顯氣一吸而物隨以藏顯仁者其盛德之所以行乎吾烏測其所以

顯藏用者其大業之所以立乎吾烏測其所以藏至矣哉造化之妙其化不可名神不可測乃至此乎是故人之所論天地者徒指顯仁之爲大業耳指顯仁而爲大業是猶仁者見之謂之仁也孰知顯仁非業其富有在中乃大業之所從出乎亦徒見藏用之謂德耳指藏用而爲德是猶知者見之謂之知也不知藏用非德其與日俱新者乃盛德之所橐籥乎一顯一藏互爲其根自顯自藏莫窺其朕此之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

顯字對藏字看當窮冬時物之生意收斂而不可見矣至春陽之候陰陽五行絪縕交密於兩間以造乎萬物皆昭著而不可掩故謂之顯用謂機緘之妙機一發而矢即至緘一引而線斯引所以爲妙用也造化當萬寶告成之時陰陽之氣皆收斂伏藏凡後來生生之本化化之機皆由此立故曰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問聖人之有憂何也憂天下之偏於仁智而蔽於日用也此句非偏抑聖人正是提出天地無心之妙耳然聖人有心而無爲則亦無心之爲也至矣哉只是申贊之辭作文不必分如何爲盛德大業又如何爲德業之

至

生生之謂易

是故語而至此則天地生生之理盡在此中矣彼其剝初盡而復已生綿綿延延靡有間絕千萬世之上此生生也千萬世之下此生生也大而元會運世此生生也小而歲月日時此生生也理無終窮元氣不死說道理到生生處殆足以盡盈虛消息之變而所謂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者於此可觀矣易字該得廣具於天地散於萬物聚於聖人形於八卦皆是理也合而言之命

之曰易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卽一物之生莫不各有陰陽方其初生也胚胎甫露非有非無只依希有象耳斯時輕清未形陽之動也故謂之乾及物旣生矣形形色色軀殼完固呈出許多法出來斯爲重濁有迹陰之靜也故謂之坤乾坤只就物上看所謂一身還有一乾坤也正蒙云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于簡者坤乎正是此意又極之人事之賾莫不有陰陽彼其圖度於

未事之先者占乎底績於旣占之後者事乎天下之物不能逃乎數數不能逃乎理故極占數可以知來物至誠之前知皆此道也變卦變也卽所占卦變而通之也聖人所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用此道也此其中或平或陂或消或息造之非我而理自玄應動之非我而數自宲運所謂一陰一陽者又未始不行其間矣

陰陽不測之謂神

由是觀之凡氣之動者皆陽也凡氣之靜者皆陰也忽然爲陰陰中未嘗無陽忽然爲陽陽中未嘗無陰若有使之而莫測其所爲使者則謂之神而已神卽是道非道之外別有所謂神也語道而歸之神則無聲無臭斯至矣

總論曰一陰一陽之道此道體也賦之人身者雖有偏全純駁之不同乃造化之顯而藏藏而顯常生生而不已者初不因之而加損也成象效法道中之法象乎極數通變道中之云爲乎而陰陽不測之神則其自然而然之妙用不可以方隅測而可以心目會者矣故曰神

而明之存乎其人

夫易廣矣大矣第六章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此所謂易卽上章生生之易謂易理也廣者中涵之富大者外括之盡易理之廣大總之一陰陽而已吾以言乎遠遠之莫非陰陽則莫非易也卽有善古遠者六合之外六合之內耳目所及耳目所不及將以窮易之變而易已超越而出其外矣吾以言乎邇邇之莫非陰陽

則莫非易也卽有善言遁者一室之內一身之中毫末之細將以窮易之變而易已目擊道存矣不待安排而足矣以言乎天地之間仰而觀俯而察縱橫錯綜莫非陰陽則莫非易理之著見萬象分之不見其不足萬形取之不見其有窮又何一之不備哉易之廣大如此靜而正不安排而各足也夫理而假安排則所及者寡如何能正言天地而併言天地之間則其間事事物物巨細畢舉巧曆不能筭知者不能論無一不在其中矣間字要看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此言天地之廣大見易理所以廣大者以此不言天地而言乾坤者乾坤卽天地之性情也見天地不徒以形體爲廣大而以專翕闢直爲廣大也大生廣生只以乾坤言易之廣大則在言外

天地別無勾當只是生物而已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此理畢竟若何曰不見夫炊乎水火之氣一而蒸焉則氣達而物熟分則否乾之爲陽也亦然彼其靜也專一而不他其動也直達而不屈此等力量窮巖幽谷何所不到是以乾一之氣下行於坤兩之間天下之物莫不資之以爲始而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此理畢竟如何曰不見夫囊籥乎闔之彌盈則縱之彌怒不閉則殗然耳坤之爲陰也亦然彼其靜也收斂而不洩其動也發散而必盡此等斡局成大成小何所偏枯是以坤二之量仰承乎乾一之施天下之物莫不受之以爲形而廣生焉大生廣生此乾坤之所以爲廣大而卽易理之廣大也

朱子曰徤者乾之性情如剛徤底人便靜時亦有箇做作事底意思故曰其靜也專順者坤之性情如柔順底人靜時只有箇收斂而已故曰其靜也翕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惟易道之廣大生於乾坤故易中之廣大配乎天地天地以性情言不以形體言彼其有大生以資其始有廣生以資其形凡洪纖高下覆載無遺其本於天地也猶其載於易書也而何不配之有由是禪代於天地間者

四時乎如晨昏晝夜一日之四時晦朔弦望一月之四時春夏秋冬一年之四時元會運世大運之四時易之九六迭用變通不窮者實配之矣升沉於天地間者日月乎日秉陽精而明於晝月秉陰精而明於夜日形萬古常滿隨天而運其行徤月形有虧有盈受日為光其行遲斯義也易中陰全陰半陽饒陰乏之義實配之矣以至天地所付與於人身者有至德焉率性自然何等明白何等要約是日用倫常所不能外而聖人所成位于其者者也是至德也易中易簡之善不與之相脗合乎此所謂不禦而靜正也所謂天地之間則備也

子曰易其至矣乎第七章

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至字即上章配至德之至皆切於人倫日用一毫離不得者也即以成性之聖人必用之以崇德為用之以廣業焉崇德以知為先聖人以易理體之於心凡神化性命之精一一洞達而透露其知崇矣廣業以禮為先聖人以易理體之於身凡庸德庸行纖悉畢舉自避自卑尺寸不遺其禮卑矣崇之極也高明與游直至於效天卑之極也踐履篤實直至於法地識見高於上所行實於下中間便生生不窮則德業之崇廣為何如哉知崇者極高明致廣大也禮而謂之卑者恭禮不卑則亢亢則矜高虛遠之弊生聖人循易之理以篤行之自飲食居處洒掃進退之間皆有儀節聞之若可厭行之若瑣碎而不綱然惟愈卑則愈約身心有可即之安義理有可據之實與所謂極崇之智殆未可差姝覩焉此謂如地之卑也約之以禮亦是禮卑之意

崇效天卑法地只是形容上句智崇禮卑處如中庸博厚如天之例不是至此又深一層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此中字不明白說出欲使人默識而自得之也言易理即在於人倫日用之間示人以可效示人以可法矣是故聖人不以天地法天地但以成性法天地蓋自知崇禮卑知行造極則性中之良知良能無不存矣隨一身之運用莫非道義之流行闔闢張弛無往不是天理無往不是時宜如天地設位而

變化之門從此出矣故易者聖人盡性之書也

天地設位卽天之崇地之卑也易行乎其中成之爲變化行之爲鬼神所爲富有之盛德者此也所爲藏用之大業者此也效天法地聖人之取則乎天地也範圍曲成聖人之贊助乎天地也必有効法之功而後有範圍之事易與天地準易其至矣乎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第八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

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擬者象之未成象者擬之已定物宜者物之爲象各有所宜也天下之物總之一陰陽而已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參差雜亂不出陰陽消息兩端於是將畫卦之時擬議於心目之間各從其所宜者而想像之如一陽在二陰之下則象以雷一陰在二陽之下則象以風乾稱龍坤稱牝馬各從所宜而象之於是神明之德以通萬物之情以類凡天下所爲包含變化無有窮盡者其象不在天下而在易矣是故謂之象象卽聖人之心畫也典常也猶常禮常法也昔者聖人見天下之動至不一矣其中間常變經權自有確然常行之矩未始不一也於是觀其衆會之通而立之典常不易之禮會通者何也天下事固有宜物各有適雖理之條緒至于變萬化而其歸之至一處自有一段可行之路所謂通也本義釋通謂理之可行而無所碍最爲明白天下道理豈有碍於此者而能通於彼哉如行孝雖顧不得忠必於忠之理無碍方謂之孝行忠雖顧不得孝必於孝之理無

碍方謂之忠若伍員報仇溫嶠絕裾一則以愛父之心忍爲無君之惡一則急江左之功先割母子之愛其於忠孝之道均有碍矣可謂之通乎不可以通可爲常法乎故讀書至觀會通以行典禮乃眞義理也到那精義入神以致用處乃眞工夫也聖人因其會通處而定之典禮因其典禮之得失而斷之以辭於是吉凶之報明而天下之動由此出矣是故謂之爻爻者交也變也六爻之義各隨其會通所在而變易以告人也是故象言

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爻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不可惡者物宜之象本於陰陽之理也故說天者莫辨於易制器者必尚其象寧得而惡之不可亂者吉凶之斷一隨其會通之宜也道雖屢遷而有方可揆義雖易貞而有序可尋寧得而亂之

不可惡不可亂此易之變化所以爲妙乎是故君子將有言也必擬之而後言將有動也必議之而後動蓋雖平日觀象玩辭至於吉凶禍福之介進退安危之機又臨時要擬議一番孔子之韋編三絕亦是此理學易至

此不惟有泛應曲當之妙又有神速感通之機孰者爲含章孰者爲時發孰者爲蠖屈孰者爲龍飛眞有不知其所以然矣故曰成變化言平日擬議工夫至此成就也邵子曰仲尼能盡三才之道以其行無轍迹也行無轍迹正是變化

鳴鶴以下七爻則舉擬議之事以爲三百六十四爻之例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

讀中孚之二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謂之子和必有千里爲應者矣謂之爾靡必有心心相傳者矣夫子曰是莫大於言行也居其室出其言善而千里之外應之應之者何在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而千里之外違之違之者何在大抵信乎道者人亦信之違乎道者人亦違之卽遠而邇可知也卽言而行可

知也是故言出乎身不自身止也出乎身卽加乎民行發乎邇不自邇止也發乎邇卽見乎遠言行其君子之樞機乎樞一動而戶斯闔機一動而矢斯發言行一動卽發邇見遠不謂之樞機而何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主之云者榮辱在人所召在我也抑且人榮之天地亦福之人辱之天地亦禍之在人之是非卽天心之予奪其禍福之應昭昭如此而可不愼乎愼之者何愼之居室而已古之君子畏獨知如畏四鄰對幽獨如對天地一啓口動作之間無敢馳驅蓋見及此矣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易曰先號咷而后笑何謂也蓋曰君子應世登繫一方哉或出則元亨或處則利貞或默則立象或語則成文總之即吾所居之地爲吾所當爲之事各認其是而已迹雖異而心不害爲同也苟其心之同也無論迹矣是故兩人相炤肝胆共輸雖有妻菲貝錦無所容其間利可斷金也迹千載之上若共一時論時俗之類若與同室心同而言有餘味也讀易至此可爲英雄吐氣

先後二字不必泥夫子讀易只因同心意而發揮出來義理翻空自有如此可謂不泥其故矣

誠齋曰心同迹異君子不以迹間心心異迹同君子不以心混迹出處同道則禹稷顏回同一情語默同道則史直蘧卷同一意心同故也金石至堅也然不堅於人心故二人同心則石可裂金可折薫蕕同器一童子能辨之臭味不同故也取南山之蘭雜之北山之蘭十黄帝不能分臭味同故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夫子讀藉茅之訓以爲置物者錯之地已安矣而又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愼之至也所謂微物而重用之雖薄而非薄也天下事亦猶是矣誠得藉茅之術而重用之方始而慮終見利而思害不惟其義理所存洞見其纖毫至於數十百世未萠之利害亦可得其曲拆而無所失矣先民有言克勤小物此白茅之說也

節齋曰凡天下事過則有失惟過於愼則無失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勤事爲勞成事爲功有勞有功爲德不伐不德爲禮

世有勞苦功高不求以蓋人者鮮矣若人有勞而不伐但曰王事靡盬臣之職也有功而不德但曰我后之德非臣之能也斯何人者耶風不厚不能負大翼矣水不厚不能負大舟矣君子立心不厚不免恃勞而傲物權功而忽人矣故不伐不德誠厚之至也此九三所以推

其功以下人也以功下人乃着九三說天下事何可先人之有勞與功皆衆人所能爲者而我偶處一焉則我之不如人者多矣惟其下人故德則言盛禮則言恭言盛者有勞而益效其勞有功而益效其功也言恭者不伐以處勞不德以處功惟恐少涉倨傲也此九三自盡之心也雖非所以遠天子之疑弭下民之謗然所以上不疑下不忌者恒必由此故謙也者所以致恭存位之道也吁世亦有善處功名如九三其人者乎

俗人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於厄而反屈下

之其去俗亦遠矣故大禹咎繇稱功言惠而成功于彼孟反范燮殿軍后入而全身于此

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尊敬之老子曰自伐者無功言人有功誇示之則人不與乃無功也是伐去其功如伐樹木然故經傳謂誇功爲伐謂自伐其功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危者安其位者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履信思順又以尚賢所以吉無不利也上皆反之是以動而有悔也左傳云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今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上之無民所以有悔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節之初不出戶庭聖人曰言語亦一身之戶庭也興戎由此階亂由此君有謀於臣當先爲臣地也不密則失

臣臣進謀於君當先爲身地也不密則失身失身是無以事君也失臣是無與共國也謀之惟恐失之屬垣至於敵國殺之以間小人殺之以讒亦可慨矣不寧惟是天下有幾事焉幾事者利與害相持而未有央也一不密則人之懼其成而樂其敗憚其不便而擾其成功皆得乘其間而先破之矣此君子愼密不出以圖成也亦以防亂也

誠齋曰夫處世事者戒漏言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以廢汝此君不密而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

宦者此臣不容而失身也失臣失身可悼也幾事不容
唐遂爲周漢遂爲魏尤可悼也然則謹密不出遂忘世
乎曰仲尼不云乎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
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
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
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夫貴賤之分亦遠矣處非其據德不稱其位此小人而
乘君子之器盜已思奪之矣而况自開之可奪之釁也

且小人一據高位上慢其君下暴其民謀利之徒益得
執之以爲辭而思伐之矣伐者聲其罪也誨盜誨淫皆
自取之謂也是故處世者當量身而行毋以小處大毋
以賤處貴
誠齋曰人皆知小人之致盜莫知小人之爲盜蓋小人
之致盜有三其爲盜亦有三一曰盜位二曰盜勢三曰
盜貨身爲負販之役而借乘君子之車此盜位也既得
君子之位而公行暴慢之惡此盜勢也以負販之屨而
驟得千金之富矜其有忽於藏此盜貨也已資其三盜
亦將盜其三已以盜而得盜亦將盜其得是故得車而
盜奪之得勢而盜伐之得貨而盜取之非盜能盜小人
之有也小人實教盜以盜已之有也司馬氏安能盜魏
曹操教之也蕭衍安能盜齊蕭道成教之也故仲尼曰
作易者其知盜乎所謂知盜非知奪伐之盜也知教奪
伐者之盜也故又終之曰誨盜曰之招非幸小人之遇
盜也所以深懲小人之爲盜以教盜也
卽此七爻而擬議之立誠於言行要契於同心致愼於
過盛之時持厚於功名之會勿驕盈勿躁輕勿貪非位

言動之變化大畧可睹矣三百八十四爻何莫不由是
也

天一地二第九章

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其實揲蓍求卦
之法卽大衍之數之用也不必太分析上二節言天地
之數昭于河圖而終之以成變化行鬼神下言大衍之
數揲蓍求卦之法而終之以成易成卦與小成又終之
引伸觸類酬酢祐神猶言揲蓍之法衍于河圖者亦可
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天地間不過自一至十之數至於百千萬億惟是十者終而復始耳故河圖之中亦只自一至十而天地流行之數盡在是矣夫子爲之分别以示人曰夫河圖所列一者奇數也爲陽而屬于天而三五七九皆奇也皆天之數也二者偶數也爲陰而屬之地而四六八十皆偶也皆地之數也微是數則天地盈虛消息之序何自而

成其間往來屈伸之妙何自而行哉吾試分而言之一三五七九皆屬天可見天之數五二四六八十皆屬地可見地之數五五數即五行也其位於河圖中也各以先後爲序而自相得若兄弟之鴈行者然各以奇偶生成而自有合若夫婦之匹配者然相得者河圖中之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是也各任其事而不相凌各尸其功而不相侵此五位之和順而有序者乎有合者河圖中之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是也其中生數之所生而成數即副之共成其事共贊其功此五位之妙合而有終者乎總之天地之運起於一妙於五其相生也所以相繼也其相克也所以相治也其相配也所以相成也言五而六七八九十該之矣不寧惟是吾又合而積之天數二十有五而五其五焉地數三十而六其五焉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又不過天地五數之積此其理益又難言矣盖有生者必有復爲之生者有成者必有復爲之成者此所以成天地之變化而消息進退之運至於如環之無端者此也此所以行天地之鬼神而屈伸往來之機至於索籥之

愈出者此也微是五者則天地之運其積而不流亦已久矣故曰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下文大衍之數亦自中五得之至其用揲之法爲虛一爲分二爲掛一爲揲四爲歸奇亦成乎五而已

虛齋曰相得謂一與二三與四一是水與火一是木與金雖相反而實相爲用有相得之理至於五與六之相得則未易曉也盖一至五生數已備至此則成數即次以六總是五行一氣也相得有合在十干甲乙木丙丁火戊巳土庚辛金壬癸水便是相得甲與巳合乙與庚

合丙與辛合丁與壬合戊與癸合是各有合有合之義易見相得之意如何譬如造一火爐匠子須是四片木相扶方成其匡但失一片便不能成事可見五位之相得如兄弟也

東坡曰水至陰也必待天一加之而後生者陰不得陽則終不得而成也火至陽也必待地二加之而後生者陽不得陰則無所得而見也五行皆然莫不生於陰陽之相加陽加陰則爲水爲木爲土陰加陽則爲火爲金苟不相加則雖有陰陽之資而無五行之用

天一至行鬼神也當作一片看上節既零碎說天地未復總計之明說此是造化之秘也河圖之數盡是天地之數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揲蓍大衍之數自河圖之中五而出也五於五行爲土於五常爲信故數自五起一便含十自一而衍之則成十矣五者皆衍便含五十矣蓍策五十之數固中五大衍之數也至用以筮則止用四十有九而虛一不用非不用也數盈則止虛則流虛一不用此正所以善用夫五十也五十者全數也四十有九者則五十之用數也故嘗謂太極無爲而天地間千變萬化皆由乎此虛一不用而蓍策卦爻之變化皆出乎此以有大衍之數在也自是而分爲二以象兩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也掛一以象三也三才各一太極不待六爻之動而三才之道已具也揲之以四以象變通配四時也至於歸奇於扐則又所以範圍造化而妙變通於不窮乎其以象

閏乎左右各一揲而一扐其以象五歲中之再閏乎蓋閏法立則盈虛可齊五歲之中有再閏則前無餘日而後盈虛之度益有所齊歸奇立則多寡可稽五者之中有再扐則前無餘策而後多寡之數益有所稽此圖數自然之妙所爲不可以人力爲者乎老泉曰夫筮之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必自分二始掛一吾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四吾知其爲四而揲之也歸奇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雖然天非人不因使不掛一不揲四

不歸奇不再扐雖有分二之法將安用之故其虛一也
象兩也象三象四時也象閏象再閏也皆大衍五十之
數自為乘除而非聖人有損益其間者也
東坡云水火木金得土而後成故一得五而成六二得
五而成七三得五而成八四得五而成九土無定位無
成名無專氣水火木金四者成而土成矣故得水之一
得火之二得木之三得金之四而成十言十則一二三
四在其中而言六七八九則五在其中矣水火木金特
見於四時而土不特見言四時足以舉土而言土不足

以舉四時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
皆有以名之而土爰稼穡曰於是稼穡而已五臟六腑
無胃脉則死而脾脉不可見如雀之啄如水之漏下是
脾之衰見也故曰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
魯齋曰三百六十日一歲之中數也天行疾於日一歲
月與天會而多五日有奇是二十四氣常有餘為氣盈
月行緩於日一歲月與日會而少五日有奇是一十二
朔常不足為朔虛氣盈者天之數朔虛者月之數氣盈
者自今年冬至至明年冬至共定三百六十五日也朔
虛者一年十二朔相去恰恰三百五十四日有奇也月
行遲比日為虛六日比二十四氣則又差十二日矣每
年餘十二日積三歲而置閏積五歲而成再閏
月小是月至廿九日而晦盡明日則更蘇而更為朔也
日為月帶累等不得他三十日而分為月故為月小日
月皆從角起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
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
也

所以過揲不用之策亦各有所當焉吾以乾坤二老之
策計之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蓋太陽居一而連九其
過揲之策為四九三十六六其陽爻則為二百一十有
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蓋太陰居四而連六其過揲之
策為四六二十四六其陰爻則為百四十有四合乾坤
之策得三百有六十適與期之日而相當矣三百六十
者日之中數也天之氣盈六日月之朔虛六日此則舉
氣盈朔虛之中數而言故曰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胡氏曰前則掛扐之數象月之閏此則過揲之數象歲

之周盇揲之以四巳合四時之象故總過揲之數又合
四時成歲之象也吾又以二篇過揲之策而總計之凡
陽爻皆三十六合百九十二陽爻得六千九百一十二
策凡陰爻皆二十四合百九十二陰爻得四千六百八
策通計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與萬物之數適相當矣
夫此一策數也當期之日上之有以體天地之撰當萬
物之數下之有以發萬物之情凡此皆自然而然卽天
地且不能知聖人豈有與其間而制其予奪哉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

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筮法行而卦由此出矣方其四營而一變也時則得其
五而成一變之奇得其九而成一變之偶是之爲成易
其積而爲十八變也時則內外咸備貞悔具全是之爲
成卦若夫營而僅止三十六乎畫而得其三乎三才之
道具而未備也天下之象含而未著也謂之小成而巳
小成可加爲十八變而不可卽小成以爲十八變則求
卦之法何可不周也雖然法如是止乎而孰知其所以
普員神之宜周易貢之用者又有引伸觸類之法在乎

夫陰陽有老少矣卦爻有動靜矣就一卦之變爻而引
伸之一卦可變而爲六十四卦也就其引伸之類觸而
長之諸卦可變而爲六十四卦也夫本卦之易尚有其
限之卦之易遂以無窮一卦之中巳有數爻一爻之中
巳涵數象變變化化窮天窮地天下吉凶得失之林盡
於此矣故曰天下之能事畢矣明易無遺變斯天下亦
無遺事也是變化之大成也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由是以定天下之吉凶而凡進退存亡之道爲天道之

至微者有以闡明之而使顯著卦顯之也以成天下之
亹亹而凡利用出入爲吾人之德行者有以鼓舞之而
盡神著卦神之也是故以百姓之愚賴之以酬酢而泛
應無所不宜則明之有功於人矣吉凶來物神之所不
能言者皆代神以言之則幽之有功於神矣此其法之
變化則直與數之成變化行鬼神者而相爲表裏者乎
平菴曰天道雖幽可闡之以示乎人人事雖顯可推之
以合乎天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此總結上文而贊數法之妙須得咏嘆意方得蓋天地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無一不出於理勢之自然宰宰物者之所安排也宰物者何心哉一氣機之迭運一奇偶之積分若使之然而實非使之然者雖欲其不然而有不得不然者故曰神之所爲神字對人言明非人之所能爲也

東坡曰神之所爲不可知也觀變化而知之耳天下之至精至變與聖人所以極深研幾者每以神終之是以知變化之間神無不在因而知之可也指以爲神則不

可

管見總論曰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數數也者起于氣之節度而皆理之自然也故天地者數之祖也其氣鍾于河圖而數具焉河圖者數之原也其象布于易蓍而數行焉數之初一而已矣一者陽也獨陽不能自生故陽之後而陰佐之於是一分爲二三其一而爲三陽之奇而圓也兩其二而爲四陰之偶而方也合三與二而爲五陰陽之會而爲數之所宗者也故曰五姝二實天地之所以生成而不窮也由是而爲六七八九十不過

以爲五者之佐耳故自五位之相得而有合其所以成變化行鬼神者已于此寓矣聖人則之制爲蓍數以神天下之用天地之初原于一故虛一而其所用者惟四十九生人之初亦未始不原于一故揲一而其揲者亦四十有八自方揲而觀之可以象四時可以象閏自過揲而觀之可以當期之日可以當物之數曰閏曰期皆四時之所以成歲也而萬物生成於其間矣曰歸奇曰乾坤之策皆揲四之所以成易也而二篇之策于是全乎其中矣二篇之策數豈囿于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已

哉引伸觸類其理無窮猶夫萬物之形色于兩間生生不已化化無端此所以能畢天下之事而爲道之所以顯德行之所以神也夫揲蓍之法其爲變也不可窮其爲數也不可測而要歸于神則亦一而已矣是以聖人嘆之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大神者非他也即一之謂也一故兩在一故無方一故妙萬物天地得之而成變化行鬼神蓍卦得之而神德行而祐神故或爲五也或爲二十有五也或爲三十也或爲五十有五也而莫非一也或爲四十有九也或爲二也或爲三

也或爲四也或爲二百一十有六也或爲百四十有四
也或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而莫非一也一也者其
天地易書之所爲至神者乎

易有聖人之道四第十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
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本文易有聖人之道四焉猶云易之道至矣難言矣然隨
日用而求之莫不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隨取隨獲而
不可須臾離者此也玩下文言動制器卜筮等字面便

可見

東坡曰聖人之道求之而莫不皆有取之而莫不皆獲
者也以四者人之各有獲於易也故曰易有聖人之道
四焉而昧者乃指此以爲道則過矣細會之此理良然
易之教潔淨精微天下之所難言也聖人不以難言者
示天下而以飮食日用所不可離者示天下使天下之
人隨取之而隨獲之於是天下之人皆可以尚聖人之
道而易之教益尊自今觀之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人不
能離而言也以言者則尚易之辭不能離而動也以動
者則尚易之變又不能離而制器與卜筮也以制器者
則尚易之象以卜筮者則尚易之占蓋易之旨遠辭文
聖人所以言天下之賾而不可厭也擬之而後言者不
能外矣易之化裁推行聖人所以鼓天下之動而不可
窮也擬之而後動者不能外矣象事知器聖人所以定
天下之業者也尚之則行一成規事一成矩器於是乎
成矣占事知來聖人所以斷天下之疑者也尚之則利
害判於兩途趨避捷於影響疑於是乎決矣尚辭尚占
則道在辭占尚象尚變則道在象變天下之人於是皆
相安於易道之教而隨取之隨獲之夫使天下皆隨取
隨獲於易道之教聖人曰是亦足矣

虛齋曰有變須有象有象須有辭有辭則占隨之矣四
者不容相無故曰皆變化之道神之所在也上文言動
制器卜筮不必俱以筮易言下節問焉而以言及參伍
以變雖皆主筮易言然孔子上文實是兼該動居兩端
下文只就筮易上發明耳蓋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
辭亦可用易也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亦可用易也易
之爲書也不可遠若專於筮則其用狹矣況易之辭變

象占可以窮理盡性可以崇德廣業豈必拘拘於筮也哉如此看較員融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以尚辭尚占之事言之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小之欲善其爲於一身大之欲利其行於天下抱尸問易求其所以發言處事易則受人之命而有以告之隨叩隨應如響之應聲遠而千里之外百世之後近而几

席之下瞬息之頃幽而造化鬼神之微淵深而人情物態之隱伏靡不洞晰遂能以來物告人而明悉其吉凶焉若此者非人力之所能與也其天下之至精者乎使非天下之至精則窒而不通矣踈而不容矣安能應之速而無遺之若此哉至精二字虛虛說更有味又曰問易之所以至精者何也朱子學易篇曰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可得至精之說矣易道之所以至精全是稽實待虛中來

劉雲莊曰筮法占卦爻之辭然其辭亦有不相應者吉凶何自而决盖人於辭上會者淺於象上會者深伏希教人卜筮惟有卦而已隨其所遇求之卦體卦象卦變無不應矣文周之辭所該有限故有時而不應必如左傳國語所載卦體卦象卦變而推互體始足以佐詞之所不及讀易者不可不知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以尚象尚變之事言之夫天地固有文矣人事固有象矣然不出易中之數與變也參伍以三變中之一變言

通其變三變皆參伍也錯綜以六爻中之一爻言極其數六爻之數皆錯綜也凡紀數之法以三數之則遇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三而齊會前後多寡互相考覈則一變參伍之法乎錯綜就是錯綜參伍之數其交而互之則一左一右之對待也其總而挈之則一低一昂之相因也七八九六確有成數則一爻錯綜之法乎通其變變到完處則策有老少爻有純雜天地間經緯之文如此所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類遂成於此矣極其數數到極處則畫有純雜卦有本之人事作止之象如

所謂或嘿或語或出或處之宜遂定於此矣夫天地之有經緯也人事之有作止也此人所難言也孰意一通變一極數悉粲然畢陳乎若此者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其天下之至變乎至變者方其參伍錯綜時固不知其至此即其成文定象時亦不知其至此也此圓神之德屢遷之機所以活潑流動而不可以方物測者也

張氏曰三五天也參而伍之人也

數者變之已成變者象之未定大抵陰陽奇偶變化無窮天下之事不出諸此成天地之文者若卦爻之陳列

變態者是也定天下之象者物象皆有定理足以經綸天下之事也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此易字指蓍卦言謂之神者就其非動非靜而妙乎動靜之間者名之也非精變之外又有所謂神也大抵尸卦之妙吾欲以思測之不得也以爲測之不得也方其尸未揲而卦未求也數潛於幽理涵於寂寂然不動何嘗取天下之故而一一籌度之哉及其尸既揲而卦既求也誠立於此機應於彼來物周知文象畢著舉天下之故一一而周知之若此者吾何以名之哉以爲無動也而無不動也以爲無不動也却非自外動也譬如洪鍾在簴叩與不叩鳴未嘗已寶鑑在手照與不照明未嘗息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乎神字即就寂感上面申贊其妙寂感之外別無個神

張子曰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此所謂感而遂通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語易而歸之神則尚詞尚變尚占尚象者亦神矣而以歸之聖人者何則以辭占者乃聖人所以捐幽深之理以與天下極之使天下皆可因辭占以極聖人之神者也象變者乃聖人所以裁九六之幾以與天下研之使天下皆可因象變以研聖心之神者也無聖人則易之辭占象變莫與托矣無易則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者亦無所以托以示天下矣所以二字不可放過

虛齋曰如今何處尋箇深只是詞占所極出者便即是深矣蓋吉凶悔吝各有所當而朕兆未形所謂體該本

無者也今則皆極出在這裏矣如今何處尋箇幾亦只是變象所推者便卽是幾矣蓋內則陰陽動靜之所以分外則吉凶悔吝利害之所以判㝡是難分曉者今則皆研審出來矣如何是極深曰要人都曉得至深難見的道理都就易中見得如何是研幾曰是研出那幾微處且如一箇卦在這裏便有吉有凶有悔有吝幾微毫厘處都磨研出來

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故嘗爲之說曰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深一極則不待天下之至精皆可以與於此也何也詞占所在卽深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嘗爲之說曰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幾一研則不待天下之至變皆可以與於此也何也象變所在卽幾也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嘗爲之說曰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而孰知神不在幾深之外幾深之所寄卽神也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極之研之者不知其爲功通之

成之者亦不見其爲迹矣易道之妙如此吾乃知天下無一人不可以用易也所謂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者此也亦無一事不可以用易也所謂言爲法行爲則制器而盡創物之智卜筮而極知來之神者此也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而天下之人求之而莫不皆有取之而莫不皆獲偕之也而日用飲食尊之也而天地鬼神則此詞占象變之謂矣

上章論變化之道而歸于神之所爲此章論易之道而名之以聖人之道然則參伍錯綜以問乎易者亦當知所以尚之矣

朱子曰深是幽深通是開通人所以閉塞只爲道理淺若是深便能開通人志深在心上說幾在事上說事事都有個端緒可尋故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誠齋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天下物理往往有之銅山東傾而洛鐘西應東西異地傾應同時此一物之理相感不疾而速者也豈惟物理人氣亦有之其母齧齒而其子心動毋未嘗往子未嘗來此一人之氣相同不行而至者也而況聖心之神乎是故範圍天地而一念不

踰時經綸萬方而半武不出户則其神存也聖人聚天地之神於一心推一心之神於大易此易道之所以神而君子之用易所以神也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第十一章

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夫易何爲問其何所致用也答之曰易之道大故其用甚大其要歸于前民用而已民有吉凶不能自知則有

卜筮以開之趣避不能自决則有卜筮以成之卦以擬天下之賾爻以效天下之動擧萬事萬物之理而悉備之是易之爲用不過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而已冒天下之道此何最重係詞自大衍以下都是說卜筮事若不曉他盡是說爻變中道理則如所謂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之類有何憑着而其所謂上通鬼神下通事物精及於無形粗及於有象者無乃爲汗漫之詞乎哉故門物曰務循屈有迹曰道則入於神矣先天立象以盡意后天係詞以盡言均不出此也惟易之爲用具此三者

是故聖人擧而措之天下之民以其開物者通其志而使不迷以其成務者定其業而使不惑以其冒天下之道者斷其疑而使不迷於兩可此易之用所以無窮也

斷疑承通志定業看志未通業未定便是疑

東坡曰人固有是材也而渾沌鄙朴不入於器易則開而成之然后可得而用也天下各治其道術自以爲至矣而支離專固不適於中易以其道破之然后可得而行也是故乾剛而不拆坤柔而不屈八卦皆有成德而不敵不然則天下之物皆棄材也天下之道皆棄術也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嘗試以蓍卦之德六爻之義合而思之則所爲開物成務冒道者可得而言矣圓而神者進退離合有圓機焉所以包含乎吉凶者圓而神也方以知者原始要終有定質焉所以體具乎吉凶者方以知也易以貢者九六迭用變易以告人所以發揮乎吉凶者易以貢也大都理無一定之用不圓則碍事有一定之理不方則淆天

下之事理有定體無定用不變易則膠此蓍之用四卦之用八爻之用六所以方員各得應萬化而不窮者也所云開物成務冐天下之道者此也圓神三句重看卽聖人亦用此以洗心矣聖本無心虛以爲心虛本無物理以爲物其一疵不存萬理澄徹直與圓神方知易貢者相爲默契若其洗濯之者然無事而退藏於密莫窺其際一蓍卦爻之無思無爲其寂然不動之體也有事而吉凶與民同患則將至之兆不能逃其神之所知一定之理不能出其知之所藏卽尸卦爻之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也寂而能應應而能寂用神而不用尸用知而不用卦其所謂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乎聰明睿知是正言神武不殺則無卜筮而知吉凶之諭也神武神其武也聰之聖人洗心後之妙境也問退藏於密却如何理會程子曰安有識易後不知退藏於密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看來人心與天地一般天地不專翕則其發必不大人心不收歛則其用必易窮歛之又歛存之又存凝吾之神而神不役藏吾之知而知不分直與天地同其專翕此所謂不顯亦臨而退藏之密必至是

而後爲至也吉凶與民同患同患非有心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此一點生生之心無時或息聖人之大寶曰仁此一點好生之仁亦無念而可息故吉凶與民同患同患者斯民吉凶視爲我一家志患其未通業患其未定疑患其未斷葢聖人之心無日不在天下如此也退藏者心之眞體同患者心之生機神知者則又退藏中自然之妙用也凡吉凶之未然爲來來者不測聖人之心亦神妙不測明炳于幾先故曰知來吉凶之有定爲徃徃有定理而聖人之心識見定靜卽其素所藏著者驗

之而已故曰藏徃神以知來卽占事知來知以藏徃卽象事知器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故嘗謂大哉易乎聖人有聖人之用也百姓有百姓之用也得其粗者日用與能得其精者神明合德葢自聖人具易理於心而二氣之推遷萬事之得失巳了然胸中矣是以上而天道無不明也下而民故無不察也天道民故理本無二如否之大徃小來天道也其不利君

子貞民故也臨之剛浸而長天道也則大亨以正民故
也試觀時何以有明晦世何以有汚隆風雨露雷何以
有變化君子小人何以有盛衰民生其間其冥然莫辨
者多矣聖人於是假神物以神之因龜而制卜因尸而
制筮彼其所以開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
必由之矣而孰知聖人且用之以自用乎蓋嘗以至虛
之心謀及於占筮湛然齊焉肅然戒焉以尸龜之神驗
吾之神以卦之智驗吾之智則其一心之炅明直與尸
龜相為流通有非常人耳目所可及矣故曰聖人有聖

人之用也百姓有百姓之用也然以聖人之德非齊戒
無以神明則人之卜筮而不齊戒亦無以自神其德益
可知也此又聖人以洗心之理微示之卜筮間者也
計春秋之時卜者多矣丘明所載惟二十許事七稽疑
擇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龜兆形有似雨者有似
雨止者曰蒙陰晴曰驛氣落驛不連屬曰克兆相交錯
曰貞曰悔內卦曰貞外卦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
卜覆也以覆審吉凶筮决也以决定其惑又卜赴也赴
來者之心筮問也問筮者之事尸龜知决相似無長短

也傳云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者時晉獻公卜娶驪姬不
吉更欲筮之故太史史蘇欲止公之意託云尸短龜長
耳實無優劣也龜知生數一二三四五之神蓍知成數
七八九六之神
洗心齊戒乃聖人體易之妙誠明並至者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
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
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
生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試即天道民故而思之民生天壤間能一日離而乾坤
乎能一日離而太極乎不能離而乾坤離而太極能一
日離而易乎即如一氣機也當其靜而如戶斯闔造化
之入機也則謂之坤當其動而如戶斯闢造化之出機
也則謂之乾其一闔一闢之相禪者謂之變進極而退
則陽變為陰退極而進則陰變為陽是一年之化育也
其闔闢往來之不窮者謂之通闔之方往矣而闢復來
闢之方往矣而闔復來前之不見其始之合後之不見
其終之離此陽所以不亢而陰所以不戰也是萬年之

化育也乾坤變通物生其間矣其端倪方動在有無形影之間者象乎其積氣之屬乎其體質完固在重濁有迹之間者器乎其積形之屬乎見象形器神物可與矣其未入於聖人之制用則尸龜亦象也亦器也其一經聖人之制用而筮以四營卜以五兆則乾坤闔闢之理呈露其間矣法也非象與器也民於是利用出焉利用入焉以日用之與能自趨自避在聖人無使之之迹在天下亦不知其所使者則謂之神而已至於神則民用前矣亦嘗於乾坤闔闢之内見太極之理乎天地間只

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是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則易中之太極也太極之理一物兩體生生不窮兩之而爲兩儀四之而爲四象八之而爲八卦兩儀四象八卦分而太極不分也如一陰一陽之爲道指一陰一陽爲道則不可然道不離乎陰陽也自其本而觀則太極生陰陽自事物而觀則陰陽函太極從此而吉凶之定也大業之生也小而婚媾利涉大而建侯行師何者非太極之理綱維其間哉故嘗試論之太極一乾坤也乾坤一太極也乾坤之有闔有闢也即太極之能闔能闢也一能生萬萬復歸一即以一歲觀之分而二十四氣合而七十二候以至候又分日日又分時時又分刻刻又分息自息而刻自刻而時自時而日而月而一歲莫非乾坤變通之運則莫非太極也又積而一元十二萬九千六百歲莫非乾坤變通之運則莫非太極也故曰須知一本能幾幹始信千兒與萬孫則易有太極之說也夫蓍龜制用之法何莫不因此者乎

朱子曰闔闢一段只是這一箇物以其闔謂之坤以其

闢謂之乾以其闔闢謂之變以其不窮謂之通以其發見未成形謂之象以其成形則謂之器聖人修道以立教則謂之法百姓日用則謂之神利用出入者是人生日用都離他不得民之於易隨取而各足易之於民周徧而無窮所以謂之神

朱氏曰坤自夏至以一陰右行萬物由之以入故曰闔戶乾自冬至以一陽左行萬物從此而出故曰闢戶無闔則無闢無靜則動此歸藏所以首坤與

此節以卜筮論則四卜有九之合其戶之闔乎四十有

九之分其戶之闔乎一分一合變斯起矣進退離合之
中有往來不窮之妙通斯名矣尸之方揲則七八九六
之象也既揲則剛柔動静之器也制之爲法奉之爲出
入皆是道也
利用出入民咸用之此便是神益天下無一人不用易
無一事不用易自然用之雖欲不用而不得也其間若
有使之者存
易有太極萬物統體一太極也生兩儀四象八卦太極
依倩在陰陽中以天地論人之有男女陰陽也逐人身

上又各有這血氣血陰而氣陽也如晝夜之運陰陽也
午後又屬陰子後又屬陽陰陽之象又有各生一陰一
陽之象此又孰爲之也張子曰易者生生之妙而太極
者所以生生者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
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
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
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著龜
故嘗試論之天下有三大天以覆大地以載大聖人以

位與功大天地以覆載大凡有功於覆載之運者俱可
知矣不得謂天地大而四時日月爲小聖人以位與功
大凡有助於參贊之能者俱可知矣不得謂聖人大而
尸龜爲小是故觀法象而知栟幪之爲德也觀變通而
知元會運世之未有窮期也觀懸象著明而知雲漢之
所以昭回也不有主富貴者何以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使天下各有其富貴不有聖人則生人粒食鮮食之用
猶未舉也網罟舟車弧矢重門擊柝之器猶未與也何
以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凡此皆天地日月四

時之所以大而崇高聖人之所以與天地並也若夫吉
凶之理寓於人事者而且紛紜轇轕而賾乎而且潛伏
不露而隱乎根於理數入于性命者深而不可以窺測
乎八荒之外千載之久遠而不可耳目原乎從此而探
之而索之而鉤之而致之使其吉凶一定民遂亹亹焉
而不能自已焉則莫大乎聖人所制之蓍龜則尸龜之
爲用誠大也是天道民故之所係而開物成務之所必
資也子瞻曰天地四時日月天事也大事所不及富貴
者制之富貴者所不制聖人通之聖人所不通蓍龜決

之則此之謂也
備物者天下之物自足供生人之用聖人因而備之如以薪供火以水供湯之類立成器則自我創始有物曲之巧矣觀耒耜網罟之設可知也成亹亹帶定吉凶說來朱子曰人到疑而不能決處便放倒了不肯向前動有疑阻既得卜筮知其吉凶自然勉勉住不得則其所以亹亹者卜筮成之也
按筮短龜長之說惟見于左氏元凱之註但先王制卜筮之法至嚴至敬虛其心以聽其鬼神其專一則應疑

貳則差故禮曰卜筮不相襲蓋爲此也今不惟其所以聽於鬼神之不專一而遽以枚龜筮之長短則何陋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是故自有聖人而尸龜之用神於天下矣要之聖人能興是神物不能爲是神物也夫尸具則神之德龜具五行之兆天生之矣非惟天下神之天亦神之矣天神之聖人因而則之者也揲之以四十有九鍇之以七十有七無非所以奉天也有神物則參伍錯綜之法立而變化見矣夫氣機之有推遷物理之有榮悴此理何日不在天地間而謂聖人創之乎有神物則得失之報明而吉凶呈矣夫自日月星辰垂象於天其軌度有順逆徵應有休咎此理何日不在占候間而謂聖人造之乎有神物則卦畫之用備而易範彰矣夫河之有圖也洛之有書也孰爲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孰爲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此理何日不在觀察間而謂聖人設之乎故變化聖人所效也吉凶聖人所象

也圖書聖人所則也卽使聖人不效之不象之不則之陽何嘗不化陰何嘗不變其間所爲惠廸從逆之應與夫成變化行鬼神之理亦何嘗渺茫而不可問乎吾故曰聖人能興是神物不能爲是神物也此人非天不因之說也是故易之揲尸求卦有七八九六之四象矣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示之以老少則卦爻之當動者著示之以老少之多少則卦爻之當動者益著蓋天示人人不能知聖人示人無不可知所謂心代天意也有象便有卦爻之辭矣其係以辭何爲也危者使平易者使傾

欲使得於所告者不迷於所往也所謂口代天言也有詞則有吉凶所决之占與今讀其詞有以利言者有以情遷者有義命當吉當凶當亨當否若一一貞勝而不常若此者信非聖人不能定之也定之者所以斷人事得失之塗使之有吉利而無凶害也所謂身代天工也故曰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矣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

闔闢變通見象形器天道也制用利用民故也天地四時日月天道也崇高立器民故也則之效之天道也所

以示與斷民故也蘇子曰畫卦非聖人之私智也心易與河圖而相符特假此以為之兆耳疇數非聖人之臆見也精神與洛書而相契惟藉此以造其端耳河圖以五生數合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于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中為主而外為客故河圖以生居中而成居外正為君而側為臣故洛書以奇居正而偶居側啓蒙云洛書固可以為易河圖亦可以作範圖之未始不為書書之未始不為圖也故知其為表

裏經緯之意

誠齋曰易有太極以下此極言易之所以大者天地出於易而易非出於天地聖人作夫易而易不作于聖人也易有太極何謂也曰元氣渾淪陰陽未分是謂太極當是之時易之道已具矣故曰易有太極然則非太極之能有夫易而易之能有夫太極也太極者一氣之太初也極之為言至也兩儀者二氣之有儀也二氣分而純者為乾坤為二氣散而雜者為震為巽為坎為離為艮為兌乾天也坤地也震巽木也坎水也離火也艮土

也兌金也故周子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周子所謂無極者非無極也无聲无臭之至也然則易出於天地乎天地出於易乎雖然易之未作易在太極之先易之既作易在八卦之內八卦畫而吉凶定吉凶定而大業生大哉作易之聖人乎大哉易書之事業乎以言乎法象之大則有易中之天地乾坤是也言乎變通之大則有易中之四時震坎六子是也言乎著明之大則有易中之日月坎離是也言乎崇高之大則有易中之富貴日新之盛德富有之大業是也

言乎利用之大則有易中之聖人神道而設教是也言乎深遠之大則有易中之尸龜其爻吉亨其爻貞凶是也是皆易中之大業也非聖人立卦而作易孰能備天下之物致天下之用成天下之器若是其廣大悉備乎謂易不作於聖人不可也然易中之尸龜神物孰生之天生之也聖人不過則之而已易中之變化孰爲之天地爲之也聖人不過效之而已易中之吉凶孰見而示之天垂象以見之也聖人不過象之而已易中之圖書孰出之天於河洛而出之也聖人不過則之而已故四

象八卦也聖人不過因天地之陰陽畫之以示天下耳係之以詞聖人不過因其卦其爻言之以告天下而已如此而吉如此而凶也聖人不過因陰陽之順逆從而斷之而已聖人何與焉使聖人之作易有秋毫與於其閒則是易之書乃聖人之私書易之道乃聖人之私術何以先太極而有初后天地而無終乎謂易不作於聖人可也然則聖人可無乎曰聖人何可無也韓愈曰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王通曰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矣其與太極合德乎夫聖人何可無也

管見云聖人一心其達天人之精乎天道流行則有闔闢變通象器之異皆陰陽之散殊也民生日用則有出入吉凶之異皆陰陽之紛擾也其理爲至隱其事爲至頤其用爲至遠其機爲至深聖人一心天人會焉故其寂也鬼神不能窺其際其感也鬼神與之相流通不待員神之蓍而可知來不待方知之卦而可藏往蓋陰陽之合德而天心所獨厚者也易雖不作焉可也聖人之作易爲天下而設也天下之志不通業不定疑不斷聖人有憂焉是故明夫天道察于民故立制用之法以盡

利用之神其法之立也由兩儀而四象由四象而八卦由八卦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其功用之大至與天地日月四時並而百姓日用其中不知其所以然此聖人以吾心之易使天下與能也天生神物天地變化天垂象見吉凶河出圖洛出書皆天地所以爲道也民用出入不可以不示不可以不告不可以不斷皆民所以爲故也聖人之制上法天下盡人以之用于已則齋戒而神明以之措于天下則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尸員而神卦方以知爻易以貢賾者若隱者顯深者

窮遠者致而莫非自然之理焉故曰易有太極翼易至

此章始以太極言之懼人以象數泥吾易也懼人以卜

筮小吾易也論卜筮而一太極焉此所以制之者爲法

用之者爲神也大矣哉天人之理乎妙矣哉聖人之心

達于天人之精乎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

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

祐之吉无不利也

祐者助也天豈私一明主哉因其可助而助之見天非

私人人實私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積順之極天心嘿

契人之所助者信也體信之極人心永孚夫以渺茫不

可測之帝命與其朽索不可馭之民萌而竟以信順致

之則人主者亦何必徼福於回而以矯誣要結之術行

乎其間哉上九身之所履者信也心之所思者順也其

所下者六五信順之賢處滿而能不溢則行與吉會天

地間吉祥善事之應盡在是矣吁孰謂造物忌多取也

子曰書不盡言第十二章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

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

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夫言無窮也而書有止意無形也而言有聲書豈能盡

言即言之亦⺀並能盡發其所欲言之意然則聖人之意

其終不可見乎子曰聖人別有盡意之法非以其書也

非以其言也而以其立象也象者陰陽之似也陰陽本

無可見聖人立爲可見之象以模擬之立一奇之象而

其意不止于奇立一偶之象而其意不止于偶象之所

含豈易言哉東坡曰聖人非不欲正言也以爲有不可

勝言者惟象爲能盡之故孟軻之譬喻立象之小者也

庚子雋作意賦成從子文康見問曰若有意耶非賦之

所能盡若無意耶亦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

二者皆立象盡意之說也象立矣復設之卦卦設矣復

係之以爻象之辭天下之情僞不可盡也緣象以設卦

則無不盡也卦設則有承乘有比應天下之愛惡攻取

情僞相感之變盡此矣言不能盡也緣象以係詞則無

不盡也稽實以待虛存體以應用其旨遠其詞文天下

之千變萬化一言足以該之謂非所以盡言乎盡情僞

盡言則意傳矣而且尸策以通之趋避以鼓之變通所
以盡利也意以盡利而盡也鼓之舞之所以盡神也意
以盡神而益盡也變通以九六言老陽之九變爲少陰
之八老陰之六變爲少陽之七凡窮則變變則通天下
事何莫不由此哉棟宇變於巢居之窮舟楫變於車馬
之窮故自有變通之法則利盡矣處亢而不失其正聖
人之通也極數以知來衆人之通也至於通則踴躍於
有爲有行之間鼓之舞之不知其爲誰使焉入於神矣
神者不可以先傳而可以象遇變通之法立人之所以

得聖人之象而與身遇也吾故曰凡此皆聖人所以盡
意也卦者意之淵藪也辭者意之精華也變通鼓舞者
則意之動盪也

朱子曰立象以盡意自是他象上有箇意情僞自是卦
上有這情僞如剝五陰只是要害一箇陽道是不好底
情便是僞如復如臨便是好底卦便是眞情變通者陰
陽老少交變因其變便有通之理

管見云意者或云聖人開物成務之精意或云天地萬
事萬物皆爲聖人之意無不可者但本義云包含變化
無窮盡變化乃聖人之意包含之而無窮盡則意盡矣

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則
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由斯以觀乾坤二畫之象其易之緼乎乾坤者生生之
祖也乾坤之於易猶日之於歲除日而求歲豈可得哉
故乾坤成列而交易變易之理已立乎其中六十四卦
三百八十四爻不過從此兩畫䌷繹而出假令乾坤毁
而卦畫不立則易之變化何自而見易不可見則乾坤
或幾乎息矣建安曰易未甞無乾坤亦未甞息特以卦

畫不立無以見其變易之理而併於乾坤之功用不可
得而見耳由斯以觀聖人立象非徒然也欲人於乾坤
中悟出易理凡天地間萬事萬化皆由此出此所爲盡
意之書也按乾坤俱以兩儀言易字俱以變化之理言
奇偶成列則易之小成大成立於其中而變通之利鼓
舞之神皆於此存矣諸講皆以變化爲尸策陰陽之變
化似太粘着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
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吾於乾坤而得道器之說矣凡無名無象皆道也凡有名有象皆器也夫善言道者何必遺其形器哉如乾大通而至正形而上者也而六畫皆奇之卦則形而下如坤道之順而健形而上者也而六爻皆偶之卦則形而下道與器原相離不得特一形而上下言之耳語類曰問形而上下何以形言朱子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愚謂大學所以不言窮理而言格物正是此意也蓋道器原不相離也是故自道器立而卦爻具卦爻具而卜筮與其間造化之

淑慝事物之善惡紛紜雜擾而不可齊者皆舉之矣化而裁之就此象中而化裁之也六位既成遂因其七八九六之數而裁之如乾之初當潛則裁之爲潛二當見則裁之爲見有時而屢遷有時而迭用斯則道之所以惟變所適不局於一定者乎則謂之變推行者將已裁定之象而推行之也通即會通之通當潛而行潛之事則潛爲通當見而行見之事則見爲通通者道之所以虛通而無碍也隨其變所値各有虛而無碍之處故謂之通舉而措之者舉此道之行於變通者而措之天下之民使天下之民咸用之趨吉避凶則何事不成何業不成而聖人所以鼓舞天下者至是而無遺術矣如是而意盡乎不盡乎化裁三句以道字貫事業內須含鼓舞盡神意

南軒曰易之論道器特以一形而上下言之也道雖非器而道必托於器禮樂賞罰是治天下之道也禮雖非玉帛而禮不可以虛拘樂雖非鍾鼓而樂不可以徒作刑本懲惡也必托於甲兵必寓於鞭朴賞本揚善也必表之以旗常銘之以鍾鼎故形而上者之道托於器而

后行形而下者之器得其道而無弊故聖人悟易於心覺易於性在道不溺於無在器不墮於有也形上二句歸重在以器載道上

問易中多言變通通字如何曰處得恰好處便是通問往來不窮謂之通如何曰處得好便不窮通便不窮不通便窮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

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
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黙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
德行
故嘗試論之聖人作矣聖人之意不與之俱往則其象
其辭其變通之法具存也象非迹也聖人有以見天下
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備天下之理約之二畫之
中使天下之人皆可觀象而自得是故謂之象爻非他
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係
辭焉斷其吉凶以發揮乎象中之理是故謂之爻噫聖

人作易至矣盡矣後人有欲極天下之賾者取諸卦足
矣聖人之卦存則天下之情僞與俱存也後人有欲效
天下之動者求諸爻詞足矣聖人之詞存則天下之會
通與俱存也又不必別議化裁也有七八九六之變存
焉因其變可起化裁矣又不必別議推行也有往來不
窮之通存焉因其通可議推行矣卦也辭也變也通也
則聖人所因器以見道者也而不可即器為道也若夫
神應而妙明覺而融以自心之神明神明乎易書而化
裁推行不過吾心神明之寄則存乎其人矣存乎其人

者延乎存也意其人則其成以黙也信以不言也成象
成爻之中不以擬議也觀變玩占之外別有心灵也其
所稱德行其人者乎凡學問不幾洗心退藏地位有不
足以語德行故孔門弟子多矣惟不遷如愚亦足以發
之顏回獨以德行稱此足以明德行之義矣吁今天下
有善用易若斯人者乎黙而成之心涵理渾成無所虧缺
也不言而信理與心浹洽無所扞格也
極天下之賾至存乎通四句俱輕只是喚起下文鼓天
下之動鼓字即動字是感動奮楊之意

虛齋曰神明即神明乎變通也神明字有主宰運用之
意人之所以能目視而耳聆手持而足行者以有此神
明也謂其神明於血氣動作之間也此之神明即神明
於變通之際者也其理一也神而明之安得不存乎其
人且如占得坤卦者詞曰西南得朋若占此者其東北
方有父兄之托有親識之契則東北自可以得朋而東
北即西南矣神而明之豈不在人
黙而成之不言而信明其所以神明之妙不假言說也
猶云四體不言而喻之意黙而成之謂其向曾着實做

三夫來於人倫大節以凡處事應物的道理一一皆實了是謂成也此成字如成器成德之成有所謂行之於未信之前之意故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德行者躬行心德之名目也默而成之二句務要說得有以爲神而明之地方是恰好蓋神而明之以用易之時言也默而成之者以其平時理得於心而有其德理措於事而有其行德行之人雖端居無事無所諏筮然方寸虛明默然之間萬善具足無所虧缺無不完成絕無事於言說也而其理一一皆實居之安資之深可以左右逢源其

德行有如此此所以一諏筮之間便有以神而明之也此所謂隨取而隨足者以其涵養有素也

不言卽默也信卽成也信不疑也見之眞而行之果也不言者得之心而措之行不徒言也不必言也而亦不容言也

易學管見上繫

易學管見下繫

溫陵洪啓初爾選父　著
男　承棟
承榜
承楷　校

八卦成列第一章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夫聖人之作易亦因之而已聖人不能使天下之自爲善也而能禁人之不爲非也則惟有吉凶之說可以動之也雖然聖人亦安能逆探其吉凶而先爲之計哉得則吉失則凶理原於貞一取象於乾坤於是聖人之功業直與天地帝王並而三矣是故當八卦未畫象在天下也八卦成列象不在天下也純雜一判凡天地間神明之德萬物之情莫不肖像於此中所謂象也者像也爲有所像故曰象自此而六畫具備則凡遠近貴賤承乘比應之屬莫不燦然於卦爻之中而可效天下之動

爻是故謂之爻而所謂爻者不過因其八卦重而為六
十四卦耳變之設也非聖人所自為也蓋自卦爻剛進
之極必有柔以推之柔進之極必有剛以推之消息靡
常進退靡定則不必待揲尸求卦而變已寓矣辭之繫
也非聖人所自為也卦爻之變有消息焉有當否焉聖
人一因其得失而命之吉凶則凡天下之動所以定業
而斷疑者不越出矣此觀象玩詞之功所以君子尤惓
惓也詞動從詞而出也變以卦言動以尸言然推之而
天下之動亦是此理故動字當活看夫天下之言易者

方求之象變詞占而不得也孰意稽之成列悟之因重
通之相推得失之因測之繫辭盡言之內乃所以得之
也故曰聖人之作易也亦因之而已雖然有吉凶悔吝
矣使蓍不揲卦不求則蓍之簡冊者不乃為空文乎夫
惟有尸策以通之動在何卦有卦辭之可稽動在何爻
有爻詞之可玩而後知易中之言吉言凶言悔言吝者
即人事之為吉為凶為悔為吝而種種具見者也吉凶
悔吝者其未動之占乎動也者其吉凶悔吝已決之辭
乎故曰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朱子曰此等皆是作

易如處方其畫時雖是聖人亦自不知裏面有許多巧
妙奇特直是要人細心體認不可草草立說

剛柔相推虛齋云蓋天文地理人事物類一剛一柔盡
之矣二者之外更無餘物故凡剛者皆柔之所推也凡
柔者皆剛之所推也剛推柔則柔來而剛往柔推剛則
剛來而柔往一往一來之間便見是變矣又曰見在為
剛則剛為來是柔所推出者也見在為柔則柔為來是
剛所推出者也大抵天下之事感之淺者其應必淺屈
之大者其伸亦大固不可以無心而忽之亦不可以有

心而強之也數語發相推處甚透入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
嘗因是有感焉吉一而已而凶悔吝居其三此其故亦
難言矣蓋自八卦成列只一剛柔剛柔一立實為天下
千變萬化之所從出其立本者乎所謂乾坤成列而易
立乎其中者此也自夫剛柔相推便有變通變通云者
剛退于九之盈變而通於柔柔進于六之虛變而通於
剛理之窮也數之極也合理與數而時生焉時乎時乎
其易之所以為易而天地人之所不能違乎立本趨時

而吉凶生矣吉凶者常相勝者也相勝二字最好玩味凡天下事物常在這裏相勝一箇吉便有一箇凶在其后不是一定住底物故旹謂事本吉矣不有以維之則吉變爲凶是爲凶常勝吉事本凶矣能有以移之則凶變爲吉是爲吉常勝凶蓋其機既判則其勢遂分古今之事變無休期則吉凶之相勝無停機矣盧氏曰變通只據卦爻相推上見或以尸策上說不惟不知此只是說卦爻而且不知卦爻有自然之變通非尸策之所能及也

虛齋云問凶之勝吉何以槩爲正而常曰正如孟子所謂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也夫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消息存亡與時偕行安得只有善而無惡只有吉而無凶乎故朱子小註曰正是說他當然之理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夫是吉凶之在天下何以常相勝而不已哉則以物固有正而常底道理也常觀天地之道其盈虛消息常相勝矣然其體之隱者不可拚化之顯者無非教時行物生亘古不爽固以正而常示者也日月之道其非沉代禪常相勝矣然而往來爭於其所陰陽互藏其宅順序順軌終古不忒亦以正而常明者也天下之動情以物感事以情遷千變萬化何有窮盡其所正而常者惟一理而已順理則吉逆理則凶惟一理之所在而視其順逆以爲吉凶自人觀之以爲千態萬狀自聖人觀之徧見其至一也此卦爻之占所以只有此二者而已朱子曰天下之動雖有不齊常有一箇是底此說最妙

自八卦成列至此見得易有卦爻有變動有辭占皆不外乎交易變易之義一吉一凶之報要之亦不外乎一理耳

天地貞觀不以形體言如四時行百物生與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莫非至理發見流行之實其顯道以示人者亘千萬古不改也故曰貞觀貞明只是常明不息如一晝一夜各司其明往來相禪顯晦相仍終萬古之運不殊一晝一夜之運非貞明而何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内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

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是貞一也天地常以此示人矣確然健貌隤然順貌徒則所爲不難常示人以易順則所爲不煩常示人以簡其間闔闢之無常動靜之無端昭昭於天壤之間爲有目者之所共睹總之不越易簡之理而已易簡者一也出乎易簡則機智錯出安排交逐失其所爲易簡斯失其所爲一而吉凶悔吝不知其幾貞勝矣聖人於是爲之爻以效之爲之象以像之爻有奇偶凡奇而陽者所以效乾之易凡偶而陰者所以效坤之簡也卦有消息凡陽息陰消之卦皆所以像乾之易凡陰息陽消之卦皆所以像坤之簡也聖人若曰是非易書之爻象乃天地之爻象所爲陳列於吾前者也則此易簡之理具在也今試取尸策之用與爻象相發明可乎方揲尸求卦之初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占者所值之爻象已動其內矣乃其所與俱動者何物乎則此易簡之理隱然其有萌者也及揲尸求卦之後通變成文極數定象而占者所值之吉凶見矣乃其所與俱見者何物乎則此易簡之理顯然其畢露者也爻象之動乎內卽變也自有

此變則所以鼓舞天下使之吉而趨凶而避以共歸於易簡之途者實在於此不曰功業見乎變乎吉凶見則有辭可稽矣聖人之情實可見於此聖人之情何情也欲天下之人趨吉避凶易知簡能以成就其功業而已今天下人有因揲尸求卦而見聖人之情者斯深於用易矣功業以用易者言聖人之情以作易者言總之貞一之理在乾爲易在坤爲簡爻不過效此象不過像此聖人之情不過鼓天下之動以歸諸此此之謂易之道也

夫乾三節承上文貞一來蓋世之論易者以易爲至賾至動之書也而不知是易也乃至易至簡之書也易之道天地之道也天之生物有萬而確然示人易天之道一而已地之生物有萬而隤然示人簡地之道一而已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而易之與天地準者又安有不一哉是故論六爻之義則時物相雜何其不可爲典要而會通典禮其理一也是爻也非徒效天地之變化也乃所以效天地之易簡也論卦之象則相摩相盪何其無有窮盡而太極生儀象其理一也是象也非徒象

天地之法象也乃所以象天地之易簡也易而易簡則天下之理得矣而天下之動何者不從此出乎是故當其揲尸問易之時爻之與象方動於一卦之中而吉與凶卽見於一卦之外觀其變而措之天下之事是聖人參天贊地之功業也而舍易簡之外更無所謂功玩其詞而吉凶與民同患是聖人代天覺民之情也而舍易簡之外更無所謂情讀易者求之易簡則三聖人之心如在目前矣

康伯曰爻象動乎內兆數見乎卦也吉凶見乎外失得驗於事也功業由變以興故見乎變卽前所謂吉凶生大業也詞也者各指其所之故曰情見乎詞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詞禁民爲非曰義

由斯以觀易之卦爻上法造化易之吉凶下周人事而要之造化之理其見之天地者不外大德之生而已生也者乾之易而知始者生也坤之簡而作成者亦生也朱子曰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惟天則確然於上地則隤然於下一無所爲只以生物爲事故曰天地

之大德曰生聖人體天地贊化育亦奚復以多事爲哉位不可玩也因而寶之人不可使解也因而聚之財不可使悖入詞不可使悖出民不可使爲非也因而理之正之禁之使天地之所生者各得以遂其生聖人之能事畢矣問聖人之大寶曰位此理却如何曰位也者立德之機也非富貴無以與神物之用故曰崇高非位無以一天下之動故曰大寶觀夫首出庶物則萬國咸寧大觀在上則下觀而化可以知大寶之說矣人者邦本本固則邦寧其聖人所與守位者乎財者國之大計其人之所由聚散國之所以廢興乎昔趙充國論備邊之計以爲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夫羌人所以不敢動者何也則蓄積多而備先預也故禹謨九功以修穀爲先洪範八政以食貨爲重良有以矣財不可不理也何謂理財生之衆食之寡爲之疾用之舒又爲之貿遷其有無權其斂散使常流通無有底滯則所以理之也后世之所謂理財者取之而已吾未聞以取而可爲理也自此而正辭焉教化行于理財之中矣自此而禁民爲非焉政刑修于理財之中矣道之而生

養遂教之而倫理明治之而爭奪息聖人不忍人之政盡於此三者矣總之必以義則義也者固所以經理出入維持綱常而斟酌夫刑政之宜者乎由此觀之聖人之治天下亦復何事哉天道好生易簡之外無造化也以財聚人以義爲利易簡之外無功業也此聖人之權與天地並也易中之卦爻吉凶其功用之大不與之相發明哉

古者包羲氏之王第二章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易之未作非无易也有易而散在天地人物之間也得之於心而聚之於易者其惟包希氏乎希之易孰示之也天示之也天於何而示之在天有象在地有法在人有一身之灵在物有鳥獸之文有萬物之宜皆所以示聖人也象者日月星辰之屬法者水火土石之屬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形象之中各有陰陽陰陽之中又互有消息俯仰求之而天地之理得矣剛㲉禾毛亦有陰陽希華毛毨亦有消息此鳥獸之文也春耕秋斂順天之時高黍下稻因地之利天地之宜于人事也人有性情形體反觀可見物有飛走草木稽類可明莫非陰陽消息所在也觀乎法象又及其宜于人事者其于天地觀之審矣極于遠近而又不遺于鳥獸之文其于人物察之精矣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舉凡性命之精含於天地萬物者不出於陰陽純雜之外則皆此卦畫所通也以類萬物之情舉凡法象之賾散於天地萬物者不出於陰陽分合之外則皆此卦畫所類也其所謂體用一原顯微无間潛乎六極而不爲幽察乎庶類而不爲粗者乎吾故曰非包希之易乃天地人物自然之易也而制器尚象畢資之矣

按陰陽雖是兩箇字却只是一氣之進退消息這一氣消長做出古今天地无限萬物出來所以陰陽做一箇看也得做兩箇看也得本義謂伏希作易不過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此語最說得盡便是河啚洛書也只是陰陽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想得聖人心細雖鳥獸羽毛之微也盡察得有陰陽伊川見兎曰察此可以畫卦

便見是此理鯉魚脊上有三十六鱗陰數也龍脊上有八十一鱗陽数也又如草木之有雌雄如銀杏桐楮花牡麻竹之類亦然近取諸身性陽而情陰五行如木行則仁金行則義火行則禮水行則智土行則信是也

徐氏曰陰陽消息二者之外更無他道伏希隨在而悔取之則神悟於心者驗諸化育愈實觀變於化者参之此心愈明矣

作結繩以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羲氏没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

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教民鮮食自伏希始教民粒食自神農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故伏希氏爲之網罟以佃以漁非徒使民知鮮食之利抑亦去其害而安其居也取諸離者離以一陰麗乎二陽之間則鳥獸之麗乎網魚鱉之麗乎罟其義可推也網罟佃漁之制立耒耨之利可興矣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百谷用成之利興矣若者益取諸益益以興利也有菽粟者或不足于禽魚有禽魚者或不足于菽粟聚者無所取積者無所散於是當萬物相見之時五十里而立之市市各致其民則天下之民无不致矣市各聚其貨則天下之貨无不聚矣用天下二字見得市是公共底物不拘滯一方天下民貨皆得入市而交易之也若者有取於噬嗑者合也市易設天下之利合矣此聖人制器之利也要之當初聖人豈先取諸易而後以之制作哉易之理精入无形粗及有象於天下事物該括得盡后來聖人制器都是易中本有底雖不求與之合而自无不合也是故

通離之象者不獨日月麗其精百谷草木麗其形也魚獸實麗之矣通益之義者不獨涉川利其用天施地生顯其仁也耒耨實利之矣通噬嗑之意者不獨雷電濟其用明罰勅法振其威也食貨實資之矣則雖謂以制器者尚其象何不可也

十三卦始離次益次噬嗑所取者食貨而已食貨者生人之本也書曰曁益奏庶鮮食卽佃漁事稷播奏艱食卽耒耨事貿遷有無化居卽交易事三者據書則始於堯舜據易則始於希農堯舜特因希農之舊而益經理

之耳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葢取諸乾坤

甚哉聖人之以天道治天下也當伏羲神農之時風氣未開民尚顓蒙但知鮮食焉耳交易焉耳禮義雖未興衣裳雖未制天下何嘗不治哉至黃帝堯舜時漸不然矣三聖於是隨時更張與世推移因其時之將變而通之以文明使斯民無慮始之艱有樂成之易鼓之舞

之而忘其倦問其所以忘倦者爲誰乎由之而莫知其所以然者神也以漸而相忘於不言之中者化也因其自然而我无事民於是咸安其宜而不知其誰使矣惟其宜之是以不倦此聖人之善因時也故嘗謂道有升降政由俗革行於前者不免弊於后宜於古者不免窮於今通其變不拂其宜適其所便不必其難從是乃聖人之善因時也因時即神化也神化即宜民也夏葛而冬裘民不憚於屢變者因之也聖人之治亦若此而已豈獨聖人哉曹參爲相若不爲相汲黯爲太守若郡無人然而漢朝無事淮陽刑錯者亦其時使然也變虛以寬變蹤以恬乃所以善因也吾於此得易理矣凡易理之在天下數盡必更勢重必反未有窮而不變者變則乘其厭而通之通則法宜於民而久之此有典有則所以與氣運相循環可法可傳直與人事相終始者也此易之理即天之理也三聖之通變神化所謂以天道治天下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民之宜即天之祐也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葢聖人一立上衣下裳之制則有貴賤有尊卑度數以辨等威以定章采以明禮

義以興此誠通變神化之大者也故曰葢取諸乾坤葢天地之闔闢時行則易而運化者不知聖人之變通因時起事而宰化不言也

虛齋曰人但知數聖人之垂衣裳而不知數聖人之垂衣裳乃所以興禮義也禮義由衣裳而興學者當自會之甚矣聖人之神化也衣裳之化神矣哉至今外國凡有衣冠之制者便亦畧有禮義之風易治之俗上國所以遇之者亦自爲一等其餘凡衣皮蓬髮之國其人亦獸群鳥聚其國亦朝興蘇滅真所謂禽獸夷狄也以是

觀之益見聖人神化之妙衣裳功用之大又曰變化則無爲有爲非變化也

程子曰聖人主化如禹之治水順則當順之治則順治之古之伏羲豈不能垂衣裳必待堯舜然後垂衣裳據如此事只是一箇聖人都做得了然必須數世后成者亦因時而已又曰識變知化爲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聖人通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

生生云言通變神化而獨詳於黃帝堯舜言黃帝堯舜而獨取諸乾坤乾坤諸卦之宗也黃帝堯舜千古人文

之始也中天之運至此而開洪荒之俗至此而變此所以書發羲皇之蘊也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刳其木而中虛剡其楫而末銳舟所以載物楫所以運舟夫天下若無舟楫之利豈惟民間彼此不相往來雖君臣上下亦阻隔而不相通天下皆渙散矣乘木有功以濟𡙡渙此渙之義也意其時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

不拭目覲化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乎牛可以服重馬可以追速下動上說其取之隨乎程子曰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爲之胡不乘牛而服馬乎理之所不可也是故穿鼻絡頭雖人爲也亦各因其天而任之耳民有欲則爭爭而不得且因而爲暴重門以禦之擊柝以警之築彼城郭時乃提撕暴客雖欲乘間而入吾固有以待之矣待防也禦也禦𢦏暴所以豫遠遁也古者外户不閉想無爲暴之民至此儆戒豫備豈非時變之所趨耶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古者精粒食以濟民生也制戎器以衛民生也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以容粟杵以脫粟杵臼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小過上動而下止此杵動而臼止之象也耒耜耕稼之始杵臼脫粟之始弦木以絲爲之弧木古也剡削也弧矢凶器也曷爲以利言威暴所以仁其良也前此戎器未設則民之禦暴未免肉搏而奮挺爲患甚矣有弧矢則六師以平邦國九伐以刑暴亂者脊自

此始是所以安内攘外之資而示天下知所畏也葢取諸睽睽卦下兌上離兌屬西方爲刑殺離爲戈兵此弧矢威天下之象也杵臼之濟利之而不庸弧矢之威殺之而不怨其仁之至義之盡與南軒曰重門險矣粒食精矣使無以威不軌雖有險其能守乎雖有粟其能食乎此弧矢之用爲急也

按射爲男子之事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于射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于禮樂之事未嘗不遇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于

祭祀禮樂之間也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遜之儀而巳乎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葢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葢取諸大過

民生日繁矣使穴而居野而處而可以仍古之舊也則凌風苦雨之患誰其受之是民所病也因其所病而易之上棟下宇奠厥攸居非以侈觀也以待風雨也楊子曰震風凌雨然後知厦屋之爲帡幪也故曰葢取諸大壯壯者壯固之意古者葬禮未興喪服未定其白衣薪野葬而外竟無所伸乎是民所甚病也因其病而易之以棺椁禮以義起凡封樹之禮喪期之數皆舉之矣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於此不厚惡乎用其厚者此類是也故曰葢取諸大過大過過於厚也小過養生大過送死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葢取諸夬

作結繩而爲網罟所謂結繩而治也不耕而食鳥獸之

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民皆以佃以漁相安於無事而巳書契何爲哉而後日乃有不然者於是易之以書契書以刀筆畫木簡爲文字也契以木刻一二三四之畫而中分之各執其一合之爲信也始有書契以科斗爲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書契一作則六典有定紀而黜陟可稽版籍有定數而情僞可辨百官莫不效其職小人無所隱其姦以治而以察矣取諸夬者明决之義明以灼姦决以去僞也淮南子曰民知書而德衰知契券而信衰非知言也天下之事古畧而今詳天下

之官古省而今倍聰明日鑿奸僞萌生必以結繩維杈世之亂政吾知其必不能矣朱子曰天下事有古未之爲而後人爲之固不可無者此類是也吾因是試論之上世聖人有爲耒耜者或不爲宮室爲舟車者或不爲棺槨豈其智不足以爲哉以爲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于后聖有爲宮室者不以土處爲不可變也爲棺槨者不以葛溝爲不可易也豈好爲相反哉以爲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

上文數箇爲字爲者始爲之制也下節三箇易字易者

始易其制也皆變之不可已者也若以其序推之食貨足而人文興矣人文興而舟車輻輳矣足食足兵區慮周矣養生送死必無憾矣書契一立而天下同文矣五者之道何者不自易書中哉然其要則由於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耳聖人之心則曰神明聖人之治則曰神化至變而通通而久皆神明之妙自然而然耳神起乎器而器運乎神謂聖人之制器而非精神之運不可也物猶人也饑而思食寒而思衣者人之情也朴而趨於文淳而趨於澆者人之情也人情欲生爲之安之人情欲養爲之遂之人情避害爲之去之人情厭常爲之新之卽制作日更孰非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耶故謂聖人之制器取之易可也謂聖人之制器取之神明而順乎人情物理可也

夫自器用便利則巧僞生憂患作聖人憂之故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卒歸之書契而終之以夬聖人之意深矣老子謂禮爲亂首莊子謂仁義禮樂聖人之過又謂唐虞興治化之流澆淳散朴此古人學自爲一家之說不知氣運日開渾沌鑿矣移江河而之山吾知其不能也

聖人因時而變爲之五采文章以順其趨爲之立仁義定禮樂以防其僞而限制其末流所以存忠信淳朴而不至於亂也然則仁義禮樂非聖人之過也聖人因天下之必至於過而修治之也讀此章可見也

是故易者象也第三章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象也

何謂易易者卦之象也三畫而小成六畫而大成或爲純陰純陽之象也或爲雜陰雜陽之象也易卽此而在矣然所爲象者又非陰陽眞有此象貌也不過此理之

彷彿擬諸形容而已所謂畫雖無文終日言之不離乎是者此之謂也子瞻曰象者像也像之言似也其實有不容言者故以其似者告也達者因似以識眞不達則又見其似似者而日遠矣象字該得廣葢聖人之作易也始畫八卦而象在其中故邑屋宮庭舟車器械服帶簪履下至鳥獸虫魚金石草木之類皆在所擬所謂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者也其在上古尚以此制器其在中古觀此以係詞而後世之言易者乃曰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一切指爲魚兎筌蹄殆非聖人作易前民用

以敎天下之意矣

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自此象一立后天聖人因之係彖矣係爻矣彖者材也有一卦必有一卦之材所謂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因其材而係彖詞于凡本然之能事各足之分量隨其所具而闡揚之而卦無餘蘊矣是象之統體所由彰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效呈也天下之動其變無窮聖人係爻不過模倣事變于卦爻之下而各呈以告人于凡萬感之紛紜庶務之雜擾者一一逐爻發揮而爻無餘蘊矣是象之一節所由彰也夫彖言乎材象之統體者無不備也爻效乎動象之散殊者無不備也其象之統體者備與其象之散殊者備則吉凶悔吝之應亦無不備也此后天之易所以與先天表裏也

朱氏曰卦有剛柔材也有是時有是象必有是才以濟之才與時會斯可以成務矣天下之動其微難知有同處一時同處一事所當之位有不同焉則進退趨舍殊塗矣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

末節輕足上文辭氣甚緊

陽卦多陰第四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辨陰陽者亦辨多寡淑慝之分乎震坎艮之卦生于乾均陽卦也而反以多陰巽離兌之卦生于坤均陰卦也而反以多陽此其故何也大凡奇者陽之數也偶者陰之數也陽卦主奇以一奇主二偶則陽道用事此陽卦

所以多陰也陰卦主偶以一偶主二奇則陰道用事此陰卦所以多陽也王弼曰陰爻雖賤而爲一卦之主者處至少之地是也吾因是有德行之辨焉陽德自貴德則君也陰德自賤德則民也民有二而君不可二使天下有兩天子天下不可理矣使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矣使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理矣陽卦一陽而二陰是以陽爲主也尊無二上政無二門其道大而公故曰君子之道陰卦一陰而二陽是以陰爲主也以賤干貴以少變長其道私而小故曰小人之道嘗讀宋史姦臣傳曰君子雖多小人用事其象爲陰小人雖多君子用事其象爲陽宋初五星聚奎占者以爲人才衆多之兆然終宋之世賢哲不乏姦邪亦多方其盛時君子秉政小人所命爲患亦鮮及其衰也小人得志逞其狡謀壅閼上所變易國是賊虐忠良君子在野無救於亂有國家者於邪正之辨可不謹乎此君子小人之說也天玄而地黃坤固嚴之矣

虛齋云陽卦奇陰卦偶不可指定奇字爲五畫偶字爲四畫奇偶二字在四畫五畫外也其實每卦只是三畫

朱子曰二君一民試教一箇民而有兩箇君看是甚模樣由斯以觀前三代夏商周也后三代漢唐宋也此一君二民君子之道也分而爲十二離而爲七國三國之鼎峙五胡之雲擾南北六朝之割據晚唐五季之紛爭皆二君一民小人之道也二君一民若推言之臣之從二君女之從二夫皆是

咸九四第五章

孔子釋咸九四而以理之自然明之大而徵之造化微而徵之物理往往如此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往來是吾人所不容無者所病者憧憧耳如以一日論則前日之事爲往后日之事爲來以一事論則已行之事爲往未行之事爲來以終身論則已知已能者爲往未知未能者爲來人孰無往來哉但順理以往來者則思而無思慮而無慮如造化之自屈自伸着意於往來者則縮縮紛紛不覺其煩且擾矣故夫子曉之曰天下何思何慮此天下字與君子

之於天下也之天下同皆言天下之事也天下之事究竟無他只是一箇感應而已天下感應之理本同歸也但事物則千形萬狀而其塗各殊耳天下感應之理本一致也但所接之事物不一而發之慮亦因之有百耳是故四海之水同一平也胡越之繩墨同一直也由斯以觀君子之於天下也因感因應一順其自然何以思爲何以思之深而以爲哉蓋自然則不容思慮矣一有思慮則非自然矣下文自日往而月來至德之盛也正所謂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者也周氏曰殊者塗也所由以適於塗者未嘗殊也百者慮也所由以善於慮者未始百也殊之所在卽同之所自出百之所行卽一之所運用雖感應萬變思慮紛紛莫不行乎當行止乎當止不容絲毫計較之私矣

問謝顯道一日讀天下何思何慮卽欲無心而忘物其可乎曰此有心於無心亦非自然之本心也是有意於絶外物而不知性之無内外也程子曰說無心便不是此可得何思何慮之旨矣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亦嘗聞天道往來自然之感乎天地無心也而日月寒暑往來於其間日往則月來一轉便是月往矣月往則日來一轉卽又日往矣寒往則暑來一轉便是寒矣暑往則寒來一轉便是暑矣今之所來卽爲昔之所往今之所往對前亦謂之來日月之往來相推而明自生矣寒暑之往來相推而歲自成矣日月寒暑之往也一氣之屈也夫陰陽之氣進極而退長極而消雖欲不往不可得也日月寒暑之來也一氣之伸也夫陰陽之氣退極而進消極而長雖欲不伸不可得也屈必有伸伸復有屈屈伸之相感其有機緘而不能自止者耶而明生歲成之利自然而生矣按屈伸相感而以利言何也凡有晝必有夜設使長長爲晝而不夜則何以息夜而不晝安得有此光明春氣固是和好只有春夏而無秋冬則物何以成一向秋冬而無春夏又何以生屈伸往來之機所以必待迭相爲用而後利生天下應感之理往往如此是故尺蠖不屈則不可爲伸龍蛇不蟄則不可

存身屈伸消長闔闢往來其機曾不容停大處有大闔闢小處有小闔闢大處有大消長小處有小消長夫子因往來二字說得許多大道理又推以言學所以內外交相養亦只是此理而已

往來以日月寒暑言就序上說序在外其可見者也屈伸自氣機上說氣機在內其不可見者也不可見則神矣化矣明生而萬物自蒙其照歲成而萬物自遂其生非惟日月寒暑不可得而知雖天地亦莫之知矣所以君子之學以日月爲御四時爲馬一屈一伸一龍一蛇

直與天地同其變化故下文有窮神知化之說語云君子不得志於時則龍蛇而已爲其蟄也此語有味

余氏曰既曰屈伸相感而利生矣恐人知伸之利而不知屈之所以爲利也故以尺蠖龍蛇明之其示人切矣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以聖學言之則屈伸之理尤較然矣夫君子之學將以致用不自致用始也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也精字即惟精之精精研其義而至於員神不滯之域則見聞莫窺機緘莫測只是個寂然不動本體而已何嘗有一毫思慮哉然寂而感感而通無心於致用而用自致君子之學將以崇德不自崇德始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利用即不習無不利之利利其施用而至於隨處皆安之境則其神不勞其形不擾不過安而行之耳何嘗有一毫思慮哉然高明廣大俱自安閑無事中來無心於崇德而德自崇精義入神而用自致益同者必散而殊一者必分而百也利用安身而德自崇益殊者必統於同百者必會於一也精義是理致用是事利用是事崇德是理

子瞻曰精義者窮理也入神者盡性以至於命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豈徒然哉將以致用也譬之於水知其所以浮知其所以沉盡水之變而皆有以應之精義者也知其所以浮沉而與之爲一不知其爲水入神者也與水爲一不知其爲水未有不善浮者也而況以操舟乎此之謂致用也故善舟者之操舟也其心閑其體舒

按致用崇德乃自然功效此處不必着手但能以明覺爲自然以有爲爲應迹心普萬物而無心情順萬事而

無情則體用一源用便致德便崇矣故朱子曰且如精義入神如何不思那致用底却不必思愚亦曰且如利用安身如何着思那崇德處益不庸思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過此以往復何所用其力哉以爲離於精義入神而非也以爲着于精義入神而非也顏子之欲罷不能其所謂未之或知之境界乎未之或知非不用力也以不用用之乃深於用力也後來窮神知化雖不是此等田位然亦有這裏意思故曰德之盛也做來做去做到徹底便是

按窮神知化非玄虛也就屈伸相感上悟出日月寒暑通復往來等道理便是窮神知化神者天地神明之德或在陰或在陽静而無静動而無動是也化者天地變化之道陰變陽陽化陰静極而動動極而静是也合一不測爲神推行有漸爲化窮神知化功夫已在上文精義利用之中矣始而有待於思爲則曰精義利用終而無待於思爲則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造有淺深理無精粗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有君子之困有小人之困君子有不幸之困無以致之適遭之也在陳畏匡是已故名不辱身不危如三之排下進上妄行取困非所困而困者也如是者名必辱無才無德而居乎二之上處非其分非所據而據者也如是者身必危既不得保其名保其身尚可保其家保其妻子乎臧紇陽虎之事是也

非所困而困焉朱子曰凡不可做底便不可入頭去做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隼者禽也三句相因而生器非人無所用之人非器亦無以爲用也夫道德仁義其君子應時之器也器宜藏不宜露時宜待不宜躁苟無是器與不以時而動小而括塞大而喪敗自古喜有爲而無成功者可勝道哉故朱子曰藏可用之器待可爲之時動無結礙出而有獲

惟秉屈伸之理而其用利者能之

動而不括是未動之先而豫言之計吾有可動之器是即不括之所在也與出而有獲不相碍上六所謂射隼者正語君子之藏器待時動而不括者也藏如斂鍔人不能窺動如發機人不及拒故曰獲之无不利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小人雖愚也而就利避害與人同故見利而後勸威之而後懲懲非福也小懲而大誡不可不為小人之福也

吁小人何足責懲之者其誰哉玩小懲字有止惡於初之意重在上言

此節要說聖王使民遠罪意小人之福是聖王為民近福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成身小人以不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要其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舉其始也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為也而合之小善積而為大善不為小不善為無傷也而為之小不善積而為大不善是故一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為德一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代之稱千載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

上節懲惡在初此節改過在小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亾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亾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亾其亾繫于包桑

危者安其位三句言心能若危所以得安心能若亾所以得存心能若亂所以得治非徒以有是心也持此心則所以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者自有道矣位是帝位存是邦家治是政事尭舜之儆戒三宗之寅畏三王之側身而懼其用此道乎張子曰明聖人之見幾

秦昭王中朝而嘆曰楚劍利則多慓悍倡優拙則思慮遠吾恐楚之謀秦也此所謂當吉念凶而存不忘亾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誠齋曰德之薄者尚可積而厚知之小者不可以强而
大力之小者不可以勉而多聖人亦豈責天下之人皆
德厚而不薄皆知大而不小皆力多而不少哉責其貪
位而不量已過分而不勝任耳量力而負其人不跌量
鼎而受其足不折今也鼎足之弱而鼎實之豐有不折
巳之足覆人之餗敗巳之身者乎足之折身之敗自取
之也餗之覆彼何辜焉
錢氏曰古之人君必量力度德而後授之官古之人臣
亦必量力度德而後居其任爲君不明於所擇爲臣不

審於自擇以至凶身危主誤國亂天下皆由不勝任之
故可不戒哉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
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
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
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曰幾曰神皆心也自其動靜有無之間而至幽至微也
則謂之幾自其通動靜而不可測貫有無而不可窺也
則謂之神神所以運乎其幾也非神而明不足以言知

幾故曰知幾其神乎而以上交下交言之上交貴恭恭
易至於諂諂不諂之間有幾存焉下交貴和和易至於
瀆瀆不瀆之間有幾存焉惟知幾則恰好便住只爭些
了便至於流甚哉知幾之不易也凡事未至而空說道
理易見事巳至而顯然道理也易見惟事之方萌而動
之微處而吉凶巳伏此處最爲難見君子見幾而作不
俟終日早見早決不少遲迴少遲迴則無及矣穆生之
一去始於不設醴則不俟之微也君子何以能如此哉易
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則安而能慮靜而生明

寧用終日斷可識凡事之幾微而微彰柔剛惟所用矣
微彰柔剛皆吉凶之所在也知者知其理勢如是而處
之不失其正也即以孔子一身觀之如過宋而微服去
魯而以微罪行知微也在朝廟而便便則何彰乎見惡
人以避咎在鄉黨恂恂似不能言知柔也其卻萊兵誅
少正卯墮三都請討陳恒則何剛乎凡幾之所在獨見
獨行難以語人故曰萬夫之望李長源有言方若行義
員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其知幾之說耶
誠齋曰夫微莫微於天下之幾妙莫妙於天下之神仲

尼云知幾其神乎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乃止
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一何小也蓋天下有大患
有大欲富貴天下之大欲也動心天下之大患也吾心
一動諂瀆生焉諂瀆者其富貴之捷徑而禍敗之胚
胎也與李斯之誅不在于具五刑之日而萌於諂二帝
之書張湯之敗不在於對八使之時而兆於謁摩者之
足斯之諂自以爲取容之深計湯之瀆自以爲托私之
至謀然取容乃所以不容自托乃所以自敗則不諂不
瀆謂之小也可乎謂非知幾之神也可乎故曰幾也者

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介于石不終日貞吉石者至靜
而無欲至重而不動者也君子介然如石天下之可欲
者何物能動之乎其見幾也寧用終日

子瞻曰夫無守於中者不有所畏則有所忽也忽者常
失於太蚤畏者常失於太後既失之又懲而矯之則終
身未嘗及事之會矣知幾者不然其介也如石之堅上
交不諂無所畏也下交不瀆無所忽也上無畏下無忽
事至則發而已矣

范氏曰不諂不瀆不獨在已當知之受人之諂瀆亦不
可不知也此語有味

吉事有祥亦有以吉專言者漢書補凶字論其理也蓋
意一動則吉凶悔吝隨之矣下文見幾而作原兼趨避
二意則吉凶在其中矣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庶幾即上文知幾衆人之心汨於動而生乎靜其幾在
眞妄之介故多紛擾聖人之心定於靜而應乎動其幾
在有無之際故常虛明顏子克己之功已至於聖人之

幾蓋已近之故曰其殆庶幾乎有不善三句正言其庶
幾也顏子原無形顯之過其於不善只是意合之中微
有染着而自起自覺此覺自化故曰未嘗復行不但不
發露於外而化不移時亦未嘗留滞於中也易曰不遠
復无祇悔元吉誠者天之道也无妄之謂也復則不妄
矣不遠復之謂也顏子當此矣又曰知幾則聖近幾則
賢

子瞻曰其心至靜而清明故不善觸之未嘗不知知之
故未嘗復行知之而復行者非眞知也世所以不食烏

喙者徒以知之審也如使知不善如知烏喙則世皆顏子矣

朱子曰其殆庶幾乎是爭些子意思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今人只知未嘗復行爲難殊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今人亦有說道知這道理及事到面前又却只隨私欲做將去前所知却自忘了只爲是不曾知故也顏子天資最好如至清之水纖芥必見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

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天地者兩也絪縕者兩之一也惟一故醇而造化之所以無窮男女者兩也搆精者兩之一也惟一故生而萬物之所以不息一者其天地人物之交乎交道亦然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去其間乃所以致一也其即天地之致一而化醇乎萬物之致一而化生乎虛齋曰致一猶言專一與孟子專心致志之致同

誠齋曰天下之事一則精二則粗舜曰惟精惟一仲尼亦曰致一致者力至之謂也羿致力而一於射故精於射王良致力而一於御故精於御使羿而欲爲良良而欲爲羿則兩喪其國能夬堯舜禹湯文武之治仁義黃老之治清靜孫吳之治兵其道不同其致一同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朱氏曰身順道則安悖道則危心無險陂則易有險陂則倶以義相與爲定交以利相與爲無交動而與語而

應求而與者物我一心而无間也小人反是獨言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以益之上九專利自益故也

大凡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端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安其身而后動動必適其道不徒語也易其心而后語語必經于理不苟求也定其交而后求求必造于義夫然後免或擊之凶享自天之祐故曰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全者我之受益于人皆理之所當得人之致益于我皆情之所必至欣洽流通周

旋无間是也所謂立心之恒也不恒則胥失之矣身不
安則殆言不從則悖交不審則惑豈惟莫之與而傷之
者至矣爲爭奪爲悖出矣上與宇黨與之與下與宇取
與之與安其身云者非欲動欲語欲求而姑爲是以出
之也君子之身養之有素身自順適也心自坦夷也交
自聯合而不鮮也如此者於理爲常理於心爲常心故
曰恒也有意爲之便是不恒而傷之者至矣語曰屋已
存誠則衆之所不忤也躁而有求則衆之所不欲也又
曰不精不誠不能動人

以上下相臨而曰交上之取下而曰求聖人之寓意遠
矣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
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乾坤其易之門第六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即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
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易何在乎天地萬物之間皆易所在也雖然天地萬物
之間可以見易而不可以易之所自出爲托於天地萬
物之間也夫易之所自出則乾坤是已乾坤何以爲易
之門也于騰謂闔闢以生變化易之所自出是也乾坤
之闔闢無窮則易理之所生出者亦無窮乾陽物也坤
陰物也自其不離於陰陽者而言則乾坤亦物也以其
形下之器載形上之道謂之物亦可自其不囿於陰陽
而言則其動靜互根之妙實有形上者運乎其間不徒
曰物而曰合德而凡左方三十有二之陽卦右方三十
有二之陰卦胥此爲之體質矣妙哉乾坤乎可以一卦
一象體法造化之事而效其至著而天地之撰以體亦
可以一卦一理通知造化之蘊而極於至微而神明

之德以類天地神明之外更無易理而乾坤之妙常超
於天地神明之外而爲易理之所自出者也此先天之
易也聖人曰悟其意无名可央天地之撰如雷動風散
雨潤日暄之類神明之德如徤順動止之類體是體貼
出來如丹青之畫人物山木相似通發揮其義使條達
通暢也

生生編曰合德二字重宇宙間無獨陽獨陰之理陽之
動即陰之根陰之靜即陽之根未有不合於陰而能成
個陽者亦未有不合於陽而能成個陰者故或剛上柔

下或柔上剛下皆自合德中來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

名言分而意始鑿矣雖然渾靈開矣舍後天之意何以觀先天之象哉其稱名也雜而不越不越者不越乎伏羲之象也卦爻中所稱事變物宜雜然不一然皆本于陰陽之變以盡其言與夫先天之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者何差謬哉於稽其事類則凡古來所未經歷之事變一一而叮嚀之今讀其詞如箕子之明夷如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之類則何衷之婉也言之長也

其衰世之意乎使其生於上世則渾渾沌沌而已聖人之聰明即無所不逮聖人之聰明自有所不逮也故稱名非聖人意也世世也此后天之乾坤所以與先天之乾坤合而爲一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今其詞備是矣夫以民之貿貿也孰與俱往孰與俱來其寓於日用者既以日用蔽之其寓於神化者又以神化昧之尚何論夫倫之察物之明與夫典禮之教得夫憂虞之端哉自有易在則雖有已往之迹無不彰[illegible]曰陰陽消息自有天地以來已若斯矣雖有未來之[illegible]無弗察也若曰有開必先此自然之徵應不可誣也顯者微之人以爲事爲之粗迹聖人視之則神奇也幽者闡之人以爲高者徹重玄深者入無際聖人視之則日用也易之中有父子君臣之分有貴賤上下之等則命之使當焉名必稱其實也乾何以爲馬坤何以爲牛剝之上六何以爲碩果夬之九五何以爲莧陸則一一辨之辨之者各從其類迭論道理則詞嚴而義正論占決

則剖折而詳明言則正而論則斷也一字爲言言有曲折爲詞后天之易大抵如此然非於先天有加也立象盡意先天所涵者已如是則因而備之聖人亦不自知其意之婉而言之長矣

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子瞻曰此解剝至道自玄適著之叙也夫道之大全也未始有名也而易實開之賦之以名以名爲不足而取諸物以寓其意以物爲不足而正名言之以言爲不足而斷之以辭則備矣名者言之[illegible]辨者言之悉者也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故嘗試論之先天后天一易也世不皆胥庭人不皆黄虞則后天之易出矣稱名小而取類大令人知陰陽淑慝之變天地萬物之理不以一名一象遺也易有入于至小而不為粗者此也旨遠而辭文非謂涉於深晦而故為鋪張也陰陽之理至遠而亦至近一發揮之燦然若天地鬼神之陳列於吾前矣易有徹於至遠而不為幻者此也易有典常言雖曲而非曲也曲之而旁喻以

盡其變曲之而婉轉以盡人情其曲也乃所以中也易之中有所以窮理盡性以至命者事雖肆而非肆也肆之而極本末之端肆之而盡原始要終之變其肆也乃所以隱也此非易之私言也因斯民之疑二而欲以濟之故為之辨其孰吉孰凶何去何從用以明得失之報而決趨避之途耳故以稽其類則為衰世之意以濟民行則出之泥塗登之覺路是亦盛世之意也何必文周之易非希氏之易也稱名小旨遠與曲字肆字俱含蓄有味不宜輕看

生生編云因貳以濟民行二句與衰世之意相應上古之世人心出於一故其俗淳其事簡有得而無失有吉而無凶衰世之后人心出於二故淳者漓簡者繁愛惡情偽相攻相取而吉凶雜出於其間矣聖人因民心之貳而欲濟其行故得則示之吉失則示之凶凡以開物成務使天下人不迷於所適從也

易之興也第七章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易之興不在中古而易詞之興則在中古也作易者其

有憂患乎文王生中古之時世態日新許多事變一一而經歷之是故其詞危危者使平此之謂易道也誠齋曰自易之既作有憂患者可以處可以忘無憂患者可以儆可以消嗚呼盡之矣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易六十四卦皆聖人教人反身修德之事舉九卦槩其餘也履謙在踐履上說復恒在存養上說損益在修治

上說困井在成德上說巽在應用上說履者德之基也修德以禮則有以檢束身心而德之積累有自所謂從實地上立脚步步皆實者也橫渠教人以禮而入正是此意謙者德之柄也德莫凶於傲心莫病於矜使非眞有自下之心禮其能自行乎則謙者又爲德者所當執持不可失者也立禮持謙善端復矣復者反也夫動本於靜語始於默復者反其所自始是德之本也靜中之生機不槁擴而充之在我而已恒者德之固也旣復其本根須常保護其本根不然則頻復之厲也德惟一動

罔不百其恒之義乎自其而損所當損卽一毫客氣無所容於中是德之修也自是而益所當益卽萬念皆眞無所假於外是德之裕也修者治而去之謂裕者充而長之謂大抵人欲日減一分則天理日增一分交相成者也雖然此以處常言也非以處變言也夫困其德之辨乎張子正蒙曰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大抵處困之術慮患日深則天人之界愈明更事日多則利害之故愈晰其德之辨乎傲冬方見松栢入火方見崑玉正是此意德至

於井則其德之地乎始而曰固猶是形神相守地則居安資深無處非我守不足言矣至於巽則悅諸心硏諸慮凡時之不可以常道拘事之不可以常法處者皆能巽順委曲以處之其德之制乎風至柔而能飛砂折木順於水者能制舟此巽之說也其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者乎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甚哉九卦之德之妙也凡事不近於人情者非其至者也履者和而至者乎緣情而制使天下順適於制文度數之中相安於尊卑貴賤之等者必禮也故禮者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大凡名高者人之所忌而獨處謙者不然心愈下而望愈崇迹愈晦而名愈彰益尊且光也復雖小也而辨於物此先天一隙之照所潛廻於衆棼轇轕之中而必不可使亂者乎所謂幽暗中一點白也大抵剝復而復必有大猛省處如夢方覺如醉方醒這等境界理會自見凡境非能累人也人自累之耳恒

者性定而境與俱空心一而遇與俱一所謂艮其背不
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者也而何厭之有是故避囂
以求靜者其中先自囂也處雜而不亂者乃眞能靜者
也克己最難所謂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塡壑者也但猛
省一着則漸漸熟而安之顏之四勿一斂便斷故雖難
而易益長裕而不設凡着力處都在損之先難時了至
於益則是據我所自有者益加充長不待他求而外索
矣所謂不設也損先難而後易顏子當之矣耳損於聲
目損於色口損於言身損於動非先難與及其至也耳

無不聞目無不見言無不信動無不服非後易與世人
之所謂退顏子之所謂進也世人之所謂益顏子之所
謂損也益之長裕順乎天機何所設哉毛髮在人日長
而人自不知使充長而待於設不可言充長矣困窮而
通窮者其身通者其道也朱子嘗謂遇富貴就富貴上
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其處困之說乎惟能
定者能應井居其所而遷是也淵泉時出體雖靜而用
則動也巽稱而隱隱者稱物之宜而潛隱不露者也不
覩之風乎無物不入但見其動而不見其形孫公和亦

曰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
而不用其才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于得薪所以保其
耀用才在乎全眞所以保其年此巽之說也故曰巽稱
而隱言用雖顯而机則微也此九卦之德之妙也履和
而至惟其和所以爲至如益長裕而不設句語氣和字
不要說低了損先難而后易朱子曰便如利者義之和
一般義是一箇斷制物事却似不和久之事得其宜乃
所以爲和萬物到秋時若不得此嚴凝肅殺之氣許多
生意便無所成就其難者乃所以爲易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
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此言九卦之德之用也以卽用也言以九卦致用而用
無不周也惟履和而至故可用以和行焉和行者親疏
貴賤之間非禮則不和也知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則知
禮之可以和行矣謙尊而光故可用以制禮焉蓋裒多
益寡禮意自合如此是謙者卽行於三千三百之中而
禮之制待之以行者也若曰禮本嚴必托謙以和之猶
二之矣未復之心見物不見性既復之心見性不見物

故知曰自知見情識之知與惺惺之知自有辨也恒者常也於五行爲土於五常爲信恒以一之而後履始成其所爲基謙始成其所爲柄復始成其所爲本也乍欲乍傚非恒也即非履謙也乍覺乍悟非恒也即非復也此句提出德字見所爲德者即在履謙復之中矣擇害莫若輕損以遠害則損日減擇利莫若重益以興利則益日增怨尤之溺人甚矣處通而言无怨非能无怨也處困而不失所亨乃眞无怨也然不曰无而曰寡亦以見義命之閑人所難言自非學力之至識見之定者何以堪此井以辨義此辨義與精義入神相似非特辨其是非可否已凡細微曲折是非可否之所以然處亦無不判然於心而不碍其所行矣此等工夫自靜定中得來巽則辨義之極而能達權以制變矣義之外無權權者善通乎義處夫事變難處之中而終不失吾義者也其旁行不流權也就經常之事權度不爽是亦權也胡氏曰謙以制禮而禮以和行則禮之至者也井以辨義而巽以行權則義之精者也此所謂禮義之中正者與

易之爲書也第八章

孫質菴曰易一變也易之有詞一變之所爲也人能不遠夫易則變不在易而在我矣道不虛行深以善用變者望人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易之爲書便包變與詞在內易之與人其相親也若魚水然魚不可離于水人不可遠于易君臣父子無非易也視聽言動無非易也治亂安危無非易也取舍進退無非易也魚離水則易性人離易則失常故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非易書之不可遠也易之道不可遠也道無定體亦無定用隨時屢遷而變易以告人今其九六之變周流於六爻虛位之間往來如寄是故上下皆虛寄也剛柔之爻位皆虛宇也或剛上而柔下或柔上而剛下或以初三五之剛位而柔易之或以二四上之柔位而剛易之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時變爲乾則爲乾之道時變爲坤則爲坤之道變爲乾之初九則爲潛龍勿用之道變爲坤之初六則爲履霜堅冰至之道變之所在卽道之所在凡天地萬物之變人生消息往來之

理何者不自此出哉惟變所適須涵道字發見得易人人可用不是死法故曰人之於易隨取而各足易之於人周遍而不窮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卽一出入而易道與俱矣凡卦爻之變動者或言乎出因時制宜而其出也以度或言乎入隨時立法而其入也以度度卽道也其出其入各有度者正其道之屢遷體事而無不在使人知懼于外知懼于內而不敢有尺寸越軼也人能以懼心觀易則於消息盈虛之變出處

進退之理必有當身而呈者矣不特此也易言憂患倂與憂患之故而明之雖非有師保在側而玩其辭考其占者何啻若父母之臨乎大抵禍患之來每伏于快心適意之中而不虞之變多起於豐亨豫大之日是天下所視爲不足憂患者乃聖人所終日皇皇以爲憂患之故盡在是也明於憂患欲人知而避之明於其故欲其知所由起與其所以避之之方也此所謂道之屢遷體事而無不在者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旣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是故人之用易者亦何以遠求爲哉詞可玩也方可揆也循卦爻之詞以度卦爻之所向則出入之度憂患之故自見其確有定理而所謂典要者在是矣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苟非其人則此率詞揆方之道豈能以自行哉是故乾之進退存亡惟聖人不失其正剝之消息盈虛惟君子能順而止在人默會之耳人卽率詞揆方之人也就至常識至變之妙便是用易不必推高一層說話方見易之理人人可行人人可用與不遠意暗合

易之爲書也第九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此章示人以觀爻之法爻無定用大都觀其遠近貴賤與徙順淑慝而已玩雜物撰德及同功異位其善不同等語自見首言卦者舉卦以括爻也卦則原始要終以言其全體之質爻則時物相雜以言其一節之變統之則言質分之則言時有質則內外以備純雜以昭而時卽在夫質之中有六爻相雜則有陰陽之物便有陰陽之時如乾之爲龍一也初則潛二則見三則惕四則躍

五則飛上則亢漸之爲鴻一也初則干二則磐三則陸
四則木五則陵上則逵此時之爲也而卦之所質者亦
已發揮無遺蘊矣故嘗謂大哉時乎一位自爲一時一
時自爲一義來也若赴去也若速其吉凶悔吝所由以
造端者乎六爻相雜以九六言不以爻位言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
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以初上之時物言之初爻之時物嘗隱微而難知上爻
之時物常明白而易知何也卦始於初猶萬事萬物之

所後始其立天下之大本者乎卦終於上猶萬事萬物
之所由終其因本而之末者乎所以聖人之係初辭也
以爲一卦之本或取其象或係其占必以合乎原始之
理而通乎一卦之情使一卦如出一身其精神血脉初
終流貫聖人方且爲之躊躇爲之擬議上則依初之所
發端者與夫中四爻之所詳及者卒成之終而已是聖
人係易之時已不免有難易於其間何論觀易者乎虛
齋云其初難知其上易知以後人觀易言也初辭擬之
卒成之終亦以後人逆推聖人之係詞而然也若夫雜

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見初上二爻亦能
雜物撰德但爲未備耳雜物如潛龍見龍之類撰德如
初九剛陽在下九二剛健中正之類大凡易中所有只
是理與象二者至微者理卽所撰之德也至著者象卽
所雜之物也辨是與非卽所雜之物所撰之德辨其是
非以明得失之報也合而觀之初上盡本末之詳中爻
得物理之會則天下之理胥是矣
噫亦要存亾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
矣

噫人能擬此六爻以要存亡吉凶則天道之存亡人事
之吉凶居然可知矣卽天下有智者得意而忘象得象
而忘言觀其彖辭而思過半豈能置爻而視爲駢肢哉
故嘗謂彖也者其爻之會乎爻也者其彖之分乎觀爻
之辭大而詳是時物之發揮也觀彖之詞約而精卽始
終之統體也夫因約以該博非智者不能由畧以致詳
則人人皆可以樂玩矣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
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二與四二節申明非中爻不備之意大抵人臣之立功常因乎位分二與四均能為陰柔之事業其功同也其處位不同故其作用亦異二常多譽而四常多懼位分使然也四也近而多懼不惟有逶逼之嫌亦有覆餗之患所謂承國家之重任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鄉者也而要之遠亦非人臣之利二乃得无咎者以其用柔中沉潛而濟以剛克故也知柔中之免咎則為四者豈以其近遂無持蒲之術哉按功者力量之所同善者特位之所值譽善也懼亦謂之善者困心衡慮皆所

以堅人之志熟人之仁也故曰益之用凶事知凶事之為益則知懼之為善矣周南天子所都周公不得專有其美而破斧缺斨四國皇皇召公專主諸候而南國之教得以召伯著聲周公近召伯遠故也然而后世之言相業者必曰周公則人臣之所自效者亦足以觀矣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

甚哉貴賤之分之不相侔也三與五皆能為陽剛之事業而其位不同三雖未必無功而凶居多五雖未必無凶而功居多蓋五貴也居可致之位操可致之權而况人臣之善皆已之善故多功三賤也志不能以自遂勢不能以自裁而况善則称君過則称已故多凶而要之以柔居之則危以剛居之則勝自古叢脞示戒克艱示儆君臣均任其責區區三五之勢位豈足恃哉大抵三五之任是箇大事任也非陽剛之才何以克勝如吏兵二部尚書或巡撫都御史之任若以平常之才居之旦夕就見庸駑則所謂其柔危其剛勝者亦可知矣合而觀之分遠近列貴賤所謂爻有等故曰物也曰其用柔

中曰其柔危其剛勝所謂德也而是與非已辨其間矣子瞻曰近於五也有善之名而近於君則懼矣故二之善宜著四之善宜隱三與五者厚事之地也故大者先享其利而小者先受其害

易之為書也第十章

此章當與六爻之動三極之道及順性命之理參看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廣大其統體也悉備其廣大中之條理也蓋天下之道

天地人盡之矣易之三畫效乎天而有天道法乎地而
有地道取諸身而有人道此中三畫巳具三才之道矣
然又必兼而兩之何也天地人各有陰陽焉而兩之其
道始全而不偏故三才之卦重而爲六畫六者非他者
卽三才之道也葢三才之道本如是其兩非聖人以巳
意爲之增加也故嘗謂大哉易之道乎六合爲鉅未離
其內秋毫雖小待之成體討宇宙間日用之有會通高
卑之有陳列玄黃之有經緯人事之有淑慝何者不自
此兼兩中出哉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
故吉凶生焉
三才各自兼兩斯有變動矣是非畫之變動也乃道之
變動所以消息往來於其　而爻特效之者也爻設而
宇宙之名物備其中矣彼其上下之有等貴賤之有差
所謂惟其時物者此也所謂象其物宜者此也故曰物
物者是卽三才之道所以群分而不紊也爻設而兩間
之文章備其中矣彼其奇之間偶偶之間奇所謂柔來
而文剛者此也所謂剛來而文柔者此也故曰文文者
是卽三才之道所以經緯而成章也爻設則剛柔相間
有當位者有不當位者則愛惡相攻利害相感情僞相
取而吉凶悔吝作於其間矣夫天地之文何必皆祥而
無災人道之文何必皆淑而無慝要以修則吉悖則凶
惠廸從逆應若聲響是亦當世得失之林也故曰廣大
悉備后之人有欲觀三才之道者取之爻而足矣

易之興也第十一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
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

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誠齋曰大抵無寇言備寇者不若遭寇言備寇者之爲
周無虎言防虎者不若遇虎言防虎者之爲工何者意
之者不若履之者也文王遭紂羑里之禍而演易不以
一巳之憂患忘天下后世之憂患其於憂患可謂親履
而備嘗之矣是故懸危易之兩途以示禍福之因其辭
恒危危者使之平易者使之傾非易使之也一念之危
易實使之也書曰殖有禮覆昏亂天之道也易之道其
卽天之道乎吾語其道之大則國家之治亂萌于敬肆

一身之休咎始于慎忽百物誰能廢之然則易之爲道亦可知矣其危者欲人終始懼以承之要歸於乎而无咎也其易者欲人終始懼以更之要免於傾而无咎也此之謂易之道也是故勾踐棲于會稽修政不怠謨慮不休知禍之爲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昧福之爲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之田而伯知伯兼三晉之地而亡

夫乾天下之至健第十二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此乾坤以聖人言如智者動仁者靜之類仁智一理分屬兩箇人看乾坤一理分屬兩箇聖人看

甚哉天下無理外之吉凶也古之聖人其涉世與人同其知險阻與人異豈有異術哉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惟其易却能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惟其簡却能知阻或問易簡之知險知阻此理却如何曰乾坤之易簡只是循理而已循理便無事以無事處事何險阻之足爲吾碍哉莊生不云乎兵莫憯於志而鏌鎁爲下是故世途之棼糾非險阻也惟人情變態愛惡相攻情僞相感遠近相取則險阻所自生也聖人坦蕩而遊風波不作以靜制動而我若無事世途之棼糾惡得而制縛之乎知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則知易以知險之說矣利西南不利東北則知簡以知阻之說矣

能說諸心能研諸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吾且以聖心之知險知阻言之方其靜也不起一事於胷中亦不遺一事於胷中也夫應雖未來理則已具方

且默而成之心與理相爲浹洽而悅諸心及其動也不執一理以迎天下事亦不强事以就理也夫物有固然應非我設第取悅心之理與事物再研審一番而研諸慮說心研慮者以事處事以物付物還其所爲易簡者也夫孰知天下之吉凶不可以術數推而乃以悅心者定之乎夫孰知天下之亹亹不可以推測合而乃以研慮者成之乎此所爲聖人之易簡也此所以見健順之聖人也彼憧憧者果何爲哉定之成之是聖人自定自成而曰天下者聖人通天下爲一身聖人身上事即天

下民物事也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是故天地間有顯機矣有微機矣何謂顯機天道之變化有屈伸消長之機而順逆昭人事之云爲有愛惡攻取之途而得失著此顯幾也是一定之器也何謂微機

凡吉在后日祥在今日人事與天道相符便有朕兆之祥可見所謂積善而獲有餘之慶思順而致自天之祐是也此微機也卽未來之占也聖人卽其事而象之便可以知器按其事而占之便可以知來除是天地間有理外之吉凶理外之事應則已若天下理外無吉凶理外無事應聖人豈有所不知哉是故因夏滌而知秋之必旱因礎潤而知雨之必至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太白經天其應主兵此以變化象之而知也祿去公室而知三桓之必微三復白圭而知見用之不廢此以云爲象之而知也因考祥而知其旋之元吉此以云爲之符合之天道之變化而知之也推天祐而本於信順之潛乎此以變化之祥合於人事之云爲而知之也此聖人之心易也雖然聖人能之而百姓不能其迷於吉凶成敗之途未有已也則易可不作乎是故天地以易簡設位聖人作易教人卜筮以成其能旣使人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又且謀及鬼神吉凶成敗之故了然洞前雖百姓之愚亦可以與其能成能與與能雖小大不同然亦是小小底造化之功用處吾試以聖人之成能

者言之則人世險阻之變不已了然具之易中乎蓋自先天之易有八卦於是奇偶定位昭自然之法象乾坤成列顯至賾之物宜天地之不得以象告人者於此成其能矣自后天之易有爻象於是稽實待虛盡萬物淑慝之變闡幽微顯發人事感應之機天地之不得以情言者於此成其能矣然要之象卽情也情卽象也蓋自畫卦定位剛柔錯雜以初三五陽位或雜居之以柔二四上陰位或雜居之以剛卽其相雜之中而時之消息位之當否昭然具在而吉凶可見矣象之所告告此情

之所言言此者也自聖人作易教人卜筮則有尸策之
變動而事之利已昭然見矣其言利者固以利人其言
不利者亦以利人也自變動之中有吉凶吉凶云者一
因其卦爻之情而遷耳得則吉失則凶始失而終得則
轉凶而遷爲吉始得而終失則轉吉而遷爲凶而天地
之示得以利告人以情遷告人者又於此益成其能矣
今以旹爻情遷之屬觀之易之吉凶不自生也爻彖中
固有愛惡相攻之情矣其相攻也理有得失則情有當
否是故而吉以介疾之喜焉而吉以伏戎之莽焉而凶

以于宗之吝焉而又凶生此吉凶所由遷也易之悔吝
不自生也爻彖中固有遠近相取之情矣蒞之所維或
病於日鬩之睽則遠相取而悔吝生情之相間或嫌於
婚媾之姤是爲近相取而悔吝生此困掌之遠實屯六
二之邅如往往類此也此悔吝所由遷也易之利害不
自生也爻彖中固有情僞相感之情矣情之感爲好爵
之縻僞之感爲匪人之傷情之感者剛柔相應爲取女
之利貞僞之感者動悅相從爲歸妹之无攸利則道義
之交與私邪之合自異也此利害所由生也要之相攻

相取相感之人其居皆有遠近其行皆有情僞其情皆
有愛惡也故總以相近一條明之凡易之情近而相得
固貴也遠而不相得亦無大害也惟近而不相得則猜
忌易生嫌隙易起以惡相攻所以致凶者此也以僞相
感所以致害者此也以情之睽而相取所以致悔吝者
此也所謂吉凶以情遷也今以其情遷之詞驗之人世
間相攻相取相感之變何莫不因此者乎故易者聖人
所以洞燭人情深達事變以佐人謀之所不及者也使
人心有易而無險人事有簡而無阻雖易之書不作可

也

大抵聖人作易以成能只是欲人知險知阻而不陷於
險阻故其言吉凶者爲獨詳始言剛柔雜居而吉凶見
繼又言吉凶以情遷見得人之於易當求其情盡其變
以爲趨避之方然后足以定吉凶成亹亹而不蹈於險
阻之域也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
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吾以情遷之理從人心者驗之亦足以見險阻之所自

生疾人之言皆本於心心將叛乎正理者其詞多慙惿
回互不敢舒展葢歉於中必愧於外理固然也人惟無
疑也有所疑必持兩端而無定主愛無差等施由親始
何其詞之枝也有德之人則心定者其言重以舒非寡
乎寡非不言也詞簡而理明語約而意備也故曰君子
之言不下帶而道存焉人惟無躁競也人而躁競則危
言以眩世能令人厭亦能令人喜厭者察其空空而喜
者疑其有挾也淳于髡之見梁惠王連語三日三夜是
也誣善之人其辭游蓋小人之疾君子而欲毁之也必

深匿其毁之之迹疾之愈甚則毁之愈緩或顯誉其人
而陰寓其忮或泛爲之說而旁見其意故毁行而人不
悟故曰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一語而折非屈於
詞也屈於理也夷之見孟子是已合六詞而觀之仁者
默勇者諱能言者寡信善巽者失决智人多險文士罕
守總之出於易簡則入於險阻人世之變其盡於此矣
所謂人情險於山川也而孰知心無一物者觀之不待
其詞之畢已洞見其底裡哉故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
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
阻聖人成天地之能而使百姓與能者亦不過以易簡
之理知其險阻而已

質菴曰上言易之詞此併及人之詞者欲人由易以知
言因言以見易也孟子詖淫邪遁一章正由盡人情者
互觀可見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
數

易惟卦與蓍二者而已耳非卦則尸之體不立非尸則
卦之用不行二者相須而不可相無自今觀之尸之爲
物也其莖長丈其叢滿百有以具天地氣數之全蓋植
物中之至誠者也是孰自而生哉意其應聖人而生者
乎故曰幽贊於神明而生尸幽贊者嘿贊之意非惟人
不得而知尸亦不得而知也非惟尸不得而知聖人亦
不得而知也有尸則七八九六之數有所乘矣是數也
其從參天兩地而起乎天體員員者徑一圍三地數方
方者徑一圍四聖人以理定數陽用其全陰用其半參

者非故僥兩者非故乏一因其自然之數而裁之於是三三爲九三三二爲六而二老之數起矣於是兩二一三爲七兩三一二爲八而二少之數起矣虛齋曰天之生尸未必專爲卦川然同一天地之理同一天地之數此數之外無復他數此理之外無復他理其理數適與相符而可以演卦如藥之有佐使亦自然之湊合也此尸數之妙也幽贊活看不必着相

問數之所以分合參兩而起何也葢九進而極乎盈六退而極乎虛陰陽之純也故倚數亦得天地之純七進

而未極乎盈八退而未極乎虛陰陽之雜也故倚數亦得天地之雜誠齋曰倚之言依也天地之道不在數也依於數而已然數寓於尸而尸非數故得數者忘尸卦托於數而數非卦故得卦者忘數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數既形矣卦斯設焉聖人於是制爲十八變之法觀其孰爲陰孰爲陽而立之卦卦既設矣爻斯生焉聖人於是細觀其一節審其孰爲剛孰爲柔孰爲太剛少剛孰爲太柔少柔一一而發揮之而當動之爻生矣是尸也數也卦也爻也非聖人爲之也尸本自神明聖人幽贊之而已天員地方之象自具一二之數聖人不過參之兩之而已其爲數也自有陰陽之變其爲變也自成剛柔之爻聖人不過觀其變而發揮之耳而孰知天下之是非得失萬事於是乎肼也天下之吉凶悔吝萬變於是乎出也所以和順於道德者在此所以窮理以至於命者亦在此和順不是就聖人說是就易上說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盈天地間所有物事一一依

他模寫之無所乖逆是爲和順而且其彌中有綸通中有理一一辨別之而不混又何理於義乎道德與義皆性命之理也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直是窮得物理盡得人性而與天命之本然脗合無間矣故言易者知幽明死生鬼神此窮理之說也知崇禮卑此盡性之說也範圍天地曲成萬物通乎晝夜此至命之說也凡此皆聖人作易之極功也此尸之功用大也

徐氏曰如乾爲天道而象之元亨利貞則其德爻之潛見躍飛則其義以一卦而統言之所謂和順也就六爻

言之所謂理也善觀易者推爻義以窮天下之理明卦
德以盡一己之性窮理盡性則進退存亾得喪之天道
可以知而命在我矣
程子曰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
至於命也至於命則全無着力處如成於樂樂則生矣
之意同
虛齋曰窮理盡性至命難言姑即一卦言之乾元亨利
貞者在乾之理當然也教人如此做去者盡人物之性
也如此則與乾道之大通而與本然者合矣六十四卦
做此

昔者聖人之作易第二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
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
而成章
未有易先此性命之理何日不在兩間則易無作可乎
曰易何可無作也上傳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
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徇於一曲不見天地
之大全於是溫良樂易者戒於无斷强毅聰察者戒於
少恩則仁與義分爲二用而人道毁矣易之作將以順
性命之理以覺人心其統之而成卦分之而成章皆是
物也順之云者依他影子而一一傳寫之也此理在天
則曰陰陽靜專動直是也使陰陽闕其一則天道廢此
理在地則曰剛柔靜翕動闢是也使剛柔闕其一則地
道廢此理在人則曰仁與義仁陽德也爲寬裕爲溫柔
爲慈惠爲愛敬凡有發舒之意者皆仁也義陰德也爲
發強爲剛毅爲威武爲斷制凡有收歛之意者皆義也

二者並用然後人道立焉二者如車之兩其輪缺一則
不立盡道者只是時出之而已惟三才之理皆兼兩而
成故易六畫而成卦不但三畫而已且於六畫之中分
初三五爲陽位二四上爲陰位則初剛而二柔三剛而
四柔五剛而上柔而剛柔之迭用矣故易六畫而成章
成章者成天地交錯之章也
湖氏曰三才之道雖有陰陽剛柔仁義之殊大抵以立
人道仁義爲主葢人負陰陽之氣以有生肖剛柔之質
以有形具仁義之理以成性莫不有三才之道焉仁義

之道立卽所以使之陰陽合德剛柔有體以順性命之理也故下文惟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而不復言仁義者意益曰使斯人皆得以揲蓍求卦分陰陽用柔剛以斷吉凶而成亹亹則仁義之道固在其中矣

生生曰性者一定而不移命者流行而不已性卽是命命卽是性非有二理也順字最要玩味聖人盡性以至於命不過順之而已衆人不知理之在我往往逆其性而鑿之逆其命而梏之此聖人憂世之心不能自已而發之於易也易書之作原是詔天下將使人曉然知性

之所在盡之而無所逆曉然知命之所在至之而無所逆而已天有陰陽是性命之運於上陰陽合德便順乎天而不逆矣地有剛柔是性命之運於下剛柔不偏便順乎地而不逆矣人有仁義是性命之具於吾心體仁精義便順乎人而不逆矣這性命之理原自兩兩分明天地以兩而化人道以兩而成立得天地之道便立得人道立得人道便立得天地之道是兼三才而兩之也故易以六畫成卦而三才之統體者在易矣這性命之理原自交相爲用分天之陽用地之剛則成人之仁分天之陰用地之柔則成人之義分而合合而分者也故易以六位成章而三才之流行者在易矣人而神明乎統體之易則有以順乎性命渾然之理人而會通乎流行之易則有以順乎性命燦然之理此易所爲作也

天地定位第三章

這章解者不一最難解在易逆數一句時說言八卦相錯而成六十四卦卽成大員圖易逆數一句則言員圖生出之序本於橫圖增出許多葛藤不如從邵子爲當邵子之言曰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

之卦故云數往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旋也皆未生之卦故云知來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圖意二字可玩看來一陰之巽卽生於三陽之乾陽盛則陰生陰盛則陽又生此循環消息之理所以歷元會運世而未有窮也此圖意也旣濟之終於未濟亦是此理易逆數也易字作先天之易看逆數就消長之理上隱隱看出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先天有橫圖又有員圖其取象於員圖何也大凡天上

地下日東月西山鎮西北澤注東南風起西南雷動東北此造化自然之迹也聖人作員圖何嘗一一按其方位而摸擬之而自卦位一列則見乾象天坤象地天覆乎上地載乎下而兩儀奠位矣艮爲山鎮于西北兌爲澤注于東南澤氣升於山爲雲爲雨山脉流於澤爲水爲泉是山澤通氣矣震爲雷奮乎東北巽爲風起于西南雷之迅風之烈其勢未嘗不相薄矣離東坎西是水之寒火之燥其用未始相侵克矣合而觀之惟山西北澤東南故天下大勢西北多山東南多水惟雷動東北

風起西南故陽復之月正雷動之始而時皆有風獨至交秋之候震動肅殺是也水火以造化之氣言之如日月是也凡陰晦時亦属水晴明時属火寒冱時亦属水煖熱時屬火水退處火便進火退處水又進只以水火求之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百川歸於海而不溢者太陽運於下有以焦之也此便是相濟之理相濟則不相射矣惟對待之中自具交變之用於是一卦各與八卦相交以成六十四卦而凡造化消息之候陰陽盈虛之理自具此中矣八卦相錯便含下卦氣意不必粘着大員圖上發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吾從圖而中分之則造化之大樞紐亦可得而言矣震始交陰而一陽生焉故左方起震而歷離兌二陽以至於純陽之乾皆進而得巳生之卦而陽極矣即其往之順而其來可推也巽始交陽而一陰生焉故右方起巽而歷坎艮二陰以至於純陰之坤皆退而得未生之卦而陰極矣即其來之逆而其往可推也凡造化無往而不來之理亦無順而不逆之理是故山澤通氣也亦有

水涸木落之時雷風相薄也亦有收聲閒寂之候日有升而亦有沉月有盈而亦有虧安有舍逆而成一造化者乎此乾進之極巽五即繼之造化之所以用逆爲順凡歲而春夏秋冬月而晦朔弦望皆是理也此圖意也知圖意者則造化之大樞紐可得而言矣問何謂順何謂逆何謂往何謂來曰氣雖自內而外曰往氣歛自外而内曰來往而直達曰順來而歸根曰逆使造化一於順而不逆則出而不入生而不成必有窮而不繼之時如何成得化工故曰易逆數也先天之玄機洩於此矣

不曰理而曰數者數卽理中之分限節次處也易之爲
行自然有個分限自然有個節次故不曰理而曰數數
卽理也
虛齋曰伏羲之布八卦員啚也是以天地定位之序乎
是以起震而歷離兌以至於坤之序乎二序不同當審
所先曰當以起震之序爲是序了便見得天地定位云
云矣起震一義最重葢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然后
接以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陰盛又陽生陽盛又陰
生只管循環不已

潛室曰啚必從中起者葢萬事皆從心出之義卦必從
復起者葢天開於子之義
盧氏曰卦之生出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而運行
却又以震離兌乾巽坎艮坤爲次一自然也如五行然
水火木金土生之序而木火土金水爲行之序也
雷以動之第四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
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此舉先天方啚言也員啚者象天之行方啚者象地之
儀員啚乾坤在中故自中起特首之以天地定位方啚
震巽在中亦自中起特首之以雷動風散員者動而以
定位爲本方者靜而以動散爲本故動而無動靜而無
靜先天之心法不可不求之啚也方啚震巽居中巽居
左向於東南震居右向於西北震象爲雷巽象爲風雷
以動物而發其生意風以散物而解其鬱滯也次巽者
坎次震者離坎象爲雨離象爲日雨以潤物物由是而
滋長日以晅物物由是而發榮也次坎者艮次離者兌
艮以止物物之生意由是而收斂兌以說物使物各得

其所而忻暢也次乎艮而位極於東南者坤也次乎兌
而位極於西北者乾也乾於萬物無所不統是君之也
乾以君之則夫雷之動風之散雨之潤日之晅艮之止
兌之說者皆乾之一職也坤於萬物無所不容是藏之
也坤以藏之則夫雷之動風之散雨之潤日之晅艮之
止兌之說者皆歸之於坤也
此章以陰陽相對待而見得偶之意故有雷無風不得
有風無雷不得雷動風散震巽之得偶也餘可類推矣
天地間所謂得偶者關涉最大外此亦非所以論天地

雖然其以震巽居中何也蓋子曰陰凝而不散物感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爲而凝者散感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又曰天地之化有有可指而言者有不可以求而得之者日皆知其所以爲暖雨皆知其所以爲潤霜雪皆知其所以爲殺至於爲風悠然布于天地之間來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入嘘而炎吹而冷發達萬物而天下不以爲德摧拔草木而天下不以爲怒此風雷之大用也吁盡之矣

帝出乎震第五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後天之易乃文王取伏羲先天卦位而更置之以八卦之位當一歲之運起震終艮爲造化流行之序也帝者天主宰處要尋主宰畢竟亦無他不過一氣機耳帝之始出在于東方之震繼靜爲動也繼終爲始也齊于東南方之巽由微而顯也由隱而著也出者發露之謂齊者畢達之謂若煥然明盛燦然光輝而齊者于此乎相見則在于南方之離幹入機于既出之餘收化工于長育之後而相見者于此乎致役則在于西南方之坤謂之致役言地能役巳以養物也父母養子亦是爲子所役故曰生我劬勞說言乎兌戰乎乾說者催忻之意帝至于兌亦催忻而飽滿也如曰物忻忻而向榮又曰萬物靜觀皆自得亦是忻說之意戰者氣機擊搏肅殺非物自爲戰也陽氣無一日不發生適陰氣欲凝固之陽未受錮兩相鬪擊故戰至於戰則肅殺之後當休息之時能無勞乎而勞則於坎也至於勞則始於顯仁終於

藏用歲功不於是成乎而成則於艮也勞者歸休而慰勞也所以勞其勞也一年之勞一日之慰成言乎艮者萬物之成終而成始也故艮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夫出而齊齊而相見者帝之動也至于役則動而靜之端也說而戰戰而勞者帝之靜也至于成則靜而動之端也造化之妙主宰之秘關於是矣以上數句只就氣機上說勿涉物上說

虛齊云帝者天之主宰而萬物之生成無不由之其神運於四時游乎六合固不得而測也詩曰昊天曰明及

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此帝之出入可以見之也
後天乾坤乃偏言之乾坤與六子同例故統之以帝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
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
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葢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
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
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
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
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帝不可見而萬物隨帝以出入者故於物見之震東方
也四時則爲春五行則爲木六律則爲大簇爲夾鐘五
音則爲角其帝大皥其神句芒葢資始資生之時也巽
東南也春夏之交辰氣用事其律中姑洗是月也生氣
方盛陽氣發泄萬物皆鮮絜而齊整也離也者化機明
盛之謂也且虛說萬物於此皆呈象而相見葢離南方
之卦也四時則爲夏五行則爲火六律則爲仲呂爲蕤
賓五音則爲徵其帝炎帝其神祝融物盛之極也聖人
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葢取諸此則相見乎離之義

也坤也者地也中央之土夏秋之交律則爲林鍾音則
爲宫其帝黄帝其神后土葢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
萬類非惟得火之燥者有所麗以爲依而得木之華者
亦有所托而不離非惟得金之精者有所摠而不耗而
得水之濡者亦有所止而不潰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
役乎坤於帝言致役於物言致養何也坤臣也帝君也
君之于臣役之而已矣坤母也物子也母之于子養之
而已矣奉君之命以盡子民之道而其君之意流行乎
爲民父母者之中故于萬物之致養而可以見帝之致

役也兌正秋也金之正氣也六律則爲夷則爲南呂其
帝少皥其神蓐收萬物至此皆歡忻飽滿以歸于實如
金之堅剛而凝結也故曰說言乎兌乾之位爲西北金
氣之既盛也霜降之後立秋之前律中無射斯時也肅
殺生育之機適逢其會收斂發達之性方値其交所以
爲陰陽相簿也薄者迫也陰既迫陽而陽又戰陰即龍
戰于野之意也坎者水也於四時爲冬於六律爲應鍾
爲黄鍾於五音爲羽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正北方之卦
乃空虛不用之地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葢水歸冬

旺萬寶告成歸藏而休息如人之有勞者爲之慰安而賞勞之使之得以息肩也物之勞帝之勞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大寒之後立春之前律中大呂乃艮土用事之候也以極寒之水得艮土以娛之則有以固其性情之實物於此成其終以未生之木得艮土以含之則有以肇其胚胎之端物於此成其始故曰成言乎艮程子嘗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即艮之所成終成始之謂也

進齋曰坎離天地之大用也得乾坤之中氣故離火居

南坎水居北震動也物生之初也故居東兌說也物成之後也故居西此四者各居正位也震屬木巽亦屬木震陽木也巽陰木也故巽居東南巳之位也兌屬金乾亦屬金兌陰金也乾陽金也故乾居西北亥之方也坤艮皆土也坤陰土艮陽土坤居西南艮居東北均旺乎四時此四者分居四隅也後天八卦以震巽離坤兌乾坎艮爲次者震巽屬木木生火故離次之離火生土故坤次之坤土生金故兌乾次之金生水故坎次之水非土不能生木故艮次之水土又生木木又生火八卦之用五行之生循環無窮此所以爲造化流行之序也

神也者妙萬物第六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旣成萬物也

先天后天卦畫有對待有流行而神運乎其間矣神也者妙乎萬物之間而爲言也萬物之自生自成疑有物以使之吾求其故而不得乃舉而歸之神老子所謂谷

神不死是爲玄牝玄牝之門爲天地根即此神也今以后天卦畫觀之動萬物而鼓其生機莫疾于雷撓萬物而散其湮鬱莫疾于風雷只管動物風只管撓物乃其所以動所以撓者誰乎燥萬物而收其濡濕莫熯于火說萬物而足其津液莫說于澤火只管熯物澤只管說物乃其所以熯所以說者誰乎潤萬物而歸其根莫潤乎水終始萬物而總其成莫盛乎艮水只管潤物艮只管絡始物乃其所以潤所以終始者誰乎歸之六子而六子不知歸之乾坤而乾坤不宰總之一神之所爲也

惟一而神是以兩而化惟其兩化是以卒歸之一神載
觀先天之爲位離東坎西水火相逮而交相濟焉震東
北巽西南雷風相薄而不相悖焉艮西北兌東南山澤
通氣而交相感焉神化自然妙合以兩然后能其成乾
坤之變化而爲動撓爲燥潤爲說爲終始盡天地間之
萬物莫不受其成焉是后天之六子各司其一而宰六
子者一神也先天之對待以兩而化而宰兩化者一神
也則信乎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乎妙萬物而爲官
者物物自妙也鄭氏曰共成萬物不可得而分故合謂

之神

莫疾者雷一鼓而物即萌動風一拂而物即撓散正其
妙處故曰神非動撓之外別有箇神也熯燥等倣此

平菴曰動撓燥說潤盛皆據后天分治之序而相逮不
相悖通氣變化復據先天相合之位明五氣順布四季
分王之時而無極之眞二五之精所以妙合而凝者未
始有戾於先天之事也苟無此章則文王爲無體伏羲
爲無用矣

乾健也第七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
說也

夫子欲於下文言八卦之象故先言其性情如此象者
其似性情者其眞也性存于中情發于外

乾純陽至剛不息爲健坤純陰至柔而靜爲順震陽起
陰下不與陰俱靜也故奮發而動巽陰伏陽下不與陽
俱動也故沉潛而入坎言陷于陰者陽爲主也陷爲險
陷離言附乎陽者陰爲主也麗爲依附一則實德中涵
有善藏其用之意一則文明見外有光輝宣著之意艮

陽極于上故爲止止即動靜皆定之謂兌陰見于外故
爲說說即心氣和平之謂皆性如是而情亦如是八者
神明之德後天之蘊也

乾爲馬第八章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
爲羊

此取諸物以擬八卦與下章取象皆是八卦既成之後
自卦畫觀之有此象耳揔只是推廣八卦之象

乾爲龍復爲馬者健也坤爲馬復爲牛者順也震動得

乾之一体故亦爲龍鷄羽屬也其性則爲入爲伏知時而善應故巽爲鷄豕內剛外污雉內順外明狗能止物羊能說物故八卦取象雲峯曰周公以乾爲龍而夫子以爲馬文王以坤爲馬而夫子以爲牛見象之不必泥如此要之天地間萬物無非易也豈特此八物哉觸類而長之可也

乾爲首第九章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凡此取象不可專泥形體要講得濶大

乾以君之故曰首出坤以藏之故曰含弘震陽動於下其足之在下而震動乎巽陰巽於陽其股之隨足而不處乎坎中實而外虛耳之內含聰德外廣聽納者象之也離內陰而外陽目之收視於外返照於內者象之也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夫手之指揮在握者象之乎兌說也朋友講習互相滋益夫口之司啓閉者其象之乎

乾天也第十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愚按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文王觀于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乃有父母男女之稱蓋以陰陽而道名分其旨深矣六子從乾坤說來索求也其曰一曰再曰三曰長曰中曰少者則以畫卦序次自下而上也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父之稱等於天地其尊不容並矣得乾坤之初畫者爲長男爲長女得乾坤之中畫者爲中男爲中女得乾坤之三畫者爲少男爲少女生出之異各有屬焉而不容僭長幼之節各有倫焉而不容紊豈非天地定位之序哉

乾爲天第十一章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氷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陽之成形惟天爲大故象爲天夫體圓而動周旋不息故象爲圜諸卦惟乾居尊故有君道萬物由乾資始故

有父道此以人之至尊者言也陽德純粹而無雜其玉
節乎堅剛而不屈其金和乎此以物之至貴者言也爲
寒爲氷是後天西北嚴凝之氣爲大赤是先天正南盛
陽之色爲良馬四句取諸動物以其健而言爲木果一
句取諸植物以其體而言健之善故爲良馬健之久故
爲老馬瘠則觔骨至峻其徤之堅强者乎駁則鋸牙食
虎其徤之威猛者乎又以圓而在上故于木也爲果
坎中陽爲赤乾純陽赤加大字以別於坎也馬加良老
瘠駁四字以見純陽無陰異於震坎相雜之馬也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
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積陰在下爲地作成萬物爲母柔而平廣爲布虛則容
物爲釜吝嗇者不施化之歛也其時之利貞乎均平者
不偏化之廣也其時之元亨乎性極柔順爲子母牛弘
大能載爲大輿坤畫偶故爲文偶畫多故爲衆執簡而
作成物爲柄位正北而得極陰之色其於地也爲黑
或以布有布散之義豈謂動闢而廣故取諸布與一說
吝秘吝也嗇愛嗇也地氣含蓄不泄乃能生育許多民
物柄者勤於造事而不名其功之謂
震爲雷爲龍爲玄黄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
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
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雷起于地龍起于淵震則一陽自下而動也故兩象之
乾之色玄坤之色黄震則乾坤始交而成也故兼有之
生意始布爲旉萬物畢出爲大塗爲旉氣之亨也爲大
塗物之亨也一索而得男故爲長子決陰而動躁故爲
決躁一分則居倫序之先在朝廷則主鼎在宗廟則主

鬯也言性則爲奮發之資涉事即爲無所阻碍也爲蒼
筤竹本其居東方而色深青也爲萑葦本其下本實而
上幹虛也馬善鳴者陽在内爲聲上畫偶則開口出聲
也馵足者一足懸起陽之動也作足者四足超起陽之
健也的白也陰色顙在上也其於稼也至蕃鮮上因剛
反而取下因剛長而取也究則生機畢達爲健勢必滋
長又爲蕃鮮矣
臨川曰蕃鮮萬物始乎震未能蕃鮮其究爲蕃鮮也須看
其究二字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巽入也巽之善入爲木氣之善入爲風得坤初爻爲長女巽德之制而糾木之曲以取直者繩也引繩之直以制木者工也巽少陰西方之色爲白風行而無遠不屆爲長木生而積小高大爲高進退以迹言不果以心言陰伏於下氣鬱不[illegible]故爲臭[illegible]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皆上[illegible]陽盛也以[illegible]陰血盛者髮多陽氣盛者髮少以顙言[illegible]體盛者額廣陰體盛者額狹以眼言白者爲陽黑者爲陰離目上下白而黑[illegible]中黑白相間而停匀巽目上半白而黑者在下上白多於黑也爲近利市三倍善入物者獲必多也震爲決躁巽三爻皆變則爲震故其究爲躁卦主利坤也近利巽也漢書云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巽順也而爲躁坎陷也而爲通言其究也風極則恣水溢則行故順於人者能貌世者也下於人者善趨時者也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揉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内明外暗險能陷物故爲水水流而不盈故爲溝瀆陽陷陰中韜光不見故爲隱伏陽在陰中抑而能制故爲矯揉爲弓輪揉者直使之曲矯者曲使之直弓輪皆矯揉之所成也弓即弓矢之弓弦木爲之輪即車輪之輪員木爲之也陽陷陰中故爲[illegible]心耳皆以虛爲體故中實[illegible]病爲痛水在人身爲血故爲血卦乾爲大赤坎得其中爻故爲赤一陽在[illegible]其於馬也爲美脊性急難御爻爲亟心上畫柔則爲首[illegible]而不昂爲下畫柔則爲蹄之薄而行且曳爲柔在下不能任重故於輿爲多眚蓋行於險道不若坤輿之行於平地者易且安也通者水之性流而不盈者也月者水之精外陰内陽以魄受光者也陽匿陰中若有伺而發夫有伺而發者皆穿窬之類也爲盜剛而在内故於木爲堅多心

溝瀆言天下之相灌注相貫通者皆坎之象也水固不足以盡之也水言中實而有常溝瀆言相通而無間

蔡峰曰君子處時固有内藴精明而外託昏愚以自逃者隱伏之謂也如阮籍識鑒洞遠而沉醉淪迹卽其事也君子處時固有矯枉守直不屑於鈎曲者亦有揉直從時而稍務爲婉曲者矯揉之謂也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鱉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

火内暗外明體陰用陽日者火之精電者火之光離内陰外陽故爲火離爲火故又爲日爲電中女取其得坤中爻甲冑取其陽在外而堅戈兵取其陽在上而銳

陰在中而中虛故于人爲大腹火上炎而燥燥故於卦爲乾卦鱉性靜取其中畫之柔蟹性躁取其上下之剛蠃取其善麗蚌取其虛中龜取其文明此於動物之中而稱名不一亦各從其類也木不可以中虛虛其中則生意不達而其實也將條枯而實落矣故于木爲科上槁

甲冑與戈兵雖皆兵器然實二類甲被於身者冑被於首者卽兜鍪也只取外剛所以象離之畫戈鎗也長兵也兵刃也短兵也取其上銳所以象離之性科空也人爲不冠爲科頭可以識科之義矣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坤地而隆其上者山也艮爲山而一陽在上以路言則爲蹊徑之小以石言則爲卷石之多一陽連亘於上二陰對峙於下所以爲門闕爲果蓏木之果草之蓏皆小而實也周禮甸師氏註植生曰果蔓生曰蓏爲閽寺周禮閽人掌王宮中門之禁止物之不應入者寺人掌王之内人及女宮之戒令止物之不得出者剛在前而能

物 人爲指于物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鼠善嚙物象則齒牙之堅者也黔喙之屬則非坤之牛非兌之羊蓋飛鳥之流也剛在外故於木也爲堅多節

雲峰曰艮不言馬艮止也止之性非馬也震爲旉爲蕃鮮草木之始也艮爲果蓏草木之終也果蓏能終又能始故於艮之象爲切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澤者水之聚坎水而塞其下流又所以說萬物也故爲

澤二索而得女故爲少女通於幽者爲巫巫能以言說
神交于明者爲口舌口舌非以言說人乎以卦位言兌
正秋也故爲毀折金氣肅殺而條枯實落時當然也在
人情則柔和甘悅附合而必決裂也在地道則柔上剛
下下堅剛而上鹵濕也於人則少女承君爲妾於物則
內剛外柔爲羊
爲少女者女子之未嫁以兄弟言爲妾者女子之既嫁
以姊娣言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
屯屯者盈也
有天地則造化流行於兩間而萬物生此乾坤所以爲
諸卦之首也萬物始生鬱結未通故爲盈塞於天地之
間至通暢茂盛則塞意亡矣天地生萬物故乾坤之後
受之以屯屯者雷雨交作有盈塞充滿之意
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
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
物穉不可不養二句主養蒙者說爲潤大優而游之厭
而飫之有養道焉故受之以需
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
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
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
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需者飲食之道田野縣鄙飲食之原也倉廩府庫飲食
之資也飲食人之大欲存焉乾餱以愆承酒生禍有血
氣者必有爭心爭而無主則亂故有訟有師衆必有所
歸以王道上立說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是治之

爭奪息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是尊之而生養
之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是教之而倫理明至于
有禮而世道賴以維持治化由斯熙洽此泰所以次履
也履是指聖人所制之禮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
履而泰言禮通乎人情夫然後行之而安也天下凡拂
人情而爲者雖勉强行之終不安也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
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
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泰者通也以下轉入天道人事上立說不可終通不可終否者以理數度之也同人者公好公惡不拂乎天下之心謙者畏天勤民不恃天下之有豫則常保其有而樂以天下矣於此見致治保治之道能謙則能保其所有而豫即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之意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

說豫之道物所隨也隨所以次豫也喜悅以隨於人者必有事也無事則何喜何隨蠱所以次隨也

必有隨主在人君說乜入君心志有所悅樂則必有

從之者曹伯好田則公孫彊來陳侯喜色則儀行父至陷辛樂淫酗則惡來進愚[illegible]悅貪虐則榮夷公近此豫必有隨之謂也喜即上句豫字也如因人君東征西伐為喜而以好事喜功隨之必然後窮兵黷武無休時矣因人君神仙土木為喜而以神仙土木隨之必然後求禱封禪無已日矣故曰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有事蠱言多事也

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

上文有事是多事也此有事是傷治振作之意即所謂往有事也厲精尚治者然後有可大之業功業盛大者然後為天下之觀上有可觀則下觀而化而天下無有不服矣此臨觀噬嗑之所以相承也

程傳曰有事則可大矣可大之業由事而生蠱者壞也物壞則萬物生矣事因壞而起故以蠱為事之先臨不訓大大者以上臨下以大臨小凡稱臨者皆大者之事

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剝

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嗑者合也以下轉入質文代變立說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無徑情直行之理不執贄不可以成賓主之合不受幣不可以成男女之合故貴飾然文可以濟質而可以滅質碎之千年之木破為義樽則月之珠飾以銀黃致飾日煩太朴日散矣寧無剝乎然物無終剝之理既彫既琢復返其朴始焉由質而趨于文終將厭滴而還于厚彼謂世道之趨猶江河之不可返者妄也故剝受之以復

桊齋曰自賁而剝以人事言自剝而復以天道言致飾言致極於外飾也病在致字夫禮文所以達彼此之情而實意賴以流通者也然致極於外飾則煩文多而人情反爲所隔其實意之相流通者殆消滅而日盡矣此可見文質以中爲貴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徃而无妄下學立心之始畜而可動聖人功化之極此聖人之成始成終也善端既伏則僞妄不留而有爲巳之心矣心爲旣實然後可學以聚其理而充滿是心故爲可畜德焉旣畜然後可以優游涵養以至于化故爲可養有大涵養則有大設施而成大過人之事業故反而言曰不養則不可動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以涵養而爲大過人之事則雖過而不過顧或任其意見之過悍然罔爲則終過而已天下事豈可過哉物盈則反勢盈則傾故曰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過之所必至也陷於險難之中則必有所附麗理自然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求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上經不言乾坤天地即乾坤也下經不言咸夫婦之道即咸也此男女專以人言上下所該甚廣不止君臣如

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治卿大夫大夫治士庶人在在皆有個上下之制也有上下則拜趨坐立之節形而宮室車旗之制設其行之必有文故謂之禮辨之必有理故謂之義禮義者非能制爲人倫也有人倫而後禮義行其間耳向無上下則禮義何所施乎男女以上夫婦之所自來父子以下夫婦之所由致此夫婦之攸係亦大矣下經首咸之義豈小哉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

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

物不可以下當轉入出處治亂上立說由遯而壯而晉者世治則道從而隆也至於明夷則治卽所以爲亂之機而進卽所以爲退之漸由家人而睽而蹇者世亂則道從而汚也至于解則亂卽所以爲治之本而退卽所以爲進之機

物不可久居其所是功成名遂而身退之義故聖人知進而知退遯者退遯而去之之謂也然物無將退之理將來必有壯盛之時故受之以大壯旣壯則不止壯而已必將進而有爲經綸大業由此而出故受之以晉或問壯與晉何別曰不但如此壯而已又更須一步也夷者傷也以利言者迫窮刓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刓患害相收也明夷之傷豈得不反於家人

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夬故受之以夬

解者緩以下當轉入聖學上立說或問序卦中如所謂緩必有所失似此等事恐後人道不到上損字取損失意下損字取減省意天理人欲本爲貞勝損而不已則人心日微而道心日長故損而受之以益積中發外本自相因益而不已則流於旣溢發於持滿故益而受之以夬

損者懲忿窒慾所以遠害也如是不已則益益者迁善改過所以興利也如是不已則夬夬者決也聞善言見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者皆以其至虛至明萬理咸備也

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小人旣去則君子之明至而相遇矣君子旣遇則必以道而相聚于朝矣旣聚而上則持衆美以效之君而治道日升矣此姤萃升之所以相序也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升而不已必困須說與進有所傷不相犯益進只說其
進而狥富貴功名耳升者權貴日崇功名日盛之意升
而不已則以權貴爲戀功名爲係不能退止者也能無
困乎困乎上者必反下未有戀魏闕而不困乎井里者
也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常道有敝必革革弊必操主鼎之權主鼎必以長子此
三卦相承意也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
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

氣機之運如環無端動靜相生乘承之理故震而繼之
艮動極復靜也艮而繼之漸靜極復動也此以造化流
行看

程傳曰止則必進屈伸消息之理也止之所生亦進也
所反亦進也漸所以次艮也

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
故受之以豐

學問之道進而不已必得義理歸宿之地所謂以漸而
造其極也既至其極則德業盛大而不安于小成者矣
此漸歸妹豐之以相承也

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
受之以巽

豐盛至於窮極則必失其所安旅所以次豐也羈旅寡
親非巽順何以取容巽所以次旅也

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
之故受之以渙

義理不深入不能得其趣能虛心以入之則不覺意味
深長旨趣雋永而說矣說不過與義理融洽久之將天
機洋溢意氣舒展直到手舞足蹈而不知地位了故曰說
而後散之

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
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
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渙者離以下當轉入民心上立說有其信以下當轉入
人事上立說末一句則以物理循環之機終之

物既離散則當立爲防閑以節之主節者不信則民心
疑而未一故度數之所制德行之所議者又必信而守
之執此之令堅如金石行此之政信如四時此中孚所
以次節也有其信者執一不通之信也故過有過物者
亘卑非常之材也故濟然易不以既濟終而以未濟終
者既濟物之窮也天地萬物無有窮而不通的道理故
受之以未濟未濟則未窮而有復生不已之意蓋虛所
以爲盈消所以爲息殆乾坤之不毀宇宙之無窮者乎
此序之至妙至妙者也

雜卦傳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屯見而不失其
居蒙雜而著

乾天下之至健也剛健不息聖人所以御天而首物也
坤天下之至順也柔順安貞聖人所以承天而時行也
比君民相悅樂以天下師上下分猷憂以天下東坡曰
有親則樂動衆則憂
以上而臨下教思容保有推恩之意故曰與以下而觀
上取中取正有瞻仰之心故曰求惟皇作極惟民從乂
臨觀所以不同也
始難曰屯才猷雖足表見而不失其居以大難方殷也
所貴養晦以俟時矣始生必蒙氣質雖曰雜揉而終必
著氣質不能拘也所貴學問以開通矣不失其居即彖
辭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意蒙雜而著即彖辭亨字意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
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震以陽動于下其化機之發舒乎艮以陽止于下其化
機之收斂乎起者化之始止者化之終

損以下益上則下損而上必損雖未遠衰而衰自此始
矣益以上益下則下益而上亦益雖未遠盛而盛從此
始矣
剛健者難畜當剛止之時故能畜莫非災也无妄之災
乃所謂災也息齋曰止有靜中之得故大畜曰時動有
慮外之失故无妄曰災
萃則九五剛中而二應之臣之應君也故君子聚於朝
矣升則九二剛中而五應之君之應臣也故君子不來
於野矣不然下之人負其能而不肯事其上人主何以

能聚天下之賢上之人負其位而不肯頤其下天下之
賢何以能安其身

謙輕者視己之輕也有不自假滿之意豫怠者足己之
怠也有侈然自肆之意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飾也

噬嗑以有物而見食所謂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其諸
武以戡亂者乎賁以無色而受采所謂人文以化成天
下者也其諸文以飾治者乎

兌說而外見和順之氣積中而發外也巽入而内伏深
潛之思退藏而淵密也

隨前無故繼治世者其道同守成之主也蠱後當飭繼
亂世者其道異中興之君也

剝爛也復反也晋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

剝爛則生育長養之意盡矣復反則天地生物之心不
復可見乎晋晝也文章禮樂煥然如日月之中天也明
夷誅也刑誅廢置益有如霜雪之嚴者矣

井則養物不窮而其道上行是君子行道以濟時也困
則以剛遇柔而為柔所掩是君子見制於小人也

咸速也恒久也

咸者感也感斯有應天下之最速者感通之理恒者常
也常故不易天下之最久者經常之道

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内也否泰反
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民心渙散天下無復統紀節制嚴明天下誰敢踰軼

解則已出險外而安舒蹇則方在險中而危迮

睽家人内外以心言

否大往小來泰小往大來反其類

陽壯則當防陰而不可長故欲其止於方壯之時陰
長則必干陽而將當遯避故欲其遯于方衰之日一則
因其盛而止之所以保吾道之壯一則因其衰而止之
所以固吾道之脉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
信也豐多故親寡旅也

大有主君而言謂君之得民何其衆也同人主臣而言
謂臣之比我何其親也衆則其勢大親則其心一在治
道上說

去故者革其積習之陋取新者布以維新之化一以更其敝一以興其治

莫非過也小過之過乃所謂過也莫非信也中孚之信乃所謂信也

物盛則多故旅寓則寡親豐華封祝堯而堯辭以豐則多故耳孔子當西周之時栖栖然一旅人者以旅則寡親耳

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火炎上極而至於燎原不[illegible]　[illegible]熾皆炎上之性也水潤

下極而至於滔天不可[illegible]　[illegible]陂皆潤下之性也惟離爲火故能迎而不能隨惟[illegible]爲水故能隨而不能迎

小畜以一陰而當衆陽之衝欲止之而不能止寡不敵衆也履以和說而躡剛強之後欲進而得遂其進柔能制剛也

需者以乾遇坎而不肯進安意以俟時訟者此險彼健而不與人親拂情以求勝以進止反對

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大過以下亦有反對之義大過對頤一爲顛也一爲養正也顛與正對既濟對未濟一爲定也一爲男之窮也歸妹對漸一爲女之終也一爲女歸待男行也姤對夬一爲柔遇剛也一爲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此八卦亦得以類從也

大過本末俱弱非孜大過艱之才故爲顛言不勝其任也姤以一陰遇五陽所遇非其正矣漸則進之以禮女必待男而後行其得男女之正乎頤之養德養身必以

其正其何顛順拂經之慾既[illegible]陽皆得其位大綱正而萬目舉天下事定矣歸妹者女之終以陰從陽所謂天地之大義也未濟者三陽皆失其位[illegible]其窮天下事未可知也夬以五陽去一陰決之而已君子秉征其道長小人剝蝕其道憂天下日趨于治矣

易經管見下卷終

易學管見無卷數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洪啟初撰啟初字爾還南安人萬歷癸丑進士官兵部主事是書用注疏本大抵訓詁之恒言至於繫辭說卦每章之首皆標首句爲章名亦非古式也

周易揆十二卷（一）

〔明〕錢士升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順治賜餘堂刻本

周易揆序

揆者道也道有先後而吉凶者生於陰陽者也世人以趨避疑陰陽而因以疑道則一陰一陽之謂道之一言誤之耳夫道若大路然而使

日用之百姓終日立
於多凶多懼之中聖
人忍以是教天下乎
竊謂太極動而生陽

靜而生陰夫靜而與
動為對者非真靜也
動靜之先有至靜焉
是則極也猶之乎有

性善有性不善夫善
而與不善為對者非
真善也無善無不善
之中有至善焉是則

性也先天之為乾也
三以一乾而兼天地
人之位是為為學之
始後天之為乾也六

自冬至迄夏至以一
乾而包進退消長之
機是爲數學之始以
乾倒坤以乾坤倒六

子以六子乘乾坤之
變化於是有三百八
十四是爲筮學之始
陰陽僉揉悔吝滋夛

宣尼有憂之恐愚者
以用罔墮罟矱智者
復吕索隱悮聰明於
是法乾以行健法坤

以載物法震以脩省
法艮以定息法坎以
習常法離以繼照法
巽吕申命法兑以取

友乃至屯蹇睽困之
時莫不有反身盡性
之事以通天地之竅
而超然立於吉凶悔

吝之外故假年學易
可已無過者學道也
非僅陰陽家象數卜
筮之學也錢塞菴先

生以理學巨儒平章
軍國未竟其用奉身
而遯蓋先生之用世
其時則否泰之間夫

以君子與小人爭敗
不可居勝亦不足恃
故泰之不能不否者
非我之所能為也自

不得不受之以同人同人者否泰所不能進退也先生之遯世其時則剝復之際夫

以人而與天爭勝既不能敗將何往故復之不能不剝者益非我之所能爲也自不

得不受之以无妄无妄者剝復所不能消長也是先生居心處世學問之大端也先

生嘗詮南華矣詮楞嚴矣最後乃詮易揆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惟有真憂患乃得真

逍遥乃得真解脫是文學道之真種子茲編也其吕為詔世之緒餘可矣

年家後學東干鈞叟曹勳序

序

四經皆有定論易不可以定論〻者也非不可定至定者存於

畫遂能包天下不定之論而無所不有無所不通商瞿而後言易者多鄭釋天象王

疏人事説者猶或非之趙宋以来易學大朙邵子之言曰易於時配春于事屬皇於性繫仁是揆諸氣者也程子之言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是揆諸理者也

或問卦象于朱子朱子曰便是理會不得是揆諸象者也三賢各得其一〻而易之大全無不畢見然則以定論〻易者拘于易之辭未通於易之畫者也張子曰悟後心

嘗弘觸理皆在我術內斯言近之矣我年友蹇菴先生立朝當否泰之交則為包荒出世丁興亡之會則為碩果以故學識所至既過前賢晚年耽味益深所著易揆一

書余受而讀之時抒獨見旁輯諸家潔淨精微直與易契而余所服膺者尤在卦前設互卦後設對卦兩設分合直舉所謂氣與理與象莫不兼融而並攝之何也三才

分六位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二地位居其畫無事于互人則上下乘承可

合可離相生相接而消長之道伏焉故六位分屬則二賢五君三為諸侯令長四為

太子大臣近臣四爻皆得以事互初未主事上己謝事故不得互自有互而變通無

窮舉凡人事得失正不能見者互潛見之此氣所蓄然也是編首揭互卦則一定者

既不阻其旁通已然者并不過其未見是先生之論氣簡於邵而詳于邵矣卦有反

對所謂綜也有四正綜而氣之定者見有四隅綜而氣之變者見以正綜隅以隅綜

正而氣之平者見順逆既得象隨以立變化多寡均適其平上經陰多于陽者八爻

下經陽多于陰者亦八爻是象之大中隨時非若太玄潛虛以艱深疑人也且乾坤

坎離中孚頤大小過有錯無綜先生特設反覆為對之義即以錯為綜而以十二爻

合斷其旨則又窮其變而通其理觀乎象外以發先賢所未發是先生之論象變于

朱而深于朱矣若六十四卦之合為三十二蓋數之相周自有乘除此即天運之終

始也閱正忘反是知進不知退也閱反遺正是知退不知進也兩卦交繹其旨彌變

如屯蒙易位在屯則雷在蒙則山矣如小畜履易位在履則澤在小畜則風矣必兩卦分卷而後非偶者不相雜如屯可繼坤必不可合坤本與末之辨也師可繼訟必

不可合訟兵刑不可偏見也卷數之分合明則有分而井疆備有合而關隧通是先生之論理備于程而嚴于程矣昔孔子韋編三絶始悟羲之圓圖為錯文之序卦為

綜歎其不可典要先生深得此意故對互分合極盡易畫之妙而無所不有無所不通是以時而委心任運則為莊周之達生時而處險濟危則為瞿曇之撒手流行坎

止不與天爭層見側出無非易理然則是書也不特揆之四大聖人而合即揆之三教聖人而亦無不合儒昔賢謂六畫先後次序全是天理自然古人只是見得分明

不曾一毫智力添助善哉揆揆易乎吾于易揆亦云

五茸衲弟如覺原名許譽卿題于泖上之了菴

許序六

序

夫易何以名經經者常也又經何以取易易者變也常而不變即是死法變而不常便屬多機惟變惟常此易之所以成經也故河出圖洛出書山川之所以效靈則仰而觀俯而察聖王之所以取象豈徒然已哉

衍序一

均此奇偶耳夏有連山殷有歸藏皆不能垂後代而惟周易為萬世不易之道百王不易之法又不易之所以為經也

然則二代之書有繫詞如文王周公者不有十翼如孔子者不有遺厄于暴秦而不燬者不政所謂斯文之在茲也況

若他經或藏于壁或出諸塚或散逸而不全寧比此經安然同日月之在天而江河之行地哉蓋測陰陽之消息與傳

帝王之功業理事固殊推氣化之密運與調人心之和平隱顯亦異而且生天生地者兩儀之祖也資始資生者乾坤

之蘊也四時行而百物
生者元亨利貞之周流
不息也易之時義大矣
哉更推廣之却與楞嚴
唯識相爲表裏何則其

圖相中有白黑各半誼
非阿賴耶識之真妄雜
糅乎其太極之生于無
極誼非楞嚴之虛空生
於大覺中乎其羲皇未

畫以前誼非威音那畔
之未始有物之先乎如
程子畧有見處則曰讀
一部楞嚴不如看一艮
卦彼雖高推易義畢抑

佛乘猶識二經相類之
處獨丞相李綱所答友
人書以華嚴與周易對
勘縱廣數千言其辨析
精微既欲以儒理申又

不欲以佛理屈和會兩家必非無謂而發也於是乃知善易者必須淹通內典了徹圓宗方得于此理極深而研幾蓋

所謂寂然不動者即定也感而遂通者即慧也無思無為者即三昧正受也洗心退藏於密即不思議境界也故曰西

方有大聖人焉其心同也其理同也其化民成俗之跡則不同也蹇菴先生夙有根智以休休之度餙讓讓之躬其留

心於艮背之學久矣歸田已來更刻意於摩訶止觀及大佛頂經暇則游藐于漆園借南華之消搖暘天竺之沉密然

則俱非公之駐足地也復從周易而揆度之彖是先天之範圍彖是後天之作用吾心之幾微彖是七日之來復旦晝

之梏亡彖是碩果之不食如是乃至一爻一象一卦一策無不從而揆度之至於章句之間剖斷之際既不進古人為

金是亦不退今人為金非一以公道衡之夫是之謂周易揆

教下衲子天台衍門

正止謹序

乞言小引

蘇洵氏曰道以易尊夫易之尊也謂六經皆說理易獨畫象象有正有互有反有對其道屢遷不可為典要苟學易而不觀象猶郤行以求及前人難矣雖然往来正倒之間即或眙晰並進而於古聖人涉世濟險進退存

亡之道揆之稍有未合其於易仍無當爾古今說易者商瞿而下去聖彌遠京房焦贛管輅郭璞之徒技方小道託之於易固無足論淮南王聘善易者九家註說立訓易道反微他如王弼闡敘浮義而為孫盛短洪正辨析名理而為張譏屈何妥出入王鄭

而為楊醜嗤迨至宋儒發象言理易道轉晦　明興以来不下二百餘家觀玩之間豈無神解然求夫抉微盡變以推明古聖作易之指如李鼎祚易解關氏易傳麻衣心法諸書詎可多得哉　先府君方為諸生時即留心易學逾年以来閉戶覃思老而彌

篤一義未安累夕不寐及其既得忻然忘飧又復廣羅諸家之說而是正之刪其繁蕪衷以己意因爻探象因象觀爻別二卦于一卦定主爻于六爻至于互體倒體靡不該盡所謂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者非耶彙凡屢易始克成書易簀之夕猶手一編詔不

孝曰天靳其算圖象總論未獲授簡然數年心力悉萃茲編若其善為傳之不孝捧讀遺書思致湮没爰請衍公細加校讐公諸海内名曰易撰蓋府君所自命也夫易學不明人專一喙言數者不撰諸理言理者不撰諸象即刻舟標指於象有得而象先之畫象外之意未能神而明之則猶是京費之易程朱之易而非古四大聖人之易也夫易憂患之書也文之羑里周之几几孔之無可不可皆當悔吝憂虞之地而能知險知阻故處困得亨後先一揆府君丁流極之運而節嚴介石誼篤匪躬悵家國之已非

攀弓髯而莫逮匿影空門栖神漆簡其於涉世濟險進退存亡之道倘亦有異代而同揆者乎昔揚雄草玄尚為桓譚所知然則表章是編恃有當世玄晏先生在敢為搏顙以請癸巳天中日不孝男棻百拜謹述

周易撰卷目

周易撰卷目終

周易揆卷之一

明　嘉善塞菴錢士升著

上經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周易首乾題周別於殷猶周書周禮易緯云因代以題周是也乾鑿度曰易一名三義易者其德變易者其氣不易者其位乾坤坎離四正卦居上經震巽艮兌四偏卦居下經分成六十四卦乾坤坎離之分

體在上經爲主在下經爲客震巽艮兌之分體在下經爲主在上經爲客

乾 ䷀ 乾下乾上

郝仲輿曰天地之氣陽而已矣陰非陽敵偶隨奇生奇者一其兩也偶者兩其一也一乘兩兩承一故曰奇生偶應卦成于三者何也曰畫一得三一分二二與一卽三二者一奇之判爲兩三者奇與偶之累而上也混元如規一横中斷則上下成兩合中爲三一直中界則左右成兩對中爲三一乘兩間卽陽之乘陰兩挾一畔卽陰之抱陽故德莫大于乾數莫神于一莫變于奇偶莫該于三聖人卽三奇名爲乾卽三偶名爲坤其實一乾而已矣

乾元亨利貞

卦者掛也言懸掛物象以示人也三畫以象三才窮天地風雷山澤水火之象故謂之卦也卦必六畫者陰生于午陽生于子陰陽之氣自下而上各有六節也乾本象天天積諸陽氣而成

乃不名天而名乾者天其體乾其用也聖人教人法天之用不法天之體也

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文王以四德贊乾之盛他卦雖各有四德而偏全純駁不同以其四德狹劣故以餘事繫于其下非乾之無所不包也

初九潛龍勿用

九者陽數之全初者一之方生六畫皆不離一六龍皆不忘潛二之謹信閑存三之惕四之或

皆潛意也至五神力始完而亢即隨之故初曰勿用用亦无首六龍无首則六龍皆潛也

龍行天之物故以象乾馬行地之物故以象坤河圖之數十洛書之數九而一皆居下故一爲初數始一終十而五居中前後各四合爲九故陽數極于九而十爲餘益圖數爲體書數爲用所以大衍虛一即初九勿用之象用其餘則爲乾之亢龍矣亢于上必反于下爲一之象故陽用九爲天則

葉石林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參天一三五也一與三與五非九而何兩地二四也二與四非六而何先儒爲九老陽也六老陰也君子抑陰而進陽故陽用極數而陰取其中耳陰陽天道也豈人所能抑而退強而進哉○一云乾三畫坤六畫陽得兼陰故數九陰不得兼陽故數六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六畫卦二居地道上有田象三畫卦二五皆人道有人象陽大陰小二五皆陽大人象二爻變離物相見乎離有利見象見者見其德故象曰德博而化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无或作旡非旡音既

王弼曰九三上不在天未可以安其尊也下不在田未可以寧其居也純修上道則居上之德廢純修下道則處下之禮曠故終日乾乾夕惕若也乾三處下卦之上故免亢龍之悔坤三處下卦之上故免龍戰之凶

三四皆以人事成天地之功者故不言龍而言

君子陽爲日三居下乾之終有終日象上下皆乾兩乾相繼有乾乾象半用爲夕夕對朝看正日之終也惕字豎心從易豎起此心與日月同運堯兢舜業正是此惕若語詞形容其淬厲之心也

九四或躍在淵無咎

躍曰或無必然之應也淵曰在有常定之居也三四俱稱无咎者三多凶四多懼入道生于憂患惟兢業一念可以免咎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飛龍空行無礙在天廣大無垠雖龍無優劣而分際不同德至此謂之天德非僅以所乘之位言故象曰位乎天德

朱子曰乾六爻自天子至于庶人自聖人至于愚不肖筮或得之義皆有取但純陽剛健之至以義類推之則爲聖人之象而六位高下又似聖人之進退故文言以聖人之迹各明其義位有高下德無淺深也

舊謂乾卦專屬君道若是則天子而下至于庶人皆無分矣又以舜得六爻之全若是則古來帝王非起於有鰥歷試諸艱三十而登庸耄期而禪受者皆無分矣夫乾體人人皆具乾德人人宜體而止爲一人用耶九二之爲君德也三四之爲君子也進而九五而下學上達知我其天即龍之飛也又進而上九而五十學易可無大過即亢之悔也故乾者生人日用飲食之事而高推勢分劣視人身豈聖人作易之旨哉自疏

上九亢龍有悔

不曰九六曰上九五爲參兩之合陰陽之中尊不可尚不欲以六之陰加之故變言上言在五上也陽德貴下喜中而忌上者也初在下二五在中三在下乾之上上乾之下者也四在上卦而能居下惟上九一爻无中无下有上而已无中則无位无下則无民故謂之亢亢旱也龍之居杳冥而不能雨者悔者變也即洪範曰貞曰悔之悔龍德變化必不至窮而不返故爻詞不

言凶咎止言有悔象與文言亦皆言時而不言德時有亢而德无窮也

易詁云天數中于五自初至五而乾備矣過是悔也東方蒼龍盡于大角故辰稱龍焉其位飛其卦夬夬五陽之卦有上六焉猶未純也退居于辰歷階而升不盡一等焉耳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此因乾卦爲全易陽爻之首故特明用九之義以爲例也陽位六陽數九九盈數也聖人知盈

之不可久也于中位之外欲餘一位以爲五陽轉身之地所以防亢而遠悔也五進而上盡其位矣以盡位而挾盈數羣龍不見首乎首在上而可見者也无首而謂之見者見于不見也用九者必見到羣龍无首處則窮而變變而通乃見天則而天下治矣所以无悔而吉蓋用九之數以表陽之德不盡九之位以善陽之用聖人于利見不言吉而于見羣龍无首言之其意淡矣 目疏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此夫子釋文王彖辭彖者斷也斷一卦之吉凶也凡彖因卦象以明天道而人事終之此節首贊乾元元者萬物之初氣也故曰資始天包萬物乾元包天故曰統天天地合而雲行陰陽和而雨施則品物之受氣者流動而成形矣是乾元所統之亨也○大明下始卽資始之始曰終始者猶陽始于子而曰亥子陰始于午而曰巳午也六位以方言六龍以德言位曰成規之矩之有定分也龍曰乘左之右之无滯迹也統天言乾之體御天言乾之用統如身之統四體御如心之御五官統天者乾也御天者大人之乾也○乾道下元氣往來謂之乾道元氣冲融謂之太和莫之令而令其和謂之命莫之稟而稟其和謂之性總之一元氣也新故无常爲變消

息无迹爲化變者迹之遷化者神之逝正卽貞也各正者物物歸根也保合者完固不泄也以上皆言貞而利在其中貞下起元終而復始大明者明此而已○首出下一元爲萬物之始故曰首出庶物然用九見羣龍无首何也惟元首所以首出也萬國咸寧各正保合之象

舊解以大明終始四句爲聖人之元亨首出庶物爲聖人之利貞細玩文義曰終始曰六位曰六龍似非專屬元亨曰首出庶物似非專屬利

貞且天道聖人前後間隔象詞亦无此例竊意此節應有錯簡若品物流行下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屬天道大明終始至御天接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屬聖人則文義俱順楊止菴周易全書與余合 自疏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王弼曰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能永保无虧爲物之首統之者豈非至健哉

天以氣運重乾不息曰天行健以用也以之而乾乾君子矣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陽性上上以下爲本屯之下賤復之下仁益之其道下下皆潛義也往而來曰復不反則不復故復曰剛反往來不窮謂之通故曰反復道天曰玄造曰大造大人御天曰大人造天德指九五此上不可復加故曰不可爲首不可即勿用之意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故曰文言此演四德屬之人性而歸于體乾之君子也四德皆善元爲

之長非元无所資始也陰陽和而物生曰嘉利者遂也使物各遂其生義斯和而不悖即利爲義利外无義也自天下知自利而不知利物故聖人又轉一語曰君子喻義小人喻利而義利始劃然兩途矣昔人謂凡爲人者是善爲我者是惡正以利和義之旨貞固者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固正所以爲貞也幹木之本也枝葉既盡大本獨存貞固之象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故貞固屬智 自疏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不易乎世不爲世所易也學者脚根不定爲世所易只爲名心未忘耳若无名心卽遯世不見是何悶之有然龍德雲雨天下不以无悶而忘憂樂故大行可樂大窮可憂行之違之而求名之心確乎不拔此眞潛龍也若枯槁者流與草木同腐耳何以進德修業而成雲行雨施之治哉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龍德似有神奇而不外庸言庸德正依乎中庸者不中庸卽是邪閑邪而誠自存矣不伐與无悶一脉遯世不損善世不加也德博立人達人也化時雨之化也大人之事備矣故曰君道

乾畫一實則誠坤畫一一虛則敬故乾九二言誠坤六二曰敬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以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三在兩乾上下之際此正發明乾乾惕厲之旨進德修業正惕厲工夫知至知終上位下位合

乾乾而言忠信是人心眞種子眞種子下地方會日日發生進而不巳所謂崇德也忠信誠也立誠自不妄語始修辭者修省其辭使顧行也上繫終于不言而信養其誠也下繫終于六辭驗其誠不誠也此居業大關鍵處知至知終者三接上卦終下卦至者至乎上也終者終乎下也終卽終日之終知至至之則上達天德故可與幾謂可許其幾及也知終終之則不尽行事之宜故可與存義而總由于知者有乾知而後

有坤行也在下卦之上爲上位在上卦之下爲
下位知終終之故不驕知至至之故不憂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
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
時也故无咎
四在上下進退之間一念援上即是爲邪一念
躁進即是離羣邪與離羣皆先時非及時也不
先不後之謂及時及時則雖進无咎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

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
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
從其類也
此極贊利見之象同聲相應雷風相薄也同氣
相求山澤通氣也流溼就燥水火不相射也皆
无識而相感者龍陽精而居于淵故能興雲虎
陰精而居于山故能運風此以有識感无識皆
形容聖作物覩之象動物受氣于天首向上親
上也植物受形于地首在下親下也夫萬物所
以親天者天爲萬類之同氣也聖心即天天體
一如心心相照有不見而親者乎中庸凡有血
氣莫不尊親正此章注脚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
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无位者陽位在五也陰爲民无民者驕陽无陰
也无輔者亢不能下賢也動而有悔靜則无悔
矣不好上而返于潛之謂靜 自疏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

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
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此申解爻蘊之情而以人事明之也時舍者田
非龍所猶之傳舍也行事即反覆道道外无事
事外无道也自試如嘗試可乃已之試有酌址
意上治乃无爲而治帝力何有之象位當其窮
故有災明非龍之災也上九天象天降曰災用
九加乾元者以乾之元德而用九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

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前言人事此言天道而合之人陽氣潛藏者此時但有陽氣未有陽光也天下文明則陽光顯出地上矣與時偕極承上節窮之災言非時窮能災時窮而與偕極之災也九之爲道非元不能用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天則之見即元首之見用而勿用者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此申前乾元統天之旨首提出乾元亨元之亨也性情元之性情也性情獨屬之利貞者品物咸亨性情未嘗不具特當歸根復命乃顯耳嘉會爲美即亨不言所利即貞收斂之時神功寂若穆穆无言所謂四時有成理而不說也能以貫至此大矣哉贊乾元也 自疏 ○大哉乾乎下

前申言乾元之大此申言乾之大乾道生長遂成不屈處曰剛不息處曰健不偏邪處曰中正不駁雜處曰純粹而總謂之精周子太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老子其中有精其精甚眞是也六爻發揮揮動也散也動而散于諸卦皆曰旁通不但乾之六爻也而總謂之情中庸喜怒哀樂發皆中節是也精是情之凝聚結實處情是精之流動圓徹處 自疏 ○情者時爲之也時乘六龍下申言聖人合天之旨雲行雨施品物咸亨前屬天道此即天即人矣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此承上乘龍御天申明發揮旁通之旨大明終始則德成矣惟隱而未見故行而未成非龍德有優劣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學聚問辯乾之知也寬居仁行乾之健也陽性

躁故居之欲寬勿助勿忘是也前云行此四德

此獨言仁乾元統天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三九四皆重乾故言重剛三不中過乎下卦之中也四不中不及乎上卦之中也過則憂不及則疑然憂所當憂卒于无憂疑所當疑卒于

无疑故皆无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同聲節釋利見此節正釋大人天地以理言故曰德日月四時鬼神以氣言故曰明序吉凶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皆天也大人合天故无不合下復推本先天以及後天先天太極未分生天者也後天吉凶已兆御天者也惟先天而天弗違乃能後天而奉天時先天无時可言 自咏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爻詞中曰見曰大明終始曰知至知終此又疊言知退知亡知失知是純乾全體血脉所謂乾則易知也不知則爲亢爲悔知則爲无首爲不失其正貞者正也乾元之用所歸宿也兩言聖人有咏嘆淫佚之思初曰潛之爲言上曰亢之

爲言初上包括六爻故其辭首末相應或曰聖人不辭亢亦不必辟悔故曰其惟聖人詳玩爻辭竝无此意夫往來不窮者易也若如此說則不窮者窮矣六龍无轉身之地而上九一爻乃死句矣三句之逆不必有文德之數耄期之餘不必有禪受之事寵利可以久居明辟可以无復悔可勝道邪其何以爲聖人或曰湯武放伐非聖人之亢與曰此乾道乃革時事德之愆也孟津之再會也疑之也非亢也且亢者无位无

民无輔而以湯武當之不倫甚矣 自疏

坤 ☷☷ 坤下坤上

坤从土从申、陰起于午。至申而三。坤三畫皆陰。故从申也。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之元亨、卽乾之元亨也、不曰利貞、而曰利牝馬之貞者、乾之利貞。專主成功。坤道无成。不得自爲貞。而以從陽得正。爲貞。如牝馬之從牡也。

馬順而能健。牝尤順。又牝馬既從牡矣、他牡欲犯之、輒蹄齧不可近、最爲從一而貞者。故取以配乾。君子有攸往下句總起下文。自體坤者言先後倡隨之義。後得主利言利在得主。不利爲主也。四時天行。四方地維。故乾以元亨利貞名其行。坤以西南東北表其維。坤居西南。巽離兌三陰屬焉類也。是爲得朋。艮居東北。乾坎震三陽屬焉。非陰類矣。故喪朋。貞曰安。所謂不習无不利也。惟安貞乃能永貞

王弼曰。陰之爲物。必離其黨。之于反類。而後獲安貞吉。正義云、若二女同居。其志不同。必之于陽。是之于反類也。凡言朋非惟人爲其黨。性行相同亦爲其黨。假令人是陰柔而之剛正亦是離其黨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

无疆、

乾坤无二、元氣之所始形、卽至焉其資生也。乃順而承乎天也。順積而厚載物之德合乾无疆。含蓄而極其弘靜翕之量也。光華而極其大動闢之化也。品物咸亨。咸訓感。從天施下。故于品物言流。從地受上。故于品物言咸。此坤合天之亨。亦无二亨也。牝馬從牡行地无疆。地道承天。其順相類。行地无疆。謂健也。程傳云。非健何以配乾。未有乾行而坤止者是也。以上釋元亨利

貞二句以下釋君子所以體坤者失道失牝馬之道也得常得牝馬之常也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非得吉而喪凶也孔子恐人誤認其意故釋之曰陰當從陽西南得朋雖與類行不能有生物之慶也東北喪朋得乾爲主乃終有慶耳参同契言雄不獨處雌不孤居以明牝牡竟當相須假使二女共室顔色甚姝蘇秦通言張儀合媒推心調諧合爲夫妻敝髮腐齒終不相知正是此理剝卦五陰獨三與上應孔子言剝之无

咎失上下也言其失却諸陰而獨應乎乾所以无咎即此意體坤如此則貞而且安坤道全在君子矣故曰應地无疆天言御統御之意地言應效法之意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王弼云地也者形之名也坤也者用地者也夫兩雄必爭二主必危有地之形與剛健爲耦而以永保无疆用之者不亦至順乎

地以形載重坤綿亘磅礴故曰地勢坤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案正陰始凝也上誤增堅冰字）

坤初六陰始也即姤之初爻于時爲五月而云履霜堅冰至者于寶謂五月陰氣始動于三泉之下而漸至于履霜堅冰皆指未然而言

王伯厚曰乾初九復也潛龍勿用即閉關之義坤初六姤也履霜堅冰至即女壯之戒

有陽不可无陰有雨露不可无霜雪故隕霜不殺春秋必書桃李冬華史冊所異陽氣發陳全

賴一番寒徹只在順陽與不順陽耳順則肅殺即是陽生不順則陽生變爲肅殺而順不順必須辨之于早履霜堅冰至正辨之于早者履者牝馬之行六爻皆其履歷之地而初爲下爲足故以爲象諸卦初爻多取象于履噬嗑離皆是也象曰馴致其道馬調良曰馴即牝馬也致其從陽之道自履霜至于堅冰而无不順所謂得主有常也初六一爻總括六爻與乾初九一爻同近說不達馴致之義以順乃順陰故有此戒

詞彖明言順以承天不承天即逆何以名順豈
坤道有二順耶 自疏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
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此爻居中得位極于地體故盡極地之義自其
有施即受有受即生陽氣到來更无壅閼曰直
自其布陽氣于四方周正圓缺曰方自其厚德
載物配合无疆曰大直方而坤之至為乾之大
矣陽大陰小陽動陰靜今言大言動皆主從陽

而言此直方大本自太極所分何待于習不習
而利其安行之聖乎象于六二提出動字葢坤
之直方大不可見動而承天乃見之光即化光
陰虛受陽如月附日全體皆陽光光即文也
胡氏曰乾五爻皆取象惟九三獨指其性體剛
健者言之坤五爻皆取象惟六二獨指其性體
柔順者言之又云三多凶故聖人于乾坤第三
爻其詞獨詳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
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六三處下卦之極而不疑于陽雖位不中正惟
以牝馬行之剛柔相雜曰文文之成者曰章剛
動柔縕之含章也可貞即貞可發則發下即以
或字接之或者不敢自決之詞從者不敢造始
之意一事而始之終之曰成萬物資始于乾坤
特資生而代乾終事耳故曰无成有終象曰以
時發者待六五之時而發于事業也知光大者
時發從王固是坤能實本乾知葢乾知坤能實

非截然為二故乾于四德曰行坤于光大曰知
胡氏曰陽主進陰主退乾九三陽居陽故曰乾
乾其德主進也坤六四陰居陰故曰括囊其位
主退也乾九四陽居陰坤六三陰居陽故皆曰
或進退未定之際也特其退也曰在淵曰含章
惟進則皆曰或聖人不欲人急于進如此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六四上下皆陰闔而又闔明非君子向用之時
苟有不慎自見其美取咎取譽皆非從陽之道

惟牝馬行之愼藏其美如結囊之口視含尤密
矣坤中虛囊象坤三索得兌兌爲口有含意一
索得巽巽爲繩有括意易多言无咎此曰无咎
无譽者莊子云名者相軋也爭之器也嚴君平
云予我名者殺我身故有譽即有咎羑里之難
天王聖明居東之歸赤舄几几以避譽也正以
免咎也葢下卦之初巳有堅氷之慮復爻一坤
險勢愈盛安得不愼耶象曰愼不害言其无失
不言有得得則譽矣

胡氏曰六三含章六四括囊葢六三以陰居陽
猶或可出而從王事六四以陰居陰惟可括囊
不出而已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大傳垂衣裳而天下治取諸乾坤葢合二卦上
下相重而取象乾爲上衣坤爲下裳也周官內
司服掌王后六服四曰鞠衣注謂黃衣也詩綠
衣黃裳綠衣喻妾黃裳喻夫人言黃裳于坤六
五則知爲乾九五之配矣坤純陰嫌于言君又
不可以臣當之故取象于后以存君位又嫌于
敵乾故象下裳示坤當下于乾也聖人謹于君
臣之辨如此

文在中者六二中而不文六三文而不中故直
方但言其德之中含章但戒其華之露惟六五
當之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
窮也

此順道原始要終馴致其道至堅氷也舊說皆

以戰爲陰陽相戰血爲陰陽兩傷履霜之初巳
能早辨豈至爲亂臣賊子之事況陽爲氣安得
有血乎惟陰窮于亥下伏乾龍窮陰薄陽戰之
象國外曰郊郊外曰野坤位未申之維而溢于
酉戌之閒于野之象其血玄黃者乾動則震震
爲龍又爲玄黃葢坤終而乾又始矣初辨于早
上辨于疑牝馬之貞到底不迷如此象曰其道
窮不言窮之災者從陽之德雖窮而无悔也 自

疏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此明用六之義爲全易陰爻之例乾位六而爻用九故陽以无首爲吉坤位六而爻亦用六故陰以永貞爲利永貞者陰以終陽亦永貞此早辯之一念而已陽大陰小故曰以大終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此申全卦之義柔靜本是坤德惟順天而動故剛而能方剛即直也後得主而有常承動而剛

合萬物而化光承靜而方乾道剛健中正純粹精坤只在順時乘時行總一時而已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氷至蓋言順也

德莫善于順莫不善于不順順之積積善也不順之積積不善也餘慶餘殃于此分途而積必由于漸亂臣賊子只不順一念爲之造端緊關全在早辯從一念之微以乾知辯勘不使無主而昧履霜堅氷至乃順陽第一義故曰蓋言順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二其字俱指六二坤之直乃其心之正也坤之方乃其事之義也變正爲敬敬是正下手工夫不踰之矩有方象直內與乾同體方外與乾同用健順配合夫又何孤不疑其所行者坤行承

乾知無可疑也又乾四以陽居陰坤三以陰居陽故皆曰或或之者疑之也六二以陰居陰居中得正何疑之有上六疑于陽何也不疑者坤之動也疑者坤之窮也並行不悖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爻言无成此言弗敢成原坤從陽之心也亂臣賊子只是敢之一念老子所謂勇于敢則殺也代有終者代繼也陽施盡則無繼矣陰受其荄

實而胎養之以待嗣歲之復生所以繼之使有終也

乾能始萬物而已必賴坤以作成之代終之終正對乾之始而言董子云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爲也地不敢有其功名必歸于天故曰天風天雨下事上如地事天可謂大忠矣又以數言之天數終于九不足于終代其終者地十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

无咎蓋言謹也

陰虛受陽而曰閉者陽不下施陰無所受故也乾鑿度曰坤道有閉注云閉塞源脉性不發泄萬物不化名之括包大道將敗名曰道匿前言愼此申言謹所以明六四之順者至矣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坤爲黃五爲中中體虛明通徹條理爲通理六二直內方外兩致其力至五則內外通貫无所容其力矣正六五之位居下裳之體三之以時發者此其時矣在中之美无不暢發故曰美之至

朱子曰天地之間萬物粲然而陳者皆陰麗于陽其美外見者也六三六五皆以陰居陽故三曰陰雖有美五曰美在其中然三方進而位不中者也故雖有美而尚含之五正位而居體者也故美在其中而發于事業

陰疑于陽必戰爲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

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坤之上六猶乾之上九也九過五則必亢六過五則必戰此法象自然之數聖人不能違也陰疑于陽者陰數巳極得主者疑主矣陰竆于亥下有伏乾竆陰薄陽故曰必戰爲其似于无陽故稱龍猶十月爲良月暢月也竆上反下離其類矣類卽與類行之類乾猶下伏將離未離故稱血玄黃者天地之雜天玄而地黃申解雜義

健順皆純何以云雜純以不易之體言雜以變易之用言乾與坤雜則爲震爲坎爲艮坤與乾雜則爲巽爲離爲兌由是六子用事而乾坤之德終始不窮故雜者易所以窮而變變而通六十四卦生生不易者也繫辭下傳曰物相雜曰雜物撰德曰六爻相雜曰剛柔雜居曰雜而不越皆是此義時解不达雜義以天玄而地黃爲不得相雜是必獨陽孤陰而後可也造化不幾息乎

通六爻論之初言順之機二言順之體三言順之分四言順之時五言順之用六言順之窮

乾☰☷坤　乾坤反對之義

雜卦傳曰乾剛坤柔

六十四卦以陰陽爻位反對者惟乾坤坎離中孚頤大小過八卦屯蒙而下五十六卦則以上下反覆爲反對文中子云反者道之動程伯子云道无獨必對通乎反對之義而天下之能事畢矣

以二卦爻位論之初陽方長欲其勿用初陰始凝辯其堅氷乾本生知亦不廢信謹之功坤雖學知亦有不習之利九三乾道乃革則有日夕之惕六三下卦已終則有代終之美九四重剛欲進則疑以止躁六四重陰再闔則括以杜機九五以中正發九二之君德六五以中正發六二之至美上九亢而窮動則有悔上六疑而窮雜則自交總之純乾純坤德无不善他卦有吉有凶者皆乾坤之偏氣也 自玩

屯䷂ 震下坎上 互坤艮

屯蒙何以繼乾坤上下體之有震坎艮也震始交坎次之艮又次之先屯後蒙○長幼之序也○長子以建侯經綸次子以剛中克家少子以童蒙元吉、三男用事、作君作師、乾父坤母之權有所專托矣不用離巽兌三陰者○開、闢之、初○陽德、方興○羣陰盡伏、也○自屯蒙至師比、凡六卦皆以坎爲用者○坎陽○之○中○震艮陽之偏也○坎爲最貴、其本體之爲習坎者、居上經諸卦之後、其用體之分上下者、居上經諸卦之先、故坎者、上經之綱領也

屯从屮一 一地形也屮穿地尾曲未申也法言曰春者木之芚古旾字从屯从日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卦中具乾全體而震之初九乾元精神全彪昜故亦曰元亨利貞但一陽在下遇坎互艮而震性好動故勿用攸往然初陽得正爲亨屯之主利早建之以從民望建侯繫于天造之下明侯之爲天建矣屯豫皆言建侯者震爲長子代父主器下承互坤也亨屯之道惟正能正不正故曰利貞惟不欲速能成大功故曰勿用有攸往惟有主能繫人心故曰利建侯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乾坤之後震爲始交坎爲難生凡物胎卵難出○勾萌難申○以致世變難平○紛紏難解○皆難生也○動乎險中必能出險已有大亨貞在內雷雨之動覆釋亨義動而至雷雨滿盈則通暢之極矣凡坎在上體者象水之氣升而爲雲屯需是也坎在下體者象水之液降而爲雨解是也今在屯而曰雷雨滿盈者自其動後言之也震爲蕃鮮草象坎水內暗昧象震動坎勞不寧象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草昧天造也經綸大人造也經象雷之自斂而分綸象雲之自散而合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

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卦辭有專主成卦之主而言者周公首于此爻
發之礐大石也互艮之象桓鄭表大木也震木
之象初有碩大之德而在下如柱石之在土中
難進之貌居貞利在我建侯利在民卦言利建
侯其事也爻言利建侯其人也爻曰居貞象曰
行正居者身行者志也不欲屯膏所謂正也陽
貴而陰賤一君而二民初以一陽下四陰濟屯
本領在此

王弼曰息亂以靜守靜以侯安民在正弘正在
謙爻備斯義宜其得民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
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
常也

初大得民得二四也二雖應五而實比初屯如
邅如乘馬班如者震爲馬作足班者分布不進
猶班師之班乘剛之象二雖乘剛而初九以貴
下賤其求二之心不異于求四匪寇也乃婚媾
也而二守貞不字曰女子剛初爲丈夫矣坤數
十待初歷互坤而上動乎險中膏不屯矣而後
字之不可謂非剛于擇主而象謂之反常者反
其二五正應之常也管仲相桓公魏徵事文皇
似之九五小貞吉指二也而隱其辭于本爻聖
人爲常道慮深矣　白疏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舉正以從禽也上脫何字

二四上才位皆柔不能進者三才柔位剛居震
之極无德而有求民之心无應而舉濟屯之事
躁于進者即鹿无虞入于林中之象鹿當作麓
艮山足曰麓三當互艮之足麓象也虞爲虞人
艮爲木堅多節震爲蒼筤竹皆林象三在震動
艮止之交曰幾舍之不往非知幾之君子不能
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其庶乎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
往明也

六二乘震馬六四上六乘坎馬而皆言班如者三爻俱陰不能自濟必依于强屯難之時君擇臣臣亦擇君也四初正應初以貴下賤求爲婚媾四往而與之共濟剛柔相得膏雨充屯矣故吉无不利吉以剛柔相得之善言利以濟屯之功言或謂四求初陰无求陽之理凡與以貴下賤之旨不合謂往五屯膏之主其不能濟屯明矣而合初往五可謂明乎但易以自內之外爲往今四言往者據我適人爲往與需上六言來

據人適我爲來皆變例也勿用攸往者初陽未壯時當磐桓也往者萃氣相應義當進取也此非知人審勢不能故象曰明尚父後車孔明三顧當之自疏

胡氏曰男下女爲婚初下二婚媾也二之不字非應也初下四婚媾也四之往者應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卦惟二陽而初得民五屯膏者震陽動坎陽陷也坎爲雨陰雨爲膏陰陽和而後成雨九五高而无民雲不爲雨其膏屯矣小貞爲六二大貞謂九五雖位皆得正而二有十年之字故吉五屯其膏羣陰不附適爲得民者雷雨之資故凶象言施未光爲二陰所掩必待初之動而光也

胡氏曰學易者貴于觀時識變卦有二陽初陽在下而衆方歸之時之方來者也五陽在上而陷于險時之已去者也時已去雖陽剛亦无如之何矣故凶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上六處險之極三非已應五不足歸又去初甚遠班如之馬將安之乎泣血漣如坎象坎心憂也田橫隗囂之徒似之

蒙 ䷃ 坎下艮上　互震坤

蒙从冢取冢覆不明之義加巾爲幪加水爲濛加目爲矇皆是也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

告利貞

全卦以九二爲主故彖辭專以九二言蒙非亨也而何以亨蒙自有亨通也孩提知能達于天下如山下源泉雖止而未達原有盈科放海之勢特在發者因其求而導之耳故曰非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童蒙謂五我二自謂也初指初陰眞心未散懷誠而來求決所疑爲初筮二陰爲再指三三陰指四在山泉水淸出山泉水濁濁則山下之泉轉爲溝瀆矣豈得與初筮同告乎

蒙心本正曰利貞 日號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山下有險內險不可處外止莫能進未知所爲蒙昧之象蒙而亨者九二以亨之道行有剛中之德而以時發之也記曰當其可之謂時孟子言孔子聖之惟時中能合一卦之蒙中處童蒙求我者眞心相契不戒以孚如桴鼓然故曰志應若我求童蒙則爲有心之感矣初筮告者九二剛中有源之泉也以有源之泉觸彼初筮之泉告之以身不言而喻矣再三瀆不告者泉變爲瀆而復告之祇益其瀆耳故不告也以上總釋蒙亨蒙以養正釋利貞言蒙即人心之正養者勿强其不求勿失之于初筮勿亂之以再三因其固有通其天眞即直養无害之謂聖通明之稱蒙聖之反也而曰聖功者以蒙

養明是謂眞明含蒙求明去聖遠矣中庸曰闇而章老子曰明道若昧皆此義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其一未散其勢未達觀其勢之未達即果行以濬其流觀其一之未散則育德以敦其化艮山惟靜止則泉源之出者无窮有止而後有行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此初筮告也初六孩心未散蒙昧未通啓而廸之若發覆然刑人可儀刑之人與刑于二女同義指二初與二最親象曰以正法者以巳之正法教人所謂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也坎爲桎梏物欲糾纆之象禁于未發之謂豫刑之于初所以說其桎梏也過此以往則成遠實之困蒙矣兩吝字相應舊解以刑人爲用刑罰之人非也敷教在寬而後有朴作之刑入學以齒而後有不變之罰觀擊蒙在上九則初非刑罰明矣自疏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此一卦主爻總攝四陰○陽畫連亘包象包魚包瓜取象同包蒙包上下四陰三勿用取女而言包者不屑之教誨也四獨遠實而言包者中養不中才養不才也納婦指六五五五坤終以陰應陽有婦道二居坎下以卑承尊有子道包與納二虛能受之象克九剛能任之象剛柔接者五以巳之柔俯順于二以與剛接二以巳之剛仰承于上以與柔接所謂志應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此與四爻所謂再三瀆瀆則不告也三與二比三五坤初爲女又變巽爲長女二五震代乾金夫象二包蒙者而勿取乎三何也以其見金夫不有躬也蒙心漸破知見横生金夫雖曰發蒙如以手指月欲人因指看月耳而不有其躬何

異覩月而忘指哉故道莫妙于昧莫病于見見最難破必須上九之擊以濟包蒙之窮自疏

舊說以上九爲金夫女往求男爲行不順與卦義无涉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六四當艮之下是爲山足牢不可移之象困不復進故吝象曰獨遠實者陽生爲實陰消爲虛初承二三乘二五應二六四皆无之也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此童蒙求我也艮少男爲童兼坤順艮止二德巽以志應言蒙謂之童者養得其正渾然天眞所謂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也

王伯厚曰童蒙應于二之剛則吉養之早也童觀遠于五之剛則吝見之小也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卦中二陽二剛師也上嚴師也剛師主包嚴師主擊艮手擊象上與三應擊蒙擊三也擊其見也擊其見而所恢來者○暫地剗絕矣○爲寇猶爲禦君之爲禦寇猶禦人口給之禦種種知見到此情枯智竭无理可申正是擊蒙妙用楞嚴咄此非汝心使聽者叟然驚怖而宗門機用至于訶罵皆擊法也三言不順五言順以巽上似逆而實順順者順其所養之蒙也

易簽曰初六之蒙自二發之内障也見少有著即性之牿必脫之而天乃不鑿六三之蒙自上擊之外障也見有可欲即賊之賊必禦之而人乃不侵合而論之互鄉之見初筮也未嘗无誨包蒙也伯禽之抗納婦也不言何述見金夫也故進之困蒙也夢求訪落童蒙也楊墨之言盈天下辭而闢之擊如禦寇也千古師道盡此矣

自疏

屯䷂䷃蒙　屯蒙反對之義

雜卦傳曰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屯蒙皆一陽爲主震一陽見于二陰之下而居貞固守故不失其居坎一陽雜于二陰之中而治之使剛故著

屯蒙皆坎水屯則雷雨之水爲濟世之甘霖蒙則源泉之水爲作聖之眞脉

周易捺卷之二終

周易揆卷之二

明　嘉善塞菴錢士升著

需 ䷄ 乾下坎上　互兌離

需者造化自然之候也陰陽寒暑以需而移人物少壯以需而進道德功業以需而成浮躁不可以致遠急促不可以令終聖人所以貴需也卦取乾下坎上者天下至健者莫如乾能需者亦莫如乾卦有過人之力量未有能堅忍寧靜者也

五十變爲泰天地之交直少需耳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此卦坎中一陽即乾中爻金水同體一體相信乾陽以坎陽爲主坎陽以乾陽爲援有孚之義不特孚于三陽二陰之爲險者亦爲所孚觀出穴入穴可知惟孚則陰不揜陽陽光自著陰不陷陽需道自亨所以貞吉乾知坎險涉川之象蹇解諸卦止有一陽共濟又多不在應位惟需有三陽之助二又相應只在坎陽能需耳故九五一爻爲成卦之主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坎險在前而乾知互離然有定力故能不陷義不困窮即亨義此以內外二象言位天位以正中專以九五言位天位以正中即乾五位乎天德自訟下卦之坎位居需之上卦故正而又中在訟止可言中不可言正矣人見奮發敢爲者

爲有功不知能需者之往却有功只能需便是氣力氣力全者未有不濟險者也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凡風雨雷霆大都迅疾惟雲舒徐容與故取爲需象下坎互兌飲食之象身安曰宴心恬曰樂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濟險全在閒暇一張皇便錯范蠡之沼吳也曰王其與大夫觴飲毋忘國常謝安之破秦也寇準之却虜也一遊墅決賭一酣謔歌呼皆得

宴樂之意 自疏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凡言郊者由主爻取象○同人以二爲主○上去二遠○故上爲郊○需以五爲主○初去五遠○故初爲郊○但乾初如壯之壯于趾夬之壯于前趾皆失之躁利用恒无咎欲其久于郊以遠六四之難也未失常者凡乾初皆有潛而勿用意○不失其勿用之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沙爲水中之陽九二應五之象小爲陰指六四互兌口有言象乾之欲進坎皆不樂也而四坐坎始當三陽欲進之衝能无言乎然陽德寬衍又在下卦之中卒能致六四之順聽故終吉王註近不逼難遠又後時履健居中以待其會是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三與坎接泥象致如春秋師之致漸三五坎曰利禦寇需三逼坎曰致寇禦寇者艮剛而能止致寇者重剛而不中也致之一字責在三矣象曰災在外四在卦外三自逼之也不言凶而言敬慎不敗者五實需三陽以濟非阻其進也乾三日夕乾惕互離履錯然敬之皆敬慎之象初如太公待天下之清二如狄梁公之反周爲唐三不敬慎則東漢李膺范滂之罹禍矣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三陽曰犯難曰有言曰致寇皆由四穴于五與三之中也而初恒二衍三敬慎各得需道陽德上升自不可禦坎爲血卦四摂離成麗麗體成而坎體隱聯合上下爲相須之人處血之地得需之義需于血出自穴之象坎爲隱伏兩偶陷陽象穴九家易云雲從地出上升于天莫不由穴自上而下曰順坎爲耳聽象蘇解四抗陽而傷不勝而避似非順聽之旨 自疏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孫互離坎水在火上酒食之象需者飲食之會禮速客之辭主人須矣三陽方來爲客五爲主人具酒食以需之然非九五中居正位亦不能主持三陽而使之進欲享安樂之慶得乎故曰貞吉大抵處險之道可爲而爲集其人修其具須時而發役不再舉三陽遇險而能需者也五陽處險而能需者也遇險而能需則不至犯險處險而能需則又將出險矣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上險已終出无可之乾陽已至无所用需故入伏于穴四之出避陽而去也此之入安陽之來也荀爽云需道已終雲當下入穴也三陽徐徐而來爲不速之客三人四爲五順客于將來之先上爲五敬客于既來之後非惟九五之吉上亦吉矣故曰終吉六居九五上爲不當位幸需道已成陽進陰消能以大終不至先迷失道耳

合六爻論之三陽剛而能守乾之健而知險也二陰柔而不競坤之順而知凶也君子以需得遂其進小人以需得安其所需有孚光亨以此

訟 ䷅ 乾上坎下 互離巽

此卦是聖人使民無訟之義故六爻全不向曲直剖斷只是訟便戒以凶不訟便許其吉時解因彖傳上剛下險遂以上剛乃聽訟者下險乃訟者不知上下謂卦體猶言內外非人有上下之分也爻象皆言訟、言聽訟九五屬君非聽

訟之官上九終凶何與聽訟之事只誤認上下二字故與爻辭相刺謬耳 自疏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訟有孚窒惕中吉皆以坎中一陽發義坎中陽實有孚象一陽陷於二陰窒象坎爲加憂惕象剛來居二中象終凶指上大人指五乃使民無訟者非以能聽爲明者也坎爲大川需乾下坎上陽進而出爲光爲亨故利涉訟乾上坎下陰退而入爲窒爲惕故不利涉

需言利涉者以涉川尢貴于能待也此言不利涉者以剛乘險以實履陷也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上剛下險只就訟者一人言九二曰剛來者坎本坤體乾一畫來居其中則爲坎故曰剛來蘇解凡易之所謂剛柔皆本諸乾坤乾施一陽於坤而生三子凡三子之卦言剛來者明此本坤也而剛來化之坤施一陰于乾而生三女凡三女之卦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是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一生水始本一氣一麗于形天上行水下潤天道西轉水流東注違行之象人我本一體但有形骸便生爭競由是彼此相違而訟端起矣謀始者乾知大始坎心作謀不爲形區類別之見反于无人无我之初兩不違悖訟端自息中與終不必言矣此自訟之學無訟之道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此謀始不終訟者訟生于險險陷莫如下六居坎初故爲訟始所事謂訟小即六訟必始于言六居險而柔非克訟者故曰不永所事雖有言終吉初而許以終吉者因其始知其卒也象曰其辯明辯即坤早辯之辯謂于吉凶之幾辯之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此有孚窒惕中吉者不克訟謂不肯任訟非謂訟不克也正是窒惕處與九四同稱不克訟者訟惟上九健極克之兩爻皆以剛居柔又皆互離知終訟之凶而二尤居中位故皆不克也歸者以中應中乎于乾也逋者入險出險去乎坎也坎本坤體因乾再索而成坎坎去則復爲坤矣坤爲邑爲戶有三爻坎爲眚坤復坎滅故曰

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蔡氏云隱兩柔之中有逋竄邑內地退處卑小故无眚亦通蘇解謂初六與九四正應非九二所宜有六三與上九正應非九四所宜有而二與四皆以近而强求之故訟此亦一說但彖謂二剛來而得中不應有强求乎初之事雖卦爻各自爲義不應矛盾至此此益煞認訟義不得不以某爻實之不知訟乃卦名非實指某爻與某爻訟也象曰以下訟上乃反言以明九二之无訟亦非謂下與上訟乃與人爭而訟于九五也 自疏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三與初不言訟者六爲陰與九二九四不同也舊德坤也坤中爻動而成坎初與三皆坤之舊曰貞曰或從王事无成卽坤三舊文故爲舊德食舊德卽是貞乘承皆剛故厲柔體不爭故終吉王指五王事與初爻所事之事同

飮食必有訟如虞芮爭畔甘闞爭閻雍邢爭鄗皆是食舊德謂食邑也九三邑戶亦食邑也九四復卽命復安其所受之爵命也但能退處卑約素位无求爭訟何由而生乎 自疏

九四不克訟復卽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卽命渝安貞不失也

諸爻皆以祿位爲象二曰邑戶三曰食上曰錫帶則四之命亦爵命也互巽爲命又巽爲不果健變爲巽爲渝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此利見大人也初辨於始二逋於中三食於舊四安於貞皆非健訟者而孰使之無訟則九五也九五之訟自訟也湯之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武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也自訟所以使民無訟也故曰元吉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此處健之極克訟而終凶者乾爲圜帶象互巽命令錫服之象互離居下卦終朝象又居三三

象即有鞶帶之錫而不免三褫以視不克訟者孰榮孰辱耶初小有言即不可長防訟之始也上雖得服亦不足敬惡訟之終也

需䷄訟 需訟反對之義

雜卦傳曰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乾止坎下故不進乾違坎去故不親

師䷆ 坎下坤上 互震坤

不曰兵而曰師者師者人民也天心至愛莫如人人主至重莫如民惟容民以畜其衆用兵聖人之不得已也不得已而用之在得賢將和人心勿以必進爲勇勿以多殺爲功中四爻之兵具矣人和爲用武之本故初以律小人爲好戰之謀故終垂戒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止言貞不及元亨利者兵非一元生育之事故不言元不以亨利誨天下者懼其貪功害生靈也只一貞字盡師之用弔民伐罪正也丈人長老之稱即爻所謂長子長子代父亦家中之長老也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能左右之曰以一陽而五陰皆所爲以也剛中無應則權輕而將無威行險而不順則師出而衆不附四義已盡行師之道互震爲行有行險

象周禮瘍𤸃以五毒攻之師曰毒正聖人不得已之意又古文毒與育同列子亭之毒之注亭以品其形毒以成其質亦育意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水在地中人見地不見水兵在師中敵見師不見兵地不見水而隨地可以得水敵不見兵而因民可以為兵故容保其民所以畜聚其衆也聖人之妙於取象如此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

也

此言出師坎為律六居初為圖數一六在下之象水一生六成位當黃鐘故象律言得人心之和也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宮則軍和商則戰勝角則軍擾徵則將急羽則兵弱史記律書六律為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故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皆原于此師克在和以律出師王者所以無敵也失律則否臧矣故凶否臧謂不善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此主爻為大將一陽統五陰惟比為宜耳勞謙由豫已非人臣所安況偏然居中如二乎然卦則師也爻則以外將軍制之惟在師中乃吉无咎以王有錫命也不命則為公子翬之帥師矣公之繫此爻也其在破斧缺斨之時乎象言承天寵者懷萬邦之心天心也以天心行天討則三錫之寵亦承天寵矣按彖言剛中而應象言以行中也皆謂九二則師中之中其義可知言在

師而能中威愛兼濟不至過舉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此善戰之將三失位乘剛故有輿尸之凶坤為大輿坎為輿為血殺戮過當積尸輿上之象老子曰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又曰禍莫大于輕敵抗兵相加哀者勝矣人知有功為功不知有功之為大无功也 自疏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此節制之將偏將軍居左備師四是也四以陰居柔左次以受二命故无咎吳氏謂兵家尚右右爲前左爲後師三宿爲次知難而退師之常也故无咎亦通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舉正利執之誤作言

此命將之主二五正應易以二爲田恒四應初曰无禽陰虛也此五應二曰有禽陽實也上下

皆陰與小過同禽象互震爲聲執言之象此師之貞也丈人自軍中言長子自君父言弟子謂六三以坎爲坤之子震之弟也雖正亦凶此申言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此言班師上爲宗廟乃論功行賞之地曰天曰王曰大君諄諄明五之爲主二之非擅也前命命之出師此命命之正功始以正行師終以正論功師之貞如此坤爲地爲方國象變艮爲門闕家象損卦艮變坤曰无家此坤變艮爲有家開國承家屬上有命小人卽弟子此因論功而申勿用之戒蓋致其憂于功成之後恐後來喜事好戰又開兵端非至此始不用也錫命在于懷邦懷其邦之民也勿用恐其亂邦亂其邦之民也師始師終歸于容民畜衆而已

比 ䷇ 坤下坎上　互坤艮

比卦五陰比一陽凡卦爻剛柔以一爲主二則

分一陽則衆陰比一陰則衆陽畜一陽之卦六復師謙豫比剝也惟比當位最吉

凡卦六爻貴于正應惟比專以比五爲義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舉正比吉吉字下誤增也字

凶生乎乖爭親比則吉比曰輔者坎坤皆有輿象坎剛在上如車坤衆順從如車有輔也比固

爲吉而人情或流爲私昵雜爲驩虞最易有咎必須再三審卜有元永貞之德乃可无咎原再也卽記未有原周禮原蠶之原蒙之初筮問之人者也不一則不專此之原筮卜之我者也不再則不審一陽爲元正坤交坤爲永貞乃乾坤合德者不寧者考工記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謂諸侯不朝貢者凡陽畫象夫陰畫象婦上六以一陰乘五陽故曰後夫凶鄭生說田横天下之後服者先亡此之謂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物之親比者莫如水之于地子夏傳云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莊子云水之守地也審正比象也坤爲萬國比不言親民而曰親諸侯者親諸侯使各親其民則萬國莫不比于上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坎中實初六陰虛而謂之有孚者中虛信之本故小畜六四亦曰有孚初于五最遠而能比之擇主愼始庶无後夫之咎坤爲缶虛象積誠盈缶則實矣非特无咎又有他吉初六不與五凶故曰有他大過九四有他吝中孚初六有他不燕皆指非應而言但彼則戒其有他向之凶此則許其有他至之吉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內外以卦體言二以應五而內比四以承五而外比比皆得正故皆貞吉四爲三公二爲賢士二之比五古有自東海北海而來歸者似之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三於五非近非應又互艮止不比五而應六比乎後夫矣曰匪人者言其與禽獸無擇也故五爻曰失前禽坎陰陷陽師上視三爲小人比三視上爲匪人一義也不亦傷乎對无所終故曰亦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四近君乃聯合上下以歸五者剛中故稱賢位尊故稱上范增守猴待斃○匪人之傷也○韓信棄

楚歸漢外比之正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舉正舍逆句誤在失前禽上

陽剛中正凡卦五位皆然而莫盛於比蓋衆陰皆伏九獨居尊上下无陽以分其民聖作物覩之象顯比者王中心無爲顯然以元永貞之德親比天下如太陽普照萬物畢附而來者後者皆無容心也三驅之禮三面開前一面以爲門

自門驅而入禽之出者向我逆則舍之故無面傷入者順我而去故自膘達肩爲上殺舍逆取順以喩舍上一陰取下四陰上六體坎爲豕禽象上爻在五前故爻曰前禽畫卦在五後故象曰後夫舊解以前禽指初初巳比之无咎矣而目爲前禽可乎坤爲邑人田獵之時其民不期而至以使之者位正中故也三驅失禽見五無意得民而得之邑人不誡見民无心歸五而自歸帝王之比如此

師之田有禽害物者也比之前禽背巳者也在師則執之王者之義也在比能失之王者之仁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乾爲首坤承天有首也以大終有終也上六逆乘九五反坤道矣无首則无終故凶

師 ䷆ 師比反對之義

雜卦傳曰比樂師憂

比九五居上爲顯比之主故樂師九二居下爲

行師之主故憂

先王之制民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故比則衆在內一陽在上爲主君象也軍師則爲伍兩卒旅故師則衆在外一陽在下爲主將帥象也

先需訟後師比者乾爲主而先合乎坎故坤從乾而亦與坎合也師先于比者坎陽用事坤先合坎而後坎合坤母從子也

小畜☴☰ 乾下巽上 互兌離

陽德上進○易失之躁○須以陰畜之○畜者所以柔
其強而使之純粹也○乃聖人愛陽之至○非阻其
進也○有以艮止之二陰畜者艮爲陽故曰大畜
有以巽順之一陰畜者巽爲陰故曰小畜艮之
二陰其力分故陽進而與上九合爲何天之衢
巽之一陰其位正故陰進而與九五孚爲施行
之雨或謂小畜内卦不受畜又謂大畜爲陽畜
陽皆非也 自疏

易筌云畜字不是與陽爲敵而力止之如容民
畜衆以畜其德皆是包容養育之意此文王所
以善處商紂終其世不爲所毒也鄭康成解亦
曰畜養也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小畜何以亨彖傳釋義甚明三陽在下有上進
之勢一陰在上正鬱勃之時其象爲密雲不雨
自我西郊四本象風以其互兌而在天上故謂
之雲兌正西四在内卦外象郊至西而遇巽風

散之故不雨四爲畜主故稱我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
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
行也

六四以陰居陰卦无二陰以分其應上應指五
上二陽助其畜者也下應指内卦三陽受其畜
者也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者一陰之力未
足止乾必合五之剛中而成巽與健相當而
後畜之志乃行剛非一陰所能畜也健巽參而

畜道成○猶陰陽和而雨澤降○四以巽力之微畜
乾○陰陽未和○雲不成雨○尚往者○言陽雖遇畜氣
猶上進也○未行者○言陰雖主畜○未能雨施也○巽
畜乾其難如此未行與志行相應言未行則非
終不行矣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者天之命令也令行天上令未下行畜之義
風行天上天之文也造化之文皆巽風所變巽
順爲文德懿卽徽柔懿恭之懿小心服事文王

所以爲文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此初應四也初與四遇知往而有咎反循故道而復其所合進之宜故曰其義吉

按復自道程義皆謂進復于上以陽本在上之物故自下升上曰復似與尙往義合然五陽皆受畜于陰者進復于上不成畜義似當與復卦之復同陽雖上進之物而窮上反下正合反復之義故初與二俱以復言 自疏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此二應四也初與二同一乾體初旣復其自道故二亦連于初而復有牽之象亦者承初之辭言二亦未嘗失義也居中自守本无徵逐之情二四同功亦非无因之與故吉

復卦初與二言復言吉此初與二亦言復言吉復自道似不遠復牽復似休復休復以其下于初牽復以其連于初也程傳以二與五相牽攣然二與五无應二之牽復自係于初五之攣如自係于四 自疏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三重剛不中志欲上進有陵逼四陰之勢如輿之方行四脫毀其輻至於夫妻反目說輻者陽畜于陰而不得進也三爲夫四爲妻陽不平其畜而與之爭故反目也乾爲車三陽同體輻象互兌毀折說象互離爲目巽爲白眼反目象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

志也

此所謂得位而上下應也四強畜主其力甚微與三反目血惕可知惟虛中與五合志相孚是非以四之一陰加陽而以巽之全力畜乾矣三亦何能傷四四亦何所懼哉五四似坎坎爲血卦爲加憂血去惕出陰藉陽之力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此所謂剛中而志行也鄰指四四以虛中上合

五以剛中下比同體相孚其交攣固陽實爲富不獨富者施及于陰虛之四也巽體漸成密雲將雨畜道可成矣巽爲繩五四似艮艮爲手攣如之象

上九旣雨旣處尙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象曰旣雨旣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九五畜道已成至上九正健而巽畜而亨矣故密而未雨者旣雨往而未止者旣處所尙柔德累積而滿輿之說輹者亦旣載矣三言妻以相

敵言此言婦以相順言婦制其夫臣制其君雖貞近危故曰婦貞厲陰之盈盛莫盛于此故曰月幾望滿而又進陰疑于陽必戰雖復君子以征則凶故曰君子貞凶巽變坎成雨坎月互離日相望之象易中言月幾望者三皆對陽而言中孚言從乎陽歸妹言應乎陽此則抗乎陽也

易筌曰婦貞厲月幾望此文王三分有二之時也若更有所往則陰疑於陽臣疑於君非以服事殷之心矣故曰文王志在明夷道在小畜

履 ☰☱ 兌下乾上 互離巽

履不處主於行者也然初尙素履二尙幽貞三勇於行而凶四懼於行而吉五决於行則厲上反其初則慶故不處而未嘗忘處者履道也

履之道柔而已兌悅柔道也六爻中九二九四以剛履柔則吉六三以柔履剛則凶九五以剛履剛則厲皆貴柔也

履虎尾不咥人亨

彖重卦主六三履主也故彖辭專指三言兌位

西方虎爲西方之宿草卦兌上亦取虎象三爲虎口初與二爲虎尾虎之力在尾用尾則咥人兌在乾下兌口向乾有咥象履虎尾不咥人亨彖傳所謂說而應乎乾也三爻言咥人凶者彖以德言爻以位言

易之興也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履虎尾危之至也周邦居西故於西方之卦發折之象三致意焉九卦言處憂患之道以履爲首其旨深矣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柔履剛三履下二剛也說以據下以承上故曰應兌之說所以應乾而非道之說亦足以疚乾向非乾剛中正辯之早决之勇光明未有不爲所蝕者乾體互離光明極矣故履帝位而不疚 自疏

易乾居上者不獨一卦此獨言帝王者履辯名分故特稱之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不曰天上澤下而曰上天下澤者澤上乎天說而應乎乾也天下乎澤初往而上旋也履莫要于辯分尤莫要於定志六爻初曰願二曰中四曰志行皆定志也不定則爲三之志剛矣 自疏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此教出門第一步素白也西方色白素履而往不援乎上曰獨行

按素履之往卽素位而行獨行願卽不願乎外无入而不自得說之至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履道尙謙惡盈務誠惡飾二以陽處陰在內卦之中坦坦之象坦坦卽居易也二臣位而言幽人者以其无應于上雖處富貴淡然不以得失自亂故也不以紛華染其醇白之行則曰素不以巖廊損其山林之致則曰幽又中爻互離二居離下幽象也故歸妹九二亦曰幽人

兌說而應乾而初與二爻詞若與說應無關者何也說和說也說以和陽非以媚陽也初曰素履二曰幽人淡然坦然與上無應而其閒靜和平之氣已正物正能使乾剛自調正无心之說不應而應者若有說上之心胷中先自亂矣何以應乾 自疏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

也

此說以疚乾者兌爲剛鹵本非順物三以陰處陽正居兌口啞人之象互離爲目互巽爲股乘剛似震爲足行不中則跛視不正則眇而自謂能視能履才弱志剛驁然挾其一陰以君五陽而說人者變爲武人矣蓋伏猛摯於和說之中九四所以愬愬九五所以貞厲與 自疏

按眇能視二句照歸妹初二兩爻例看言六三之位如眇之不足以有明跛之不足以與行乃

武人爲于大君則不當其位矣 自疏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四當乾兌之交下臨履主乾首兌尾履虎尾之象按三爻下卦之尾也故六三曰履虎尾下卦上卦之尾也故九四亦曰履虎尾以剛居柔愬愬恐懼要終則吉所謂危者始平也初曰獨行遠君也此曰志行近君也

二與四同以陽居陰而二坦坦四愬愬者二得中四不得中也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凡貌柔而志剛者其始必能說人者也彼以非道說而我早決絕之不爲所係則陰柔蠱媚之徒不得障其光明也夬以五陽決一陰履九五似之故曰夬履夬履本正而謂之厲者三爲履主當權用事危機伏焉不得不惕厲也貞而厲所以履帝位而不疚也位正當與位不當相應 自疏

二與五各得中位而二貞吉五貞厲者二以剛

居柔五以剛居剛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初上履之始終也上居高視下審素履之祥而旋反焉初往終旋不忘於素正乾元反覆之道故曰元吉祥者吉之先機也在上而能下泰來之象故曰大有慶

上應三互離目視象履主行而先之視者不明則不能行也必視履如上九方爲能視若六三

何以祝哉

小畜䷈䷉履　小畜履反對之義

雜卦傳曰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以一陰畜五陽其勢寡以一陰履五陽不敢安處也

師比後乾方與巽兌會而成小畜履此長少二女代兄從父始入用然二卦中爻皆互離三女備矣

小畜一陰是巽風柔而善入履一陰是兌虎咥

而多凶巽春夏之交萬物炳蔚故大象曰文兌秋冬之交萬物肅殺故三爻曰武

二卦本純乾因一陰往來于三四之地變爲小畜爲履小畜乾在巽下恐剛躁易進巽陰自上止之履乾在兌上恐剛過難調兌陰自下和之畜六四以一陰畜五陽曰血去曰惕出履六三以一陰履五陽乃曰咥曰凶何也四柔當位三柔不當位也小畜履以一陰居三四之位爲卦主曰血曰惕曰跛曰眇謙豫以一陽居三四之位爲卦主曰亨曰有終曰繇豫大有得何也卦有小大辭有險易也

泰☷☰ 乾下坤上 互兌震

乾坤天地之泰初屯蒙人物之泰初有物此有養故需以養之養者生之源亦爭之端爭一生焉小者訟大者戰師以除其惡比以附其善畜以生聚履以辯治而後致泰豈一手一足之力哉

泰小往大來吉亨

天地間只一陽氣陽氣无一息不往來陽來即是陰往陽往即是陰來陽來萬物通暢而泰陽

往萬物消歇而否其實一陽而已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此以天道明人事也內君子外小人內者陽健而行事外者柔順而聽命亦非君子據于內而擯小人于外也消長積漸之義長極則盈消極則虛矣聖人之于陽也喜長而懼盈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陰升乾位坤女主故稱后乾坤而後陰陽之數至泰無過不及矣既泰之後制其過補其不及所以保泰也以左右民者乾左坤右左右之使不失其中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茹茅根初在下根象彙類也三陽同志俱志在外初爲類首已舉則從若茅茹也征行也上順

而應不爲違拒故征行則吉

初曰以其彙君子與君子爲類也三陽欲進而以之者在初四曰以其隣小人與小人爲類也三陰欲復而以之者在四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此泰主也全挕六爻包荒二字已盡泰義包如天之包地荒如洪荒荒度之荒馮河以下皆包荒之用雜兌河象雜震爲足馮象言九二聯在

外之三陰與之相應如徒步涉河无所疑忌陰雖遠而不遺陽雖近而不比不遐遺朋亡之象中行指六五中以行願尚配也卽尚主之尙此非心胸明闊者不能故曰以光大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陰陽之數至三而平過則必陂陰陽之運至三而極往則必復艱貞者互兌爲毀則艱難其心以防之互震爲動則堅守其正以持之所以无

咎勿恤其孚者孚卽四不戒之孚此時陰將用事泰漸入否何能无憂君子只盡人事以維天運于以食六五之福而已此立命之道保泰之極功也兌口食象天地際者三在下乾上坤之交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舉正皆反實也反誤作失

陽本上陰本下坤雖往而欲復其故處者中心所願也○四爲坤首又互震故與其鄰翩翩來下謂之不富者坤虛无陽坤交乎乾則陽之實卽其實矣惟其欲下則上下不交之漸故失實也時解陰來交陽不合卦義自疏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此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五爲帝位震象甲陽乙陰稱帝乙者六五爲陰主也女之少者爲妹二尚五歸夫婦之象福所[illegible]曰祉卽三之所謂福也二以泰寧之福致之五五既斂而復錫

故三得而食也象曰中以行願願卽四中心之願五亦欲與三陰同下而以柔中行之又得剛中之臣尚故元吉也九二爻詞詳言事不言福六五言福不言事君臣之道也

蘇傳曰古註乾樂上復坤樂下復而奪乾乾則病矣坤亦將傷焉使乾不病坤不傷莫如輔乾之意行其下復之願如帝女之歸其夫者帝女之歸也非求勝其夫將以祉之坤之下復非以奪乾將以輔之如是而後可

帝乙殷之賢君書云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
德愼罰是也舊以帝乙爲成湯誤矣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
復于隍其命亂也
三恆于始曰无往不復上極於終曰城復于隍
坤土在上城象互兌隍象城復于隍猶上之下
而爲姤也坤爲師互震動有行師象戒以勿用
者乾當來上不可用師而拒之也坤爲自邑與
比邑人不誡同義四以兌口告上以坤文命三

陰自相告命以圖下復不特與乾絕不相通而
六五之君亦不能爲主矣故曰亂命君子至是
雖不遐遺亦末如之何已貞吝者下復雖往來
之常而義則吝也

否 ䷋ 坤下乾上 互艮巽

三陰屬內小人乃爻詞不言小人而言君子處
小人之道初彙貞君子之彙貞也二包承君子
包小人而小人承之也三包羞君子包小人而
小人生其耻心也如此則來者往往者來而休
否傾否之機在君子矣故泰否各爻皆以權予
君子也舊解認煞三陰爲小人遂以彙貞爲小
人同類包承爲小人包君子包羞爲小人包藏
羞耻使小人而志在君又能包君子則與君子
何異而媢嫉寔不能容何以稱焉 自疏
舊解以六二爲卦主非也否六二不與泰九二
同否三陰原小人之位而君子寄焉者耳故當
以九五爲主 自疏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以天地言陰陽不交生道絕矣以一身言陽上
亢而陰下滯元氣竭矣以人心言人欲爲主于
內天理緣飾于外失其所以爲人矣所之皆非
人類故曰比之匪人不利君子貞言君子當巽
以行權也初爻言貞吉者權不離正也大往小
來所以不利君子貞也蠱亦上下不交之卦卦
辭不言貞二爻言不可貞則否之不利君子貞
益可知矣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

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陰而外陽内柔而外剛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泰言健順以德相交否言剛柔以質相拒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天地不交天地之儉也法乾之潛龍體坤之括囊君子之天地不交也坤爲吝嗇老子曰事天治人莫如嗇莊子曰支離其德皆儉義也不可榮以祿如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之謂似忘

世者而爻辭則以傾否爲已任何也惟利祿不入其心而後能爲傾否之事君子與大人一也

自疏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世之否也必賴君子維持潔身忘世大人不爲況在否之初志士尚可有爲但要貞固自守不輕往不若泰時拔則征耳泰之拔茅茹以其彙協力以保泰也否之拔茅茹以其彙協力以傾否也彙字正與九四疇字相應志在君者志在九五休否之君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天包地君子以天自處泰之君子自内包外曰包荒否之君子自外包内而小人承之曰包承承即坤承天之承也泰君子固爲光大否小人亦足致吉者以其得中不爲已甚也大人否亨身受其否乃亨也物三爲羣謂三陰不亂羣所

謂入獸不亂羣也大人即九五之大人而寄位于此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六三以柔居剛位不中正處上下不交之際旣受君子包容内省愧悔此小人退聽否還泰坤入乾之機也君子使小人知畏不如使之知耻非大人正已動物其孰能之

易筌云包羞有含垢忍耻以待機會之意因權不到手不得不隱忍以俟之故曰位不當也九

五位正當正與位不當相應此說勝前義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九四互艮爲止互巽爲命有命者受九五之命也四多懼易于獲咎今巽以從五故有命无咎疇類也離麗也謂三陽皆附麗其福祉也泰三曰食福否四曰離祉然則君子固常立於福祉之中矣象明志行者初志在君今得行也或曰四應初據三與二同功故陰類皆受其福志行謂志行于羣陰也復曰動而以順行是則出入

无疾朋來无咎亦志行之義

泰之三必无咎而後有福否之四必无咎而後疇離祉三四乾坤交接之處陰陽往來之會君之當此必自无過而後可爲福而後可爲疇類之福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休息也人依木息曰休否爲消卦至三而極五則息之如人沉痼乍起未能强固必須休養元氣而後泰可漸還也大人吉與前小人吉相應六二因五之包而得以承故吉在小人九五因二之承而休其否故吉在大人大人入于否中出于否外者也入于否中則不見有否故在包承時能妙其轉移出于否外則所見無非否故在休否時能盡其力用其亡其亡者雖稍休息否猶未傾也包桑者初生之柔桑繫于包苞桑危之之辭陸宣公請罷兵狀云邦之杌隉若苞桑綴旒幸而不殊可證巽木柔桑象巽爲繩繫

象三剛皆以身當否之責而五位爲正當故位者聖人之大寶

合前論之拔茅以厚集君子之勢包承以潛移不肖之心而且包羞以俟其可乘之間至於否道將消猶必處以无咎使羣陰竝離其福而後志行至是始知小人未始不可爲君子而亂未始不可治也然而其亡之戒拳拳焉故盡人回天在一念乾乾中矣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傾者倒也否者泰之倒體否極則倒而成泰矣休否之力全在九五此直從而傾之耳陰陽相交爲喜先否後喜者否雖終无異否先喜雖來猶以爲後即其亡之意何可長言不可恃爲長久也

泰䷊ 泰否反對之義

雜卦傳曰否泰反其類也

自乾坤至履陽三十畫陰三十畫陰陽之數適相等然後爲三陽三陰之泰泰之難成如此三

陽三陰往來之卦凡二十而泰否居其先故卦詞獨以往來言

泰吉卦也而上三爻多危辭防復也否凶卦也而上三爻有喜辭幸傾也盡人事以斡旋天運此聖人作易本意也

同人䷌ 離下乾上 互巽

乾爲天離爲火互巽爲風火得風而愈炎上是其性同于天也二五皆在人位中正相應上下相同同人之義又卦惟一陰衆陽所欲同亦同人之義

離者乾之氣志者乾之神志心火也即是乾知光明洞達人人皆然如一室千燈光光交映故曰同人然而火性无我寄於諸緣或麗於正或麗于邪麗于正者二五之相應是也麗于邪者

九三之伏戎九四之乘墉是也正則通通則同故卦主離在六二必以乾剛中正爲應 自疏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野外極目惟天野天空闊離明遠照同人之象同人可以濟險故利涉大川凡卦言利涉大川者非乾則巽蓋北方屬水乾行涉之海居東南巽木涉之需訟同人大畜皆以乾行爲象者也蠱益渙中孚皆以巽木爲象者也利君子貞者比與同人皆易溺于情而難于貞比五坎陽中

正故曰元永貞同人二應乾中正故曰利君子貞惟貞故比爲顯比而比即周同人爲于野而同即和也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正解同人同人曰至利涉大川又提文王彖辭爲釋同人以柔爲主然徒柔不能同人也必以天德行之雖得位得中

而必應乎乾乃可以同人故利涉大川曰乾行也明非柔所能辦也凡卦以柔爲主者皆然如履六三小畜六四大有六五卦主皆柔而其濟也必稱乾此乾之所爲大歟

程傳曰天下之志萬殊而理則一君子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辯物

天與水相違則爲訟天與火相同則爲同人不曰天在火上火在天下而曰天與火者以乾離一體也二往五爲重離五來二爲純乾天火相同也君子以類族辯物者善同无苟合類族象天之兼覆是異中之同辯物象火之鑒形是同中之異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初九无應于上心无繫吝出門同人之象門非與野相對爲二義于野本同人之德言同人不必言于野矣于門以動之初言也陽剛在動初

同人之德皆根於此人我本同隔之者門也故象加一出字出門則无復限隔八荒我闥矣兩戶爲門一扇爲戶陰畫偶門象同人初與隨初節二皆前遇偶故曰門陽畫奇戶象節初前遇奇故曰戶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離乾之子也乾離之宗也二應乾于宗之象本是正應而謂之吝者離中之陰柔而善麗三四二陽皆欲近比而同之恐二爲比所動未遂其

上應中直之願蓋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是乾之所行非二之所能爲也故以吝道示戒即前利君子貞之旨非以偏繫所應爲吝也如以偏繫所應爲吝則九五之先不得言中直矣

舊解彖言其德爻言爻位二五爻皆非于野之觀而以三四之爭起於于宗之二非也夫野外所見惟天而已二五相應應乎天也而不謂之于野豈天外有野乎　白疏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

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三與四不言同人者貞則同不貞則不同三因同而覬二四因同而攻二皆起于不貞故也三與二比欲奪而同之而力不能敵五之剛故畏而伏下升而望上離爲戈兵戎象互巽爲伏爲草木象伏莽巽爲長爲高爲股象升三居下體之上象陵自三歷五爲三歲安行言安能行也以其不敢發故不至凶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離中虛外週墉象三爲二之墉四乘三攻二乘墉之象三屈于剛而不敢敵四屈于義而不克攻不克攻與訟九二不克訟同義四獨言吉者以剛居柔其反則不待三歲也則者天然之準則義也春秋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穀梁傳曰弗克納其義也與此爻象合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卦以二五相應名同人故九五言同人蓋二柔不能勝三四之剛以同五五剛中正能勝三四之不中不正以同二以其至正之性三四不能撓故變正言直從先視之二若以剛號五五若以健號二從後視之三戎不與四墉无攻三四既夷五二有喜同人先號咷而後笑之象先號咷者火聲无常離三曰歌曰嗟中孚象離三曰或泣或歌後笑者五變復爲離則中爻爲兌悅也旅中爻兌悅上變震動故先笑後號咷也乾

陽爲大大師所以別于坤師也克克巳也非有大師之相克不能有斷金之相遇故克巳爲乾道之要至于人盡相克人盡相遇通爲君子之正矣故曰同人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國外曰郊郊外曰野郊者開曠之地上九獨處于外不與内爭乃幽人貞士之同人志未得者非通天下之志之謂也

大有 ䷍ 乾下離上 互兌

比以一陽統五陰爻象不如大有吉者比險在外无文明之德坤衆在内无天行之健比受師繼亂宜用剛大有受同人繼治宜用柔柔而應天即乾元无首之義

卦皆陽也而虛其五五坤之正中正位居體而不自有以應乾也以不有而成大有其五乎

大有元亨

離居正南代父用事六十四卦獨大有象之故占爲元亨元即乾元之元觀彖傳與他卦作大亨不同可見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曰大中者五大而二小以別之也諸爻得位失位竝无凶咎以皆應五也明以燭之健以決之居不失中行不失時大有之德也

上下應與應天相照惟柔能應天故上下應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天上之火謂日也不言罰惡而言遏不言賞善

而言揚者遏之于未形揚之于未著也天命有善无惡曰休命遏之揚之不過順天命之本然者耳用人反身皆然

同人明在下而不敢專故止于類而辯大有明在上而由巳出故極于遏而揚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初去五最遠子然无交大有之世以上下交孚爲利故初以无交爲害然匪其咎也以所處之

堆然耳其交五也必歷二與三與四而後遇雖所歷甚艱而終不敢不應焉故曰艱則无咎上交貴乎下交貴艱難進易退士之所以爲貞也大有反同人大有初九即同人上九皆遠于柔者也故同人六爻獨上九未得志大有六爻獨初九无交交字與六五厥孚交如相應无交害惟初九爲然故象申明之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九二以陽之實應陰之虛健不違中能勝重任大車以載之象有攸往往輸之五也乾爲大車大无不容故積而不敗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三居下體之上君公之象剛而得正不以有自私朝亨之象乾體已盡漸近離五亨于天子之象小人居此私其所有則害矣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晢也

九四剛而近五率諸陽竝進治極物豐蕃彭彭矣然五之有也已何有焉不敢以極盛自居不敢以盈滿震主此由離明之初足以辯晢其機所以无咎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王註六五居尊以柔處大以中不私于物物亦公焉不疑于物物亦誠焉旣公且信何難何備即德威惟畏不怒而威之意舊謂太柔則廢當

以威濟之未然

厥孚交如之交即无交害之交泰與大有以交而成然應六五者雖衆陽之志必五有以發之然後衆志謂一歸于大同故曰信以發志威如者離明在上洞照羣隱人不敢欺故易而无備人自畏服如馬伏波之論光武者也

蘇解曰處羣剛之間而獨用柔无備之甚者也以其无備而物信之故歸之者交如也柔而能威何也以其无備知其有餘也夫備生于不足

不足之形見于外則威能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六五一爻大有之德上九一爻大有之福四陽下應人之助也上九上應天之助也上爲天位故稱天祐致祐之由具在孔子之繫辭以柔居尊思順也厥孚交如履信也羣陽歸之尚賢也能順且信又以尚賢則天人之助將安歸哉此大有之成也

乾之上九有亢龍之悔大有之上九有天祐之吉何也純乾則處其有首以柔居尊中虛能受自不至于亢也聖人之用九如此 自疏

初爲遠臣二爲大臣三爲外臣四爲近臣上九爲天位而舊解以賓師當之未然 自疏

同人☰☲大有　同人大有反對之義

雜卦傳曰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二卦皆以離爲主在上則人歸于我故謂之衆在下則我同乎人故謂之親又曰在天上所及者遠故衆曰在天下光輝接人故親

同人文明以健自明而誠也大有剛健文明誠明成性也同人得位猶下位也其中下之中也以同人人不皆同同不皆正也利君子貞而涉川大有位曰尊位中曰大中上下應之天人集矣

坎離皆乾坤之用易至此十二卦坎體六見離自需訟小畜履四卦互體見之至同人大有而正離六見離之用始與坎等然離之用隱者過

半矣聖人處憂患而用明如此

周易揆卷之二終

明　嘉善塞菴錢士升著

謙 ䷎ 艮下坤上　互坎震

王弼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動之所起興于利者也故飲食必有訟訟必有衆起未有居衆人之所惡而爲動者所害處不競之地而爲爭者所奪是以六爻雖有失位无應乘剛而皆无凶咎悔吝者以謙爲主也

謙亨君子有終

艮下坤上乾坤交矣亨象君子指九三艮之剛在三艮終萬物又上應坤六代終故曰君子有終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天道下濟二句就卦體釋謙亨天道虧盈以下引起人道釋君子有終艮上一爻乾所索也居坤之下一陽上止不爲羣陰所掩故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坤居艮上承天時行故曰地道卑而上行虧盈益謙以氣言變盈流謙以形言害盈福謙以理言惡盈好謙以情言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承人道言三爲艮上爻尊而光也居上卦之下勞謙而萬民服卑而不可踰也終言君子之終即以卦辭與九三也 自疏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山體高今在地下其于人道高能下下謙之象

也裒爾雅訓集並无減義當是以裒集之多者而益其寡以多益寡則各得其平矣 自疏

馮氏曰凡大象皆別立一意此君子治一世使謙之象非君子謙德之象彖與六爻全无此意山在地上曰剝五陰合力以剝一陽惡其高耳移艮于坤下欿然自卑遠剝之害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艮在下初六又居艮之下故曰謙謙互坎水震

不涉川象用涉言用此以涉然後吉也

卑以自牧者我山最高俯騎雖下須降伏馴擾若牧牛然也老子云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釋氏亦有牧牛圖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卦畫與小過同有飛鳥遺音之象艮爲山虛谷生響又爲黔喙皆鳴象又互震爲善鳴

蘇解曰雄鳴則雌應故易以陰陽唱和寄之于鳴謙之所以爲謙者三也其謙也以勞故聞其

風者莫不相從于謙六二其隣也上九其配也故皆和之而鳴于謙而六二又以陰處內卦之中其謙出于性故曰貞吉中心得者明其非出于聲音笑貌也與中孚九二中心願同義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爻詞以吉字代卦詞亨字謙上加一勞字蓋謙非難勞而謙爲難三稱君子謙之則也初稱君子謙之志也惟卑故成謙惟上故不得志

老子云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能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但多一欲字此有心无心之辯（欲字不害即大學欲治其國欲字一例）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四下乘勞臣上逼謙主皆非利也柔而得正上奉謙德之君下讓勞謙之臣撝布其謙不違法則何不利之有又撝通作麾武曰麾在上者使下也九三爲卦主謙之則也四五上皆居山上

過盈之象四重陰好下故撝五上使退從三也艮爲手撝象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六五不言謙者以柔居尊虛中能受不富即謙也鄰謂四與上坤爲衆又互震行險而順行師之象蓋萬民雖服而中有不服者侵伐自不容已如舜之征苗文之遏密是也揖讓征誅皆謙之則若過于謙順不爲正之豈中正之則哉然

征伐乃聖人因坤有師象○設言以明謙能用衆○
非實指其爻也○解者或指三四○或指五○固矣○自疏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
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六與九三應其鳴謙與二同志未得者以柔
居上非其心之所安不若二之柔中自得其甲
牧之志也應在震震爲行用之行師僅可治其
私邑蓋以柔居柔不能如五之侵伐无不利也
然猶不至于悔吝者以其謙也

豫 ䷏ 坤下震上 互艮坎

豫有三義一曰備豫繫辭傳重門擊柝以待暴
客蓋取諸豫是也一曰說豫序卦傳言以喜隨
人一曰佚豫雜卦傳謙輕而豫怠是也三說相
爲首尾說豫始于備豫極于佚豫此卦震動坤
順順理而動上下皆應大象所言說豫也六爻
所言逸豫也

豫利建侯行師

建侯震象行師坤象四爲出震之長子又帥師
之丈人故利建侯行師屯有震无坤○止言建侯○
謙有坤无震○止言行師○此震坤合○故兼言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
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
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
時義大矣哉

剛應志行以爻言豫之才也順以動以卦言豫
之德也坤下震上司空季子以爲母老子强令
九四一陽逼近九五君不威而臣太重侯伯之

卦也動而順則爲桓文之翼戴動而逆則爲曹
馬之姦雄故夫子惓惓于順動致意焉過謂失
度忒謂愆候震爲天威互坎爲法律刑罰之象
象言作樂○彖傳又言刑罰○刑罰不中○故足干和○
必刑清民服○而後太和洋溢也○贊易或言時或
言時用或言時義時其所遭也用其所致也義
其所寓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
以配祖考

陽氣冬潛地中春奮爲雷陽氣暢媷萬物說豫故曰雷出地奮豫豫喜意也作樂所以飾喜也雷以發揚造化而鼓天地之和樂以發揚功德而召神人之和殷盛也朝覲聘享祭祀皆用樂惟郊祀上帝乃合古今之樂極於九奏也互坎爲樂律帝出乎震上帝之象互艮爲門闕坎爲隱伏宗廟祖宗之象

雷天氣聖人作樂以應天澤地形聖人制禮以配地出奮者性故樂由中出以彌性上下者形

故禮自外作以制形樂出陽來雷地天地之交也故調和諧合而樂與禮自陰作天澤天地之判也故高下散殊而禮制故易禮樂之大宗也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初與四應不勝其躁而遽以豫鳴卦初非窮其志窮矣故凶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二中正無應介于二陰之間初應四而鳴三比四而盱二獨屹然如石安靜堅確故思慮明審吉凶之幾不俟終日而後決也安靜坤體也堅確互艮也見幾明決艮之光明也六爻惟二五不言豫二貞吉不爲豫也五貞疾不能豫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六三比四上視不能自立其悔宜矣幸互艮止速去可免而陰體遲疑不能早決則悔何時已乎先曰悔者示人致悔之端後曰悔者勉人改過之勇盱豫與介石反遲與不終日反中正與

不中正故也三四上下之交故有遲疑之戒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獨體陽爻衆陰從之得豫由豫也一陽而得五陰大有得也震爲大塗由象然上有遁君之疑下有得衆之疑勿疑者大臣身任天下无他顧也但一時朋類初三皆邪二獨貞貞者難致邪者易昵惟開誠布公不以樂已而附不以守貞而違權在已應在人而已私不與焉則朋合而

疑亡矣盍合也一奇横亘衆偶聚之以簪括髮之象

六五貞疾恆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

二五皆貞二去四遠故吉五與四近故疾疾對豫而言互坎爲心病貞疾也震爲反生恆不死也人莫不生于憂患死于逸樂以六五之中僅得不死則初之鳴三之盱上之冥无生理矣豫

互乘剛與屯二同屯二五艮止之豫五互坎陷之故皆居貞而不能動又蒙六五之于九二與豫六五之于九四爻位相同而蒙吉豫疾者童蒙爾資之于人宜也耽豫而失之于人亡道也蒙相應則倚任者也豫相逼則失權者也○頤之由在上九故六五不可涉大川豫之由在九四故六五貞疾恆不死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震雷之上其象爲冥成極也動極而變離日爲晉冥乃昭矣故渝則无咎象云何可長言何可遲也故成有渝貴不終日鳴豫言凶所以遏其端于始冥豫言无咎所以開其善于終

易變易也渝安貞官有渝成有渝皆以變易得吉成有渝變于其終官有渝變于其始

合六爻論之卦順以動内三爻爲順外三爻爲動坤順屬静初與三不静而動者也二則以静制動者也曰貞吉貞坤德也故順莫善于二震動屬陽六五乘剛而不能動者也上六動極而變者也四則順以動者也曰大有得大陽也故

動莫善于四　自疏

謙䷎豫　謙豫反對之義

雜卦傳曰謙輕而豫怠也

謙輕自卑小之義豫則滿盈而怠矣謙以自牧則通故爻多功豫以適己則蹈故爻多凶救輕故五曰侵伐救怠故二曰介石

一陽五陰之卦一陽在上下爲剝復象在中爲師比象三四在二體之際當六畫之中自上而

退處於下爲謙自下而奮出乎上爲豫

同人大有後坤與艮震相遇成謙豫長少二男之從母也合互體觀之亦爲母統三男之卦

隨 ䷐ 震下兌上 互艮巽

咸隨皆以男下女者也咸以少男下少女等而相感曰咸隨以長男下少女壯而有制曰隨君子體陽剛之德當使我能轉物而物自隨我不可使物得以轉我而我反隨物也

隨元亨利貞无咎

震下爲元亨兌上爲利貞中爻艮巽四時皆具備乾德矣隨失正即爲詭隨必貞固乃无咎故初曰貞吉三曰利居貞

卦中三陰三陽各有所隨之正以陰隨陽陰之正也以陽隨陽陽之正也凡陰爻皆言係陰力弱而性專附近相比易生係吝也凡陽爻曰孚陽道中實中正相孚也有係于此必失于彼故二三爻皆言失也无係則无失而有得故初曰不失四曰有獲也五不言隨位尊也上言係又言維隨極易渙也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剛來下柔以震初一爻言動而說以內外二卦言凡隨而不大通不利正咎道也大通利正而无咎者得于時也易時而巳時卽乾四德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八月雷藏于澤雷隨澤而靜隨時之象震東爲日出之地曰暘谷兌西爲日入之地曰昧谷由震趨兌嚮晦之象互巽入艮止入宴息象卦言隨時而動象取隨時而息君子體天行事動與雷俱出靜與雷俱入如雷出地奮豫以作樂崇

德雷在天上大壯以非禮弗履天下雷行无妄法以對時育物皆發雷之動也雷在地中復以閉關息旅后不省方澤中有雷隨以嚮晦宴息皆法雷之靜也宴息于晦○養一日出震之生機也○閉關于至日○養一歲出震之生機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初爲動主以一陽君二民官象然動而說爲隨而陽之隨又不可不正若惟與成卦之二陰相隨是門外之交焉能得正必渝而交五爲出門之交方得正而吉二三偶四互艮爲門闕皆門象五多功出門交五故有功象云不失者反二三之有失也震動故能變能出時解多以初隨二初與二同體未嘗變也何爲有渝二三皆在門內何爲出門 自疏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小子多指初然初爲卦主以剛居剛指長子爲小子于義未安陽大陰小小子當指二陰六二

以六三爲小子五爲丈夫六三以六二爲小子九四爲丈夫觀漸之初六稱小子厲則陰爻爲小子甚明二失丈夫三得丈夫者二比三不能越三而上三比四易于舍下而上也 自疏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陰柔不能自立常係于所近三與四比舍二從四得隨之宜蓋四與初敵應爲无婦之夫三與上敵應爲无夫之婦以无夫之婦隨无婦之夫

所以所求皆得得者以陰虛得陽實也又互巽爲近市利三倍但所隨非正應恐有邪媚之求若求四之說忘已之貞未利也故利居貞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四之隨九五乃臣從君陽從陽隨之正也三求係已不距則獲故曰隨有獲三隨有得隨人而有得也四隨有獲以得人之隨爲獲也然處說之初獲疑于暱四多懼近也况有植黨自私

之嫌哉雖貞亦凶惟本陽之中實行震之大塗則得以自明而无咎矣明功者五多功明四之獲皆五之功也

下之于上病其有求故戒以居貞臣之于君病其有獲故事不凶而義凶又豫隨九四皆大臣也豫之有得即隨之有獲豫主柔四志可行故貞疾戒在君隨主剛四不敢專故貞凶戒在臣惟勿疑乃可得衆有孚乃可得君公之係爻也其負辰流言之時乎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上雖爲說主而巽兌之主常在中爻故以五爲主陰陽配合爲嘉孚嘉孚四也兩孚字相應四五以陽居三上二陰之中陽內陰外中實之象嘉會足以合禮五與四孚而內外遠近之相隨莫非嘉之會矣舊以二五正應爲孚似與爻詞失丈夫矛盾蓋隨時之義原不取正應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處隨之極進无所隨而下係于五五從其所係而維之互艮手拘象互巽繩維象固結之甚若用以亨祀誠意專篤可通神明而况于人乎艮爲山兌爲西又爲巫祭亨之象或作元亨之亨以爲周家之典由于西山乃三分有二之象故隨者文王所以事殷也蠱者武王所以造周也

蠱 ䷑ 巽下艮上 互兌震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

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長女下于少男蠱惑之象山下爲風所落蠱壞之象春秋傳所謂女惑男風落山也以卦義言泰初之上故剛上坤上之初故柔下上下不交下卑巽而上苟止故爲蠱也蠱何以元亨蠱壞則修飭亂而復治利涉大川先甲後甲所以元亨也中爻互兌震兌爲大川涉字有力涉川必須震震者乾陽之動所以起巽懦苟止之敝全

在于此彖言元亨傳不訓爲大亨已寓終則有始貞下起元之意矣他卦重貞此不言者惟尙乾行不欲以貞阻之也先甲後甲先庚後庚朱子云先甲辛也後甲丁也辛取新意丁取丁寧意此以天干日辰論也雪園易義云日當作月與詩一之日二之日同蠱互震是甲木爲正月甲木生于亥而子而丑凡三月爲先甲四月至六月則後甲矣巽互兌是庚金爲七月庚金生于巳而午而未凡三月爲先庚十月至十二月

則後庚矣此以地支月建論也蠱上艮反震爲終則有始巽止互離兌少前一段爲无初有終天行與剝彖同剝艮終爲震始蠱亦艮上反震天行不息人息有事卽是天行

蠱極當大變巽極則小變甲居首庚居中巽以申命爲義但申飭前事不必如甲之創始故蠱曰終則有始取甲之始也巽曰无初有終取庚之中也蠱以全卦言故于卦辭言甲巽至上卦而後爲重故于九五言庚

終則有始謂癸終則甲始也陰陽家以癸亥爲窮日待其窮而始圖之无及矣此先甲義也杜預云平吳之後方勞聖慮後甲義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蠱以風化故風字從蟲巽爲東風尤生蟲之害氣也故形家謂風之所尅厥地多蠱振者起其舊習如風之鼓外物育者養其新機如山之涵內氣小畜風行天上渙風行水上觀風行地上亡所阻也故曰行山下之風旋轉而不能達故

曰有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幹木幹也巽木震木皆幹象蠱從中壞須幹從中起蠱曰父母者蠱非一日之故必世而後見故爻皆以父子言明父養其疾至子而發也初六位卑質柔才不足以治蠱而當蠱之初蠱猶未深事猶易濟故有幹蠱承考之象然不免危厲至終而後吉曰意承考者不承其事而承其志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母者陰之尊號如晉稱王母亦謂五也蘇解曰陰性安无事而惡有為是以為蠱之深者歸之母而幹之尤難正之則傷愛不正則傷義非九二有剛之實而无用剛之迹孰能任之
○按幹蠱不曰父而曰母者父屬陽外蠱也○母屬陰內蠱也○漢之呂雉唐之武曌是也周太尉委蛇産祿之間狄梁公幹旋姑姪之際得中道矣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九三重剛不中巽究為躁互震而動正往有事之始能幹父蠱未免有小悔而所全者大故无大咎象曰終无咎果之也使幹蠱之子精一自信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四爻位俱柔怠而委事為裕幹之反也往見吝則不能往有事矣按裕與書寬大成裕同內三爻已任幹蠱之事六四止宜寬裕不宜煩擾若復往而有事則見吝也曹參治齊師蓋公為相守蕭何約束其對惠帝數語正得裕蠱之道
自疏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六五幹不遵中當涉川之後居往有事之終幹蠱以成元亨之治不見父之過而但見其美貽

前人以令名若一德相承然者初意如此而今果終其事矣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諸爻皆幹王侯之事者此爻在山之上无蠱象故不事王侯而以高尚爲其事志可則與觀上志未平漸上可用爲儀同義

幹蠱至六五用譽而事畢矣君子當事之興也盡力以幹之○行其所當行○及事之成也○潔身而退焉○止其所當止○范少伯張子房似之○

合六爻論之内三爻取巽義故初曰承考二曰中道三曰小悔恐幹蠱而不能婉用也外三爻取艮義故四曰往吝五曰承德上曰不事恐幹蠱而不能善息也卦爻取義不同而意實互發

自疏

隨☳☱蠱 隨蠱反對之義

雜卦傳曰隨无故也蠱則伤也

隨以无故而偷安○蠱以有事而修飭○故聖人不畏多難而畏无難○

胡雲峯曰剛來而下柔剛柔之情交兼此動而彼應故曰隨剛上而柔下上下不交且下卑巽而上苟止故曰蠱蠱隨之相反以此凡卦德當分内外先後隨我先動而彼說歸妹先說而後動歸妹之凶又與隨反蠱内卑巽而外苟止漸内靜止而外卑巽漸之吉又與蠱反

臨䷒ 兌下坤上 互震

五行之氣相親莫如水土地下順澤上浸土之胥液卽澤澤之附麗卽地以其一體和合爲比先王所以親萬國以其相依切至爲臨君子所以親萬民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六陽惟乾稱元亨大壯與夬不言亨復與泰不言元獨臨元亨者以方興之勢爲最盛也至於八月有凶臨建丑之月至八月建酉爲觀則二陽又在上陰又逼陽矣故曰有凶本義謂自復一陽之月至遯二陰之月爲八月有凶隆山李氏云八月言之于臨則當自臨數不當自復數以觀次臨則當數至觀不應數至遯臨觀乃陰陽反對消長之常理故以八月有凶爲戒豈可外引遯卦哉

陽長至二未過乎中卽戒以有凶者蓋持盈思永全在幾先遲則無及故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陰符經天地之道浸故陰陽相勝列子云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消亦浸義也臨曰剛浸而長于上四柔有包涵徧覆之心故臨遯曰浸而長于上四剛无並立共存之理故遯說而順以內外二體言剛中而應以二五兩爻言說則二陽之進也不逼順則四陰之從也不逆剛中則陽德方亨而不過二五正應則剛柔合德而有爲此臨之大亨以正乃天之道也天道卽乾四德臨言天道无妄言天命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敎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兌口講習坤體含弘敎思无窮者澤之深容保无疆者地之厚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无心之感曰咸以咸爲臨非進而陵逼也初旣得正四應又正以貞爲感故曰咸臨貞吉志行正者志在與二同行其正與屯初九義同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初剛得正而處下位僅曰志行二剛中而應勢得上進故曰吉无不利然必咸臨而後吉无不利者二陽雖進四陰尚强故未順命惟不强其順而感之使其自順所以吉无不利也三陽爲泰則外順矣九二六五猶以中行爲福而況未順命之時乎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

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六三居悅之終互坤之下兌口柔說坤土味甘甘臨之象咸无心甘有意葢六三以柔居剛承乾則急于履五承坤則急于臨上皆由位之不當也互震爲動變說爲懼憂象變則爲乾咸泰故无咎甘臨而无攸利見君子之難說既憂之无咎見君子之易事

咸臨者以二陽臨四陰也四陰皆受陽之臨者甘臨甘于所臨也至臨至于所臨也知臨知于所臨也敦臨敦于所臨也皆指二陽而言謂二陽以剛臨柔四陰以上臨下于卦義不合 自疏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六四澤盡坤接相依最爲切至故爲至臨又與初正應地深入澤底臨之極至也以陰居陰故曰位當然不曰位正當者象傳歸大亨以正于剛不于陰以正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六五承比皆陰而稱知臨者知莫大于任賢六五虛五之中以應二中咸臨之德得行于天下爲大君之宜舜好問察邇用中于民而稱爲大知正其象也文言知光大言于坤六臨五坤體也故曰知臨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上六坤終地勢愈厚則臨澤愈深故爲敦臨與敦復敦艮同義以坤重坤順而益順五既應二上又從而附益之所謂教思无窮容保无疆也

又三上敵應上志在内將化説爲泰故吉无咎

觀☷☴ 坤下巽上 互艮

四陰在下二陽在上本陽消之卦而名之爲觀尊陽也觀取九五觀示之義然彖言中正以觀天下而爻辭止言无咎者二陽向消故道大而福小也

爾雅闕謂之觀魯兩觀是也猶示教法于象魏使民觀之也初二三四之觀下觀上也五上之觀上觀下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五互艮艮爲鬼門又爲宮闕此天子宗廟之象艮爲手巽爲潔齊沃盥之象此時未及祭事乃不待薦亨而誠敬已至人欽仰之只描寫篤恭不顯之象非謂盥則誠意方專薦則誠意已散也顒頭大也大頭在上爲人所仰之意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二陽在上故曰大觀與大壯義同順而巽指兩體中正以觀天下指五爻盥而不薦神感也有孚顒若神應也神感神應之謂觀也觀天之神道觀字緊承下觀而化來於穆而四時行篤恭而天下平君道天道一神而已惟所存者神故所過者化

設教即大觀風運无形之神道也天下服即下觀四時自行之順令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坤體方省方象巽以申命設教象風動物而人不見風之迹聖設教而人不見教之跡是謂正觀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二陰在下幼穉象位陽象童位陰象女臨下至上愈進則澤愈深觀下至上愈進則光愈近二遠初尤遠初小人顓蒙日用而不知二闚觀女

貞所見小而不視大全也二在艮門之內以坤闔之雖于五正應僅于門內闚之而已臨五在上猶順二觀二在下不能應五陽之消長可見矣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陰主殺陽主生觀八月之卦刑中有德又巽風長養萬物爲東南生氣我生之我卽九五凡全卦皆以主爻爲我蒙小畜頤小過中孚皆然六三居坤巽之交巽爲進退不果當消陽之時觀

九五之生以卜進退也未失道者未失下觀之道進而剝則未失者失矣危之也 自疏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尙賓也

九五以陽剛上臨坤土互艮光輝六四逼近九五進而无退象爲觀國之光五自觀則曰生方出于我者也四觀五則曰光已達于國者也不指君之生而曰國者觀其達于國而出于君者可知也初貢士爲賓大觀在上人懷利見四以大臣引而升之天子互艮之手用巽之揖遜有賓主象用賓在四尊尙在五○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我對四陰而言我生卽大生廣生所謂長人之仁也內心觀照復其生生之體曰觀我生象明觀民者五通天下之生爲我生民外无我故民外无觀所謂中正而觀天下如此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與五皆陽德而上在卦外高而无民但謹視

其身思自免咎而已避九五故不稱我但稱君子无咎者君子之風化與帝王之政教觀摩自遠不同于小人之无咎也曰志未平者陰長陽消觀變爲剝雖曰无咎中懷尙鬱也與六三象詞未失道同危陽之意所謂八月有凶也

臨䷒䷓觀 臨觀反對

雜卦傳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臨以悅道悅民爲與觀以順德從君爲求臨進則泰故與其吉觀進則剝僅止无咎○

噬嗑䷔震下離上　互艮坎

此卦六爻初上是繫獄者所犯之重輕二三四五是治獄者所噬之難易觀繫詞下傳及爻詞中四噬字了然矣卦以去間爲義頤中有物間頤之上下而不得合者九四也非四則頤矣四所以爲間者卦德動而明而四互艮坎互艮則震體爲其所止而不得動互坎則離體爲其所掩而不得明故曰間也除間必須噬之噬之何如惟致其動而明者而已各爻皆言无咎而獨

以吉與四者以其去間也　自疏

噬嗑亨利用獄

噬嗑除間之卦也除間以刑爲用而曰利用獄者獄所以治間而求其情也得其情則刑之而天下服矣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上下兩陽而中虛頤象四一陽橫亘其間頤中有物之象噬而嗑之則亨矣震剛離柔以卦位言震動離明以卦德言雷電合而章言其象也蓋治獄之道威而不明恐致淫濫明而不威不足伏物必雷電合而噬嗑備不當位者以柔居五也然柔而得中不苛不縱故利用獄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

噬嗑以去頤中之梗雷電以去天地之梗刑獄以去天下之梗罰者一時所用之法明象電照也法者平日所定之罰敕象雷威豊言折獄致刑此言明罰敕法者豊先明後動重在致刑此先動後明重在明罰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王弼曰過始于微而後至于著罰始于薄而後至于誅過輕戮薄故屨校滅趾桎其行而已坎爲桎梏校即桎也初曰屨校上曰何校人身自下至上也震爲足動居初趾象互艮不行象滅趾與滅鼻滅耳皆肉刑故爻詞皆云噬肉古罪人初犯斬左右趾即滅趾也舊注謂滅爲沒豈繫詞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亦沒義耶謂六二

滅鼻爲噬膚而深至沒其鼻俱未安 自疏
初上二剛象罪人者初上俱强陽猶訟之險健
老子所謂堅强者死之徒也初曰无咎上曰凶
者初爲獄始震動補過上爲獄成怙終賊刑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六二下乘罪人象獄初詢凡獄以初情爲本二
本震體陰柔中正而所乘初剛中正則得情爲
易故比之噬膚乘剛則明敕宜嚴故加以滅鼻○
互艮爲鼻彖膚者豕腹軟肉古禮別實于一鼎

曰膚鼎
四爻皆治獄之官二象獄正三象士師四象司
寇三訊无疑而後獻于王王命三公叅聽之三
公以獄成告于王王三宥之而後制刑王即六
五也位之剛柔不同故所噬有難易柔爻竝云
肉剛爻云胏胏有骨者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
也
腊肉乾肉也視膚已陳再訊之象毒爲腊肉之
厚而久者所謂厚味實腊毒也六三柔而不中
居剛决之位弱齒而噬堅遇毒之象小吝无咎
時義當噬也
周禮腊人掌乾肉疏云腊之言夕也朝曝于夕
乾脯也舊注以腊爲全體帶骨于爻象不合外
離爲乾卦故四曰乾胏五曰乾肉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
未光也
此三訊之終獄之上司寇者乾胏骨而又乾堅

之至者以喻惡人噬之而頤中之物不得爲吾
間矣以全體言○九四爲一卦之間以六爻言○又
爲除間之主○卦言位爻言才也○震爲乾金離爲
戈兵金堅矢直得金矢象然四爲離初才雖剛
直明而未光故以艱貞爲戒
噬嗑惟四五兩爻能盡治獄之道彖以五之柔
爲主○故利用獄歸之五○爻以四之剛爲主○故貞
吉獨歸之四○柔以仁治獄之本也○剛以威治獄
之用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六五柔中居尊受成于四雖有强梗其辭已服噬乾肉之象得黃金者黃中色卽坤之黃中再索于乾而成離者也不言矢者執法之臣以剛直爲明允祥刑之主以柔中爲欽恤道固不同也獄至王而生殺定宥之不得而後制刑故惟貞厲爲无咎彖言不當位以卦位言此云得當以爻德言

三柔爻皆用獄而五最勝五之位與二同而五噬乾肉二噬膚者二以柔居柔五以柔居剛五不勝二也五才與三同而五得黃金三遇毒者三柔而不中五柔中五位勝三也以六五之才之位爻詞但无咎而不及九四之吉者五柔爻不如四剛也

用刑而取象于噬肉者傷人肌膚痛之也四得金矢而戒以艱貞五得黃金而戒以貞厲刑爲凶事危之也聖人之好生如此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上九處離之極明罰敕法亦旣三令五申矣而猶怙終不悛能免滅耳之凶乎互坎爲耳離爲槁木木在耳上滅耳之象周禮囚人之職凡囚梏其首桎其足拲其手及刑殺士加明梏以適市註謂刑及其首至于滅耳是也

此爻與初爻相關細玩繫辭下傳初之不仁不義卽上之罪大惡積者初言滅趾上言滅耳蔽其罪于一人之始終也

賁 ䷕ 離下艮上 互坎震

此卦以卦變言則柔來文剛剛上文柔而爲賁以二體言則下離上艮文明以止而爲賁以六爻言則三陰三陽相比相應而爲賁初與四應而相賁者也二與三五與上比而相賁者也

賁卦言文節卦言節三陰三陽嫌于太多則節之純陰純陽嫌于太質則文之文者交也交處就是節處文明以止止者節也

離爲日天文也艮爲石地文也天文在下故曰

光在地地文在上故星辰在天天地二文相飾
成賁
又賁下从貝水蟲背文如錦故爲文飾之義京
房云五色不成謂之賁文彩雜也孔子卜得賁
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孔子曰
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亦何好乎
賁亨小利有攸往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
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

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舉正天文上脫剛柔交錯四字
以內外二體分言亨與小利有攸往內離則質
本剛而柔文之故亨外艮則質本柔而剛文之
故小利有攸往程傳云卦之變皆是乾坤下離
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中上爻變而成艮
離在內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自下體
而上也艮爲星離爲日坎爲月日月星辰高麗
天上爲天文文明以止○以字甚重○自質趨文易○
由文返質難○惟聖人以艮止默施其幹旋而後
人文可以無敵所爲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如
此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之火明得山止不輕用明之象君子法之
以明庶政惟折獄不然書云非佞折獄惟良折
獄凡獄之多冤未有不起于文者故鍛鍊曰文
致曰深文弄法曰舞文皆敢心誤之也无敢折
獄法火之止於麓也
此與旅俱說刑獄事而無敢折獄與明慎用刑

而不留獄相反者此艮止在外離明在內旅艮
止在內離明在外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
也
內卦三爻○正柔來而文剛者○六二其主也○外卦
三爻○正剛上而文柔者○上九其主也○賁以剛柔
間錯爲義內卦自初至四外卦自上至五皆一
陰一陽相錯爲文惟初九與六四正應雖比二
而義不苟合故曰賁其趾舍車而徒趾爲初象

二文明與初最近賁飾其趾之象互坎震坎爲車震爲足初義不乘六二之車而徒步以合于四姦義則成其爲文不義則不成其文故舍車而徒衆人以爲辱而君子以爲賁也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離藏胸爲心竅面爲目附頤爲須須五官之文采也須附頤而動柔附剛而行賁其須之象與上興謂二以柔文三之剛同興起也三至上有頤象二在頤下須象二三剛柔相賁

賁其須也文不虛生須生于頤血盛則須滋血衰則減耗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六二文剛者也初義不受而三受之又處六四之下以一剛介二柔又離艮相連賁之極盛者也互坎爲水濡象賁易衰濡易陷既未濟濡首濡尾濡而陷者也九三以剛居剛能永守其陽剛之貞則二陰爲濡而不爲陷矣故吉以文滅質之謂陵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六四自離入艮賁且止而反質矣故色尚皤馬尚白卽上白賁之白所謂分剛上而文柔也五震爲馬翰如馬如翰之飛也坎寇指三婚媾指初四近三而應初其白馬之翰如者匪比三之寇也乃自求其初之婚媾耳以近三故當可疑之位以應初故終无尤

陰符遁甲云八白艮方也離爲九紫其光熊熊而艮獨全其太白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五君位也不以翬飛鳥草爲賁而于丘園不以山龍藻火爲賁而以戔戔束帛姦船行節儉以矯時尚之靡雖若羞吝而所留者遠故終吉艮爲丘園離爲中女午爲蠶絲艮爲手持束帛之象戔戔淺小之意易以陰陽相見爲喜六五比

上九以剛文柔故有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上九艮終全體无文白賁者以白色下賁二柔也惟以白賁柔故四爻之爲皤如五爻之爲束帛而下卦之文明亦有所止葢文極必敝艮以厚終則不至于敝何咎之有上得志者得其以質救文之志也

合二卦論之內三爻文剛也而曰舍車曰永貞惟恐以文而陵質外三爻文柔也而曰皤曰白曰束帛即吝而以終吉許之然則後進禮樂豈文周初意哉 自疏

噬嗑䷔賁　噬嗑賁反對之義

雜卦傳曰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食色人情不免○動而明則无惡于食矣○明以止○則无惡于色矣○故君子不謂性

噬嗑賁皆頤中有物之象噬嗑得頤之下動者賁得頤之上止者

屯蒙震艮與坎交噬嗑賁震艮與離交坎離陰陽之性命也故屯蒙爲乾坤之繼而噬嗑爲剝復之先

明　嘉善塞菴錢士升著

剝 ䷖ 坤下艮上　互坤

剝不利有攸往

不利有攸往謂不可往而大有爲也謹身晦迹孫言俟命不犯手不觸時象傳所謂順而止也此不惟免于剝且轉剝而復之道寓焉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夬曰剛決柔剝曰柔變剛決顯而變微決速而變漸此君子小人之辯也自姤至觀皆陰進之卦然未剝及五也五君位君心未剝則轉移有機故包于姤嘉于遯休于否大觀于觀陽道猶有可行至此則并君心剝之矣君子觀坤下艮上之象而得順止之義委蛇寧耐存吾之身以乘其衰此碩果不食所以基七日之復也若憤激生禍徒以殞身豈君子所尚哉凡卦象皆當觀獨于剝言者爲處變君子謀也消息盈虛皆以陽言復者陽之息姤者陽之消乾者陽之盈坤者陽之虛剝復皆曰天行原始要終君子皆不以已與之惟順天時行而已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高于地而曰附于地者剝五陰互坤地氣多而山特附于地耳言崩頹而下附也上以厚下安宅者上指一陽下指五陰宅艮象上九曰廬義同卦言下剝上傳言上厚下厚下者牀不見剝也安宅者物不失居也此治剝之道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牀身所藉以安者剝足而辯以及于膚身其危哉否曰不利君子貞此曰蔑貞甚之也貞謂上九一陽貞在上而象曰以滅下者蔑乃自滅無與于上也

蘇解曰小人之于正也必蔑絕无餘而后凶若猶有餘則君子自其餘而懷之矣六四剝牀以膚雖欲懷之而不可得故直曰凶

六二剝牀以辯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辯未有與也

辯謂牀身之下牀足之上身足分辯之處易以陰陽相應為有與二與五敵應无與未有云者言至三則應也使其有與則體猶為觀葢傷有與之不早而僅能存一陽也

按初陰為姤二陰為遯而兩戒以蔑貞者言至于蔑貞則必凶也即履霜堅冰之意六四則蔑貞矣不言蔑貞而直言凶者貞終不可得而蔑

也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之往也往而應上九也上下謂二四剝之六三其復之六四乎復六四不許其吉獨以无咎許剝六三者所以開小人補過之門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膚薦席也剝牀及膚災近身矣舊本體膚之膚豈止切近耶四與艮同體故切近于身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五本君位以一陽在上五陰載之為主故取上為王象而以五為后此變例也魚陰物陰偶上浮遇艮為手貫魚象艮為門闕宮象四陰宮人象五領袖四陰上承艮主貫魚以宮人寵之象剝至四凶矣過此非聖人所忍言故特發此義于六五若曰與其剝陽而至于凶孰若以次承陽之為利哉率衆陰承陽視六三以一陰應陽其功尤大故无不利不特无咎而已丘氏曰遯

剝皆陰長之卦遯陰猶微故九三言陽制陰之道畜臣妾吉剝陰已極故六五言陰從陽之道貫魚以宮人寵畜陰之權在陽則告陽以制陰剝陽之權在陰則教陰以從陽聖人所以扶陽者至矣

君子之于小人不疾其有丘山之惡而幸其有毫釐之善姤之金柅以繫陽也遯之牛草以固陽也否之包羞以比陽也觀之賓王以近陽也剝之貫魚以承陽也總不罪其消陽而引之以

從陽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艮爲果蓏乾爲木果果中有核核中有仁含藏无窮生意艮之碩即乾之大也陽非陰所能盡剝碩果不食之象坤爲大輿五陰承載一陽得輿象一陽覆蓋五陰廬象若上九變爲柔則君子剝盡而小人亦无以庇其身剝廬之象然則剝牀足牀辯以及于膚皆小人自剝耳小人亦

何利之有故易非獨爲君子謀亦爲小人謀也夬上无號象曰終不可長剝上剝廬象曰終不可用而剝終曰碩果曰得輿小人自絕君子自生扶抑之意嚴矣

復 ䷗ 震下坤上 五坤

自姤一陰生陽漸賓于外今始復來也姤者客卒而遇復者主還其舍立卦命名之意微矣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陽在剝則窮剛反而復則亨矣出入者出乎剝入乎復也无疾猶言无碍也朋偶象坤曰得朋是也五陰翩翩來順善補剝時之過故曰无咎初陽甚微五陰方盛懼阻塞而不得亨通无疾无咎則一陽動而五陰順之象也或以出入爲出震入巽自臨至夬爲朋來則利有攸往爲贅語矣反復音覆剝卦覆而成復故曰反覆其道七日來復者自剝六爻加復初爻數七不言月言日日陽也

復初一剛止于坤上爲六爲往動于坤初爲七爲來止如果核之含其仁動如果仁之有萌芽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何以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亨也无疾无咎亨通之象剛反言方復之初剝之一剛窮上反下也剛長言巳復之後復之一剛自下進上也復見天地之心者十月純坤不爲无陽天地

生物之心固未甞息但无端倪可見惟一陽動則生意始可見端緒程子謂動之端乃見天地之心是也若三陽發生之後則天地之心盡散在萬物不能見得如此端的剛柔皆天地之心而剛反則見天地之心動靜皆天地之心而動以順行則見天地之心七日八月皆天地之心而七日來復則見天地之心剛柔消長皆天地之心而剛長則見天地之心

在外回車曰反從反還家曰復不反安得復內

典曰逆流曰反流曰倒曰旋反義也窮子見父復喻也曰天行曰天道曰天心心者行之宰道之倪也 自疏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震陽橫亘關象坤爲衆震爲大塗商旅象一陽位尊后象不行外不入也不省方內不出也

至日至有三義一者陰陽之氣至極二者陰陽之氣始至三者日行南北至

關者人心之幾希旦晝夜氣之交致知曰夢覺關誠意曰人鬼關閉關卽退藏于密之意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意起爲過不再起爲復意起卽覺覺卽泯然是謂不遠復祇適也悔生于動動涵于初无致悔之動也元始也復于意未動之始也是元卽乾元卽坤元所謂天地之心故曰元吉象言以修身者仁在身中猶仁在果中果中含仁復則根

榦花葉并茂身中含仁復則視聽言動皆禮中庸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顏子請問克復之目蓋問修身也

老子云致虛極守靜篤萬物竝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又道書云念起是病不續是藥皆復義也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休止息也美也从人依木勞而息休有美義六二最比于初初陽卽仁二在初上而附順之王

註云親仁善鄰復之休也文中子云學莫便乎近其人六二以之或以休爲歇息如重擔息肩下仁爲種子著地不若前義貼切

胡雲峯曰邇貴遠遠莫遠于上九而九五能比之故嘉邇邇之美者也復貴不遠初九曰不遠復而六二能比之故曰休復休復之美者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頻水涯也復以近陽爲貴三去初遠如水之頻也然與初同體故能自惕厲而得无咎所謂震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凡卦三四皆可言中益是也六四上下皆有二陰而處厥中在震大塗之上不從其類而獨應初故曰中行獨復蓋以應初故能復非以應初爲復也二比而近曰下仁四應而遠曰從道道路也迷則失路矣上六是也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六五坤終又互坤順之極也土之高者爲敦敦者附益加厚之意與敦臨意同不遠復者善心之萌敦復者善行之固故皆稱无悔復入德之事敦復成德之事故曰中以自考考成也傳考仲子之宮是也以上五陰皆順所謂无疾无咎如此

易中陽長之卦凡在上陰柔之主未嘗不附而順之故復爲一陽之長六五則以敦復无悔臨爲二陽之長六五則以知臨爲宜泰爲三陽之長六五則帝乙歸妹爲祉大壯爲四陽之長六

五則以喪羊于易无悔皆下順陽剛而得居上之體者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上爲冥昧之位六爲柔暗之資地絕既无下仁之美剛遠則失遷善之幾陰重已有難開之蔽柔終安望改過之勇坤本先迷今居其極迷之甚矣迷復言迷于復也凶字貫下上六即坤上六龍戰之爻行師之象陽自上升必消羣陰故

終有大敗以其國君下推原得凶之由國坤象
君指初九震爲帝爲復主君象人身中有天君
存焉以剛反爲道者也剛反不反則反君道矣
是以其國君凶也

胡雲峯曰迷復與不遠復相反初不遠而復迷
則遠而不復敦復與頻復相反敦无轉易頻則
屢易獨復與休復相似休則比初獨則應初也
十年不克征亦七日來復之反乾无十坤无一
陰數極于六而七則爲乾之始陽數極于九而

十則爲坤之終故凡言十年者坤終之象也屯
十年乃字頤十年勿用皆互坤

剝䷖復　剝復相反之義

雜卦傳曰剝爛也復反也
剝以艮一陽爲主于上是物旣爛而剛獨存復
以震一陽爲主于下是氣初反而形未壯剝之
厚下安上一陽也復之閉關養下一陽也
剝全一陽于將危也其象顯于外故曰觀象復養
一陽于初動其幾涵于内故曰見心

无妄䷘　震下乾上　互艮巽

无妄史記作无望凡有期望卽是望安人生惟利
害死生易生妄想不耕穫透功利關邑人災透
禍福關勿藥有喜透死生關周公以之盡无妄
之義文王无欣羡畔援孔子无意必固我无望
也不曰誠而曰无妄者无妄卽眞无妄之外別
求眞眞亦妄也故文言曰閑邪存其誠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内動而健剛中而

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剛自外來天命也爲主于内人心也人心卽天
命故動何以亨動以正也動何以正動以天也
匪正則非命非命則有眚不利有攸往然所謂
匪正不獨妄也无妄之往亦妄也上九是也内
典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但能心不妄精
進无有涯
曰天之命明剛自外來非由外鑠自乾而來象

自天降命也
无妄矣猶曰匪正者卦體下動上健二陰互艮巽動遇止健遇不果非天命之正動正健卽安也眚目病生翳也以妄爲眞曰有眚卽內典揑目空花之喩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雷行物與非望與也○无心同得○不知所以然而然○故曰无妄○聖人體无妄之道因時而施因物而付對之育之何心之有或以无妄卦名天下

雷行物與爲句與猶應也言物物相與以應雷行也雷无私震物无私與爲无妄之象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此所謂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動而健也九爲乾體初爲動始无所繫應直心而往動與天合得此心之本體何不吉之有象言无妄之往何之以匪正往也此言无妄之往得志以天命往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此與九五所謂剛中以應大亨以正也二虛中履正不耕時而望穫不菑時而望畬聽其自然修身俟命盖得位而有无妄之福者也二爲田震爲稼爲反生互巽爲耒耜木入土上入下動耕菑象互艮手穫象則利有攸往者二雖中正然在震行艮止之交乃眞安關頭若二有計功之心卽未必利矣象曰未富者六三互巽爲市利三倍此特未入耳活辭亦危辭无妄卦中獨

不取應爲其有所繫也二之利有攸往往與五應五之有喜喜與二應本皆中正而聖人慮其有所繫著故曰不菑穫不菑畬則利在攸往
六二柔中而虛○欲其空諸所有○故戒其穫畬○九五剛中而實○不欲其實諸所无○故戒以勿藥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此失位而有无妄之災者也或繫之或得之皆无與于邑人而災不免焉故曰无妄災非无妄

所能免有意求免君子不爲故不言凶咎

三居坤土爲人位邑人之象惟繫牛行人解者各有所屬俱无的據似當活說爲妥 自疏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慮其不永貞耳九四卽乾初陽同德相契故曰可貞固有之者恐人致疑于外來也如久客乍歸雖歸自外實非外人也貞卽正也固有卽命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

試也

疾非有妄而致自當緣无妄而愈若有无妄之藥卽生妄藥之病○殀壽不貳修身以俟所以立命此之謂也

九五之疾以與二應也然五以中正居尊二亦以中正應之應而无心于應豈足病哉若以此爲疾而攻治之是自生妄也易以陽爲陰累曰疾以陰陽相遇之正爲喜

胡雲峯曰豫六五以柔乘剛貞疾固宜无妄九五剛健中正下應柔順中正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有疾文王羑里之囚周公流言之變也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公孫碩膚德音不遐文王周公之疾不藥而自愈矣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此所謂无妄之往也乾體健極與震初不同雖能无妄不可違時而行行則有眚矣以其窮也窮之災與亢龍有悔同眚以行言窮以位言

六爻皆无妄也初曰无妄往吉三曰无妄之災五曰无妄之疾上曰无妄之眚初爲震主四爲乾初无妄可知然三五上三爻不免于災疾與眚者五與二雖中正而有繫應三則以震揆艮上則健極復行崔子鍾所謂下三爻貴動則居者災上三爻貴靜則行者凶也

按无妄乃至命之學命天命也任天而動則動皆无妄震之初九乾之九四是也二五中正而兩相繫應若耕而求穫疾而用藥卽非任天之

動矣故兩爻皆有戒詞六三无妄之災以免災動念卽是妄上九无妄之行以健行動念卽是妄總以天命爲一卦宗旨

大畜 ☶☰ 乾下艮上 互兌震

小畜大畜皆畜乾也兩陽不能以相畜故畜陽者必陰然徒陰則柔弱而不能畜故主畜者必陽小畜以一陰畜乾主在五大畜以二陰畜乾主在上皆剛爲主也謂之小畜大畜者巽陰之微也故小艮陽之究也故大

巽柔而入陽喜其入亦入艮剛而止陽畏其止亦止巽之畜陽有繫累牽絆之情艮之畜陽有節制裁成之義

畜有三義止也藏也養也健過則蹶故貴止卦中曰已曰脫輹是也剛躁則露故貴藏多識畜德是也養則養賢之謂卦中不家食是也總以止健爲主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乾在无妄爲天德在大畜爲賢才士惟體乾而後才德備體乾則其進銳進銳者不可致遠不歷艱貞其識不深不受屈抑其氣不定天降大任動心忍性大畜之謂也士大畜而後能大用人主大畜士而後得大賢

艮爲宮闕互兌爲口令賢人居于闕下不家食象又兌澤大川象卦有乾體者多曰利涉大川健故也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

天也

王註凡物既厭而退者弱也既榮而隕者薄也夫光輝日新者惟剛健篤實也蘇解以止厲健以健作止兩相磨而神明見曰輝光剛上而尚賢能止健指上九一爻謂上九以剛德居一卦之上而嘉尚下之三陽能止其健而不使其過則大者得其正也能者止健乃剛上之能非二陰之能也畜之原以用之非終止之故以不家食爲吉上爲天之衢爻利涉大川以與上合志

也故曰應乎天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積氣耳无處非氣无處非天山之虛處皆氣則皆天也故曰天在山中人心至虛猶山之虛多識前言往行使言行見聞消歸本性以畜其德即天之无不該也書曰弘于天古德謂心孔如椰子大如何讀得許多書皆此義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乾一也艮之力大于巽故下三爻皆因艮之止輒能自止曰有厲曰說輹曰艱貞自此三陽並進有良馬相逐之勢與上合志而往不復受陰之畜矣童牛豶豕指二陰牿之牙之者上也二陰旣爲上所制則艮體將變爲純乾所以爲元吉有喜慶也故上九不復止健而轉爲何天之衢大畜者於是大行矣舊說謂內卦受畜外卦能畜童牛豶豕指二陽夫乾爲良馬坤爲牛坎爲豕各有族類取象不同以乾爲牛豕无乃獸畜之乎且九三與上合志已成攸往之利豈復爲二陰所畜如爲二陰所畜何以稱元吉稱有喜有慶又何得遽何天之衢耶葢艮之二陰能止健于三陽之初進必不能止健于三陽之並升乾之三爻能受畜于良馬之未閑必不受畜于天衢之將上觀四五爻象辭止言六四元吉六五之吉聖人之意可知矣竊謂此說无疑自疏居而俟命則利往而違上則厲災謂艮山之阻

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二與三同爲乾體輿象輿說輹一也在小畜爲反目在大畜則无尤六三剛過九二剛中此有知幾之吉彼有來追之嫌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衞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乾爲良馬亦爲老瘠駁馬此稱良者受畜而不躁故謂良也三互震下二爻追隨而進相逐象葢畜成而道可行矣猶自以艱而守其止健之正爲利謂之艱者以乾健加以震動勢不可止

而欲止之也曰如字自警之詞其閑我輿衛乎惟恐輕車易道以致泛軼也初之利已者至是可利往矣夫初之止其行正以成其行此上之志而今與三合尙何往之不利哉小畜之三曰反目此三曰合志者小畜三不受畜而四强之止此三畜而將行而上合之同往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九三既與上合志則四五二陰不能與陽爭畜

故有牿牛牙豕之象牛屬坤姤初曰羸豕其爲陰象无疑牿以木楅其角也爾雅豬子爲豶繫豕之杙曰牙今牙門之牙亦指門前横木而言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何作荷艮爲徑路在上爲天衢畜之大故行之大所謂不家食涉大川以此

无妄動主在初與上三剛合德動與天一惟其所動无不祐之天命故曰得志大畜止主在上與下三剛合德止與天一隨其所止皆四達之天衢故曰道大行

无妄䷘畧卜　无妄大畜反對之義

雜卦傳曰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乾非可止止者適然之時耳无妄不宜有禍有禍者意外之災耳

李雪園曰八德祇成一乾健。乾元必于七德摩盪過。方能純粹精。乾非動。則性光埋沒。故无妄動而健。非震能動健自動也。乾非止。則至善不凝。故大畜艮止健。非艮能止健。健自止也。

頤 ䷚ 震下艮上　互坤

需頤皆有養義需當初生之時若兒之須乳茁之須溉故曰飲食之道其養小頤當畜聚之極其養大孟子云養其大體爲大人養其小體爲小人

頤口車輔之名輔上覆象上九車下承象初九齒森列于中象四陰故以頤名卦頤中有物賁于動而後合今頤中虛而下動故動體皆凶止體皆吉記曰口容止以養廉也

凡陰虛不能自養惟陽實乃能自養以養人而卦中止有二陽下陽震不如上陽之止故由頤獨屬上九四爻皆待養焉與豫之由豫同謂二四待養于初爲顛頤非也舊解因聖人養以及萬民遂分所養爲養人屬外三爻自養屬內三爻不知自養養人原一串事豈有自養不知所止而能養賢以及萬民者哉所云養賢以及萬民乃極言自養之大耳 自疏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貞吉主艮言頤道以靜止動止則不妄求所以得正而吉一動于欲專爲口體之奉則失所養之正而凶矣卦似離目有觀象能觀乃能自求即孟子於己取之之意初上二爻俱陽但震體動未能自求故皆以求上而凶艮體止故能自求既以自養而天下亦藉以皆養此貴賤大小之辨也

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

民頤之時大矣哉

觀頤四句一意言觀所養之得失在觀其自養而已喫緊只在自字舊分養人自養非也

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此天地之養萬物也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此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也 自疏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言語飲食動象慎之節之止象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傅玄口銘也可爲此象註

疏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凡卦主皆稱我上九自謂也爾謂初九龜伏氣不食虛能生靈止觀之象所謂人人有貴于己者此靈明也朶樹木垂朶朶也頤動則下垂初爲震主才能動性喜動而四與初應欲因四以求養于上四上同體故也雖有靈陽不知自養而羨上之養是捨靈龜而觀朶頤也故設上九告辭以示戒陽本可貴而累于動體飲食之人則人賤之故曰亦不足貴時解以初與四正應謂初欲四捨上觀己則凶字有何著落又謂初告四陰以正不知由頤在上九初爲動始曰凶曰不足貴爻象甚明當以前義爲是 自疏
王輔嗣云安身莫若不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顛頂也四陰皆待養于上九故曰顛頤非顛倒之謂丘空也謂六五由頤不在六五空頤耳丘頤顛爲下二與五應五雖無養人之德而位在焉二震體安動求養于顛頤違其經矣越六五而上知由頤之利而不顧蔑上之非義故曰征凶行失類者二上非應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三上正應與二非應四非比而求上者不同故不曰顛頤但三居動極援上失己頤斯拂矣雖正亦凶道大悖者悖于艮止之道也
頤三之拂頤猶豫初之鳴豫也小人以上之應己私之爲利而皆不免于凶者上皆陽剛非道不悦也豫初曰志窮絕其端也頤三曰十年不用究其終也君子之待小人嚴矣哉
六四顛頤吉虎視耽耽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六四亦顛頤然同體艮故吉艮以一陽高踞山

頁有虎象虎行垂首下視眈從目視近而志遠也四當頤中有欲食之象下視羣動其欲養之意逐逐而獨免于貪昧之咎者上九以艮止輝光施養于同體之四也卦言觀頤此言虎視視即觀也觀得其正則爲四之虎視觀失其正則爲初之朶頤矣自疏

一止體也自其淸虛无物言象靈龜龜下伏故于初言龜自其剛正有威言象虎視虎上據故于四言虎自疏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二五皆言拂經者拂其相應之經也然五重互坤順以上九爲貞而順以從之吉二言行五言居震行而艮止也失民者不可以犯難故不可涉大川

五獨不言頤者由豫在九四故五不言豫由頤在上九故五不曰頤也然彼貞疾而此居貞吉彼以柔乘剛此以柔承剛也六二同拂經而彼凶此吉者下三爻動皆凶上三爻靜皆吉也若貞吉與征凶相應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由頤者由此而成其爲頤也以象言人得食則頤動必繫于艮而後動以理言動以求養動而不止則失所以養矣上九艮主故曰由頤貴而无位故厲高而有民故吉爲養之主物莫之違故利涉大川君臣上下皆得其養故大有慶

由豫在四已有可疑之迹況由頤在上不以危厲處之其能吉乎然由豫終于勿疑由頤雖厲而吉非周公才德不足以勝此

大過 ䷛ 巽下兌上 互乾

陽生陰殺陽在外足以邪陰陰在外不足以邪陽故頤以二陽邪四陰則爲養中孚以四陽邪二陰則飛鳥出令四陽在中賁二陰爲邪所以失養爲澤滅木之象大過陽過乎陰論全卦二五爲中論爻位二四爲中初上二柔亦以不過

者爲美初陰伏于四剛之下故无咎上陰踬乎
四剛之上故凶
溫公曰剛已過矣止可濟之以柔故卦中四陽
以居陰爲吉不以得位爲貴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
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蘇解二五者用事之地也陽自内出據用事之
地而擯陰于外爲大過陰自外入據用事之地

而囚陽于内爲小過過者偏盛而不均之謂也
易之所貴者貴乎陽之能御陰不貴乎陽之陵
陰而蔑之也陰衰則陽失其資矣卦中四陽棟
也初上棟之所寄也弱而見擯不任寄矣棟所
以橈也
本末字從木一陽藏于木下根株向暖爲本一
陽散于木上枝葉向榮爲末卦象上缺下短爲
本末弱上缺則下无所承下短則上无所托故
曰棟橈剛過而中以二五言巽而說以二德言

大過四陽過盛必剛而得中内巽外說則可以
抑中强之弊扶本末之弱雖過不過矣巽而說
行者初爲巽主上爲兌主初爲藉上爲輔也攸
往卽爻之所謂相與也亨卽爻之所謂棟隆也
曰乃亨明不往不亨也與蠱往有事同義大過
之時一失不可復救故其時之所係爲甚大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本滋木反以没木大過之象君子以獨立不
懼如木在水中挺持而不傾欹遯世无悶如水

過木杪湮没而不呈露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蘇解曰茅賤而不足收也然吾有甚愛之器必
以藉之非愛茅也愛吾器也初之于二强弱固
相絶矣其存亡不足爲損益然二所以得養安
于上者以有初之藉也棄茅而不收則器措諸
地棄初而不錄則二親其勞矣故曰茅之爲物
薄而用可重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

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四陽并盛二五居中近陰氣以調其過木在水中必毀惟楊可生故取枯楊生稊之象夏小正正月柳稊注發孚也作根非二與初比老夫得女妻象扶衰于上拯弱于下過而不過故无不利過以相與者當陽過之時得少陰以相與也或以二過五與上五過二與初未然

巽曰女妻兌曰老婦者初少而上老也二曰老夫五曰士夫者二老于初五少于上也又上六

在卦終爲老婦九五在三陽之後爲士夫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卦詞言棟橈指四陽爻詞專及三四兩爻舉中樞也兩爻分上下體看下卦上實而下弱下弱則上傾三居下卦之上下弱而无助故棟橈凶不可以有輔者重剛自用不可以上之柔輔之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上卦上弱而下實下實則可載四居上卦之下下實而不橈故棟隆吉又四與初應正巽而說行者它指三凡非應稱它三與四比故有他吝之戒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木本生稊雖枯復盛木末生華寧有久理老婦得其士夫雖可濟亢陽之過不能成生育之功故曰无咎无譽譽與豫通喜也詩云韓姞燕譽

二言老夫得其女妻此倒言老婦得其士夫者初六以柔承剛九二爲主上六以柔乘剛九五不能爲主也欲貪陰而反爲陰所駕失夫義矣故醜之○自疏

四陽爻二比初四應初皆利三應上五比上皆不利者二四與本相與救橈先本也三五與末相與救于末則无及矣又本屬巽主生氣用事爲長爲高下漸堅實故利末屬兌主殺氣用事爲毀折爲附決上漸消落故不利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上六處窮陰之極三本應而不可有輔五雖比而生何可久棟折榱崩將壓焉過涉滅頂之象是雖所值之凶然剛實尸其咎柔何罪焉此无咎與初无咎同二陰皆非抗陽者自處未有失也而上不幸獨當其凶則以居大過之極也互乾首頂象兌在乾上滅象

頤䷚大過䷛ 頤大過反對之義

雜卦傳曰大過顛也又曰頤養正也

此皆指上爻言大過上六處過之極故曰滅頂猶首之向下而顛也頤上九爲頤主故曰由頤以動而知止爲正也頤中互重坤有大離象大過中互重乾有大坎象于以啓坎離之先振上經之終頤震艮合皆男大過巽兌合皆女又以成咸恆之交開下經之始

頤中虛以養生大過內實以送死老子云谷神不死谷神虛也實則神死又云彊梁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故頤四陰極柔而爲養生大過四陽極壯而爲送死

坎☵☵ 坎下坎上 互震艮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八純卦獨坎言習者健順動入麗止悅皆美德獨坎爲險陷豈欲人爲險教人習所以處險耳習坎莫若水故坎非水也乃水之所行也其不直曰坎而曰習坎取乎水也習卽學之時習八卦惟坎曰心中一陽外二陰心在身中之象心卽剛中也剛入險亦能出險四陰如重關層壘剛中如猛將陷陣聖賢戒愼恐懼動心忍性

正在此關孟子曰生于憂患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熟者習也歷得坎險盡便透得離明徹

習坎便是有孚惟此有孚之心能出乎險而亨時解維作維繫未然行有向者行謂二尚謂五二五震爲行五旣平爲尚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坎爲流水兌爲止水兌陰靜故止坎陽動故流流則行行則不盈流而不盈則不失其信原一串事不盈者不盈溢于崖岸也不失其信卽不盈之信虞翻謂朝宗于海不失其時水之消息與月相應是也行不失信卽乾健一脈黃端伯云靜爲死氣動則生氣流者氣之生而不積者也故不盈土聚則塡木聚則鬱其體重而不能自流也水者天之初氣形而未形故與滄滄之氣同流乾坤鑿度曰水爲天地信順氣而潮潮

者水氣往來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也

維心亨者惟此剛中之心乃亨也蘇解云物之窒我者有盡而是心无已无已則終必勝之是也往有功者往卽是行坎以能出爲功必往而後險可出也以上明處險之道下言設險之用王公設險不特山川城郭若三百禮儀三千律令皆是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君子設險以守其心刻刻防危斯刻刻葆微此時用所以大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火起而上曰作水趨而下曰至常德行學不厭
也習教事誨不倦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
也
全卦是習坎故以習坎冠初爻窞坎底也在習
坎之下故曰窞失道者出險之道有孚是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陽本大以陷在二陰故曰小所謂道心惟微也

入日在昬獲陷穽不知求出二互震求出險
者凡坎之出皆藉震力如屯之動蒙之亨渙之
馬壯皆是朱子曰雖在陷中畢竟陽會動陷他
不得震爲大塗得此爲出險之路得字與初上
失道相反雖中下坎未出故曰未出中
豫九四互坎曰大有得此九二剛中而僅小得
者豫之剛動乎坤順之上故不求而所得者大
此之剛陷乎坎險之中故求之而所得者小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
之坎坎終无功也
六三處兩坎之間或來下或往上似亦知習坎
者但中爻艮止震木在艮山下象枕險而且枕
有苟安願息之意其能上下通流而出坎乎入
于坎窞者入于上坎之下也終无功與往有功
相反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
酒簋貳剛柔際也
四已入上體正上下通流之處凡純卦六爻不

相應惟以比而相交際爲義四五兩爻剛柔得
正以相承比明信約結豈顧問哉蘇解云同利
者不交而歡同患者不約而信四非五无與爲
主五非四无與爲蔽雖樽酒簋貳用缶納其所
約結自牖而進至淺尠也而終不相咎者四與
五之際也四五交接上下通流二至此方有功
五因之乃得平坎爲玄水酒象貳副也缶以節
樂言語要結曰約卽行險不失之信牖通明處
不由戶而由牖非正應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朱子云坎水只是平不解滿盈是滿出來祇適也猶言適足也水逆行无歸泛濫滔天及其順下由地中行則安流如掌矣故心莫險于盈德莫妙于平老子云上善若水莊子云平者水停之盛也白虎通水訓準準平也中未大者坎剛猶陷于柔也大有六五而曰大中者柔能統剛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處坎之極其入于陷也如徽纆之係叢棘之寘坎下巽爻為繩徽纆象艮為手繫象坎于木為堅多心叢棘象上坎第三爻三歲象初云失道拯之于始上云失道拯之于終

全卦習坎六爻各異初處坎底從先不知習者九二居下坎之中習而小有得者三在上下之間失位乘陽不能終習而願息者四出下上行得位承陽剛柔相得其習坎而行有尙者乎五則上下通流不失其信可謂往而有功矣上處坎極終身陷溺不知習者所謂困而不學是也習坎者行哉往哉往哉行哉 自疏

丘氏曰坎一陽陷于二陰上下皆坎則二五皆陷然坎之性下下坎則爲陷太甚故上坎爲安以五得位二不得位故五之祇既平異乎二之求小得也四陰爻惟初上在二五兩陽之外為最凶三則失位乘陽而无功四則得位承陽而无咎

離 ☲☲ 離下離上 互巽兌

郝仲輿曰善離莫如火善麗亦莫如火何謂善離生滅不常體无自性空中有火虛乃生明如人形骸外實靈扃中空故火一星離為千炬遇物皆焚人一心離為萬應隨感皆通虛則能離也謂之善麗者火性虛附物斯顯其質柔麗剛而形故火息于空光傳于薪神潛于寂知寓于物離而能麗明物察倫聖人所以先覺也離而

不能麗飛揚燦擾恆人所以昏迷也離取別離麗取附麗二義原是相生惟離則其麗也動而不滯惟麗則其離也虛而不詘莊子指窮于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薪火所麗也傳而不知其盡其離也内典火大无生循業發現循業所麗也无生其離也宗門或撥灰見火或點燈滅火二則公案正可同參 自疏

在地爲火在天爲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日在天而光著于地故内卦言日火在地而光同于天故外卦言火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先利貞而後言亨者蓋附麗不得其正則附非所附明非所明何以能亨爻中二麗初五麗上皆貞也牝牛坤象離中畫一陰坤之中畫也坤以全體配乾而行故爲牝馬之行地離以二五附乾而居故爲牝牛之畜養牛順物也牝牛尤順養順德以消炎上之燥氣故吉也

老子知雄守雌又曰牝常以靜勝牡莊子衆雌而无雄而又奚卵焉皆畜牝義也 自疏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坎陷主中兩剛而言離麗主中兩柔而言一柔附麗于上下二剛之間錯然成交故曰離者麗也以上體言有日月麗天成明之象以下體言有百穀草木麗土化光之象以全體言上下以明相重五二以正相麗舉天下皆成麗正之化有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之象一剛一柔以兩相麗原无不順自三四兩剛昃突于五二之交而六五上九以王公之離成正邦之化但曰麗乎正者五失位也六二則柔麗乎中正矣傳文緊承加故字是以字故六爻以六二爲主

坎者乾孕坤中離者乾透坤外皆兼天地之義故坎曰天險地險離曰丽天丽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明兩作即日新又日新之謂朱子謂明兩作猶

言水洊至作訓起是也或以日月代明爲兩或以日照于晝火照于夜爲兩或以作述重光爲兩俱未然大人謂六五學有緝熙於光明繼明也光被四表照于四方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初在下履象錯義有三有差義有文義有麗義初日眛爽才剛安動差義也離體文明光輝錯落詩云錯衡古幣錯刀文義也初剛二柔承當

得位相麗錯行如禮與長者行不錯則隨麗義也離者柔麗剛非剛麗柔初剛在下二以爲麗剛承柔下爲敬之敬則免于突焚之咎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坤六五稱黃裳離二即坤二故曰黃離以最得坤元之體故曰元吉

坎離二五皆得中然坎予九五離予六二者坎以上出爲功離以內明爲貴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初爲日出二爲日中三爲日昃三下二近不相得合四五撰便雜兌而爲昃日突以兌口向終極之爻憂喜失度惟情自徇或歌以圖未盡之歡或嗟而生垂盡之感晝夜不通生死俱罔故凶何可久者晝必夜生必死日昃雖不可久而可久者自不朽也譬之附薪之火有時灰燼而空中之火傳而不窮夫空中之火則神明不息之火也豈大耋所能限其脩短哉

莊子德充符云死生存亡窮達貧富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靈府若說生惡死之心勝或歌或嗟憂樂不同昧于適來適去之道則一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三四皆以剛居離中三與二不相得四與五不相得皆爲不順三方以兌西昃四忽從巽東出突如之象突竈突下體之火如竈突而上也三

之眚火既上于四而不能回四之新火又拒于五而不敢犯上下兩无所容則火止于四而已焚如之象互兌則火以澤熄互巽則燼以風颺死如棄如之象

火宿于木而能焚木明本于人而能害人小有才之殺身秦暴政滅世似之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六五麗兩剛之間四剛而逼于五有疢疾之益

上剛而威于五爲禦侮之助象所稱重明以繼明照于四方者離目兌澤涕象二至五肖坎爲水沱象五爲心位坎爲加憂兌爲口戚嗟象居君位而能憂非若九三之以生死爲憂也故吉離王公者王與公相麗陰陽相資也五爲王上爲公六五雖柔而附麗上九之剛所以吉也在坎剛柔際而成出險之功在離王公離而成繼明之盛一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王用者六五用上九也陰陽相配爲嘉兵猶火也離爲甲冑戈兵上在卦外出征之象折首指九四獲匪其醜殲魁而宥脅也上九居離之極剛明及遠威震而刑不濫故无咎以正邦者四剛皆二柔所麗而中爻互巽風見火則揚互兌毀見火爲熸皆失其所麗故惟初上是麗征言正正三四互體之不正也正邦而天下化成矣

六爻皆以柔順爲正二黃離初敬五戚上獲匪

其醜皆能伏其炎上之性者惟三處下離之盡似日過中四處上離之交如火驟烈故皆凶

按內卦以一柔麗二剛而初剛可麗三剛不可麗初如旭日三則日昃也外卦以一柔麗二剛而四剛不可麗上剛可麗四如火烈上則火遠也

坎☵☲離 坎離反對之義

雜卦傳曰離上而坎下也

乾坤者陰陽之祖坎離則天地之中也坎居正

北于時爲子爲夜之中離居正南于時爲午爲日之中夜之中一陽生焉即乾也日之中一陰生焉即坤也故上經首乾坤而終坎離貴其得天地陰陽之中而爲易之用也其在于人坎陽中實人之精也精藏于中猶水積于淵也離陰中虛人之神也神寓于心猶火明于空也坎之中實是爲誠離之中虛是爲明故坎離聖人之心學也

陽不可有陷陷于陰則爲坎窞爲徽纆爲叢棘故以出險爲貴離不可无麗不麗于正則爲錯履爲焚棄故以受陽爲吉

坎之行有尚法天行之健也得父氣也離畜牝牛法資生之順也得母氣也所謂各從其朔也坎水下陷故下卦多凶離火上炎故上卦多凶坎之剛中二不如五離之柔中五不及二習坎在二水合流之衝故六三最險繼照在二火相傳之際故九四最凶坎爲法律故上六有徽纆之係離爲戈兵故上九有折首之征

丘氏曰離一陰麗二陽上下皆離則二五皆麗然離之性上上離則炎上太過故下離爲安以二得位五不得位故二之黃離元吉異乎五之出涕沱若也四陽爻惟三四在二五兩陰之內爲最凶初明在下敬而无咎上剛在外征而正邦

周易揆卷之五

明　嘉善塞菴錢士升著

下經

上經首乾坤天地定位也下經首咸恆山澤通氣也位欲分故天地分爲二卦氣欲合故山澤合爲一卦

易六爻皆應者卦八泰否咸恆損益既未濟也泰否天地相應故居上篇咸損少男少女相應恆益長男長女相應既未濟中男中女相應故

居下篇而二少之應尤至故爲下篇之首

李氏曰易卦皆合兩體爲一貴乎陰陽相等然以巽遇艮陰老陽少則爲蠱以兌遇震陽老陰少則爲歸妹惟咸二少相配恆二長相匹陰陽之氣等而无羞故以爲下經之首

咸 ䷞ 艮下兌上　互巽乾

咸亨利貞取女吉

胡雲峯曰乾坤氣化之始故曰元亨利貞咸恆形化之始故曰亨而不言元然咸亨不以正徒爲人欲之感恆亨不以正亦非天理之常故皆以利貞戒之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咸者感也所以感者心也无心不能感故咸加心而爲感有心于感者不能咸感故感去心而爲咸咸皆也惟无容心于感然後无所不感柔

上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天地之感也止而說男下女人物之感也乾之氣感乎坤坤應之而成兌是坤與乾也坤之氣感乎乾乾應之而成艮是乾與坤也故恆卦亦曰上下相與此感之所以亨也人心之悅易失其正以止行悅則情不流所以利貞也以男下女下之而後得必貞者也取而得貞取者之利也所以吉也天地聖人廣明感之義寂然不動者性也感而遂通者情也悅歸于止卽性其情是爲天地萬物之情

不如是則妄感客感而已矣

丘陵爲牡谿谷爲牝山澤亦具男女象焉柔上剛下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則兩儀又自爲夫婦矣

卦體有和平象澤卑而在上山高而在下乾陽極而亢兌以悅之坤陰極則流艮以止之情之中節曰和陰陽適均曰平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澤形實而氣虛空竅處一氣通徹故曰竅于

山川君子以不自有其高爲虛體以无所不悅消流皆吾潤澤爲受量內典有人我山高貢高我慢之戒蓋言虛也

一切不受而後能虛虛而後能受也一切不感而後能无心无心而後能感也六爻中一言思二言志思何可廢而朋從則非虛志何可无而外而隨人而未則非虛虛即所謂何思何慮也何思何慮者終日思慮而未嘗有思慮也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卦體有人身象上偶畫爲口中三奇畫爲腹背下二偶畫爲足拇足大指也腓足肚也股髀也脢本也脢背肉也在心上而相背一曰心上口下輔口輔也在內曰輔在外曰頰自下而上以爲六爻之序陸佃云脢即喉中梅核不言而亦若能作聲者故次輔頰舌之下若背肉則艮背之學豈直无悔哉

蘇傳曰咸者以神交夫神者將遺其心而況于身乎身忘而後神存足不忘屨則屨之爲累也

甚于桎梏腰不忘帶則帶之爲累也甚于縲紲人之所以終日躡屨束帶而不知厭者以其忘之也道之可名言者皆非其至而咸之可分別者皆其麤也是故在卦者咸之全也而在爻者咸之麤也爻配一體自拇而上至于口當其處者有其德德有優劣而吉凶生焉合而用之則拇據腓行心慮口言六職並舉而我不知此其爲卦也離而觀之則拇能據而不能提口能言而不能聽此其爲爻也方其爲卦也見其咸而

不見其所以咸徇其爲人也見其人而不見其體也六體各見非全人也見其所以咸非全德也是故六爻未有不相應者而皆病焉不凶則吝其善者免于悔而已

卦以相與成咸爻以相感爲累蓋咸以虛爲妙用而自拇以上則皆實之感以通爲極則而自咸拇以上則皆窒之也

拇最下初之象初六止體而與四應咸其拇之象艮其趾未失止之正咸其拇已撓止之體矣

以在咸初所感最微故雖志在外而无凶

胡雲峯曰咸恆初爻皆淺也咸拇感未深而艮性能止故不言凶恆初未可求深而巽性善入故雖貞亦凶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腓次拇上二之象應說互巽情悅性入不待感而動故凶居則守其艮止爲艮其腓故吉順不害者物來順應感而遂通靜因靜動亦靜居信相感而利生焉何害之有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股次腓上三之象互巽爲股艮爲手執象三爲艮主以互乾之健上應悅主隨二與初而動如股隨足而動也亦不處承二而言處即居吉之居志在隨人所執僕妾之役耳故曰所執下

三爲艮主似有把捉執持之意然志在隨人所執特其下耳進而上其惟執環中以應无窮乎

自疏

胡雲峯曰艮言隨在二二腓隨三之限而止也咸言隨在三三股隨下之腓而動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四當心位正止悅之介與初爲來往之爻非能貞者貞者虛中无我之謂也貞則感无不通若憧憧往來失止主而得巽朋思緣其類豈能无所不通乎惟復于未感之先則貞矣貞則光大矣曰未感害者未涉于感之害也

貞者无心之正體也大學正心章云不得其正
正即貞也内典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是也憧憧
往來内典攀緣妄想是也心體不正則覺性皆
發而爲思因車念馬因馬念蓋各以其類相從
而至心體失矣欲吉而悔亡得乎
楊誠齋曰四當心位不言心而言思者貴其廢
心任思也以思窮物適以物窮思安能窮神知
化而成光大之盛德乎廢思任感則貞吉而悔
亡矣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蘇解曰拇之動腓之行股之隨心之憧憧往來
皆有爲之病也懲其病而舉不爲者以藥爲之
病也五之所在脢也脢者體之不動而无事者
也畏其有事之勞而咸于无事求无悔而已志
已畢矣
五處巽外巽不爲入咸脢之象然五二正應二
言順不害五必于不入抑末矣不操其本而持
其末流告子之不動心病正在此

諸爻動而无靜五靜而无動皆非心之正也心
有體自有用无體之用并用亦非朋從之謂也
无用之體并體亦非咸脢之謂也禪語惺惺寂
寂是散亂惺惺非寂寂惺惺是无記寂寂非正
此義白疏
唐元竑曰大學釋正心曰有所忿懥則不得其
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如是而已不言何者爲
心何者爲正也咸之四但言貞不言如何爲貞
也五言脢而不言心其艮背之學乎然憧憧固
未光而咸脢亦志末則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
下和平者總不繫此也歷數其非而不一指其
是豈心固不可言歟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胡雲峯曰拇腓股動于下輔頰舌動于上感宜
靜不宜動況動以口乎感以言非矣況无實乎
艮象輔咸象輔頰舌咸極于說艮終于止
人身感應不動而爲行則動而爲言拇腓股所
以行也輔頰舌所以言也脢則不能動者也而

主之者惟心心虛則拇腓股脢輔頰舌節節皆
靈心實則拇腓股脢輔頰舌節節皆妄此咸卦
之全旨也 自疏

恆 ䷟ 巽下震上 互乾兌

二氣相與萬古常然是即咸即恆風雷竝發不
分先後又剛柔皆應皆者咸也是即恆即咸又
咸爲无心之感有心係應非咸矣恆爲變易之
恆執而不變非恆矣故以卦德言咸恆皆吉以
爻位言咸恆多凶

又咸男居女下撰巽而牽女多不得其所止恆
夫處婦外撰兌而說婦每不善其所動咸撰巽
自二始恆撰兌自五始故二爻皆凶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恆而亨則无咎以其貞也貞者不易之道即變
易之道故利有攸往

彖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
皆應恆恆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恆
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
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
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剛上柔下分之常分乾與坤爲雷分坤與乾爲
風雷動風散氣之常男動于外女順于內人理
之常剛以應柔柔以應剛交感之常四者不易
之道恆也終則有始此變易之道正所以恆也
日月順天行而无停晷四時變化而无停機變
易者乃所以爲不易聖人久道化成千變萬化
而不易其貞此天地萬物之所恆也所字當玩

亨通也變則通即利往也利貞貞固也不易也
久于其道道兼變易不易言聖人恐人以執爲
久故曰久于其道明非久于其久乃久于其道
也久于其道始得爲恆又恐人不知道之所在
故曰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
有始也明道在不已所以能久也不能恆久者
以終而不能始也終而不能始則自終而止非
恆久不已者矣安能攸往惟終則有始如環无
端則往无不利而後謂之恆所謂終則有始者

就本卦言震陰終于上有巽陰以始之巽陽終于三有震陽以始之合咸恆二卦言坤陰終于兌巽一陰以始之乾陽終于艮震一陽以始之就六十四卦言剝之上陽終矣復之初陽則終而又始也夬之上陰終矣姤之初陰則終而又始也

咸曰化生艮兌陰陽之少氣也恆曰化成震巽陰陽之壯氣也

象曰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屬震震居東風屬巽巽居東南有一定之方驚蟄至而雷聲發霜降落而凉風作有一定之候雷動而出風巽而入有一定之德故風雷至動而未始動也未始或動是不易方也君子體之雖酬酢萬變妙用无方而其所立必有卓然不可易之體即所恆也時變而所恆不變也

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

舊解以內卦言婦道外卦言夫道此泥內巽爲婦外震爲夫耳不知夫婦乃巽震之象非巽震即夫婦也如咸六爻即人身以取感應亦非內止言少男外悅爲少女也蓋咸恆乃天地萬物之情聖人但借男女之交以象咸男女之位以象恆耳而必以某爻爲婦某爻爲夫固哉 自疏

初四應與之始四以撰兌失動應初之意巽乎常矣而初以巽性務入有不當必求之有不入必深之浚恆之象初四正應所求非不正也驟而求深彼此不合故无攸利初之深與二之中反對賈生之痛哭京房之考功劉蕡之直言似之 自疏

初居巽下以深入爲恆上居震極以震動爲恆在始而求深在上而好動皆凶道也象詞加始字上字甚明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可久之道中焉止矣久于中即久于道也九二失位故悔得中故悔亡程傳云中重于正是也久而不中者初與四也不久不中者九三也孰

中无權者九五也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恆其德无所容也

九三過剛不中巽究爲躁卦而又雜撰兑悦之始既不能安處于巽又不能仰承于震意无所定不恆其德之象雖以九居三不可謂不貞而无救其爲吝也三在諸爻中獨以不恆聞之故无所容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四才與二同而中不中之位異乃知恆而不知道者久非其位即久非其道矣震爲大塗田象巽爲雞禽象應爻深入本不相得田无禽之象

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五位與二同而柔中與剛中異爲婦人之恆乾道變化而能恆地道順承而不能變也尾生之信申生之孝伯姬之守禮似之

婦人以從一爲德一久而已夫子制義隨時化裁始久于道貞于從婦則久非其道矣二雖剛巽婦也五雖柔震夫也震主動制義今互兑從二失夫道矣故凶以五柔下二剛他卦皆吉而此獨凶者恆以明夫婦之分也

上六振恆凶○象曰振恆在上大无功也

上六正終則復始之時乃震動之極以振爲恆不知安靜而喜變易彼以求功也烏知大无功乎王安石之新法似之振奮也與震通史五帝紀振驚朕衆是也

李卓吾曰卦中四以失位无禽三得位矣而巽極則躁雖正亦吝則不專以得位爲恆也二久中悔亡五亦得中而不能制義雖正亦凶是又不專以得中爲恆也巽入宜深也初即求深雖正亦凶是巽不專以入爲恆也震出宜動也上震極過動反大无功是震又不專以動爲恆也浚不可振不可不恆不可以恆爲恆亦不可求得不可无得亦不可然則將何如久于其道而已二之久中是也

丘氏曰恆中道也六爻无上下相應之義惟以二體取中初在下體之下四在上體之下皆未及乎中泥常而不知變是以初浚恆四无禽也三在下體之上上在上體之上皆過乎中好變而不知常是以三不恆上振恆也惟二五得上下體之中似知恆之義者而五以柔中爲恆不能制義但爲婦人之吉二以剛中爲恆而居位不當亦不能盡守常之道故特言悔亡而已恆之道豈易言哉

咸 ䷞ 恆 咸恆反對之義

雜卦傳曰咸速也恆久也

咸二少相交夫婦之始也以男下女而婚姻之道成恆二長相承夫婦之終也男尊女卑而居室之倫正若損雖二少而男不下女益雖二長而女居男上于咸恆之義悖矣不首損益而首咸恆以此

乾咸寧坤咸亨乾恆易坤恆簡乾坤之咸恆也

咸柔上剛下恆剛上柔下咸萬物化生恆萬物

化成咸恆之乾坤也

咸以止爲內主止三爻皆當下說三爻說三爻皆當應止三爻匪止是主而說是主皆凶恆以動爲外主巽三爻皆當順動三爻動三爻皆當制巽三爻匪動是主而巽是主皆凶聖人示人剛柔男女內外之辯嚴矣

遯䷠ 艮下乾上 互巽乾

二陰浸長于内四陽漸遯于外三爻一變爲否天氣從此遠遯于上不與地交皆遯象也内艮爲門闕外乾爲君子互巽爲進退互乾爲健行君子出門而行決于進退无復係戀故以稱遯焉遯與臨對臨以君子臨小人遯以君子避小人臨曰八月有凶遯曰小利貞似以剛浸爲有凶柔浸爲小利聖人之意深矣

遯字从豚从走豕見人則逸去羊見人則觸來

故遯取豚以象退大壯取羊以象進也下卦三爻艮止也有執畜之象故爲勿往爲執用革爲係畜上卦三爻乾行也有引決之象故爲好遯爲嘉遯爲肥遯

遯亨小利貞

遯亨爲君子言小利貞爲小人言君子以遯而亨小人以靜正爲利

大壯利貞遯小利貞陽貞則君子自能勝小人陰貞則小人不至凌君子皆所以扶陽也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遯亨以遯而亨也五剛當中正之位二柔在方應之時乃當其方應而先行非待其不應而後行遯與時行故亨也過此則否矣欲遯得乎小利貞者二以爻言則浸而長以卦言則止體之中以止爲正于大无浸亨固在剛大利亦歸于柔小小利貞之象遯之時在小人下而能止之先不在小人上而難止之後遯之義原與小人

相應而去非與小人相失而去其時義所關甚大故彖詞深贊之

非剛不能遯非剛當位而應不能相時觀變以爲遯是時二陰雖長然長以浸止體未浸而剝陽柔小之利在貞故遯惟浸長之時爲宜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中庸遯世不見知而无悶以不見知名爲遯非遯世也然則二陰浸長時君子蓋有神遯而形不與俱者矣夫仰而視山若在天際及登其嶺

而後知山與天相去若是遠也君子遠小人人或見爲未嘗遠矣不知其中之嚴也天有時在山中山能攀而及之乎○又卦當六月陰氣雖長猶伏于内陽氣自地極天凜不可犯盛不至剝衰不至戰亦不惡而嚴之象

易筌曰君子之于小人豈欲近而與之鬭哉惟遠而與之遯耳辭令之交畢而不親笑貌之接順而不同權勢之爭遜而不利言論之辯和而不黨所謂不惡而嚴也皆遯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凡卦以上爲首下爲尾初非遯也爲四剛之尾如人行而尾其後遯尾之象曰厲者爲陽危之也勿用有攸往止之之辭三爲艮主以畜臣妾之義止之而勿用攸往則不至爲災矣程傳謂初乃居下位隱亂世而不去者然象辭明言浸長小利貞當以前義爲合

遯四陽在前二陰偶開在後尾象大壯四陽在後二陰偶開在前角象故遯二曰牛而初曰尾大壯五曰羊而上曰角羊性躁而角觸于壯无利故五欲喪羊上戒觸藩牛性遲而尾柔于遯无利故初戒尾厲二欲用草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此正象所謂小利貞者二五正應既用順道以應五又用中道以順五順爲牛中爲黃牛艮手爲執互巽爲繩執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之象

其執留君子欲固其志如此而五卒不可固所以爲嚴

剝卦陰剝陽矣而取宮人之寵以順上○遯卦陰驅陽矣而取黃牛之革以留賢皆扶陽抑陰之意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三爲剛止之主雖乾欲上行而遯下比于同體之二陰又雜巽不果係遯之象所以有纏綿之

疾而危厲也畜止也與剝順而止之同三爲艮
王二陰受止艮爲閽寺臣妾之象又初艮男下
盡爲臣二互巽下畫爲妾畜而止之亦可獲吉
然所得者臣僕之恭妾婦之順耳柔小旣不利
遠止體又屬无爲豈能大有所事使四陽同受
其利哉不可大事與彖小利貞相應
馮氏曰乾三陽所以得遯而避二陰之長者○以
有九三以止之也○今九三爲二陰所拘係而不
得脫○將爲陰柔所薄而元氣危矣○能如畜臣妾

求而服之○使二陰止于内而不往○乃吉道也○作
易者以陰陽消長之會寄之九三○其爲君子慮
周矣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
否也
四與初爲正應是有情好者也有情好而遯以
義制欲而必去之象九剛可爲君子四柔亦能
爲小人故設小人之戒一云好遯卽詩惠而好
我之好四三同德見三之係招之而遯故曰好

然于君子則亨而吉矣三去而變小人不爲否
乎以九四乾體又互乾不若三之有係故不主
戒義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此彖所謂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非正應而相
昵曰係以中正而相應曰嘉○五二本是嘉耦五
居乾之中見幾明決二雖執牛而能以遯爲正
不爲所固正得遯之時義而亨者故曰貞吉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陽比陰則係遠陰則肥上處外極无應于内心
无疑戀浩然自得不俟戰勝而肥正疾憊之反
不惟與三剛爲一體○而有君子之吉○亦未嘗不
與二柔爲一體○而无疾厲之憂○故曰肥遯无不
利
遠小人者最慮其疑上九本不與之相應又非
當位之人所以遠之而无所疑也
當遯而猶係者大夫種也乘相好之時而遯者
范蠡也以爲嘉耦而遯者子房也超然物外肥

而无憂者四皓也

丘氏曰六二正遯之所以爲遯者遯貴速而遠四剛爻三與二最近四遠二而應初五得中而應二皆有累于陰者惟上遠而无應故曰肥遯无不利

大壯 ䷡ 乾下震上　互乾兌

大壯利貞

六畫卦以初二爲少三四爲壯五上爲究此卦陽長至四氣升而動于外故謂之壯泰不言壯者陰陽敵也復臨泰皆言亨大壯不待言也天地之道浸故陽以漸而壯是之謂正非時而壯則不得謂之正矣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壯大者壯也以四剛爻言剛以動故壯以兩體言大者正也釋利貞壯屬氣正屬理理氣合一卽正卽大孟子謂直養无害塞乎天地本此一陽來復靜中有動故曰見天地之心四陽上升動已發于外故曰見天地之情以天地之情治天下故雖決小人而无傾危之勢

剛者壯之德也動者壯之時也時動而動之謂貞待時而動二之中也時至而動四之往也先時而動則初之壯趾三之用罔矣　自疏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早發則暴遲則鬱大壯二月驚蟄雷乃發聲此動之正也禮者天理之正乾彖震爲足履象雷出地奮何等迅決君子以克已復禮何壯如之老子曰自勝者強

遯嚴于外小人不能干大壯嚴于內物欲不能侵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初九陽剛中實本爲有孚但初本潛而勿用又在四陽之下去陰尚遠遽進而壯于趾故征凶象曰其孚窮卽豫初志窮凶之義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二四皆以陽居陰爲貞二壯而得中故吉四剛

不中故必貞吉而後悔亡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三與六應而重剛不中先四而動失其貞矣小人謂上六君子謂九三上六陰柔而能用壯者由九三之用罔激之也蓋九三自恃全乾足以勝窮陰蔑視而輕觸之不知困獸猶鬬藩籬之在其前也雖正必危爲羝羊觸藩羸角之象互兌爲羊壯羊曰羝陽象羸與纍通角被羸而藩

終不決是謂君子用罔論語學而不思則罔少儀衣服不知其名曰罔言其冥行不睭于事幾也古註作无或作羅网之网俱未合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九四當剛動之爻所謂大者之壯大者之正故貞吉悔亡陰者陽之藩也震行而藩自決兌者震之角也不觸而角何羸大輿謂乾震木爲輹乾以震行何往不利積四陽而後尚往則乾爻未盡其可往乎正與征凶相應

胡雲峯曰咸九四以陽居陰不得其正故有憧憧往來之戒此亦以陽居陰而不極其剛故有藩決不羸之喜大畜九二在三陽之中爲六五所止故輿說輹此九四在三陽之上六五不能止壯于大輿之輹

九四不中不正而謂之貞者貞者常也不能逹變豈可爲常恆言利貞而爻之貞者多不利大壯言利貞而爻之利者實非貞貞固難言哉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六五兌羊之終五位本剛能觸之羊以柔居之喪其羊矣易變易也象所謂不當位也初九九三以陽居陽而曰凶曰厲當位也六五以陰居陽而曰无悔不當位也當位者不易不當位者易也易无當位惟其時而已

壯喪羊與旅喪牛皆易位也羊狠物壯五本陽變陰而喪其狠故无悔牛順物旅六本陰變陽而喪其順故凶

一云六五順陽而不觸是喪羊而從乎易之道
柔之處不當位者宜如是矣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羝羊觸藩承九三而言上之壯已極故不能退
六之質本柔故不能遂三角固被羸上藩亦終
壞彼此兩傷故无攸利未詳者未詳審于進退
吉凶之幾也知難而審處則吉而咎不長矣卦
窮則變此爻與臨六三爻辭相同臨六三變則

爲泰此上六變則爲大有也
丘氏曰九四乃壯之所以爲壯者壯貴進不暴
下三剛爻當隨四而壯不利自往故初征凶三
羸角二以中故貞吉若上二爻五柔得中故能
受羊之壯而无悔上柔用壯與羊爭故有不能
退不能遂之戒王輔嗣云未有違謙越禮能全
其壯者故陽爻皆以處陰位爲美
遯䷠大壯䷡　遯大壯反對之義
雜卦傳曰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皆主陽畫言壯不可用憂其盛也遯不宜進防
其衰也
大壯剛處于內用以遠非禮遯剛處于外用以
遠小人遯反則壯故戒小以利貞壯反則遯故
戒大以利貞止而健小人不能係健以動非禮
不能勝以天自處者嚴于遠小人小人不出其
函益以天自强者不急于攻小人小人自居于
必負積陰之漸其勢必剝故遯貴于先幾積健
之極始可成夬故壯貴于時動震于乾上爲大
壯以天行事震于乾下爲无妄以天存心

晉 ䷢ 坤下離上 互艮坎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屯豫言侯以震晉言侯以坤坤有土有民厚下安宅安民之象民功曰康坤爲衆爲牝馬又互坎馬蕃庶之象大明中天爲晝日艮手從中下接三陰爲三接明出地上此以明出地言進順而麗乎大明言下之進柔進而上行言上之進

上不曰明而曰柔者五不自有其明更不自有其大如舜之溫恭而文明文之巽柔而照臨是也五以柔進虛中下賢之主自謙乎下三以順麗康民安國之侯自獲乎上所以蕃錫晝接如此之盛也

用王用也謂諸侯貢馬于王非是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胡雲峰曰雜卦十有六最美者晉大有大有明在天上其明最盛晉明出地上其明方新健莫如天君子以之自強明莫如日君子以之自昭自昭明德者從形透性從坤徹乾至陰翳掃靜天明普照方滿自昭分量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下三爻皆順而麗乎大明者初與四應四爲鼫鼠互艮于上初義不苟合以至見摧可謂獨行其正矣以正而進終有可進之時故曰貞吉罔孚與衆允反初當始進其順未孚又在下位未

蒙蕃錫之命此非初之孚不足亦非五不用初以初在上下未交之位耳惟上下未交故四得而阻之若寬裕以需可以无咎坤體含弘裕象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二柔順中正當晉而愁以九四間之而疑五之不應也我守我正雖四豈能終阻蕃錫三接之大福非二其誰受哉坤爲母二本坤離中亦坤以二事五是母之母王母之象

大抵仕進不要太銳不要太順有摧有愁皆是好事故初二皆曰貞吉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坤衆象允信也初罔孚未允也二愁如猶恐未允也三不中宜有悔而坤順之極近乎離明衆皆信之同下二陰上進衆允悔亡之象上行即柔進而上行志上行謂衆志皆在五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離下坤上艮伏其中下據三柔之上則離艮而見上近大明之五又雜坎而隱非能以晝進者夜行晝伏鼫鼠之象阻下傷順掩上傷明是貞于厲者故曰位不當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此象所謂柔進而上行者三悔亡以衆允也五悔亡以虛中而明无不孚也互坎加憂有恤象三陰順麗五所欲得四剛竊據而阻其進是失所欲得也然不必憂也上有明王羣情效順由此而往以明伐罪則鼫鼠伏辜以明賞功則康侯承寵吉无不利故曰往有慶也

當進之時易有患失患得之心六五處大明之中而才柔又易有失得之累本義謂當去其計功謀利之心是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九以陽居離上離爲牝牛上有角象晉其角者以是爲晉也離爲戈兵用伐之象四五同體爲私邑四在地上據于晉中有邑象投近明之鼠其事危寬明君之恤其義吉善補剛進之過无咎若貞守而不用伐吝益上大明下順麗而容一鼫鼠之四隱伏貪據于中于晉道爲未光故必用伐邑

五雖明而柔恐其德威不足以肅天下故終以用師離上征下四之突晉上伐下四之鼠離上明能及遠故曰出征曰正邦晉上應坤明不遠故曰伐曰邑

明夷☷☲ 離下坤上 互坎震

下離上坤中互坎震其象如夜半坎方之月漸近震位昧爽之候過此則明矣晉明在地上則无所蔽倒而入于地下則明爲地蔽蔽則晦晦則傷然明固在也故明可晦不可息

晉大明之主在上坤在下以下麗上其事順故言順言麗明夷文明之主在二坤在上以上晦下其事艱故言艱言貞晉離坎在上從二視之則愁從五視之已出坎上故勿恤明夷離坎在下從二視之爲大難從五視之爲內難故利艱

貞

明夷利艱貞

此卦上六爲明夷之主下五爻皆其所傷者利艱貞者明卽貞艱則晦也明隨時爲顯晦上有暗主不能直行其正多方韜晦宛轉曲全故曰艱此通全卦言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文王得明夷全卦之義箕子得六五一爻之義以全卦言内離外坤二爲内卦之主互坎在外故曰蒙以六五一爻言體陽居陰是自晦其明也互坎在内故曰内難坎爲刑獄故二難皆以幽囚言之文王之難關天下故曰大箕子之難在同室故曰内二聖所處雖不同所以事暗君者均爲盡善故夫子兩言之以發明夷之義利艱貞晦其明也語意承上起下内明外順卽晦其明之意非專以艱貞屬箕子也晦明而明在

内卽志之正

明夷六爻其傷有遠近淺深之不同其貞亦不同然利于艱則一六五乃地位之最艱者爲初之飛不可爲二之拯不可爲三之狩不可爲四之出不可夫子舉以釋艱貞之義著其甚也非謂初二諸爻遂不艱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彖言晦其明藏明于晦也象言晦而明生明于

晦也蒞衆者以離照坤也用晦而明者以坤養離也

明入地中○天之用晦也○若陽明尢伏○候則萬物之生意焦矣○故聖王位北○居陰以治陽○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此下三爻皆言文王艱貞之事史記西伯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

往歸之此爻正其事也離爲飛鳥鳥飛舒翼而行今初陽垂翼受傷淺而見幾早故去之速互坎有飲食象離中虛爲大腹空腹不食之象三日不食者晴昧在上陽有明德耻食其祿也二爲離主曰主人有言似文王喜其歸而以善養慰藉之者

胡雲峯曰君子去就之義皆于其初占之貞之初不可乘而不乘明夷之初不當食而不食皆義也卦皆下離決去就之義于早者非明不能也

六二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史記崇侯虎譖西伯于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于帝紂乃囚西伯于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此爻正其事也初爲足二居足上爲股互坎

坎主左方左股之象傷及于股害于行矣馬壯則行速用拯馬壯四友似之

雜坎則陷雜震則起震爲馵足作足之馬馬順而健故能拯

以柔居中爲順以則詩云順帝之則是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史記紂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

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益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爲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此爻正其事也離爲戈兵于方爲南周與自南始也冬獵曰狩互坎爲冬之火田由南狩西伯自得征伐凡助惡害民之國皆聲罪討之若田獵之獲禽所

謂南狩也大首五陽元首之位虞芮質成後諸侯聞之曰西伯益受命之君早巳戴爲元后矣所謂得其大首也然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惟以濟世安民爲大得志豈富天下哉故曰不可疾貞舊說指爲武王伐紂懸首大白之事非也此爻專言人臣艱貞之道牧野之師雖承厥志非彖辭本旨懸首大白事卽有之尤非聖人所忍言盖九三晦昧道終離明上出當其明之晦也離文明柔順不免見傷及其蒙難而艱貞也雖

濳跡幽囚可以出地此文王之明夷也自疏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離坤異體爲異姓之臣故曰翼曰股四五與上同體爲同姓之臣故曰腹心坤爲腹入于左腹自離入坤也初二三皆明在晦外四則入晦中矣坤偶門象互震動爲出爲大塗于出門庭謂去而出乎坤也獲明夷之心者微子之自靖出門庭者微子之行遯也

入于左腹○晦其明也○能入左腹所以能出門庭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此箕子之明夷也佯狂以避至晦矣人但見其晦而不知其明不息盖不可息也

彖言箕子四爻先言微子者何商書箕子告微子云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顚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生我不顧行遯葢彼此去留覩而相商而佯狂之心尤苦凡箕子所謂極難耳聖人

欲借行遯以發明箕子艱貞之義非以微箕並論也 自疏

六五本君位而以箕子當之猶坤六五之言黃裳也故晦主當屬上六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下五爻明而見傷者故皆標以明夷上晦而不明者故不曰明夷而曰不明晦初至三震起而將出于東初登于天之象後至上晦極而將隕

于西後入于地之象

六二以順則故能全明而免悔文王之光四方顯西土也上六以失則故至自墜而喪邦紂之時日曷喪予及爾偕亡也止敬臣則也仁君則也一順一失而商周之興亡判矣

晉䷢明夷 晉明夷反對之義

雜卦傳曰晉晝也明夷誅也○誅卽傷義

上經乾主坎用下經坤主離用晉明夷坤離合也晉爲晝明夷爲夜日有出入明无加損人心之明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昭德用晦顯微无間自昭涖衆體用一原

明夷以用晦爲明晉以去蔽爲明去蔽是自明工夫用晦是涖衆學問涖衆者用明于晦愈晦則愈明也自明者責明于自自明則天下皆明也

周易揆卷之五 終

周易揆卷之六

明　嘉善塞菴錢士升著

家人 ䷤ 離下巽上　互坎離

家人利女貞

家人以女爲奧主長女中女以柔居柔各得其正又長幼上下不乖其序皆貞義也易中六爻陰陽得正者惟旣濟然陰居六在上在外非婦所宜惟此卦二四俱正爲陰得位爲女貞

胡雲峰曰家人九五居外六二居内男女正位

之象也長女居上中女居下尊卑有序之象也四陽二陰陽强而陰弱夫唱婦隨之象也二柔皆居陰位執柔而不敢抗之象也内明而外巽處家之象也自初至五皆貞尊卑各安其分之象也而卦獨曰利女貞先正乎内也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正家之效觀乎女正家之道責乎男彖傳承卦詞先言女正位乎内而緊接以男正位乎外若未有男不正位于外而能使女獨正位于内者也文王婦德于后妃故獨曰利女貞夫子歸德于文王故曰男正位乎外而又推本于父母之嚴蓋今日之夫婦他日之父母也今日之男女他日之嚴君也今日男女之位旣正卽他日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一家之位无不出于正一正家而天下定矣然則男女豈細事哉嚴與正无二義正卽所以爲嚴也舍正爲嚴則

嗃嗃矣母亦稱嚴君者母不嚴家之蠱也瀆上下之分庇子弟之過亂内外之別媟帷薄之儀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必父母並嚴内外齊肅而家道正正天下易正家難正婦女尤難正女以男正男以父以身正身以言行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邵子經世云火爲風風者火氣之所化京房曰火生于木木者火之父也風還出于火火者風之母也如家人夫婦父子相生无已也與幼清

曰屋下有火炊爨則屋上有風自突而出凡有
外風自内火而出者是其家有人居之也故卦
名家人
齊乎巽故曰齊家巽爲風故曰門風家風又曰
閨門風化之本言有物行有恆風之自也言爲
空響有物則實而不虛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初家之始離坎在前初閑其下如水有防閑二
以明乎内閑四以巽乎外悔是以亡凡教在初

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
矣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
巽也
此卦上下二爻以卦之初終取義二三四五各
以剛乘柔整齊若家人二三在下之家也三夫
二婦四五在上之家也五主四后不取遠應爲
配而取近比者家道尚親也二體離明于代終
之義又在水火烹飪之交故制外之事罔敢專

成酒食之餽俗修于巳利女貞六二當之矣象
吉順以巽凡三蒙五事師之道也漸四事君之
道也此二事夫之道也
鼎火烹飪于外曰享帝養賢家人火烹飪于内
曰在中饋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
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初持剛正于二四之下象有閑三持剛正于二
四之間象有節嗃嗃嚴酷貌三過剛不中故象

嗃嗃能悔其酷厲寬嚴相濟則治家之吉道也
嘻嗟歎聲周頌噫嘻禮嘻其甚也蓋不堪而歎
也如谷風有洸有潰小弁維其忍之又甚于嗃
嗃矣終吝正與終吉對看舊以嘻嘻爲嗃嗃之
反誤認嘻作嬉笑嘻從口嬉從女韵書可考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二正離四亦互離上下相麗而成明應初事不
踰閑近三事不陵節順以承五順則和和則富
祀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陽實陰

虛此陰爻稱富者乘承應皆陽合諸陽而有之

巽爲近市利三倍皆富象也大指九五四有富

家之吉而不敢自有歸之九五故曰大吉皆稱

順而一僅守貞四能致富者四位配五也故象

曰順在位

父主教化母主貨賄儀刑表帥父道也收藏謹

節母道也故五言假家四言富家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

也

假卽叅假无言之假潛孚嘿化弁鬨與節之迹

而融之矣象言家有嚴君此言交相愛者至嚴

中眞愛流洽不獨二愛五之刑家五愛二之助

順合父子兄弟而无不愛矣坎爲加憂五由坎

外故勿恤此卦爲文王之卦自太王配太姜至

武王四世女貞而文王獨盛故曰无憂者其惟

文王乎勿恤卽无憂也以王季太任爲父母以

文王太姒爲夫婦以文王武周爲父子以武周

爲兄弟家之正何如卦中曰正曰嚴曰威曰節

文之肅肅雝雝不淫不傷是已關雎好逑藹然

一室而風行于南國正家而天下定矣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

也

此家人之要終也刑于寡妻以著于外故曰有

孚九三嗃嗃處家之過嚴上九威如律身之自

嚴威如之謂嚴君象言反身正發明威如之旨

反身謂何言有物行有恆而已前五爻是家法

未及身教故此爻探本言之

睽 ䷥ 兌下離上　互坎 互離

卦體火上澤下其性相反上互重離多覗傷明

又互坎損離坎爲心病人心孚則合疑則睽睽

則覗爲惡人爲鬼爲寇爲天且劓苟下說以從

上上明以覗下則疑亡而爲夫爲宗爲婚媾矣

所以始睽者二女同居也所以終合者明而且

說也卦睽而象皆合易所以變而不窮也

睽小事吉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

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火動而上澤動于下纔動便分愈分則愈遠然即睽本合即合仍睽聖人于原本處見其同不于睽乖處見其異故睽者无不可合而同也睽从目離爲目火也从癸互坎水也

火澤相遇則革不相遇則睽婦人以嫁爲行少則同處長則各有夫家皆睽象也若睽之才未

行不合者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是下合乎上也五得中而應乎剛是上合乎下也曰小事吉者易中稱小皆以柔言兌離二體皆柔而合睽之主又柔柔則睽者自合蓋以陰小之道主事則吉非謂不可大事也因極言合睽之義以見其時其用之大天尊地卑睽矣而合以有物其事同男外女內睽矣而合以成家其志通萬物散殊睽矣而合以應求其事類是其用事甚小其功用甚大蓋易无用不行莫不善于睽而三才之用行焉故易莫妙于反對于睽尤見反對致用之妙

其志通陰陽相應如卦中五與二應三與上應是也其事類同德相從如卦中四與初應是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火澤同受氣于天地而流行異同爲天地生生之官而職任異君子體之大歸雖同塗轍各異然文武威德其歸于治安有所謂睽耶蘇子曰人惟喜同而惡異是以睽苟知睽之不得不睽則同矣彖言異而同象言同而異意本互發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避咎也

火澤不交爲睽合睽之道欲其交○内卦言見言遇交于外也外卦言遇言往交于內也交則无睽矣此下三爻正說而麗乎明者初四敵應爲悔剛爻說體獨得其正爲亡四本初所麗明之爻而曰喪馬曰惡人者四互坎也坎爲馬爲隱伏喪馬之象初以剛忍須之和悅取之不與之

睽亦不急其合爲勿逐四終明體合初无歸位
曰自復四既以互坎傷明坎爲盜惡人之象然
二四同德原非惡人如以爲不可見而避之將
終于睽矣故見則无咎
易筌云初動而下四動而上舍我而去喪馬之
象九四之火値初九之水則熄初九之水値九
四之火則涸彼爨而我涸惡人之象
震二既濟二勿逐七日得柔正也此勿逐自獲
剛正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二五正應故二以五爲主離明坎通巷象君求
臣應常道也二以剛中說體當睽違之際委曲
以求其明旁行以求其通于巷之象時義宜爾
非爲詭隨故不失道是善于合睽者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
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離目爲見坎心病爲疑三在坎下上在坎上皆
疑地也三與上本正應惟其疑也自尼而不進
若見上之曳其輿矣掣其牛矣其人不惟疑我
且劓我矣皆妄見也妄何可常故无初行終自
與上遇此六三始睽而終合也互四爲坎二爲
離牛坎爲刑天劓之象又兌爲毁折刺鑿其額
曰天又刵也韵書甚明近解三爲人位上爲天
位殊覺强合
一陰之卦惟兌以柔乘剛澤體含垢少女狎邪
故凡兌六三爻象多險怪睽所以反家人者徒
以兌兌所以反巽者徒以三故象云不當位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
志行也
初以敵應三以多疑皆睽于始故四上與之爲
應者皆稱睽孤然四在離明之始知初陽得位
雖初見之爲惡人而四遇之則爲元夫初爲元
陽爲夫也二陽皆實同德相助爲交孚善補睽
過故无咎大抵合睽全在兌往益離火性不能
下行澤水氣可以騰上○故初能說則四能剛初
倂咎而見則四相遇而孚水火相濟而合睽之

志行矣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此得中而應乎剛者初悔亡守說之正此悔亡進剛之中

胡雲峯曰同人六二以九五為宗此六五以九二為宗皆以離中陰爻言陰從陽支子從宗子也五以二為宗其合如噬膚之易二以五為主其合有遇巷之遺宗親之也上以情親下也主尊之也下以分嚴上也

四言志行朋友之合也五曰有慶君臣之合也諸家謂五往二非也○凡易以自內而外為往自外而內為來二往五則有慶三往上則疑亡故彖言小事吉者以往屬五與上則卦象卦義俱不合矣 自疏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三上應也非孤者也睽極明極過察生疑因疑成見見三牽輿之牛以為負塗之豕絜疑汚也見三載人之輿以為載鬼之車无疑有也甚且以為寇而張弧焉然輿之无鬼也牛之非豕也久當自明後說之弧則匪寇而婚媾也三以說麗明往與之遇猜疑釋而陰陽和兌澤升而為雨寧不合睽而吉哉豕寇車互坎象塗澤象弧離象稱夫宗婚媾者卦本家人來故也○物三為羣坎三爻坎滅離見故曰羣疑亡

卦初四同德一見交孚二五正應一剛上柔其合易三上雖正應而下柔上剛兌性柔晦離性燥烈彼此猜疑其合最難難合者合一卦之睽无不合矣故諸爻獨此稱吉

家人䷤睽 家人睽反對之義

雜卦傳曰睽外也家人內也

家人風火一氣順而相生睽火金異體逆而相尅家人卦主二四皆正曰女貞睽卦二五不正曰志不同行長女中女合則為家居已嫁之姑

息中女少女合則爲同居未嫁之姊妹家人以剛內爲主正家而天下平內也未始非外睽以剛外爲主男女睽而其志通外也未始非內家人相愛主剛尅故曰嚴曰戚睽相違主柔尅故曰交孚曰遇雨

蹇䷦ 艮下坎上　五坎五離

屯蹇皆爲難義屯者始生之難蹇者所遇之難境不論順逆皆有轉身之法老子云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无死地即轉身法也易于遯睽蹇三卦皆言時用遯之時用好遯嘉遯肥遯是也睽之時用見惡人遇元夫往遇雨是也蹇之時用利西南不利東北是也有是時起是用所以爲易若徒委于无可柰何而坐受其敝豈時用哉故易者聖人所以前民用也　自疏

蹇與蒙反而義與需合蒙內險外止內險莫能安外止莫能進所以爲蒙蹇見外之險而內能止所以爲知需險在前乾恆易知故險而不陷蹇險在前艮體光明故見險而能止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西南爲坤東北爲艮自艮適坎行當東北反艮由震西南路適雷雨交作齊乎巽相見于離養

役于坤則水氣運化于西南蹇化而爲解矣九五剛健中正大人之象自二以上五爻皆得正位故曰貞吉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險要見不見則蒙矣止曰能止有大力量大作用在能止者能往者也見得到便站得定便赳得捷故曰往得中曰往有功若止而无往則其

道窮矣蹇何以濟見險而能止謂之知者艮體光明有知幾之知也往得中者九五得上卦之中也其道窮者九三居下卦之終也九五互離離目爲見故曰利見五多功故曰往有功自二至六爻皆當位而獨于上六言吉者以位當西南化蹇爲解有正邦之功也　自晓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反即反求諸已之反艮背故爲反身習坎故爲修德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凡爻言往蹇者自艮往坎也凡言來者自坎來艮也自艮往坎由東而北也自坎來艮反向西南也初非濟蹇之任六非濟蹇之才往則犯難來則獲譽譽與豫通象曰宜待待人也待時也非遂安于蹇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外坎王之大蹇也互坎臣之蹇蹇也匪躬即致

身之意諸爻皆不許其往惟二爲王臣五居君位不往以濟誰當任乎但二柔才短不能濟難終无尤者嘉其捐軀之志耳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内喜之也

三最近坎故往蹇反者反而向内也諸爻惟三剛實才能濟蹇但與五非比非應惟反而就内則可與同往而濟蹇蓋三爲艮主初二所依以止以往者三反則互坎之難先解矣故内之喜喜三也四之連連三也上之志志三也三信解

難之人哉然則三之反非忘五也有待而進止之所以爲知也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四原爲陷往則益陷惟來而與三相連以進斯稱大蹇之朋來耳當位實謂九三四在互離之中于上下二陽兩麗之陰與陽比連之象也四連則離見正坎互坎肯滅而蹇可解矣

連齊桓管仲之交者鮑叔也連簡公子產之交者子皮也連漢高韓信之交者蕭何也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九五居尊獨立險中陽大故爲大蹇四連則三來矣九與三同德爲朋三朋既來則上六之應乎朋者亦翕然並至可以同心濟蹇矣但諸爻剛柔異性各任其見而无以節制之蹇未易濟也惟取節于五之中則諸爻皆中故曰中節也此中字正與往得中相應此爻正互離位進則爲坤西南之鄉矣

鄭氏曰諸爻之來自外反內也此之朋來自下趨上也

屯五屯膏以遠初動初居貞不來也蹇五朋來以同功三止三反則來也

程子曰凡六居五九居二者多由助而有功蒙泰之類是也九居五六居二多不能成大功屯否之類是也故蹇雖有六二之應而不言吉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坎之上六坤之終也卦初向西南來至此與東北懸絕水落山平寬大之地始出險外矣上无所往以不來爲往猶初无所來以不往爲來也上來于三三爲艮主艮爲石曰碩與剝上碩果同義必得三然後可以從五故先來碩而後利見志在內卽內喜之內內喜以初與二言在內以三及初二言利見大人合內外諸爻言本義以來碩爲就五是志在外不在內矣志內所以尚賢從貴所以明分

六爻皆不言吉蓋未離乎蹇中也上六蹇極則

通故吉

合六爻論之處蹇者五也五在坎中需衆爻以出險故大蹇朋來二與五應與君同患難者故王臣蹇蹇餘四爻雖亦處險以不任濟蹇之責故喜來而惡往惟三有剛實之才可以濟難以與五非近非應不能從五惟反而就二則可與同往而濟君之蹇四來連比三也上來碩應三也當蹇之世五方待三之來三來則衆爻俱來而蹇可濟矣獨初六才柔位卑未能有爲故象以宜待明之總之六爻同心共濟所以不終于蹇而爲時用之大

解 ䷧ 坎下震上 互離互坎

解與屯蹇反屯蹇難之方與解則難之已解蹇止乎險下不若屯動乎險中屯動乎險中又不若解動乎險外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坎北震東爲生物之始然必至西南坤母方得成熟結果故利西南雖坎震夾艮在中然丑艮屬冬冬水生春木爲順與艮東北轉坎爲逆不同從震而巽而離而坤木火土順生直至坤地成熟故有利无不利

蹇解皆言利西南者蹇以三五揆離而坎隱于上五一爻象无險之中地爲西南解以二四揆離而坎隱于下合諸爻象无險之衆地爲西南來復復于坎也有攸往往乎震也夙早也一陽已動西南路通而隔艮在中宜及早行遲則雷將作而雨不至失解之會矣故夙吉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動而免乎險則蹇已解散矣故爲解往得衆坤爲衆也來復于坎爲九二之中得中故吉往動乎震爲九四之夙夙故有功聖人于患難方平之際不欲以多事自擾又不欲以无事自安來復恐數動在外之故是解後有常之雨露往夙

終以有險在內之故是解後不測之雷霆雷雨
曰作奮迅與起之意猶屯之言滿盈也草木苞
于坎如人身被甲一出乎震堅實俱開甲拆之
象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雨解○天地之生意也○赦過宥罪○君子之生意
也○過輕于罪赦則不但宥矣蹇言反身修德嚴
以治已也解言赦過宥罪寬以容衆也及爻辭
曰獲曰解拇曰射隼者、所去者天下之大害而

其小者嘉與更始剛柔相濟處解之道固如此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初六當解之始處坎之下與九二比爲剛柔之
際解之最易故曰義无咎陰陽交會之間爲際
泰之三四坎之四五皆言際是也指爲應四者
非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
中道也

九二正六五任以解險者彖所稱來復吉也雖
在坎中而中爻互離離見則坎滅坎爲狐小人
之象上下重坎狐窟也坎滅則窟中之狐无所
容其隱伏矣坎畫三田獲三狐之象雷雨解中
春之候春蒐除害田象去小人者柔而不斷故
貴剛過則太激故貴中剛直爲矢二中爲黃故
曰得黃矢貞吉若桓敬之不去武三思失其義
矣

田者力而取之也矢者我直則壯也黃者中而
不過也去小人而不力雖去必來不直雖行必

格不中雖甚必亂三者盡爲貞吉

卦中以二四兩陽爲君子六三爲小人小人邪
媚如狐竊據如寇依附如拇鷙悍如隼各爻備
言之聖人之惡小人至矣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
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六三以一陰據二陽之間竊四之有爲上慢乘
二之車爲下暴坎爲輿又以坎揆坎致寇之象
任使非人則變解而蹇天下起戎矣已所自致

將誰咎乎
寇卽六三致寇者誰我也葢自咎不早去之使
得乘君子之器爲可醜也若守此不變則羞吝
矣如此解爻義覺更明切但于繫辭不合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此震動之始象所謂攸往夙吉也震爲足拇居
足下三附四而居其下拇象二四同德爲朋但
以剛居柔爲不當位二恐其有暱于三未能孚
信故必解其拇而後朋至斯孚解九四與蹇九

三相反
傳義以拇爲初陰未然初乃剛柔之際義本无
咎故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
解小人退也
六五柔中居尊二剛輔之震動之後狐已獲拇
已解矣君子相維繫已孚矣然維繫患其不孚
又患其不解君子之維不解則小人之疑不化
已解者將復結而終不能退君子維有解其无
偏无黨蕩平正直之王道乎朋至之孚孚于君
子也有孚于小人則小人化爲君子矣象曰小
人退非退小人乃小人自退不仁者遠也
解拇絕小人之附也○解維去君子之黨也○解非
決去之謂于維繫時能解脫者乃眞解脫也如
否包承而羣不亂泰彙征而朋自亡是也
六五比四應二略與初同亦剛柔之際也初无
位能從剛五居尊能用剛故初无咎而五吉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

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解道將終而小人猶有未散者包藏禍心盤踞
城社如隼在高墉之上此凶悖之魁也乃謂九
四震爲長子公侯之象四以成卦之剛當動之
極正藏器待時動而不括者獲之而悖者解矣
所謂往有功者如此二地位田象上天位高象
離外閉中空墉象離爲弓矢射隼之象
丘氏曰解去小人之卦也在卦以六三一陰爲
小人諸爻皆欲去三者二在三下曰獲狐獲三

也四在三上曰解拇解三也上與三應曰射隼
射三也五解之主曰有孚于小人退三也小人
不去難根不除此聖人作易所深懼者惟初六
才柔位卑不任解難之易故但曰无咎而已

蹇䷦解　蹇解反對之義

雜卦傳曰解緩也蹇難也
蹇以能止稱知解以能動出險惟能止者方能
動
解解小人也天下之難皆起于小人欲退小人

須厚集君子故艮止時道在朋來既集君子須
盡散小人故震動後道在解吉朋來非剛中之
主不能節制故蹇以九五合九三解吉非柔中
之主不能相孚故解以六五應九二　自疏
坎一也在蹇曰往蹇在解曰復吉者蹇之坎在
上艮山下阻上水不通故不宜往解之坎在下
震雷上動下水无阻故不妨復也此易象往來
變化之妙　自疏

損䷨　兌下艮上　互震互坤

上經三十卦自乾坤而下奇偶各三十而成否
泰下經三十四卦自咸恆而下奇偶亦各三十
而成損益否泰者天地之小闔闢泰交而否不
交也損益者男女之否泰損不交而益交也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
用享
損下益上非善物也而勢有不得不損者必實
有不忍剝民之心交相孚信而後獲元吉之慶

此謂九五一爻无咎无厲民之咎也謂初九六
四兩爻可貞即夏書厥賦貞之貞謂九二一爻
利有攸往即上行謂六三一爻觀爻辭自明
凡損下益上欲有所用之耳曷之用乎上莫如
帝損下益上莫如享帝可用二簋況餘乎享禮
八簋爲盛至二爲簡恐因用而損下太過故彖
傳云二簋應有時時即中也所謂有孚如此　自疏
卦上下實而中虛簋象互坤爲腹艮爲黍稷互
震爲竹兌爲口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下加一而字甚有力損而有孚元吉者裒益得中人已相得彼說非强此止非貪有體仁長人之德所以稱元吉也可貞者損道雖上行而下不可无貞也上行而舉不可貞則過矣利有攸往者皆往而不貞則无下皆貞而不往則无上有貞有往所謂時中也二簋應有時下釋曷之用二句應宜作去讀初九遄往九二征凶言雖應而往有時也損剛益柔有時者下爲全剛上爲全柔此時剛有餘而柔不足故損下之三以益上之上過此則不可損矣損益必酌時之盈虛而與之偕行苟失其時損所不當損益所不必益安能元吉无咎可貞利往哉反復言時總見下不可輕損也

卅損爻義主弗損亦猶泰不主泰否不主否同人不同謙不終謙剝不終剝復不終復咸不主感恆不定恆大壯不用壯睽不終睽夬不貴決之類易道尚變如此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下有澤則氣洩而受傷有損義焉然澤氣上行亦有以流惡而疏穢矣君子法之以懲忿窒慾忿慾如澤搖撼乎山懲窒如山底定乎澤又懲忿以內卦言乾陽剛躁而多忿上六下而成兌說則忿消窒慾以外卦言坤陰柔而多慾九三上而成艮止則欲遏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內三爻同以益上爲事三已往上二五剛柔相當惟初以剛居剛四以柔居柔當損下益上之時使初不以益四爲已事而進于往焉咎道也祀如已事而遄往以益之則初與四合而剛柔亦中矣然非酌其損而損之亦未必得中也酌即酌以二之中故曰尚合志此正彖傳二簋用享之義不欲過損也初前互震遄往象

人不能損只爲認得益不在已若知損已益人就是自益都是自已身上事自不容緩今損初以益四補彼不足卽以泄我有餘故曰已事有餘得泄則其氣自平故四曰愈其疾是益人固益損已亦益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此象所謂可貞彖傳所謂二簋應有時者二五正應二本剛中而兌體情說若不守其剛中而

說以益五則五反受損故貞則利征則凶貞非徒自貞其志亦深喻乎九五之志故曰中以爲志弗損益之者初以剛居剛且欲酌損況二以剛居柔原非有餘无可損乎損則不益弗損則能益益五之益不在損二而在受止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此象所謂利有攸往彖傳所謂損下益上其道上行者乾體三陽同行九三上行而爲上六則上六下來而爲六三陰陽偶合是爲得其友友兌象詩或羣或友註云三爲羣二爲友是也夫下乾上坤陰陽皆應何待三上二爻相易而後爲兩相與哉蓋下體三陽无陰上體三陰无陽疑于不相交者今一陽往而之上一陰來而之下相交之象益明而初與四二與五不待言矣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兩也三人行則損一人損爲兩也一人行則得其友得爲兩也

胡雲峯曰損因三而成必損六三然後一卦陰

陽各以兩而相與三與上爲兩二與五爲兩初與四爲兩天地男女之感不過乎兩故曰三則疑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此三爻皆處損而得益者陰陽不得中皆爲疾初陽有餘初之疾也損初以益四則其疾愈矣豈不使遄往有喜哉初无咎以能損也四无咎以艮始不過損乎下也諸家謂損四之疾則與

益上之義不合　自疏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六五受益之主而不居受益之地不求益者也不求益而物自益之故曰或或者我不知其所從來之辭也損三益上非益五也然上之有皆五之有五受三之益而非其正應也是謂或益之十朋之龜卽上九也自二至上象大離離爲龜上九剛畫居外龜背象兩貝爲朋互坤坤數

十弗克違者雖欲避之而不可也以不可違知其非求也故元吉此有孚之效

上自乾往爲天爻卽大有自天祐之也

損損三以益上者也而五受其益故曰自上祐益損四以益初者也而二受其益故曰自外來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上九乃受益之地而艮極止說以弗損爲益六二弗損益之不自損以益五也此弗損益之不損下以益五也初遄往四損疾无咎也二利貞貞吉也一人行利有攸往也有孚之效咸備于斯蓋以上爲卦之主爻也三亦成卦之主不以彖辭屬之者主陽而言也天下臣服曰得臣四海爲家曰无家得臣益之也得臣无家弗損益之也曰大得志者初之合志二之中志至此大得也三曰得友以陰偶陽言上曰得臣以陽乘陰言　自疏

六三所以損也故爻詞極論損之精義上九受

損之益者也故爻辭極論損之成效

益 ䷩ 震下巽上　互坤互艮

震巽陰陽之初氣也初氣長物益莫大焉

卦以損四益初名五二中正相應以爲益者也三孚二附四四以巽主附五而五孚之乃大得其益下之志初陽最下能受上益也陽亢居上益所不及也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慶叶羌陽切行叶杭

下震上巽震初一剛乃損上卦之四而爲之者故曰損上益下下卦互坤坤爲民其德无疆震爲喜笑故民說无疆自上下下者自上乾之四爲下坤之初也乾爲大明又大象爲離天道下濟而光明故道大光利有攸往以二五之中正有慶也利涉大川以震巽之木道乃行也益動

而巽其益无方以卦德言人事之益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是也天施地生其益无方以卦變言天地之益益之爲大如此故凡益下之道不必若益上之酌盈虛也時時益之若天地之施生可耳蓋下之益上益以已之所有下之所有幾何而可以不酌也上之益下乃因民所利而利之天施地生无方上之裁成輔相亦无方此則益之與時偕行也一時不行則待命于上者竭矣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益莫要于遷善改過風雷一過宇宙改觀人心一新面目皆別二則字重勇字神于初幾震巽一陰一陽之初幾也

六子皆能益物必曰風雷者水火山澤惟能結聚萬物散之動之然後增長也

雷風一也而有恆益之分者巽入而在內震出而在外陰陽各有定位故爲恆而大象取不易之義震入而從風巽出而助雷陰陽相與呼應

故爲益而大象取遷改之義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初于他卦爲无位何能大作以五乃損上之主初與四正應四本五意以風初初合四巽以出震震初一剛正天地生物之動機也初以陽剛震動之力體五益下之心大爲振作盡坤衆而吉凶同患使无不遂生復性大作如是可謂厚于事矣然初本居下不過行上惠下之心元吉

歸之九五豈敢自以爲我之厚于事哉使以大
作爲已功則專成之咎大矣
五之勿問知人之明也任人之專也初之无咎
承天之行也代終之義也 自疏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
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五本益初二與初比非五正應故曰或益曰外
來十朋之龜弗克違與損五同損五勿克違順
止也益二弗克違順動也王九五也用二享帝

書所謂籲俊尊上帝也帝臣不蔽則五竝受其
吉矣出震齊巽益之宗也二居震之中而應乎
巽故享帝在于此時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
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事有順而益之者有逆而益之者益之用凶事
此逆而益之者也三四當内外之中上承惠心
之王下乘大作之初爲中行告公告四也四有
益下之權爲五等諸侯之位故曰公解上六以

九四爲公即此象也益道至三而成故執圭以
告成功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
死不怨殺者使民大役也殺民大兵也皆凶事
也而以佚道使以生道殺則凶即爲益故无咎
雖有施生不廢肅殺天地之凶事也雖有大作
不諱勞民王者之凶事也所謂无方之益也象
言固有之者六以陽居陰雖陰位而與震同體
陽德乃其固有故用凶事而无咎也 自疏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
以益志也
中行告公者三也從之者四也四成巽之主有
順從象初本坤體坤爲國四遷爲初遷國之象
國民所依爲依遷國古人遷國皆以益下如太
王遷岐曰不以養人者害人盤庚遷殷曰視民
利用遷衛武公遷邢曰景山與京降觀于桑星
言夙駕說于桑田晋人欲遷國郇瑕氏之地韓
獻子以其地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

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此所謂爲依遷國者以益志以益下爲志也 自疏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初曰用作二曰用享三曰用凶用圭四曰利用遷國誰用之五用之也五心位五有其心始得盡諸爻之用中實爲孚施下爲惠根心爲德五无可益之惠惟爲天下得益下之人是爲有孚

惠心五得益下之人而凡利用之事不必更問其自我出與否矣元爲善長體仁長人故曰元吉此即初九元吉初作始五成終非有兩元吉也五雖勿問而有孚之惠皆我之德我五自謂也大得志志者心之堅而有力者也損二曰中以爲志上曰大得志益四曰以益志五曰大得志志之時用大矣哉 自疏

按三曰告公五曰勿問告公者事君之禮勿問者任下之誠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上極亢乘尊自封其陽不肯益下又巽爲近市利三倍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孔子曰自損者益自益者缺故曰莫益之或擊之五以益下爲心上九乃自立一心不能恆五之惠心凶其能免乎風從雷巽順震所以成恆上九以風雷則不相與以剛柔則不相應故曰立心弗恆凶損上九弗損則吉此上九莫益則凶見下可无

損上不可不益也損下之道暫而已故曰損剛益柔有時益下之道施生无方故勿恆有凶

易蔡曰如傷保赤受元后父母之戴者此心驕貪居賄受匹夫殘賊之報者亦心五上之心危微之別損益之大關也

全卦益下上偏于莫益故曰偏辭大學辟則爲天下僇辟即偏也上館變坎故曰外來

損䷨　要　損益反對之義

雜卦傳曰損益盛衰之始也

蘇解自陽爲陰謂之損自陰爲陽謂之益兌本乾也受坤之施而爲兌則損下也艮本坤也受乾之施而爲艮則益上也惟益亦然然則損未甞不益益未甞不損而名則取一者何也損下以自益君子以爲自損自損以益下君子以爲自益也

兌巽皆乾體損卦兌在下天下富實之象則損乾三之富實以益坤上之陰虛益卦巽在上朝廷富實之象則損乾四之富實以益坤二之陰

虛然益上而總謂之損剝其基也損上而總謂之益厚其本也

周易撰卷之六 終